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四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四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四一册目次

史部・别史類

春秋紀傳五十一卷附世系圖一卷

〔清〕李鳳雛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紀傳五十一卷》提要

序

史之體有二曰編年曰紀傳編年者以月繫年以日繫月隨時而序次之其文莫美于左傳紀傳者爲本紀爲世家爲列傳綜其事之終始詳其人之本末薈

序　一

聚成篇其文莫美於史記後世起居之注日曆實錄之作舉凡金匱石室之藏皆左氏之遺法而有心者徵文考獻州次部居或勒爲一家之書與夫更姓改物奉詔纂修勝國之事則又皆

遵太史公之條例也此史家之體製二者不可缺一然而編年之體一事而前後錯出一人而彼此散見參伍不齊其始終本末之故有推尋考索而不能遽得其詳者矣至于紀傳之作則

所爲興衰治亂邪正是非得失一篇之中尺幅之內牢籠包舉粲然劃然其形容擬議有若鬚眉笑貌之如生而聲欬乎吾之側者以故紀傳之體史家尤尚之堯舜三代之史不傳于後世

而虞夏商周之書要亦紀傳之權輿即其史也入春秋以來世變多故矣五霸迭起列辟相爭會盟征伐之類不絕於經其間擅權執政肆爲姦慝者無國無之而忠良之臣博通之士肩臂

相望則亦惟春秋爲最盛然皆所謂散見錯出無以遽盡其始終本末之故又或他書之所載而爲左氏之所遺者亦頗多有自宋元及有明以來一二儒者往往欲效史記之體爲收拾而

整齊之然而未見有成書也余門人金華李子鳳雛乃慨然執筆爲之綱羅散軼採摭羣言而要以左國爲主美集衆長文如一手余觀其所作凡例蓋簡而法詳而有要竊嘆其裁製之工

取材之富而斷制之嚴且正也至其折衷三家之異同叅訂諸儒之得失有功于傳者十之三有功于經者十之一更可以補前賢所未備惠後學於無窮矣嗚呼以李子克擅史家之長如

此廼不得登金門上玉堂以充天祿石渠之選而僅以經生埋頭牖下穿穴故紙以自表見亦足悲矣今幸捧檄出宰百里曲江又文獻之邦調良易治行見循廉奏最筵羽鵷鸞方今

聖天子屢申畀命垂示作史要旨異日者李子仍得提鉛握槧以入直承明之廬未可知也則此一書要未爲李子止境也李子勉乎哉於其行也爲書于帙首而歸之

旨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嘉平旣望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加二級太
倉王掞序

序
東陽李子鳳雛爲余佐銓日所
拔士茲來謁選得粵之曲江令
謁余余喜曰邑固名勝地且前
賢之風度不遠予近而取法葢
有淺望焉李子再拜因出其所
編春秋紀傳若干卷請余爲序
其書采摘五傳史記及諸家之
說而一斷以經使二百四十年
之是非曲直如權之在懸鑒之
共照瞭然明於天下而不爽其
用心可謂勤矣紀傳之體創自

司馬遷然紀倣春秋傳倣左傳遷因爲史也此書復移紀傳之法加之春秋綱舉目張條分縷析去其蕪雜歸于雅馴釋五傳之糾紛正史氏之舛淆于史家爲善述于經解爲善創自有春

秋不可無此書也世之論者每謂史記一書自五帝以來至於麟止上下數千餘年而卷帙簡約後世若宋元諸史繁重數倍史記而爲時不過三四百年以爲古今史才不相及殊不知史

之善否不在繁簡也史記秦楚之際以後豈能復畧其畧在戰國以前耳五帝三王世遠無可采輯稗編野記旣槩擯不用六經及左國諸書上則炳于日星次亦長留天壤有不待史記而

存者故遷雖畧有引用而槩從簡質即管晏一傳凡所爲一匡九合霸顯諸大事皆不復置一語彼蓋以管晏之大者自在經傳不必復贅此遷作史之法也向使戰國以前非有聖賢著作

在前而又如秦楚之際以下之可考遷雖欲畧烏得而畧哉顧有遷之畧以避經傳而不相奪則史之法精有此書之詳以鎔經傳而不相淆則經之道顯其事異其功同其不可廢一也今

聖天子湛深六經發爲鴻文以數

四海李子出其學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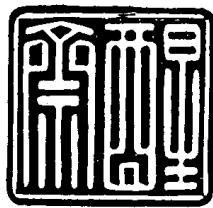
大庭用備

乙夜之覲且推其道宰乎百里廣爲文明之治庶幾取之此書而已足乎是又不但與史記爭

短長而已也

書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歲長至前五日

經筵講官禮部尚書加三級吉水李振裕書

自序

文章以載道也載道之文有二首曰經次曰史經與史分途而春秋則兼之治經與治史之法不同治經者研窮義理剖晰精微治史者博綜古今馳騁上下而治春秋者兼之經之後無復有經其有擬經者非僭則妄如楊雄氏作太元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文中子作中說以擬論語而輯書劉顏謝之篇什以擬孔子之刪詩

採漢魏六朝之詔令以擬孔子之刪書後儒比之吳楚僭王當誅絶不赦之罪則亦妄矣史則歷代各有史官而具良史之才者莫不根本麟經以立書法如羣山之發源崑崙而百川之朝宗大海也夫春秋本魯史夫子脩之以為經左丘明因之以作傳經者簡書也傳者策書也丘明身為史官熟諳掌故而又兼得列國之策書旁搜博採潤色之以成一家之言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錯傳是故其紀事之敍則聖經之功臣也而編年之體則史家之法祖也漢龍門氏起始變編年之例創為紀傳書表上自軒轅下迄天漢為本紀十二世家三十列傳七十識者謂其辭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其書與左傳相頡頏繼盲史而稱良史才者惟太史公一人而已獨其列傳七十於春秋名卿大夫所載不過四五人而他不一及罣一漏百君

子不無遺議解者曰史記一書古畧而今詳所記楚漢兵爭及孝惠文景之世將相公卿異人奇士不可勝數近據耳目所見聞筆之於書不期詳而詳若夫春秋左國之文炳麟天壤學士大夫童而習白首而不倦其書世多有不煩贅述故從簡畧爾夫如是則并列傳中之四五人亦可以不載矣何則其書世多有故也余童子時讀左氏傳閒用薛方山人物考例採列國大

夫事蹟各彙爲一傳前之缺篇用以自娛逾二十年後遊山右客澮署從友人家多借古書渉獵一過用物知而取精多暢然曰是可以大補從前之所未備矣因倣史記例爲周本紀一卷列國世家十三卷王朝及列國大夫列傳三十七卷條例一卷又採戰史爲世系圖一卷凡五十三卷大畧以左傳國語爲主輔之以公穀檀弓國策家語暨百家諸子無不抄撮錯綜爲錦

集脉成裘試與史記周本紀齊魯晉楚諸世家之文並觀名同而實異煥然耳目一新矣又自漢唐迄昭代諸儒議論有與經義相發明者一時管窺有訛謬雜出者咸附載焉要以獨出手眼斟案見奇然皆由於中正之道而一掃宋人武斷堅愎鍛鍊周内之習氣用以上印聖心或者其有當乎嗟乎作者之心其皆起於不得已乎昔者孔子不得已而作春秋左丘明不得已

而作春秋傳太史公不得已而作史記然孔子猶曰述而不作況於後之載筆者則余之輯此書也因前人未備之缺典爲之補綴遂爲藝林中所不可少之書而前人留此未作之題目爲之起草遂爲著述家所不可已之事非若楊雄氏之太元法言文中子之中説可已而不已者比也蓋亦謬自許爲史學之一種也若曰擁臯比而談經則吾何敢

旹

康熙四十四年三月書於南昌舟次

東陽李鳳雛紫翔氏譔

春秋紀傳條例

一本紀世家列傳皆仍史記名目但太史公詮次千餘年事故務簡此所輯專主二百四十餘年故務詳名從同文從異

一周天子之事纂入本紀列國之事纂入世家其餘分纂入列傳本紀世家每篇皆以春秋爲起訖務使關目朗然畛域劃如也即如鄭世家首序云鄭莊公之某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始入春秋後云鄭聲公之某年魯西狩獲麟餘倣此

一春秋人物最多最盛竊怪太史公列傳所載不過寥寥數人人寥寥數語唐司馬貞補史記序亦云列傳所載有管晏即如其例則吳之延陵鄭之子產晉之叔向衞之蘧瑗盛德未聞何以畧闕今徧加搜輯于周得十九人魯得八十三人鄭得四十六人齊得四十人宋得二十九人晉得一百一十九人衞得三十二人陳得六人蔡得二人楚得七十人秦得九人吳得七人越得二人曹鄧隨虞邾莒諸小國共得十人善敗畢登賢奸共列所以成大觀備弘覽庶無挂漏之憾其有姓名而無事蹟及僅有事蹟而不能成傳及有事蹟而已附見他人傳者則畧之可也

一列傳旣取弘備兼別氏族春秋時世卿林立秉國執權故每國大夫先畢一家之始末而後及其餘輯左史之遺文爲諸臣之家乘亦可以考鑑得失云至其孤族單支則另自爲傳

一春秋人物見左國者纂傳自非左國所有者雖如周老聃齊穰苴吳孫武之流概不敢登非畧之也紀傳一書從左國起見也其孔門弟子列傳亦然

一左傳國語二書相輔而行自魏晉以來以左傳爲內傳國語爲外傳凡事詳于內者畧于外詳于外者畧于內故予此書正文細註兼採無遺其餘引用諸書自公羊穀梁外則有禮記家語戰國策史記晉文春秋吳越春秋晉乘越絕書管子晏子韓非子孔叢子呂氏春秋董子繁露淮南子荀子莊子列子墨子尹文子公孫龍子尸子荀子竹書紀年劉向七畧說苑新序韓詩外傳賈誼新書陸賈新語周書古文瑣語漢書五行志冊府元龜繹史酉陽搜奇王嘉拾遺記

任昉述異記張華博物志列女傳高士傳水經注日知錄等書各萃成編或採用全文或摘取數段或單存片言美集衆長文如一手肉莽滅裂吾知免夫

一所引子書真贋雜出採綴之時須自有鑑別至于莊列寓言雖非事實而文則奇矣補註引之庶成大美

一左國公穀之文有同一事而大異小同者小異大同者則取其辭理之優長者載入正文而餘說亦分載于下以備覽有一事兩見宜詳于彼而畧于此者則云語在某傳省文也有一事而兩傳分載者如屠蒯

諫平公事在荀盈傳則用檀弓在蒯本傳則用左傳之類是也蓋義在兼收例須去復兩傳分隸庶無憾焉

一左傳註用杜預林堯叟國語註用韋昭公羊註用何休穀梁註用范甯而皆節畧以省筆墨

一諸子之文遞相祖述轉相附託如舟人鴻鵠之對或爲晉文公或爲趙簡子或爲魯繆公莊王大鳥之隱或爲伍舉或爲右司馬或爲士慶黃雀捕蟬之語或爲王子友之諫吳王或爲孫叔敖之諫楚王麥丘封人之祝或爲桓公或爲景公猛狗社鼠之喻或爲管子或爲晏子諸如此類屢見迭出不過改易名姓移換年代耳孰真孰贋誰能辨之數見不鮮姑各存其一而去其餘

一紀傳一書微事雖多取材雖富其諸子書中誕妄不經者不敢引入然而石言星隕之異鼓頭鹽腦之占黃熊大厲之夢蛇妖龍鬬之徵左氏皆存之以示人則述異搜神義難概廢故紀傳中多有引入者一以廣異聞一以資詳說也

一吳越之事莫備于越絕書吳越春秋二書往往出自後人附會難言雅馴而吳越春秋尤爲煩蕪鄙拙特其事實大備足供網羅故抄撮居多而鎔鑄之功存乎述者不然則蹈盧陵累幅難盡之譏非史家所貴矣

一史記序事多與左傳相背謬如陳佗五父本一人也而史記悞分爲二人靈輒提彌明本二人也而史記悞合爲一人趙夙趙衰國語明云是兄弟而史記悞以爲祖孫齊人雍廩殺無知而史記訛雍廩爲地名

太史未見左傳左傳一書盛於漢時始行于世以致史記原本[illegible][illegible]

晉獻公命士蔿城聚處絳是兩城也而史記曰命聚于絳則合爲一城晉厲公多外嬖謂嬖大夫如長魚矯夷羊五之類也而史記謂多外嬖姬則以男子爲婦人齊陳恒殺子我子我闞止之字也而史記以爲宰予齊景公納北燕伯款于燕是燕簡公而史記以爲燕惠公相去隔四代越滅吳在哀公之二十二年時孔子卒已七年矣而謂孔子有吳以越伯之語諸如此類未更僕數太史公承訛傳襲失考甚矣至如屠岸賈滅趙氏子貢遊說齊吳之事謬之尤者故駁

論數十條使後學知所適從不爲史記所誤

一輯此書專爲羽傳無關翼經故于聖經書法少所發明而亦間有相發明者如三傳異同之折衷杜元凱釋例之是非范甯何休解經之得失皆有參論至于胡康侯春秋傳制科用以取士麟經之遵康侯亦猶四書之遵考亭也而心有所疑不敢妄相附和不揣固陋質辨數十條恨不得起康侯而正之

一論斷之作所以考鏡得失發明義理將以驗學識也昔者中壘著書僅存廆略承旨作史弁髦廢論世知人未免太畧故此書博採先儒之作自漢至明七十餘家最後得西河毛氏春秋傳其訂訛闢謬攻堅釋結掃從前諸家之陋春秋始有眞面目故所採用居多而管見百餘條附焉則殊愧續貂矣

一先輩名評或論事或論文論事者摘其善敗論文者標其精神悉有當于表章俱有動于心目故登其原評冠以姓名即先儒論斷諸作皆用諱不用謚號尊正史也

一凡註語用按字者及上批無姓名者皆屬管見

東陽李鳳雛識

春秋紀傳目錄

季子　劉夏　劉摯　劉伯蚠

卷之十六

魯列傳

公子彄　臧孫達　臧孫辰　臧孫許　臧孫紇

臧堅附　臧會

卷之十七

魯列傳

仲慶父　公孫敖　文伯穀　仲孫蔑　仲孫速

仲孫羯　仲孫貜　仲孫何忌　仲孫閱　孺子

洩　孟之側　孟公綽附　子服它　子服椒　子服回

子服何

卷之十八

魯列傳

公子牙　叔孫得臣　叔孫僑如　叔孫豹　叔

孫婼　叔孫不敢　叔孫州仇

卷之十九

魯列傳

公子友　季孫行父　季孫宿　季孫意如　季

孫斯　季孫肥　公父歜

卷之二十

魯列傳

叔仲彭生　叔仲帶　叔仲小　公子遂　公孫

歸父　仲嬰齊　子家羈　榮駕鵝附　叔肸　子叔嬰

齊　叔老　叔弓

卷之二十一

魯列傳

衆仲　申繻　曹劌　展禽　御孫　公子偃

重館人　夏父弗忌　里革　梓慎　公子務人

卷之二十二

魯列傳

閔馬父　公冶　秦菫父　狄虒彌　謝息　申

豐　杜洩　駟赤　公山不狃　南蒯　冉猛

陽虎　微虎　林不狃　苫夷　公孫宿　公孫有山氏

卷之二十三

鄭列傳

頴考叔　祭足　原繁　孔叔　叔詹　燭之武

晉列傳
杜原欵　里克平鄭　呂甥　慶鄭　舟之僑
介之推　陽處父　箕鄭　臾駢　很瞫　寺人
披
卷之四十
晉列傳
解揚　伯宗　張老　屈巫　苗賁皇　司馬侯
陽畢　張骼輔躒　辛俞　胥梁帶　郵無卹
屠蒯　訾祏　董安于

卷之四十一
晉列傳
史蘇　郭偃　史趙　蔡墨　師曠
卷之四十二
衛列傳
石碏　石祁子　石惡　甯速　甯俞　甯殖甯
喜　孔達　孔烝鉏　孔圉　孔悝　孫良夫
孫林父　北宮括　北宮佗　北宮喜　太叔儀
太叔疾

卷之四十三
衛列傳
禮至　公子鱄　公孫免餘　公孫丁　右宰穀
宗魯　蘧伯玉　公孫枝　史鰌　公子荆　祝
鮀　王孫賈　渻羅　彌子瑕　衛傒彪　公孫
彌牟
卷之四十四
楚列傳
鬬伯比　鬬穀於菟附鬬椒　鬬成然　鬬辛　鬬

廉　鬬克　鬬勃　鬬宜申　蔿賈　孫叔敖
薳啓疆　蔿子馮　蔿掩　薳罷　薳越　沈尹
戌　沈諸梁
卷之四十五
楚列傳
成得臣　成大心　成虎　潘崇　潘尫　潘黨
申叔時　申叔豫　申無畏　申叔展　申無宇
申包胥　屈瑕　屈重　屈完　屈建　屈生
卷之四十六

春秋紀傳目錄 終

周世系圖
春秋紀傳
周世系圖
一

春秋紀傳
周世系圖
二

魯世系圖
春秋紀傳
魯世系圖
三

鄭世系圖
春秋紀傳
鄭世系圖
四

齊世系圖
春秋紀傳
齊世系圖
五

宋世系圖
春秋紀傳
宋世系圖
六

陳世系圖
春秋紀傳
陳世系圖
九
蔡世系圖

楚世系圖
春秋紀傳
楚世系
十

秦世系圖
春秋紀傳
秦世系圖
十一
惡來—女防—旁皋—大几—大駱—子成
非子—秦侯—公伯—秦仲—莊公
世父
襄公—文公—靜公—寧公—出子
武公
德公—宣公
成公
穆公
康公—共公—桓公—景公
惠公—悼公—厲共公—躁公
懷公
昭子
靈公
簡公—惠公—出公
獻公—孝公
惠文王—武王
昭王
孝文王—莊襄王—始皇帝
二世
扶蘇
子嬰

吳世系圖
春秋紀傳
吳世系圖
十二
太伯
仲雍—季簡—叔達—周章
熊遂—柯相—彊鳩夷—餘橋疑吾
柯盧—周繇—屈羽—夷吾—禽處—轉—頗高—句卑—去齊—壽夢
虞仲
虞公
諸樊
餘祭
夷昧
季札
闔廬—夫差
慶忌
越世系圖
無餘
句踐—鹿郢—不壽—王翁—王翳—王之侯—無彊

晉趙氏世系圖
春秋紀傳
晉趙世系圖
十三
晉魏氏世系圖

晉韓氏世系圖
春秋紀傳
晉韓氏世系圖
十四
齊田氏世系圖

引用歷代先儒姓氏

漢

龍門司馬氏遷 子長　河間董氏仲舒

洛陽賈氏誼　安陵劉氏向 子政

滎陽服氏虔 子愼　汝南應氏劭 仲瑗

高密鄭氏玄 康成

三國

魯國孔氏融 文舉　雲陽韋氏昭 洪嗣

東海王氏肅 子雍　馮翊如氏淳

巴西譙氏周 允南

晉

襄陽杜氏預 元凱　巴西陳氏 承祚

任城何氏休 劭公　順陽范氏甯 武子

南北朝

聞喜裴氏松之 世期

河間劉氏炫

唐

臨沂顏氏籀 師古　河內司馬氏貞 子正

彭城劉氏知幾 子元　河東柳氏宗元 子厚

昌黎韓氏愈 退之　宜州令狐氏德芬

宋

廬陵歐陽氏脩 永叔　河南程氏頤 正叔

涑水司馬氏光 君實　華陽范氏祖禹 淳父

眉山蘇氏洵 老泉 軾 子瞻　崇安胡氏安國 康侯

東萊呂氏祖謙 伯恭　勿軒熊氏禾 朋來

元

蘭谿金氏履祥 仁山

明

青田劉氏基 伯溫　南平趙氏汸 蕭之

浦江宋氏濂 景濂　瓊山丘氏濬 仲深

常熟丁氏奉 南湖　餘姚王氏守仁 陽明

武進薛氏應旂 方山　餘姚孫氏鑛 月峯

瑯琊王氏世貞 元美　竟陵鍾氏惺 伯敬

長洲陳氏仁錫 明卿　東陽李氏諱國和 鳳雛王父 雙巖

昭代名儒鑒定叅校姓氏

太倉王氏諱掞　顓庵
長洲彭氏諱定求　訪濂
吉水李氏諱振裕　醒齋
西河毛氏諱奇齡　大可　四先生皆業師
歸安沈氏涵　心齋
甬江仇氏兆鰲　滄柱
黃岡張氏希良　石虹
溧陽史氏夔　胄司
海昌許氏汝霖　時庵
德清蔡氏升元　方麓
歸安戴氏紱　道園
宿松朱氏書　字綠
嘉禾沈氏辰垣　芷岸
順德左氏必蕃　界園
太倉王氏奕清　幼芬
長洲尤氏珍　謹庸
西蜀樊氏澤達　崑來
太康許氏維嶔　蒼嵐
江都史氏申義　蕉飲
清浦王氏原　令貽
蕭山陳氏至言　山堂
翁源李氏林　部石
遂安毛氏際可　會侯
常熟何氏焯　屺瞻
曲阜孔氏尚先　念庵
會稽董氏肇勳　幼待
武林吳氏陳琰　寶崖
武進錢氏名世　亮功
大興蔣氏晉錫　仁錫
介蕃　靜山
吳淞周氏彝　策銘
任城潘氏遴　恬菴
海陽陳氏王猷　硯村
四明萬氏經　授一
吳江張氏尚瑗　弘蘧

東川苟氏金薇　井生
山陰張氏棫　星陳
歸安吳氏隆元　易齋
蘋洲陸氏師　麟度
遂左衆氏格　子誠
鶴潭王氏宗炳　虎文
峴山吳氏從幹　毅公

春秋紀傳卷之一

東陽李鳳雛纂輯

周本紀

周平王、幽王之子也、諱宜臼、幽王之后曰申后、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嬖之、生子伯服、幽王欲廢申后、而立褒姒爲后、廢太子宜臼、而立伯服爲太子、初夏后氏之世、有二神龍止于帝廷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龍涎）而藏之、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去（藏也）之、夏亡、傳此器殷、殷

亡、傳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廷、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旣齔（毀齒也）而遭之、旣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向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于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于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于王以贖罪、棄女子出于褒、是爲褒姒、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

爲后、伯服爲太子、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擧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爲數擧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申后、申侯之女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擧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平王立、辟戎難、棄豐鎬、故都東遷于雒邑（雒邑卽王城）、是時周室衰微、諸侯强并弱、齊楚秦始大、政由方伯、四十九年、魯隱公立、春秋之作、始于此年、五十

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早卒、立其子林、是爲桓王、桓王、平王孫也、初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呂祖謙曰、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固已失天子之體、甚至與鄭交質、勢均敵、周與鄭等、諸侯耳、一旦用兵、而不忌非諸侯之叛天子也、是諸侯之攻諸侯也、愚按左傳以周鄭並稱、等周于列國、昔人譏其不辨名分、良是、又有可議者、臣懷異心、謂之貳、臣逃其君、謂之叛、傳曰、王貳于虢、又有曰、王叛王孫蘇、左氏行文若此、君臣名義安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

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三年鄭莊公如周始朝桓王王不禮焉周公黑肩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實左右王扞王于艱）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蒞（至也）況不禮焉鄭不來矣四年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聘于魯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五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周人于此遂畀之以政）八

年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爲邘鄭二邑桓王取鄭四邑之田）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蓋蘇公此田爲采邑蘇氏叛王桓王不能有其田故以易四邑于鄭）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是歲魯弒隱公立桓公十三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初畀虢公政猶與鄭伯分治也至是不使鄭伯與知政）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師敗績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二十三年桓王崩莊王佗立莊王四年周公黑肩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克莊王弟子儀也）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于桓王桓

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十五年莊王崩僖王胡齊立僖王三年齊桓公始伯五年僖王崩子惠王閬立元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王親享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敬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皆賜玉五瑴馬三匹（變王爲虢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晉虢朝王王勝齊桓公莊鄭大夫鄭詹故鄭伯求王爲援亦在周同倡護爲王定）[illegible]陳媯歸于京師是爲惠后惠王二年初莊王嬖妾姚生子頹子頹有寵使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

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于王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膳夫石速也）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蘇氏周大夫蘇忿生之後桓王奪其十二邑以與鄭自此以後遂怨王不和）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王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衛惠公亦抗莊王以人國者故偕伐周）冬立子頹三年春鄭厲公和王室不克（欲和惠王子頹）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饗五大夫樂及徧舞（六代之樂）鄭虢君怒四年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

殺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玤虢地王與之酒泉周邑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以鑑飾帶也虢公請器王與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十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命爲方伯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毛奇齡曰子頹之亂賴鄭厲公勤王之力與虢叔合謀奉王入京師殺子頹以平大難而其時齊桓與衛已十二年爲會爲盟威行四出並未嘗因天子蒙塵王室喪亂爲王爲之名一网與一師費一矢也今相距又八年亂賊已消君側已清衛侯朔之肆逆旋已喪亡即鄭厲公之獨身勤王建不世大功爲春秋以來可喜之人亦且謝世已久而天子忽念前事使之討衛此非命之實責之也十一年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

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十三年樊皮叛王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鄭立襄王母曰惠后陳嬀惠后生少子叔帶有寵于惠王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襄王畏之三年揚拒泉皐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四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子帶奔齊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按戎狄滑夏諸侯之恥也伊洛之戎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室之危不絶如綫禍莫大焉齊桓身爲盟主宜整師誓衆躬擐甲冑興勤王之師今乃不能爲王室除殘滌穢以寧天下之恥而反遣一介之使牽率醜類與天子講和修好焉在其爲尊周攘戎齊桓之志荒矣九年齊桓公卒十二年富辰言于王請召太叔王從之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十三年鄭文公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滑叛鄭與衛故鄭人伐之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弗聽卒立之王子帶通于隗后狄女隗姓王替隗后替廢也頹叔桃子遂奉太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先后惠后也恐違先后意

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狄人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冬王使告難于諸侯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十四年晉文公以師勤王納王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于隰城王饗晉侯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辭請隧焉天子葬禮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

受之以殊不世之功[illegible]

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惟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于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有愛焉。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于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猶是姬姓也。尙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

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不敢請受地而還。呂祖謙曰。晉文公既定子帶之難。請隧以自寵。襄王曰王章也。弗許。而予之以陽樊溫原攢茅之田。襄王之意。以謂吾周之爲周。在德不在形勢。典章文物之制。子孫當世守之。不可一毫假人。至于區區土壤。吾何愛而以犯强國之怒耶。抑不知隧固王章也。千里之畿。亦王章也。襄王惜禮文。不以予晉。自謂能守王章。抑不知割地自削。則畿甸之王章。旣不全矣。惜其一而喪其一。烏在其能守王章耶。形勢猶身也。德猶氣也。披其肩背。斷其手足。自謂能氣者。吾不信也。嗚呼。周自平王捐岐豐以封秦。旣失周之半矣。以破裂不全之周。兢兢自保。猶懼難立。豈容復有所侵削耶。奈何子孫猶不知惜。今日割虎牢界鄭。明日割酒泉界

[illegible]文武境土。戕賊殆盡。不啻土之削。鄰于亡矣。又頻捐數邑于晉。是猶癰疽于陳蔡之間。俾金于原。會之室。果何以堪。昔周之盛時。此其之者。皆爲之惻惻。晉文乃恐于此時。多取其地以自肥。亦猶奪糧于陳蔡之間。攫金于原。會之室。其亦不仁甚矣。噫。晉文獨非周之苗裔耶。乃覩宗國之危弊。不能附益。反從而漁奪之。是而可恐。孰不可恐。議者反謂晉伐原之信。問守之非。何其舍本而求末也。雖然。仲叔于奚有功于衛。賞之繁纓。夫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襄王中隧而輕邑。適合夫子之訓。仲叔于奚。內臣也。雖多與之邑。猶衛地。晉文公。外臣也。剏受[illegible]而夕設敗矣。是不同。二十年。晉師敗楚于城濮。晉文公召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諸侯畢朝。春秋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京師。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

獄。是無上下也。爲臣執君。其安庸刑。乃歸衛侯。二十四年。晉文公卒。三十一年。秦穆公卒。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元年春。使人求金于諸侯。以襄王未葬故也。二月。葬襄王。六年。王崩。子匡王班立。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不赴于諸侯。六年。王崩。弟瑜立。是爲定王。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次洛。問九鼎。王使王孫滿應辭以應楚。兵乃去。十年。楚莊王圍鄭。大敗晉師于邲。十八年。晉景公大敗齊師于鞌。使鞏朔獻捷于周。定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

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
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
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叔父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
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
王室鞏朔上軍大夫名位卑微未達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
于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
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縱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
教誨鞏朔不能對王使委于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三公者天子之吏也
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

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禮者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
二十一年定王崩子簡王夷立簡王十
三年晉殺其君厲公立悼公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
心立靈王十一年求后于齊齊侯許昏十四年使單靖
公逆王后于齊二十二年穀洛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
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國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
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
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爲川谷
以導其氣陂唐汙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阤音史大曰崩

小曰阤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
所葬然後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
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惟此之愼昔共工棄此
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
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
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
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
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
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

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
陰地無散陽水無沉氣火無災燀神無閒行民無淫心
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儀軌莫非嘉
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
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
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
也此一王四伯豈繄多寵皆亡王之後惟能釐舉嘉義
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猶在申呂
雖衰齊許猶在惟有嘉功以命姓受氏迄于天下及其

失之必有慆淫之心間之故亡其姓氏踣斃不振絕後無主湮替隸圉夫亡者豈緊無寵皆黃炎之後也惟不師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人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是故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毋乃實有所辟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毋乃不可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

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五王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祖太王王季及文王也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加武王成王康王爲十八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厲王變周法至今王十四王也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饔者嘗焉佐鬬者傷焉又禍不好不能爲禍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鬬也其毋乃章禍且遇傷乎王弗聽卒壅之二十七年靈王崩子景王貴立景王二十一年王將鑄大錢二十

三年王將鑄大鐘單穆公皆諫弗聽卒鑄之伶州鳩曰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王其不克終乎初景王之太子壽早卒王立子猛王子朝有寵于景王子猛太子之母弟子朝景王之長庶子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賓孟子朝之傅亦有寵于景王劉文公單穆公恐賓孟與子朝爲亂欲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畏爲犧牲故自殘滅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于是雞憚見寵飾卒當見殺若人見寵飾卒當貴盛人犧實難己犧何害言彼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假人以招禍患使犧在己則無患害己喻子朝欲王早寵異之王弗應二十五年夏四月王田北山

使公卿皆從將殺劉子單子先除異己王遇心疾而崩劉單遂攻賓起即賓孟殺之盟羣臣于單氏立王猛是爲悼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師郊要餞邑之甲以逐劉子劉子奔揚單子與子朝之黨戰殺羣王子八人皆靈景之族也子朝奔京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甘平公伐京王師敗績二人悼王卿士單子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畤遂如圃車次于皇出次以示急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鄩肸伐皇子朝黨大敗獲鄩肸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

西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伐單氏之宮、敗焉、冬十月、晉平公以師納王于王城、既而劉子單子以師敗績于郊、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敬王即位、(諱匄、子猛母弟、)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師師軍于汜、(籍談軍)于侯氏、(荀躒軍)于谿泉、(賈辛軍)次于社、(司馬督軍)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東南、敬王元年、王師晉師大敗子朝之衆于郊、鄩、王使告閒、晉師還、夏六月壬午、王子朝自京入于尹、尹氏立子朝、(尹氏周世卿也、尹氏附立子朝、)尹圉誘劉佗

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二子、子朝黨、)庚寅、單子劉子以王如劉、(辟子朝而出、)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王師與子朝前後數十戰、互有勝負、此出彼入、)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羅、鄩肸子、)尹辛敗劉師于唐、(辛、尹圉族、)又敗諸鄩、又攻蒯、蒯潰、(蒯、王邑、)是時敬王居狄泉、謂爲東王、王子朝在王城、謂爲西王、歲治兵相攻、王師屢敗、(日知錄、按王城郎郟鄏、武王遷九鼎于此、周公營以爲都、其地在河南、經文書天王入于成周、即下都、周公營以遷殷頑民、其地在洛陽、自平王東遷、歷十二王、而至景王、皆居王城、未嘗居成周也、惟敬王以子朝之亂、其徒宗多踞王城、因徙居成周、至二十六年入成周是也、其

時以王城在成周之西、而敬王子朝並立、稱王、故萇弘以地震之故、告劉文公、謂西王受震、東王必克、蓋亦就二王言之、並無有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者、至顯王二年、韓趙分周、爲二國、名東西周、於是始有東西二周之名、故曰、春秋以前、稱西周者、豐鎬也、稱東周者、郟鄏也、戰國以後、稱西周者、王城也、稱東周者、成周也、而公羊傳有曰、王城者西周也、則未之考耳、)四年、單子劉子以王出、(師敗、懼、而出、)王次于滑、(鄭地、)晉荀躒趙鞅帥師納王、十一月、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子朝事不成、更從之而迎敬王、)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迎王、及劉子單子盟、癸酉、王入于成周、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

建母弟、以藩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愆惡疾也、)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周召二公治王政、號曰共和、閒猶厠也、)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效官以政授王也、)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攜王伯服也、按竹書紀年、申侯與鄫人犬戎殺王、及王子伯服、則伯服死于驪山、未嘗立爲王也、又云、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周二王並立、平王元年、王東徙洛邑、晉侯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于成周、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然則攜王乃余臣、非伯服也、)諸侯替之、而建

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子頹作亂，惠王適鄭。叔帶作亂，襄王居氾。)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言周當有王生而有頿)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灾。(王間位謂子朝也。今子朝以爲王猶受亂灾謂楚也。今子朝以爲晉)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于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旗單穆公也。劉狄卽蚠)剝亂天下。壹行不若。(專行不順之事)謂先

春秋紀傳 卷之一 周本紀 圭

王何常之有。惟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蕩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庶子之長者)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

間先王。亦惟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七年。三月。王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皆王子朝之黨。伯盈卽逐子朝者)初。尹固與子朝俱奔楚。道還。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至是果見殺。十年。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遑啓處。于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

春秋紀傳 卷之一 周本紀 末

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二文文侯仇文公重耳)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昭宣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屛。晉之力也。伯父實重圖之。十一年。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城成周。十六年。王人殺子朝于楚。子朝之餘黨儋翩復作亂于周。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難而出)十七年。單武公、(穆公子)劉桓公、(文公子)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儋翩)晉定公使籍秦納敬王于

周三十九年。魯西狩獲麟。春秋終焉。

按武王既定天下。都于鎬京。則千里王畿。自在陝服。周公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謂此天下之中。四方攸同。不過規地數百里以爲陪京。未必再有千里之畿也。自西京淪沒。播遷東都。地陷民貧。僅亦守府。區區乎掌之地。復屢割之以勞有功之諸侯。惠王遭子頹之難。割虎牢以東予鄭。割酒泉予虢。襄王遭子帶之難。割陽樊溫原攢茅以予晉。東披西裂。剝此彈丸。夫周之先王建侯樹屏。本以夾輔王室。扶危定傾。非畀人任。而朝奏勤王之功。莽拔神京之邑。則何異于剪闕宗周乎。桓文迭興。大勞屢變。桓之伯也。仗義正名。內安外攘。首止以定儲。甯母以逼貢。葵丘以申禁。率天下諸侯以事周。文之伯也。東征西伐。報怨報德。成行四出。令大下諸侯以事晉而已。自是而後。朝貢之事。絕迹于王廷。任上之供。悉輸于伯國。致天子感魯壺而興嘆。求金車而乞儲。天下之亂。以有盟主也。然春秋自平至敬。凡十二王。皆久安孱弱。未有發憤

自強克紹文武前烈者。一息奄奄。牽延數百年。抑亦[illegible]也。

春秋紀傳卷之一　終

春秋紀傳卷之二

東陽李鳳雛纂輯

魯世家

春秋。魯史也。經聖人之筆削。則不曰史而曰經。所以尊魯也。今纂魯世家。仍降而從列國之例。則不曰經。而曰史。法當避經。而從傳。避經而從傳。所以尊經也。此史例也。

魯姬姓之國。周成王以封其叔父周公旦。周公留相王室。子伯禽就封于魯。傳世二十三而至隱公。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也。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孟子之姪娣生隱公。又娶于宋曰仲子。生桓公。軌。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是以歸于我。及惠公薨。隱公當嗣。以

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爲桓尚少。權攝君位。故隱公立。春秋不書即位。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于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穀梁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

之尖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是歲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隱公四年衛州吁以諸侯之師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邾人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人使來告命公問其入郛也將救之問于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六年鄭人來輸平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

也七年公伐邾爲宋討也初公以狐壤之役怨鄭事見後與宋爲好鄭伐宋公欲救之怒宋使失辭而止鄭人知其可間也故前年來輸平及是年鄭宋復通好公懼而伐邾爲宋討入郛之役以求好于宋冬天王使凡伯來聘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至是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八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十年公會齊侯鄭伯盟于中丘謀伐宋公子翬即羽父先期往伐取宋之郜防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所封在周之先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薛任姓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入之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旣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

故也吾將授之矣速營菟裘吾將老焉菟裘魯邑公不欲復居魯朝故別營外邑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以隱公不從懼禍及己反譖隱于桓謂隱將殺桓以絶後患請爲桓弒隱公之爲太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諱獲言止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神名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與尹氏逃歸因立鍾巫之廟十一月公祭鍾巫齋于社圃館于寫氏羽父使賊弒公于寫氏公羊傳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隱曰否吾使修塗裘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遂弒隱公于鍾巫之祭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桓公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二年

以宋之賂鼎入于太廟君子譏之三年使公子翬迎夫人姜氏于齊夫人齊襄公之妹也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爲太子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太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伯爵班在公侯後鄭人怒故與齊衛伐魯時宋鄭二國相惡公欲平宋鄭鄭與宋盟會而宋卒辭平十二年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以伐宋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十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于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

埸之事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事至而戰又何謁焉十八年春公將有行與姜氏如齊申繻諫止公公不聽遂及文姜如齊齊襄公通焉公謫之以告夫人以見譖告齊侯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羊傳夫人譖公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于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焉搚幹而殺之公薨于車上車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魯立太子同是爲莊公莊公母文姜遂留齊久之復還魯數出與襄公會焉按經文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既而復還魯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二十年夫人姜氏如莒二十一年夫人姜氏薨按魯桓公三年文姜歸于魯至桓公之十八年公薨于齊此時文姜之年應在三十四外至莊公之二十一年而後薨年在五十外矣而間出出奔淫心不少衰何也又莊九年齊襄公已被弑矣十五年以後如齊再如莒註曰書姦不知又與何人姦五年伐衛納衛惠公八年齊公子糾來奔公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德以待時乎秋師還九年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發兵

擊魯公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乘他車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以誤齊人使公得脫皆爲齊所獲齊鮑牧帥師讓魯乃殺公子糾于笙瀆召忽自刭械管仲以授齊使者十年春齊師伐我公用曹劌謀敗齊師于長勺夏公敗宋師于乘丘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按乘丘之戰魯敗宋師而云魯師敗績公驚墜馬皆非事實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長萬宋之力臣也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

之來陳而薄之敗諸郚十三年冬會齊桓公盟于柯曹沫刦盟桓公歸魯侵地十五年齊桓公始霸十七年戎來侵魯魯人不知既去公乃追之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二十一年夫人文姜薨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齊因祭社以示軍容公往觀之）公將逆夫人姜氏于齊盛飾宮室以待之秋丹桓宮之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秋夫人哀姜至（毛氏傳不知莊所娶者何公之女或曰桓女則僖公娶桓女矣僖十七年經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是也以父子而爲嫁娶不可且齊桓子昭公爲魯莊壻則未有其子壻我而我又爲其壻者或曰襄女如胡氏所稱仇女者則齊襄之弒距今已一十五年必不當有十五年前之室女于此未嫁此必當時有

公族他女可爲婚姻而策書總未詳也第魯莊原有妻築臺黨氏已取孟任爲夫人生子般矣周禮諸侯可再娶皆稱夫人則其子皆是嫡故魯桓爲再娶夫人之嫡子般爲始娶夫人之嫡禮側㦲然但再娶夫人則必繼娶者已死而衛莊姜未死而再娶厲嬀此孟任未死而再娶哀姜其爲周禮與春秋時禮皆不可考耳）三十二年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孟任黨氏女閟不從公）而以夫人言許之（許以爲夫人）割臂盟公（孟任割臂血以與莊公盟）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雩祭天也講肄也女公子子般妹）圉人犖自墻外與之戲（圉人掌養馬者以慢言戲之）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之上）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

友公病而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慶父莊公同母兄）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牙待于鍼巫氏（鍼巫氏魯大夫）使鍼季酖殺之八月癸亥莊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季友出奔陳魯人立閔公啓方（閔公名）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時年八歲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閔家多難以季子忠賢國人思得之以安社稷故請于伯主而復之）齊侯許之召諸陳季子來歸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卜齮魯大夫也公年方八歲知愛其傅而逆成其意齮怨其傅并及

公故慶父因之）二年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閔公庶兄公子申適邾共仲奔莒（慶父弒逆國人不與故出奔）季友乃以公子申入魯立之是爲僖公以賂求共仲于莒共仲自縊而死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哀姜孫于邾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屍歸僖公請而葬之僖公以季友有大功以汶陽費封季友爲魯上卿其後爲季孫氏慶父後爲仲孫氏叔牙後爲叔孫氏也僖公元年冬莒人以師來求賂（求殺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酈獲

莒子之弟莒拏。四年、公從齊桓公伐楚、盟于召陵而還。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周正月夏之十一月春十一月一日冬至也自秋分日行南陸至冬至之月日行南極、公既視朔、遂登臺觀、以望雲物、禮也。夏、公及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謀寧周也。六年、公從齊桓伐鄭、圍新城、許及諸侯之師救許。七年、公及諸侯盟于甯母、通王貢也。八年、惠王崩、襄王有子帶之難、公會諸侯盟于洮、謀王室。九年、晉里克弑其君奚齊、卓子。齊桓公率僖公討晉亂、至高梁、立晉惠公而還。十七年、夏、師滅項。時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魯取項、齊人以爲

討而止公。僖公夫人聲姜、齊女也。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以請公。九月、公至自會。是歲十二月、齊桓公卒。二十一年、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僖公之母成風、須句之女也。成風爲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須句子貴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夏、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懸諸魚門。是年魯旱、公欲焚巫尫、臧孫辰諫止之。二十四年、晉文公卽位。二十五年、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臧文仲欲以辭却之、使展喜受命于展禽、犒齊師。齊侯還。公使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以伐齊。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冬、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問之牧人果然三十年、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公爲之請、納玉于王與

晉侯、皆十瑴。王許之、乃釋衛侯。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晉文公分曹地以賜魯、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十有二月、僖公薨。太子興立、是爲文公。文公母卽聲姜也。文公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升僖于閔之上也君子以爲非禮。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既而晉人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公及晉襄公盟成禮而歸。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貴聘而賤逆之、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魯也。公子遂納幣、是使貴卿聘、逆婦

(禮不行、是使喪者逆。)六年、季孫行父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八月、晉襄公薨。是歲閏月不告朔。君子譏之。十一年、冬十月、長狄伐我。公使叔孫得臣追之。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鄋瞞、長狄國也。)司徒皇父帥師禦之。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晉之滅潞也。(在宣十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魯桓之十六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榮如、焚如之弟。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旣長且壽、有異于人。成父、齊大夫。)埋其首于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伐齊退走、至衛見獲。)鄋瞞由是遂亡。十三年、公如晉朝。且尋

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是時齊懿公簒立。數有齊難。文公患之。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以伐魯。)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言將見弒。)君亦不聞。(言君先齊侯終。)二月、文公薨。文公元妃齊女哀姜。(卽出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生子倭。敬嬴嬖而私事襄仲。以子倭屬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襄仲見齊惠公而請之。惠公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倭。是爲宣公。叔仲惠伯死之。

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所謂出姜。不允于魯。)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强矣。宣公元年、季孫行父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簒立、未列于會。故行父以賂請之。)齊侯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六月、齊人取濟西田。(濟西田、故曹地。晉文以分魯。)爲立公故以賂齊也。公事齊甚勤。比歲往朝。十年、齊惠公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是歲、齊惠公卒。公如齊奔喪。十二年、楚莊王伐鄭。敗晉師于邲。十八年、冬十月壬戌、公薨。太子黑肱立。是爲成公。成公幼弱。政在三家。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

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伐齊。大敗齊師于靡笄之下。取汶陽之田于齊。(汶陽本魯地、爲齊所侵者。)公會晉師于上鄍。賜晉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郤克、士燮、欒書。)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初宣公使求好于楚。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卽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楚令尹子重帥師救齊。遂侵我。及于陽橋。成公用孟獻子謀。往賂楚以執斲、執鍼、織紝。(執斲、匠人。執鍼、女工。織紝、織繒布者。)皆百人。公子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公受盟于蜀。楚師乃還。三年、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四年、公如晉。晉景公見公不敬。公歸

欲叛晉而從楚季文子諫乃止八年復以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晉命也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成公母）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伯姬穆姜）（女姜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取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喻文子能得己意）十年晉景公卒公如晉晉人留公送葬魯人以爲恥諱之公請受盟乃使公還十三年春三月公及諸侯朝王于京師遂從晉厲公伐秦戰于麻隊有功而還十五年始與吳王壽夢

會鍾離十六年晉厲公大敗楚師于鄢陵是役也公後師期叔孫僑如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將行穆姜送公命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庶弟）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而更立）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宣伯（僑如）譖公于晉曰魯侯坐待勝者秋會于沙隨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復使逐二子）公又申守而行宣伯告晉使誅季文子文子忠晉人釋之晉尋許魯平僑如奔齊成公歸刺殺公子偃

（穆姜所欲立者）十八年晉厲公弑悼公立冬公如晉朝嗣君也秋公至自晉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語其德政）杞伯于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八月己丑公薨于路寢太子午即位是爲襄公定姒所生也時年二歲二年夏齊姜薨（公適母）初穆姜（公祖母）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頌琴琴名皆欲以送終）季文子取以葬（葬齊姜）君子以爲非禮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三年公如晉始朝也盟于長樗孟獻子（仲孫蔑）相公稽首四年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季孫以定姒本賤蔑其喪制欲殯不過廟不用櫬不反哭）匠

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謂如季孫議是不成）（夫人禮也）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言襄公年長將責季孫）初季孫爲己樹六檟于蒲圃東門之外（欲自爲櫬）匠慶請木（爲定姒作櫬）季孫曰畧（不以道取爲畧）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御止也）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始則文子無禮于穆姜取其櫬與琴以葬齊姜終則匠慶無禮于文子取其樹檟以葬定姒爲暗合志言）冬公如晉聽政請屬鄫（欲得鄫屬魯助出貢賦）晉悼公許之邾莒伐鄫臧孫紇救之敗績于狐駘五年季文子卒六年莒人滅鄫魯不能救晉人來討使季孫宿如晉聽命八年春公如晉朝

且聽朝聘之數。冬、晉悼公使士匄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鄭即楚故也。九年夏、穆姜薨于東宮。（太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周禮太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illegible]非是爻多不稱。）史曰。是謂艮之隨䷐。（震下兌上隨、蓋艮五爻皆變爲隨也。）隨其出也。（隨有出之義、）君必速出。（謂姜不出居東宮、）姜曰亡。（猶無也。）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于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婦人卑于夫、固在下位、而有淫亂不仁之事、不可謂之體元。欲廢成公、去季孟、是不安靖其國家、不可謂之亨嘉。作亂而自害其身、幽廢于東宮、不可謂之利物。棄夫人之位、而與僑如淫姣、不可謂之貞固。）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冬、公會諸侯伐鄭。同盟于戲。師還。公送晉侯于河上。晉悼公冠襄公于衛。時年十二矣。十一年春、作三軍。（魯惟上下二軍。季氏欲專其民、故假立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季氏使其乘之人以

其役邑入者無征。（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者倍征。（使公家倍征之、設刑痛欲驅使入己。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傳曰、季氏盡征其民、）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爲臣。（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十二月、公會諸侯于蕭魚。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爲公盤。冬、公朝晉。十五年、晉悼公卒。子平公立。時齊靈公無道。數伐魯。十六年、冬、叔孫豹如晉聘。且言齊故。十七年、齊侯復伐我北鄙。圍臧紇于防。臧紇潰圍而出。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公會晉平公及諸侯同伐齊。大敗齊師于平陰。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本魯地、爲邾所侵、）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如鞍戰還之賜、唯無先輅、）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偃中軍帥、五匹爲束、四馬爲乘、蓋以璧馬爲吳鼎之先、）季孫如晉拜師。（謝討齊、）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丘生。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二十九年、晉楚弭兵。公及諸侯盟于宋。自是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二十八年、爲宋之盟故。襄公如楚。及漢聞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帶曰我楚國

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
邇饑寒之不卹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
仲子專之矣（言專任）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識遠）榮成伯曰遠
圖者忠也公遂行二十九年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諸侯
有遺使賵襚之禮今楚欲依遺使之禮）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
也（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襚禮則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茢苕帚）
楚人弗禁既而悔之（禮君臨臣喪乃祓殯故楚人悔之）夏公還及
方城聞季武子取卞（取魯卞邑以自益）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
微乃歸六月晉平公使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展莊叔執

春秋紀傳 卷之二 魯世家 十六

幣射者三耦（二人爲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玉
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名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
叔爲一耦（言公室卑微公臣不具于三耦）吳公子札來聘聞周樂盡知
其意魯人敬爲三十一年公作楚宮（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叔孫
豹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必死是宮矣六
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未幾以毀
卒乃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季武子
不聽卒立之是爲昭公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凡三
次易新衰而裳下之衽復如舊衰可見其戲嬉無度）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

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昭公二年朝晉至河晉平
公謝還之使季孫宿如晉四年楚靈王會諸侯于申昭
公辭以時祭不往冬叔孫豹卒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毀中軍于施
氏成諸臧氏（季氏不欲親其議敎二家定毀軍之計）初作中軍三分公室
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
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皆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秋公朝晉自
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禮（揖讓之禮）晉平公稱之女
叔齊曰魯侯可謂習于儀矣不可謂禮也七年楚靈王
成章華臺名昭公昭公往賀賜公寶器已而悔復詐取

春秋紀傳 卷之二 魯世家 十七

之是歲季孫宿卒子季孫意如代爲政八年秋大蒐于
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十年五月齊歸薨大蒐
于比蒲非禮也（君有母喪國不廢蒐故曰非禮）九月葬齊歸公不感識
者知其將失國也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先是季平
子伐莒取郠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
辭公秋季氏家臣南蒯以費叛季氏十三年叔弓圍費
弗克季平子用治區夫之言南氏乃敗晉昭公大會諸
侯于平丘信邾莒之愬辭不見公執季孫意如未幾意

如遜歸。十五年、昭公朝晉。晉人止公。猶以邾故、十六年、夏乃還。十七年、郯子來朝。叔孫昭子從之問官焉。昭子、叔孫舍也。二十一年、公如晉及河。晉將伐鮮虞、故辭公。二十三年、邾人伐賀、還自離姑。邾人要擊之、取其師。邾人愬于晉、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八月、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昭公如晉者七、至河而復者五、蓋晉罪于晉。晉昭公之世、政由季氏。季氏輕公、故晉有所求也。故以公之來見晉辭公、以是觀之、晉此季氏之所爲也。今五年公爲晉、公必有以言其故、自五年以後季事不敢如晉、公自以自己也。然晉質不。治季氏以魯、貞言季氏也。故其後公如晉、晉辭之。及公末年逐于季氏、則寧齊齊而不敢棄晉。二十四年、晉人歸我行人叔孫婼。二

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申。公鳥、季公亥之兄、平子庶叔父。申、公鳥之子、鮑文子女所生也。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公亥、即公若。展、季氏族。及季姒與饔人檀通。季姒、公鳥妻、鮑文子女。而懼、懼申夜姑討之。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秦遄、魯大夫。妻、公鳥妹、秦姬也。曰、公若欲使余、公言若欲使我以非禮也。余不可而抶余。又訴于公甫、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要劫我以非禮。秦姬以告公之。公之、平子弟。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公若言殺夜姑與殺我無異。蓋公若與夜姑共相公鳥之室、故欲當其罪。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豎、小臣也。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執夜姑之有司、欲迎受殺生之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擣芥子播其羽也。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于郈氏、侵郈氏宅以自益。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昭伯、臧爲子爲讒于臧氏。

而逃于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事見臧會傳。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禘、祭也。萬、舞也。于禮當公二十六人。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用禮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于公爲、公爲、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果、賁、皆昭公爲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以戈擊僚柤。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僞言執之、無勅命。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果賁又使僚柤如前言之。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僚柤爲小人。公果自言。公果知公意、頁乃自進言。公以告臧孫。

臧孫以難(難告)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子家懿伯諫止公。公不從。九月戊辰伐季氏。叔孫氏之司馬鬷戾以兵救季氏。陷西北隅以入。孟氏聞叔孫氏已救季孫。亦殺郈昭伯。發兵救之。三家共攻公。公徒大敗。昭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景公唁公于野井。季平子見叔孫昭子。稽顙欲迎昭公。昭子與公言于齊。既而平子悔而止。昭子死之。十二月齊侯取鄆以居昭公。二十六年。齊景公欲納公。命無受魯貨。平子使其家臣申豐以幣錦適齊。貨齊嬖臣子猶之人高齮(子猶梁丘據也。高齮子猶家臣。)因齮以貨子猶。子猶為言于景公。景公遂無意納公。而使公子鉏帥師從昭公伐魯。圍成。齊師尋退。二十七年。春。公如齊。還處于鄆。秋。晉士鞅會諸侯之大夫。盟于扈。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在魯。其守固矣。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孟懿子陽虎伐鄆。公徒出戰。敗于且知。鄆潰。(穀梁傳。鄆潰。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冬。公如齊。齊景公以大夫之禮饗公。公因去齊如晉。二十八年。春。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

孰矜之。其造于境。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卹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言自使齊逆君。)使公復于境而後逆之。二十九年。春。公自乾侯還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大夫稱主。君比公于大夫也。)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秖辱焉。公如乾侯。(言適晉。晉見卹。)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章昭所謂往饋之馬。徵蔡與稱。)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塹而死。(塹。隆死。)公將為之櫝。(作棺。)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請以作棺之費、飲食從者。)乃以幃裹之。公怨公子務人。首謀逐季氏以釀禍。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太子。三十一年。晉侯將以師納公。名季孫意如。意如從晉荀躒至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夫人謂季孫意如、)荀躒不悅而止。(穀梁傳。荀躒唁公于乾侯。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三十二年。十二月。公薨于乾侯。魯人立昭公之弟公子宋。是為定公。(定公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也。)定公五年。季平子卒。季氏家臣陽虎因季桓子與盟。乃捨之。七年。齊伐我。取鄆。八年。春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列坐觀弓。(言魯無軍政)師尋退。公復

侵齊廩丘毀其郛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于是始尚羔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虎據讙陽關以叛九年六月伐陽關陽虎奔齊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于夾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歸魯侵地以謝過十二年使仲由隳三都于是季孫氏隳費叔孫氏隳郈孟孫氏不肯隳成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孔子

相魯魯大治齊人歸女樂舞于城南季康子與定公爲周道之游遂受之孔子去魯三國志泰宓谷李權書成湯大聖覩野魚而有遯逸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裴松之謂定公無善可稱宓謂之賢者淺學所未達也冬定公卒子蔣立是爲哀公夫人定姒所生哀公五年季桓子卒六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荼七年公會吳王夫差于鄫吳徵百牢于魯季康子使子貢往說太宰嚭以禮詘之季康子興師伐邾人之囚其君邾茅夷鴻請師于吳八年吳伐我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盟于城下而還十一年公會吳伐齊師于郎齊人弑悼公赴

于師乃還十一年春齊爲郎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左師人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背遁夏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戰于艾陵大敗齊師公使人歸齊師國子之元國書也魯人得其首於齊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言吳人誅子高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吳王夫差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辭而却之十三年公會晉定公吳王夫差于黄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辭之乃止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絕筆于此焉十六

年夏四月已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慭且也屏蔽也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法也言喪仲尼無以爲法子贛曰君其不沒于魯乎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七年公會齊平公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二十一年秋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皋緩也高蹈遠行也言魯人皋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高蹈爲此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二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不肯答稽首令齊邾遠王是

諸世家例皆倣此

按周有二虢、虢滅鄭晉、此所滅者虢仲之國也

莊公傳其詳　祭仲傳其詳　釋有所欲入而可姜氏

東陽李鳳雛纂

鄭世家

鄭、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之少子友、宣王之母弟也、宣王封友于鄭、是爲鄭桓公、入爲周幽王司徒、幽王時、友寄帑于虢鄶之間、因取二國地、前華後河而食溱洧、謂之新鄭。友死于驪山之難、其子武公掘突、復爲周司徒、周人愛之、武公卒、子寤生立、是爲莊公、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始入春秋、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寤生、生之難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武姜請以制封段 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昔虢叔君制、恃險而不修德、鄭滅之、佗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

西鄙北鄙貳於己。令鄭之邊邑兩屬于己 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其若之何、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前兩屬者今皆取之 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太叔出奔共。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胡傳、用兵大事也、則當稱國、稱將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爲未足、又書曰克段于鄢、克者力勝之詞、不稱弟、路人也、于鄢、操之爲已蹙矣、大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耳、曷爲縱釋叔段、移于莊公、用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已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于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太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爲、使百姓興于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于罪、因以剪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垂戒之意深矣、公羊傳、鄭伯克段于鄢、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穀梁傳、克能也、能殺也、殺弟于鄢、不緩追逸賊、失親親之道也、按左氏曰失教、胡氏曰養惡、公羊曰大鄭伯之惡、穀梁曰不緩追逸賊、其責鄭莊、不遺餘議、而蕭山毛氏獨不然之、其傳曰、鄭伯克段于鄢、段出奔共、書曰克、勝之也、蓋善其勝之、不殺之也、公穀皆誤以爲殺之、而不知策書

其在伯矣。害殺弟也而後備猶以待斃責伯向使伯不待斃遂如公子呂之言早而除之則無故殺弟雖日備公子氏君親無將之一言以有解者恕伯乎今不惟待之斃其後之不驚而深文之徒猶謂失教譏不忍甚徇則周公上聖猶不能得之管蔡而以之責伯不可也弟胡氏解春秋既知不殺然深文之謂莊恐亂已必俟其敗以絕其為猶大夫春秋絕為則將斥其氏欲其族不立其後而鄭莊不然蓋莊之克段正是緩追逸賊得親親之道者伯不窮追務使段得奔共且安然久處于共鄭之人稱為共叔段者其地當叔奔共共小國也則不知共有君而叔伯寓焉者也則不知奔共而據有之者也然而謂伯欲殺叔如杜稱耳共有君耶求叔于共共敢抗于無君耶移師而加其失誅拒之而伯不爾也叔隨奔共叔之子公孫滑亦奔衛然且死矣幸然遂衛師門取延廩之故邑及伯使衛而衛始服之則伯在當時何難滅共而殺叔以逞此大慾然後來衛服之際取滑嘘之弁勸其子姊之在鄭國者以絕其根株而乃一問合共再則合滑至十年之後奔齊滅許猶惓惓念叔

之糊口四方而且繼世相婣叔段之孫所稱公父定叔者頹難斜之亂仍出奔衛猶復招而歸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是段滑父子相繼稱亂而公並鄭之使共逆子逆孫仍得為公族大夫于本國伯之恩亦厚矣伯于親親之誼亦至且盡矣胡氏一意刻薄誅妄聖經非持平之論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用潁考叔之言復為母子如初。詳在潁考叔傳 共叔之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冬十月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經書鄭人伐衛書伐不書戰衛已服也 莊公世為平王卿士而怨王之分政于虢也故周鄭交質已而交惡君子以是惡鄭伯之不臣也二十五年宋殤公以陳蔡衛三國之師伐鄭圍東門五日而還二十六年四月鄭人侵衛牧。衛邑 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使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子元以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制人曼伯子元之軍虞料度也 六月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二公子曼伯子元 二十七年鄭及郳平五月鄭伯侵陳大獲是歲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秋宋及鄭平鄭公子忽為質于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陳侯以忽有王寵故也 鄭伯許之乃成婚二十九年四月公子忽如陳逆婦媯歸于鄭陳大夫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

夫婦誣其祖矣何以能育。禮逆婦必先告廟而後行故發公子圍稱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鄭忽今逆婦而後告廟故鍼子譏之 八月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言鄭伯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故稱有禮 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盧盟在春秋前 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既盟而還大風車覆蓋記異也 三十年宋公不王。不供王職 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冬北戎侵我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勇則輕進可以誘敵之堅貌無剛易退可以致敵之追驟 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見使獲之利 必務進進而遇

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及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伏兵皆起戎前後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二十一年莊公及魯隱公伐宋六月庚午鄭師入郜庚辰入防皆以其地歸于魯君子謂鄭莊公於是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魯侯爵尊鄭伯爵卑故言以勞王爵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鄭師還果兵于遠郊宋人衛人入鄭宋衛奇兵乘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三十二年秋七月會齊侯魯侯伐許庚辰傅于許瑕叔盈以公之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之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與鄭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惟是一二父兄不能供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鄭大夫公孫獲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惟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婚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

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惟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爾器用財賄無寘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太嶽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有禮按左傳載鄭莊事每事必有君子一語獨詛射潁考叔以為失政刑此外率稱其善夫鄭莊質王子取溫麥刈周禾射王中肩寘母城潁是其于君親逆亂臣賊子而無一言貶絕至其悖禮侮許之事嘖嘖贊美不容于口愚嘗以為左氏是非謬于聖人信哉豈得虛論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三十三年鄭伯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于魯又加璧焉春秋書曰鄭伯以璧假許田祊在泰山之旁宣王以賜鄭為朝宿之地許田成王以賜魯為湯沐之邑祊近魯許近鄭故以相易胡氏傳曰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于人以先祖所受之地矣夏鄭伯及魯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三十七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于

王卒可以集事。從之。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法。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此鄭用子元之謀而取勝者。按日知錄。子元。疑即厲公之字。左傳昭十一年申無宇之言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注以爲別是一人。蓋公因之以殺守櫟大夫檀伯而取櫟。非也。蓋莊公在時。即以櫟爲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厲公于出奔之後。取之特易。初燕衛伐鄭。曼伯子元以潛軍軍其後。北戎侵鄭。公子突請爲三覆以敗戎師。至是子元又請爲二拒以敗王師。參同即厲公一人。而或稱名或稱字耳。合三事觀之。可以知厲公之才略。能無慕同乎。

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三十八年。北戎病齊。齊侯使來乞師。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初齊侯欲以文姜妻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按鄭忽爲質于周之時。已娶陳嬀爲妻。不見已有年矣。而齊侯固欲婦之。何也。使忽若然受之。將置陳嬀于何地。觀忽之辭昏。不用後世宋弘之義。而但曰昏人非耦。曰不可師昏。一若諱言已之有室者。殊不可解。且然文姜淫亂。爪緩爲忽。忽若不爾。則車拉之禍。不發于魯而發于鄭忽矣。謂忽有先見之明也可。祭仲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突亹儀之母皆有寵。弗從。三十九年。盟向求成于鄭。盟向二邑。王前以予鄭者。今求與鄭成。既而背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四十三年夏。莊公卒。初祭仲爲公娶鄧曼。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爲昭公。莊公又取宋雍氏女。曰雍姞。生公子突。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公子突歸而立之。是爲厲公。昭公出奔衛。春秋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公羊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于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突何以名。絜乎祭仲也。其言歸何。順祭仲也。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愚按。祭仲曲從宋人。逐正而立不正。蓋鄭之賊也。而公羊誤以祭仲稱字爲賢仲。遂盛贊其行權之妙。考杜注。祭氏

仲名並未嘗稱字也又其論權也以反經爲權亦悖乎
聖人之言不如穀梁之說爲是穀梁傳宋人者宋公也
其曰人何也貶之也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
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
仲也鄭忽者鄭世子也其名失國也至若胡傳以忽出
奔不稱世子爲絕忽于鄭引同車之詩以忽辭齊昏爲
無大援故至于此春秋所以若其惡爲世戒夫不娶非
耦不挾功伐不倚强大爲聲援此賞罰之所爲而反以
此獲罪未之前聞然則其不稱世子奈何曰此則公羊
之說得之曰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蓋春秋之法
諸侯君喪何稱子公侯既降而稱子伯與子男一也則
降而稱名何當如此故曰詞無所貶非爲惡昭公也

厲公立四年祭仲專公患之與仲婿雍糾謀殺之糾謀泄見殺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秋厲公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又二年高渠彌弒昭公初莊公欲以

春秋紀傳　卷之三　鄭世家　九

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冬十月弒昭公而立公子亹

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鄭
大夫公子達曰高伯其爲
戮乎復惡
已甚矣

子亹立一年齊襄公將討之秋師于首止子亹會之

子亹不知其討
已故親往會之

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

按鄭昭公以北戎之役有功于齊齊人聞其
見弒故爲報之夫齊之德忽猶報于身後誰
謂鄭忽失
大援也

祭仲逆昭公之弟子儀于陳而立之是時鄭一國二君子儀居鄭厲公居櫟子儀居鄭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鬭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厲公既入遂殺傅瑕及原繁以原繁貳子儀不謀納己也厲公治與于殺雍糾之亂者殺公子閼刖强鉏公父定叔

叔段之孫公
孫滑之子

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

按共叔
段鄭之
亂臣賊子也父子祖孫三世爲亂而鄭伯曰不可使共
叔段無後于鄭一若親賢勳戚宜十世宥者此在厲公
爲過厚而在
鄭國爲失刑

是歲夏齊桓公率宋衛之師伐鄭以前年鄭侵宋故也厲公之自櫟入也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六年周王子頹作亂惠王居于櫟厲公

春秋紀傳　卷之三　鄭世家　十

聞王子頹享其黨五大夫樂及偏舞

偏設六代
之樂也

見虢叔曰

虢叔虢公
林父也

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七年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樂備

亦備
六代

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太子文公捷立大夫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使將師次于河

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文公十五年從齊桓公伐楚盟于召陵十六年齊桓公會諸侯于首止定王世子之位也鄭伯在會周惠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時晉楚皆不服于齊)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齊也逃歸不盟孔叔諫弗聽二十一年齊人伐鄭鄭伯殺申侯以說于齊秋諸侯盟于甯母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子華私于齊侯請以齊師伐鄭去其執政齊桓公不納子華由是得罪于鄭二十九年鄭殺子華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

金(金銅鐵之屬)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三十三年滑人叛鄭而服于衛夏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三十五年楚成王伐宋師還過鄭鄭文公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君子以爲非禮三十七年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襄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執之王怒以狄師伐鄭取櫟是歲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子臧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其子臧之謂乎周襄王辟叔帶之難

出居于鄭地氾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四十二年晉文公敗楚于城濮獻俘于王鄭伯傅王以享諸侯初晉文公之出亡也過鄭鄭文公不禮焉四十三年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鄭伯使燭之武說秦穆公穆公從之使三將戍鄭而自還歸秦晉文公聞之亦還初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伯儵南燕祖)(儵直留反)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以蘭與燕姞使爲寢御)辭曰妾

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欲計所賜蘭爲懷子月數)公曰諾既生名之曰蘭太子華得罪文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石癸曰(鄭大夫)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姞姓女爲后稷妃周是以興)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亢極也可以極恃其寵愛)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立爲太子以與晉平(言穆公所以得立)及鄭文公卒太子蘭即位是爲穆公穆公元年秦三將戍鄭者私告于秦使潛師襲鄭秦穆公信之使百里

視師兵襲鄭。至滑。遂鄭賈人弦高。高詐以十二牛犒師而使遽告于鄭。語在孟明傳。按淮南子云弦高詐秦師歸鄭伯以存國之功賞高高辭之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爲也。遂與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後鄭又有賈人謀救知罃于楚者。亦不肯受報而逃。其人皆有君子之風。何鄭多賢賈人也。鄭伯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人辭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秦三將皆奔秦。師知鄭有備。亦還。十八年、晉靈公會諸侯于扈。不見鄭伯。以爲貳于楚也。子家以書告趙宣子。晉及鄭平。

二十一年、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戰于大棘。大敗宋師、因宋華元。獲樂呂。二十二年、冬、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按墨子云。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虎身素服。三瓜而狀正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奔。神曰、帝享女明德。使余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繁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何神也。神曰、余爲句芒。穆公覺而異之、其後七穆之盛。如神言、事雖近誕、左氏往往有之。虢公夢見蓐收。鄭君夢見何芒。然虢以亡、而鄭以興。夢同應異。太子夷立、是爲靈公。靈公立數月。公子歸生弑之。事在歸生傳立其弟公子堅。是爲襄公。襄公卽位。棄楚而從晉。八年、春、楚莊王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出車于巷示將遷也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九十日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道。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

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夏、晉師救鄭。及河。聞鄭已及楚平。晉將荀林甫欲還。而其佐以偏師先濟。遂皆度河。鄭反助楚。楚莊王大敗晉師于邲。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鄭人殺之。君子曰、史佚所謂無怙亂者。謂是類也。按公羊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王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于四方。是以君子篤于禮而薄于

利愛其人而不愛其土告從而不赦不祥吾以不祥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十年、晉人伐鄭、以其反晉而助楚也。是鄭伯如楚謀晉故也。十七年、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十八年、公孫申帥師疆許田。是歲襄公卒、太子費立、是爲悼公。悼公元年、許靈公訟鄭伯于楚。六月、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二年、鄭伯如晉拜成。六月、悼公卒、弟睔立、是爲成公。成公三年、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欒書

春秋紀傳　卷之主　鄭世家　圭

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鄭公子班立成公庶兄繻。鄭人殺繻、立太子髠頑爲君。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十年、鄭叛晉與楚盟。晉厲公怒、起師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于鄢陵、楚兵大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是役也、石首御鄭成公、在楚軍中、唐苟爲右。石首曰、衛懿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乃內旗于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今師大崩、子以君免、我當死戰。唐苟戰而死、成公乃免。冬、諸侯伐鄭、楚人救之、諸侯還。十三年、晉復以諸侯之師伐鄭、敗其徒兵于洧上。楚子辛

救鄭。十四年、成公卒、子僖公髠頑立。僖公五年、晉會諸侯于鄬。僖公之爲太子也、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鄬、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太子嘉生五年矣、奉而立之、是爲簡公。簡公元年、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盡殺羣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晉盟。冬、又與楚盟。是時子駟當國、晉楚爭鄭、子駟欲兩親晉楚以紓患。鄭自是被兵無

春秋紀傳　卷之主　鄭世家　末

虛日。三年、鄭尉止、司臣有怨于執政、率羣賊殺子駟、子國、子耳于西宮之朝。子產、子西逐盜殺之。四年、晉悼公伐鄭、觀兵于東門。鄭人行成。於是晉師强、楚不能與爭、鄭乃專事晉。十二年、相子孔專權欲爲亂、簡公誅之、立子產爲卿。自子產爲卿、鄭始能國。十七年、初陳侯從楚伐鄭、鄭人怨之。六月、子展、子產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于晉。十八年、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展、子產服邑有差。秋七月、簡公如晉、請衛君、晉侯許之。二十年、子產相鄭伯如楚、宋之盟故也。宋之盟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二十二年、吳延陵

季子來聘見子產如舊相識是歲鄭强族大夫駟良二氏自相攻伐二十三年夏四月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未已也二十四年子產相鄭伯如晉盡壞其館垣晉人詰之子產辭直晉平公見鄭伯有加禮二十五年使子產于晉問晉平公疾二十七年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强又朝楚子產相楚靈王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二十八年簡公會楚靈王于申三十六年三月簡公卒太子寧立是爲定公六月定公如晉朝嗣君也（時晉昭公新立）晉侯享諸侯

子產相鄭伯辭于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元年晉會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伯如會六年鄭大火七年鄭大水龍鬬于洧淵八年鄭相子產卒是歲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十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蠆立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聲公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于鄭鄭救之晉敗鄭師于鐵二十年魯西狩獲麟二十二年魯孔子卒自聲公而後傳五君九十餘年爲韓哀侯所滅

毛氏傳曰晉楚兩大各爭宋陳鄭三國而鄭之被禍更甚在晉楚以技忌之心兩不相下致爭礙弱小使之東西奔命無所適從向使大小相倚力能庇護則小之事大何難從一而乃朝援之而夕棄之小國何辜長途跋涉惟蔭是依而屬儒無識又執春秋之法以交譏之謂朝從晉則朝襲楚從楚則晉貶而於是三國之冤覩無可告愬矣春秋歷書晉楚爭國之事但有責晉楚而並無責宋陳鄭之理兩虎呼盧則盧必起而東西顧之乃司獄者不讓兩虎而反讓盧之東西顧其可通乎

愚按鄭文公有子六人惟穆存焉穆公之生也有夢蘭之祥有姞甥之吉是以子孫孔多七穆蕃庶石癸之言卒驗焉蓋其先桓武嘗爲天子司徒匡定王室和集周民稻有必興之理即微燕姞穆公固將生也穆公之子十有三人靈公弒而襄公嗣立諸子雖或誅亡而七族則爲大夫曰罕氏曰駟氏曰良氏曰游氏曰豐氏曰國氏曰印氏是爲七穆宋之盟七子賦詩則七穆也韓起來聘六卿賦詩時則良氏微矣終春秋之世穆族代爲政也猗歟盛哉

春秋紀傳卷之三終

春秋紀傳卷之四

東陽李鳳雛纂輯

齊世家

齊姜姓侯爵武王定天下封師尙父太公望于齊都營丘賫征五侯九伯爲大國自太公望而下傳十三君而僖公祿父立僖公七年魯隱公元年也始入春秋冬十二月與鄭莊公盟于石門十二年與魯隱公盟于艾始及魯平也是時諸侯分門角立數相侵伐齊與鄭爲一黨魯與宋衞爲一黨十六年齊侯成三國盟于瓦屋十

九年會鄭莊公魯隱公伐許入之以許讓于鄭二十二年以女文姜嫁魯桓公齊侯自送于讙非禮也二十五年北戎伐我鄭太子忽來救大敗戎師齊人餼諸侯（救齊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以衞師助之二十八年冬齊鄭衞伐魯敗魯師于郎三十三年僖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五年魯桓公與夫人文姜如齊夫人襄公女弟也襄公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魯人以爲讓襄公殺彭生以謝

魯文姜因孫于齊尋歸于魯文姜或時出會襄公襄公或時往魯會文姜國人惡之爲之賦南山十二年齊無知弒襄公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期音基）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一如適子）襄公絀之（即位而減其恩禮）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管因無知之怨吞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閒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捷克也宣無知之命）冬十二月齊侯遊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

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御禦也）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皆鬬死）遂入殺孟陽于牀（孟陽小臣代公居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春無知游雍廩雍廩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惟大夫復立公子之當立者魯公子小白自莒先入得立是爲桓公初襄公立無常（政令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

作矣。公子小白出奔莒。〔小白糾皆僖公庶子〕亂作。管夷吾召忽
奉公子糾奔魯。小白自少善大夫高傒。及雍廩人殺無
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于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
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
白佯死以誤管仲。先入齊。高傒立之。桓公既立。發兵距
魯。戰于乾時。魯師大敗。齊兵掩絕魯歸道。貽魯書曰。子
糾兄弟。弗忍誅。請魯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
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釋者齊小白入于齊。齊人取子糾殺之。胡傳云。以小白繫之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人小白。齊人宜書齊小白。並非因加齊字〕

春秋紀傳　卷之四　齊世家　三

于小白之上。自為小白當立之證。若然則經書齊高子
來盟。以高子繫之齊者。明高子宜有齊耶。經書鄭詹自
齊逃來。以詹繫之鄭者。明詹宜有鄭耶。經書晉趙鞅入
于晉陽以叛。以趙鞅繫之晉者。明趙鞅宜有晉耶。經[書]
宋萬出奔陳。以萬繫之宋者。明萬宜有宋耶。毛氏傳[二]
公子同為支庶。不問長次。乘亂而入。先則得之。原無[illegible]
議。而胡氏謂子糾不當立。小白宜有齊。別無他據。祇以
子糾為弟。小白為兄。故立此說。按史世家。襄公次弟子
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子糾者。小白兄也。故荀卿曰。桓
公殺兄以返國。莊子。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
古越絕書曰。管仲臣于桓公兄公子糾。糾[illegible]管仲大臣。
亦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鮑叔
傅小白。嘗疾不出。以小白幼而賤。不欲為傅故也。則
知子糾是兄。小白是弟。而胡氏引據有云。史稱齊桓
其弟以返國。一語。求之列代之史。並無其文。及考漢[illegible]
南王傳。知淮南厲王不法。文帝令衛將軍薄昭以書[illegible]
之。有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返國。[illegible]
云弟者。以文帝是兄。故當言兄而言弟。韋昭本註。所[illegible]

〔子糾本兄。而稱弟者。不敢斥也。胡氏不考所自。徒以程
子啓誤讀漢書。早有桓兄糾弟之說。而此又承襲乎[illegible]
誤。不得原文。混稱曰史。是以誤讀人書。且誤解人說之
故。而修誤聖經。甚至紊亂人之兄弟倫次。誣妄立說。
以誤天下。誤後世。此其所係。非淺鮮也。若夫夫子許[illegible]
仲。而不許召忽者。是崇尚事功。務求有用。重不從糾[illegible]
兄弟以倫次長幼定是非。而宋儒承漢之從。必曰桓[illegible]
糾弟。故管仲可相桓。召忽必不可死。糾于以定唐王[illegible]
魏徵事秦王而不死建成之罪。當日夫人亦各事其[illegible]
耳。事兄可死。事弟不可死。則凡為弟者。懼矣。此豈[illegible]
之說不通者。
況復誤耶。〕召忽自殺。管仲請囚。鮑叔牙迎受之。及堂
阜而脫桎梏。齋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
與鮑叔隰朋高傒脩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
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譚。譚子奔

春秋紀傳　卷之四　齊世家　四

莒。初桓公亡時。過譚。譚不禮焉。及入。諸侯皆賀。譚又不
至。冬。齊師滅譚。五年。伐魯。魯人請平。桓公許與魯莊公
會柯而盟。曹沫以七首劫桓公于壇上。曰反魯之侵地。
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七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
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此愈一小快耳。而棄信于
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于
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于鄄。
齊始霸也。十四年。陳厲公子完敬仲來奔。以為工正。田
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

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于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脩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六年魯閔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于魯公子慶父慶父弑閔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僖公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十八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二十九年桓公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

人嫁之三十年桓公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索隱曰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也）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鍾惺曰借王猾夏楚罪之大者也包茅不入適其細者耳昭王之不復又茫昧而不可考仲豈其譬于此哉蓋責之以僭王猾夏楚人無所逃罪而不肯服攻之未易克合此而責其所不必責庶幾楚之為辭也易不蕭夕以抗我我之服楚也亦易不勞師而有功愚按鍾子之論善矣然非自鍾子始也漢獻帝時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僞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孔融上疏以為齊兵次楚惟責包茅今王師未能行誅且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體六朝漢儒便有此論後人特祖述之耳）師進次于陘楚子請盟使屈完如師與之盟而還之師還過陳陳轅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三十一年會諸侯于首止會王世子鄭謀寧周也（周惠王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桓公為會以定太子之位）三十五年會諸侯于葵丘（公羊傳曰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名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

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命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曰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入夷吾為君桓公于是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為彊晉初與會[illegible]（公初來會葵丘道遇宰孔而還）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illegible]成王初收荊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為中國會盟[illegible]

桓公能宜其德故諸侯賓服。說苑：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于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新序：桓公田至于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何為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旁，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于群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于父，臣得罪于君，未嘗聞君得罪于臣者也。此一

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于其臣者也，至今莫為謝也。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于此。狀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于朝，封之麥丘，而斷政焉。昔者齊桓公出遊于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于野人曰：是為何墟？野人對曰：是為郭氏之墟。公曰：郭氏何故亡？曰：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何故亡？對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此其所以亡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為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下。是招野人而賞焉。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令支、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于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管仲知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于是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于周。三十九年，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帶謝，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敗晉于韓。是歲，管仲、隰朋皆卒。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于齊，齊令諸

侯各發卒戍周。金履祥曰：五霸桓公為盛，而周室戎狄之禍自若。王子帶以戎伐周，天下之大罪也，桓公不能討，而平戎于王，豈以受子帶之奔為此姑息耶？桓公自不能容子糾，而為王容叔帶，固將世全襄王兄弟之愛，未免卒釀王室異日之禍云。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三年，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公子無虧也。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立為太子。雍巫有寵于衛共姬，因寺人貂以羞于公，雍巫即易牙，以善烹飪進。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

左傳作十月乙亥經書十二月乙亥赴也

公子皆求立冬十有二月乙亥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
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桓公尸
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無虧立乃棺赴桓公十
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虧先立次孝公次昭公次
懿公次惠公無虧立三月宋襄公帥諸侯送齊太子昭
齊人懼殺無虧以說宋齊人將立太子昭不勝四公子
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孝公既立會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春秋書曰
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毛際可曰按此楚入中國會盟之始也左傳以

為修桓公之好也蓋托于召陵之盟也桓公攘楚楚屈服而請盟嗣是衣裳之會未有與焉誠外之也今入之中國而與盟卒之爭霸之師起是召禍也亦異乎齊桓之為矣桓公攘楚以遏猾夏之禍孝公宗楚以啟亂之釁甚哉其不善繼述也
六年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十年孝
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自立是為
昭公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六年晉文公卒
翟侵齊十九年五月昭公卒昭公生舍舍母子叔姬無
寵舍無威公子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施於國
而多聚士盡其家貲于公有司以繼之家財盡從公及有司之富者貸
以施于民及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商人弒舍而讓

于其兄元元惠公也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
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商人既立是為懿公公子元
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猶言某甲四年春
初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
掘而刖之時己死故掘其屍而使歜僕僕御也納閻職之妻而使
職驂乘夏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
扑箠也欲以相感激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
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
中歸舍爵而行飲酒訖言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齊人立公子元是為

惠公惠公二年長狄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埋之於北門
十年齊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頃公六年晉使郤克徵
會于齊齊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郤克怒
而去誓必報齊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晉執齊
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彊為質于
晉晉師還十年齊侯伐魯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
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爾盟無入而封
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
侵及巢丘復侵衛魯衛大夫如晉請救皆因郤克晉命

御克爲中軍將師車八百乘伐齊魯衛從之六月癸酉陳于鞍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御克御克力戰齊師敗績晉師逐之三周華不注晉師幾獲齊侯車右逢丑父與公易位頃公因得脫去入其軍晉軍追齊至馬陵齊侯以寶器謝不聽必得笑克者蕭同叔子令齊東畝齊使者以辭却之晉許齊平令齊反魯衛之侵地十一年頃公朝晉頃公歸而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竟頃公百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靈公十年齊人不會彭城晉

人以爲討齊令太子光爲質于晉十一年春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正輿子萊大夫夙沙衛齊寺人索簡擇好者）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十九年使高厚傅太子光會諸侯盟于鍾離是歲魯襄公之母齊姜薨齊侯使諸姜宗婦往送葬名萊子（萊姜姓故召之）萊子不會使晏弱城東陽逼之十五年齊滅萊遷萊于郳靈公二十三年天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祚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緊惟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舅敬之哉無廢朕命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侯禦諸平陰畏晉師之彊夜遁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光與郭榮叩馬曰師疾而速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晉師東侵及濰南及沂二十八年初靈公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姬仲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太子數與諸侯會盟之事）今無

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靈公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市朝）夏五月晦靈公卒太子光即位是爲莊公莊公執公子牙而殺之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奔魯公子還奔燕（皆牙黨）二年晉大夫欒盈來奔莊公厚客待之晏嬰陳須無諫弗聽三年莊公潛以兵送欒盈于晉入于曲沃而自以師繼之秋莊公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名揚爲右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傳摯爲

右(先驅前鋒也申驅次前鋒也)賈開御戎晏父戎爲右(公御右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貳廣公副車)。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左翼曰啓)。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右翼曰胠)。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大殿後軍)。遂自衛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于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鞍之戰平陰之役國破君辱社稷幾亾項靈二君遂低首下心入朝于晉奄奄以沒莊爲人子孫而不能一雪先君之恥則爲無人心矣今乃能投袂而起大衆與師親其亜谷之嚴整羽發之次第長驅深入策武軍振凱旅而還其壯心雄略豈不赫然而惜其以淫敗也)乃還。冬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莊公既伐晉而懼遂南結楚爲援。四年秋諸侯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楚人伐鄭以救齊。五年莊公通于崔杼之妻棠姜。崔杼使寺人賈舉弑公于崔氏之室。莊公所畜養勇力士十餘人皆死之。崔杼立莊公弟杵臼爲君而相之。是爲景公。慶封爲左相崔杼爲右相。景公元年崔杼有家亂。慶封乘其亂滅之。崔杼自縊死。慶封爲相專權。三年慶封嗜酒好獵不聽政令。其子慶舍用政。與陳鮑欒高相惡。四族合謀誅之。慶封奔魯復奔吳後爲楚靈王所戮。十年北燕伯欵來奔。十二年景公朝晉請伐北燕。晉侯

許之。齊侯遂伐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明年正月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及燕人盟于濡上。賂齊瑤罋玉櫝斝耳。不克納簡公而還。十八年景公如晉朝嗣君(時晉昭公新立)。二十二年景公伐徐。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賂齊以甲父之鼎。二十六年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來奔。景公使人唁之于野井。爲之伐魯取鄆以居昭公。是時齊大夫陳氏厚施於國。國人皆歸之而公不知也。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星將出(茀音佩)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

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于是景公好治宮室
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諷諫新序晉平公欲伐齊使范
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于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
觶具矣范昭佯醉不說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也范昭趨出
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非陋而不
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
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
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　四十七年魯陽虎作亂不勝
來奔請齊伐魯鮑文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

晉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犁鉏曰孔丘知禮而
怯可令萊人爲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
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請方會進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
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
罷去是歲晏嬰卒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晉攻之急
來請粟田乞欲爲亂樹黨于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
有德于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五十八年夏
景公夫人吳姬適子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子庶公子也諸
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

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于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
憂于無君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　公疾使國惠子國夏高
昭子高張立荼寘羣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高國立荼是
爲安孺子羣公子畏誅皆亡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
衞公子鉏公子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
埋三軍之事乎弗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
陳乞欲圖高國乃先僞事之而陰與諸大夫合謀攻
高國六月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國惠子
高昭子與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高張奔魯八

月陳乞使人名公子陽生于魯陽生至齊私匿陳乞家
十月陳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常陳乞之子幸
來會飲會飲陳乞盛陽生橐中置座中央發橐出陽生
曰此乃齊君矣諸大夫不得已皆伏謁遂相與立之是
爲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安孺子于駘殺之幕下而逐
去孺子母鬻姒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讙闡初陽生亡在
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卽位季姬與季魴侯通魴侯康子叔父也
女言其情弗敢與齊故齊伐魯迎季姬季姬嬖
齊復歸魯讙闡齊之未得季姬也請師于吳將以伐魯

及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故辭魯平故辭吳師吳子曰昔歲寡人
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三年春吳師
伐齊魯哀公以師會之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
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將使人帥舟師從海入討齊齊
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齊人共立悼
公子壬是爲簡公簡公元年爲郎故伐魯戰于郊敗其
右軍而還魯爲郊戰故復會吳王伐齊齊國書將中軍
高無㔻將上軍宗樓將下軍戰于艾陵齊師大敗全軍
皆覆簡公四年春魯西狩獲麟初簡公從父陽生在魯

也闞止有寵焉及卽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諸御鞅言
于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會陳氏宗陳逆
殺人闞止捕執之陳氏懼禍及合攻闞止殺之遂執簡
公于徐州公曰余早從御鞅言不及此甲午陳恒弒簡
公于徐州乃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陳恒相之專齊之
政至其曾孫田和遂簒齊列爲諸侯

王鏊曰孟子論王伯有皞皞驩虞之異彼齊桓公遷
邢于夷儀邢遷如歸封衛于楚丘衛國忘亡夫曰如
雖則同爲驩虞氣象矣而忘亡則豈非皞皞者耶君
子于此有二說焉齊桓之救難也不恩必若是其厚
左氏之褒功也竝
論每若是其淺

按營丘建都負山濱海天下形勢齊得十二焉昔者
太公治齊尊賢尚功周公知其後之必霸而近于亡
自入春秋以後浸大浸強歷併弱小之國滅紀滅鄣
滅郕滅譚滅萊此皆明見于春秋經文者若其他所
併國或赴告不及魯史所不載者又不知其幾也豈
獨楚吞諸姬晉兼數圻破廢封建爲周室之罪人哉
是以僖公小霸于前桓公大霸于後執東諸侯之魁
柄而運用之威德加乎海內朝服濟河而無怵惕桓
公自以功德巍巍足以登三咸五遂欲封泰山禪梁
父名爲藩臣而其意欲參駕于七十二君之代則已
悖矣終春秋之世自僖迄簡凡十三君見弒者五襄
公以淫亂亡懿公以暴虐死悼公以強吳之釁弒簡
公以陳闞之構釁獨莊公之弒雖以淫敗不免蹈諸
兒之覆轍然其志雪先恥發憤爲雄長驅深入強晉
之地躙朝歌封少水踐鄄邵劉太行張武軍一洗戰
鞌平陰二敗之辱使頃靈二公瞑目地下爲人子孫
不當如是耶是未可以成敗論人也景公享國迨六
十年而庸懦苟安淫樂無厭橫征重歛離民失權養

成陳氏竊國之勢而不自知悼簡以前太公之齊也
悼簡以後陳氏之齊也魯雖弱而尚存齊雖強而早
喪于此知元聖之
先見不可及矣

春秋紀傳卷之四終

春秋紀傳卷之五

東陽李鳳雛集輯

宋世家

宋子姓公爵武王克商定天下封微子啓于宋以奉殷祀傳世十四而至穆公和穆公七年魯隱公之元年也穆公和宋武公之子宣公之弟也宣公有太子與夷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穆公在位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與夷立是爲殤公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公羊傳宣公病謂其弟和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宗廟社稷主則與夷不若女易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毋死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鍾惺曰宣公讓弟穆公讓姪似爲義舉然皆出于私愛不循正道所以終成禍變左氏乃謂百祿是荷何歟故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斯言當矣

殤公元年衛州吁弑其君完而自立欲求寵于諸侯使告于宋曰馮在鄭必爲亂請君伐鄭以除君害敝邑以賦從宋許之與伐鄭至其東門而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九年大司馬孔父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于國中曰今君卽位十年而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爲之我殺孔父以寧民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遂弑殤公而迎穆公子馮于鄭是爲莊公莊公元年齊魯陳鄭諸侯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督爲宋相二年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以鄭祖廟椽爲宋城門椽辱之也九年執鄭祭仲要以立突爲鄭君仲許竟立突十九年莊公卒子閔公捷立閔公七年齊桓公卽位八年與齊桓公伐魯爲魯人大敗于乘丘九年侵魯以報乘丘之役復爲魯人所敗是年秋宋大水魯使來吊閔公罪已臧文仲聞而善之乃公子禦說之言也乘丘之役魯獲宋南宮長萬宋人請萬萬歸宋十一年閔公與南宮

萬博爭行閔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
力病此言遂以局殺閔公于蒙澤大夫仇牧聞之以兵
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并殺太宰華督乃更立
公子游爲君諸公子奔蕭公子禦說奔亳南宮牛牛萬之子
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與宋羣公子共擊殺
南宮牛殺宋新君子游而立閔公弟禦說是爲桓公宋
萬奔陳猛獲奔衛宋人以賂請于陳衛皆醢之桓公元
年及諸侯會齊桓公于北杏既而宋人背會二年齊帥
諸侯伐我取成而還三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迎衛

公子燬于齊而立之是爲衛文公文公女弟爲桓公夫
人二十六年從齊桓公伐楚盟于召陵而還三十年桓
公病太子茲父讓其庶兄目夷爲嗣桓公義太子意不
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父立是爲襄公以其庶
兄目夷爲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襄公往會
襄公七年春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顧炎武曰公穀二傳
相傳受之子夏其宏綱大指得聖人之深意者凡數十
條然而齊魯之間人自爲師窮鄉多異曲學多拜其穿
鑿以誤後人者亦不少矣且如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
過宋都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史云五石而夫子改云
石五史云鷁六而夫子改云六鷁也穀梁子曰隕石于
宋五後數散辭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天

之遠道所以行之者一其散辭乎凡爲天下國家有
九經其聚辭乎初九潛龍後九也九二見龍先九也世
未有爲之
說者也 八年齊桓公卒襄公欲圖霸十年春宋人執
滕子嬰齊以其不與會盟也夏六月宋公會曹人邾人
于曹南鄫子來會後諸侯公怒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
睢之社殺鄫子爲犧牲以祭社愚按襄公圖霸會諸侯
于曹怒鄫子後至使邾人執之以祭社故子魚
諫曰用諸侯淫之鬼將以求霸此情事之最顯見者何
休註公羊忽造邪說曰鄫本當嫁季姬于邾妻季姬淫
泆使鄫子請己而嫁之二國交怨襄公爲此盟欲和解
之既在會間又爲邾婁所欺執用鄫子恥辱加于宋矣
以此不經之談殊可怪異蓋因經文前此有季姬及鄫
子遇于防之文遂誣季姬淫通鄫子而又捏造邾婁爲
許嫁之前夫恨鄫子姦淫其妻而執用之此一段新聞
傳奇從何處說起聖經賢傳竟變爲委巷穢談嗟乎麟

史之寃況久矣安得借祖
龍一炬悉舉而空之也 十二年春宋襄公爲鹿上之
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
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
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
宋公十三年夏宋公伐鄭楚成王伐宋以救鄭十一月
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楚人未濟目夷請擊之不聽已
濟未陳目夷又請擊之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
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阨人于
險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必如公言卽奴事之耳又何戰

爲蘇軾曰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仁之資流亡者之名且齊宣舍一牛于德未有損益而孟子之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鄫子用于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之不忍而宋襄戕一國君若犬豕然此而爲忍之天下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與國朗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給其兄之背以取食而能忍饑于壺飧者天下知其不情也桓文之師仁繼絕濟不齒于仲尼之門况用夷鬼以求霸而謂王者之師可乎使鄫有罪而討之雖聲之諸侯而戮于社天下不以爲過若是喜怒與師則秦穆公獲晉侯猶且釋之而况取用諸侯淫之鬼乎自古失道之君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後世者也愚按外傳稱宋公之賢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據此則商頌乃春秋時人所作以美宋襄亦未可信是年、晉公子重耳過宋襄公厚禮焉、贈馬二十乘、十四年襄公病傷于泓而卒、

宋襄叩鼻衈社小國是殘重傷二毛大敵是恤師敗自斃欲以要名文王之師豈其然歟卒之喪師傷股宋國之不亡也幸耳列于五霸不亦悲乎子成公王臣立、成公元年、晉文公即位、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于晉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于晉、五年、晉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晉文公卒、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固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子少子杵臼、是爲昭公、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適祖母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昭公三年、楚穆王以諸侯之師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公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左盂、鄭伯爲右盂、七年、昭公無道、宋大夫高哀不義宋公、出奔魯、九年、昭公庶弟公子鮑、禮于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于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艶、襄夫人欲通之、鮑適祖母而不可、以禮自防乃助之施、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夫人將使公田孟諸、未至、夫人使甸帥攻殺昭公杵臼、新書宋昭公出

亡至于境喟然嘆曰嗚呼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者數百人被服而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宛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䲡餕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于宋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爲賢君謚曰昭公據宋有兩昭公此事無所考不知此爲誰公子鮑立、是爲文公、文公元年、晉荀林父率諸侯之師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然猶立文公而還、二年、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武氏宋武公子孫須文公弟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遂出武穆之族、穆族黨武氏故使公孫師爲司城、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四年、鄭人受命于楚、以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

大棘宋師敗績因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宋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狂狡倒持其戟出鄭人于井反爲鄭人所獲）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五年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討武氏之亂也九年楚莊王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是歲宋華椒及晉先縠衛孔達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陳貳于楚宋師伐陳（從清丘之盟也）十四年夏楚莊王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貳今宋見伐而晉衛不救宋以恤病清丘之盟唯宋可免于罪）

十六年楚使申舟過宋初楚王之田孟諸也申舟戮宋公之僕故宋執楚使殺之九月楚莊王圍宋圍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骸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吾軍亦有三日糧以信故罷兵去二十二年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用人從葬）重器備（多用兵甲之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君生則縱其惑（謂殺母弟須）死又益其侈是棄君于惡也何臣之爲子共公固立共公九年

華元善楚令尹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十三年共公卒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司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欲殺華元華元奔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誅蕩澤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爲平公魚石奔楚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于宋平公二十九年初宋芮司徒（宋大夫）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平公之母）名之曰棄（取見棄之意）長而美平公入夕（夕見其母）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佐貌惡而心順）太子痤美而狠（痤貌美而心狠戾）

左師向戌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太子與楚客相知請于宋公欲野享楚客）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戾不行恐內侍廢缺）臣請往也遣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伊戾詐作盟處掘地作坎用牲加盟書爲太子反徵驗也）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向戌（夫人佐母棄也）則皆曰固聞

之公因太子、太子曰、惟佐也能免我、以其婉也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使使者改稱君夫人也、傳言宋公聞左師諛太子所以無罪而死 三十三年、或叫于宋太廟曰、譆譆出出、譆譆熱也出出戒伯姬 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皆火妖也 二月甲午、宋災、宋

伯姬卒、待姆也、伯姬待姆而後下堂、故爲火所焚死 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穀梁傳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冬十月、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于澶淵、謀歸宋財、旣而不果、四十四年、平公卒、太子佐立、是爲元公、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十年、華定華亥向寧作亂、詐殺羣公子、遂劫公、公與華氏盟、華向取太子欒及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向之子以爲質、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是歲楚平王太子建

來奔、見諸華氏相攻、建去如鄭、十一年、華向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華登以吳師救華氏、諸侯之兵戍宋者、力戰敗之、華向出奔楚、十五年、元公爲魯昭公辟季氏、難居外、爲之求入魯、冬十月、將如晉、夢太子欒卽位于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名六卿而告之、遂行、卒于曲棘子景公頭曼立、景公十三年、宋使樂祁聘于晉、晉人執之、十七年、公發向魋公母弟辰及公子地皆叛、經書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蕭以叛、穀梁子曰、書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出奔稱弟、罪在宋公、若曰爲人君而不能容其弟乎、入叛書弟、罪在弟辰、若曰爲人弟而至于叛君也、 二十六年、孔子過

宋、宋司馬向魋欲殺之、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三十六年、魯西狩獲麟、桓魋作亂、不克奔衛、三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三十八年、魯孔子卒、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畜諸公宮、周元公孫未有立焉、於是

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筏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大尹景公寵臣）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遊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

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于盧門之外已爲烏而集于其上咮加于南門尾加于桐門（宋北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少寢盟但以君命盟六卿大尹不與）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盂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卽樂茷）門尹得（樂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戴氏卽樂氏）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戴氏皇氏將伐公（公謂啓）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施罪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是爲昭公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昭公立四十七年卒又四傳而至偃僭號稱王齊楚魏共滅之

按宋爲殷後禮備三恪爵列上公天子有祭膰焉有喪拜焉蓋諸侯之冠冕百辟之儀表也然自襄公盟鹿戰泓而後瀕于亡者數矣大棘之戰覆軍擒將國幾亡城下之盟拆骸易子國幾亡魚石之禍楚取彭城爲門庭之寇國幾亡華向之亂君臣日戰國幾亡經此五大創而不滅者幸也夫子曰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蓋傷其僅存而無以自立也噫危哉

春秋紀傳卷之五

東陽李鳳雛纂輯

晉世家

晉姬姓侯爵出自成王母弟叔虞成王剪桐葉爲戲因封叔虞于唐曰唐叔唐叔子燮是爲晉侯都翼八傳而至穆侯穆侯二傳至昭侯昭侯文侯之子穆侯之孫也初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

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及晉文侯仇卒子昭侯立危不自安故封桓叔于曲沃(桓叔卽成師)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建五等之國)諸侯立家(立卿大夫之家)卿置側室(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大夫有貳宗(適子爲小宗次者爲貳宗)士有隷子弟(士卑自以子弟爲僕隷)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旣弱矣其能久乎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距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爲君是爲孝侯誅潘父

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代立是爲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還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爲君是爲鄂侯鄂侯二年魯隱公元年也始入春秋鄂侯七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翼侯奔隨秋周桓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翼侯子光哀侯于翼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立是爲曲沃武公哀侯八年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次于陘庭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獲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小子侯之四年曲

沃武公誘召小子侯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爲晉侯晉侯緡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爲晉侯列爲諸侯(小國一軍)於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卽位三十七年矣又二年武公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朝周惠王王賜之瑴與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及娣俱愛幸八年士蔿說公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公從之乃使士蔿城聚以處羣公子既而盡殺之桓莊之族

獻公好大喜功故以此說之

晉矣九年、晉始都絳、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晉欲伐虢、士蔿曰、且待其亂、十一年、初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齊人武公妾）生女爲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及伐驪戎、獲驪姬、嬖之、獻公欲以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以先[illegible]）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言專寵之美、必將奪公之所美、蓋言奪嫡）（也）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

嬖五、（外嬖姓梁名五、有嬖人居東關者、亦名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災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使俱曰、（又使二人合辭而稱美其事）狄之廣漠于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廣漠曠絕也、言遣二公子居之、則當大開土界）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邊邑）惟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殺太子申生、晉人謂之二五耦、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初止一軍、今增之）

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十七年、公之優曰施、通于驪姬、爲驪姬畫廢立之策、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妾聞申生甚好仁而强、甚寬惠而慈于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于妾、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强于君、君未終命而不歿、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于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爲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爲

親、苟利衆而百姓和、豈能憚君、（豈憚殺君也）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今夫以君爲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無必假手于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否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夫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歿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皋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

使無日以牧田野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于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邊鄙不儆其利多矣公說十一月使申生伐東山大夫里克諫不聽公衣之偏衣(左右異色)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罕夷晉下軍卿)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狐突嘆曰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脤

于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疑也按國語僕人贊曰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韋昭註曰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與左傳不同從國語爲是)曰盡敵而反(公辭)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權謂金玦)又有甘言焉言之太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焉避之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遂戰敗翟于稷桑而反是歲晉假道伐虢滅下陽太子申生之自稷桑反也讒言益起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妾固告公曰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翟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强又失言于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言不可食衆不可弭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姬乃使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于地地墳以脯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亦斃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于爲君公

喟然嘆曰吾與汝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子其圖之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毒酒經宿輒散若以六日之狀自理君必辨其奸)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雉經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時二子在朝)是歲晉并虞虢二國二十二年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狄[illegible]十三年獻

一網打盡

公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不能守非不欲守也不如重耳不校之賢盟
而行出奔梁二十六年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獻公如
會未至遇周之宰孔道還九月晉獻公卒按周禮同姓百世不通婚
魯昭公娶吳當時以爲譏而晉獻公多娶同姓見于傳
者有二姬焉莊公二十八年傳晉獻公娶于賈無子杜
註賈姬姓國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杜註
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又伐驪戎得驪姬杜註驪
戎姬姓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是以經
書衛侯燬滅邢而晉獻公多滅同姓閔公元年傳晉滅
耿滅霍滅魏杜註三國皆姬姓嗣後又滅虢滅虞滅韓
戎其滅楊皆姬姓也秦男女壞禮防是蟲豕之行也春
諸姬睽甘建是虎狼之暴也晉獻之淫惡若此身死國亂宜哉里克丕鄭欲納公子重
耳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病

名荀息而屬之荀息誓以死奉奚齊冬十月里克殺奚
齊于次列女傳晉人殺驪姬鞭而殺之荀息又立公子卓十一月里克
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里克使迎重耳謝曰負父之
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　大夫
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夷吾在梁使卻芮以河外五城
賂秦以求入賂里克以汾陽之田百萬賂丕鄭以負葵
之田七十萬皆許之於是秦穆公發兵納公子夷吾于
晉齊桓公亦使隰朋帥師會之立夷吾爲晉君是爲惠
公惠公使丕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

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得擅許秦寡
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等汾陽邑又畏重
耳在外恐里克爲變賜里克死於是丕鄭使謝秦未還
聞里克誅說秦穆公出晉君入重耳鄭偕秦使者至晉
卻稱冀芮知其謀遂殺丕鄭及七輿大夫丕鄭之子豹
奔秦四年晉荐饑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五年秦饑乞
糴于晉晉人弗與而又興師伐秦六年初惠公之入也
秦穆姬屬賈君焉賈君獻公次妃託惠公使善視之且曰盡納羣公子
惠公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賂秦伯

地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既而不與晉饑秦輸
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三敗晉軍及韓惠公
禦之韓簡曰我怠秦奮未可與戰公曰一夫不可狃況
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
若不還無所逃命九月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
止公號慶鄭鄭不應而呼韓簡使救公韓簡逆秦伯將
止之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反獲晉侯以歸晉大夫
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
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狐突不寐而見申生曰帝

（言敗則有罪矣敗六妖夢是踐）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夷吾姊穆姬聞晉侯將至以死請穆公乃許晉平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歸晉侯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河外五城今始歸秦）八年夏晉太子圉為質于秦秦歸晉河東而妻之初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父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

西質妾為宦女焉（妾亦同時事秦）十三年太子圉在秦將逃歸謂嬴氏曰（子圉妻）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于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十四年九月晉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為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納之子圉乃令國中從重耳亡者皆誅狐突之子狐毛狐偃從重耳在秦弗召遂殺狐突初公子重耳之亡奔狄也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魏犨）司空季子（胥臣）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

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劉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兆）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時齊桓公卒知孝公不可恃故）將行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殺之以滅口也）而言于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女

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于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同生九人唯重耳在）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于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

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補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之饗國三十一王瞽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

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晉君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曹大夫僖負羈乃盤飧置璧以饋公子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新困于楚傷于泓聞重耳賢乃厚禮之贈馬二十乘宋司馬公孫固善于舅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不禮叔詹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君其禮之鄭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多矣安能盡禮之叔詹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為國患弗聽去之楚楚成

王以諸侯禮饗之曰公子若返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返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國語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

修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為天之所胙誰能懼之楚不可胙冀州之土其無令王乎子玉曰則請止狐偃王曰不可詩曰彼其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夫郵而效之郵其甚焉效郵非義也乃厚資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以謝之及惠公背秦穆公乃發兵納公子重耳于晉文公元年春正月秦師濟河國語董因迎公于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必伯諸侯子孫賴之君無懼矣國

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遣軍距重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晉師從秦命納重耳故退舍）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即位爲晉君是爲文公懷公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臣呂甥郤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畏誅將焚公宮而弒文公文公不知始嘗伐文公于蒲城寺人披知其謀求解前罪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潛脫而去不使呂郤知）己丑公宮火呂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新有呂郤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戸僕隷之事皆秦卒爲之紀綱）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救乏振滯通商寬農茂穡勸分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定方物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胥籍狐箕欒郤伯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政平民阜財用不匱於是文公賞從亡功以狐偃趙衰爲卿餘皆以次錄用（說苑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歟我有大故歟子試爲我言之咎犯言之文公

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是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于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于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興聞之曰晉侯其霸乎昔先王先德而後力晉侯其當之矣）

二年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四月入襄王于周殺王弟帶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凡八邑晉於是地東數圻而天子之畿日削矣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用狐偃謀伐曹衛以救宋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趙衰舉郤穀爲元帥五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二月郤穀卒先軫代之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于墓（將發冢）爲其所得者棺

而出之因其兎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楚圍宋宋復告急文公用先軫之謀執曹伯分曹衛之地以與宋楚成王引兵歸楚將子玉固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子玉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何爲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退三舍楚衆欲止得臣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次于城濮己巳合戰楚師敗績得臣收餘兵去 韓非下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甲午晉師還至衡雍作王宮于踐土五月丁未獻楚俘于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王子虎策命晉侯爲侯伯 周禮九命作伯 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受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是會也晉侯名王以臣禮見仲尼讀史至此曰以臣名君不可以

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丁丑諸侯圍許復曹伯是歲晉作三行 增置三行辟天子六軍之名 七年晉文公秦穆公合兵圍鄭鄭使人說秦穆公秦師還晉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文公在位十二年大布之衣牂羊之裘葬以帶劍威立于天下子襄公驩立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是時鄭戍將或賣其國于秦秦穆公發兵襲鄭未至知有備滅滑而還先軫曰秦師可擊也襄公墨衰絰遽發命興姜戎四月敗秦師于崤獲秦

將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公夫人請三帥公許之已而悔追之則無及矣秋狄伐晉晉侯敗狄于箕先軫死之反自箕襄公以其子先且居將中軍三年秦孟明帥師伐晉以報崤之役襄公禦之敗秦師于彭衙冬晉伐秦取汪以報彭衙之役四年秦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封崤尸去晉恐不敢出皆城守是年秋楚人圍江晉使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周使王叔桓公與師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子朱蓋圍江帥 明年楚人滅江

春秋文三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拔城濮之戰晉文伐衛以致楚此則晉襄伐楚以救江其用計雖同而此爲較正但江黃近楚晉鞭長不及齊桓會江黃而楚滅黃此則以救江而楚反滅江不惟爲德不卒且以一救而滅之矣胡氏動微云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今晉襄繼文思進而此又先告天子宜無所讓乃復曰宜合諸侯則是挾伐勝征伐矣且曰獨遣一軍遠攻強國必不能辦故書此以爲春秋凡用兵之法則向使晉如法以行令秦出武關齊以東兵略陳蔡而角而江已滅之久矣且此時之晉能必齊秦之皆聽命乎今師甫至楚而圍江之師即撤之而還則似有濟而持惡其不終救而反致滅也則仍是罪耳五年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六年趙成子欒貞子舅犯先且居皆卒趙盾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皐少晉人議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士會迎公子雍于秦狐射姑亦

使人迎公子樂于陳趙孟使要遮于路殺之秦康公大發兵送公子雍于晉夷皐母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將焉置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趙盾畏偪乃背先蔑而立夷皐是爲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敗之于令狐先蔑士會奔秦秋齊宋衛鄭許曹之君皆會趙盾盟于扈以靈公新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伐取晉北徵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以報令狐之役晉使趙盾郤缺欒盾禦之戰于河曲秦師夜遁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也常爲晉難乃詳令魏壽餘反晉降秦

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十四年靈公壯侈趙盾驟諫不聽公患之使鉏麑刺盾麑不忍刺觸槐而死九月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公衛士靈輒反戈救之免趙盾奔未出山盾族子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弑之宣子復還使趙穿迎襄公弟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成公元年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棄楚楚伐鄭晉救之五年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六年白狄及晉平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七年成公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荀林父帥

諸侯之師伐陳是年成公卒子景公獳立景公元年陳夏徵舒弑其君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師未起鄭不支降楚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先縠郤克欒書佐之以救鄭至河聞鄭已及楚平林父欲還先縠獨以中軍佐濟晉將帥皆渡河楚晉戰于邲鄭反助楚攻晉晉師敗績林父歸而請死晉侯納士貞子諫赦之四年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名之也先縠以邲戰敗軍恐誅欲名狄爲亂冬晉人誅先縠盡滅其族五年伐鄭爲其助楚故也

史記紀傳之筆法絕妙

是時楚莊王強以挫晉兵河上也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郤克聘于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郤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伐齊景公弗聽范武子請老辟郤克克執政九年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爲質于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又使衛魯衛皆因郤克告急于晉乃使郤克欒書韓厥帥車八百乘與魯衛兵伐齊敗齊師于鞌幾獲其君齊使國佐獻寶器以求平秋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

使歸魯衛之侵地十二年晉作六軍（按初曲沃武公滅晉王命以一軍爲諸侯獻公作上下二軍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及破楚城下歸作三行倣天子六軍之名也三行皆大夫帥無佐至是年罷三行作六軍然僭天子矣新三軍將佐皆卿也）以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爲新三軍賞鞌之功也冬齊頃公來朝十四年梁山崩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以韓厥言復立趙氏後與趙武邑十九年晉景公病立太子州蒲爲君（按父在而子即位一國兩君大亂之道也）景公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踴曰殺余孫不義（厲鬼趙氏先祖）余得請于帝矣壞大戶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巫

見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不及食新麥）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厠陷而卒（張腹滿也）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厠遂以爲殉（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厲公州蒲初立欲和諸侯與秦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桓公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秦伯歸而背成與狄謀伐晉三年晉使呂相讓秦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師于麻隧獲其將成差及不更女父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六年春鄭

倍晉與楚盟晉侯怒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士燮請公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于鄢陵厲公戰勝歸而益侈多外嬖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私人所嬖胥童長魚矯夷陽五皆與郤氏有怨而欒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欒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故誣致郤氏罪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甲八百襲殺三郤胥童因劫欒書中行偃于朝請并殺之公弗聽使二子復位閏月公遊匠驪

與文公東行
鄭伯新政同

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厲公而囚之。明年、春正月、書偃使程滑弑公。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爲桓叔。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按世譜同。又云重耳生襄公驩及成公黑臀公子樂、公子雍。驩生靈公夷皋及少子捷。成公黑臀生景公獳。獳生厲公州蒲。少子捷生談。談生周。時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惟命是從。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二月、乙酉、悼公卽位于朝。厲公弑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名表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士渥濁爲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

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悼公元年、春、使欒黶帥師會九國之師。圍宋彭城。討叛臣魚石。彭城降、以魚石等歸寘諸瓠丘。夏、使韓厥帥師伐鄭。鄭卽楚故也。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悼公復與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二年、會諸侯于戚。謀鄭故也。三年、大會諸侯于雞澤。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五年、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爲之大合諸侯于戚。是年、冬、楚伐陳。又大會諸侯之師救陳。七年、復謀救陳。會諸侯于鄬。八年、會諸侯于邢丘。定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按春秋襄公八年、書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胡氏謂朝聘大事、重煩諸侯而但命大夫。爲大夫既因之漸。則不知此朝聘者非天子朝聘。可以至王朝而使問。方諸侯順首而聽命也。晉爲不道定事大之禮。自爲典制。以使諸國奉朝晉聘。晉之節而此三年定貢賦。此年定朝聘。則雖各國大人稽首聽命。亦甚無禮。而況諸侯乎。九年、會十一國之諸侯伐鄭。門于鄟門。鄭人懼。乃行成。盟于戲而還。晉人以不得志于鄭。復以諸侯之師伐之。門其三門。

濟于陰阪次于陰口而還楚共王聞鄭人受成于晉於
是伐鄭鄭復從楚與楚子盟于中分會楚共王母莊夫
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十年春合十二國之諸侯會吳
子柤是時吳通于晉楚常有吳患故晉會之以謀楚是
年冬復會十二諸侯伐鄭師于牛首城虎牢以偪鄭鄭
及晉平楚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還楚人亦還鄭服楚故
也十一年夏四月復會十二諸侯伐鄭六月諸侯會于
北林師于向圍鄭觀兵于西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
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

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
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
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既
而楚子囊邀秦師將以伐鄭鄭伯逆之從楚師秦師伐
宋九月晉悉起諸侯之師以復伐鄭觀兵于東門鄭人
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
堠禁侵掠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
十五乘淳耦也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爲

一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鄭乃專事晉使大夫告絶于楚
自晉楚爭鄭鄭人兩事晉楚悼公聽知武子之謀還師
以倣楚聽于魏絳謀以息民民乃有節故三駕伐鄭而
楚不能與之爭愚按晉悼公即位楚氛日張而晉人不
敢自當一面且糾率諸侯竭天下之全
力以赴之齊魯宋衛曹邾莒薛許小邾師十三國之諸
侯大夫無歲不會無年不師甚至一歲數會一年再師
列國君臣盟交錯于壇坫冠蓋相望于道路行齎居送
車馳卒奔玉帛空竭庫藏糧竭倉廩介胄生蟣蝨而百
姓之罷敝不可勝言矣然且晉氏策書誇三駕之奇功
張四軍之雄烈及至鄭人行成賂其土寶歌鐘女樂晉
君臣晏然自飛淫樂而十二國諸侯連年暴露曾不得
比于鄭賜之入濟田之分則其利己而厲人為何如兔
尤可傷者鄭國不幸介居兩大盟晉則楚至平楚則晉
至師之所處荊棘生焉蔬禍國無日不受兵其危急顛

連之狀有不忍言者晉實不能庇鄭又不能敵楚而反
罪鄭之陰陽反覆鄭何以堪蕭山毛氏曰左氏據晉策
書鋪張晉事謂悼公興霸三駕而楚人不敢與之爭今
詳考經傳一駕在襄十年牛首經書公會晉侯及宋公
等十三國伐鄭是也爾時鄭有盜禍不得已服晉而楚
救一至晉師欲遂即欒黶勉強爭進夾水對壘而究不
敢犯楚師而遂引還是一駕而不敢與楚爭也二駕
在十一年師于向經又書公會晉侯及宋公等十三國
伐鄭是也爾時鄭甫服晉而楚子囊與秦師俱至鄭復
迎楚與秦楚二師同出伐宋而晉不敢救是二駕而不
能與楚爭也三駕在其秋觀兵鄭東門經又書公會晉
侯及宋公等十三國伐鄭會于蕭魚是也爾時鄭不得
已又服晉而楚約秦師救鄭惟恐晉不出直入晉地渡
河與戰而晉師敗績其明年楚公子貞復伐宋戰于梁
揚報伐鄭之役而晉又不敢敵是三駕而不能與楚爭
也今反日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此固晉國史臣誣妄
鋪張之詞左氏就原文採人而胡氏傳春秋于悼
公三駕之事極為嘆美恐非吾夫子春秋之意。晉師

還過宋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樂師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于彼加之彼宋也晉侯有間初祖之會晉伐偪陽克之至是以偪陽子歸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十四年晉使六卿伐秦度涇至于棫林而還十五年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會

諸侯于湨梁使荀偃欒黶帥師伐楚敗楚師于湛阪晉師遂至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三年晉侯會諸侯之師同圍齊齊靈公禦諸平陰畏晉師之衆夜遁還晉追之東侵及濰南及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四年齊靈公卒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六年晉欒盈有罪奔齊冬晉會諸侯于商任錮欒氏也七年晉侯會諸侯于沙隨復錮欒氏也八年齊莊公微遣欒盈于曲沃以兵隨之上太行欒盈從曲沃作亂入襲絳不克晉滅欒氏齊師聞盈敗乃還取晉之朝歌以報臨菑之役十年

齊崔杼弒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高唐報太行之役十二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告于晉楚皆許之夏趙武及楚屈建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西門之外自是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之從晉者朝楚從楚者朝晉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聘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三家矣十七年趙武及楚公子圍諸侯之大夫會于虢尋宋之盟也二十四年石言于晉魏榆師曠以爲宮室崇侈民力彫盡之應也是時平公築虒祁之宮故曠言及之二十七年秋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二年諸侯

朝而歸者皆有貳心乃並徵會示威于諸侯秋七月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遂合諸侯于平丘將尋盟齊人不可時劉獻公在會王卿士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師武雖齊不盟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惟君叔向告于齊齊人懼乃從盟昭公之時晉六卿强公室卑韓趙魏范中行及知氏爲六卿六年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

魯季氏逐其君昭公。十一年。衛宋皆請納魯昭公。范獻子取貨于季孫。遂不果入。十二年。晉殺祁盈及楊食我。盡滅其族。兩家之邑皆入于私門。晉公室益弱。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三年。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六年。蔡昭侯怨楚。請師于晉。為之合十八國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荀寅求貨于蔡侯。不得。寢其事。晉由此遂失諸侯。無復盟會矣。十二年。孔子相魯。十五年。趙鞅殺邯鄲大夫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二子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躒韓不信魏曼多與范中行為仇。乃奉公以伐范中行。范中行敗走朝歌。韓魏為趙鞅請。晉君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相卒長吳。三十一年。魯西狩獲麟。三十三年。魯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又三傳至烈公。韓趙魏分晉。始列為諸侯。又二傳至靖公。韓趙魏滅晉。靖公遷為家人。晉亡。

愚按晉自文手發祥。剪桐開國。雖有戎索。世傳忠屢。綿祀四百餘年。而有曲沃之變。戰成翻國。貫覆大宗。莊武世逆。連弑四君。賂寶賂周。六衣請命。獻公雄武。滅國十數。地兼一圻。然禍女戎。亂延三世。天啓令主。肇造伯圖。於是乎定襄王。敗荊楚。內安外攘。而天下諸侯。翕然從晉矣。惜其功利則有餘。道誼則不足。請隧之餘。無殊于問鼎。陽樊六邑。何受圖而夕設版。又何異于剪閒宗周乎。然衛雍肆興。河陽請狩。文公猶知朝王。及襄公繼伯。怒衛不朝。因先氏言。始有朝王一舉。自此以後。周人子之。延絕無晉侯之迹矣。歷襄靈成景厲悼平昭八君。世濟其惡。諸侯朝貢于晉。史不絕書。玩好時至。府無虛月。一有不共。便使之師。即至城下。天下自此有晉無周。有伯無王。迹其行事。實同吞步。所以異于吳楚者。不以僭名聞于天子耳。若論其罪。豈容未減哉。歷觀春秋所書。自僖文以後。會盟侵伐。強半皆紀晉役屬諸侯。凌虐小國之事。此夫子所深惡者。而後儒之傳春秋者。動以尊伯主為言。曾謂夫子之作春秋而日尊伯上哉。

春秋紀傳卷之六終

東陽李鳳雛纂

衛世家

衛姬姓侯爵出自武王同母少弟封爲大司寇食采于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中分其地以其半立康叔封爲衛侯傳世十三而至桓公桓公之十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始入春秋桓公名完父莊公母戴嬀初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子之立爲太子莊公有嬖妾生子州吁州吁有寵而好兵莊公弗禁石碏諫莊公曰庶子好兵亂自此起弗聽莊公卒桓公立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紬之州吁出奔十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三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自立爲衛君欲求寵于諸侯乃連宋陳蔡三國之兵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州吁弑立玩兵衛人皆不愛石碏乃因桓公母家于陳詳爲善州吁州吁與石厚至陳石碏告陳使執之而使右宰醜涖殺州吁及其子厚衛人逆公子晉

州吁求交殺既左傳國語公殺州吁無之此從史記採入

于邢而立之晉桓公弟也是爲宣公宣公七年魯弑其君隱公十二年從周桓王伐鄭敗于繻葛初宣公烝于庶母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洩爲急子娶于齊而美公自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職夷姜縊失寵而自經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知之告急子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立朔爲太子十九年宣公卒朔即位是爲惠公左公子職右公子洩怨惠公之讒殺其所託公子也乃作亂攻惠公而立公子黔牟黔牟衛羣公子惠公奔齊黔牟立八年齊襄公帥宋魯陳蔡五國之師伐衛納惠公周莊王使子突救衛無功惠公既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職右公子洩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支弗彊按二公子不幸而死于衛朔之手是可哀也左氏以成敗論人何足以服天下忠臣義士之心哉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是時周王子頹作亂不克奔衛衛侯怨王之容舍黔牟也

先言齡曰公子急若但取有左右有公子者嗇之不公子者在職之的

與燕師伐周立子頹鄭厲公帥師納惠王于周殺子頹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懿公九年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授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惠公庶兄公子頑烝于宣姜宣姜即宣公所取急子之妻惠公之母也生齊子公子申公子燬宋桓公夫人許穆公夫人公子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

立公子申以廬于曹共及滕衛別邑是為戴公史記初狄人殺懿公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而伋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其年戴公申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衣單複具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國人大說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按魯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而有駉牡之盛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桑則以馬而有騋牝三千之多然則古之馬政皆由于田功也二年齊桓公率諸侯城楚丘而封衛侯公羊傳經書城楚丘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齊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十六年晉公子重耳來過衛衛公不禮焉十七年齊桓公卒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之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可知十九年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二

十五年衛侯燬滅邢毛氏傳邢衛皆姬姓國皆為狄所滅而邢遷夷儀衛遷楚丘齊桓公皆城之則邢衛二國本宜協力拒狄互相拯援而邢反挾狄以伐衛圍衛菟圃及狄退而邢師獨留不去則邢惡甚矣越明年衛乃伐邢報菟圃之役竝未嘗得志于邢於是衛文用間使大夫禮至昆弟先陰仕于邢以為內應而後一舉而滅之是雖滅同姓然敵國逼處勢不俱立非得已也但春秋滅國三十無書名者此獨書衛侯燬傳遂有滅同姓故名一語而曲禮遂引之曰失地滅同姓名定之為春秋之例夫失地無書名者曲禮鄭註引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為據夫獻舞即蔡哀侯也哀侯以被執書名未嘗失地經凡被執必書名如許男斯沈子嘉類不一而足哀侯之執至楚即還于土不失若失地之君春秋多有紀侯去國譚子奔莒二君不書名至于滅同姓則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虢也虞虢與晉皆同姓以兩同姓滅一同姓而虞與晉皆不名至若晉獻滅虢并滅虞則以一同姓滅兩同姓然又不名故胡氏亦知難通乃曰晉滅虞不

名而此獨名者虎公貪得以易鄭與邢之挾狄以伐衛罪有輕重夫不貴虎狼之挾貪而貴蟲魚之貪餌兆不情矣予向謂書名書爵皆無義例况偶然一見尤不可據且經有闕文又有羨文桓十二年丙戌盟武父下文又云丙戌衛侯晉卒上之丙戌由上之丙戌而羨之者也此云衛侯燬滅邢下文又云衛侯燬卒上之衛侯燬則由下之衛侯燬而羨之者也此確論也是歲文公卒曾井丞衛君入朝于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同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子成公鄭立成公三年春晉文公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晉文公分衛地與宋討

前過無禮及從楚也衛成公聞楚師敗于城濮懼自襄牛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晉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咺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衛侯既入遂殺叔武元咺訟于晉晉文公執衛侯歸于京師經文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公羊傳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叔武讓國者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之晉而訟叔武也元咺歸立子瑕晉文公使醫酖衛侯寗俞貨醫酖薄得不死已而魯僖公爲之請于王與晉

侯周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公子瑕成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入廟受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死暴冶廑辭卿見周歂死而懼言天理可畏七年晉文公卒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故晉襄公伐衛圍戚取之十二年朝晉襄公三十五年成公卒子穆公遬立穆公十一年使孫良夫石稷侵齊敗于新築新築人仲叔于奚救之免良夫從晉師伐齊復得侵地九月穆公卒子定公臧立晉三帥自伐齊還過衛入弔哭于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

于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定公五年公惡孫林父林父奔晉冬定公朝晉晉反戚焉戚林父邑因定公朝晉晉人因以戚還于衛十二年定公如晉晉侯彊見孫林父焉孫林父自晉歸于衛九月衛侯有疾使孔成子寗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太子敬姒定公之妾冬十月定公卒夫人定姜既哭而息定姜定公夫人獻公嫡母息止也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亡人言獻公行無禮必始于己後言暴妾使余是也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鱄衎之母弟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林父自是不敢舍其重

器于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太子衎既立是為獻公獻公十八年公不禮于孫林父甯殖林父將作亂公使尹公子與孫氏盟林父盡殺之而攻公公出奔齊子鮮從公子鮮公母弟鱄也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衛人立公孫剽是為殤公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獻公在齊十一年晉侯使魏舒逆衛侯使

衛與之夷儀使殤公以夷儀與獻公八月衛侯入于夷儀獻公自夷儀使子鮮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許之十二年二月甯喜伐孫氏殺林父之子滅其家弒殤公剽而納獻公時孫林父在戚遂奔晉獻公入大夫逆于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六月晉人會諸侯于澶淵為孫氏討衛取衛懿氏六十以與孫林父公患甯喜專遂殺之尸諸朝子鮮病失言出奔晉託于木門終身不仕三年冬吳延陵季子來聘獻公卒子襄公惡立襄公立九年卒晉

大夫言于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其誰歸之獻子說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景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二圉周之先公為殷諸侯亦受殷追命者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子孟縶及元孟縶足不良孔烝鉏立元是為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十一年火十四年公兄公孟縶狎齊豹齊豹齊惡

之子為衛司寇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作亂宣姜靈公適母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豹伏甲殺之靈公在平壽聞亂奔死鳥衛地北宮氏之宰攻齊氏滅之公與北宮喜盟而入公子朝褚師圃出奔晉閏八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通故二十九年晉定公合諸侯于召陵侵楚靈公如會周萇弘將長蔡于衛用祝佗言乃長衛侯三十二年靈公欲叛晉從齊侯鄭伯盟于瑣三十三年晉士鞅趙鞅討衛將盟衛

侯于鄟澤晉人使涉佗成何辱衛侯靈公怒歸而朝諸大夫國人以晉訴詬之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猶可以戰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三十四年齊景公爲衛伐晉次于五氏靈公將如五氏晉車千乘在中牟公卜過之龜焦兆不成不吉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乃止齊侯致禚媚杏于衛以三邑謝衛三十五年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殺

涉佗成何奔燕三十九年靈公爲夫人南子名宋朝南子宋女宋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者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婁豬求子豬也得牡則定以喻南子艾豭老牡豕也以喻宋朝謂戲陽速曰速太子家臣從我而朝小君小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于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

而弗爲以紓余死蒯聵自宋奔晉趙氏初靈公遊于郊公子郢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君命秖辱四十二年夏衛靈公卒夫人命公子郢爲太子曰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金履祥曰郢既支庶而外蒯內輒皆必爭之人靈公之欲立郢不命之朝此郢之所以辭也及公歿夫人立之又恐立于夫人之手爲其所制况正犯蒯輒之所必爭乎吁此郢之所以爲賢也薛應旂曰郢有命于靈公何爲不立也君薨于寢而嗣定焉禮也遊非其時也郊非其地也郢其敢從諸如其時且地郢亦從之矣是故郢之辭禮也然則無愧季札

矣而不見稱于君子何哉仲尼論衛政必先正名君子以爲必立郢也何稱如之經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范甯解曰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之不命輒審矣然則從王父之言傳則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也毛氏傳曰輒未嘗受王父命也按蒯聵奔後靈公欲立公子郢而郢辭之及卒夫人又假以公命立郢郢又辭乃曰有亡人之子輒在然後立輒則是公命者郢也非輒也輒所受命者夫人也非公也非公則所云受之王父者有問矣穀梁非是又曰輒之得立出于郢之一言而成于南子遺表之一刻故夫子欲正名正欲核其受命不受命之實以正其辭王父與辭父之名六月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

于門哭而入遂殆之（輙閉門拒父蒯聵誘開城門遂若之按趙鞅怨衛靈公之助范中行未有以報之聞衛人立蒯聵之子輙而蒯聵在外思藉納君為代喪之衆因用陽虎計搆世子而强納之取戚而據焉人但知太子大逆稱兵犯喪而不知鞅實為之）太子之在戚也齊人輸范
氏粟鄭罕達駟弘送之范吉射逆之簡子禦之遇于戚
遂戰于鐵太子為趙簡子車右將戰禱曰曾孫蒯聵以
誶趙鞅之故敢昭告于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
昭考靈公夷請無筋無骨無面傷無敗用無隕懼死不
敢請簡子曰志父（趙鞅一名志父）寄也衛侯輙之十年吳王夫
差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且姚故吳人藩衛侯之舍

子貢為衛說太宰嚭乃舍衛侯（說苑衛君怨吳王衛人有曾從子者善相劒請衛君曰吳王好劒臣請為吳王相劒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衛君曰子為之是也非緣義也為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于我也乃逐之）十三年衛大夫孔悝之母
伯姬太子蒯聵之姊也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通于
伯姬太子在戚孔姬使良夫如戚太子與良夫言曰苟
使我入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太子因良夫潛
入孔氏之外圃劫孔悝而彊盟之逐衛侯輙輙奔魯孔
悝立蒯聵是為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輙臣執政者）先
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于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

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遂出奔宋莊公元年公使鄢
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
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
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
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
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六月莊公逐孔悝孔悝奔宋莊公
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輙皆將去）
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
擇材焉可也（疾太子疾也亡君出公輙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太

子疾疾使五人與豭從己劫公而彊盟之（盟求必立己）且請
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
諾哉二年春莊公為虎幄于籍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
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紫衣
狐裘（紫衣君服）至袒裘不釋劍而食（食而偏袒亦不敬）太子使牽以
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劒）晉趙鞅使告于衛曰
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
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衛侯辭以難太子又使椓之（椓訴父欲速得其處）
夏六月趙鞅圍衛齊陳恒救衛晉師還莊公辜

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
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
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衞侯貞卜(正卜夢之吉凶)其繇曰如魚竀尾(竀赤也魚勞則尾赤○竀敕貞反)衡流而方羊
裔焉(衡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衞公將若此魚)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
乃自後踰(此皆繇辭)冬十月晉復伐衞衞人出莊公而與晉
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莊公自鄄入般師
出初莊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
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久不休息也)公欲逐石圃未及

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
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靑踰從公(靑疾之弟)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己氏(己氏戎人姓)初公自城上見
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呂姜莊公夫人)既入焉而
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
之而取其璧衞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
衞衞人請平立公子起(起靈公子)執般師以歸(般師晉所立故執之)舍
諸潞衞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衞侯輒自齊復歸于衞
逐石圃而立石魋太叔遺(皆蒯聵[illegible]者)衞侯輒後七年爲靈

臺于籍圃與諸大夫飮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韈)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創疾)若見之君將殼之(殼吐也○殼許各反)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
手曰必斷而足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
之入也奪南氏邑(南氏公孫彌牟也)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
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懿子公文要也)初衞人翦夏丁氏(夏丁氏夏戊也戊本太叔疾之甥疾亡衞人翦削戊賜邑也)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飮公
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太叔疾之從孫甥
也(期夏戊子姊妹之孫爲從孫甥)少畜于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

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拳彌衞大夫使優人盟以恥之)而甚
近信之故褚師比(韈登席者)公孫彌牟(喪邑者)公文要(失車者)司
徒期(得罪者)因三匠(久役者)與拳彌(優盟者)以作亂皆執利兵
無者執斤(三匠所執)使拳彌入于公宮(近信之故得入)而自太子疾
之宮(疾已死宮尚存)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
則勇矣將若君何(言不可救)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言蒯聵遇亂不速奔故爲戎州所殺欲令早去)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
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閒也乃出將適蒲(蒲邑近晉)彌曰晉無
信不可將適鄄(鄄齊晉界上邑彌詐不知謀故公信之)彌曰齊晉爭我不

可將適泠。近魯邑 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近宋邑 以鉤越。越有君。宋南近越時句踐方强 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欺衛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已爲先發而歸載寶歸衛 公爲支離之卒。陳名 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知揮爲內閒 見公孫彌牟、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見君有入勢、必助道之 若逐之、必出于南門、而適君所。雖知其爲君閒、不察、私共評之 夫越新得諸侯、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難面逐之、先逐其家 揮出信弗內。停宿日信 五日乃館諸外里。在公所 遂有寵。使如

越請師。明年夏五月、越皐如、后庸、宋樂筏、師師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文子彌牟 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于民。乃睦于子。衛人重賂越人。中閉守陴而納公。閉重門而嚴設守備 公不敢入。欲以恐公使不敢入 越師還。衛人立蒯聵庶弟公子黚、是爲悼公。南氏相之。衛侯輒曰、期則爲此。司徒期也 令苟有怨于夫人者報之。夫人期姊也。怨期故數令宮人困苦期姊 司徒期爲悼公聘于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復殺夫人之子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于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于齊。子展子鮮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于何有。遂卒于越。孔叢子、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卽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一聽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于人、毋乃不可乎。堯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出公據

國拒父。在位十三年、而父莊公蒯聵入、輒出亡。亡三年復入。在位七年而復出。前後在位通十八年。出公輒之十二年、魯西狩獲麟。莊公蒯聵之二年、孔子卒。

愚按、衛、北州大國也。然內亂外訌、歷世靡寧。較之鄭宋諸國、殆又甚焉。總出于父子夫婦之際、無倫無理、無禮無義。三綱淪、九法斁、四維絕、人紐弛。國如此而不亾者、幸也。君子觀衛事、竊嘆春秋之世變至此、爲已亟矣。

春秋紀傳卷之七 終

春秋紀傳卷之八

東陽李鳳雛纂輯

陳世家

陳媯姓侯爵帝舜之後裔孫閼父爲周武王陶正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胡公滿而封諸陳以備三恪自胡公而下傳世十二而至桓公鮑桓公之二十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始入春秋桓公二十三年衛州吁弒其君而自立連陳蔡宋衛之兵伐鄭圍其東門而還衛石碏使告陳曰州吁實弒寡君敢卽圖之時州吁至陳陳桓公

爲之執而殺之二十五年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莊公使來請成陳侯不許五父諫曰（五父卽公子佗）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見惡非獨惡人凡惡念惡事皆是信伸同）二十六年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忘不在于歃血也）洩伯曰

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illegible]作賴盟歃以爲事）鄭良佐（鄭大夫）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陳侯請以女妻鄭太子忽二十七年鄭太子忽如陳逆婦媯三十五年陳侯及魯侯齊侯鄭伯會于稷以成宋亂皆受賂立華督而還三十九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于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佗卽五父桓公弟也稱文公子明佗非桓公母弟也免桓公太子按史記云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之太子免而立佗五父佗本是一人史記乃以爲二人稱爲佗殺五父誤矣又以佗爲厲公而以桓公子躍爲利公不知佗立未踰年無謚而厲公者桓公子躍也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謂殺五父而立桓公之子躍

是爲厲公也安得又有所謂利公者厲利聲相近史記誤以佗爲厲公以躍別爲利公而班固又以厲公爲桓公弟又誤也）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明年蔡人殺陳佗桓公之子躍立是爲厲公厲公立六年卒弟莊公林立莊公立七年卒子宣公杵臼立宣公十二年從諸侯會齊桓公于北杏十三年從齊桓公伐宋十四年及諸侯會于鄄十五年同盟于幽十七年周惠王取陳女爲后二十一年宣公有嬖姬生子欵欲立之乃殺其太子御寇御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己乃奔齊齊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得吉兆其後陳

袁而敬仲之子孫得志于齊三十七年從齊桓公侵蔡
伐楚至召陵師還過陳陳大夫轅濤塗恐師爲陳患詐
齊令出東道東道惡桓公怒執濤塗率諸侯之師江人
黃人以伐陳。公羊傳濤塗之罪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于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陳使使
乞成曰大國有命曰其率賦乘以南將致介于荆寡君
不敢康與其一二陪臣先後奔走以從君于羈紲豈有
貳也楚之帖也召陵卒盟諸侯皆返其國陪臣濤塗以
三軍之衆也舍止無所而一二邊吏不足以供芻秣大

國將以爲討率然討曰兵而出于東方觀兵于夷而歸
其可此非敢有他也無亦謂陳之俐弱鮮茲髦倪不足
以薦頸于斧質也而欲祈頃刻之命不虞君之督過之
也濤塗而就執矣江黃之師加焉敝邑君臣既知其罪
早夜震動曰大國方懷攜而字弱庶其赦我乎而辱七
國之師以臨于郊蠢敝邑之地不足以張帷幕君如援
桴而鼓之如以石投卵也茂弗碎矣惟君徼福于我虞
帝而不殄其明祀賜濤塗以爲陪臣則唯命謂濤塗罪
在同盟不可中釋而歸諸寡君告諸社而戮之亦唯命

寡君與一二陪臣草舍于郊謹備牲牢以俟唯大國圖
之許之歸轅濤塗是歲宣公殺其大子中生三十八
年從齊桓公伐鄭圍新城三十九年及諸侯盟于甯毋
通王貢也四十五年宣公卒子穆公款立宣公在位值
齊桓公方霸諸侯故得多會盟征伐之事穆公元年從
齊桓公會于鹹二年盟于牡丘五年齊桓公卒十三年
楚得臣圍陳頓子迫于陳而奔楚故楚人圍陳以納頓
子十六年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陳侯以師從楚右軍
右軍遇晉師先潰故敗于是晉文公盟諸侯于踐土陳

侯懼而屬晉如會不及于盟是歲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共公及諸侯會于溫而朝天子于河陽元年會諸侯盟
于翟泉三年晉文公卒六年楚太子商臣弒其君成王
而自立是歲衛孔達侵鄭晉人伐衛衛人使告于陳陳
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使衛以示兵力有餘而伐晉己爲衛求和于晉衛果伐
晉而陳爲衛請成焉十三年夏楚人侵陳壺丘以其服
于晉也秋楚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
人懼乃及楚平十四年陳侯會楚穆王于息十八年共
公卒子靈公平國立靈公元年楚莊王即位六年楚伐

陳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故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晉趙盾帥師救陳七年從晉師侵鄭是歲晉弑其君靈公十年楚人伐陳陳及楚平晉荀林父伐陳十一年晉衞侵陳陳即楚故也十二年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晉荀林父帥師伐陳十四年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衵服近身衣也）洩冶諫而殺之十五年靈公與二子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夏姬子也）徵舒病之（靈公即位于今十五年徵舒已為卿年大無嫌是公不當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孔寧儀行父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夏姬者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之妻舒之母也冬楚莊王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也）遂入陳殺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而有之感申叔時言復封陳迎公子午于晉而立之是為成公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杜預曰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弑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仇內結強援于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弑君之賊于時成公播蕩在晉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愚謂國君立卿為公室輔猶有益也此二人者從君于淫君臣宣淫無復人道君弑國亡皆此二人之由楚莊入陳不誅之以謝陳人而反之使復陳政夫不當于人心矣然甚之以見

楚之不容有罪不容亂人何以二人之功善楚之復之也）成公二十九年陳自楚封之後屬楚不與中國諸侯會盟至是楚令尹子辛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求成于晉（晉悼公會諸侯于雞澤）楚公子何忌帥師侵陳陳叛故也三十年三月陳成公卒楚師伐陳在繁陽聞喪乃還陳人不聽命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冬陳人圍頓楚人使頓伺陳間而侵伐之故陳人圍之哀公元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而以子囊為令尹冬諸侯各遣師戍陳子囊伐陳諸侯會于城棣以救之三年楚子囊復圍陳諸侯復會于鄢以救之陳哀公如會陳大夫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二慶陰令楚人執黃黃哀公弟）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宗廟社稷懼有二圖陳侯逃歸十四年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卬陳大夫）卑宋不設備故也十六年蔡司馬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患黃偪奪其政）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理）將出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道也十九年陳侯朝楚公子黃愬

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樂二慶之族二慶畏誅故不敢自往慶氏以陳叛夏楚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築城以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築隊地慶氏殺役人故民心遂變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黄二十年陳氏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二十五年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産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司馬曰將巡城遇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謂賈獲釋汝之母于車辭曰不祥難急

猶不欲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陳侯喪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鄭子展子産致地而還冬十月鄭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二十四年晉楚弭兵陳侯使孔奂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三十一年及諸侯會楚靈王于申從楚子伐吳三十三年復從楚子伐吳三十六年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于徵師

赴于楚徵師陳大夫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以招過殺偃師告愬楚人執而殺之殺于徵師公子留奔鄭陳公子招歸罪于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悼太子偃師之子也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毁玉以葬輿嬖衆也袁克嬖人之賢者欲以斗禮葬哀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袁克請寘馬玉既又請私私于幄加絰于頸而逃不欲為楚臣也後陳氏能盡節故君不肯事仇不惜殺人袁克一人耳豈不愧殺陳氏大夫乎楚使穿封戌為陳公陳滅五年而楚靈王死公子棄疾為楚王乃復封陳蔡立悼太子之子吳為陳

侯是為陳惠公惠公七年陳火十五年陳師從楚師與吳師戰于雞父大敗吳獲陳大夫夏齧二十八年吳入郢是歲惠公卒子懷公柳立懷公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為湣公公名周湣公六年孔子在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吳使陳斬祀殺厲師還出境陳太宰嚭故丁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以為何故也古之侵伐者不斬

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者乎。陳告急楚。楚昭王救陳。軍于城父。吳師去。是年楚昭王卒。時孔子在陳。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二十年。楚公子申帥師伐陳。二十二年。楚師伐吳。及桐汭。陳侯使人吊焉。二十四年。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使公孫朝帥師取陳麥。陳人禦之敗。遂圍陳。秋七月。滅陳。殺陳湣公。呂氏春秋。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糜。雄顙廣顏。色如浹赬。垂眼臨鼻。長肘而盭。陳侯悅其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讎糜往謝焉。楚王惟其名。先見之。見

其惡狀。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日滅之。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而陳侯說之。至于亡而不寤。是歲魯哀公之十七年也。陳湣公之二十一年。魯西狩獲麟。二十三年。魯孔子卒。

愚按。諸夏之國。惟陳去楚最近。楚朝發則夕至。夕發則朝至。故陳屬楚。晉人之伐之也。必旬月而後至。事及晉。則楚之患。不旋踵矣。陳自入春秋來。國家無事。及宣入杵臼即位。值齊桓方盛。楚氛未張。從霸王于會盟征伐。而得與魯衛宋鄭相推行焉。自穆公之時。楚得臣帥師圍陳。荊氛始及。自後朝楚暮晉。無歲不被兵。迄于靈公。而楚莊入陳。自此數十年不見于經。蓋服役于楚。不預諸侯盟會。雖曰國乎。猶楚縣也。則陳之勢。不能不折而入于楚。已滅復封。已封復滅。勢也。夏徵舒弒君。天下之賊。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時靈公子午出奔在晉。晉爲盟主。不能奉午以討陳。而楚莊獨伸大義于天下。假元兇于栗門。立亡君之嗣子。陶正一綫之緒。重爲楚人所延。垂及百年。叢爾陳晉不能有。而楚有之。亦天道也。豈獨勢使然哉

蔡世紀

蔡。姬姓。侯爵。蔡叔之子蔡仲。帥德改行。成王復封于蔡。傳世十三。而至宣公考父。始入春秋。宣公二十八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又七年而宣公卒。子桓侯封人立。桓侯二年。宋衛伐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鄭伯伐取三師。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名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五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時楚武王始僭號。欲圖中

國。蔡及鄭鄧近楚。故懼。八年。蔡侯從王伐鄭。敗于繻葛。十八年。鄭伯突來奔。十九年春。會諸侯于曹。夏會諸侯伐鄭。二十年。桓侯卒。子哀侯獻舞立。桓侯弟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名之也。蔡人嘉之。故以字告于諸侯。十一年。初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不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蔡侯譽息嬀于楚子。楚子滅息。以息嬀歸。息嬀怨蔡。故楚子伐蔡入之。君子曰。商書

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蔡哀侯乎哀侯遂卒于楚蔡人立其子肸爲穆侯穆侯十八年齊桓公帥諸侯之師侵我因遂伐楚二十九年穆侯卒子莊公甲午立莊公五年會楚成王盟于齊七年會楚子于盂十三年蔡侯從楚師圍宋城濮之戰蔡以師從楚右軍右軍潰遂敗十五年從晉文公及諸侯盟于翟泉十九年楚令尹子上侵蔡陳蔡請成晉陽處父救蔡蔡即楚故也楚人救蔡晉師還三十四年莊公卒子文侯申立文侯立二十年卒子景侯固立景

侯七年晉師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師還二十一年鄭人來侵獲司馬公子燮四十六年晉楚弭兵蔡大夫公孫歸生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四十七年蔡侯朝晉宋之盟故也四十九年蔡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太子般立是爲靈侯靈侯十二年楚靈王在申名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于憾憾蔡不順服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靈侯之太子使棄疾爲蔡公後二年楚靈王死于乾谿楚平王既立復封陳蔡于是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是爲蔡平侯平侯八年卒太子朱立楚費無極取貨于東國東國平侯之弟太子朱叔父也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是爲悼公朱愬于楚楚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其子有二心故廢之其子謂朱也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

矣言權在楚則楚無他心悼公立二年而卒于楚弟昭侯申立昭侯十年如楚楚令尹囊瓦欲取其裘珮蔡侯弗與三年止之獻裘珮于子常乃歸蔡侯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沉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十三年晉爲之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乃言于晉侯弗果伐楚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公孫姓帥師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蔡侯以其子乾及大夫之子爲質于吳冬蔡侯以吳子伐楚戰于柏舉大

敗楚師吳師入郢十四年夏諸侯歸粟于蔡以周急矜無資也二十五年楚昭王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栽設版築爲圍壘周匝去蔡城一里）廣丈高倍（壘厚一丈高二丈）夫屯晝夜九日（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裏屯守蔡城）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欲使蔡徙國于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權聽命故楚還）蔡于是請遷于吳二十七年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請遷吳後悔中敗故因聘襲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殺駟以說與言不肯遷騙之爲）哭而遷墓（將遷與先君辭故哭）冬蔡遷于州來二十九年春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承音懲楚言）公孫

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翩以矢自守門）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蔡大夫）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昭侯弒成侯立成侯十年魯西狩獲麟十二年孔子卒後三十二年楚滅之

愚按陳蔡二國密邇荊楚被禍最烈而蔡尤甚入春秋以來未嘗一日得安枕也鄭之爲國亦介于晋楚二大之間蓄嘗一歲數被兵矣自子產相鄭內以政刑治其國而外馳詞以應諸侯數十年不罹兵革之禍而蔡之諸大夫無一人能幹有爲者其君又多不道邇其東徙西遷變亦數從而終歸于覆滅也固宜特柏舉之役蔡實始之而闔閭子胥得因之入郢被是楚加蔡入郢三年楚疲之根經書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蔡侯書爵予之也能左右之曰以以吳之强而能降心以聽于蔡吳子書爵亦予之也蔡有此舉庶稍生色焉

春秋紀傳卷之八終

春秋紀傳卷之九

東陽李鳳雛纂輯

楚世家

楚芈姓子爵出自顓帝孫重黎爲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祝融生陸終終生六子最少者爲季連季連之苗裔鬻熊爲周文王師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得鬻熊曾孫熊繹封于荆蠻胙以子男之田其後都郢更名曰楚熊繹六世至熊渠浸强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此僣王之始也及周厲

王暴虐熊渠畏之去其王號又二世至熊儀是爲若敖又二世至熊眴是爲蚡冒又一世熊通是爲楚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始入春秋武王三十五年伐隨使隨請周尊楚號周室不聽還報熊通怒曰吾先君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三十七年乃自爲楚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三十八年楚武王合諸侯于沈鹿黄隨不會使薳章讓之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隨侯禦之戰于速杞隨師大

敗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三十九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于鄧鄧人弗受夏楚子使鬬廉帥巴師圍鄾鄧人救之大敗鄧師四十三年楚伐絞覆絞人于山下爲城下之盟而還四十四年使莫敖屈瑕伐羅爲羅人所敗莫敖自縊群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爲王楚怒以隨背已春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以伐隨（尸陳也更爲楚陳兵之法）

將齋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楚本僻陋小國至武王始起其衆僣號陳兵志意盈滿鄧曼知其將死故以天地鬼神爲徵驗）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將秘王喪故爲奇兵更開直道溠水名）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于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文王二年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文王鄧曼所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皆鄧甥仕于舅氏者也）請殺楚子鄧

侯不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雖噬
臍其及之乎圖之此其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
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
年楚子伐鄧 說苑楚子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捃菜二子出採見老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闕之令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爲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而搏而奪吾畚無道甚于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羣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于軍門之外 六年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
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 不禮敬也 息侯聞之怒使

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
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十年蔡哀侯爲莘故
繩息嬀以語楚子 繩譽也 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
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 未與王言 楚子問之對曰吾
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
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
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
乎十一年齊始霸楚亦始大伐鄧滅之十三年巴人伐
楚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鬬緡以權叛圍而殺

之遷權于那處 地名 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
申而驚其師 楚驚巴師 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
閻敖游涌而逸 涌水在楚地 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
之以伐楚楚子禦之大敗還遂移師伐黃敗黃師于踖
陵還有疾夏六月庚申卒子堵敖熊囏立堵敖立三年
弟熊惲弑之而自立是爲成王令尹子元 文王弟 欲蠱文
夫人 即息嬀也 爲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
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于未亡
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

仇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
及逵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 鄭示楚以閒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不敢進 諸侯救鄭楚師夜遁七年楚公子
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 欲淫文夫人 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
爲令尹十六年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至陘楚成王
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諸侯還十七年鬬穀
於菟滅弦弦子恃齊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十八年
楚子圍許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
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

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何孟春曰按書殷紂無道微子去之在武王克殷之前不應當日有此事已去之後無復還之理而牧野之戰亦必不從人而伐其宗國也意此殆非微子事逢伯特託之以規楚子乎 二十四年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二十七年楚人伐徐徐卽諸夏故也冬楚敗徐于婁林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名楚楚王怒曰名我我將好往襲辱之至盂遂執宋公以伐宋已而歸之三十四年楚成王北伐宋敗之于泓射傷宋襄公襄公病創死楚

師還過鄭鄭文公夫人芊氏姜氏 芊氏楚女姜氏齊女 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車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享于鄭享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 二甥女 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楚成王以諸侯禮饗而厚送之于秦成得臣帥師伐陳取焦夷城頓而還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伐齊楚使申叔將兵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焉齊桓公七子皆奔楚楚皆以為大夫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

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 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為夔子卽熊渠之中子紅立為鄂王者也 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四十年伐宋宋告急于晉 新書昔者楚莊王卽位退僻郢而通中國能者任事楚救百姓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明察褒微[illegible] 晉文公救宋成王罷歸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固請

戰王怒少與之師晉果大敗楚師于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四十七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令尹子上諫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 江芊成王妹史記作成王寵姬 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舍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 熊蹯難熟冀久將有外救 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 說苑初成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傾觀[illegible]直行不顧徐步不變王曰顧吾以

女爲夫人子脊不顧王曰顧吾子女千金而封若
父兄子脊遂不顧於是王下臺而問曰不顧何也子脊
曰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爲容今大王在臺上而妾顧
則是失儀節也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而後顧則是
妾貪貴樂利以忘死義也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爲
夫人處期年王立公子商臣以爲太子後又欲立公子職
子脊曰吾聞信不見疑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于王
王不應其以太子爲非吾子疑吾譖之乎不如以死明
之遂自殺商臣立是爲穆王以其太子宮予潘崇使爲太師
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四年滅六蓼八年楚范山言于
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時晉靈公幼弱楚子師
于狼淵以伐鄭鄭人禦之楚囚鄭三將軍鄭及楚平夏
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于晉也九年楚穆王次于厥貉

將以伐宋宋公導以田孟諸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
盂田獵陳名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
司馬夙駕載燧而田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十年楚子伐
麇敗麇師于防渚十三年卒子莊王旅立史記莊王即位三年不出
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
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
隱曰有鳥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
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
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
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
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
按史記此節從戰國策採入據左傳莊王十七年及晉
人戰于邲用伍參之謀而敗晉師參伍舉之祖則莊王
即位初年必無伍舉可知伍舉是楚靈王時人去莊王

隔三世元年楚大饑庸人率羣蠻以叛楚於是申息之北
門不啓莊王用蔿賈謀出師伐庸遂滅庸六年伐宋八
年伐陸渾之戎遂至于洛觀兵于周疆周定王使王孫
滿勞楚王楚王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以辭義折之
楚王乃還九年令尹越椒作亂攻王王與戰遂滅若敖
氏之族十三年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
及洛汭盟吳越而還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弒其
君故誅之也因縣陳已復封之十七年春莊王圍鄭三
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

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既而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
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莊王曰弱者吾威
之強者吾避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于天下令之還師
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說苑莊王與羣臣夜飲
酒酣燭滅有引美人之
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以告且命趣火來上視絕纓者
王曰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令曰今日與寡
人飲不絕纓者不懽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
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于邲有一臣常在
前五合五奮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怪
而問之對曰臣當死臣乃絕纓者也潘黨曰君盍築
武庫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

[illegible]

武功王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爾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能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

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而民皆盡忠以死君事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新序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還師冬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

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于蕭蕭潰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闕宋五月宋懼宋華元出告楚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尸子雨雪楚莊王被裘當戶曰我猶寒彼百姓賓客甚矣乃使巡國中求百姓賓客之無居宿絕糧者賑之國人大悅淮南子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于治身不明于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聞所以守之詹何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于身不敢對以末莊王曰善莊王用孫叔敖爲政賞不可以無功得罰不可以視貴免有其爵者王之幸臣也求賜于王王謂之曰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無以予女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而不往子佩立于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于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

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返子共王審立共王元年令尹子重侵魯及陽橋魯人行成楚師還七年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囚鄖公鍾儀九年晉使鍾儀歸楚以求成十二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災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冬復使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十五年楚將北師子囊曰新

與晉盟而背之毋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十六年楚共王救鄭與晉軍戰於鄢陵楚師大敗王傷目召子反子反醉不能軍楚師宵遁王殺子反十七年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伐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二十一年子重伐吳爲吳行人所敗子重卒以子辛爲令尹二十三年殺令尹子辛以子囊爲令尹二十六年子囊伐鄭以其侵蔡也二十七年晉悼公以諸侯之師伐鄭鄭及晉平是時晉楚爭鄭鄭亦陰陽于二國之間以求紓患其

後鄭卒從晉楚不能爭也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十二年令尹屈建帥師滅舒鳩十三年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初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尤怨欲報之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氾而後歸而葬許靈公十四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告晉楚執政盟于宋西門之外自是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十五年康王卒子麇立是爲郟敖公子圍爲令尹（康王弟也）諸侯之使送葬者皆知其不臣也康王有弟四人王子圍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皙）公子棄疾（平王）郟敖立四年公子圍聘于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弑之并殺其二子而自立是爲靈王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廄尹子皙出奔鄭靈王三年許男來朝止之遂止鄭伯與俱田江南使使告晉求諸侯楚子問于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晉）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

宋邾畏魯魯衛逼于齊而親于晉惟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夏諸侯會楚子于申凡十二國惟魯衛曹邾不至楚王問禮于宋向戌鄭子產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及盟靈王用齊桓盟于召陵之禮楚王示諸侯侈伍舉曰桀爲有仍之會有緡叛之紂爲黎山之會東夷叛之幽王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君其愼終七月楚以諸侯伐吳圍朱方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

之造于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于鄢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薳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以備吳四年冬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五年使公子棄疾聘于晉報韓宣子也過鄭罕虎公孫僑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不敢當國君之勞）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

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蓺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慁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七年靈王成章華之臺名魯昭公落之賜魯侯以寶器既而悔復詐取之又下令內亡人以實其中於是罪人皆往焉申無宇執其亡僕于王宮王怒執無宇無宇有辭王釋不罪也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又使棄疾遷許于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于許（傳言靈王使民不安）十年誘名蔡靈侯

于申伏甲而享蔡侯醉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使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十一月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以太子爲牲祭岡山）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十一年楚子狩于州來使五大夫圍徐以懼吳靈王次于乾谿以爲之援王強暴志圖天下欲遷周鼎鄭田其臣子革誦祈招之詩以諷之十二年靈王在乾谿王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君掩之族言薳氏所以怨）遷許而質許圍（圍許大夫）蔡洧有寵于王（洧蔡人仕楚者）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洧仕楚其父在國故死）王使與于守而行（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

申之會越大夫戮焉（刑之）王奪鬬韋龜中犨（韋龜采邑）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成然韋龜子治郊竟大夫）蔓成然故事蔡公（韋龜以棄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因楚羣大夫失職而怨王者）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觀起有罪康王誅之）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蔡大夫）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觀從以父死怨楚故欲試作亂）以蔡公之命名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不知謀）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蔡公不知）

且故蔿旭遠之觀從使子干招蔡公之謀食蔡公之食并僞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已徇于蔡
已觀殺也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
從之雖言蔡公將以師納二子蔡人聚將執之將執觀從以爲妖言辭曰失賊
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觀謂二子已成軍殺余不解罪也朝吳
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言若能爲靈王死亡則可
違蔡公之命以待成敗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言欲求安定不如與
蔡公且違上何適而可言不可違上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蔡公
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
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

族之徒以入楚四族薳氏許圍蔡洧蔓成然時靈王在乾谿故乘虛入楚及郊陳蔡
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以示復仇之名陳蔡欲築壘壁
蔡公言欲速入楚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
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太子之近官殺太子祿及公子罷
敵皆靈王子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
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
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宜新王之令靈王還及訾梁而衆潰
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
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

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
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
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
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靈王於是
獨徬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涓人謂曰爲
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涓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饟王
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臥涓
人以土自代逃去芊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求王遇諸棘
圍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申亥氏觀從謂子干曰不

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
將忍子子玉即觀從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
時楚國未知靈王已死故相恐王入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
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
君司馬將來矣司馬謂棄疾也言司馬見殺以恐子干君若早自圖也可
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
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
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之漢乃取而葬之以
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即蔓成然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徐之師吳人

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恐國人
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封陳蔡復遷邑（陳蔡已滅今復封之靈王遷許及城父方城外人今皆復其舊）致羣賂（賞諸羣中人）施舍寬民宥罪舉職
名觀從王曰惟爾所欲（觀從教子干殺棄疾今名用之明平王不忘怨）對曰臣
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佐卜人開龜兆）致犨櫟之田于鄭他
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
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
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
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

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
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大室
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依長幼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
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徽見璧紐以為識）
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靈王及身而弑子比
為王十餘日子晳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惟棄
疾後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是年冬吳滅州來令尹子
旗請伐吳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
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

子姑待之元年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使屈罷簡
東國之兵于召陵布德行惠息民五年而後用師令尹
蔓成然有罪誅王以成然子鬭辛為鄖公以無忘舊勳
四年吳伐楚戰于長岸楚先敗吳吳復敗楚取餘皇以
歸六年初楚子之在蔡也郥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
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譖諸
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于秦無極與逆先歸說平王
曰秦女好可自取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正月楚夫人
嬴氏至自秦費無極言于楚子曰晉之伯也邇于諸夏

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
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
城父無極日夜讒太子建于王曰自無極入秦女太子
怨亦不能無望于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
外交諸侯且欲入矣七年平王名其傅伍奢責之伍奢
知無極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極曰今不制
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令司馬奮揚殺太子建太子
聞之亡奔宋（初建出守城父與成公乾遇于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所以為麻也麻也者何也所以為衣也成公乾曰昔莊王伐陳舍于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

（後也莊王猶知甚之不[illegible]之不後今太子不知甚之爲[illegible]其不甚[illegible]乎）無極曰奢有二子不殺必爲楚患盍以免其父召之於是王使使謂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曰尚之爲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爲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爲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而父伍尚謂伍胥曰爾能報我能死子其行矣伍尚遂歸伍胥亡奔吳平王遂殺伍奢及尚十年吳伐楚楚使薳越帥師禦之楚師大奔太子建之母在鄖（太子廢故母歸其父母家）召吳人而啓之吳人入鄖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是歲楚瓦爲令尹懼吳城郢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大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亦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十三年平王卒令尹子常（囊瓦）曰太子壬弱且其母太子建當娶也（本太子建所聘平王奪之）遂欲立子西子西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必殺令尹乃立太子壬（一名軫）是爲昭王昭王元年楚衆不說費無極

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父子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極甚令尹子常乃誅無極以說衆四年吳三公子奔楚楚封之以扞吳六年吳伐取楚六潛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于豫章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伐楚楚使令尹子常以兵逆之二師陳于柏舉子常大敗亡奔鄭吳乘勝逐楚五戰及郢己卯昭王出奔隨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按左傳謂以尊卑班次處楚宮室非必淫其妻女也而穀梁傳乃曰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夫楚王與其大夫之母妻未知其逃亡與否但就傳言之楚王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則豈有携其妹而反遺其母與妻者王涉于成臼見藍尹亹涉其帑則可知楚大夫之盡室以逃而謂盡委于吳人乎）子胥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昭王入于雲中雲中盜以戈擊王王奔鄖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以報父仇（鬬懷鬬成然之子也平王殺成然故懷欲殺昭王）鄖公止之乃與王出奔隨吳聞楚王在隨卽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于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周室何罪子期乃深匿王自以爲王謂隨人曰以我予之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

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惟一人。一人楚王。 若嫣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穀梁

昭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新書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饑饉時酒二酬重裘而立猶憯然有寒氣將奈我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若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致死之寇闔閭一夕而五徙卧收兵而去○昭王出走而髮決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于隨左右問曰王何惜一踦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踦屨哉惡與偕出弗與偕反也自是之後楚國無相棄者

十一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概王于沂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吳師居麇子期敗之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闔閭遂歸九月昭王歸郢

莊子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于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强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亦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智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期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于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于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返吾屠羊之肆遂終不受

十二年吳復伐楚敗楚舟師楚恐北徙都都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十一年二月楚滅胡是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句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二年昭王圍蔡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漢之間二十七年吳伐陳秋七月楚昭王救陳軍于城父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仇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仇乎命公子申子西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啓子閭三人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還越女昭王妾是爲惠王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昭王使問諸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之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

祭大夫請祭請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太子建之子勝于吳以爲巢大夫號曰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于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自城父奔宋自宋奔鄭又欲與晉人謀襲鄭鄭殺之勝亡走吳子西召而復之勝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發兵會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白公勝怒乃遂與勇

力死士石乞襲殺子西子期于朝因刦惠王寘之高府欲殺之圉公陽穴宮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白公自立爲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

新序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毋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乎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韓詩外傳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于國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使之往申鳴曰何舍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使女有祿于國有位于廷我不憂矣申鳴曰諾遂受命楚王以爲左司馬是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司馬白公刦申鳴父以兵使人召申鳴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爲忠臣不得爲孝子矣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

惠王之八年魯西狩獲麟自惠王而下凡傳世九君而卒滅于秦

愚按夏殷之世雖莫大諸侯未有僭號自立者而楚以子男雄據南服鷙驁稱王僭周禮豈足以轄強桀也楚成王在位四十餘年無日不以爭伯爲事召陵之會楚人斂翼及乎齊桓公沒遂越漢東以凌上國晉文公爲城濮之戰以挫之楚氛始息既而晉襄卽世晉伯少衰穆王於是乘間竊發覬兵汝穎之上陳蔡鄭宋靡然服從其圖北方也銳于成王矣至於莊王深謀遠畧非穆王之儔也晉方多故不能與敵楚欲效桓文之事故強爲仁義之言其于陳也旣縣而復封之則曰不貪其富於是釋陳而得陳矣其于鄭也旣入而復和之則曰其君下人於是乎釋鄭而得鄭矣其于宋也旣困而復盟之則曰爾無我虞於

是乎釋宋而得宋矣知三國之不可取而不取以德爲威諸夏盡得故申叔不賀而獻蹊田之喻子反在師而受登牀之盟君臣之間若有成謀授之舍之總以收中國之伯權而已大槩楚自穆莊以前晉則畏楚自共康以後楚則畏吳終至入郢鞭尸喪師失國昭王知道亡而復存其江漢之賢君歟

春秋紀傳卷之九終

春秋紀傳卷之十

東陽李鳳雛纂輯

秦世家

秦、嬴姓、伯爵、出自顓帝裔孫女脩、子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佐帝舜調馴鳥獸。賜姓嬴。是爲柏翳。柏翳裔孫非子。爲周孝王主馬汧渭閒。孝王封爲附庸而邑之秦。使續嬴氏。號曰嬴秦。六世至襄公。將兵救周。送平王東遷。受命伐西戎。盡得周豐鎬故地。封爲諸侯。襄公卒、文公立。文公四十四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四十八年、文公

太子卒、賜謚爲竫公。竫公之長子爲太子。是文公孫也。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竫公子立。是爲寧公。寧公徙居平陽、（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岐州岐山縣西、）遣兵伐蕩社。（西戎之君）二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二年、魯公子翬弒其君隱公。十二年、伐蕩氏。取之。寧公生十歲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生子三人。長男武公爲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生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爲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出子。出子生五歲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于華山下。居平陽封宮。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十三年、齊人管至父連稱等、殺其君襄公。而立公孫無知。晉滅霍魏耿。齊雍廩殺無知管至父等、而立齊桓公。齊晉爲强國。十九年、齊桓霸于鄄。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後子孫飲馬于河。梁伯芮伯來朝。二年、初伏。（六月伏日初也。）以狗

禦蠱。（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也。）德公生三十三歲而立。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長子宣公立。宣公元年、衛燕伐周。出惠王。立王子頹。三年、鄭伯虢叔殺子頹而入惠王。四年、作密畤。（括地志云、漢有五時、在岐州雍縣南。則鄜時、吳陽上時、下時、密時、北時。秦文公于鄜衍作時、郊祭白帝、曰鄜時。秦宣公作密時于渭南、祭青帝。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亦祠黃帝。漢高帝曰、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待我而具五。遂立黑帝、曰北時是也。）與晉戰河陽。勝之。十二年、宣公卒。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成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齊桓公伐山戎。次于孤竹。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任好。是爲穆公。穆

公元年自將伐茅津戎也勝之四年迎婦于晉晉太子
申生姊也其歲齊桓公伐楚至召陵五年晉獻公滅虞
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馬賂虞故也既虜百
里奚以爲秦穆公夫人媵于秦穆公用之爲相百里奚
薦其友蹇叔以爲上大夫秋穆公自將伐晉戰于河曲
晉驪姬作亂太子申生死新城重耳夷吾出奔九年齊
桓公會諸侯于葵丘晉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
克殺奚齊及卓子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於是穆公許
之使百里奚將兵送夷吾夷吾曰誠得立請割晉之河

西八城與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秦背約不與河西
城而殺里克丕鄭聞之恐因與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
吾當欲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呂甥郤芮之計也
願君以利急召呂郤呂郤至則更入重耳便穆公許之
使人與丕鄭至晉召呂郤呂郤疑丕鄭有間乃言于夷
吾殺丕鄭丕鄭子丕豹奔秦說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
不親可伐也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
誅其大臣此其調也不聽而陰用豹十二年晉旱來請
粟丕豹說穆公弗與因其饑伐之穆公問公孫枝與百

里奚二人皆言宜與於是卒與之粟以漕船車轉自雍
相望至絳十四年秦饑請粟于晉晉君謀之羣臣虢射
曰因其饑伐之可大有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興兵將攻
秦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屢敗晉軍至于韓晉
惠公夷吾親帥師與秦使其臣請戰穆公橫雕戈出見
使者曰君之未入寡人憂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
定列矣敢不承命合戰于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
還而馬縶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爲晉軍
所圍晉擊穆公穆公傷於是岐山食善馬者三百人馳

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穆公亡
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
之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
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
而見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穆公
虜晉君以歸令于國齋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晉君夷
吾姊爲穆公夫人夫人聞之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
臺履薪使以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不以
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

以入則朝以死惟君裁之乃衰絰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穆公曰我得晉君以爲功今天子是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七牢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子圉爲質于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二十年秦滅梁芮初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明年秋秦師侵芮敗焉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二十二年晉公子圉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即君百歲後秦必留我而晉輕亦更立

他子子圉乃亡歸晉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圉立爲君秦怨圉亡去遂乃迎晉公子重耳于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穆公益禮厚遇之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大臣許之於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爲晉君是爲文公文公使人殺子圉二十五年周襄王辟弟叔帶難出居于鄭使人告難于晉秦秦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二十八年使小子憖將兵從晉文公敗楚于城濮三十年穆公助晉文公圍鄭鄭使人言穆公曰亡鄭厚晉于晉得矣而

秦未有利穆公乃罷兵歸晉亦罷三十一年冬晉文公卒鄭戍將有賣鄭于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徑數國千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視西乞術白乙丙將兵行三十二年秦兵至滑知鄭已有備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徒歸何以報命滅滑而還不猶愈乎遂滅滑晉襄公怒遂發兵遮秦兵于崤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

人秦女也請釋秦三將晉君許之三將歸穆公素服郊迎嚮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耻毋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左傳諸大夫皆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使復爲政三十四年春穆公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于彭衙秦不利引兵歸冬晉先且居陼師伐我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楚人滅江穆公聞之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

懼也。是歲由余來。（戎王之賢臣也。）三十六年、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舟。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郊。以報崤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崤尸而還。三十七年、秋晉襄公來伐我。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秦穆公濟河焚舟伐晉。經貶而稱人。晉襄公三勝之後。復伐秦圍邧。以報王官之役。則經書晉侯。而不加貶。胡傳曰、晉襄不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貶晉侯。所以深著秦伯。毛氏傳曰、晉書侯。以君親將也。胡氏不知。側以爲書晉爵者。正所以深著秦伯。大傳秦爲帝而謂之尊乖可乎。）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三十九年、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黃鳥之詩。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

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穆公子四十人。太子罃代立。是爲康公。康公元年、往歲穆公之卒。晉襄公亦卒。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在秦。晉趙盾欲立之。使隨會來迎雍。秦以兵送至令狐。晉變計立襄公子靈公。而反擊秦師。秦師敗。隨會來奔。二年、秦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三年、遣使聘魯。歸魯僖公成風之襚。康公遠慕中華。欲通敬于魯。因前翟泉之盟。穆公與魯僖公同盟。故追賵僖公。而并及其母成風。禮也。四年、晉人伐我。取少梁。夏、伐晉。取北徵。（經文魯文公十年、夏秦伐晉。胡氏曰、狄之也。按前此令狐之役。晉實無禮。至是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人之伐晉取北徵。則晉不謝過。而黷兵負罪。秦人之伐之宜矣。特經書秦伐晉。單舉國號。何休以爲貶秦爲狄。而胡氏遂謂不顧義理。專以報復爲事。夷狄之道。夫不責施者以義理。而單責報者。已不倫矣。況報者欲已。而施者不厭。誰則執華禮而拱手聽之。然則單舉秦何也。春秋書例。君親將則書君。貴大夫將則書名。或大夫之卑者則書人。君與大夫皆在軍。而不知其孰帥師。則稱國。經文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晉、鄭舉號。豈亦狄之耶。）五年、使西乞術聘于魯。且言將伐晉也。六年、秦爲令狐之役。冬伐晉取羈馬。戰于河曲。交綏而退。晉人患隨會在秦爲亂。乃使魏壽餘陽反。合謀會。詐而得會。遂歸晉。康公立十二年卒。（韓非子、秦康公築臺三年。荊人起兵。將欲以攻齊。任妄曰、饑名兵。疾名兵。勞名兵。亂名兵。君築臺三年。今荊人起兵

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楚而以師東 爲實也不如備之成東邊則人散行 子共公立、共公元年、晉趙穿來侵崇、求和于我、不許。二年、晉趙盾弒其君靈公。三年、楚莊王彊、北兵至雒、問周鼎。共公立五年卒、子桓公立。桓公四年、晉人伐我、敗我一將。十年、楚莊王服鄭、北敗晉兵于河上。當是之時、楚霸、爲會盟合諸侯。二十四年、晉厲公初立、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合謀擊晉。二十六年、晉帥諸侯伐秦、秦軍敗走。追至涇而還。桓公立二十七年卒、子景公立。名后伯車 景公四年、晉欒書弒其君厲公。十五年、救鄭、敗晉兵于櫟。是

時、晉悼公爲盟主。十八年、晉悼公彊、數會諸侯、率以伐秦、濟涇、至棫林而還。二十七年、景公如晉、與平公盟、已而倍之。三十六年、景公母弟后子鍼奔晉。三十九年、楚靈王彊、會諸侯于申、爲盟主、殺齊慶封。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后子復歸秦。哀公十一年、楚平王來求秦女爲太子建妻。至國、女好而自取之。十五年、楚平王欲誅建、建亡。伍子胥奔吳。晉公室卑而六卿彊、內相伐。是以久秦晉不相攻。三十一年、吳闔閭與伍子胥伐楚、楚昭王亡奔隨。吳遂入郢。楚大夫申包胥來告急、七日不

食、日夜哭泣。於是秦乃發五百乘救楚、敗吳師。吳師歸、楚昭王乃得復入郢。哀公立三十六年卒。太子夷公蚤死、不得立、立夷公子、是爲惠公。惠公元年、孔子行魯相事。五年、晉卿中行范反晉、晉使趙簡子攻之。范中行亡奔齊。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悼公二年、齊臣田乞弒其君孺子、立其兄陽生、爲悼公。六年、吳敗齊師、齊人弒悼公、立其弟簡公。九年、晉定公與吳王夫差盟、爭長于黃池、卒先吳。十二年、魯西狩獲麟。十四年、孔子卒。悼公立十六年卒。更七世而至孝公、又四世而秦政立、卒并天下。

羅大經云、邵康節謂夫子定書以秦誓繼周魯之後、知周之爲秦也。前輩頗不然其說。余嘗思之、亦自有理。蓋說者皆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錄其書。然作誓之後、彭衙令狐河曲之師、貪憤愈甚、烏在其爲其悔過。夫子奚取焉。況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諸侯、豈無一君之賢、一言之幾于道、奚獨于西戎之君有取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爲、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駸駸始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必折而入于秦、故定書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言理不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夫子嘗曰、苟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乎者、疑詞也。謂吾道若獲用、則西周之美可尋、不止東周而遂已也。此正欲以理而回其勢也。及歷聘不遇、自衛反魯、則道不獲行、而勢之所趨、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惻然寓意于定書之末乎。考秦之強、實自穆公始。秦以創地霸列國、非特戰國時爲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傳

曰、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此皆薪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燦然在目中。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爲然也其刪詩亦然。十五國莫非中國之詩也。曰吳楚流而入于夷狄。則削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于亡之勢。惟秦始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已有招八州舉六王之氣象。夫子存之。不刪。豈無意乎。

日知錄、秦穆之盛。僅霸西戎。未嘗爲中國盟主。無論齊桓晉文。卽亦不敢望楚之靈王。吳之夫差。合諸侯而制天下之柄。春秋以後。秦益中衰。吳萊曰、秦之興始于孝公之用商鞅。成于惠王之取巴蜀。蚕食六國。并吞二周。戰國之秦也。非春秋之秦也。又云、有秦誓。故列秦誓。有秦詩。故列秦詩。謂夫子逆知天下之將并于秦而存之者。小之乎知聖人矣。

朱書曰、春秋何以托始于周平王也。所以著秦之將代周也。秦是時微矣。其伯自穆公。則襄王時也。其受諸國賂。自厲共公。則元王時也。其發憤修政。天子致

賀。致伯賜黼黻之服。因盟食六國。自孝公以下。則安王顯王後事也。孔子卒于敬王四十一年。元王未立距報王頓首猶二百餘年。安知秦之代周而託始平王。曰、秦之列爲侯。自平始。侯秦卽代周何也。曰、夏商以來。獯鬻昆夷。獫狁犬戎之屬。已日强盛。周之有天下也。三面以封諸侯。一面鄰戎狄。天子自備邊。以緊諸侯之重。所以制西北之變。而聯屬諸夏也。故東北燕捍之。北晉捍之。而王都關中。蓋是時。塞中强寇獨在西北。聖人憂之。西北徼服之外。不以封。意深遠矣。今儼然使秦薦處后稷公劉文武之故都。而天子遜讓。卽之東鄙。自處于河上之一郡。卽欲秦不代周得乎。千金之家。捐祖宗世業。畀其悍僕。而自竄于荒陋之村莊。勢必盡取主人之所有。而後已。平之意。蓋謂使我守邊。不若使秦爲我守。使秦附庸而所守止于汧渭。不若使秦全有關隴。而所守且數千餘里之遠也。秦于是托名備邊。潛修戰具。自君大夫至于婦人女子。莫不講于殺人之術。而勢遂莫敵。平徒以捍禦之小功。委之宗廟社稷。偷安一時。而周之不振。已夫矣。是故錄秦誓于周書之末。孰謂孔子而不知其代周也。

春秋紀傳卷之十　終

春秋紀傳卷之十一

東陽李鳳雛纂輯

吳世家

吳姬姓太伯之後也太伯以避季歷逃之荆蠻遂君吳太伯卒弟仲雍立及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爲吳子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虛是爲虞仲列爲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

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而吳始大稱王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爲吳行人吳于是始通于中國王壽夢會魯成公于鍾離深問周公禮樂魯成公悉爲陳前王之禮樂因爲咏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爲俗因嘆而去曰於乎禮也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二十五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于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十三年王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彊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墻以射之卒有命授弟餘祭欲

傳以次必致國于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來奔吳予慶封朱方之縣以爲奉邑以女妻之富于在齊七年楚公子圍弒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爲靈王十年楚靈王會諸侯于申而伐吳之朱方誅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十二年楚復來伐次于乾谿我師敗之十七年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餘祭卒弟夷昧立是年使季札聘于上國王夷昧十七年卒子王僚立王僚二年吳伐楚戰于長岸楚

司馬子魚先馳吳師死之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舟名使隨人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塡火滿于隧道之間結陳以待楚命言其守之嚴密吳公子光諸樊子請于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楚伍員來奔言伐楚之利于王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知光有他志光欲弑僚不利員用事故破其議員知之乃求得勇士鱄設諸進于公子光光信任之十一年楚平王卒吳王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前後受敵故也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言事

女母當如我母汝子當如我子待夏四月光伏甲于掘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坐道迄至光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于門外羞進食也獻體解衣也執羞者坐行而入坐行膝行也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鈹及羞者體光僞足疾入于掘室鱄設諸寘劍于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于胸鈹之交胸遂弑王公子光立爲王號曰闔閭以其子爲卿專諸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復命哭墓僚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是歲楚殺郤宛其黨伯州犂之孫伯嚭來奔闔閭以伍員爲行人嚭爲太宰以謀楚時又有齊人孫武以兵法見于闔閭闔閭以爲將史記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于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以試婦人乎曰可于是許之出宮中美人一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

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闔閭三年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平王大封而定其徙將以害吳也吳王怒冬十二月吳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王吳王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闔閭問伐楚於伍員伍員請爲三師以肄楚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吳三用其策楚於是乎始病四年侵楚伐夷侵潛及

六楚沈尹戌救潛吳師還吳師圍弦楚遣兩將軍救弦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七年桐叛楚桐小國吳子使舒鳩人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教舒鳩誘楚使以師臨吳我伐桐吳伐桐也僞若畏楚師之臨己而爲伐其叛國以取媚也者使楚不忌吳所謂多方以誤之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僞將爲楚伐桐而潛師于巢實欲擊楚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九年蔡昭侯怨楚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于吳請師伐楚冬吳王闔閭率蔡侯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而軍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

闔閭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閭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吳從楚師及淸發欲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楚昭王出奔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以尊卑班次處楚宮

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王子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伍員求昭王不獲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按傳吳入郢時以班處宮謂以班次尊卑分處王與大夫之宮室蓋言行所也故吳王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以王弟欲奪其宮居之公羊誤以宮爲室誤以室爲妻并有妻楚王母之說而胡氏遂謂乘亂肆淫黷而不稱于夫楚王不知其有母與否然當其奔竄時急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則在王之宮無不奔者未有舍其母而獨取其妹者也若大夫之孥室以奔則傳有藍尹亹涉其帑國語亦云見載其孥郞有僞爲俘虜如葉公子高之弟后臧從其母于吳及聞楚子復國郞棄母而歸葉公惡其不義未嘗一正視之其謹嚴如此自公穀有妻楚王母鞭平王墓之文而後之爲小說家者依類增長無所不至此禍經之文不可不察也昭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

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伐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惠顧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隨人辭曰執事之患不惟一人(一人楚王)若鳩楚境敢不聽命吳人乃退十年夏楚申包胥以秦師救楚秦子蒲子虎大敗夫槪王于沂又敗之于軍祥九月夫槪王歸自立也闔閭既屢敗又國有内難遂引兵歸與弟夫槪王戰夫槪王敗奔楚爲堂谿氏是歲於越入吳吳在楚也十九年吳伐越以報入吳之役(吳越春秋吳闔閭選多力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爲前陳與荆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東征至于庳廬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齊晉令行中國)與越師陳于檇李越王句踐射傷吳王闔閭去檇李七里而卒子夫差立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爾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吳王夫差二年吳伐越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句踐以甲楯五千棲于會稽之山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王許之伍員諫不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八年夫差北伐齊至鄫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説太宰嚭乃得止因留畧地于齊魯之南

九年爲鄒伐魯至與魯盟而去十年吳城邗溝通江淮(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十一年復北伐齊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十二年復爲魯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甲戌及齊師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五將軍之兵吳之將伐齊也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惟子胥懼曰豢吳也夫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于齊猶石田無所用且盤庚之誥有顚越勿遺商以之興吳王不聽使子胥于齊子胥屬其子于齊鮑氏爲王孫氏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將死曰抉吾眼寘吳東門以觀越之入吳也十三年吳召魯衞之君會于橐皐十四年夏吳王北會諸侯于黃池六月丙子越王句踐伐吳爲二隊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爲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見仇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

五千王子地助之獲越一將越王至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于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于周室我爲長晉人曰于姬姓我爲伯晉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黑氣生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吳王用王孫雄計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灶陳士卒百人以爲

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爲萬人以爲方陣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旗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爲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董褐請

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錄而造于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使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今君非王室不安于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爲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于藩籬之外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

士五人坐于王前乃皆進自剄于客前以酬客董褐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否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以身見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于天子請貞于陽卜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于天子無所逃罪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荊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以見我一二

兄弟之國以休於變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于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荆蠻則何有于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經文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杜預註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書之非也春秋之法四夷雖强止稱子黃池之會吳稱公其曰子者是春秋書法）吳王夫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曰昔者楚人爲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吾先君闔閭不貰不忍被甲帶劍挺鈹搢鐸以與楚昭王毒逐于中原柏舉天舍其衷（衷善也言天舍善于吳）楚師敗績王去其國遂至于郢王總其百執事以奉其社稷之祭其父子兄弟不相能夫概王作亂是以復歸于吳今齊侯任（齊簡公名任）不鑒于楚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夫差不貰不忍被甲帶劍挺鈹搢鐸遵汶伐冉簦笠相望于艾陵天舍其衷齊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歸不稔于歲（言伐齊之明年不至于穀熟而後出師也）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于商魯之間以徹于兄弟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

苟告于下執事周王答曰苟伯父令汝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謂民助于朝爲亂）余心豈忘憂郮不唯下土之不康靖今伯父曰戮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伯父秉德已侈大哉吳王既退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爲己害也過宋焚其北郛又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太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于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魯西狩獲麟十八年越王句踐率兵伐吳夫差師于笠澤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于甬東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吳亡（何焯曰自古人君之亡其國也必于削弱之後惟夫差之亡吳也乃于强盛之時何也屢勝故也屢勝何能亡其國也屢勝之國其君必驕其民必疲其財必殫其隣必忌君驕于上民疲于下財殫于內隣忌于外不亡何待方吳之伐越也困句踐于會稽之山自謂能雪恥先王功高五霸意得志滿輕動干[illegible]伐齊復敗之于艾陵予吳爲黃池之會謀[illegible]不知越兵已逼姑蘇之臺矣身死國滅爲[illegible]勝惜哉）

春秋紀傳卷之十一 終

春秋紀傳卷之十二

東陽李鳳雛纂

越世家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
于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三十
十餘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閭戰而相怨伐
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元年吳王闔閭聞允常死
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
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

二軍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
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王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
（越大夫）以戈擊闔閭闔閭傷將指取其一屨（足大指見斬故失屨）還
卒于陘闔閭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無忘越三年句踐
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
之范蠡諫之不聽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
之夫椒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于此爲之奈何
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卑辭厚禮
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
于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
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于吳王曰
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報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
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
言之于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
受乃見大夫種于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
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
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爲
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

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
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越王句踐五年五月令大
夫種守國與范蠡入臣于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
水祖道軍固陵大夫文種前爲祝其詞曰皇天祐助前
沈後揚禍爲德根憂爲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
牽致其後無殃臣請薦脯行酒二觴越王仰天太息曰
孤承前王餘德守國于邊幸蒙諸大夫之謀遂保前王
丘墓今遭恥辱爲天下笑將孤之罪耶諸大夫之責耶
吾不知其咎願二三子論其意大夫扶同曰何言之鄙

也昔湯繫于夏臺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囚于石室太公不棄其國興衰在天存亡係于人湯改儀而媚于桀文王服從而幸于紂夏殷恃力而虐二聖兩君屈己以得天道故湯不以窮自傷周文不以困爲病越王曰任人者不辱身自用者危其國大夫皆前圖未然之端傾敵破仇坐招泰山之福今寡人守窮若此身爲傭隸妻爲僕妾往而不返客死敵國而云湯文困厄後必霸何也于是文種范蠡曰聞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聖人賢主皆遇困厄之難蒙不赦之恥涕泣而受

冤行哭而爲隸演易作卦天道祐之時過于期否終則泰夫截骨之劍無削剟之利臽鐵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無暴興之說今臣遂天文案墜籍二氣共萌存亡異處彼興明則我辱我霸則彼亡二國爭道未知所就君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福者禍之根今君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暢達之機哉王曰寡人將去入吳以國累諸大夫願各自述吾將屬焉大夫種曰夫內修封疆之役外修耕戰之備荒無遺土百姓親附臣之事也大夫范蠡曰輔危在存亡國

不恥屈厄之難安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與君復仇者臣之事也大夫苦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窮與俱厄進與俱霸統煩理亂使民知分臣之事也大夫浹庸曰奉令受使結和諸國通命達旨賂往遺來解憂釋患使無所疑出不忘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大夫皓進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從君命修德履義守信溫故臨非決疑君誤臣諫直心不撓舉過列平不阿親戚不私于外推身致君終始一分臣之事也大夫諸稽郢曰望敵設陣飛矢揚兵履腹涉屍血流滂滂貪進不

之二師相當破敵攻衆威凌百邦臣之事也大夫皋如曰修德行惠撫慰百姓身臨憂勞動輒躬親弔死存疾救活民命蓄陳儲新食不二味國富民實爲君養器臣之事也大夫計倪曰候天察地紀曆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日月含色五精錯行福見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越王曰孤雖入于北國爲吳窮虜有諸大夫懷德抱術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遂別浙江之上羣臣垂泣莫不咸哀遂登船徑去終不反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

仰飛鳥兮烏鳶凌玄虛兮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啄翮兮
雲間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颿颿獨兮西往孰
知返兮何年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鳶鳥已迴翔兮翕蘇
心在專兮素蝦何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返
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辜
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爲婢夫去冕兮爲奴越王聞
夫人歌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孤之六翮備矣于是入
吳見夫差稽首再拜稱臣曰東海賤臣句踐上媿皇天
下負后土不裁功力污辱王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赦

其深辜裁加役臣使執箕帚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
不勝仰感俯愧句踐叩頭頓首吳王夫差曰寡人于子
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讐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大
王原之伍胥在旁目若熛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
在青雲之上尚欲繳微矢以射之豈況近卧于華池集
于庭廡乎今越王放于南山之中游于不可存之地幸
來涉我壤土入吾梐梱此乃廚宰之成事食也豈可失
之乎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
殺也畏皇天之咎而赦之太宰嚭曰子胥明于一時之

計不遂安國之道願大王遂其所執無拘羣小之口夫
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馬秘于石室之中三月吳王
召越王入見越王伏于前范蠡立于後吳王謂范蠡曰
寡人聞貞婦不嫁破亡之家仁賢不官絕滅之國今越
王無道國已將亡社稷崩壞而子及主俱爲奴僕來歸
于吳豈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新棄越歸
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可語政敗軍之將不
可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號令用兵
與大王相持至今獲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

相保願得入備掃除出給趨走臣之願也此時越王伏
地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爲臣謂
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復置子石室之中范蠡曰臣請如
命吳王起入宮中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服犢鼻著
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關之襦夫斫剉養馬妻給
水除糞三年不慍而無恨色吳王登高望見越王及夫
人范蠡坐于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王顧
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
窮厄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嚭曰願大王以聖

人之心哀窮孤之士吳王曰爲子赦之太宰嚭曰臣聞
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昔者齊桓
割燕所至之地以貺燕公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
而戰春秋多其義功立而名稱君敗而德存今大王誠
赦越王則功冠于五霸名垂于前古矣吳王曰待吾疾
愈方爲太宰赦之後一月越王入問疾遇吳王之便太
宰嚭奉溲惡以出逢戶中越王因以手取其惡而嘗之
入曰囚臣句踐賀大王王之疾至已巳日有瘳至三月
壬申全愈矣吳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

糞者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
王之糞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是以知之
吳王大說曰仁人也吳王如期疾愈心念其忠臨政之
日大縱酒于文臺吳王出令曰今日爲越王陳北面之
坐羣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趨出到舍不御坐酒酣太
宰嚭曰異乎今日坐者各有其詞不仁者逃其仁者留
臣聞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今相國剛勇之夫意者內慚
至仁之存也吳王曰然于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爲吳王
壽其詞曰下臣句踐從下臣范蠡奉觴上千歲之壽大

王躬親鴻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羣臣嗚呼休哉
傳德無極吳王大說明日伍子胥入諫曰臣聞內懷虎
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爲外情以存其身豺不可謂
廉狼不可謂仁今大王好聽須臾之說不慮萬歲之患
放棄忠直之言聽用讒夫之語不滅瀝血之仇不絕懷
毒之怨猶縱毛爐炭之上幸其不焦投卵千鈞之下望
其必全豈不殆哉吳王曰寡人有疾三月曾不聞相國
一言是相國之不慈也又不進口之所嗜心不相思相
國之不仁也爲人臣不仁不慈焉能知其忠信者乎越

王迷惑棄守邊之事親將其臣民來歸寡人是其義也
躬親爲虜妻親爲妾不慍寡人寡人有疾親嘗寡人之
溲是其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寶幣不念故舊是其忠信
也三者既立以養寡人寡人曾聽相國之言而誅之是
寡人之不智也而爲相國快意耶豈不負皇天乎子胥
曰何大王之言反也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貍之卑
身將以求所取也大王以越王歸吳爲義以飮溲食惡
爲慈以虛府庫爲仁越王之崇吳吳將爲所擒也惟大
王留意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負前王一旦社稷丘墟宗

廟荆棘其憐可追乎吳王曰相國寘之勿復言矣寡人
不忍復聞于是遂赦越王歸國送于蛇門之外羣臣祖
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返其國必念終始王其勉之越
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蠡之
徒願死于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君子
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引
越王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歎曰孤之
困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
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大夫嘆曰吾已絕望永辭萬民豈

料再還重復鄉國此時萬姓咸懽羣臣畢賀句踐既返
國乃苦身焦思寘膽于坐側坐臥卽仰膽飲食亦嘗膽
也曰女忘會稽之恥耶句踐說于國人曰寡人不知其
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讐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
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于是葬死者問傷者養
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
之不足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
下賢人厚遇賓客任大夫種以國政委范蠡以戎事越
國之境南至于句無（今諸暨有句無亭）北至于禦兒（今嘉興石門縣）東

至于鄞（今鄞縣）西至于姑茂（今衢州大末縣）廣運百里乃致其父
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
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令壯
者無取老婦命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
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免乳也）公
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
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
政（當室適子也）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
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

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于義四方之子來者必廟禮之
句踐載稻與脂于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餔也
無不歠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
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于國民俱有三年之食國之
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于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
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
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
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之仇
臣而思報君之仇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

許之乃召大夫曰吳爲不道殘吾社稷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惟是車馬兵甲卒伍旣具無以行之敢訪諸大夫戰奚以而可大夫舌庸乃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賞不失勞聖通也）大夫苦成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別物善惡一說物謂旌旗物色之類）大夫蠡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皋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聲謂鐘鼓進退之聲）王乃令有司大令于國曰苟任戎者皆造于國門之外王乃令于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爲戮不

利（不審謂欺妄也）過及五日必審之（使熟思五日）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屛而立夫人向屛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內政婦職）外政無入（外政國事）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于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屛乃闔左扉塡之以土（閉陽開陰示幽也）去笄側席而坐不掃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于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政國事外政軍事）吾見子于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扉塡之以土側席而

坐不掃王乃之壇列（[illegible]）鼓而行之至于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君之令明日徙舍至于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于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于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歿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于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

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于軍曰有眩瞀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于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和（上下皆和也）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于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于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于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江、松江）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左傳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在哀十七年、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于沒地名又郊敗之三戰三北笠澤也沒也郊也、乃至于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于越君君告

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絶祀許君成以至于今今孤不道得罪于君王君王已親辱于孤之敝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命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于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于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于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

有之矣孤何以視于天下遂自殺以袂掩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致貢于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于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横行于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于是范蠡遂去而大夫種見誅句踐寢疾將卒謂太子興夷曰吾自禹之後承元常之德蒙天靈之祐神祇之福從窮越之地藉楚之前鋒以推吳王之干戈跨江涉淮從齊晉之地

功德巍巍自致于斯其可不誡乎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遂卒句踐卽位二年而敗于夫椒入臣于吳凡三年而歸國句踐之十五年吳會黄池與晉爭長越兵乘間入吳虜吳太子友焚其姑蘇夫差行成二十年復圍吳二十二年滅吳距其夫椒之敗適二十年句踐十五年魯西狩獲麟十七年魯孔子卒自句踐而下七傳至王無彊爲楚所滅

愚按勾踐長頸鳥喙忍詬貪恥石室俘囚備受人間未有之辱十年薪膽一旦奮起而一舉滅吳其機深其械險頗于蠡氏論斷古人以之報者與太王並稱并巧過乎

春秋紀傳卷之十二終

東陽李鳳雛纂輯

孔子世家

孔子蓋宋微子之後也自微子微仲五傳而至哀公熙。熙生弗父何弗父何以有宋讓弟厲公而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族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姓也子孫遂以爲氏孔父生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自孔父爲宋督所殺子孫避禍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

爲鄹邑大夫叔梁紇壯勇有力襄公十年孟獻子從諸侯之師伐偪陽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鄹人紇抉之以出門者（言其多力抉擧縣門出在門內者）十七年齊高厚圍臧紇于防鄹叔紇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臧紇于旅松而復還守防齊師去之叔梁紇娶顏氏女徵在禱于尼丘以襄公二十一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于魯昌平鄉陬邑因名曰丘字仲尼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十九歲娶宋幵官氏（幵音堅）二十歲仕于魯爲委吏料量平二十一歲爲司職吏（職見周禮牛人職讀爲樴此官

卽由子所謂乘田也）養畜蕃息二十四歲母顏氏夫人卒夫子少孤不知父墓（徵在年少適梁紇紇未幾死以少寡爲嫌不從送葬史遷以爲母諱之而不教孔子非也）及母卒殯于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引也蓋殯也問于鄹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于防（記此篇載孔子旣合葬于防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余竊疑聖人之送其親所以致謹于體魄之藏而爲久遠之慮宜無所不至豈有始葬纔封而遇雨遽崩者耶孔子之泫然而云云也其將自痛自罪乎抑將罪門人乎古不修墓以古人送終其爲墓必完以堅無復事于修云耳豈孔子送親之終而不能堅完其墓者墓旣壞矣而不修雖行道之人弗忍也薛應旂曰叔梁紇葬防山

孔子三歲而紇死是少孤也然顏氏之死孔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孤母之世不求父葬之地至母殯猶不知乎且死而殯于衢是無室廬而死于道路者不得已之所爲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乎蓋禮經出漢儒其間附會者多矣若予弗泥焉可也）二十六歲母喪既祥（小祥不計閏十三月而祥爲大祥不計閏二十五月）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二十七歲郯子來朝夫子見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二十九歲孔子學鼓琴于師襄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曰丘未

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三十歲齊景公與晏嬰狩于魯界因適魯問禮于孔子景公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孔子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遂適齊三十二歲在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

爲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三十三歲在齊景公見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問災何王之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此逸詩也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故天殃宜加其廟焉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罰加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毋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災果釐王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三十四歲自齊反于魯三十五歲與南宮敬叔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虆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于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既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

黻子曰丘可謂中人說法與夫子無異[illegible]龍門曰太史公好老[illegible]之

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廣大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無以有已爲人臣者無以私已夫子乃自周反乎魯弟子稍益進焉三十六歲季孫意如攻逐昭公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彼高昭子者未聞以賢德稱而晏子之賢聞于諸侯久矣又況往者從景公適魯孔子與之有舊孔子至齊不主晏子而乃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于景公何耶豈以高子執政而主之以求用耶不然史記必有誤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三月不知肉味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至則聞韶景公又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欲封以尼谿

之田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蘊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一云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君子獨立不慚于影獨寢不慚于魂孔子拔樹削迹不自以爲辱窮陳蔡不自以爲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斧斤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

困也始吾望儒而貴之今吾望儒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言發于邇不可止于遠也行存于身不可掩于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今丘失言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異日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遂行三十七歲自齊歸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定公五年夏季平子卒季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則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隳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

仲尼曰昔禹會諸侯于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封封山禺禺山在吳郡永安縣晉太康元年改永安爲武康縣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于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三丈數之極也于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按吳伐越事在哀公元年定公五年吳未墮會稽安得有獲骨之事四十六歲夫子在魯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于守廟者此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

故常寘之于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烏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四十七歲定公以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制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

也何但魯國哉于是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生之所宜由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五十一歲由大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其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聚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

春秋紀傳　卷十三　孔子世家　七

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也不可以不除五十二歲齊大夫犂鉏言于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于夾谷孔子相定公孔子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司馬以從公曰諾會于夾谷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愆義于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遽止之穀梁傳夾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而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既會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侯歸而大慚告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

春秋紀傳　卷十三　孔子世家　八

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魯君爲之奈何晏嬰進曰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已知過則謝以質而已于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讙龜陰之田以謝過五十三歲爲大司寇初國人誦之曰麛裘之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既而政化大行國人又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五十四歲孔子言于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制也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于是叔孫氏隳郈季孫氏隳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

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郈費。將墮成。成宰公斂處父不肯墮成。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愚按孔子柄魯攝行相事。大聖人過化存神。能于立談之間。折強齊驕暴之氣。使之歸過服罪。而反不能得之于一成宰。何也。蓋此時孔子已去魯。而其功不究也。按年表定公十二年。孔子年五十四。由大司寇攝行相事。請墮三都。夏仲孫何忌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墮費。魯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孔子將行。正值魯十月上辛有事于郊之日。膰又不至。故遂行。其圍成弗克。乃十二月事。女樂之受。在墮郈費之後。孔子之去。在圍成之前。則圍成不克。非孔子在魯時事。史記孔子世家既誤以墮郈墮費。爲在定公十三年。又誤以齊人饋女樂。孔子去魯在定公十四年。他書傳不足信。獨不觀春秋所書墮郈墮費爲在定公何年月乎。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待價。孔子之爲政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途。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于邑者。不求有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魯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先爲之并矣。盍致地。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于是

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門外。季康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于政事。門人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遂適衛。主于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實。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怪之。使使問于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惟霸者爲能獲焉。王食之大美。子路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齊有一足之鳥。飛集于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且曰。天將大雨。商羊鼓

趣令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趣治溝渠修堤防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人民唯齊有備不敗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陽虎嘗暴于匡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過也若我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子路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還適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

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于是醜之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之伐其樹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于是肅愼貢楛矢石砮

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愼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愼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疆更伐陳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于是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遇難于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

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弗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而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也公曰吾大夫以爲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毋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之志其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故男子不樂從欲死之而婦人恐懼保西河無戰意也）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本與公叔同叛者）公曰善然不果伐他日靈公又與孔子語見飛鴻過而仰視之色不在孔子乃行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

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覆巢毁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于不義也尙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反乎衛復如陳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孔子如蔡及葉楚昭王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來聘夫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病今者又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

大夫危矣于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絶糧七日弟子有慍心孔子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歟何爲至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問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種之爲稼斂之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言良工能巧而已不能每順人之意）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爾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問如子貢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于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以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魯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魯

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孔子七十一歲春哀公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反袂拭面涕泣漣洏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自隱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行事紀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典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明年辛酉子路死于衛七十三歲壬戌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于門曰賜汝來何晩也孔子因嘆

歌曰。泰山頹乎。梁木摧乎。哲人萎乎。因泣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于東階。周人于西階。殷人兩楹間。昨暮余夢坐奠于兩楹之間。予殷人也。寢七日而卒。時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也。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于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世世相傳奉祠。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冢。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孔子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天地吾無以名其大也。日月吾無以狀其明也。滄海吾無以測其廣且深也。茲輯孔子世家。譬之摹天地。繪日月。量滄海。窮于擬議而已矣。聖人之道。其廣大精微者著于六經。而其家世之統緒。生平之閱歷。及其言行之散見于百家者。可得而述其畧焉。用以補史記。孔子世家之所未備。若大史氏之例。上不入于本紀。下不夷于列傳。而必載之世家者。宋王安石雖譏之。今姑仍其舊云。

康熙二十五年

御製先師孔子贊 有序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代宣其蘊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言以垂憲此正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也粵稽往緒仰遡前徽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子不得位窮而在下秉刪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勳業炳于一朝明道者教思周于百世堯舜文武之後不有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湮塞斯道之失傳也久矣後之人而欲探二帝三王之心法以為治國平天下之準其奚所取衷焉然則孔子之為萬古一人也審矣朕巡省東國謁祀闕里景仰滋深敬摛筆而為之贊曰

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立行著習察舍

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萬古曰惟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歲至聖挺生聲金振玉集厥大成序書刪詩定禮正樂旣窮象繫亦嚴筆削上紹往緒下示來型道不終晦秩然大經百家紛紜殊途異趣日月無踰羹墻可晤孔子之道惟中與庸此心此理千聖所同孔子之德仁義中正秉彝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夜勗哉令圖遡源洙泗景躅唐虞載歷庭除式觀禮器摛毫仰贊心焉遐企百世而上以聖為師百世而下以聖為師非師夫子惟師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為寶泰山

巖巖東海泱泱墻高萬仞夫子之堂孰窺其藩孰窺其
徑道不遠人克念作聖
臣鳳雛曰歷代封誥祭文廟碑贊頌多不能載敬登
今上御贊一篇先聖後聖道揆既一金聲玉振大成則同天
文聿昭餘皆可畧

春秋紀傳卷之十四

東陽李鳳雛纂輯

周列傳

宰孔

宰周公孔周之三公也（孔以冢宰兼三公）襄王元年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敢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下拜登受宰孔先

歸時晉獻公將如會宰孔遇之于途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好示自矜其功以信施示諸侯力功也）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輕謂垂橐而入重稛載而歸）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三屬諸侯乘車之會三存三亡國魯衛邢也）以示之施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如室旣鎮其甍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于怨讎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東東方也左傳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君無懼焉其有

勸也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爲城景大也霍霍山而汾河涑澮以爲淵戎狄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汪大貌苟違其違誰能懼之苟違違去也其違違道也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修釋舍也閉守也修治也而輕于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是歲也獻公卒

愚按晉獻公乘時崛起汾晉滅耿滅霍滅魏滅虞滅虢并國不可勝數終齊桓之世未嘗一與諸侯會盟至是黽勉一來蓋爲齊桓威信所動是以就道而又後期其驁驁很戾蓋可見矣葵丘之盟其之大者宰孔旣與晉侯遇則當勸之兼程速赴可也奈何顧沮之夫諸侯講信修睦以藩王室禮也由宰孔言之倘

土地之大可以無事于交鄰恃甲兵之强可以無需乎好會凌假而爲熊通之自立宋偃之橫行又何誅焉身爲王室大臣不以修睦尊獎之大義勸强侯而反教之以雄據其立言爲不智其謀國爲不忠君子不能無譏矣若果以如會爲失心就道爲天昏則在會諸君皆將徵死何獨說諸然晉侯之薨何以遂如所料也曰獻公之心死久矣戮桓莊翦羣族信二五惑驪姬殺世子是之謂失心其夭昏不亦宜乎初非因葵丘如會之故也

內史過

內史過周大夫惠王十四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邪辟淫泆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再宿曰信商之興也檮杌次于丕山檮杌鯀也其亡也夷羊在牧夷羊神獸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宣王殺杜伯而無罪王見杜伯射王中心而死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

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儀匹也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遷徙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愚按內史過因此王問端傳會無故揚其先王先后之醜而又加誣焉以此對君不敬之大者不得以子產黃熊駘臺博物爲比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貍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貍姓丹朱之後無有祈也王使太宰忌父帥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求神益地內史

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于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于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蒞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乎以行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

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卽位而背內外之賂虐其處者（謂殺里丕）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邇不和矣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執玉卑替其摯也拜不稽首誣其上也替摯無鎮（鎮重也）誣王無民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其後惠公隕于韓太子圉見殺呂郤爲秦穆公所誅皆如其言

內史興

內史興周大夫叔興父也襄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內史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兹魯多大喪（是歲魯季友公孫茲卒）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興言齊魯喪亂以他占知之非關石鷁之故恐識者譏之故退而自明其意然謂陰陽無與于人事是以天變爲不足畏

也其言殊謬）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旬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獻公死已久于此設其主者文公不欲繼于懷惠故設獻公之主自以子繼父之位行未踰年之禮也）太宰蒞之晉侯端委以入（元端士服）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卽冕服既畢賓享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

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于有禮艾人必豐（艾報也）王從之使于晉者道相屬也其後衡雍之饗王命晉侯爲侯伯其策命之詞內史興所作也

富辰

富辰周大夫襄王四年王子帶奔齊十二年富辰言于

王曰請名太叔詩云協比其鄰婚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禁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鄭文公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屛藩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虢鄭納之）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桓公友厲王子宣王弟）棄嬖寵而用三良（嬖寵申侯子華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親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

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屛周召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且夫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昔摯疇之國也由太任（摯疇二國名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太任之家也太任王季之妃詩曰摯仲氏任又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杞繒由太姒（杞繒二國姒姓太姒之家也太姒文王妃）齊許申呂由太姜（四國皆姜姓太

姜太王妃。陳由大姬。大姬武王女。傳曰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鄢妘姓之國。仲任之女為鄢夫人。其後亡鄢。密須由伯姞。伯姞密須之女也。按鄢為鄭莊公所滅。密須文王所滅。非由妹女娶婦而亡。鄶由叔妘。叔妘鄶夫人。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聃由鄭姬。聃季之國。夏鄭嬀為大人同姓冊取目蹟姓而亡。息由陳嬀。楚由鄧曼。非見楚世紀。羅由季姬。盧由荊嬀。二事無所考。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狄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隗后既立。狄隗姓。而通于王子帶。王黜之。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太叔帶以狄師攻王。王出居于鄭。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馳狄師。死之。

愚按左傳惠王二十年。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子帶包藏禍心。圖謀篡竊。外結異類。內危宗主。比之管蔡之惡。鬩于王室。罪又甚焉。大辟未加。薄從流放。已為寬縱。豈得復名還京師。更從親屬容保。大懟以傷國法乎。富辰引經請復式好。徒知兄弟之宜親。不知大義之當絕。儒生誤國。重胚禍胎。遂至罪人淫嬖。狐媚宮闈。為奔根寢。枕氣纏闕。再次蒙塵。辰雖陷陣捐軀。不塡贖罪。不得以死節見褒也。

內史叔服

內史叔服。周大夫。襄王二十六年。王使叔服至魯會葬僖公。公孫敖聞其善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食子奉祭祀者也。收子葬身者也。穀也豐下。面方也。必有後于魯國。穀孟獻子之父也。頃王六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已而皆驗。後二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定王十七年。晉景公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王師敗績于徐吾氏。其言事奇中。皆此類也。

倉葛

倉葛。周之陽邑人也。晉文公既受陽樊于王。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為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于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人民。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于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惟官是徵。其敢逆命。何以辱師。君之武震。毋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武無烈。匿文不

陽不獲承甸而祗以覿武（不得承王室爲甸服）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王孫滿

王孫滿周大夫秦孟明帥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果敗于殽定王元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遝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子乃還

呂祖謙曰一夫而抗強敵一言而排大難此衆人之所喜而識者之所憂也楚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觀兵周郊問九鼎之輕重其勢岌岌若泰華嵩岳將壓而未壓王孫滿獨善爲說辭優天命以折其任僨使楚人卷甲韜戈逡巡自却其再造周室之功實在社稷是故衆人之所同喜也夫何憂憂之云者非憂其一時之功也憂在今日而憂在他日也天下之禍不可徵而倖不可恃問鼎大變也國幾亡而祀幾絕王孫滿特辨口以禦之所以楚子退聽者亦幸焉耳周人遂以爲強楚之因始如是尚畏吾文告而不敢前異日復有跳梁譏甸者政煩一辨士足矣是御寇難爲常而以其三寸舌爲可恃也下逮戰國吞噬之際猶用滿之餘策虛張九九八十一萬以誦齊一旦秦兵東出辨不能屈說不能下緩頰長喙噤無所施稽首歸罪甘爲俘囚始知虛語浮詞果有時而不足恃也吾故曰王孫滿却楚之功不足以償怠周之罪

愚按周禮邦交行使則有文告之辭疆場則有守禦之備故有大兵壓境勁敵臨城國勢危于累卵因文告一言之辭而存其國者多矣君子皆貴其功未有罪之者也齊孝公伐魯展喜以辭却之而齊師還秦穆公圍鄭燭之武以辭說之而秦兵退若以伯恭之罪王孫滿者例之則展喜亦爲怠魯燭之武亦爲怠鄭是二人者皆可誅也夫責周之偷惰不能自强于政治是也責王孫滿之怠周非也當楚子觀兵問鼎之時暴横極矣令無王孫滿嚴詞折之則三川已入周社已屋尚安得綿延至赧王之世四百餘年而後亡哉伯恭此篇蓋法吏煅煉周内之文而非持平之論也

詹桓伯

詹桓伯周大夫景王十二年周甘人與閻嘉爭閻田（甘人周甘邑大夫襄也閻嘉晉閻邑大夫）晉梁丙張趯帥陰戎伐周潁邑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責讓之）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

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爲後廢墜兄弟豈之因當救濟之）如弁髦而因以敝之（[illegible]）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居于瓜州瓜州即敦煌地）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伯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反穎俘王亦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歸之

萇弘

萇弘周大夫專聞辯智忠于王室景王十四年王問于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至此十三年歲復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楚無德而享大利適所以壅積其惡）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王弒立之歲歲在大梁至景王十六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是歲楚子誘蔡靈侯于申而殺之後二年楚靈王死平王復封蔡二十年晉侯將伐陸渾之戎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illegible]）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周大獲（先備故）二十一年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毛伯過周大夫得其族）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昆吾夏伯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稔惡熟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于王都不亡何待既而毛得果亡景王崩王子朝爭立王室大亂劉子單子立敬王萇弘事劉文公時子朝之黨南宮極震（地震壓死）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文公父獻公欲立子猛未克而卒）周之亡也其三川震（涇渭洛也幽王時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子朝號西王敬王號東王）敬王二年春正月名伯盈南宮嚚（極子）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

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及子朝奔楚其餘黨猶在王城時有作亂者故諸侯戍周敬王十年萇弘與劉文公謀欲城成周遣使告晉魏獻子爲政說萇弘而與之于是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王室始靖周劉氏與晉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二十八年六月周人殺萇弘弘忠于周室死非其罪周人收其血而藏之三年化爲碧史記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也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卒爲衆人所殺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韓非子叔向之讒萇弘也爲萇弘書謂叔向曰子爲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

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廷周以萇弘爲賣周也殺之說苑之說亦畧同說苑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于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書也乃殺之按萇弘之死實因趙鞅讓周黨范氏之故非叔向讒殺之也且殺萇弘在敬王之二十八年羊舌氏已滅久矣淮南子曰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曆律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漢書兵家陰陽有萇弘十五篇

伶州鳩

州鳩周司樂之官也景王將鑄無射問于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凡樂輕者從大重者從細故琴瑟尚宮也鐘尚羽鐘磬大故尚羽石尚角角居清濁之中匏竹利制以聲音調和爲制無所

也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議從其調利革木一聲無清濁之變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樂和則諧政和則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詳曰樂極極中也極之所集曰聲中和之所會曰正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越孔也樂記曰朱絃而疏越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于

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于正細謂無射主正也言無射有大林是作細而太過其律妨于正聲用物過度妨于財正害財匱妨于樂細抑大陵不容于耳非和也細無射大大林言大聲陵之細聲抑而不聞不容于耳耳不能容別也聽聲越遠非平也越迂也言無射之聲爲大林所陵聽之微細迂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節則有繁殖之財于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

比之不度無益于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鐘成伶人告和王謂州鳩曰鐘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爲和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曹羣也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大錢大鐘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鐘不和明樂人之訣○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佈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鐘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仲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鐘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失節也○又天王將鑄無射伶州鳩聞之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于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于耳而藏于心心億則樂窕則不成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陰不佞

陰不佞周大夫敬王元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禱河求福甲戌津人得諸河上珪自水出陰不佞以溫人南侵侵于朝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則爲石及敬王定位而獻之與之東訾邑人六年子朝之餘黨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

愚按周自東遷以後勢雖削弱苟有明君哲輔猶可振墜緒而敵令圖不至等于弁髦也惜也上無興主下鮮才良今攷宰孔以下十餘人皆卑卑少所設施或能樹菑牙弄脣吻張浮飾虛而毫無經國實濟嘻何其衰也惟王孫滿差強人意而宋人猶用深文橫加貶責過矣

春秋紀傳卷之十四

東陽李鳳雛纂輯

周列傳

王子虎

王子虎惠王之弟也爲周卿士晉文公既敗楚城濮覲王于衡雍王命王子虎策命晉侯爲侯伯（周禮九命作伯）其策命之詞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再拜稽首受命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明年夏王子虎會魯侯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王子虎在周值晉文公初霸再與諸侯會盟以尊王室爲王親臣卒謚文公其子孫爲王叔氏（按春秋文公四年書王子虎卒穀梁傳誤以爲叔服甫此三年經書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穀梁以爲即王子虎胡氏承穀梁之誤作傳曰經書王子虎卒不書爵諱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以叔服新使乎我致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義云云其責魯甚備而不知叔服固儼然在也且如以不爵虎爲諱魯則當以爵虎爲善魯耶未審此王子虎任何官封何爵赴告不詳策書不載聖人爵從而書之又據文義不書爵當是時虎不合云諱爵）

王叔陳生

王叔陳生謚簡公王子虎之孫王叔桓公之子也定王五年晉會諸侯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協桓公卒陳生嗣靈王四年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戎爲周患故愬于盟主）王叔有貳心于戎晉人執之已而釋之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河上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圭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于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圭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政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

單伯

單伯周之卿士食采于單伯爵（其名與世系傳皆未詳）莊王四年

王將嫁女于齊使魯侯爲之主昏。按禮天子嫁女于諸侯尊卑不敵不自主昏故命同姓諸侯主之時王姬下嫁于齊命魯侯爲之主何彼穠矣之詩所稱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是也據詩云平王孫則莊王之妹也故單伯送王姬于魯聽齊侯就魯親迎。按經書單伯逆王姬逆字乃送字之誤傳文可據穀梁不知是誤因疑周卿士如何有逆王姬之事遂曰單伯者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胡氏承穀梁之誤自創爲例曰列國命大夫例稱字則不知伯乃爵非字也此如經所書召伯毛伯之類魯無單邑魯世卿無單氏。僖王二年齊桓公與伯討宋背會單伯帥師會之匡王初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舍母叔姬魯女也魯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王使單伯如齊

請子叔姬齊人怒魯恃王寵以求女故執單伯并執子叔姬以辱魯久之齊人以單伯執節不移許其請而赦之使單伯來魯致歸子叔姬經書單伯至自齊貴之也。公羊傳忽創爲邪說曰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于子叔姬怪哉公羊從何捉出此段奸情。

單朝

單襄公朝單伯之後也單氏世爲周卿士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覿矣火心星也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單子歸以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亾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蒼龍之角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氐亢之間也謂寒露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涸木見而草木節解木氐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盡落也駟見而隕霜駟房星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也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之後清風先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

偫而畚挶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也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于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于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

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侯人爲導卿出
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
塗司寇詰奸虞人庀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
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
至賓至如歸是以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
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
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于周承王
命以爲過賓于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
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

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
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于夏氏不亦瀆姓矣
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
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敎茂帥其德也猶恐隕
越若廢其敎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
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
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晉既克楚于鄢使郤
至告慶于周未將事王叔簡公飮之酒語相說也明日
王叔子譽諸朝召桓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

以爲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
導焉可以樹今郤子見我以爲晉國之克也爲己實謀
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强之欒
范不欲亦我强之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無謀我
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
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
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
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將必
求之君以爲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

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
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
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
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
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以
爲己力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
不義則民畔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姦仁爲佻姦禮爲
羞姦義爲賊戰而偪舍鄭若賊也棄毅行容羞也謂兕胄三
肅使者之事眸國卽讐佻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于得政

矣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未幾晉滅郤氏王叔奔晉十二年單襄公尹武公及諸侯伐鄭自童蔵至于曲洧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名其子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文則得天地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恵文之慈也讓

文之材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被文相德非國何取且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相傳至三世而畀于驩之孫驩襄公名）故名之曰黑臀于今再矣此其孫也晉仍無道而鮮胄（時晉厲公無道又無子）其將失之矣必早善晉周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及厲公弑晉名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單氏頼之

單頃公

單頃公襄公之子傳失其名靈王三年晉悼公復伯假寵于周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餘無事見于傳

單靖公 單愆期附

單靖公（失名）頃公之子靈王九年周卿士王叔陳生出奔晉單靖公代之以相王室十四年天王使靖公逆王后于齊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于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上位在靖公上者視之不敢踰也）燕無私（無私好貨及加愛也）送不過郊（至郊而返亦言無私）語說昊天有成命單氏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况我禮也

其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鐫鏤儉也身聳除潔（聳懼也除治也）內外齊給敬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殺雜也）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單若有缺必茲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于他矣單氏世為王卿士迄于春秋之終不廢靖公庶子有單愆期者為靈王御士初王儋季卒（儋季貞王弟）其子括將見王而嘆（除服後見靈王）愆期過諸廷聞其嘆而言曰（此日字下述括之言）烏乎有此夫（欲有此朝廷之權）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

而頎大視蹤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謂悊期）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四月戊子儋括圍蔿逐蔿大夫成悊五月尹言多劉毅單茂甘過鞏成殺佞夫春秋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以不聽悊期言故至此）

單茂（單成公附）

單獻公茂靖公之子也獻公棄親用羈景王十一年冬十月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成公獻公之弟也十四年單成公會晉韓起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無守氣矣十二月單子卒

單旗

單穆公旗獻公之子靖公之孫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貿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子母相通故民皆得其便）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于

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毋乃不可乎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大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樂易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亾藪澤肆旣民力凋盡田疇荒蕪資用匱乏君子將險（危也）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王弗聽卒鑄大錢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無射鐘名大林無射之覆）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謂用物過度妨于財也）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鐘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無射陽聲之細者林鐘陰聲之大者細抑大陵故耳不能聽及也）是以先王之制鐘也大不過鈞重不過石（百二十斤爲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于是乎出故聖人愼之今王之制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于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

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耳目聰明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于民而民歸心焉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疾有轉易之名有過慮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依據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卒鑄大鐘景王愛子朝欲廢太子猛而立之恐大臣弗從二十五年王田于北山使公卿皆從欲殺單子及劉子遇心疾而崩不克單穆公與劉文公立王

猛是爲悼王王子朝與其黨作亂帥甲以逐劉子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子朝黨）夜取王以如莊宮單子出奔（失王故）子朝之黨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遂奉王以追單子單子與之戰殺其黨八人單子告急于晉晉師納王于王城十一月悼王崩單旗劉蚠立敬王王子朝敗奔楚王室始靖

單武公

單武公（名遾）穆公之子也敬王十七年子朝之餘黨儋翩作亂尹氏復助之天王處于姑蕕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文公子）敗尹氏于窮谷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守姑蕕大夫）己巳王入于王城十八年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皆討儋翩之黨）以定王室于時王室再亂天子再蒙塵而單氏父子扞王于艱戮力王室用能底定周世卿之功于是爲大

王季子

劉康公季子定王之母弟也食采于劉爲王卿士定王

使劉康公聘于魯發幣于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爲臣必臣爲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敎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敎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敬所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

命則不遲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于死以儉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于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爲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則能足用矣二子者侈侈則不卹匱匱而不卹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亾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侈泰焉不可以事二若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侈泰焉不可以事三若皆早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亾其後八年而子家出

奔又十八年僑如出奔其言皆驗簡王八年晉郤至與周爭鄇田鄇溫別邑王使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卽狄又不能于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陽氏狐氏先處之狐溱陽處父食溫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劉康公與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民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及師還成肅公卒於瑕康公之先見類如此惟茅戎之役桃𨟻喪師君子譏之事見內史叔服傳

劉夏

劉定公夏康公之子也靈王十三年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十四年劉夏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晉趙文子自虢之會還及穎景王使劉定公勞之舘於雒汭劉子曰

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畔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卽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是年冬趙文子卒

劉摯

劉獻公摯定公之子也。景王十六年晉合諸侯于平丘。劉獻公在會。晉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惟君。齊人聞之懼。聽命。二十五年。景王愛庶子朝欲立之。恐劉獻公單穆公不從。將殺之。王遇心疾而崩。不果。獻公尋亦卒。

劉伯蚠

劉文公伯蚠一名狄。獻公之庶子也。初事單穆公。時王子朝有寵于景王。伯蚠恐其爲亂。請于父獻公殺子朝及其傅賓孟。會景王崩。獻公亦卒。單子立。劉蚠共奉王子猛而立之。遂攻殺賓孟。子朝與羣喪職之徒作亂。帥甲以逐劉子。劉子奔揚。單子失王。亦出奔。子朝之黨追之。皆爲單子所殺。子朝奔京。劉子入于王城。復與單子奉王如平時。如圃車。次于皇。王猛尋卒。劉子單子復立王猛之母弟王子匄。是爲敬王。時敬王號東王。子朝號西王。相距守四年。劉單與子朝數十戰。互有勝負。會晉師勤王。五月。劉蚠敗王城之師於尸氏。戊辰復戰。劉師敗績。劉子懼。以王出。七月庚午。次于渠。子朝焚劉燒其采邑。丙子。王宿於褚氏。丁丑。王次於萑谷。庚辰。王入於胥靡。辛巳。王次於滑。晉趙鞅荀躒帥師納王。王入于成周。子朝奔楚。王室之亂而復靖者。劉氏之功爲多云。

愚按周先生既定天下。封建親戚以屏藩周。畿內同姓諸侯采地糾錯。東遷以後。可得而紀者。尚有十數國。周公黑肩。周公之後也。召伯盈。召公之後也。毛伯得。[illegible]故則毛[illegible]之後也。從若甘氏。尹氏。鞏氏。成氏。[illegible]宮氏。[illegible]可指數。而其世系與其事蹟。則若存[illegible]氏。若滅若沒。不可得而詳矣。今所輯三族。曰王叔氏。曰單氏。曰劉氏。皆有事實可攷。而單襄公單穆公其言議足爲鑑。子朝王猛之將。極厥艱危。故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春秋之終。單劉是賴。其有功於王室不少。

東陽李鳳雛纂輯

魯列傳

公子彄

臧僖伯魯惠公之庶弟公子彄也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

于農隙以講武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羽毛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冬十二月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加命服之等）

臧孫達

臧哀伯達僖伯之子也桓公二年宋督弑殤公諸侯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飾屋）大路越席（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大羹不致（不致五味）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衡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藻率所以藉玉者鞞鞛刀飾鞶大帶厲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馬飾）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

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于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呂祖謙曰鄰國之賢敵國之仇也權門之民公門之蠹也蕭何韓信之徒高祖視之則爲忠項羽視之則爲賊杜欽谷永之徒王氏視之則爲忠漢室視之則爲賊然則篡君之忠臣亦治世之賊臣耶臧哀伯

之諫鄙鼎其言則見其所既言者則非也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咸公以弟弑兄以卢弑君凡在魯國者雖牧圉斷養之賤皆可執刃以戮之況哀伯卿之世卿有祿于國有賊于軍有職于祭寧忍坐視而不救乎力能討則誅之可也力不能討則去之可也今乃低首下心日趨于朝又矜忠言以補其缺其于咸公信無負矣獨不負于隱公耶斬關之斧人不責其穿窬殺人之囚人不責其闘毆彼咸公視為弑逆而不忌況可責其取亂人之一錯乎宜其說之不納也由前言之則不忠由後言之則不智人謂哀伯為賢吾不信也嗚呼嚴尤備邊之策前業也然君子不謂之有以其所告者王莽耳陳子昂明堂之議正議也然君子不謂之正以其所告者武后耳藏哀伯郜鼎之諫忠諫也然君子不謂之忠以其所告者咸公耳向若咸公用哀伯之言動遵法度省刑于逆取劉守之說則終無彭生之禍而隱公之目亦不瞑于地下矣哀伯之罪顧不大耶吾嘗謂羽父之請為咸公弑逆之謀哀伯之諫為咸

公建保國之策始亂者羽父也成亂者哀伯也正名定罪不當置哀伯于羽父之下

臧孫辰

臧文仲辰哀伯之孫也文仲之父伯氏餅不顯文仲嗣世為大夫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災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詞也御說宋莊公之子後立為桓公文仲曰是宜為君有卹民之心二十八年魯饑文仲言于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而自請之其為選事乎自擇其職事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以民病為急以治平為讓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卹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卹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

救敝邑使能供職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實永享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女巫主祈雨者尪病瘠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鼻故旱公以巫舞雩不雨尪上向孜旱欲焚之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損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弗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二十二年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

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毋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二十四年冬周襄王出居于鄭使使來告難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官守謂羣臣不敢斥尊故言羣臣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文仲欲以辭却之使展喜受命于展禽以犒齊師語在柳下惠傳齊師還是歲文仲副公子遂如楚乞師見子玉楚令尹道之以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于是楚

子玉伐宋圍緡文仲相公以會楚師伐穀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使醫鴆之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于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今晉人鴆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卹也故能有親諸侯之患諸侯卹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于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說行玉二十穀雙玉為穀乃免衛侯自是晉聘于魯加于諸侯一等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爲也使

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升僖于閔之上也○毛氏傳曰閔初在禰廟莊在祖廟今僖將入禰閔將升祖而乃升僖于閔上則僖遠祖而閔仍禰子在父上禰在祖上矣逆祀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陽關塞關之屬凡六所以禁末業而文仲廢之妾織蒲席也與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居蔡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五年楚滅六滅蓼六蓼二國皆皐陶之後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六年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使季文子聘于陳十年春三月辛卯臧孫

辰卒

臧孫許

臧宣叔許文仲之子也宣公十八年季文子欲去公孫歸父言于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文子怨歸父去三桓故追言其父仲遂之惡以罪之臧宣叔怒曰時為司寇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愚按宣叔之意以歸父為無罪耶則不應狥季孫之請以為有罪耶則不應怒季孫之言怒則不必逐逐則不應怒宣叔于是進退失據矣成公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聞齊將出楚師懼而與晉盟也冬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

晉帥者孫良夫行父非必孫許也從左傳爲是

小國[illegible]上中下三卿

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
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二年鞌之戰宣叔如晉乞師晉師起宣叔爲道（公羊傳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臧孫許相與率師爲鞌之戰）冬
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
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蓋宣叔不欲使楚而孫詞以求免也）楚侵及
陽橋孟孫請賂之公衡爲質（成公子）以請盟楚人許平楚
師及宋公衡逃歸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

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三
年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
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
在三孫子之于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
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
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
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
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四年夏四月卒

臧孫紇（臧堅附）

臧武仲紇宣叔之子也短小多智時號爲聖人成公十
八年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將救宋）季文子問師數于武仲
對曰伐鄭之役知伯（知罃）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
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
之襄公四年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
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
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楚彭明侵陳陳無禮故也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孫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
人逆喪者皆髽（音查麻髮合結遭喪者多不能備凶服但髽而已）國人誦之曰

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
使我敗于邾（襄公幼故曰小子紇短小故曰侏儒）十三年將城防武仲請
俟農畢及冬城防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臧紇如齊唁
衛侯與之言虐（皆暴虐之言）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
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皆公弟）
見臧紇與之言道臧紇退謂其人曰衛君必入矣夫
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既而衛侯果復國
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紇潰圍
而出十九年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鍾而銘功

焉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農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德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以怒之亾之道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以公年計之此時不得尚有未嫁姑姊或既嫁而寡居者乎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

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民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愚按武仲所言救本塞源之論與夫子苟子不欲雖賞不竊之意同是時三家三分公室季孫竊國之柄其內盜也外盜望風

而至宜矣以盜賞盜又何誅焉武仲因詰盜之問而極言之亦所以陰折季氏也愚按今本一槪人皆書名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也牟夷見昭五年黑肱見昭三十一年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也悼子紇也訪於臧孫紇曰飲吾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爲上賓既獻臧紇命北面重席新尊潔之命設重席於堂北面酒尊既新復滌潔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獻酬既畢而通行爲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使從

庶子之禮列公鉏下季孫失色恐公鉏不從于是公鉏遂廢季孫愛臧孫喜其成己志孟孫惡之孟莊子及孟孫死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藥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亾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公鉏有功於孟氏故孟氏欲爲公鉏伐臧氏季孫不信臧氏聞之戒閉孟氏之訴自爲戒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藏也于臧氏借人以穿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隧正除于東門甲從已而視之

與孟氏圖之故從甲也觀其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果有甲故
乙亥臧孫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宣叔娶于鑄
生賈及爲而死鑄女生二子而死繼室以其姪鑄女之姪穆姜之姨
子也姨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爲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
之立爲宣叔嗣臧賈臧爲出在鑄武仲自邾使告臧賈而致
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
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
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賈使爲請遂自爲也爲自爲請
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己但慮事

淺耳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宣叔之勳敢不避邑乃
立臧爲臧紇出奔齊其人曰防人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爲戒
臧孫曰無辭發長立少季氏所忌故謂其無辭以盟也將盟臧氏季孫召外
史掌惡臣而問盟首惡臣謂奔亾者盟首載書之章首對曰盟東門氏
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
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
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
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
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齊侯將爲臧紇田與之田邑

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莊公自道伐晉之功對曰多則
多矣臧功曰多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敢穴於寢廟
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伐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
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其怒而自止仲尼曰知之
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
而施不恕也爲季氏廢長立少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獻
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享魯
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終誰福哉武仲遂終於齊臧氏
族有臧堅者從武仲於防齊師圍防獲臧堅齊侯使其

奄人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
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以禮于士以杙抉其傷而死杙小木

臧會

臧會者臧昭伯之從弟也臧爲卒子昭伯立昭伯從昭
公出亾季平子立臧會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
僂句以卜爲信與僭僭不信也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起居
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
對再三問不對昭伯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

而察之。皆無之。執而致之。遂奔郈。郈大夫使為賈正。送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伏諸路。而殺之。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相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會之子曰臧賓。哀公八年。魯及齊平。九月。臧賓如齊涖盟。賓之子曰臧石。哀公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齊人僨臧石牛。太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臧氏出自惠公。世有名卿。僖、哀之忠。文宣之勳。武仲之智。皆彬彬乎國良也。至昭伯從公。臧會卜僂句。僂句告吉。遂獲嗣卿。而臧氏世業替矣。寶。靈。惠。吉。逆。因之理。殆有不可知者焉。

春秋紀傳卷之十七

東陽李鳳雛纂

魯列傳

公子慶父

公子慶父者。桓公之子。莊公之庶兄也。公羊謂是莊公母弟。謬。莊公母弟雖季友耳。巳而齡曰。慶父以庶長稱孟。而時壓于嫡。故又稱仲。其後稱仲孫。亦終稱孟孫。以是也。按春秋經文只稱仲孫。不稱孟孫。莊公即位。慶父專政。勢傾公室。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於餘丘國名。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不許。三十二年八月。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慶父通于莊公夫人哀姜。欲篡。魯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魯人立閔公。閔公立二年。共仲即慶父也。謚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立僖公。閔公庶兄。共仲奔莒。魯人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請免死于僖公也。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奚斯即子魚。難于面言。故哭而往。報慶父。識其聲。而解其意。乃縊。公羊傳。公子慶父弒閔公。走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是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慶父弒[illegible]以不誅。囚獄有所歸。不[illegible]而誅焉。親親之[illegible]于歸獄。歸獄僕人鄧[illegible]僕人鄧[illegible]公

存之時、欒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欒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季友存其後是爲孟孫氏。（毛氏傳曰、經文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之下、書公子慶父如齊。閔二年、公薨之下、書公子慶父出奔莒。此共仲畏罪而出奔者。共仲弑殺子般。國人不與。故逃遁求免。時季子在陳。共仲恐季葉已、而已又無備。因以哀姜故。適齊求援。此情事之所必然者。胡氏向于慶父帥師伐於徐丘時。發一大議。謂權如慶弑。未有不掌兵柄者。至是不驗。乃又謂出入自如。皆由其手兵自恣之故。遂曲引康王之誥干戈虎賁、歷躍器仗。認作軍伍、賁慶父掌兵。夫慶父未嘗以兵。逆立閔之。又未嘗擁兵而逃也。至閔公見弑。慶父又奔莒。則爲窮蹙之極。旋且伏法。而胡氏又謂慶父巨奸。以七百里侯國、革車千乘、執三十年兵柄。又復引漢故事、謂承相太尉之任、兵柄慶父根深、自難猝制。夫春秋出兵用賦、從而後用。何嘗有南北軍府兵廂兵。使外戚諸王掌之。而一說不已。又從一說。曾不思殺叔牙、使鍼季一人酖之。縊慶父預奚斯一人從之。共仲出入、未嘗奔一兵。季友行誅、未嘗稍一士也。儒者解經何可言不以實而洶口誕謾若此。）

（按左傳莊公疾、問後于叔牙。牙曰、慶父材。言雖亂常尚未有弑逆之事也。季子酖之而立其後。于義得矣。慶父通于君母、連弑二君。春秋元兇、罕有其比。脫身瀕㓕、境外潛逃、重賂購求、幸而獲致。又聽其中途自縊、覆藏之刑、未加竊恐二君之靈、不瞑目于地下矣。奈何亦復存其後乎。此則季子之過也夫。）

孟穆伯

孟穆伯公孫敖、慶父之子。僖公十五年、楚人伐徐。公會諸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孟穆伯率師及諸侯之師救徐。文公元年春、天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葬僖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文伯）食子（奉祭祀供養者也。其後文伯子孫盛于魯）難也收子。（難、惠叔也。收子、葬身子也）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豐下、面方也）秋、會晉侯于戚。晉侯彊戚田。故公孫敖會之。冬、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二年夏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也。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七年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逆婦也）及鄢陵、登城見之美。遂自取之。襄仲請攻公孫敖、叔仲惠伯平之。使反莒女。

復爲兄弟如初。八年、公孫敖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即前年還莒之女）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于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不使得朝于君與聽魯之政令。穆伯既復、終寢于家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適莒。文伯疾而請立後于君曰、穀之子弱。（子、孟獻子、年尚少）請立難也。（難、惠叔）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以卿禮葬。弗許。齊人或爲孟氏謀（孟氏、穆伯之家人也）曰、爾魯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齊魯境上地。飾棺不殯、示無所歸）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

則惠叔請之（至今朝年未已）。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葬視共仲（制如慶父，皆以罪降）。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聲己，惠叔母，怨敖從莒女，故不視）。敖他年其二子來（敖在莒所生）。孟獻子愛之，聞于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于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句鼆、戾丘，魯邑。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以自明無欲殺獻子之心也。句，古候反。鼆，莫幸反）。

仲孫穀

孟文伯穀，穆伯之子也。文公欲弛文伯之宅（宅，有司所居。公欲毀之以益宮）。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在外，寬地）。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次，舍）。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故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惟里人之所命次。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

仲孫蔑

孟獻子蔑，文伯穀之子也。宣公九年，王使來徵聘。夏，使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賜之。十四年，楚圍宋。獻子言於成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于是乎有庭實旅伯；朝而獻功，于是乎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十三年，公如周朝王，獻子為介。王說獻子，賜之加厚。遂會諸侯伐秦。獻子謂公曰：晉師和，必有大功。果敗秦師于麻隧。十八年，仲孫蔑會晉侯及諸侯於虛朾，謀救宋也。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會葬（葬成公）。襄公元年春，會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魚石自宋逃楚，楚伐宋，納魚石于彭城。諸侯救宋，楚師還，晉人以魚石等歸，置諸瓠丘）。夏，復會諸侯之大夫次于鄫。二年秋，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謀鄭故也（鄭叛晉，謀討之）。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荀罃）曰：善。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懼，乃行成。三年，公如晉，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四年，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鄫，小國也。欲使屬魯，如顓臾、須句之比）。晉侯不許。獻子曰：以寡

君之密邇仇讎而願同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晉司馬掌諸侯之賦）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七年夏四月（周四月夏之二月也）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十年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是年也盜殺子駟子國子耳十五年宋向戌來聘見

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我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韓非子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名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于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為富據此孟獻子必無美室之事其兄自為之無疑也）十九年獻子卒獻子好禮其居喪也既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孔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韓非子孟獻子之晉叔向問之曰聞子無二輿二馬何也獻子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尚徒行故不二輿叔向以語苗賁皇曰助吾賀孟孫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大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潔私名孟孫之儉也可與又何賀按春秋列國世卿各有采地采地所出車賦即為軍行故傳曰孟獻子百乘之家也今云無二輿二乘疑妄）

仲孫速

孟莊子速獻子之子也襄公十六年秋齊侯圍郕莊子徼之（徼擊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莊子遂塞海陘（魯險道）而還十八年秋齊師伐魯北鄙冬十月公會晉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同圍齊（是時齊靈公無道侵虐四鄰三年之內五加于魯諸侯同怒而圍之）伐齊雍門之荻莊子斬其楢以為公琴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二十年春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莒數伐魯今尋督揚之盟其相和好也）邾人數伐魯南鄙魯以諸侯事未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二十三年卒初獻子卒莊子年少嗣立與季孫宿同朝宿父行父忠於公室宿不能繼而莊子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故仲尼稱其孝云

仲孫羯

孟孝伯羯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也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孟莊子疾豐點與公鉏謀（公鉏季孫宿之子）廢秩而

立之莊子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遂立羯秩奔邾二十四年孝伯帥師侵齊晉故也二十八年孝伯如晉告將如楚宋之盟故二十九年會晉知悼子及諸侯之大夫城杞冬如晉報范鞅之聘也三十一年卒孟孝伯在魯多會盟聘問之事而論功業少所著聞

仲孫貜

孟僖子貜孟孝伯之子初昭公如楚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僖子以爲病歸乃講求之苟能

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卒在二十四年傳終言之名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考正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三命上卿也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其恭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

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也已十一年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鄰女與之同奔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二女自共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簉副倅也薳氏之女爲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于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字養也似雙生二十四年孟僖子卒

仲孫何忌

孟懿子何忌僖子之子也學禮于仲尼懿子問于孔子

曰文王有胥附奔走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日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入于耳是非禦侮乎定公三年冬懿子及邾子盟于拔脩邾好也六年與季康子帥師圍鄆經定公六年書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公羊傳曰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忌譏二名非禮故謂之仲孫忌按春秋二名多矣如魏曼多石曼姑之類不一而足二名曷爲非禮又若有夫名之半以爲義者耶然則何以獨言忌偶佚文耳果以爲譏二名者則前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後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何爲又不譏耶六年夏季桓子如

晉獻俘也陽虎强使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賤魯故不復兩設享）（更衣之房）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謂趙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强爲之請以取入焉十年帥師與叔孫武叔圍郈（時侯犯以郈叛）秋復與武叔圍郈侯犯奔齊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將墮成（成孟氏邑）成宰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不克哀公二年懿子帥師伐邾取郭東田及沂西田與邾子盟于句繹而還十四年八月卒

愚按定公之時孔子爲大司寇攝行相事而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于叔孫墮郈季孫墮費是聖人大行之兆朞月已可之驗也獨孟孫聽公斂處父之說憑固其城至以國君親將帥衆圍之數旬而不能下噫亦危矣所以然者叔季二家邑宰數叛南蒯以費侯犯以郈二氏患之一聞夫子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論欣然墮之而無疑雖自知夾籓潰籬而可以除腹心之疾杜肘腋之變故墮之而不顧也若成宰處父竭忠孟氏北門保障爲之謀者甚周而又出死力以衛之有盤據之樂而無反噬之虞則孟孫何苦而自削其根本也此成之所以不墮也然懿子學禮孔門豈有不聞[illegible]都城不過百雉之訓宜其素聞夫子以禮治魯而聽教者出于專國之叔季使化者及在于處父之門人懿子之罪于是乎不容誅矣胡氏不推究其故而偎疑少正卯等肆疑阻于其間朋乃于孟孫失出而于正卯失入乎

仲孫閱

南宮敬叔仲孫閱懿子之弟（按敬叔又名說又名縚又名适不應一人有四五名姸必有誤）居南宮因氏焉師事仲尼孔子問禮于老聃敬叔言于魯君與之車一兩乘馬一豎子與孔子俱適周見老子及還老子送之以言敬叔與聞之遂三復白圭云哀公三年司鐸火踰公宮救火者皆曰顧府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待命于公宮）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唯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力爲多也初敬叔以富得罪于定公奔衛後反載其寶以朝（將以賄謀復位）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南容以智自持世清不廢世濁不汚獨居思仁公言思義孔子以爲異士）

孺子洩

孟武伯洩懿子之子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淸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師從之孟之反後入以爲殿抽矢策馬曰馬不進也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邴

洩子羽鋭斂（欲戰）我不欲戰而能默（心欲不戰口不言兵）洩曰驅之

十四年懿子卒武伯立成宰公孫宿與武伯有隙以成叛降于齊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于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衞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彘武伯名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推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爲可執）二十五年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重爲公僕）季康子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不獲從

君免于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之數食言也）飲酒不樂已而公孫于齊

愚按孟氏酗慶父爲魯元惡大憝又繼之以穆伯之淫亂殖基薄矣而其後乃多賢子孫異哉獻子與季文子同朝二子皆竭忠公室者也宿及意如不念先世之忠勤自踰其短垣而莊子僖子皆能世其家故三桓惟仲孫氏獨忠于魯云

孟公綽

孟公綽孟氏族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役也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也（徒空）歸而弑齊莊公（觀孟公綽料事之明如此亦非盡短於才者）

太史公曰孔子之所嚴事于周則老子于衞蘧伯玉于齊晏平仲于鄭子產于魯孟公綽以此觀之公綽之賢雖不如蘧晏公孫然其人亦大槩可取矣

孟之側

孟之側一名之反孟氏族也清之戰孟孺子洩帥右師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故孔子稱其不伐

子服它（子服氏四人）

子服懿伯佗孟獻子之庶子也別爲子服氏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佗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子服椒

子服惠伯椒懿伯之子也臧武仲之出奔也魯人欲盟之而患無辭惠伯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武子用之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襄公薨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無從乎越二年滕子卒南蒯將叛枚筮之不指其事汎卜吉凶遇坤䷁之比䷇地下地上為坤坤六五變為比曰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辭以為大吉也以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有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坎險故彊坤順故溫彊而能溫所以為忠和以率貞信也水和而土安正和正信之本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失中德內外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非此三者弗當不足當此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參美盡備吉可如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及南蒯敗果如所言晉會諸侯于夷儀齊服也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子服惠伯曰君舍有罪以靖

小國君之患也寡君聞命矣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侯豈惟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于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共必使上卿從之從至晉謂也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為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益闕矣昔欒氏之亂欒盈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敝賦踦跂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于雍榆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持止晏萊焉晏萊齊大夫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魯之密邇于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又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于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于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群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子服回

子服昭伯同惡伯之子也昭公十六年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慣習奢傲將以輕君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冬十月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自往見之乃信回言）子服氏有子哉

子服何

子服景伯何子服回之子也哀公三年夏五月司鐸火火踰公宮百官救火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校人乘馬巾車脂轄（校人掌馬巾車掌車）府庫慎守濟濡帷幕

鬱攸從之（鬱攸火氣也濡帷幕從火氣而爲之備）蒙葺公屋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是時魯雖被火而禮書猶存者景伯之功也七年公會吳于鄫吳徵百牢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之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勿與必棄疾于我乃與之季康子欲伐邾乃享大夫以謀之景伯不欲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吳）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懿子是其說諸大夫阿季孫意皆曰可伐（孟孫問諸大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益何季孫之意也）秋季氏遂伐邾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邾茅夷鴻請救于吳明年吳師伐魯克東陽而進每日遷次舍于庚宗吳人行成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炊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

請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釋子服何于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十二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侯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貢職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以百乘之（賦事吳）而如邾以事晉（六百乘之賦）且執事以伯名諸侯而

以俟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歎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于魯矣將以二人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地名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吳人信鬼且故以恐之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言于王曰無損于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按子服氏孟氏之支庶也懿伯之改過惠伯之忠勤昭伯之明智景伯之應對强吳皆足以衛社稷定國是豈不賢哉是可以與莊子僖子南宮敬叔諸孟競爽矣

春秋紀傳卷十八

東陽李鳳雛纂輯

魯列傳

叔牙

叔牙者桓公之庶子慶父同母弟也莊公病將薨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鄕者牙曰慶父材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乃使以君命命叔牙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李子大義滅親亦猶周公之誅管蔡毛氏傳徐仲山曰記每以季友酖叔牙爲過急而胡氏極頌之謂周厚本支而肅旦仲黜蔡鮮義皆在此不無失實予嘗謂此事穀公羊解之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其義遂定且公羊復有俄而牙弑械成一語則或牙有弑之形而友始發之左傳畧之也蓋危疑之際不嫌急决友既以宗卿與聞國政而二公子之亂又事連宮闈苟非聯起制之則鮮有不蔓衍成勢者故先誅叔牙以翦其翼而後慶父雖既可反案定之此雖季友專决然亦見季之能善于勘亂故叔牙之酖先已誅賊則子般之卒可不言弑賊公之薨既已討賊則慶父之縊并可不必言卒此皆夫子書法之至精者

子公孫茲嗣諡戴伯公孫茲在魯無事可見于僖四年公孫茲帥師會齊桓公及諸侯之師伐陳見經

叔孫得臣

叔孫莊叔得臣戴伯之子也文公三年叔孫得臣會諸

侯之師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沈潰冬公如晉及晉侯盟
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于
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
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十一年鄋瞞
侵齊（鄋瞞狄國）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
莊叔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四人同乘）冬十月敗狄于
鹹獲長狄僑如長狄兄弟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傷
莊叔善射射其目中之身橫九畝富父終甥椿其喉以
戈殺之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叔孫欲自旌其功命

其子曰僑如（按長狄在鄋瞞國不知是君長與否且鄋瞞國人亦不必皆長者故經又但稱敗狄
于鹹而不稱長狄與經書赤狄伐齊白狄伐秦不同胡
氏或宋劉敞說以經無長狄字爲疑夫經但書敗而不
書獲以賤夷狄而不矜所俘則畧之蓋所敗者狄而所
獲者長狄也故傳曰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上總稱狄
下特稱長狄可驗也魯語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節專車
以問仲尼曰此防風氏之骨也禹會諸侯防風後至
戮之在昔爲汪芒氏在周爲長狄氏漆姓則長狄種系
原有明證此固無可疑者祇魯語曰僬僥三尺短之至
也長不過十尺數之極也則長只一丈而春秋考異郵
曰長百尺穀梁身橫九畝則爲五丈四尺杜氏云長三
丈則未可盡信耳）宣公五年九月叔孫得臣卒（季漢孔融曰春秋名叔孫得臣
卒以不發揚襄仲之惡貶不書日）

叔孫僑如

叔孫宣伯僑如得臣之子也爲人奸佞善詭成公三年
僑如帥師圍棘棘不服魯故圍之（晉人使齊人歸我汶陽田棘在汶陽本魯邑也是時魯賦役繁重棘雖復歸故國不願爲之民故不服而魯遽用師以圍之亦異于勞來安集之政矣）
五年晉荀首如齊逆女宣伯餽諸鄆八年秋宣伯聘于
齊以修前好十三年秋宣伯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
人姜氏至自齊春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
人之禮禮焉（不加厚）十四年僑如及諸侯之大夫會吳于
鍾離十六年晉厲公敗楚于鄢陵秋晉會諸侯于沙隨
公將如會出于壞隤宣伯通于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

取其室穆姜送公命之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
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
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不及晉楚戰期）
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
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坐觀晉楚之勝負）郤犨將新
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
晉侯晉侯不見公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
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
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

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子叔聲伯在齊）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爲戒）僑如奔齊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于高國之間（聲孟子齊靈公母）僑如曰不可以再得罪奔衛亦問于卿（所至皆過傳言僑如之佞）

叔孫豹

叔孫穆叔豹叔孫莊叔之次子也其兄僑如讒慝不仁欲專魯政而去季孟穆叔懼禍及奔齊及僑如敗出奔

魯人名之反自齊立爲卿襄公二年魯使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公新立故）三年晉會諸侯盟于鷄澤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四年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四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禮籍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爲諮諮親爲詢諮禮爲度諮事爲諏諮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國語叔孫穆子聘于晉悼公饗之樂奏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敝邑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禮于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況使臣以大禮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爲肄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咏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不拜貺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于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

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冬獻子相公如晉聽政晉侯饗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于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于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時魯貢賦重若得鄫屬魯如須句顓臾之比以助魯貢）五年穆叔及鄫世子巫如晉以成屬鄫（前年魯請屬鄫至是如晉以成之）六年如邾聘且修平也且年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禮登階後君一等）穆叔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

姦故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
亡之本也後數年孫林父果以逐君亡奔晉十三年季
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
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
衛以贊元侯（無軍無二軍也）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
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奸慝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
間繕貢賦以供從者猶懼有討若為元侯之所以怒大
國毋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代討于魯襄
昭皆如楚十四年諸侯伐秦及涇莫濟晉叔向見叔孫

穆子曰諸侯謂秦不共而討之及涇而止于秦何益（何益伐秦之事）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佗叔向退
名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濟而已魯叔孫
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
從之十六年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數伐魯）晉人曰以寡君
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
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
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
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

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
敢使魯無鳩乎十九年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
范宣子于柯（魯懼齊故為會以自固）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欲控大邦以自救助）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
以不懼乃城武城二十三年齊伐晉叔孫豹帥師救晉
次于雍榆二十四年穆叔如晉賀克欒氏也范宣子逆
之問曰古人有言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
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
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盟夏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為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
曰臧文仲既死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
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
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
不可謂不朽穆叔如周聘且賀城（時諸侯城周）王嘉其有禮
也賜之大路二十七年宋向戌合晉楚之成穆叔會晉
趙簡子楚屈建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將盟季武子使
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二國故）

[illegible]

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春秋書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杜預曰季孫專政于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惟以此命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違其小是故貶之愚按此說非春秋意也邾滕之命非出魯君特季孫假之以自便耳即曰君命也其命是邪則當從之以示順非邪則當違之以從權聘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魯本周公之後號爲望國通于諸華今徒以貢賦苦重之故遂自貶小夷于附庸大不列于諸侯反稱滕爲人私屬不與宋盟魯若視之亦當不與是盟也陳孔奐蔡公孫歸生鄭良霄及曹許之大夫皆在于盟曾叔嫡宗邦而反不如陳蔡曹許耶貢賦可勉國體可惜叔孫之不肯視邾滕是也且即使叔孫順命請于晉楚願比邾滕必不見聽何也邾滕賦輕非盟主所利脫從魯請宋衛諸國亦將效尤夫就小侯之卑號留貢賦之厚責諸侯誰不爲之

而晉楚之庭于女玉帛不充于前歌鐘女樂倍藏于下豈所樂從耶請而弗從不如弗請之爲愈也叔孫其知之矣然則其去族何曰此無義例不過省文耳前書曰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積書曰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蓋蒙上文不復書叔孫而但曰豹猶之蒙上文不復序趙武屈建諸人姓名而但曰諸侯之大夫也所謂前目而後凡也初非以違命貶豹也果以爲貶者前書夏會之時便應去族矣一二事耳豈前書叔孫爲予豹而後例叔孫爲貶豹耶是時季孫宿專魯不知有君而穆叔猶能盡忠公室豈不肯相去遠矣是役也季孫宿不以矯命受罪而豹也顧以違命被黜毋乃失輕重乎難者曰春秋隱四年書曰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莊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豈溺去族之也豹與此同何以知其非貶乎曰翬溺不無上文可蒙知以去族示貶叔孫豹非貶無可貶也不得以前二人爲例余讀杜元凱釋例而疑之故論之如此二十八年爲宋之盟故公

如楚穆叔相過鄭鄭伯有往勞于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于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廟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其後鄭人殺良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之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擇人吾聞君子務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三十年爲宋災故穆叔會諸侯之大夫于澶淵三十一年春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

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後韓起代趙文子爲政、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言韓子君子也宜與之善、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言朝不及夕之言偷之甚偷苟且也又與季孫語晉故如與孟孫言、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韓宣子爲政魯不堪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武子是歲公作楚

宮（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太子野以毀卒（哀毀滅性）。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子野敬歸子）公子裯（立昭公）。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義鈞謂賢等）。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其後二十五年果攻季氏）。季武子不聽、卒立之。昭公元年、穆叔會晉趙文子、楚公子圍及諸侯之大夫會于虢、尋宋之盟也。楚公子圍在會、二人執戈先焉（謂使二人執戈爲前導）。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抑君也（謂盛服似君）。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宜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其有心矣。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于外。若楚公子不爲君、必死

不合諸侯矣。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使謂叔孫豹、在會、欲戮之）。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樂桓子、晉大夫。請帶、難言求貨）。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家臣）。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樂桓子名鮒）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主謀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畏威而敬命矣（謂不敢避戮）。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子會而赦有罪（不伐魯）、又賞其賢（免叔孫）、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令、德也）、引其封疆、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二國商諸侯。○姺、西典反）、周有徐奄（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即淮夷）。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強弱無常、故更主盟）。恤大舍小

足以爲盟主。愛卹其大者如象豺滅亡之禍，舍棄其小者如戰伐役奪之事 又爲用之 焉用治小事 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 辯治也 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 吳在東濮在南言若吳濮有過于楚楚之執政者豈肯顧弭兵之盟不稱兵以治其過 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于其社稷可無亢也 亢禦也 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 叔孫恨季孫伐莒使己受辱故不出 曾夭謂曾阜 阜叔孫家臣 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

用之阜曰數月于外一旦于是 言叔孫久勞而季孫暫候無傷也 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庸可去乎乃出見之三年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四年冬卒初穆子避僑如之難奔齊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 婦人問其欲適齊哭而送 庚宗魯地 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穆子夢天壓己弗

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 口象豬 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 皆召其徒而視之無人相類與夢中相似者 且曰志之 記之以俟後驗與否 及僑如敗魯人召穆子于齊既立 俟叔歸而立爲卿 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 獻穆子 問其姓 問有子否 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 試呼之以驗所夢 曰唯遂愛之使爲豎長使爲政 爲家政 公孫明知叔孫于齊 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 國姜孟仲母 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 孟仲長使逆其母歸魯因敗公孫明非人不待言矣國人一婦人既嫁叔孫復從公孫既從公孫復歸叔孫此

失節之婦穆子何爲迎之是自開禍門也 穆子田于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 欲使從己孟丙不可 叔孫爲孟鐘 爲其子孟丙鑄鐘 曰爾未際 際接也言孟未與諸大夫接見 享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 孟丙使牛入請享日 入弗謁 牛既入弗告于叔孫氏 出命之日 詐命日 及賓至聞鐘聲 叔孫不知享賓聞鐘聲而怪之 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 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明蓋豎牛叔孫所忌謂孟丙享公孫明以落鐘 怒將往牛止之使拘而殺諸外 牛殺孟丙 穆子使豎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于公 仲壬與公御士名萊書者私遊于公宮 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 使牛以賜環入示叔孫也 入不示出命佩之 爲拔此事與殺

小人謀國家多如此

（丟昔尚一何昔以異死仲豈無取之而今使豎牛之言仲可謂愚矣）牛謂叔孫見仲而何也。叔孫曰何爲。牛曰不見既自見矣（言仲已自行見公）。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仲奔齊。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洩叔孫氏家臣）告之饑渴。授之戈（牛不食叔孫怒故使杜洩殺之）。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个夾西廂）。牛弗進則寘虛命徹（寫器令虛示若食畢命徹去之）。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

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壬也）。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氏邑）。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孟丙仲壬之子）殺諸塞關之外（齊魯界上關）。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己爲功勞是時昭子但知豎牛殺壬丙尚未知其父餓死于其手）。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離下坤上）之謙☶☷（艮下坤上謙明夷初九變爲謙）。以示卜楚丘（卜楚丘卜人名）。曰是將行（此子王先出奔）。而歸爲子祀（奉祭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離爲日明入地中故爲明夷）。日之數十（甲至癸）。故有十時。亦有十位（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皂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王天子也天子至尊故居盛位公諸侯降于天子故其位居于第二卿大夫也降于諸侯故其位居第三）。日上其中（王位）。食日爲二（公位）。旦日爲三（卿位）。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融朗也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爲謙謙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旦時也）。故曰爲子祀（旦叔孫卿也卜豹爲卿故知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離爲日爲鳥離變爲謙日光不足故當鳥鳥飛行故曰于飛）。明而未融。故

曰垂其翼（于日爲未融于鳥爲垂翼）。象日之動（日動物也雖有夷傷其動不爽君子象之）。故曰君子于行（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避患而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旦位在三又非食時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離變爲艮爲火焚山火焚山則草木焦枯山敗可知）。於人爲言（艮爲言）。敗言爲讒（爲離所焚故言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離變爲艮故言有所往往而見燒故主人有言言而見敗故必讒言）。純離爲牛（易離卦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離焚山則離勝譬世亂則讒勝山焚則離獨存故知名牛也豎牛非牝牛故不吉）。謙不足。飛不翔（謙道沖退故飛不遠翔）。垂不峻。翼不廣（峻高也垂翼下故不能廣遠）。故曰其

爲子後乎（不遠邪故不遠去）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旦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爲亞卿位不足以終盡卦體盡引而致之）

（愚按叔孫穆子明鑒淵明往往察人生死禍福于眉睫之間立談之頃百不爽一何其明也及其卒也身以餓死而不能燭豎牛之禍又何闇也豈其明于人而闇于己歟抑天夢是踐而不知裁之以理歟抑有由也庚宗之遇君子之所不爲也）

叔孫舍

叔孫昭子舍又名婼穆子之庶子也穆子卒豎牛作亂殺孟丙仲壬而立昭子昭子卽位遂誅豎牛昭公十年晉平公卒昭子及諸國大夫如晉會葬既葬諸侯之大

夫欲因見新君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皆無辭以退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燕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後八年華定作亂奔楚十六年齊伐徐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霸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遠伐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采叔詩君子來朝何錫予之菁莪詩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昭子曰

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嘉其能答賦也）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正陽之月日食當用幣于社故請）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撤盛饌）伐鼓于社（日食陰勝陽也社者羣陰之長天子尊故伐鼓以責之）諸侯用幣于社（社位上公諸侯卑故用幣以請救）伐鼓于朝（退而自責）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故云）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何故也（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之子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官縉雲氏其一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

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曆正之官也）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以春分去秋分來）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爲蜃上四鳥皆曆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雎鳩氏司馬也（雎鳩王鳩也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鳲鳩氏司空也（鳲鳩鴶鵴也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

爲名五雉爲五工正。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鷷雉攻木之工也、鶅雉摶埴之工也、翟雉攻金之工也、鵗雉攻皮之工也、翬雉設五色之工也、
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利便民之器用、正丈尺之度、斗斛之量、夷平也、使度量器用平也、
九扈爲九農正。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春扈鳻鶞、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玄、趣民耘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爲果驅鳥者也、行扈唶唶、晝爲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夜爲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爲蠶驅雀者也、老扈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
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止民不得淫放、
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不能致遠瑞、故也、
仲尼聞之。見于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愼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是歲宋向華二氏作亂、蔡侯卒、
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生也。華氏戴族、向氏桓族、
二十一年。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
大夫送葬者歸。諸昭子。昭子歎曰。蔡氏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既而蔡侯果失國。
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道經武城。魯人要而擊之。遂取邾師。邾人愬諸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使與邾大夫坐。坐訟曲直
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不死也、
士彌牟謂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亦必亡邾。乃弗與。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也、
乃

別囚于他邑。而館叔孫于箕。范獻子求貨于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爲辭、
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僞若不解其意、按穆叔與昭子、皆見執于晉、樂桓子求帶、范獻子求冠、其意也、裂裳帛而與之、取冠法而與之、風節嬌然、世濟其忠、嗚呼難矣、
魯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欲行貨以免叔孫
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出、不欲以貨免、
吏人之與叔孫居者。請其吠狗。弗與。將歸。殺而與食之。叔孫所館。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示不愛、
至二十四年。晉人將歸叔孫。使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

（旣牟來殺已故設兩計待之）士伯入見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從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十五年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樂大心居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樂、司城氏大宗）是賤其身也必亡其後樂大心果出奔、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昭公之攻季氏也叔孫昭子在闞（魯下邑）公徒圍季氏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于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

國凡有季氏與無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師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潰公孫于齊（愚按昭子在國遇變必有法以處之司馬之旅必不揚而西北之隅必不陷矣乃適如闞而鬷戾陷圍遂成孫齊之禍是皆天意夫豈人謀）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以季氏悔過之言告公）子家命適公館者執之（屏入）公與昭子言于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昭子歸平子有異志（悔不欲納公）冬十月辛卯

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子不敢嗣是爲叔孫成子、定公五年叔孫不敢卒子州仇嗣、

（愚按意如逐君大逆不道一見昭子稽顙悔罪然不閒宿而變矣昭子耻爲季孫所賣祝宗祈死君子悲之愚以爲昭子于意如勢均力敵事有可爲惜也不能倡大義以帥國人定反正之謀而一死塞責無補于君蓋忠有餘而權不足也）

叔孫武叔

叔孫武叔州仇昭子之孫成子之子初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若藐叔孫氏之族）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公南叔孫氏家臣）不能殺公若爲郈宰武叔旣定使郈

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武叔之圉人）我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僞若固陋者）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專請事）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武叔懿子圍郈（定公十年夏事也）秋弗克二子復及齊師圍郈弗克武叔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蓋駟赤許爲武叔閒侯犯也）武叔稽首駟赤以計逐侯犯而納魯師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致其名簿）武叔聘于齊齊侯（景公）享之曰

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境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孟叔二氏不欲戰武叔聞冉子之言激而蒐乘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是歲公會吳師伐齊大敗齊師于艾陵將戰吳子呼叔孫而問曰爾何事職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而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叔孫武叔見顏淵武叔多稱人之

過而已評論之顏淵曰吾聞諸夫子曰言人之過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武叔懈武叔卒子舒嗣是爲叔孫文子無傳

按世稱三家並惡之而不知叔孫氏之有人也若叔之欽薦穆叔之貞賢昭子之忠智世濟其美魯國賴之可不謂社稷之衛哉若乃四分公室則皆自季孫爲之叔孫特不得已而從之者耳觀左傳季武子舍中軍穆叔不欲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此可見矣諺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吾悲夫世之論者薰蕕之不辨而與毆尾之季孫同類而並譏之也

春秋紀傳卷之十八 終

春秋紀傳卷之十九

東陽李鳳雛纂輯

魯列傳

季友

季友桓公之少子莊公同母弟也莊公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季友之舊也公羊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慶父叔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葬原仲也按公羊謂季友私行避慶父之難蓋預指三十二年弑逆事也但是時二叔弑逆

尙未顯見至季友酖叔牙而後子般之弑興觀其能酖叔牙立叔孫氏則非不能治並不得與聞乎國政者公羊說非也且惟季友爲莊公母弟故爲桓公大宗稱宗卿慶父叔牙皆庶弟也若三桓皆母弟則慶父大宗也安得季氏自成季至康子終春秋之世皆宗卿乎莊公疾問後于叔牙牙曰慶父材問季友對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生父子及兄弟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是將爲亂乎乃使使以君命酖而殺之按慶父叔牙未嘗行弑也因莊公問後叔牙但有慶父材一言耳季友立酖殺之毋乃過急曰不觀公羊傳有俄而牙弑械成一語乎逆謀已成而未發季友先事誅之蓋二公子之亂事連宮闈危疑之際不嫌急決所謂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故毛氏謂先誅叔牙以剪其羽而後慶父纖亂可反掌定之此雖季友事決然亦見季之善于勘亂

故叔牙之酖，先已誅賊，則子般可不言弒閔公之薨，既已誅賊，則慶父之縊，亦可不言卒，此皆夫子書法之至當者。及莊公卒。子般立。慶父賊殺子般。魯人立閔公。閔公會齊侯于落姑。請復季友。故季子自陳來歸。經書季子來歸。稱季子。喜之也。按季子自莊公二十七年、奔陳、至閔公元年、自陳來歸、避難凡七年、公羊稱莊公病將死、問後于季子、季子酖叔牙、則季子二歸在莊公未薨之前。不知閔元年經書季子來歸、從何國歸也。慶父弒閔公。季友立僖公。慶父奔莒。初成季之將生也。成季即季友、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風僖公母聞季友之繇辭。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慶父縊于汶水之上。莒人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于魯。魯人弗與。莒子使其弟莒挐伐魯。季子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將戰。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范甯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以得敗、理自不通也。子之所慎三、戰居其一、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鬭、潛刃相害、以決勝負者哉。此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僖公十六年卒。經文夏壬申、公子季友卒。公羊傳其稱季友何、賢也

季孫行父

季文子行父。季友之孫。魯之冢卿也。文公六年。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秋。使文子聘于晉。求遭喪之禮以行。聞晉侯有疾故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及至晉而襄公卒。十二年冬。帥師城諸及鄆。十三年冬。公請平于晉。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文子曰。寡君亦未免于此。言同有微弱之憂、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十五年。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此年夏、曹朝魯、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十六年及齊平。文公有疾。使文子會齊侯于陽穀。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十八年。文公薨。子宣公立。時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奔魯。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

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事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弟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

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即驩兜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即共工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即鯀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

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于戾乎

呂祖謙曰魯道衰而權移于季氏議者徒見其專權之禍而不知其竊權之由吾讀左氏書至季文子出莒僕之事然後知季氏竊權之始蓋在此也權者君之所司也人臣豈能一日徒手而奪之哉必有隙焉然後能乘之必有名焉然後能假之必有術焉然後能挾之宣公篡立大臣未附國人未信此千載一時之大隙也故因莒僕之事借其名

閔其衛。默收一國之權于掌中。而人不悟。甚矣文子之險且譎也。莒僕弑君。竊寶。宣公不惟納之而又欲封之。是故羣臣之所當爭也。文子托去惡之名。以君命使司寇斥諸境外。以嘗試宣公。意以謂君苟怨我耶。則我固可自附于忠憤愛君之徒。君苟聽我耶。則魯之大柄自足歸我矣。退不失譽。進不失權。君有從違。我無增損。其自爲計乃如此。既而宣公果減于史克之對。終莫能詰。一時上下。皆爲所眩。君嘉其直。人誦其忠。而不知國命已移于冥冥之中。吾嘗察史克之對。歷數莒僕之罪。言雖指僕。而意譏宣公。宣公負弑逆之惡。實魯之僕耳。聞克之言。其額能無泚乎。克內則陰中宣公之隱。以脅之。外則益稱文子之功。以諂之。一舉而兩得。押闔箝制。真季氏之徒也。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簒立懼討、行父如齊、賂以濟西之田而求會、於是公會齊侯于平丘。十八年、季文子怨歸父之欲去三桓也。逐之。事在歸父傳、歸父奔齊。成公元

年。是時齊屢伐魯。文子懼。於是作丘甲。二年、行父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師戰于鞌。齊師敗績。事詳郤克傳。秋七月、晉師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四年、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後果陷廁而卒。秋、公至自晉。欲叛晉而從楚。文子不可。曰、晉雖無道。不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我族也。其肯字我乎。公止。六年、

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七年、吳伐郯。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焉。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九年、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

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夏、文子如宋致女。魯伯姬歸于宋、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文子喻魯侯有蹶父之德、宋公有韓侯之美也、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勞。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十六年、公將會諸侯伐鄭。叔孫僑如通于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譖諸晉。晉人信之。九月、執季文子于苕丘。公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語在聲伯傳、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

使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襄

公五年十二月辛未季文子卒大夫入歛公在位（在阼階西）

鄭 宰庀家器爲葬備家無私積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以是知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說苑衛將軍文子問于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于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按季文子在魯無三窮三通之事其說出說苑蓋是附會然事賢舉窮分貧禮賤則得文子之爲人矣）

愚按季文子歷相三君家無私積功在社稷名播諸侯可謂蹇蹇匪躬矣然東門襄仲弑惡及視援國宜公舍曰不討而又爲之如齊請會焉是則黨比大憝同惡相濟文子知爲鸇于無禮之臣而不知身爲鳥雀也噫

楊慎曰季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左氏侈然稱之黄東發曰行父怨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反爲之再如齊納賂焉又帥師城莒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殖其爲妾爲金玉也多矣是亦公孫弘之布被王莽之謙恭也然則小廉乃大不忠之飾乎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曰再斯可矣此言微婉荃日再何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篡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殖以肥己矣不得其解者乃云思至于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也管子所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與巫物諸物格十思者皆非矣然則以三思稱季文子者亦左氏之流也夫

季孫宿

季武子宿季文子之子也襄公六年晉人以鄫故來討武子如晉見且聽命七年武子如衛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八年如晉報宣子之聘九年公會諸侯伐鄭武子帥師從晉荀罃士匄門于鄟門十二月晉師還公送之晉悼公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顧炎武曰春秋之世各國皆自紀年發之于言或參互而不易曉則有舉其年之大事而爲言者若曰會于沙隨之歲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鑄刑書之歲及澳梁之明年是也）晉侯

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周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大夫盍爲冠具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十三年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穆子答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大國三軍魯大國而爲之賦必重恐不堪伯國之求）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

邑入者無征（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驅民入己）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十九年季武子如晉拜師（十八年晉爲魯討齊故謝之）晉侯享之范宣子賦黍苗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若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鐘而銘功焉臧武仲譏之二十年冬季孫宿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入受享賦棠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義取二國好合宜其家室）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

卒章（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公賦南山有臺美其爲邦家之基邦家之光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二十九年公自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公起居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而言叛秪見疏也昭公五年春王正月武子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故魯君無民而昭公終以失國自季氏之作舍三軍始也六年季孫宿如晉聘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于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毋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七年卒（檀弓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脫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紇遂廢彌立紇是爲悼子未幾卒子意如嗣

季孫意如

季平子意如武子之孫悼子之子也昭公十年平子伐

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費宰）南蒯怒以費叛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困乏費來如歸南氏亡矣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晉合諸侯于平丘邾人莒人訴于會（莒爲取郠故邾人黨莒）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于是晉侯不見公而執季孫意如

服惠伯說中行穆子穆子說乃歸季孫二十五年公孫于陽州初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于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公若獻弓于公爲 昭公子 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 公爲弟 公果言于公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 言難 告郈孫郈孫以可勸 郈昭伯怨平子故勸昭公逐之 子家懿伯諫不從九月公伐季氏殺公之于門 公之平子弟 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

亡弗許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于其衆曰凡有季氏與無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 冰矢箭筩蓋 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 懿子疑所助故登高望季氏觀勝負 見叔孫氏之旌以告 見叔孫氏之旌已救季氏候望之人以告孟孫 孟氏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公孫于齊次于陽州二十六年三月公處于鄆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 賈亦季氏家臣 以幣錦兩端縛一如瑱 急卷如充耳易懷藏 適齊師貨子猶之人高齮 子猶梁丘據也 齮子猶家臣 曰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

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 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以百兩爲數 子猶受之言于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 卜知可伐否 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 從昭公伐魯 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

納質 恐見疑 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 詐言欲降 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 以厭衆心不欲人使知已降 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 待魯人守備既成而後告齊師曰衆不欲降 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 聲子魯大夫齊子淵捷逐之 射之中楯瓦 楯瓦脊 繇朐汰輈七入者三寸 人楯瓦也朐車軛輈車轅繇過也汰矢激七矢鏃也 聲子射其馬斬鞅殪 在腹曰鞅聲子射淵捷之馬斬其繫腹之鞅馬死 改駕人以爲鬷戾也而助之 淵捷改駕他馬魯人不識淵捷誤以爲鬷戾而助之人魯人也鬷戾叔孫氏司馬 子車曰齊人也 子車即淵捷 將擊子車 魯人之先

助淵捷者知其衆將擊之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又欲使射餘人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言魯人之衆可以射恐之而不可屢射激之使怒子囊從野洩囊齊大夫洩魯大夫從追也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亢禦也又叱之亦叱之野洩亦叱子囊言齊無戰心但相叱冉豎射陳武子齊大夫陳子彊失弓而罵武子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晳鬒鬚眉甚口甚有口辯平子曰必子彊也毋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僞言不敢逆季氏林雍羞爲顏鳴右皆魯人下羞爲右故下車戰苑何忌取其耳何忌齊大夫不欲殺雍但截其耳以辱之顏鳴去之懼而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欲復使擊其足苑子刜林雍斷

其足鑋而乘于他車以歸鑋一足行○鑋遣政反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言魯人皆致力于季氏不以私怨而相棄二十七年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樂祁犂與北宮貞子曰北宮喜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

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堅守臣節弗敢宣用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白晉君三十一年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君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

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君皆謂魯侯也蓋季孫探言罪已輕重以答荀躒夏四月季孫從荀躒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

竦君其罪之恐取與知魯國之難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息子姑歸祭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初昭公出季平子禱于煬公至是昭公薨于外自以爲獲福故立其宮趙氏木訥曰小人爲惡內有不安則諂鬼神以徼福季氏逐君天地所不容何有于煬公煬公伯禽之子自煬至昭二十二世矣神靈何在季氏旣得罪于周公伯禽故爲之[illegible]其[illegible]宗廟有常制魯之廟已異矣成公立武宮煬宮[illegible]煬宮是魯祀八世也[illegible]廟[illegible]之廟八其可謂乎定公五年平子卒春秋書曰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按胡傳以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如公子翬之不書卒是矣非也意如書卒要以見其免于王法之誅而得以有位終也其亦直書而義自見者歟愚按昭公伐季氏敗而出亡議者皆以公不度德不量力無民而來逞其欲自取奔亡之禍此皆以成敗

論事耳夫以趙高之横子嬰一孺子耳即位纔數月前後左右莫非高私人然子嬰名而誅之如殺孤犢耳夫子嬰新立之孱主能行于趙高而況昭公君國二十餘年發怒于強臣而聲其罪夫豈不可惜其不以大義討季孫徒與二三讒人以謀倖僥於是乎休公徒之怒而啓譏戾之心一蹶不振客死乾侯爲天下笑又何惟哉

季孫斯

季桓子斯平子之子也平子卒陽虎作亂囚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盟桓子于稷門之內釋之定公六年桓子如晉獻鄭俘也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冬十月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事詳載陽虎傳公斂處父帥成人救之虎敗入于讙陽關以叛十四年孔子攝行相事魯大治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公爲周道游往觀終日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大夫孔子行作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桓子聞之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哀公三年司鐸火踰公宮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秋七月桓子卒

季孫肥

季康子肥桓子庶子也桓子有疾命其家臣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桓子妻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旣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避位也公使共劉魯大夫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名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哀公七年公會吳于鄫吳太宰名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之乃已康子伐邾入之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師晝夜掠

（亡康子無紀律）獻于亳社。因諸負瑕。吳爲邾故伐魯。爲城下之盟而還。康子欲名仲尼。公之魚曰。昔先大夫用之不終。爲諸侯笑。康子曰。將誰名乎。曰。必名冉求。於是名冉求而用之。哀公十一年。齊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冉子請禦之。曰。魯之羣室。衆于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齊師戰于郊。左師入齊軍。敗之。是歲。又敗齊于艾陵。

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二十四年。公如越。得越太子適郢。（得親悅也）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康子聞之懼。因太宰嚭以納賂焉。乃止。二十七年夏四月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也）

愚按。公子友兩朝定策。大義滅親。光啓汶陽。爲公室輔。子孫世昌。宜矣。文子歷相三君。家無私積。可不謂忠焉。然宣之甍。一言而歸父逐。襄之戰。一怒而四卿出。威福自擅。功罪相半。逮至武子。遂肆其跋扈。作三軍。舍中軍。而魯君無民。公臣不具。三耦矣。家隸效尤。變生肘腋。蒲圃之禍。桓子幾卒命于陽虎之手。不亦宜乎。康子嗣立。適當五世之數。無故伐邾。怒鄰名禍。幸而不亡。而三桓之子孫微矣。

公父歜

公父文伯歜。季悼子之孫。公父穆伯之子也。（悼子二子。長平子。次穆伯。公父）定公五年。陽虎欲作亂。囚季桓子。逐公父歜奔齊。已而復歸魯。（桓子與文伯從父昆弟也）公父文伯之母。敬姜。賢明婦人也。于康子爲從祖叔母。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爲客。羞鼈焉小。（羞進也）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于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

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大采。袞織也。祖。習也。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修陽政。而習地德。因夕月以治陰教。而糾天刑）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

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効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識之。季氏之婦不淫矣。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聲涕出爲洵涕）無掐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言處女之知不如婦。童男之知不如丈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按季孫別派爲公父氏。然無聞人卓然可紀述者。惟公父文伯母以賢明著稱。是可與叔向之母並傳矣。

春秋紀傳卷十九終

東陽李鳳雛纂

魯列傳

叔仲彭生

叔仲惠伯彭生、公孫茲之次子也。別爲叔仲氏。穆伯（公孫敖）遂爲襄仲娶于莒。（穆伯與襄仲爲從兄弟）見其美。遂自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于內爲亂。于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讐。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子二）使公孫敖反莒女。復爲兄弟如初。及敖卒。襄仲欲弗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喜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親。愛之道也。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文公九年。楚子使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其後椒果作亂。楚滅若敖氏。十一年。夏。惠伯會晉郤缺于成筐。謀諸侯之從于楚者。文公生太子惡。（惡太子名卽子赤）使叔仲惠伯傅之。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以宣公屬之。襄仲欲立之。十八年。文公薨。襄仲

謂惠伯曰。子幼如之何。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之有。襄仲知不可奪。乃殺太子惡及視而立宣公。（視惡母弟）以君命召惠伯。（詐爲子惡之命）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從。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務人奉其帑以奔蔡。魯復叔仲氏。（立其後）是年春。齊侯將伐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言君先齊侯終）令龜有咎。（言令龜者亦有咎）二月。公薨。未幾。齊懿公見弒。十月。惠伯爲襄仲所殺。

愚按。叔仲彭生惠伯。料越椒有先見之明。知也。勸襄仲敦親親之愛。仁也。君弒死于其難。義也。可謂魯國之介人矣。然其死。春秋何以不書。嘗考魯十二公。遇弒者三。隱公桓公閔公是也。太子在喪。遇弒者二。子般及惡是也。弒逆之禍。史不絕書。而死節之臣。未嘗概見。獨有一惠伯耳。宋華督弒殤公。孔父死之。而春秋書曰。及其大夫孔父。晉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而春秋書曰。及其大夫荀息。皆以死節予之也。然孔父爲司馬。無能改于其德。荀息徇君邪心。援立不正。皆有罪焉。猶以死節見褒。况叔仲彭生。有二臣之節。無二臣之失。而名不登于死節之科。此所疑而未解者也。杜元凱以爲史畏襄仲不敢書。夫果畏權奸而沒忠臣義士之行。何以爲史筆乎。且晉之董狐。齊之南史。皆以死篤而魯史何獨不如。或曰。春秋書法。微者姓名不登于史策。叔仲非卿。故不得書。然文公十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成筐。春秋已書之

矣。世非微者可知也。余固不能强解彭生之死。所以不見于經之故。而由廿九凱之說推之。則自古忠臣義士。死于奸權之手。而泯沒無聞于後世者。豈獨一二。惠伯哉。豈獨一二。惠伯哉。可慨也已。

叔仲帶

叔仲昭伯帶。惠伯之子也。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隧正。主役徒。故季氏城費。傳言禄去公室。季氏所以强。襄公二十八年。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爲一人也。爲其其衆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爲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遑恤其他。不如姑歸也。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于楚。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服焉。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任。當也。誰當代之。當喪爲王者乎。言必自當之。故不可不往弔也。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改。予爲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嗣子謙。言自謂不如先君。將爲喪舉。將爲之往。上國聞之。聞喪而還。死已至漢。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己貳。求說其侮而亟于前之人。其讐不滋大乎。說猶除也。言楚君求除其讐侮

已者。將急救于前之人。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讐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待。禦也。慎難也。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專任。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三十一年。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魯人薄之。故其子孫不得志于魯。晏子。景公子。魯君地山陰數百里。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爲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于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爭多受少。行之實也。禮成文于前。行成章于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報景公。景公悅。益重魯。按子叔氏無昭伯。叔仲帶謚昭伯。然在昭公之前。不知晏子所載是何人。

叔仲小

叔仲穆子小。叔仲帶之子。昭公十二年。南蒯將以費叛。以其謀告叔仲穆子。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伐莒。亦以例加三命。叔仲小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使自貶。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

適立庶故姑也及此若因亂而斃之則閒命矣若不廢君命則有著矣著位大夫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于叔仲子故叔仲小與南蒯謀季氏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于朝曰吾不爲怨府言不能爲季氏逐小以招怨禍也

小卒其子不著

公子遂東門氏

公子仲遂謚襄仲居東門因以爲氏按襄仲世系未詳所出杜元凱註云魯莊公子也又云襄仲與公孫敖爲從父兄弟公叔敖父則慶父也慶父兄弟四人長莊公次慶父次叔牙次季友不如誰爲襄仲之父其稱公子則忍爲莊公之庶子可知傳記未有明文而杜註亦無確據所當闕疑

僖公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於是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二十七年公子遂帥師入杞責杞無禮也二十八年公子遂如齊二十九年東門襄仲聘于周遂初聘于晉魯聘晉自此始故言初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婁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邾文公二年襄仲如齊納幣聘夫人也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六年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八年襄仲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大夫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書曰公子珍之也九年公子遂會晉趙盾及諸侯之大夫救鄭十一年公子遂聘于宋且言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是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宋十六年公有疾使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請

盟不許曰請俟君間夏五月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秋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齊懿公尋見弒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而以宣公屬之文公薨仲遂殺太子惡及視視太子惡之母弟而立宣公使季文子如齊納賂以免討夫人姜氏太子母文公元妃也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宣公八年仲遂卒

公孫歸父

公孫歸父、字子家、襄仲之子也。宣公十四年、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于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按三桓在魯。如鼎之有足、如屋之有楹、何可去也。歸父欲獻忠謀、則宜勸宣公以修己立德、總攬庶政、使慶賞刑威、會盟征討、其權皆出自公門、而不旁落于私室、則可謂忠矣。乃欲借晉人之兵力以盡去之。幸而公薨。使不幸其謀得行、是舉君與國而付之一擲也。是時三桓、如季文子、孟獻子、皆魯國之良也。設盡除之、而易以歸父、又豈公室之幸哉。善乎晏桓子之言曰、懷必貪、貪必謀人。歸父之欲去三桓、不過欲專魯國而已。志圖富貴、而輕以人國徼倖、而非必果忠于公室者也。從來名外兵以除內患者、其國鮮不亡。何進之于董卓、崔胤之于朱溫、是已。是誰作俑、得非歸父歟。及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身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自晉、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溥議舊國舊都、望之悵然、遲遲其行者、聖人去父母國之道也。夫思者、聖愚之所共。公孫歸父懷于魯、爲以聞爲晏氏之所譏。曰、去國而懷者、情之正也。儀之琴、居北而音南。舄之病、身楚而聲越。是故情之不可解、而仁人君子之所許也。因去國之悲、然後憶在國之樂。爲有居其國而知其樂者乎。獸在阱、則思曠。當其在曠、不知曠之樂也。鳥在籠、則思林。當其栖林、不知林之樂也。歸父方居魯、而喋喋以魯樂告人。自非不安其常、而嗜其利、何緣而知其樂哉。魯之山、洙之水、五父之衢、大庭之庫、城闕井邑、物產土俗、孤而育焉者、而嬉焉、弇而遊焉、固非驟見而忽覩、胡爲而誇諸于人耶。日飯稻粱、未嘗以告人。一得熊蹯牛心之脩、則譽其珍。歲衣布帛、未嘗以告人。一得霧縠文錦之服、則譽其美。是以知歸父之言魯樂、必棄常而嗜利也。棄常嗜利、乾沒不已、雖非晏氏、固可指期而俟其亡矣。至樂之地、人皆有之、惟不能有其樂、而樂移于物、故馳騖而忘反。權寵之樂、勃如也。博弈之樂、驕如也。聲色之樂、昏如也。畋遊之樂、蕩如也。是皆所人之所樂、君子之所哀也。

仲嬰齊

仲嬰齊、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弟。歸父出奔齊、魯人傷其無後、於是使嬰齊後之。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毛奇齡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此語必有所受。然嬰齊之爲後、後仲遂也、非後歸父也。以爲爲兄後、則非也。且三桓亦何愛于歸父、而爲立後哉。仲本遂字、或稱襄仲、或單稱仲。傳所云仲爲不道是也。但字即是氏、如孫以王父之字爲氏、而有其賜氏、則不必王父、即本身之字、亦皆可賜。宣公德仲立己、急乘仲之死而賜氏、爲其稱仲遂、則即字賜氏、並非史官書法有所參預、且並不在春秋褒貶之例。觀仲遂之下再書仲嬰齊、則明是實氏、父子相承、並無假借、可驗也。

公羊不識例但知孫以王父字爲氏而不聽賜氏遂疑嬰齊氏仲定非子可氏父字所是必嬰齊曾繼兄歸父爲子而呼襄仲爲王父故有是氏因于歸父奔齊後遂爲嬰齊繼歸父之說以亂經傳考歸父嬰齊皆襄仲之子歸父奔齊嬰齊居魯諸無一說一絕彼此相繼之事況嬰齊不爲歸父後定公元年季孫欲立歸父之子子家羈爲歸父後以曰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圖之而羈不從是歸父見逐後歷成襄昭定四世並未立後公羊說謬也至若歸父之子氏子家則以子家者歸父字也然則羈亦氏父字矣按此傳破公羊之謬說極有証據但考世譜子家羈係歸父之孫今以爲即歸父子則豈有歷成襄昭定四世將近百年而猶爲其子者毛氏未之考耳顧炎武曰季友仲遂皆生而賜氏故其子即以父字爲氏生而賜氏非禮也以父字爲氏亦非禮也春秋從其本稱而不沒其變氏其生也書公子遂其死也書仲遂卒于垂于其子也其生也書公孫歸父其死也書仲嬰齊卒其言辨矣然仲季皆字也非氏也有賜氏無賜字

子家羈

子家懿伯羈者公孫歸父之曾孫也以曾王父字爲氏昭公不忍季氏之橫欲伐之郈孫勸之公告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宮以自明公以兵圍季氏之宮平子請囚請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積也將蓄積而生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俄而季氏救兵至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諸臣謂公若等僞若劫昭公以伐季氏者負罪出奔使若非公本意君自可止不出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遂孫于陽州齊景公唁公于野井公羊傳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于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于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齊景公曰請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二十五家爲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以待君命待君伐季氏之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一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從者陷君留者逐君皆有罪也或欲通

內外或欲通外內之言彼此解說、且欲去君去君僞負罪出奔、不必繼從公、二三
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諸從亡者好出奔而惡歸國、安可同其好惡、陷君
于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
何守焉乃不與盟通外內之言、而僞負罪以去、君將速歸其國、不通外內、果欲何爲、何必守公而後爲忠、及公居鄆孟懿子陽虎伐鄆欲奪公鄆人將戰
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言君揆鄆衆以與魯戰、必敗亡、天旣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
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于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
公徒敗于且知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

于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
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魯公子憖也、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禮也子家子乃以君出辟齊大夫公
如晉將如乾侯子家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
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
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
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
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大夫稱主君、比魯公于大夫也子家子曰齊卑
君君祇辱焉公復如乾侯晉侯使荀躒問意如逐君之

故季孫請迎公歸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
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
逐之公從之荀躒怒而去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
師季孫必與君歸勸公棄其從者、單車入于季孫之軍、季孫見君單歸、勢難拒絕、必與君歸
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公疾偏賜大夫大夫不
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
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
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叔孫成子
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

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
見叔孫易幾而哭異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請見子家
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
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
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
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
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
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
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

羈將逃也遂遁去不知所終
毛奇齡曰春秋出君自鄭昭公厲公外惟衛有四君一惠公朔一成公鄭一獻公衎一出公輒然皆得返國而昭公獨否子常謂返國有二一是諸侯納之一是本國迎之今晉衛既不足恃而齊衛二君又適當景公悼公之庸懦有虛禮而無實濟且皆臣強橫范鞅趙鞅輩多黨季氏又貪賄無厭動輒求貨則諸侯之納固無望矣若本國迎入則昭似較易于四君何則四君皆有新立之一君爲之抵敵惠公有黔牟成公有叔武有公子瑕獻公有衛侯剽出公有父蒯聵昭無有也無有則國無匹敵之君君出君入綽然餘裕即居守從亡皆不得以兩君碩忌有所藉口又且公逐季氏原非季氏逐公其在公之入不必備辱而在季氏則原非其罪脩然迎入雖日改節亦並無有前後兩端請從謝過之而頗解說此其間即一二本國人人適之有餘故子家羈間不適外內之盟即毅然拒之間叔孫昭子之歸通意如即力爲衛之至意如

隨荀躒迎公乾侯即勸公從之及叱意如退荀躒俱去猶乞公以匹馬入魯師而歸之而無如從亡者與公從之必不顧公歸而公不覺也蓋從亡者皆發難之人也心不自安一日從公則公一日不得歸而公以不忍諸臣而不離意如以諸臣從公而必不敢逆諸臣則惟恐公歸但借縫綫從公爲名而必不肯去此公之所以囊于乾侯者非天意也實人爲之也易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言與衆小人居則無可往也又曰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言用小人則併所居亦喪也公何所往乎剝廬而已愚按自古人主無不欲得忠臣而任用之然忠臣不任任臣不忠魯昭公以不聽子家羈而聽臧昭伯終至失國死亡而不悟吁其可哀也已

叔肸　子叔氏

叔肸宣公之母弟也有賢行宣公弒立肸心非之守約甘貧不受其祿賜宣公十七年卒春秋書曰冬公弟叔肸卒其子孫爲子叔氏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爲通恩也是以取貴乎春秋

子叔嬰齊

子叔聲伯嬰齊叔肸之子也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畏鄭強也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食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

而後食及晉師至聲伯又先食豹之介而後自食言其忠也是役也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慝之情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謂齊楚亡而爲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爲子請邑悅其言故欲爲請益祿邑也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

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謂邑不食皆先君後也）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乃許魯平赦季孫聲伯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即郤犫也）欲信讓乎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疾疫疾）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君厲公也）勝敵而歸必立新

家（如晉竝之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為怨三府（三怨即上寵政祿也）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初聲伯夢涉洹或予己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冬十一月還自鄭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暮而卒初聲伯之母不聘（母即叔肸妻不聘無媒禮）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穆姜宣公夫人兄弟之妻相謂為姒也）生聲伯而出

之嫁于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以其所生一男一女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郤犫來聘求婦于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郤犫恐致有死亡之禍）婦人遂行生二子于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沉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誓不復合）

叔老

子叔齊子老聲伯之子也襄公十四年季孫宿叔老及

諸侯之大夫會吳于向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二十年叔老如齊時齊魯有怨聘問禮絕至是齊子初聘于齊兩國之好復通二十二年秋七月叔老卒

榮駕鵞

榮成伯駕鵞一名欒聲伯之次子也襄公如楚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卞（卞魯邑也季武子欲襲之以自予）公欲出楚師以伐魯榮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于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宿

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闚焉而況君乎彼無亦踐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于君其予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予之以卞予武子也）宿之事君也不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季武子使季冶逆追而予之璽書以告曰卞人將叛臣討之既得之矣公未言榮成子曰（恐公怒故先言）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卞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及季孫意如逐昭公公薨于外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欲溝絕昭公兆域不使與先君同）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旌章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又欲為君謚（為惡謚）榮駕鵞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信明也以明其不臣之迹）

叔弓

子叔敬子弓叔老之子也昭公二年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于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勞致館辭曰寡君使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三年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忌怨也懿伯子服椒之父叔弓禮椒為之避使）惠伯曰公事有公利而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傳言叔弓之有禮）五年叔弓敗莒師于蚡泉八年如晉賀虒祁也九年與季孫意如仲孫速伐莒十年會楚子于陳十三年師師圍費討南蒯之叛也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宮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蒞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蒞事籥入而卒叔弓有二子曰叔輒叔鞅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朔日食于是叔輒哭日食（意在憂災）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餘無事見于傳鞅之子叔詣亦無傳

愚按東門氏莊公之庶孽也子叔氏文公之支子也叔仲氏叔孫之別派也其人雖卓犖奇偉者若乃叔彭生之殉難子家懿伯之忠勤為魯名臣足光史策云

春秋紀傳卷之二十　終

東陽李鳳雛纂輯

魯列傳

衆仲

衆仲，魯大夫，（世系未詳）隱公四年，衛州吁率陳宋蔡之兵以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于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是年，州吁果敗。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仲子惠公妾桓公母）將萬（舞也）。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八年，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是年秋，齊侯平宋衛，盟于瓦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illegible]

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若晉士氏中行氏之類）邑亦如之。（若趙氏韓氏魏氏之類）公命以字為展氏。（無駭公子展之孫，以王父字為氏）

申繻

申繻，魯大夫，（未詳所出）桓公六年，九月，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公問名于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若唐叔生而有文在手曰虞，因名虞是也）以德命為義，（如文王名昌，知其必能昌盛周邦之類）以類命為象，（如孔子首象尼丘，因名曰丘，字仲尼之類）取于物為假，（如伯魚名鯉之類）取于父為類。（若今子同名同，取于父也）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僖侯名司徒，廢為中軍也）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具敖也，獻公名具，武公名敖，廢主也）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同日）命之曰同。十八年，春，公將與夫人姜氏如齊，申繻曰，男有室，女有家，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弗聽，遂及文姜如齊，果有彭生之禍。初，鄭子儀之世，內蛇與外蛇鬪于鄭南門中

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此莊公十四年事問于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言蛇妖之興由于傒畏忌厲公太過所致故曰妖由人興也

曹劌

曹劌者魯人也一名沫以勇力事莊公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

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于嚴公公曰余不愛衣食于民不愛牲玉于神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民和而後神降之福若有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器不過用財用不匱莫不共祀是以用民無不聽求福無不豐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成獨恭不優不成民弗歸也不優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民求不匱于財而神求優裕于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對曰是則可矣夫苟中心圖民知雖不及必將至焉毛氏傳經書公敗齊師于長勺此齊人伐我而我應之者其不書彼伐而弟書敗彼甚言我之能敗彼也歸其難辟讎不廢權譎況用兵乎莊公用曹劌之計初稽其陳列後覘其伏莽雖制奇而實用正焉胡氏謂善敗取勝非王者事則必強寇臨疆國亡主虜一如靖康之拱手讓敵兵刃不接然後為王者事乎以魯之積弱強伉來侵加之齊桓管鮑鋭師初出自井長勺乘丘握奇制勝則魯鮮有能圖存者故夾谷之會夫子必先請備具左右司馬然後與會蓋聖人未嘗忘戰也且未嘗頃刻忘戰勝也故曰我戰則克又曰戰陳無勇非孝也至嬰相校射首斥秦軍之將與亡國之大夫其重戰勝如此宋儒不讀書好侮聖言動輒以不戰立說誤本國僨天下後世貽悞不少

十三年莊公將與齊侯盟于柯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

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歟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標劍而去之顏色不變呂氏春秋齊桓公伐魯去魯五十里魯莊公請成曹劌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劌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子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劌皆懷劍至于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請戮于君前管仲鮑叔進曹劌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

妍或進者莊公曰封于汶則可否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衞君非以君衞地也君其許之遂封于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二百里之地見信于天下君猶得也桓公從之戰國策曹沫爲魯將與齊三戰三北亡地數百里及柯之盟以一劍枝桓公于壇坫之上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此戰國策士之寓談非事實也曹沫劫盟之事內外傳皆無有惟見于公羊而史記因之按經莊公九年公伐齊納子糾不克我師敗績于乾時十年春正月齊來伐我敗之于長勺是年六月齊宋合兵來伐駐師于郎我師擊敗宋一軍齊師遁去十一年宋獨來報公復大敗宋師于鄑而齊終慴伏而不敢報十二年兩國解怨釋仇始會盟于柯盜魯齊交兵魯失利惟乾時一戰自後四五年間無不得志于齊三戰三北亡地三百里之說策書皆無之果有之豈有不見于經者經書取齊西田取汶陽田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齊人歸讙

及闡失地必書得地必書豈有三百里地其失其復皆不見于經毛西河曰隱桓之際約三十餘年在齊魯並無侵奪都邑并換地奔獻之事盟柯一事似做夾谷之會而造其事者

二十三年春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終則講于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其間無由荒怠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于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收攟而烝納要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

按曹子劫盟陋矣然觀社一諫引古訓明王制以坊人主之私心雖晏嬰之論遊觀魏絳之舉虞箴何多讓焉而太史公儕列之刺客與專諸聶政同科其亦不倫矣哉

柳下惠

柳下惠魯大夫無駭之孫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無駭公子展之孫以王父字爲氏姓展氏名獲字季禽食邑柳下時臧文仲相魯有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二日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

成也故愼祭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句龍也佐黃帝爲土地故祀以爲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爲

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冥、契六世孫。舜當爲嚳。禮祭法曰、商人禘嚳。嚳、契父。）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皆虞夏商周子孫禘郊之禮。）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報、祭也。）杼能帥禹者也。（杼、禹七世孫、少康之子。）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微、契八世孫。）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高圉、后稷十世孫。）周人報焉。凡郊禘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恆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書之以爲大筴。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自病不能爲辭。）問于展禽。展禽辭。文仲曰。國急矣。百物惟其可者。將無不

趨也。願以子之辭行賂焉。許之。於是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國語、齊孝公來伐。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問于展禽。對曰。獲聞之。處大教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不聞以辭。若爲小而崇以怒大國。使加已亂。亂在前矣。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惟其可者。將無不趨也。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曰。寡君不佞。不能事疆埸之司。使君盛怒。以暴露于敝邑之野。敢犒輿師。齊侯見使者曰。魯國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不。公曰。室如縣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二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公及齊先君太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賜汝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今君來討敝邑之罪。其亦使聽從而釋之。必不泯其社稷。豈其貪壤地而棄先王之命。其何以鎭撫諸侯。恃此以不恐。齊侯乃許爲平而還。）齊侯求魯岑鼎。魯與之贋鼎。齊人知其誑也。曰。以柳下季之言爲信。魯人以告柳下惠。（柳下惠、）

柳下惠門奚不以真者與之曰吾所愛也柳下惠辭曰吾亦愛吾門繁露魯君問于柳下惠曰我欲攻齊何如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之也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于我哉子鄭人謂柳下惠曰魯聽夫子夫子三黜無憂何也會曰春風鼓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枯茂非四時之悲欣榮辱豈吾心之憂喜柳下惠卒門人將誄之其妻誄之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能永厲兮嗚呼惜兮乃不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兮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家語魯人有獨處一室者鄰之婺婦亦獨處一

室夜暴風雨至婺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納鄰人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未有似于此者期至于善而不襲其所為可不謂智乎淮南子曰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粘牡見物同而用之異

御孫

御孫名慶為魯匠師之官莊公二十四年丹桓公之楹刻其桷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毋乃不可乎秋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門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毋乃不可乎不聽其後哀姜果與慶父通而亂魯國國語作夏父展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于後也故不敢不告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公子偃

公子偃魯大夫莊公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

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皋比虎皮胥臣蒙馬虎皮亦用此術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重館人

重館人魯之候吏也失其姓名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故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

無及也從之獲地于諸侯爲多反既復命爲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呂祖謙曰利則在後害則在先此君子處利害之常法也是故見利而先謂之介見利而後謂之廉見害而先謂之義見害而後謂之怯臧文私有討于衛披裂其地諸侯不能救則已矣乃乘其危而共取其地是誠何心哉臧文仲所以遲遲其行者亦忸怩而不安歟果哉重館人之言也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重館人之所謂共其諸異乎聖人之所謂共歟信如是說則役商賈趨利如風雨者皆重館人之所謂共也彼逡巡揖遜耻于冒利之君子格以重館人之言皆不共之大者也其說陋甚孰

謂臧文仲之賢而反爲所動乎昔萬章與石顯善顯免官留物數百萬與章章不受曰吾以布衣見哀于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財物此爲石君之禍萬氏反當以爲禍耶魯與曹同出姬姓並列于諸侯其恩義信誓之重非若顯一時之私交也以曹之禍爲魯之福魯謂文仲之賢不如一萬章乎前日請復衛侯文仲嘗爲盟主矣曹衛一體也免衛之難其義既足以動晉辭曹之田其義反不足以動晉乎文仲于衛則割我之所有棄之而不惜于曹則奪彼之所有受之而不疑非恩衛而仇曹也本心易失而利心易昏也吁可畏哉

夏父弗忌

夏父弗忌夏父展之後也弗忌爲宗伯文公二年秋八月烝將躋僖公升僖于閔之上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祝宗書昭穆猶恐其相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自玄王以及王癸玄王契也王癸湯父也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爲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毋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

逆訓民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夭札也曰未可知也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爲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棺爲火焚

里革

里革魯大夫太史克也莒太子僕弒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曰夫莒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其愛我也至矣爲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曰夫莒太子殺其君

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固，陋也）又求自邇爲我流之于夷今日必通無逆命矣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詰，問僕人以違命之故）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執里革）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臣聞之曰毀則者爲賊掩賊者爲藏藏寶者爲軌（亂在內爲軌，謂以子盜父）用軌之財者爲姦使君爲藏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宣公夏濫于泗淵（濫，潰罟于泗水之淵以取魚）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

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此謂季冬）鳥獸孕水蟲成（此謂春時）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爲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獸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櫱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䴠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蚳蝝音秖緣蚳蟻子也可以爲醢蝝復陶也可食舍不取也）蕃庶物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諗，告也）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晉人弒厲公邊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弒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于弒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于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南巢紂踣于京厲流于彘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爲焉

厚瘠

厚成叔瘠魯大夫（後改爲郈，郈昭伯之祖父也）衛獻公之出亡也襄

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境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弔，恤也。不弔，不恤，爲臣之罪。增其淫慝發洩而爲逐君之事）衛人使太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衛侯果復厚成之使于衛也右宰穀臣

之、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後十餘年、右宰穀死于衛難。成子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君子稱之。絕交論曰、既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義。

梓愼

梓愼、魯大夫、精占候之學。襄公二十八年、春無氷。梓愼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今年歲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是爲淫行失次、以有時災。陰不堪陽。時災、無冰也。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爲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爲蛇所乘。龍、宋鄭之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故以龍爲宋鄭之星、

宋鄭必饑。玄枵、虛星也。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歲爲宋鄭之次、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已而果驗。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類告示人、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今火向伏、故知當須火出、乃散爲災、梓愼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徵如有形象而微也、火出而見。前年火出時、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今年火出之月、而孛星益章明、其終也、孛星必隨大火而滅沒也、其居火也久矣。歷二年其與不然乎。言必然也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

四月、于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宋分野、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皆火房也。房舍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天漢水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昔帝顓頊居之、其城內有顓頊冢其星爲大水。衛星營室、營室、水也。水、火之牡也。牡、雄、水爲雄、火爲雌、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尙未知今孛星當復隨火星俱伏否、故言若、不過其見之月。火災不過來年、大火出見之月、謂周五月也、明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同日災。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火心星丙

子、風。梓愼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愼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極、故言相過陽不克也。故常爲水。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愼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是歲果旱。

公子務人

公子務人字公爲昭公之子也。昭公有二子曰公衍公爲。公爲惡季氏專魯不利于公。與季公若謀去季平子。昭公從之伐季氏而敗。公衍公爲從公出亡。公之在乾侯也。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于齊景公。龍輔玉名遂入羔裘。公衍并以羔裘獻齊齊侯喜與之陽穀。齊邑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二子初生時其母同出之產舍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爲之母先告公故公爲爲兄而公衍反爲弟公私喜于陽穀而思于魯曰。昭公私喜得陽穀而追思失魯之由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太子。及昭公薨。公衍公爲皆廢不得立。魯人立公子宋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我師禦之。公叔務人務人于哀公爲叔見保者而泣保守城者曰事充繇役政重賦税多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言必死戰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師從之。公爲戰而死。公爲之嬖僮汪錡與公爲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

愚按衆仲申繻御孫里克諸人。博古洽聞。備顧問。從容風議。良大夫也。曹子劌兵家之勝算。詆肉食之無謀。可謂魯國之奇士。若乃懷清履潔。絕類離倫。言爲世範。道爲人師。則柳下季之風。夏乎尚矣。春秋廢公選而用世祿。故魯之諸大夫。悉皆公族。展臧氏系出公族。而顧以直道黜十魯。嗟乎讒詔蔽明。衆枉害正。自古而然。可勝三嘆。

春秋紀傳卷之二十一終

春秋紀傳卷之二十二

東陽李鳳雛纂輯

魯列傳

閔馬父

閔馬父字子馬魯大夫季武子廢長子公鉏而立悼子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哀公八年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于恭（陷失過也）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爲首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于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昭王穆王）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爲恭今吾子之教官寮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爲（失道尙恭如其得道將何爲乎）昭公十八年曹平公卒魯人往

會葬見原伯魯焉（周大夫）與之語不悅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殖將落原氏其亡乎其後果驗

公冶

公冶季氏之屬大夫也襄公二十九年公自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以自益）使公冶問（問公起居）璽書追而與之（璽書印封之書）曰（書辭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飾詞）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發書乃聞之）公曰欲之而言叛秖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疑畏季氏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以卿服賞之）固辭強之而後受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季武子就其家見之則言季氏政事如前日若不見則終不復言季氏政事蓋深怨爲季孫所愚也）及疾聚其臣曰（家臣）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收我（不義季孫欺君故生不入季氏之家死不受季氏之葬）

秦堇父

秦堇父孟獻子之家臣也襄公十年獻子從晉荀罃伐偪陽秦堇父輦重如役門焉主人縣布堇父登焉及堞而絶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于軍三日師歸獻子以秦堇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狄虒彌

狄虒彌魯人也從孟獻子圍偪陽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謝息

謝息孟僖子家臣也昭公七年孟僖子相公如楚晉人來治杞田使魯歸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禮也挈瓶汲者喻小知爲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言季孫亦將疑我不忠季孫曰君之在楚于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候晉間隙復伐取之吾與子桃邑名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謝以桃無山與之萊徂二山名乃遷于桃而以成與杞

申豐

申豐季氏屬大夫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豐曰彌與紇紇悼子名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昭公四年春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

覿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出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

雹厲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胡傳曰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雷霆冰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端言其事一歸咎藏冰之失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爲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于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二十六年季平子逐昭公公處于鄆齊侯將納公申豐爲季孫行貨于齊嬖人子猶子猶受之而言于齊侯故終不納公也。

杜洩

杜洩叔孫穆叔之家臣也穆叔之卒也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叔仲帶與南遺使惡杜洩于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弗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之謂叔孫媚季孫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痛叔孫之見誣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于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爲鮮使自西門出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遷之羣臣懼死弗敢自也自從也既葬而行善杜洩能避禍

駟赤

駟赤魯人爲郈工師掌工匠之官定公十年郈馬正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卒章曰我聞有命叔孫稽首謝其受已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郈與齊接壤子盍求事于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于郈中詐爲齊使言也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不欲遷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不與治同子不如易于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

必此（言以郈易齊邑、與郈無異、勝于守郈、爲叔氏敎）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于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郈（觀虛實）將至駟赤使周走[illegible]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僞爲侯犯射郈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且謀免我于難）侯犯請行許之（郈人許之）駟赤先如宿（地名）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赤還救侯犯也、故藏也）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付郈人）駟赤止而納魯人（納圍郈之師）侯犯奔齊

公山不狃

公山不狃字子洩費宰也不狃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定公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勿克奔齊又奔吳哀公八年吳將伐魯問于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子張叔輒也）王問于子洩（子洩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弗聽吳伐魯使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魯得爲備不狃終于吳

南蒯

南蒯南遺之子爲季氏費邑宰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南蒯謂子仲曰（子仲公子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叔仲穆子叔仲小也）叔仲小有怨于季氏故南蒯與叔仲小公子慭謀季氏慭告昭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嘆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恤恤憂患湫愁險攸懸危之貌）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又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子男子之通稱、言從己可不失今之溦、）去我者鄙乎（爲人鄙薄）倍其鄰者恥乎（鄰猶親也）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

昭公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季平子用冶區夫之策。費人叛南氏。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二人蒯家臣）僞廢疾。使請于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刦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君謂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于景公。公曰。叛夫。（之戲）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晳曰。（齊大夫）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按南蒯欲去季氏。以强公室。以費如齊。叔弓季氏之黨也。爲季氏圍費而不能克。則費人爲南氏守也。其後季氏用冶區夫之策。二年然後復得費。可見南蒯之謀雖疎。而欲去季氏。雖季氏之邑人。亦同此心也。南蒯之奔齊也。子韓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竊意此時大夫皆執國柄。齊大夫亦惡南蒯之言害己。故非之耳。）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冉猛

冉猛。魯人。定公八年春正月。公侵齊陽州。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欲先歸）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會不見猛。乃大呼。詐言猛在後爲殿。傳言魯無軍政。）二月。公復侵齊。攻廩丘郛。主人出。（廩丘人出戰）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因陽州之役故蚩之）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猛聞言怒。逐廩丘人。及顧無繼。僞顛而止。）虎曰。盡客氣也。

陽虎

陽虎。一名貨。季氏之家臣也。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卒。將以璵璠斂。仲梁懷（懷亦季氏家臣）弗與。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氏行君事。今定公立。復臣位。不當用璵璠斂也。）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六年。公侵鄭。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衛侯怒。欲追之。公叔文子諫而止。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七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秋。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軍以誘敵也）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而汝也）苫夷曰。虎陷二子于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八年。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更叔

孫氏已更孟氏十月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
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
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先備
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
鈹盾夾之陽越殿越虎從弟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桓子覺有變乃咋謂林楚咋暫也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
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于主
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
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爲

公期築室于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
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刼公與武叔以
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
門之內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脫甲如公宮取寶玉
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
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譆速駕譆懼聲
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陽虎陽欲殺
桓子孟孫懼而歸之欲因亂討季氏以歸孟氏子言辨舍爵于季氏
之廟而出子言季寤也辨徧也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九年陽虎
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淮南子陽虎爲亂于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陽虎將舉劍自殺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袪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
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
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之齊侯執陽虎欲東
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
而歸之載葱靈寢于其中而逃刻其車軸使易毀折欲絕追者葱靈車之有障蔽者追而得之囚于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公羊傳陽虎專

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
之睋而鍥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
斯于是日至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于其
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
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
從弟也爲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
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驂馬而由孟氏陽虎從而
射之矢著乎莊門然而甲起于琴如弒不成却反舍于
郊皆說然息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
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
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慬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適趙氏陽虎見趙簡子曰自今以後不復樹人矣
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樹者過半
矣邊境之士臣所樹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却
臣于君朝廷之吏親危臣于衆邊境之士親刼臣于兵
簡子曰惟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
得休息秋得賞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刺焉今
子之所樹者蒺藜也自今以往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

之孔子謂趙簡子之受陽虎也、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爲亂、孔子曰、非爾所知也、趙孟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其後九年、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果得道。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子姚子般也、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遂敗鄭師。宋師伐鄭、晉趙鞅卜救鄭、不吉、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乾下坤上泰、之需䷄乾下坎上需、泰六五變、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

元吉、帝乙、紂父、立爲天子、故稱帝乙、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宋鄭爲昏姻甥舅之國、宋爲微子之後、今卜得帝乙卦、故以爲宋吉、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虎終于晉、陽虎嘗自言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奸、趙簡子使相焉、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相爲、簡子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善事簡子、簡子之强、幾至于霸。

微虎

微虎、魯大夫、哀公八年、吳伐我、克東陽而進、舍于庚宗、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于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卒三百人、終得三百人、有若與焉、孔子弟子、及稷門之內、稷門行至、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王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吳人行成

林不狃

林不狃、魯壯士也、清之戰、右師奔、齊人逐北、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五人爲伍、欲走、不狃曰、誰不如、我不如誰而欲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言止豈惡見爲賢、徐步而死、

苫夷

苫夷一名苫越、季氏家臣也、定公七年、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苫夷曰、虎陷二子于難、二子季孟、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十年、公侵齊、門于陽州、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欲自比僑如。

公孫宿

公孫宿、字成、魯公族、爲成宰、哀公十四年、初、孟孺子洩將圉馬于成、圉養也、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

子鞭之成有司使者至孟氏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
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請聽命供使懼不歸十五年
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以偪成冬及齊平子
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
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
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
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
使告恒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伯揖
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

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
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在八年齊因其病取讙與闡
寡君是以寒心齊待衛厚待魯薄魯君是以恐懼若得視衛君之事君
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
于嬴嬴齊地名

公孫有山氏

公孫有山氏魯大夫從哀公會吳王夫差于黃池吳王
不卹士卒軍中多饑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申叔
儀吳大夫與公孫有山氏舊相識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縈然服備也已獨
無以繫佩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一盛一器也睨視也褐寒賤之人言
但得視不得飲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粱精美也若登首山以呼
曰庚癸乎則諾蓋有山氏素備糧食登山待其呼則諾而與之也軍中不得出糧故爲私隱庚
西方主穀癸東方主水

愚按春秋之時官人以世故大官大邑多世族爲之
至于寒門庶姓雖有令德任不過家臣位不過陪隸
而已是以聖門羽求由諸賢雖皆策名委贄而名位
不顯良可慨也故治天下士者毋輕單門而心重單
寒部要津而居指申秩以爲此中大有人在也今觀
魯三家之稱隸多申單無足稱者匝庸中佼佼者亦
不過數人而已嘻何衰也豈其特名賢節德率皆隱
匿而不出耶抑豈草莽之中果無奇士耶吾知之矣
大抵高節之士視執政如氷山畏權門如陷穽雖間
屈某贄諸賢之逸焉而不可以書策實爲介雖之貞
心則閉門埽跡往往有之而三家所得不過平流庸
士其甚者則執命之奸竊乃之盜又何怪焉㝡集所
輯皆家臣惟閔馬父公孫宿爲魯列大夫云

春秋紀傳卷之二十三

東陽李鳳雛纂輯

鄭列傳

潁考叔

潁考叔鄭人初爲潁谷封人鄭武公夫人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姜氏愛叔段而惡莊公嘗請武公立段不果及莊公即位太叔段居京將繕兵襲鄭夫人將啓之莊公伐段既克之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莊公三十二年將會齊魯之師以伐許夏五月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轅）子都拔棘（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魯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公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illegible]）鄭伯使卒出豭行出雞犬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於是失政刑矣

祭足

祭仲名足初爲鄭封人莊公任之爲大夫太叔段之居京也祭仲言于公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未幾太叔作亂莊公二十五年周鄭交惡鄭使祭足帥師取溫之禾秋又取成周之麥二十七年衛人以燕師伐鄭祭足軍其前而使曼伯子元潛軍其後大敗燕師三十七年周天子以諸侯伐鄭戰于繻葛曼伯爲右拒祭足爲左拒公自將中軍大敗王師夜公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初北戎侵齊鄭太子忽帥師救之有功齊人將妻之忽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儀）弗從莊公卒太子忽嗣立是爲昭公初祭仲爲莊公取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公子突者宋雍氏女所生也故宋人誘祭仲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

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春秋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毛氏傳祭氏仲名杜有明註此與孔父仇牧荀息連稱並同未有名君于後而字臣于前者自公羊誤認作字遂有斥突賢仲之罷大仲足之名已見傳文仲可以名足亦可以名此如吳札之可稱吳季亦可稱吳北故此稱祭仲而隱三年傳即有鄭使祭足帥師取溫之麥語是祭仲祭足兩得並稱而公羊以稱字之誤盛美祭仲謂其能反經行權。向非雍糾之變祭仲果肯反正乎。此盲人瞎馬也屬

公立四年、祭仲專。公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

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敗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未幾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齊侯師于首止。將以討鄭。昭公嘗有功于齊。故齊將爲之討賊。子亹會之。高渠彌相。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公子儀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愚按雍姬之母之言非也。盍答曰。夫與父皆天也。則可矣。而乃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知自愛其夫而不顧。女之不愛其夫也。啻悖矣。

原繁

原繁、鄭之公族也、莊公二十四年、燕師伐鄭、原繁與祭仲禦之。以三軍。軍其前。大敗之。三十三年、王師伐鄭。原繁以中軍奉公。敗王師于繻葛。厲公之入也。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不親附己寡人憾焉。據厲公稱原繁爲伯父。則繁乃武公之后。莊公之庶兄也。日知錄。古者人君于其國之卿大夫。皆曰伯父叔父。曰子大夫。曰二三子。不獨諸侯然也。曲禮言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然而天子接之。猶稱其字。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曰季氏。而弗聞乎。鞏朔獻齊捷于周。王曰鞏伯。實來。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鎭撫王室。又曰。叔氏。而忘諸乎。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

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貳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按忽儀亹三人時皆已亡。獨厲公突在。其日猶有八人者。除四人之外。猶有八人見在也。其人雖不可考。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謂爲子人氏。亦其一也。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呂祖謙曰、禍莫甚于內叛。姦莫甚于中立。二者之罪孰爲大。曰中立之罪爲大。是何也。內叛之罪易見。中立之罪難知。人臣之叛君。即仇者。五尺童子皆知疾之。雖所謂仇敵者。資之以集事。未嘗不賞其功而疑其心也。今日爲我所誘。而叛君。安知他日不爲人所誘而叛我乎。吾位未定。則借之以成功。吾位既定則

除之以防患此傳報叛于僕而稱厲公終不免于厲公之誅也若乃原繁之自爲謀可謂審矣自非公之世用事于朝歷忽儀亹突之變四易國主泯然中立舉無所助人則事之出則舍之視君位如傳舍不進欣戚于其間依阿取容優游卒歲自古之持祿保位者率用此術實遇明主亦未易容其奸也厲公以私憾殺之固非其正矣其或者假手于厲公以大警爲臣者數視祭仲公之言以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何見說則苟諱君位者皆奉之無所擇焉亦君也儀亦君也倪亦君也爲臣者皆操此心則人君將安所恃乎甚矣原之奸也吾故表而出之以風中立之士云

孔叔

孔叔鄭大夫事鄭文公齊桓公爲盟主而鄭近于楚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乃止文公十九年天王將以愛易世子齊桓公憂之合諸侯于首止謀寧周也王使人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明年諸侯伐鄭圍新城討其逃首止之盟也二十二年齊復伐鄭孔叔言于公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于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是年秋

齊會諸侯于甯母鄭太子華言于齊侯請去鄭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而以鄭爲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諫曰鄭有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乃止孔叔與叔詹堵叔爲三良云

叔詹

叔詹鄭大夫益執政用事之臣也時齊桓公新霸諸侯鄭從而鄭猶未服故齊宋衛伐鄭鄭使叔詹至齊齊人執之未幾自齊逃歸已而還鄭春秋書曰齊人執鄭詹秋鄭詹自齊逃來穀梁曰鄭詹鄭之卑者公羊曰鄭之微者也按春秋之法微者不登于史策詹卑且微則其執其逃其來何爲見于春秋至穀梁曰鄭詹鄭之佞人也公羊曰甚佞也又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按詹以忠直名于鄭管仲曰鄭有三良爲政未可圖也三良以叔詹爲稱首則詹之爲人鄭國賴之鄭國惧之而公穀皆曰佞人佞人則何攄焉其無異于狂吠矣晉文公之出亡也過鄭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趙衰狐偃賈佗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

不能爲榮黍不爲黍不能蕃廡（廡豐也）稷不爲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惟德之基（所生言種黍得黍種稷得稷、惟在所樹言禍福亦猶是也）公弗聽晉文公返國與師圍鄭鄭人以名實行成文公不許曰予我詹而師還（以詹勸鄭殺己也）詹請往公弗恐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于臣也乃予晉人晉人將烹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鄭效曹人觀駢脅之狀、淫放也）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材若復其國而得志于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明謂重耳、勝猶過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赦弗殺厚爲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爲將軍楚王伐宋、還過鄭、入享于鄭夜出鄭文夫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芊女也）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于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其後果爲世子商臣所殺

燭之武

燭之武、鄭大夫、鄭文公四十四年、秦晉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困乏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

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晉師聞之亦還鄭之危而不亡者皆燭之武之力也

公子歸生

公子歸生、鄭政卿也、鄭穆公十八年、晉靈公蒐于黃父遂合諸侯于扈、不見鄭伯、以爲貳于楚也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名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夷太子名）

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執事（蕆敕也敕成前好也按日知錄當春秋之時天下宗周而諸侯不用周之年號至于辭令往來有自稱其國之年者如鄭子家與晉趙宣子書曰寡君即位三年而下文曰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是也有兩稱其國之年者若子產對晉之辭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而其下文運曰我二年我四年是也）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將夷往朝）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于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

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音與蔭同）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索敝賦以待于鯈（鯈晉鄭之境言欲以兵拒晉）惟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于楚居大國之間而從于强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二十一年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及宋華元樂呂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生死皆曰獲）及甲車

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靈公元年楚人獻黿于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子公即公子宋第二指爲食指）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欲使其指動無驗）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弑君故書以首惡）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故不能自通于仁道）

而稻弑君之罪按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爲首惡何也權在歸生也公子宋欲弑君不能自發而以語歸生則歸生必有以制其命者矣使聞宋謀先事誅之豈不求忠仗節赫然義舉哉今乃懼其譖而從之身蹈大難而不辭不亦悖乎權足以討賊而反以之弑君則正其爲首惡而已胡傳曰歸生與宋並爲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常統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其猶有計校之私豈可謂秉忠仗節者哉程傳曰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無有强力弗能爲也且謂今有劫人以殺人者則先治殺者而劫者次之將以垂訓于後世則先劫人者而後殺者以是爲歸生斷非矣況爲治與垂訓謂有二道可乎左傳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左氏所謂權者審乎輕重之謂使非可語于君臣之閒又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若親無將將而必誅又況逆謀之已著賊不討恐而忍是之謂亂何以曰仁謀及君父義所必誅惡取乎武見無禮于君若鷹鸇之逐鳥雀何病于不能達哉左氏不知仁不知權不知武且人

方弒君而我以無能違焉之病謬矣乜氏傳曰此與經
書趙盾弒其君夷臯例同趙盾造意歸生知情同是一
例不必加功下手始為弒也傳文本策書經文本簡書
但傳自楚人獻黿超至子家懼而從之止是策書原文
左氏因而潤色之耳若夏弒靈公至禮不足也是左氏
懲意而大謬者歸生雖不知何意然鄭國上卿皆公子
為之其與公子宋必無甚低昂且前此諸侯會晉時歸
生親作書使執訊之宣告趙宣子此皆當國者所為其
申敘十二年歸生佐寡君之嫡夷請陳楚朝晉則亦非
上卿不任此使且曰歸生此書出而晉來行成且使趙
穿晉侯女壻也皆質于鄭則其人之强幹有為原不在
趙盾下者況大棘之戰歸生實帥師與宋右師華元相
持竟獲華元樂呂此其當國用事萬萬超于子公之上
為何如而曰權不足是日較策書而詫然不知其就裏
者宜乎咲助趙匡之徒得其起而議其後也。鄭人立襄公襄公五年子家卒
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
之曰靈靈公初謚幽公葬不如禮故改之

王子伯廖

王子伯廖鄭大夫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
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離下震上豐豐上六變而為純離也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言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也弗過之矣弗過三歲間一歲鄭人殺之

申侯

申侯鄭大夫鄭文公十五年齊桓公率諸侯伐楚及楚
人盟于召陵師將還陳轅濤塗陳大夫謂申侯曰師出于
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
歸其可也東夷郯莒徐夷也觀兵以示威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
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
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
虎牢鄭邑以鄭邑與之執轅濤塗秋齊侯帥魯人江人黃人伐陳
討不忠也以其誤軍故陳人行成歸轅濤塗十六年陳轅宣
仲怨申侯之反己于召陵也宣仲濤塗故勸之城其賜邑賜虎牢
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
于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

也申侯由是得罪申侯始賣濤塗茲復為濤塗所賣小人相傾類如此文公逃首
止之盟十八年齊侯伐鄭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
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姊妹之子為出有寵于楚文
王申侯仕楚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惟我知女女專利而
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于女女必
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于厲公子
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愚按禍莫深于欲利罪莫大于貪婪此王法之所必
誅者專利而不厭申侯之罪人知為之君者忠不知
之既已知之而曲徇之而酷愛之此常情所不解也
申侯不死于楚而死于鄭殺之者楚文王也

公子去疾 以下七穆良氏

公子去疾字子良穆公之子鄭靈公見殺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襄公名）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逐羣兄弟舍子良以其讓已）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以爲大夫襄公六年楚伐鄭鄭伯敗楚師于柳芬國人皆喜惟子良憂曰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七年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吾焉得有信乃從楚盟于辰陵八年

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行成于楚潘尫入盟子良出質十年鄭人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人以子良爲有禮故名之十六年冬公子去疾及楚公子嬰齊盟于蜀序于齊上齊非卿故也十七年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師師伐許取其田而還鄭成公立去疾相公以如晉見且拜師鄭七穆惟子良最賢晉欒書曰子良鄭之良也其爲鄭國所重如此子曰公孫輒字子耳執鄭政爲盜所殺

良霄

良霄字伯有公孫輒之子子良之孫也以王父字爲氏

鄭簡公四年諸侯悉師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太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六年良霄太宰石㚟猶在楚石㚟言于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皆同吉乃延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謂良霄）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于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廢其本見使之心）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令大臣不和而不固于晉）不猶愈乎楚人歸之十一年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于伯有氏其明年春正月子產相鄭伯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爲對曰駟良方爭未知所成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家臣來朝）朝者曰公焉在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伯有朝君）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

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國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秋七月癸巳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于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初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已而果驗鄭人相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三　鄭列傳　丰

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帶駟帶）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二人皆伯有之仇）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子良止伯有子皆立爲大夫）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單伯有恐惑民故并立洩使若以大義存誅絶之後者以解說民心）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厲乎子產曰能人生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于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公子喜

公子喜字子罕穆公之子也鄭成公八年使子罕帥師伐許爲許人所敗鄭伯復伐許取成而還九年楚子侵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三　鄭列傳　未

鄭及暴隧（鄭地）子罕侵楚取新石（楚邑）十年夏四月滕文公卒子罕帥師伐宋（滕宋之與國鄭因滕喪而伐宋）宋將鉏樂懼（二人宋大夫）敗鄭師于汋陂退舍于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子罕有二子曰公孫鉏公孫舍之鄭簡公二十三年馬師羽頡從伯有作亂奔晉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鉏之子曰罕朔朔嗣父爲馬師朔與子皮爲從兄弟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二月罕朔殺罕魋（魋子皮弟）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于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

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以禮去者降位一等）罪人以其罪
降（罪重則降多）古之制也朔于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
獲戾而逃惟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
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下大夫也朔本亞大夫今但降一等不以罪降）

公孫舍之

公孫舍之字子展子罕之子簡公元年鄭人侵蔡大獲
冬楚人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展
欲待晉（時晉悼公為盟主）子駟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民急矣

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陳于二
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
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
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
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八卿和睦必
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
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
不從遂及楚平二年晉悼公合十二國之師伐鄭門于
鄟門城虎牢以逼鄭鄭及晉平同盟于戲既而楚復伐

鄭鄭復從楚獻于中分鄭以不用子展杖信之謀故一
歲數被兵無寧日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
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疾急也言晉不急于爭鄭）晉疾楚將
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
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
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鄭
人用其策楚人遂屈鄭乃事晉四年有蕭魚之會十一
年子展當國十五年相鄭伯如晉請衛侯也（時晉為衛叛臣孫林父執衛君）
晉侯享之賦嘉樂子展相鄭伯賦緇衣晉使叔向

告鄭伯以衛侯之罪（衛殺晉戍三百人以此為衛罪）子展賦將仲子今（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言晉雖自以他故罪衛而衆猶謂晉為臣執君）乃許歸衛侯叔向曰
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壹而儉十九年伐陳初
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
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
扶其太子偃師奔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
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主將遷）
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
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

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鄭之于陳但服之欲而已）其明年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二十二年子展卒

罕虎

罕虎字子皮嗣父子展為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于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不書貸者姓名不責其償也）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子罕樂氏）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得國政）子皮為政一年以子產賢而欲讓之故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諸强族多不便者欲攻子產子產不能安常出奔子皮身自返之而逐諸强族子產是以能為鄭國鄭簡公二十七年使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晉人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知免于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于敝邑寡君猜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子皮歸鄭伯朝于楚二十九年罕虎如齊娶于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謂授子產政）定公元年子皮卒子產相鄭伯會諸侯于平丘歸未至聞之哭且曰吾已（已猶決竟）無為為善矣惟夫子知我子皮之子嬰齊字子藷見晉韓起傳

罕達

罕達字子姚謚武子子藷之子鄭聲公六年宋公子地奔鄭鄭人欲取宋地以處之夏五月罕達敗宋師于老丘八年晉范氏據朝歌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與晉趙鞅戰于鐵擊趙簡子中肩獲其蠭旗二十年武子賸之嬖（賸罕達別名賸以證反）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救雍丘子姚大敗而還初鄭宋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凡六邑○暢音羊嵒五咸反）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

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二十一年春宋向魋救其師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

公子偃 以下游氏

公子偃字子游穆公之子鄭襄公十七年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邲之役鄭助楚攻晉）遂東侵鄭公子偃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告捷公子偃之後為游氏

公孫蠆

公孫蠆字子蟜公子偃之子也鄭簡公三年盜尉止殺執政于西宮之朝子產帥甲追盜子蟜帥國人助之殺衆盜盡死是歲晉楚爭鄭晉人帥諸侯之師城虎牢以偪鄭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晉楚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言楚見晉退必來圍鄭晉雖見楚圍鄭猶將退師而去不如從楚亦以退楚）宵涉潁與楚人盟（長晉知之）諸侯之師還楚師亦還七年公孫蠆帥師會晉荀偃及諸侯之大夫伐秦師次于涇不濟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悅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子蟜帥師先進遡涇毒流）九年春二月公孫蠆及諸侯之大夫盟于溴梁曰同討不庭夏五月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鄭與許有夙怨故甚欲親行）伐許至于函氏而還十一年子蟜從簡公會諸侯同伐齊敗齊師于平陰十二年夏四月公孫蠆卒赴于晉大夫范宣子言于晉侯以其善于伐秦也（勸師濟涇事）六月晉侯請于王王追賜之大路以行禮也（行葬禮大夫有功則賜服路）蠆之子游販

公孫楚

公孫楚字子南公孫蠆之弟也鄭徐吾犯（鄭大夫）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黑子皙）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于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丈夫）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

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晳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事而歸罪于楚）乃放游楚于吳將行子南（行遂）子產咨于子太叔太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蔽也）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

游眅

游眅字子明公孫蠆之子也嗣父爲鄭卿鄭簡公十五年十二月游眅將如晉未出境遭娶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太叔（良眅之子太叔游吉也眅之弟）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勿怨亡妻者蓋鄭國不討尋殺之人所以抑彊扶弱）曰無昭惡也（交怨則交之不修益明也）

游吉

游吉字太叔公孫蠆之子游眅之弟也簡公時爲卿爲人美秀而文善爲辭令簡公二十年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所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汝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毋乃非盟載之言以缺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望子太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德政而貪冐于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在復䷗（震下坤上復）之頤䷚（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得頤）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其楚子之謂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卹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九月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二十一年晉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城杞子太叔會之見太叔文子（衛太叔儀）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

閈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云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二十■年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數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于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惟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

事矣譬如火焉日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君子爲尊者諱爲親者諱張趯不然故譏之）二十五年游吉如楚葬郟敖也且聘立君（楚王子圍弑郟敖而自立）歸謂子產曰楚王侈汰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是年秋罕虎如晉賀夫人也張趯使謂太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太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僞將無事吉庶幾焉（孟趙宗燕[illegible]）三十二年游吉相

公如晉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命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左傳昭十八年而其大也將乃蒐除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于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于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于北方此本一事而記者或以爲葬或以爲蒐傳兩存之而失刪其一耳）定公九年子產卒子太叔爲政十二年相鄭伯如晉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

室何（時有子朝之亂）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王室之不寧大國之耻也獻子懼介諸侯于黃父謀王室也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聲章爲五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

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正明爲政事庸力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生死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鄭獻公立

三年晉頃公卒鄭使游吉弔且送葬晉人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蟜弔子西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貢其職貢與其備禦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惟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獻公七年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游速

游速吉之子鄭獻公十年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許恃楚救是歲吳入郢故鄭因其敗滅之游速事他無所考

愚按鄭之立國伯男也當莊公之世能以弱爲強威行四出所當者破所攻者下而其甚至于敗王師射王肩四隣諸侯無有能抗之者蓋莊公有雄武之資踔厲奮起而其所用之臣不過如原繁祝聃祭仲渠彌之徒率皆中材庸流非有過人之智也惟穎考叔爲忠孝名臣而惜其不善終其餘蓋不足言矣厲公而後則有孔叔叔詹燭武輩爲庸中佼佼自穆公而降則皆七穆用事而賢良不乏迫于晉楚交爭雖處而不亡至子產柄政鄭始有起色然總不及莊公之世云

春秋紀傳卷二十三 終

春秋紀傳卷之二十四

東陽李鳳雛纂

鄭列傳

公孫段 豐施附 豐氏二人

公孫段字伯石、鄭穆公之孫、子豐之子、子豐無傳 鄭之强族也。伯有死。使太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使次已位。畏其作亂故寵之、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于邑。邑將焉往。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簡公二十一年、晉合諸侯之大夫城杞。公孫段脩于太叔實往。二十七年、鄭伯如晉。公孫段相。其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于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于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三十一年、公孫段卒。夏子產聘于晉。爲豐施公孫

歸州田于韓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于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于戾。而建寘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施字子旗。嗣父爲鄭卿。六卿之餞宣子也。子旗賦有女同車。取其洵美且都以美宣子、宣子喜曰。此保家之子也。

豐卷

豐卷字子張、公孫段之次子也。鄭襄公十年、鄭以子張代子良質于楚。已而楚人歸之。豐卷將祭。請田焉。請田獵以供祭祀 子產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鮮野獸、子張怒。退而徵役。治兵役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于公不沒入 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所入焉。豐卷與其兄施子孫皆無傳。

公子騑 騑氏七人

公子騑、字子駟、鄭穆公之子也、鄭成公三年、子駟質于

晉已而晉人歸之六年鄭公子班作亂子駟帥國人攻而焚之盡殺其子弟十年晉人伐鄭楚師救之時鄭使姚句耳告急于楚師既起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按句耳料楚師與王孫滿料秦師同兵未敗而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子駟聞之知楚師之不可用也果敗于鄢陵十一年子駟侵晉虛滑既而懼晉以大子髡頑爲質于楚十三年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棄楚救鄭之力與盟誓之言）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不欲違先君意）五年僖公將會諸侯于鄬子駟相公不禮焉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元年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知之先殺羣公子初鄭專從楚及是舍楚而從晉夏鄭師侵蔡獲其司馬燮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

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玉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晉至從晉楚至從楚如此則民病且久安能庇民乎然當日事勢正復無可奈何不得不出此策耳）子展請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廷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爾車賦儆爾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困窮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晉人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四年冬十月晉師諸侯伐鄭城虎牢以逼之鄭人恐乃行成盟于戲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

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人民不獲享其土利天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有如此盟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乃止晉師還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且要盟

無質神弗臨也乃及楚平同盟于中分是時晉楚爭鄭鄭無歲不受兵子駟主從楚子展主從晉迄于蕭魚之會而後楚師不出鄭稍得息■年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子駟所殺公子熙等之黨)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西子産帥甲攻盜于北宮殺尉止餘盜奔宋後二年鄭人以賂請盜于宋皆伏誅子駟有二子曰公孫夏曰公孫黑黑作亂死駟氏惟公孫夏之子孫盛于鄭

公孫夏

公孫夏字子西子駟之子也簡公三年鄭立子西爲卿十七年子西相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范宣子相晉侯辭子西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介因也大國謂楚)而陵虐于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十

八年冬公孫夏帥師伐陳陳及鄭平十九年鄭伯歸自晉(請衛侯贖)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于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子西在鄭與子産同心輔政鄭人賴之

公孫黑

公孫黑字子晳公孫蠆之弟也子晳與伯有相惡乘其醉而攻殺之事見良霄傳又與公孫楚爭室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奪其妻子南以戈擊之傷簡公二十五年鄭君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

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閨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名、公孫黑強與于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欲自同于六卿子產弗討。子晳為亂國二十六年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爾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印、黑子、褚師、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書其罪于木以示衆、

駟帶

駟帶子西之子也伯有與子晳爭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許自許入襲鄭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于羊肆子產襚而哭之斂而殯諸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而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用兩珪于河質之盟而還之簡公三十六年二月壬子駟帶卒或以為伯有厲鬼所殺云帶之子駟偃字子游為鄭卿六卿之餞韓宣子也子游賦風雨取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宣子稱之

駟乞

駟乞字子瑕子西之次子也駟帶生駟偃偃娶于晉大夫生絲弱絲幼弱少及偃卒其父兄立駟帶之弟駟乞廢其子而立其叔父子產憎其為人也憎子瑕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許之為違禮止之為違衆故中立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子產見晉使辭而御之晉人舍之語在子產傳

駟歂

駟歂字子然駟乞之子也鄭獻公十二年駟歂為政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改鄭所鑄舊制而私造竹刑書之于竹簡故言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竿旄何

以告之取其忠也（敘于施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善存身）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卹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駟弘

駟弘、駟歇之子也、字子般、鄭聲公八年、子般與子姚送齊粟千鍾于晉范氏（范氏時在朝歌）晉趙鞅禦之戰于鐵。晉人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姚子姚般子般）晉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言雖小國常有善射者）聲公十年、宋人圍曹。冬、駟弘帥

師救曹。曹尋爲宋所滅。三十四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陳成子帥師救鄭。知伯聞之乃還。後五年、晉荀瑤復帥師圍鄭。未至。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城門）鄭人俘酅魁壘。（晉大夫）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知伯無功而還。

公孫黑肱（印氏二人）

公孫黑肱、字子張、公子印之子、穆公之孫也。簡公十年、晉帥諸侯伐齊。子張與子蟜伯有從鄭伯往戰于平陰

有功而還。十四年九月、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段黑肱子）而使黜官薄祭。祭以一羊。殷以少牢。足以供祀。（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世。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有焉。子印段、字子石。慕子產之爲人。子產嘗避駟良之難。奔晉。印段從之。子皮自止之。乃與子產偕還。簡公二十二年、葬周靈王。鄭上卿有事。（時簡公在楚上卿有居守之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年少官卑）

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二十四年、簡公朝于晉。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及歸而衛襄公如楚。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衛人稱其有禮。段之子印癸、字子柳。六卿之餞韓宣子也、子柳賦蘀兮。（鄭詩取倡予和女）宣子稱之曰保家之主也。印氏自癸後無聞焉。

公子嘉（孔氏）

公子嘉、字子孔、鄭穆公之子也。鄭簡公時、子駟當國。子

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二年冬十月鄭盜尉止司臣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子孔知之故不死（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簡公二十年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楚令尹子庚冬十二月子庚帥師伐鄭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二子子展子西）子孔不敢會楚師子庚門于鄭門信于城下而還（再宿曰信）二十一年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鄭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以自守也）子展

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公子嘉之子公孫洩洩之子孔張皆見子產傳中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革父）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宋子圭嬀皆穆公妾士子孔子良父）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亞次）士子孔亦相親也（二婦相親故士子孔與子然子孔亦相親）子然士子孔皆早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司徒孔即子孔子孔與二父相親故相助其子）三室如一（言同心）故及于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楚官名）鄭穆公十三子靈公夷襄公堅皆立爲君餘十一子爲大夫公子嘉以罪誅（春秋書曰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傳曰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國法尸諸市朝與衆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罪有甚焉）子然之子子華子孔之子子良以嘉故出亡餘七子各自爲氏號七穆公子喜之後爲罕氏公子去疾之後爲良氏公子偃之後爲游氏子豐之後爲豐氏子印之後爲印氏公子騑之後爲駟氏公子發之後爲國氏外子羽號羽氏不在七穆之列

公孫申

公孫申字叔申鄭公族悼公元年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復伐許取三邑成公三年秋公如

晉晉人執諸銅鞮討其貳于楚也公孫申謀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亟遣使請晉示欲更立）晉必歸君（晉恐鄭別立君而執一人無益不如歸鄭君）冬十一月鄭人圍許示不急君也明年夏四月鄭人立公子髡頑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從之五月鄭伯歸鄭伯既歸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叔禽叔申弟）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言叔申以忠見殺不得其人故也）

公孫揮（子羽附）

公孫揮字子羽穆公之孫也爲行人簡公二十五年楚公子圍來聘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太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艸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鄉也不寧惟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惟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

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入逆而出娶之會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于前以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君前二人執戈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圍緝蒲爲王宮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屋而居之雖設君服無足怪也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言棄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二子圍與州犂也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言先知爲備雖憂何患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惟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樂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譏其似君反謂之美故曰婉宋左師簡而禮無所臧否故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不犯凶人所以自愛敬子與子家持之謂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生持之無所取與也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

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其言皆驗嘗從子產聘于晉叔向見子產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明年公孫黑作亂鄭人殺之其前知皆此類也子羽周知四國之爲辨于其大夫之貴賤能否族姓班位而又善爲詞令故子產任之子羽之孫曰羽頡任鄭爲司馬

伯有之亂、羽頡與焉、伯有敗死、頡出奔晉、晉以爲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因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文子弗聽、羽頡遂終于晉、

石首

石首、鄭大夫、鄢陵之戰、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晉郤至從鄭伯。鄭師奔。石首曰、衛懿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乃內旌于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諸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石首當御君以退、已當死戰、）

鬷蔑

鬷蔑、字然明、鄭之賢人也。晉平公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知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明年、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然明貌甚陋。晉叔向適鄭。然明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貌醜）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

裨諶

裨諶、鄭大夫、鄭簡公二十二年、伯有與子皙相惡。大夫和之。十二月、鄭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班、次應知政）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子產之德、爲世所高）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卽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戾、定也）不然、將亡矣。裨諶能謀。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子產將有諸侯之事。則與裨諶駕以適野。鄭之辭令。裨諶實創始焉。

裨竈

裨竈、鄭大夫、精于象緯之學、占驗奇中。鄭簡公二十一年、歲在星紀、而旅于玄枵。旅客處也 裨竈曰、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失次于北、禍衝在南、南爲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已而皆驗。三十三年、夏四月、陳災。時楚已縣陳、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陳顓頊之後。故爲水屬、火、水妃也。火畏水、故爲之妃、而楚所相也。楚之先祝融、爲火正、治火、今火出而火陳。火心星也、逐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歲五

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次年春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 裨竈言于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歲、歲星也、顓頊之虛、爲玄枵 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客星居玄枵之維首、客星出非其地、故曰妖星、邑姜齊太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爲既嫁之女、織女爲處女、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二十八宿、四七、戊子、逢公以登、星於是乎出。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皆以戊子日卒、登卒也、逢公未死之末、妖星出婺女、時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日亡、吾是以譏之。七月戊子、晉平公卒。鄭定公五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欲以禳火 子產弗與。六年、夏五月、宋衛陳鄭同日災。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卒勿與。亦不復火。竈同時有里析者、亦精術數之學。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言將先災死、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非遷可免、故託詞以謝之、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以其常與己言故、

思按鄭七穆、惟駟良爲最、子駟當國、際晉楚兵爭之衝、不能完守以老楚、故信以待晉、議者罪其失計、及觀其遺使告晉之詞、嗚呼惻怛、有餘痛焉、則知其有不得已之苦心。未可遽非之也。

春秋紀傳卷之二十五

東陽李鳳雛纂輯

鄭列傳

公孫僑

公孫僑字子産一字子美子國之子穆公之孫也簡公元年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侵蔡欲以媚晉）鄭人皆喜唯子産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弗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

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未幾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自是晉楚兵交城下悉如子産言二年鄭尉止怨執政子駟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羣不逞之徒以作亂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西（公孫夏子駟子）聞盜不警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産聞盜爲門者（箕守門）庀羣司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于北宮子蟜率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餘盜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序位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産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産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難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十二年鄭人殺子孔於是子展當國（按是年簡公十七歲矣而大夫猶攝君事）子西聽政立子産爲卿十五年夏晉人來徵朝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昔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

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中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石皃盎僞詞也其實鄭使石與告絶于楚楚人執之）歸而討之溴梁之明

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與執燔焉(助祭)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毋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十七年晉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公如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

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十八年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

木刊鄭人怨之六月使子產子展帥車七百乘伐陳入之陳侯聽命七月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姬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

可億逞(言不可億度其快志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諸侯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服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于趙文子文子曰

其詞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十九年公賞入陳功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是年楚子秦人侵鄭與戰而敗大夫印堇父與皇頡戍糜楚人囚之以獻于秦鄭人取貨于印氏以請之子產曰不獲（不獲堇父）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泰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徵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冬十月楚又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明年）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于勇嗇于禍以足其性而求其欲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釁動也嗇貪也）子展悅不禦寇楚師墮城涉氾而歸二十一年蔡景公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往勞

于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傲惰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死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般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恆有子過後二年景侯爲世子班所弑九月子產相鄭伯如楚宋之盟故也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今子草舍毋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災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

宣告後人無怠于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按春秋時但有小適大之事無大適小之事大適小者惟齊鄭如紀一事而又懷詐藏禍將以襲之大爲小國不利何五美之有然則子產所言乃東遷以前王政風行諸侯修睦時事非春秋所見也）二十二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必敗二十三年春子產相鄭伯如晉夏如陳蒞盟歸復命告大

天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傲政多門以介于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後十年果爲楚滅駟良二族相惡子晳以甲攻伯有氏大夫謀衆（謀所以處二家之道）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就子晳之直助駟氏之強）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徒黨也言不與駟良爲黨）或主彊直禍乃不生姑成吾所（欲以無所附者爲所）乃行子皮止之乃還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子產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

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侈泰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長法故畜）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二十四年子產相公以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時魯襄公薨）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垣墻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

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宮庫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

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災害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弗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

[illegible]

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按子産之辭善矣亦適遇趙文子爲政故子産得以盡言耳善日惟善人能受盡言使非文子之賢未必謝不敏也晉侯見公有加禮厚
其宴好而歸之乃命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已
也如是夫子産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廢辭也詩曰
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子
産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
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
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于野則獲
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産乃問四國之爲

于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
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諸
侯是以鮮有敗事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
産曰毀鄉校何如子産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
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
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
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
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
也今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

[illegible]

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産曰
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
焉夫亦愈知政矣子産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
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
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于子子于鄭國棟也棟
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
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
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
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

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
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
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
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
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
子而行子産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
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
焉子産是以能爲鄭國二十五年公使公孫僑如晉聘
且問疾叔向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

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帝后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娠同）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玄冥水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

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四國臺駘之後）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疾厲之災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

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一四時 取同姓）古之所愼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肹未之聞也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二十七年子產相公如楚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問于子產曰晉其許我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

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曰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逼于齊而親于晉惟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于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既而楚靈王合諸侯于申魯衛曹邾果不至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己爲蠆尾以令于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渾

罕門闔氏其□亡乎君子作法于涼其敝猶貪（涼，薄也。什一取民，斂從其法，敝猶□令。）作法于貪敝將若之何二十年三月鄭人鑄刑書昔叔向詒子產書以諫之其略曰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旣不承命敢忘大惠三十一年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有疾于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

化爲黃熊入于羽淵實爲夏郊而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閒賜子產莒之二方鼎三十四年晉平公薨子皮如晉會葬將以幣行（見新君之幣）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必盡用之（將自費用盡）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而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

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三十六年晉荀吳會諸侯之大夫于厥慭謀救蔡也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歲星十二年一周，是歲滅蔡，後三年靈王死，距其弒夾敖之年，周十二年。）三十七年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塴，下棺。塴，北鄧反。）■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大叔請毀之

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喪豈憚日中無損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塴夏子產相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時晉昭公新立昭公享諸侯子產相公辭于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定公元年子產子太叔相鄭伯如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晉令諸侯日中造于除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

列尊首重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卑而貢重者甸服也
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
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
缺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
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争至于昏晉人許之
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産曰晉政多門
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仲尼謂子
産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子産君子之求樂者也合諸侯貢藝事禮也五年有星

孛于大辰西及漢裨竈言于子産曰宋衛陳鄭將同日
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産弗與明年五月宋
衛陳鄭果同日災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
用之子産不可子太叔曰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産曰
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
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火作子産辭晉公
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弗出于宮使子
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屏攝祭祀之位使公孫登徙大龜
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
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
列居火道行火所焮焮炙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
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玄冥
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
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
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火之作也子産授兵登陴子
太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産曰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
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
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

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
不敢不告子産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
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夫薦
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
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與他國鄰望走在晉既事
晉矣其敢有二心六年鄭駟偃卒偃娶于晉大夫生絲
弱弱少也其父兄立駟乞偃叔父絲以告其舅晉人使以幣
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産弗遣請龜
以卜亦不與大夫謀對子産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

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于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何獨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我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晉韓

起聘于鄭定公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于朝無有不恪共孔張後至（子孔之孫）立于客間執政禦之（執政掌位列者禦止也）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愼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孔張失位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于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于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有祿于國有賦于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邪辟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列子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公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未可以貳若屬有讒人交鬭其間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子何愛于一環子產曰

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予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于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厭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銳細小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以商人之言請諸子產子產對

曰昔我先君桓公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强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弗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强奪一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謝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宣子歸鄭六卿餞于郊宣子私覲于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

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定公之六年也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正義曰酈元注水經云子產墓在溱水上累石爲方墳墳東北向鄭城杜預曰不忘本也

國參

國參字子思子產之子也嗣爲鄭卿鄭獻公五年國參命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平公十三年晉荀瑤伐鄭齊陳恒帥師救鄭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雨衣鞭馬而出

晉師還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不僻于位民之攸塈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聲公十三年宋人圍曹子思曰宋人圍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人救曹侵宋子思器識有父風卒謚桓子

愚按傳載子產相鄭之事詳哉其言之矣或言齊鮑叔薦管仲鄭子皮薦子產未見仲僑之薦賢己以自代也後世儒者用以爲譏愚以爲管子天下才世不恒有或求其人而未得非有其人而不舉也鄭國褊小捷鮮異人子太叔之流足以謹守成法必欲網羅翩于遊雲索絶塵于駑庇以此責人難矣諸葛忠武之輔躬盡瘁集思廣益其用心何如者而臨終所薦僅蔣費之徒豈得謂其蔽賢而不薦賢以自代也

鄭卿大夫無謚惟子產孟成子見國語子產謚桓子見左傳鄭為伯爵謚不及臣而子產父子獨謚陳蔡侯國與魯衛等而二國之臣不謚此不可解也按玉世貞謚法論云周法卿大夫有爵故有謚士無爵故無謚吳楚之不君謚也夷道也秦楚之不臣謚也未絶華也齊晉衛之謚也自卿止矣大夫而下無謚何居班於天子之士也魯之謚及大夫矣何獨先其為周公後也周之禮也鄭之不臣謚也何國也宋公國也其不臣謚何義我未之前聞也職閒之於隣而發人臣之謚而天下同之矣然死無謚生有號如武信文信武安剛成之類是也嫡生而薦死也後世之封爵不以地而以德自職國防也西漢之有謚也緣爵者也東漢亦緣爵者也然而加慎焉故西漢之嗣侯無弗謚也東漢即始侯有弗謚也晉渡江而後諸公卿無爵而賢者亦予之謚無爵而謚自晉昉也白虎通曰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也然而春秋宋共姬其謚何賢也不知夫周穆王之盛淑淑从先之矣婦人之有謚自周穆王昉也太子元士也士無謚是以太子無謚晉惠公之攻奚世子申生也而謚之共後世因之太子之有謚自晉申生昉也人臣而有三謚者衛之於公叔貞惠文子也明因之以兩及方士矣生而預賜之謚衛侯之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也二法皆衛敝也處士之有謚自符秦之於張忠公公孫永昉也其有私謚也則自春秋黔婁昉也春秋出奔而仕它國者有謚如臧武仲中行文子之類是也崔杼之為武也欒盈之為懷也御至之為昭也身僇矣而謚又滅何居豈其故臣追謚之歟左氏撰也

春秋紀傳卷之二十六

東陽李鳳雛纂輯

齊列傳

召忽

召忽公子糾之傅也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因至于死亡此可以免子之身）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閑（不廣求安閑）將有國者未可知也（三公子未知何人有國）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國人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為人無小智而有大慮天不幸降禍于齊糾雖立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召忽曰百歲之後吾以君卜也（吾之死生惟卜之君）犯吾君命而廢吾所

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爲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矣鮑叔曰然則奈何管仲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遂傅小白及無知弒襄公（即諸兒）小白子糾各自魯莒入小白先入得立桓公既立問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君若欲定社稷則亟迎之遂遣使請管召于魯魯乃遂束縛召忽以與齊使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

忽曰何懼乎吾不早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伯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能伯諸侯）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仲死不成九合之功）

管仲

管仲名夷吾潁上人也初齊僖公同母弟夷仲早死其子曰公孫無知僖公愛之令其服秩比于太子諸兒僖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始爲太子時常與無知鬭及立絀無知服秩襄公無道羣弟恐禍及故次弟公子糾奔魯管仲召忽傅之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而自立齊人殺無知高國陰先召小白于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小白載轀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先入

得立桓公既立發兵距魯敗魯師于乾時桓公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治國家其惟管夷吾乎桓公曰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于死鮑叔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鮑叔曰請于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于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莊公以問施伯施伯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于天下令之在齊

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屍
授莊公欲殺管仲齊使者請曰若不生得以戮于羣臣
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束縛以予齊使遂受之
而退 呂氏春秋魯束縛管仲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管子恐魯之悔而止己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汝唱汝爲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 比至三釁三沐之桓公親迎于
郊 左傳鮑叔帥師來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國使相可也公從之 與之坐而問
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獵畢弋不聽國
政卑聖侮士而惟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

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
之餘優笑在前賢才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
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曰
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叟比
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
竱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爲民
統紀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
也參其國而伍其鄙 國郊內鄙郊外三分國都以爲三軍五分其鄙以爲五屬也 定
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 以爲葬也 而愼用其六柄焉 生殺

貧富貴賤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
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
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
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
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習
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
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令
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
其材旦暮從事施于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

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
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
監其鄉之貲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何服牛軺馬以周
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于此以
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
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
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令夫
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

芟除山以待時耕及耕深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于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于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曠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

鄉十五（農不在內）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分國事爲三）臣立三宰（三鄉也）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于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諸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

于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鄉帥卿也）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

軍旅整于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忻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管仲令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鄉大夫行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于父母聰慧質仁發聞于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桓

公夕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役爲也令官長期而書伐期年也伐功也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設之國家之患以試之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爲上卿之贊贊佐也謂之三選三選鄉長所進官長所選公所自升也

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無行曰罷無與爲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於爲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歲之功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棠潛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主環山於有牢有蔽言可依蔽也渠弭裨海也本中可依者曰蔽言有此乃可以爲主人軍必依險固也牢牛羊豕也言山險皆有畜牧也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地南至於岱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酅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

遂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南歸管子桓公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意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爲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設泭乘桴濟河至于石抗懸車束馬踰太行與辟

之獄大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反胙于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于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于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

旂九游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弑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翟人攻衛衛人出處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爲已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縷綦以爲奉鹿皮四个諸侯之使垂櫜而入稛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

故天下小國諸侯旣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爲動者爲之動可爲謀者爲之謀軍譚遂而不有諸侯稱寬焉（按左傳齊滅遂以兵戍之遂之遺民飲戍者酒醉而殺之齊非得地而不有也此爲國語誤）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爲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暴于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于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皆管仲相桓之功也桓公三十八

年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桓公四十三年管夷吾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不幸而不起則政將安移之管仲未對公曰鮑叔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然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公曰易牙何如對曰微君之命臣且謁之臣願君

之遠易牙監刁開方也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何疑耶仲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且其子之忍又何有于君公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疑耶仲曰其身之忍又何有于君公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寡人十五年不歸見父母奈何棄之仲曰是所願得于君者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仲卒桓公不用其言近幸三子三子卒作亂桓公餓且死以袂掩面曰吾無面見仲父于地下也

諸家載管仲事甚多今錄于後以備考管子桓公嘗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公曰何故對曰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窟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陁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主之左右亦有社鼠焉君其去之毋令窟穴託其中則國無患乎管仲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韓非子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者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于索人佚于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既得之後何爲不易乎梁相孟嘗子有罪奔齊管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嘗子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爲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我亦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爲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管仲上車曰嗟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桓公觀于廄問廄吏曰廄何事最難廄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傅馬棧最難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韓非子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

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囷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管仲曰君何不勿服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至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桓公放春三月觀于野桓公曰何物可比于君子之德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韓詩外傳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管仲飲其半而棄其半桓公怪而問之對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桓公曰善呂氏春秋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于衛無故子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朝揖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按衛姬則可謂知微矣抑桓公之作止非也使衛之罪不當伐耶不應與管仲謀伐衛也使衛之罪當伐耶又不應以一婦人之言而遽止也初則無故而伐繼則無故而止無故而伐爲不仁無故而止爲不智殊不能爲桓公解矣或曰伐衛事于傳無考此後人妄說也又一說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以詰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嘻日之役者有執蹠痛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管仲視其人曰此必是已間之曰子言伐莒耶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樂善者鐘鼓之色也愀然清淨者衰絰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艴然充盈手

桓公 葵丘之會 九兵車之會 七皆無 管子在內 則伐莒之 事情可有 之何不見 引經耳

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君舉
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
乎臣故言之按小白自莒入齊莒者其母國也不應伐
莒且事無所考說苑桓公之平陵見家有年老而自養
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
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
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曰公行所見而施惠焉則齊
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令國中丈夫三十而室女
子十五
而嫁

太史公曰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
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
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
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
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愼權衡桓
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
于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

政柯之會桓公欲背曹劌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
由是歸齊

司馬光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爲管仲得
君如此而不勉之以王而僅止于霸此其所以爲小
也愚以爲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
篡也此管仲所恥而不爲孔子顧欲其爲之耶夫大
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
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耶管
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
卒職也而假然自以天下爲莫己若也朱紱而鏤簋
反坫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楊子曰大器其猶規
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蘇洵曰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
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
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
仲可謂不知本者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
代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愚
按老蘇此論亦爲有所本子貢問于孔子曰今之人

無以管仲 賢于太公 亦尚非誣 評

臣孰爲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
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
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
然吾聞鮑叔進管仲子皮進子產未聞二子之進賢
己之才者也

蘇軾曰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
國以爲三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
人如貫繩如畫棊疏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
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遂變古司
馬法而爲商鞅之兵者也

劉恕曰管仲之書大抵審輕重法衡持度量權衡以
籠天下之權致鄰國之弱盡利以成富強完兵械以
臨不服仗王室之威爲諸侯之長其術類商鞅其害
如韓非其寬厚廣大則過之固非王者之佐矣管仲
之德蓋不及其才也

金履祥曰君心者天下之本而相特其助後世人主
忽不知此心身不修事理未徹一旦失賢相亂從此
始齊威公任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唐明皇用姚

宋委事不省可謂任之專矣管仲死姚宋去則終于
亂無他不以心身爲急也高宗得傳說爲相未及朝
政寔事先責沃左右命以納誨而擾委論拳拳于沃
心之說此商之所以中興而高宗可謂知本者歟

王世貞曰管仲非太公倚也然而爲管仲難爲太公
易夫何以言太公易也文王之聖而有天下三分之
二武王繼之紂之虐失天下三分之二而其一亦且
心叛矣卽無太公商寧不周也無太公而周畢散周
之業以將紂師不倒戈乎否也故曰無太公商寧不
周也夫齊桓中材主也管仲以羈旅之匹夫而爲之
相屈高國世卿之威而惟吾使北攘狄南懲楚東伐
山戎彼方強武整一以方張之勢而我率屬諸侯以
一之而若承蜩此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也吾故曰
爲管仲難爲太公易

愚按管仲子孫不顯于齊其後裔有管脩者仕于楚
死于白公之亂葉公子高欲討白公駐師方城之外
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言其誅賢良知其無能
爲也夫晉文之德不及桓公狐趙諸臣之才又皆遠

不逮仲然晉自文公卒相繼爲盟主百數十年五臣皆爲世卿柄政而韓趙三家卒爲諸侯桓死于羣小之手五公子樹兵國以大亂而仲之子若孫亦泯泯無聞其視晉國君臣又何懸絶也語有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豈其信然耶眉山蘇氏以謂管仲臨死不薦天下之大賢以自代而欲禁其君不近小人不可得也至以霸齊之功功鮑叔而以亂齊之罪罪夷吾使管仲而有知也吾知其無辭于地下矣

隰朋

隰朋齊人管仲與桓公論羣臣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桓公曰善乃以朋爲大行人桓公三十二年管仲隰朋從伐孤竹春往

冬還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師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師賴以濟二十七年晉獻公卒有里平之亂桓公使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而還四十三年管仲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則政將安之管仲未對公曰鮑叔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公曰然則孰可曰隰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識而下問居其家不忘公門言終喟

然歎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仲卒是歲隰朋亦卒朋之子孫無聞于齊至齊莊公時有隰鉏者朋之曾孫也仕爲大夫晉平公伐齊齊使隰鉏偕慶封往請成焉

甯戚

甯戚衛人飯牛車下叩牛角而歌曰南山燦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短褐單衣纔至骭從昏飯牛至夜半生不逢堯與舜禪長夜漫漫何日旦齊桓公聞而異之將任以政羣臣曰衛去齊不遠可使人問之果賢用未晚

也公曰問之患其有小過以小棄大此世所以失天下士也乃舉火而爵之上卿管仲曰墾草入邑闢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公從之於是甯戚與鮑叔隰朋王子成父賓胥無輔政而霸功立齊桓公問于甯戚曰管子今年老矣違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怨疾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奸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

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奇
崛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
不顯用之疑而官之卑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
士者有四焉王不好士諂諛在旁一阻也言便事者未
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
訊獄詰窮其辭以法者之四阻也洗事適欲擅國權命
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
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王之治若
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者

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民者非獨士也桓
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桓公之季年管仲
隰朋皆卒獨甯戚輔佐之及甯戚死而桓公無輔霸業
遂衰云

仲孫湫

仲孫湫齊桓公之謀臣也桓公二十五年魯亂公使仲
孫湫往魯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
之何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
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
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
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
之器也公從之（按經閔公元年冬齊仲孫來不書其名而但曰仲孫春秋原有此書例此與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例同而公羊傳以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歟公羊止知魯有仲孫氏而不知齊亦有之故誤認仲孫為魯人止知晉有欒氏而不知齊亦有之故誤以欒施為晉人總緣未見列國策書與魯史掌故而第以臆說解經所以大謬至此又公羊傳齊小白入于齊曷為以國氏當國也然則仲孫繫之齊豈仲孫亦當國歟晉劉兆以春秋一經三家殊途諸儒是非紛然互為仇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取周官調人之義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不合者愚以為公穀二家與左傳逈然各別多相悖謬者即如齊仲孫來一包如何

調法能使大義無乖不合又如隱元年經鄭伯克段于鄢左氏曰段出奔共公穀皆曰殺之一以為生一以為死隱三年經尹氏卒公穀曰尹氏天子之大夫也左氏曰尹氏隱之母也一以為周男子一以為魯婦人隱元年經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氏曰仲子惠公之妾穀梁曰仲子惠公之母公羊曰仲子桓公之母一以為祖妾一以為祖妣一以為孫母名分錯亂極矣諸如此類又如何可調總之從左為是公穀為非左氏親受業于聖人公穀為子夏之門人左氏親校諸國策書故敘事詳盡公穀得諸傳聞全然未諳故事故記述參差有左傳無公穀于春秋未有損益也有公穀無左傳則如人行長夜中矣）明年使高子至
魯而立僖公三十八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
王子帶（前年子帶奔齊言欲復之）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
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名也秋諸侯戍周使仲

孫[illegible]致之。

愚按召忽之死孔子輕之管仲之功孔子仁[illegible]人志在[illegible]時道存故世以為經辟之小節[illegible]下治亂之數也曰後世儒者談性命而薄事功于是乎聖人救安天下之大意不明矣然孟子羞比管仲何也為其功烈之卑不能[illegible]伊傅[illegible]光也則子與氏卑仲之意較[illegible]子之仁仲矣苟乃照朋黨戚諸人承仲父之下[illegible]齊故功成名亦附驥尾而益彰信哉

春秋紀傳卷二十六終

春秋紀傳卷之二十七

東陽李鳳雛纂

齊列傳

鮑叔牙

鮑叔牙齊人。少與管仲相友善。襄公之時管仲召忽傅公子糾。鮑叔傅公子小白。襄公無常。鮑叔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小白奔莒。管仲召忽奉子糾奔魯。桓公既立。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若安國治民。無失其社稷。臣不才足以待罪于有司矣。君若欲霸諸侯安天下。非夷吾不可。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和惠民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于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于四方不若也。執枹鼓立于軍門使百姓加勇不若也。乃使人請管仲于魯。及堂阜而脫之。為以為相。管仲與桓公論羣臣曰。犯君顏色。請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即鮑叔）請立為大諫之官。公曰善。使鮑叔為大諫。（管子。桓公問管子曰。吾欲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為戒。黃帝立明堂之議者。上觀于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于朝。而備訊唉。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

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內于嘖室之議請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于君前者也公從之說苑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劃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于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所爲不善遍于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卑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齊桓公施德于諸侯諸侯親附桓公勞羣臣相與飲

酒酣鮑叔起爲壽曰使君毋忘出奔管仲毋忘請囚甯戚毋忘飲牛而居于車下公再拜曰寡人與大夫皆能無忘此齊國社稷之幸也狄伐邢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狄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若晚救之以敝敵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緩救邢管仲嘗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在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韓詩外傳昔鮑叔有疾管仲爲之不食不納漿甯戚患之管仲曰七爲知已者死鮑子死天下莫吾知雖爲之死亦何傷哉按管仲臨死言鮑叔不可相則管仲死在鮑叔先韓詩外傳不可信

眉山蘇洵著論以管仲將卒桓公臨問不薦鮑叔以自代謂有愧于蕭曹之雅此乃世俗之交情而非所以語于二人相知之深也夫人之相知貴相知心量才而處度德而任不責其所未至不強其所不能人樂有賢友也不然雖日愛之其實害之雖日揚之其實傷之孔文舉素善正平遂動薦禰之管卒以殺

其軀山濤啓事薦嵇康而中散貽絕交之書濤之知康不如康之自知也管仲不爲鮑叔爲相所以善成叔之長善護叔之短耳鮑叔之爲人也好善若不及視人之不善終身不能忘此可謂清修嫉惡之士而以語于相臣之度則未也叔之勳名已著于齊矣設代仲相齊旁觀者將有作事嘖嘖不如前人之譏矣豈所以愛之哉黃霸在潁川治行爲天下最及至爲相功名反損于治郡時人固有所長亦有所短也故仲之不薦叔是也若謂鮑既薦仲于前仲宜薦鮑于後一往一來一施一報世俗之見而交道衰矣

鮑牽

鮑莊子牽叔牙之曾孫也齊靈公八年慶克通于聲孟子靈公夫人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閎鮑牽見之以告國

武子武子名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慚臥于家夫人所以帷之）而告夫人曰國子讁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高無咎鮑牽）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備姦人）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譏鮑牽若亂世不能危行言孫）

鮑國

鮑文子國牽之弟也鮑牽既廢齊人名鮑國于魯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奔魯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齊景公四十七年魯陽虎作亂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公將許之鮑子時年九十餘矣諫曰臣嘗為隷于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毋乃害乎齊侯執陽虎

鮑牧

鮑牧國之孫也景公之薨也以孺子荼屬高張國夏而立之陳乞攻逐高國陰使人召公子陽生于魯至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點鮑牧臣為主車之官）此誰之命也（言立陽生出于何人之命）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見其醉故記之）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景公嘗銜繩為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悼公（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惟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悼公既立二年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牧本不欲立陽生故以此言諷動羣公子）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于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遂殺之（麇束縛也）

國書

國歸父。齊上卿命大夫也、(大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齊高氏國氏是也。歸父之父曰懿仲、其事蹟不見于傳、)齊昭公元年、使國歸父帥師從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二年國歸父與諸侯之大夫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也。五年、國歸父聘于魯。日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魯侯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於是僖公朝于齊。歸父卒。謚莊子、

國佐

國佐、歸父之子、頃公新立、使國佐如魯答聘。頃公二年、晉郤克以婦人笑客之耻。帥師伐齊。齊師敗績。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公使賓媚人(即國佐)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公羊作蕭同姪子。穀梁作蕭同姪子之母。而何休註公羊。蕭同國名。姪子蕭同君姪娣之子。則謬而又謬。)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先王以孝治天下。今質其母。是違王命)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毋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無顧土宜。其毋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霸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爲諸侯害、)不然。(不見許)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遜詞、)畏君之威。師徒橈敗。吾子惠邀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惟命是聽。揖而去之。(穀梁傳、鞌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綿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齊使國佐如師。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君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言爲之請。追及國佐于爰婁

而與之盟。晉師退。齊慶克通于聲孟子。克慶封父。聲孟子齊靈公夫人。鮑牽知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謂之使改其所爲好盡言以懲過當是此類。慶克久不出。衛卧于家故夫人惟之。孟子怨鮑氏。訴于公曰。高鮑將不納君若廢公。於是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其子高弱以盧叛。公使崔杼帥師圍盧。慶克佐之。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疾其淫亂且首禍故殺之以穀叛。公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未幾。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其子國弱奔魯。初柯陵之會。單襄公在焉。國佐見其語盡。盡其心意善惡褒貶無所顧忌而肆言也單子曰。國子

其不免乎。立于淫亂之朝。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至是果驗。既齊及國弱使嗣國氏。國弱生國夏。國夏生國書。

國弱

國景子弱。國佐之孫。國勝之子。勝無事可見。弱爲齊上卿。齊景公元年。衛孫林父叛衛。以戚歸晉。晉會諸侯于澶淵。以討衛。衛侯如會。晉人執而囚之。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叔向命晉侯拜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國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明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以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初衛殺晉戍三百人此爲罪不以林父故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鄭子展賦將仲子兮。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衛侯雖有別罪而衆猶謂晉爲臣執君。晉侯乃許歸衛侯。

國書

國書。齊上卿也。國書世系未詳按傳魯哀六年齊國夏奔莒十一年國書帥師伐我杜氏並未

註明係夏何人考齊大夫世次國國氏止于國夏而無國書意國書必國氏之族國夏既亡齊人立之耳簡公元年。春。國書高無丕帥師伐魯。及清。及魯師戰于郊。敗魯右軍。魯哀公從吳子伐齊。克博。至于嬴。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以禦吳師。甲戌。戰于艾陵。國子敗吳上軍。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國子戰死。魯哀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衷善也言天識不善故殺國子書之子國觀。復爲上卿。平公三年。晉趙鞅伐衛。國觀陳瓘帥師救衛。晉師遂還。觀以下無考

高傒

高敬仲傒齊之命大夫也（周制大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初桓公爲公子時與高傒善及無知弑襄公而自立高傒乃與雍林人殺無知而使人名小白于莒桓公先入得立者以高傒爲之內主也魯莊公卒慶父殺子般及閔公魯于是乎曠年無君齊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高子至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傒在齊與管仲同心輔政齊人賢之（按傒字敬仲時齊有三敬仲管夷吾陳公子完及傒是也）敬仲之子曰莊子（無傳）

高固

高宣子固傒之孫也惠公五年魯宣公來朝固使公止魯侯而請其女叔姬焉魯侯不得已許之（經書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公羊子曰何言高固及子叔姬來其諸爲其雙雙俱至者歟）頃公使婦人笑客晉人怒會諸侯于斷道謀伐齊公懼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御克怒御克伐齊戰于靡笄之下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木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言己勇有餘欲賣之）時齊師大敗惟固稍挫晉鋒焉

高厚

高厚固之子也齊靈公十五年齊師滅萊遷萊于郳使高厚與崔杼定其田焉十九年晉合諸侯于柤高厚相太子光如會不敬晉士莊伯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其將不免乎二十五年晉平公合諸侯于溴梁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按高固父子爲齊上卿會盟聘享行事于諸侯此其職也而父子皆抱頭鼠竄損威辱國靡笄之師國都破敗平陰之役社稷幾亡高氏父子不能辭其責矣是以古者世祿而不世官）靈公無道數使高厚將兵侵伐鄰國其後爲崔杼所殺

高止（高張附）

高止字子容高厚之子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公孫蠆公孫竈惡而逐之高止奔北燕其子高豎以盧叛齊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綿而寘旃（善其致邑）初城杞之役高止往焉見晉知伯女叔齊言于知伯曰高止亡家之主也專必速及後數日而亡（高張謚昭子未詳所出齊

景公疾以孺子荼屬于國惠子高昭子景公薨二子立荼陳乞欲立公子陽生以甲入公宮攻逐高國高張奔魯其子高無丕復爲齊卿艾陵之戰齊諸將皆死高無丕僅以身免平公時晉知伯伐齊高無丕帥師禦之爲晉師所敗齊高氏自高傒以下世爲上卿及至平公之世陳氏擅齊呂將爲田而國高二氏皆微矣

晏弱

晏桓子弱齊之公族也晉郤克來聘蕭同叔子笑之怒歸請伐齊晉侯會諸侯于斷道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聞郤克怒故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因出使過見之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止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謂高固逃歸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齊靈公十一年召萊子萊子不會晏弱城東陽以逼之後四年晏弱圍萊堙之環城傅于堞萊共公奔棠晏弱圍棠遂滅之遷萊于郳二十一

年周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從之

晏嬰

晏嬰字平仲萊之維夷人也父晏弱桓子爲齊名臣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大夫諸侯之制降于天子一等故雖卿然後得用大夫之禮晏子自言己乃大夫視士不當用大夫之禮初晉大夫欒盈有罪奔齊晉于是會諸侯于商任以錮之莊公三年欒盈自楚來奔晏子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將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時欒盈猶在齊晏子曰難將作矣明年果有晉師六年崔杼弒莊公晏子立於崔子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行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人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寔社稷是養

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屍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三年毀聞于國公不悅召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于國景公不忍復使治之三年而譽聞景公悅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窳而惰民惡之決

獄不避强貴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不予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于內三年而毀聞于君也今臣一切更之淫民惰民左右强貴人無不悅者是以三邪譽于外二讒譽于內三年而譽聞乎君也今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晉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也景公知晏子賢迺任以國政景公三年齊既逐慶封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勿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四年吳季札來聘謂晏子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納邑與政是以免于欒（子雅）高（子尾）之難九年公使晏子請繼室于晉（變以女繼少妻）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

（謂少姜、）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于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衰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許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姕相與語

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此四量等之別名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四豆爲區區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豆區釜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成也登加也加一謂加舊以一也以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如往也山木往賣于市價如在山不加貴海之雜利往賣于市價如在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參作三齊國之民三分其力役之所得二分入于公而共衣食其一分言公重賦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上壽中壽下壽爲三老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者屨言刖多民人疾痛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燠于六反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晉衰不復征討故戎卒不駕馬晉政羸散卿不能統一故帥不備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人非其人長非其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八姓晉舊族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慆藏也以逸樂之事藏憂患之端公室之卑其何

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壽終爲幸不望得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塏爽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煩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以告子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于刑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卒復其舊宅惠欒高氏二族皆出惠公與陳鮑氏相惡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二十六年公疥遂痁期

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盟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

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媿心矣是以鬼神用享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邪頗上下疾怨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美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于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享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其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慢于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縣鄙既入服政役又爲近關偪奪其物）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藝無常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于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疾苦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公至自田

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替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樂須氣以故居第一）二體（文舞武舞）三類（風雅頌、）

四物四方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長短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少皞氏司寇始居此地季萴因之虞夏諸侯代爽鳩者有逢伯陵因之殷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殷周閒代逢公者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七　齊列傳　廿一

非君所願也列子齊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此何之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君乎晏子仰天而笑景公雪涕而顧晏子曰樂哉今日之遊見怯君一而諛臣二晏子曰何謂也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隴畝之中惟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慚乃舉觴自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齊有彗星公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乃止晏子齊人

旱景公曰吾欲祀靈山可乎晏子曰不可夫靈山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祀何益公曰吾欲祀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鱉為民天久不雨國將亡民將滅彼獨不欲雨乎祀何益公曰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其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其維有德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于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且臣

春秋紀傳　卷二十七　齊列傳　廿二

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為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桓子也晏子使于楚楚王欲辱之坐定吏縛一人至堂下王問曰何坐吏曰坐盜王曰何人也曰齊人也王顧謂晏子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對曰臣聞橘在淮為橘踰淮北為枳非質有二地氣使然也今齊人在齊不盜至楚而盜意者楚之地氣使然乎楚王曰嗟乎聖人焉可侮哉寡人自取辱耳三十一年魯昭公失國來奔公唁

昭公出亡時年四十四矣后六年少

之于野井。公問魯侯曰。君年之少而棄國之早。奚道至
于此乎。魯侯曰。愛我者。我不能親。諫我者。我不能用。內
無拂而外無輔。諂諛我者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
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辨其言。以告晏子曰。
使是人而得及國。豈不爲賢君乎。晏子曰。不然。夫愚者
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隧。迷者不問路。後難辨之。
譬之臨難鑄兵。既噎掘井。亦無及矣。越石父賢在縲紲
之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闈。久之。
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于

難。何子求絕之速也。越石父曰。吾聞君子詘于不知己。
而伸于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
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己矣。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
之中。晏子于是延人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
從門間而窺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
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
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
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
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

晏子薦以爲大夫。晏子以節儉力行。顯名諸侯。祀其先
人。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世以爲陋。而晏子行之
自若。事三君。盡忠極諫。夾谷之會。景公歸。讓其羣臣曰。
夫人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二三子率寡人入夷狄之
教。得罪于魯君。奈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
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而已。於是歸鄆
讙龜陰之田于魯。以謝過。孔子至齊。與之爲友。獨尼谿
之阻。爲世所譏云。及卒。子圉嗣。圉黨于高國。陳僖子弒
其君荼。以甲攻高國。圉與高張皆奔魯。晏氏由是遂亡。

諸家載晏子事甚多。備錄于後。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
事必成。有道乎。對曰。有。謀度于義者。必得。事因于民者。
必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上下無所
縻。其聲不悖。其實不逆。謀于上。不違天。謀于下。不違民。
以此謀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大
小。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民有加利。以此舉事者。必成
矣。夫逃人而謀。雖成不安。傲民舉事。雖成不榮。故臣聞
義謀之法。以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有
不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其義。事必因于民。及
其衰也。建謀不及義。興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
也。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對曰。上君全善。
其次出入焉。其次結邪而羞問。全善之君。能制出入之
君。時問。雖日危。尚可以沒身。羞問之君。不能保其身。今
君雖危。尚可沒其身也。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
對曰。不掩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選賢進能。不私乎內。
稱身就位。計能受祿。不蔽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君
在不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則進。否則退。忠臣之行
也。敢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明言行之以飾身。

偶言無欲以說人嚴其交以見其愛觀上之所欲而微
爲之偶求君逼邇而陰爲之與內重爵祿而外輕之下
事左右而面示至公傲祿以求多辭任以求重工乎取
鄙乎予歡乎新慢乎故悋乎財薄乎施覩貧窮若不識
趨利若不及外交以自揚背親以自居非譽乎情而言
不行身涉時所議而好論賢不肖有之己不難非之人
無之己不難求之人其言強梁而信其進敏遜而順此
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愚君之所信也他日公又問
忠臣之事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列地
而予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
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
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謀不見從
出亡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也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
與陷于難景公曰臣何以報其君晏子對曰臣雖不知
必務報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逢無道之君
則爭其不義故君者擇臣而使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
事之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適往晏子之家飲酒酣公
見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

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避席
而對曰乃此雖老且惡臣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
也且人固以壯托乎老姣托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
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齊霖雨十有
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
公命柏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悅遂分家粟于
民致任器于陌徒行見公曰霖雨十有七日矣百姓老
弱凍餒不得短褐饑餓不得糟糠敝撤無走四顧無告
君不恤日夜飲酒令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狗饜芻豢
三保之妾俱足梁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百姓不亦薄
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饑餓而無告無樂有君
矣使上淫湎而不恤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
遂走而出公自追之及于其身拜曰寡人請奉齊國之
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晏子乃返
命吏發倉粟出府金遍國中三日吏告上貧民萬七千
家用粟九十七萬鍾薪橑萬三千乘齊國大悅景公問
于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
國具官而後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爲不

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惰懈
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
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
寧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
衰微則管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
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逮兵加于有罪而不頓是故
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
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景公游于紀得金壺發
視之中有丹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駑馬公曰善哉食魚
無反則惡其鱢也勿乘駑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
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駑馬則毋置不肖于側乎
公曰紀有書何以亡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君有道懸之
閭紀有此書注之缾不亡何待晏子侍坐于景公朝寒
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廚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
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于寡人奚
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
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
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

禮不見晏子景公飲酒酣曰今日與諸大夫爲樂飲請
無爲禮晏子蹵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群臣固欲君之
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君勇多足以弒君而禮不使也禽
獸以力爲政彊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禮將安立矣
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公湎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
交舉則先飲公怒變色曰向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
不可也今其禮與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對曰嬰敢與
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
已公曰寡人之過也觴三行遂罷酒景公謂晏子曰寡
人欲朝夕見爲夫子築室于閨內可乎晏子對曰臣聞
之隱而顯近而結惟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承
令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請辭晏子朝見上
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
者晏子來聘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
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
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
今君之授玉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

焉賜寡使也何足以譏禮也書恥公問于晏子曰莫人而進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于亂何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進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而進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于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幼之倫內可以禦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可用也今此勇力之士無禮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請公使人饋之二桃曰三子者計功而食公孫接曰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却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之功亦可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

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冶獨生不仁恥人以言而誇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亦反其桃挈領而死報者反報公殮之葬以士禮焉景公臥水病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鬭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寡人夢與二日鬭而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于閨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為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與二日鬭不勝公曰吾其死乎故請君占夢占夢者曰請反其書晏子曰無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曰諾既入對如晏子言居三日公病大愈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欲殺之晏子曰鄧聚有死罪三請數而誅之公從之晏子曰鄧聚為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鄰諸侯聞之以吾君

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爾速就刑景公曰止亦吾過矣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于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覩晏子恐懼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慈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直席而坐廢朝移時從者曰向者燕客侍夫子胡為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為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為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猶且不能殫其言于我況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不覩者豈不多哉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友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出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于齊君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于君將出奔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嘆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騷召其友而謂之曰吾聞

之養及其親者身抗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于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齊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馹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己也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高繚仕于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夫子三年曾無爵位而逐之其可乎晏子曰嬰仄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景公田于署梁十有八日而不反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為遽國家得毋有故乎晏子對曰否亦急也

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爲安野而不反國好獸
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爲夫婦獄之不正
乎則太士子牛存矣爲宗廟社稷之不享乎則太祝子
游存矣爲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爲田
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爲國家之有餘不
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
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寡人佚焉不亦可
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心有四支而心得佚焉
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獵而歸晏
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辯于辭習于
禮者命儐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
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蹵
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
使于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
王烏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吳
王問曰子大夫以君命辱在敝邑之地施貺寡人寡人
願有私焉晏子逡巡而對曰嬰北方之賤臣也得奉君
命以趨于末朝恐辭令不審譏于下吏懼不知所以對

者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如何則可去也晏子對曰嬰
聞之親疎得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虐
刑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疎
不得居其倫大臣不得盡其忠民多怨治國有虐刑則
可去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晏子使
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
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儐者
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
菑十萬戶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
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
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景公之時雨雪
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立有
閒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嬰聞古之
賢君飽知人之饑溫知人之寒逸知人之勞今君不知
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衣發粟所睹于塗者無
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
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
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爲死對曰此

餓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晏子曰君之德著
而彰何爲無德也公曰何謂也晏子曰君之德及後宮
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
宮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也抑臣願有請
于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
有公不推此而專及于後宮臺榭鳧鴈之類此桀紂之
所以亡也君如察臣之言布之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
殣何足憂哉景公爲路寢之臺成而不遊焉柏常騫曰
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不遊焉公曰然昔者有梟鳴吾
惡之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于是築新室用白茅柏
常騫夜用事明日問曰復聞梟聲乎公曰一鳴不復聞
矣使人往視之梟當陛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
此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
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
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遭晏
子于塗拜馬前辭曰騫爲君禳梟而殺之矣今且大祭
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雖然吾聞之
惟政與德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其可益壽乎然

則徵兆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
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騫俯有閒仰而對
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薄賦斂無費民且
令君知之晏子使于魯比其反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
之役歲寒不已凍餒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
復事公延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
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
終喟然嘆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爲至于此殆爲
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
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闔廬以避燥
溼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
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
喟然嘆曰古之善爲人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已入
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
惰君而不忌當此道者其晏子耶景公飲酒七日七夜
不止弦章諫曰君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
章賜死晏子入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
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

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矣。于是公遂廢酒。
晏子相景公。見賢而進之。不同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
不辟君所愛。行己而無私。直言而無諱。有游投齊于齊
宮門者。言其專。公惑之。晏子入朝。公不說。故晏子歸備
歡。使人辭曰。嬰故老悖。無能。無敢服壯者事。辭而不爲。
臣退耕于海濱。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燕魯分
其百姓擾亂。公恐。復召晏子。晏子至。諸侯忌其威。高國
服其政。燕魯職貢。小國時朝。晏子沒而後衰。晏子仕齊
事三君。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潔。莊公勇。晏子事之以怯。
景公侈。晏子事之以恭儉。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不
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
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
非三也。晏子侍坐。酣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
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
富其家。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
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
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之
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以百

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
賢君。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
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于野鄙。
此臣之罪也。君之內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之在于四方。
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備。此臣之罪也。若
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景公稱之曰。善。晏
子有疾。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公
遽起乘驛而驅之。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
則又乘。比至于國。四下而趨。晏子已卒。伏尸而號曰。子
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怨
怒積于百姓。今天降禍于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
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哭盡哀而去。晏子沒十
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
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于今十
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
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
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
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

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諾。是時海人入魚。公以
五十乘賜弦章。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
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
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
于君未見于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
欲也。固辭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愚按周制。大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
齊之國高二氏。天子之命卿也。其一卿則其君命
之。如管仲在齊尊爲仲父。而其位爲下卿。蓋桓公命
之。傳所謂受下卿之禮而還是也。景公之于晏子。亦
猶桓公之于管仲。而管晏姓名。皆不見于經。則以會
盟征伐聘問之事。多國高二氏爲之。而二人者未嘗
總師出使耳。

春秋紀傳卷之二十七終

春秋紀傳卷之二十八

東陽李鳳雛纂輯

齊列傳

陳完

陳敬仲完陳厲公之子陳殺其太子禦寇陳公子完太子同母弟奔齊桓公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寬政赦其不閑于教訓而免于罪戾弛于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敢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初懿氏齊大夫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陳佗也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坤下巽上觀觀古亂反之否䷋坤下乾上否觀六四變而爲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六四近九五之君是謂觀國之光舉利作賓王家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

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于土上山也觀六四變爲乾卦巽變爲乾乾上坤下故曰于土上此否卦正卦三四五爻爲艮變卦二三四爻亦爲艮故曰山也此互體易有正變互三體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艮爲山巽爲木故曰有山之材此以互體言之巽變爲乾故曰照之以天光此以變卦言之山之材天之光皆居坤之上故曰居土上此以正卦變卦互體詳言之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四爲諸侯變而之否有國朝王之象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艮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侯朝王陳幣帛之象旅陳也百言物備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此以卦義言觀感而化非朝夕所能故曰在後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風動物也故行而著于土則不在本國明矣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變而象艮故知當興于太嶽之後彼興則此衰故云及陳之初亡也魯昭八年楚滅陳陳桓子始大于齊其後亡也魯哀十七年楚復滅陳成子得政

陳須無

陳文子須無敬仲孫敬仲生穉孟穉孟生湣孟湣孟生須無穉孟湣孟不顯于齊無傳齊莊公四年將伐晉以報平陰之役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于君君弗聽

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于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矣謂君甚而又過之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莊公旣伐晉而懼乃南結于楚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六年崔杼弑莊公陳文子聞難出奔至于他邦見其大夫之不臣者輒曰猶吾崔子也吾豈可留乎至于他邦又去之齊景公立復歸于齊是時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楚晉楚許之如齊齊人難之文子曰晉

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是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景公乃許之三年齊侯以宋之盟故將如晉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于晉(宋盟釋齊秦)文子曰先事後賄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子其勸行齊遂行是歲文子與鮑氏及子雅子尾合謀誅慶氏滅其族慶封奔魯齊自晏子而下能卓然自守不汚于其間者惟文子爲賢故當時稱之

陳無宇

陳桓子無宇文子之子景公三年惠欒高氏陳鮑氏謀誅慶封將于嘗曰(嘗秋祭)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慶封時有此木積于九軌之道)文子曰可愼守也已(善其子不志于貨財)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名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詐言母病求歸)慶封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宇泣)乃使歸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不欲慶封得救難)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封子慶舍涖事四族共殺之慶封奔魯八年晉平公娶繼室于齊夏四月晉韓須如齊逆女(韓須韓起之子晉公族大夫)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于晉侯晉侯謂之少

齊(爲立別號以寵異之)謂陳無宇非卿(欲使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言送女當從逆女之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謙以示讓)叔向言陳無宇于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送過逆班猶以齊爲不共是晉之求于齊已過于貪)國則不共(逆卑于送是晉國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無宇歸十五年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欒施也)盡逐其舊臣(子尾家宰)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彊也子旗爲子良立宰)其臣曰(子尾家臣)孺子

長矣而相吾家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于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于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聞之而還（聞子旗將至）游服而逆之請命（桓子脱戎服若常服逆子旗子旗問將何往）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曰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爲之立宰）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謂之使毋攻我）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頃公靈公）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十七年欒氏高氏（欒施高彊二族）

皆嗜酒信內多怨强于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畢告鮑文子）遂見鮑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欒高戰敗奔魯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凡欒高之所逐者皆後之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子山子商子周子尾所逐羣公子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反子成子公公孫捷（三子子旗所逐者）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與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陳書

陳書字子占無宇之子乞之弟也齊景公二十三年使

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莒邑）使陳書伐紀鄣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于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紡麻縷爲繩度紀鄣之城藏之以待外攻者欲爲夫報讐去藏也）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師入紀鄣艾陵之戰陳書將兵其兄僖子謂之曰爾死我必得志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遂戰而死

陳乞

陳僖子乞桓子之子也齊景公無嫡子鬻姒之子荼嬖公疾屬國夏高張立荼景公卒孺子荼立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奔魯陳乞欲立公子陽生於是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言諸大夫罪惡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詐作諸大夫之言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彼謂諸大夫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二子謂國高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攻高國二子戰敗出奔而陰使人召公子陽生于魯速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國人知而不言見陳氏得衆隱于僖子之家初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荼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立我也陳乞曰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不立不正者所以生子也走矣與之玉

節而走之至是召之匿于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常乞之子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化我猶云過我諸大夫皆曰諾于是皆之陳乞之家陳乞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是爲悼公遷孺子荼于賴而盡殺其黨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陳乞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荼使毛遷孺子于駘不至而殺之於是齊國之政皆歸陳氏

陳瓘

陳瓘字子玉陳恒之兄也齊平公三年夏六月晉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釋囚服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戰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

齊戰乃還。（晏子玉）

陳恒

陳成子恒、一名常、僖子之子也、僖子卒、恒代立、陳恒復修僖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言采芑之嫗、皆歸入田成子、見其得衆也、按是時、陳恒在、不應稱成子、）悼公見弑、（齊人弑之）子壬立、是爲簡公。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卽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于公曰、陳闞不可竝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子我闞止）陳逆（子行）殺人。逢之。遂執以入。（子我夕視事、見之、遂執逆至朝、）陳氏方

睦。（欲謀齊國、故宗族和、）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因内潘沐、并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于陳宗。（失陳逆故、懼而盟之、）初陳豹欲爲子我臣。（豹亦陳氏族、）使公孫言己。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目望）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恐多詐）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吾盡逐陳氏而立女、何如。對曰、我遠于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子行。（陳逆）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行舍于公宮。（子行逃隱于陳氏、今又隱于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子我在幄。（聽政之處）出逆之。遂入閉門。（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禦之。（子我侍人）子行殺侍人。（子行在内故）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遷公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作亂）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以公怒故）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于弇中。（狹路）適豐丘。（陳氏邑）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

將殺大陸子方。（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于道。（子方）及耏、衆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取車、逐使東、）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子方欲奔魯衛故云）東郭賈奔衛。（賈、子方）庚辰、陳恒執簡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遂弑之。（陳恒之亂、齊國節義之士、大陸子方而外、又有子淵捷、家石它、東郭亥三人、新序、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捷、子淵捷曰、子之欲與我、以我爲知乎、臣弑君、非知也、以我爲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爲勇乎、劫我以兵、懼而從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何補于子、使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舍之、韓詩外傳、恒既弑簡公、乃盟國人曰、不盟者[illegible]、家石它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

也舍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亡則不能然不盟是役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孔叢子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于無極之高下垂之于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于高墜入于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按陳恒弒君孔子沐浴請討且曰陳恒弒其君齊國之衆與者半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東郭亥正所謂不與者夫陳氏弒君之禍酷竊國之勢成東郭亥不量力而欲起而聲罪致討假使無成亦足以伸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假使沐浴之討果行鄰國之兵攻其外齊之義士應其內其誅陳氏也必矣何子貢阻

抑之深也殆專以利害爲言而不及于義也夫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爲相懼諸侯共誅已乃盡返魯衛侵地西約晉韓趙魏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于百姓以故齊復定齊平公十七年晉荀瑤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顏涿聚戰死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違去也及濮雨不涉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曰我卜伐鄭不卜伐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陳爲楚滅非鄭也盍知伯誣訐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衷善也謂察陳之善以討鄭罪謂大夫其卹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言陳滅于已無傷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晉荀寅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曰將爲輕車千乘以壓齊師之門時荀寅奔在齊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千乘焉敢辟之晉師聞之還成子言于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

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公族之强者而割齊自平安以東至瑯琊自爲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又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爲後宮後宮以數百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子襄子盤代立至孫和遂篡齊

諺曰竊鉤者誅竊國者侯齊陳氏竊國者也考懿氏鳳凰之卜有以知嬀裔之將昌觀晏子與叔向之對有以識齊祚之不永采芑之歌莫不歸心而景公未之知也悲夫人主知此威權之旁落禁私門之市恩布德以繫人心修身以保天命則庶乎無陳氏之患矣

春秋紀傳卷之二十八終

春秋紀傳卷之二十九

東陽李鳳雛纂輯

齊列傳

逢丑父

逢丑父齊頃公之臣也。鞌之戰。逢丑父爲頃公車右。齊師敗績。韓厥從齊侯。丑父與公易位。丑父見事危故易位居公之處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轏中。蛇出于其下。轏臥車也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丑父使

公下如華泉取飲。丑父代爲齊侯詐使公取水因而走逸齊侯因得佐車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公羊傳晉師圍齊侯御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淸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斮於是斮逢丑父按再拜馬前者乃韓厥非御克也克怒齊侯甚則甘心焉豈有逡巡稽首之事左傳晉不殺丑父亦與公羊異從左爲是齊侯免。求丑父。三出三入。三入晉軍求之每出齊師以帥退。帥厲退者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

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從晉伐齊畏齊之强故共護齊侯而免之

殖綽郭最

殖綽郭最二人皆齊勇士。平陰之役。齊師奔北。寺人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衛慽綽最欲使晉師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欲復射兩矢中央顧曰爲私誓。誓必活之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不解甲反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既而

逃歸齊。莊公設勇爵。殖綽郭最與焉。嘗指二人曰。此寡人之雄也。及莊公弑。諸勇士皆死。殖綽奔衛。時衛孫林父以戚叛附於晉。衛侯使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頃之爲孫氏所獲而死。郭最不知所終。

華周杞殖

華周杞殖皆齊大夫。梁殖之字也。齊莊公自伐晉還。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周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

原缺第三葉

臣皆死閭丘嬰以帷縳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陜道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鮮虞將奔魯在道無資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爲人僕賃得資爲莊公服喪楚人聞而名之遂如楚爲右尹終焉閭丘嬰復歸于齊齊景公四年高豎以盧叛使閭丘嬰帥師圍盧六年齊子尾害閭丘嬰欲以計殺之使帥師伐魯陽州魯人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魯

公孫青

公孫青字子石齊頃公之孫也齊頃公使公孫青聘于衞時衞靈公以齊豹之難如死鳥旣出聞衞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境內則衞君也乃將事焉遂如死鳥請將事辭曰亾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阿比也命己使比衞臣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衞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以爲相見之禮爲未致使故也未致使不敢以客禮見衞侯以爲乘馬喜其敬己故皆其物賓將掫巡夜也主人曰亾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于燎衞侯旣復國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曰與于青之賞必及于其罰在周書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獨不受

東郭書

東郭書齊大夫齊景公四十七年齊師伐晉夷儀至其城下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己先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師盡登而後下入城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戰訖共止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靳車中馬也言不敢與書爭但相顧從如驂馬之隨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衞侯將如五氏齊侯時在五氏將往會之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衞褚師圃亾在中牟曰衞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謂東

郭書（非命卿故賤）遇必敗之乃伐齊師東郭書喪車五百乘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彼謂犁彌言彼與我賓主相讓旅俱進退）乃賞犁彌衛公九年艾陵之戰齊師敗績東郭書死焉先戰東郭書曰三戰必死于此三矣（夷儀五氏與今）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

敝無存

敝無存齊人也齊景公四十七年齊師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國（無存欲必有功還取卿相之女）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霤下（戰死）齊侯既克夷儀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卿車）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徐關女子

徐關女子者不知其姓鞍之戰齊師敗績齊侯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齊侯單還女子不知是君不辟）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鋭司徒免乎曰免矣（鋭司徒主鋭兵者）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走辟也）齊侯以為有禮

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主辟壘者）予之石窌

邴意茲萊章

邴意茲齊大夫齊景公與衛靈公次于垂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鋭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我已卒事濟河而歸）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惟邴意茲乘軒及陳僖子弑荼高國出奔邴意茲以同黨奔魯其後齊平公時有萊章者亦知兵齊平公九年晉荀瑤伐齊齊師敗績十年晉侯復伐齊取廩丘晉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言也（躗過也過謬不信之言也○躗音惟）役將班矣晉師果還初景公伐宋至于岐堤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嘆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于此者豈其無管仲歟萊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矣公默然（萊章說苑作縱章）

公孫蠆公孫竈

公孫蠆字子尾公孫竈字子雅皆齊惠公之孫也惠公

三子長頃公亥公子高亥公子欒高生蠆欒生竈齊景
公三年慶封父子專政子尾子雅與陳氏鮑氏合謀誅
慶舍于廟慶封出奔遂除大懟齊國以寧公與子雅邑
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公以爲忠故有
寵四年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止有罪
也六年子尾害閭丘嬰殺之九年晉少姜卒韓起如齊
逆女（逆繼室也）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
嫁之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
而遠其寵寵將來乎是年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司馬竈齊大夫）

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言其父既死子旗必不免子危殆也）
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嬀陳氏）二惠競爽猶
可（子尾子雅皆惠公孫二惠盈明猶可爲國）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十三年
秋七月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欒施欲并治子尾之家政）殺梁嬰（梁嬰子尾家宰）
逐子成子工子車（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而立子良氏之宰
（子良子尾之子高彊也子旗爲高彊立家宰）其臣曰（家臣）孺子長矣（孺子謂高彊）
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于子尾
亦授甲將助之（助子良攻子旗）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
將往又數人告于道（子旗不信或人之言則數人後續來告子旗將往子良之家又數人接續告變于道路）

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聞子旗至）游服
而逆之（去戎備著常游燕之服）請命（問桓子所至）對曰聞彊氏授甲將
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桓子詐謂子旗子何不亦授甲我請從于攻子良氏）
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
其不濟吾又寵秩之（謂爲之立宰）其若先人何（先人謂子尾子雅世相好）
子盍謂之（謂之使無攻我）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施惠于不惠者勸勉于不勉者）
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服行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頃公靈公欒氏所承之君）
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和欒高二家）十五年齊惠
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于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

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
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騁告文子）遂見文子（鮑國）則亦
授甲矣使視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
（彼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
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不聽人故伐公門）
晏子……公卜使王黑（齊大夫）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
而用之（靈姑銔公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也）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
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國人助公）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奔魯
（按經昭公十年夏齊欒施來奔齊欒施高彊同奔魯經不書非鄭也欒施公子欒之孫以王父字爲氏公羊但

知晉有欒氏。而不知齊亦有之。改經文齊字爲晉字。夫(傳春秋而于春秋事茫然不曉如此。况此一出奔。正齊陳興廢一大關鍵。夫子書此係春秋節目。而可不曉耶。况晉欒氏滅族在魯襄公二十三年。齊欒施奔魯在魯昭公十年。自襄公二十三年至昭公十年。晉欒氏滅已三十三年矣。安得猶有晉欒氏在耶。)陳鮑分其室。魯叔孫昭子自晉歸。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愼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愼也。(爲人子難以不謹愼)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高彊復自魯適晉。處晉二

十餘年。會晉有晉陽之亂。(范中行伐趙鞅。知韓魏助趙奉公以伐范中行。)范氏中行氏欲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韓魏)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奔朝歌。高彊黨范中行。戰敗。爲晉人所殺。初景公之八年。晉韓起如齊納幣。(爲平公聘少姜)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旗子雅之子。卽欒施也。)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彊子尾之子)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臣)大夫多笑之。惟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知之矣。至此果驗。

夙沙衛

夙沙衛。齊之寺人也。齊靈公寵之。十一年。齊侯伐萊。萊人賂夙沙衛以索(索選擇也)牛馬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靈也。已(謚法亂而不損曰靈)平陰之役。夙沙衛言于齊侯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齊師奔北。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illegible]師。齊之辱也。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師追及[illegible]之。初靈公使高厚傅公子牙。使夙沙衛爲少傅。欲立之。及

太子光卽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欲殺之。衛奔高唐以叛。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莊公自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illegible]。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公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死戰。故還登城。)聞齊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於軍。(按夙沙衛雖刑人。猶能盡忠所事。以死殉之。豈王魏未免慚色。)

崔杼慶封

崔杼慶封皆齊公族也。崔杼齊丁公之後。慶封者慶克之子。克通于靈公夫人聲孟子。譖高無咎而逐之。無咎

子高弱以盧叛齊侯使崔杼將慶克佐之師師圍盧國佐如盧師殺慶克（慙其濟亂）盧降九年春正月以慶封及其弟慶佐爲大夫初靈公廢太子光而立公子牙爲太子十八年夏五月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壬辰薨靈公卒莊公即位（即光）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其少傅夙沙衛奔高唐以叛秋八月慶封圍高唐弗克莊公三年因晉有欒盈之亂悉師以伐晉[illegible]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毁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即杼）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于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于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崔杼將弑君以說于晉是其惡過于背盟主）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丁公之後）臣出自桓（桓公之後）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取也（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巽故曰從風風能隕落物者故曰妻不可取）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䔧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辭）困于石往不濟也據

于蒺䔧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爲此怒公）又以其閒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閒公六年夏五月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勿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垣又射之中股遂弑之公嬖勇力之士八人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祝佗父亦莊公之嬖）至復命不說冕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漁者（侍漁監取漁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鬷蔑平陰大夫公外嬖）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黨）崔杼立景公（靈公庶子）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有如上帝乃歃太史書曰

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下車七乘不以甲兵晉侯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皆以男女爲賂晉侯許之景公元年慶封聘于魯其車美孟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豹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崔杼生成及彊而寡亾妻亦稱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前夫棠公之子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惟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夫子謂崔杼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慶封屬大夫盧蒲嫳曰彼君之仇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莊公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成彊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

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東郭姜嫳復命于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終入其宮不見其妻由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奔魯慶封當國四年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以國政付其子慶舍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內實家貲也易內而飲酒數

日國遷朝焉就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亾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亾人避崔氏難出奔者使告補盜賊而反其身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子之即慶舍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避宗何也二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言于慶舍請反王何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二人陰謀慶氏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公膳卿大夫之食饔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減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以二子怒告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遂使

析歸父告北郭佐晏嬰欲與共謀子雅子尾皆辭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以龜兆示慶舍）曰或卜攻仇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子雅子尾陳須無鮑國與盧蒲癸王何謀誅慶氏慶嗣聞之（慶嗣慶封族）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封字）禍作必于嘗（秋祭）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初盧蒲姜謂癸（姜癸妻慶舍女）曰有事而不我告必不捷矣癸告之（告欲于嘗將殺慶舍）姜曰夫子愎（謂慶舍）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慶舍將出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女告以將有變止其父弗出臨祭）遂如公（至公所）麻嬰為尸慶奊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公宮之內）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束絆之也）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優在魚里就觀之）欒（子雅）高（子尾）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以擊扉為號）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于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奊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言欲尊公室非為亂）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還遇告

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奔魯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禮食有祭氾散遠不共）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逸詩）亦不知既而齊人讓魯奔吳吳子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景公放盧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之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廟以其棺尸崔杼于市九年秋七月楚靈王以諸侯伐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于戮乎播于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公羊傳昭公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慶封走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

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乎

慶封死之前年秋八月齊侯田于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種種短也公曰諾吾告二子子尾子雅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

莊公志勇先恥發憤爲雄深入伐晉雖以諂敗而一時稱雄之臣極衆如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等十人並死視佗父申蒯殷蕆申鮮虞閭丘嬰等或棄官而逃或使還而死難曰已死已亡非君親暱其誰背任然亦可謂得人死力矣至若盧蒲嫳盧蒲癸與王何三人者合力同心啓謀討賊觀盧蒲氏之言曰彼君之仇也詞義凜然卒能抽戈刺賊使莊公之尸暴于北郭埋于他氏之里者一旦改殯于朝而令于先公之兆誰爲爲之春秋重討賊則三人者宜見賞矣而當日大憝既除賞罰頗謬慶賊之誅以慶邑遍賜晏嬰子尾子雅等而癸何無不及焉甚且放盧蒲嫳于北境無人理矣故余謂齊莊非齊襄之比而二盧蒲氏與王何則亞非嬖人不當與侍人賈子車氏賈舉州綽諸嬖人比因爲述其事并其迹以爲世之忠良報國者勸其于春秋之義不爲無補

梁丘據

梁丘據字子猶齊景公之嬖臣也柔諂側佞公甚寵之所言無不從景公夜飲酒樂甚命左右曰移而之晏子

之家攜飲食挾妾御而往前驅至晏子之門曰君至晏子端委執笏立于門曰宮中得毋有變乎大臣得毋有叛者乎何爲非時而辱于此公曰寡人有酒食之樂欲與大夫共之晏子對曰政事之不理民人之不和臣之事也飲食之樂臣不敢聞命公曰驅之移而至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執戟立于門曰邊境得微有故乎諸侯得微有謀我者乎何爲非時而辱于此公曰寡人有酒食之樂欲與將軍共之司馬穰苴對曰卒乘之不輯疆場之不靖臣之事也飲食之樂臣不敢聞命公曰驅之移而之梁丘據之家前驅曰君至梁丘據左執箎右執竽散髮謳歌而出公執其手以入曰樂哉微惟二子者吾孰與治吾國微此一子者吾孰與娛吾身齊景公欲納魯昭公據受季孫意如之賂沮之遂不果納昭公終以失國然晏子常面折之故終景公之世不能爲亂也宰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席衆賓大夫共獻攻瘳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今梁丘已瘳矣而諸大夫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爲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瘳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衆人故各

言其方欲售之以己人之疾也凡言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稽所以已之方便劣耳于也何難焉梁丘據死景公名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其葬高大其壟晏子曰敢問據之忠與愛于君者可得聞乎公曰我有喜于玩好有司未能我具也則據以其所有共我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爲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事君之道導親于父兄有禮于羣臣有惠于百姓有信于諸侯謂之忠今據以便辟諂媚自結于君而謂之忠且愛非臣之所知也公默然淮南子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亾歸好色無辨作爲路寢之臺鑄大鐘撞之庭下郊雉皆呴一朝用三千鐘米皆梁丘據道十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

愚按齊俗急功喜詐而伏義輕生之士往往不乏如逢丑父杞梁東郭書敝無存輩有足稱者彼以沙場爲袵席以戰死爲旁終雖曰氣矜之雄蓋亦百夫之特其餘尚勇好兵軒敵制勝皆剽氣也一忠不就崔慶竊權梁丘獻諛國脉斵焉易稱小人勿用其戒之哉

春秋紀傳卷之三十

東陽李鳳雛纂輯

宋列傳

孔父嘉

孔父嘉宋之公族爲大司馬孔子六世祖也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殤公名與夷宣公之子穆公之姪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公子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宋穆公卒孔父立殤公而相之太宰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華督攻孔父殺之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故殺孔父而弑殤公春秋書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公羊傳曰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

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其義形于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不可得而弑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穀梁傳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于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是以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諡也按穀梁以父爲字于理不通未有君名于前而臣字于後者又不專指是字而兼以爲是諡則尤可笑毛氏傳謂周制諡法並無有以父爲諡者且大夫三月既葬然後請諡宋此時君臣新死焉得有請諡賜諡之理且春秋二百四十餘年並無有以諡來赴者君赴尚不諡況大夫乎然則孔父稱名當與仇牧荀息一例看但孔父又有名曰嘉則不可解耳

南宮長萬

南宮長萬宋大夫以勇聞宋閔公九年宋侵魯乘丘魯莊公禦之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魯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魯聽萬還戲而相娟曰靳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十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牛長萬子獲其黨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書走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殺踏跋也宋人皆醢之按宋萬見獲與萬之得歸在一時宋閔之靳萬與萬之弑閔則是兩時兩地公羊謂莊公獲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宋復使爲大夫與閔公博婦人在側萬稱魯公之美閔公妒其言顧婦人曰此虜也吏謂萬曰爾其虜焉知魯公之美萬怒搏閔絕其脰其說似可聽然細按之實太謬不然者莊既獲萬請而得歸此是何等事乃不言得歸何由歸在何日而曰散舍之宮中數月天下無俘虜而可散舍諸宮中至數月者至蒙澤之弑乃又曰婦人在側豈又散舍宮中耶此皆道聽之可笑者也又蒙澤之弑傳不言故史記世家謂獵蒙澤而博爭行萬多力以博局殺閔公不知又何所據

公子魚

公子魚名目夷宋桓公之庶長也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桓公卒太子茲父立是爲襄公襄公以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故魚氏世爲宋左師襄公九年時齊桓公新卒襄公欲圖霸執滕子嬰齊以其不事宋也夏六月會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後至公怒使邾人執鄫子用于次睢之社用之蓋叩其鼻以血社欲以屬東夷睢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祠之蓋用人以祭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

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欲因亂取魯殺救邢衛）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昏淫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弗聽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于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討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毋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十一年公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秋會諸侯于盂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目夷曰楚夷國

也强而無義請以兵車之會往公曰不可吾與之約矣自我爲之自我隳之可乎及會楚人果伏兵車以執之公謂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於此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謂宋曰子不與吾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賴宗廟社稷之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公見釋走之衛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乃迎襄公歸公既歸興師伐鄭怒其朝于楚也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十

二年楚人伐宋以救鄭冬十一月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弗重若愛

重傷則如弗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襄公國小而圖霸有一子魚不能用故卒以敗死目夷生公孫友友生魚府魚石石爲華元所逐奔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納魚石晉以諸侯之師圍彭城克之以魚石等五大夫歸魚氏由是遂亡

公孫固

公孫固宋莊公之孫爲大司馬晉文公之出亡也過宋與公孫固相善公孫固言于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

長幼從幼至長也而好善不倦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御戎趙氏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儉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成幼而不倦成幼至成人也殆有禮矣樹于有禮必有艾商頌日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宋襄公十二年楚人伐宋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及楚人戰于泓大敗其後楚子玉帥師圍宋宋使公孫固如

晉告急晉文公救宋敗楚師于城濮葢以報施亦以公孫固素善文公之故也

高哀

高哀宋臣宋昭公無道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奔魯春秋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貴其不食污君之祿辟禍速也

西鉏吾

西鉏吾宋大夫宋叛臣魚石奔楚平公三年楚子伐宋彭城取之而納魚石焉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于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言巳事之則以我爲鄙邑猶恨不足此吾患也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收我國所憎嫉之人使爲巳用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奸而披其地崇長也謂楚今披宋地以封魚石以塞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華元如晉告急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楚師還其後宋災司城樂喜令諸臣救火西鉏吾庀府守故宋六官之典籍存而不亡鉏吾有力焉

蕩意諸

蕩意諸公子蕩之孫公孫壽之子爲宋司城宋昭公不禮于襄夫人昭公祖母襄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昭公無道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奔魯效節于府人而出魯文公以其官逆之四年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意諸歸于宋公孫壽辭司寇請使蕩意諸爲之旣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旣襄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

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旣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言無以事後君）公田孟諸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

呂祖謙曰意諸效節之去義當去也意諸從用之死義當死也然諸親則公室官則司城坐視昭公之失道襄夫人之蓄怒公子鮑之陰謀而德參會待發而發上不聞有救正之謀中則不聞有調護之功下則不聞有犨斷之勇見亂而始去去何晚也見弑而始死死何補也想夫亂機之將兆弑械之將成通國內外舉知之矣曾謂意諸之賢獨不知耶其所以徘徊濡滯不能翻然高舉者蓋懷其父去官則族無所庇之言顧位苟祿日復一日其心以爲無辨則恐耻以庇宗有難則捐身以倒耻以後之節贖前之非後世君子要必有知吾之用心者殊不知君子不忍一日置其身于可愧之地今日爲善尚恐他日爲惡詎有身居可愧之中預指他日之節以贖前日之非乎此吾所以爲意諸惜也。

狂狡

狂狡宋大夫宋文公四年從華元禦鄭師戰于大棘狂狡輅鄭人（輅迎戰也）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失行軍之禮違殺敵之命）戎昭果毅以聽之爲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

厨人濮

厨人濮宋厨邑大夫宋華氏之亂華向以南里叛元公十一年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厨人濮曰軍志有之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出奔）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徽幟也）衆從之（皆揚徽）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

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寺人柳

寺人柳宋平公之寺人也有寵于公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謂華臣也）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欲得合比處）乃與寺人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按平公前此二十餘

年。公殺太子痤。寺人惠墻伊戾。譖太子。亦曰坎牲加書。（與楚客會矣。公視之有焉。時左師向戌爲之徵。遂殺太子。則是宋之行譖。必是坎牲加書。其証坎牲加書。必是左師與右師似太數見。且猶是宋不一人。前倪議瘀之竟。已烹寺人。而今復受其譖。猶是太子佐前以失時不能救兒。而今復不能爲合比解。此皆策書之不足據者。想是一事。佚併爲二事。）華亥既代合比爲右師。見于左師。（向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于女何有。平公卒。太子佐卽位。欲殺寺人柳。及喪。燋炭于位。將至則去之。（燋炭爇位以温地。去炭使公坐其處。）比葬。又有寵。（言元公好惡無常）

仲幾

仲幾。宋大夫。宋元公十五年。將如晉。夢太子欒卽位于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名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謂華向）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欲自貶損）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暱宴。羣臣弗敢知。（降暱宴。謂損親近燕樂寶飲之事。）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秖辱。宋公遂行。卒于曲棘。禮加如故事。晉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士景伯莅役。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役）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

國于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若從踐土。復舊職。以役于天子。若從宋。共舊職。以役于諸侯。惟晉所以命之。）仲幾曰。踐土固然。（固曰從舊）（薛舊爲宋役）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仲虺。奚仲之後。）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言居周世。不得以夏殷爲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爲政。未習故事。）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求故事）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于人。（與籍故事。人所知也。）宋徵于鬼。（取證于鬼神）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公子城

公子城。宋平公之子也。宋元公十年。華向之亂。公子城（八人皆公黨）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郳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敗子城。子城適晉。（子城別十走至晉）一年冬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請師救宋）曹翰胡（曹大夫）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

于赭丘。鄭翩願為鸛。(翩華氏黨)其御願為鵝。(鸛鵝皆陳名)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為右。(子祿即向宜從城奔晉)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四人皆華氏黨)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呼已反還戰)將注。豹則關矣。(注傅矢關引弓)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出于城子祿之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狎更也城謂豹若不與我更射故為鄙夫)抽矢。(豹止不射)城射之殪。(豹死)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張匄雖折股猶力匍匐又擊公子城折城車軫)又射之死。(匄死)干犨請一矢。(求一矢快死)城曰余言女于君。(欲活之)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皆死不願獨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犨又死)大敗華氏。圍諸南里。明年春二月。華向奔楚。華向之叛。而宋不亡者。城之功為多。

皇瑗

皇瑗。宋右師也。宋皇氏出自戴公。有曰皇父充石。凡七傳而至瑗。宋景公二十九年。皇瑗帥師侵鄭。鄭叛晉故也。鄭許瑕圍宋雍丘。皇瑗帥師救雍丘。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鄭子瑕救之。大敗。二月。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二人鄭之有能者)三十四年。皇瑗會吳于鄖。及魯侯衛侯盟。皇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般邑以與之。酁般慍而行。(酁般成子)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克在下邑不與桓魋亂故存)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問諸子仲。(子仲皇野)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為子。(杞姒子仲妾非我杞姒適子也)麇曰必立伯也。(伯非我兄)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皇野對景公)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言右師不能為亂麇則不可知也)公執之。(執麇)皇瑗奔晉。召之。(召令還)三十四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景公徐聞其情實)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為右師。(緩瑗從子)及景公之卒。大尹作亂。皇緩與大司馬皇非我。司徒皇懷。合謀誅大尹。立公子得為君。而宋定焉。

按春秋列國公族之衆多。未有如宋者也。今考孔氏為閔族。華氏樂氏皇氏老氏為戴族。仲氏為莊族。魚氏鱗氏蕩氏向氏為桓族。靈氏為文族。孔氏自孔父嘉死節。子孫衰于宋而興于魯。大聖人之祖也。老氏亦式微矣。桓襄以後。則皆魚華向樂蕩皇仲諸族用事。而良大夫亦復不乏。其最著者曰公子魚華元向戌樂祁蕩意諸仲幾諸人。外有佚牧與孔父之殉難同。然世系無所考焉。則未知其為公族歟。庶姓歟。夫國家設爵位以待賢士。非專以厚本支也。今則同姓者進。異姓者退。則選舉之法。竟為無用。而周官論秀書升之典可廢矣。子弟分踞于要津。賢才老死于蓬蓽。如魯三桓。鄭七穆。列國皆然。此天下人材之大厄運也。可勝三嘆。

春秋紀傳卷之三十終

東陽李鳳雛纂

宋列傳

華耦

華耦、華督之曾孫也、自督弒殤公、執宋政、子孫世爲正卿、宋昭公八年、華耦如魯盟、其官皆從之、春秋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貴之也。凡卿行旅從、春秋時多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使重而事敬、故貴之而不名、愚按禮卿行旅從、謂行兵非出使也、使者輕車就逆、豈有率其官屬徒旅千數百人備行之理魯文公與之宴、辭曰、臣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耦自以罪人子孫、不敢與公宴請承命于亞旅。亞旅上大夫也魯人以爲敏。無故揚其先祖之惡、魯人稱之、明君子所不與也、耦卒、子弱嗣、爲司馬、爲樂轡所逐。

華元

華元、華御事之子也、華耦生弱、弱生御事、御事生元、文公元年、以華元爲右師、三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羊斟狄少故分不及其御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羊斟字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言畢奔魯、宋城、華元爲植、將主也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叶西才反、多鬚之貌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那何也役人曰、縱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十四年秋九月、楚使申舟聘于齊、不假道于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寢門闕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遂圍宋、宋人固守不能下、楚人築室反耕、宋人懼、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子反懼其殺害己也、戰國刺客之風、于此兆矣、杜氏謂兵法因其鄉人而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而利道之、蓋用此術而告王、退三十里。公羊傳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耳、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

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是何子之情也元曰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曰吾軍亦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按公羊記事與左氏大異當以左傳爲正華元夜入登床用刺客之術則以要盟如魯曹沫之劫齊桓公然故子反懼而從之若謂乘堙相見敦語解兵于反雖王者未必能爾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凡被圍九月而解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共公二年華元聘于魯通嗣君也三年宋楚之平也華元使公子圍龜代已質于楚至是圍龜自楚歸怨華氏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華元善于楚令尹子重又善于晉欒武子九年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皆許之十年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十五年共公卒子平公立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今公室卑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華氏戴族魚氏向氏蕩氏皆桓族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

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澤殺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水之上以同族畏罪及將出奔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魚石五大夫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元生華臣華閱閱生皐比華亥華樫華定亥定作亂出奔惟華樫留宋爲司徒華氏族又有華費遂費遂生子華貙多僚華登皆與亥定同叛奔楚華登奔吳登善用兵爲吳名將

呂祖謙曰天下之情固有厚之而薄薄之而厚者不可不察也子弟與鄉人皆在席觴酒豆肉必先鄉人而後子弟豈人情固厚于疏而薄于親乎蓋疏則相責親則相恕其待鄉人物至而情不至所謂厚之而薄者也其待子弟物不至而情至所謂薄之而厚者也凡人情相與至于無間則用之不覺置之不恤予之不辭奪之不怨曠然相期于形骸之外夫豈以薄物細故而遽爲向背哉華元殺羊食士而其御羊斟不與人皆以爲待羊斟之薄吾獨以爲待羊斟之厚焉元之意豈不以斟爲吾御幾年矣左執轡右秉鞭旦則偕出暮則偕入夷險寒暑升降馳驟無不與吾俱相悉已久相信已熟今日享士吾肘腋同體之人豈計一杯羹爲輕重姑及疏者遠者可也羊雖不與然親厚之意固已踰百牢而豐五鼎矣斟不知享其意而徒欲享其食忿戾勃興驅車赴敵投華元于死地元待之以君子之心斟報之以小人之行非特負

元乃負國也吾觀元之爲人其樂易慈祥之氣溢然可挹其色于俘囚而歸再與斟遇循慰解勉勞若恐傷其意者茂循能恕羊斟於既爲變之後豈不能無介然于未變兵之前哉此吾所以論元之待羊斟益厚而非薄也然元亦不能無罪焉日與羊斟周旋不知其師驕滿以爲辛斗之一罪也羊食豆羹見于色之人乃與共載罪也情意不通遠忘彼我以示無間三罪也明不足以燭姦誠不足以動物何適而不逐禍哉晉子之有君子之資而未嘗學也。

愚按華元相宋三十餘年號稱賢臣然而國幾亡者數矣大棘之戰覆師殺將國幾亡。闔宋之役析骸易子。國幾亡。彭城之變楚封魚石爲門庭之寇國幾亡此三亡者皆華元致之也羊斟險人也以羊羹徵隙而欲殄國元乃任以御戎托以心膂種荆棘于良田食對根于同室倚得爲知人乎楚欲兵宋而患無名故遣申舟聘齊不假道于宋華元不勝一朝之忿以挑釁之釁至于析骸而炊易子而食然後不得已以大國之卿效刺客之術夜入登床劫持楚將幸而退師而傷痍不可復救矣蕩澤之亂華元以討賊爲己任是也顧魚石等五人獨無可從末減乎向帶父子兄弟罪不相反況魚石親止華元于河上而魚府之討其情可原其罪可宥乃一旦盡逐之何義乎租薪之焚其焰必烈也壅水之決其浚必多也彭城之役向非藉于東師光復舊物則宋之君臣豈得晏然高枕哉君子作事謀始謀不臧自貽伊戚元可謂不善謀始矣故曰以爲華元存宋之功不足以贖其禍宋之罪。

華臣

華臣華閱之弟也宋平公二十年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皐比閱子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盧門宋城門合左師向戌邑後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于吳遂幽其妻向戌見賊而懼言己無罪賊謬言皐比私有討于華吳遂幽閉華吳之妻焉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惟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向戌傳其初謀之失乃自爲短馬棰馳御鞭馬馳而過華臣之門欲與相見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華費遂

華費遂華氏族也爲宋大司馬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公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亡人華亥等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遂偁向之亂華登奔吳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君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亡如可以逃死弗慮其遠以恐動公公懼使侍人名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告司馬使逐貙司馬嘆曰必多僚也言此必多僚讒譖之所爲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將欲遣之故厚酬之張匄

尤之句華貙臣尤惟賜之厚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子皮華貙字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任翩亦貙家臣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地名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敗于鴻口登復帥其餘以敗宋師再戰華氏北宋師圍華氏于南里未幾華亥華定華貙華登皆奔楚宋華氏由是盡亡其留宋者惟華牼一人而已登後復奔吳與吳申胥皆以善用兵聞于諸侯

華定華亥

華定華椒之孫華亥華閱之子也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于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十年夏六月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于其廩公子皆公黨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劫公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欒景公也辰地皆元公子

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以元公數來爲患欲歸公子向寧曰惟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于華費遂將攻華氏費遂華氏族時爲大司馬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費遂恐華向見攻必殺太子故云然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詬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登費遂子黨華向者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庸功也使少司寇牼以歸以三公子歸公也牼華亥庶兄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言牼之年齒已長不能出外服事他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質信也送公子歸可以明不叛之信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從公門出亡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時華氏皆亡惟牼留爲少司寇十一年夏宋華亥華定向寧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宋廚人濮敗之癸未宋公子城以晉師救宋華向之黨公子城奔晉請師救宋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欒盈入于曲沃作亂而滅華貙曰子無我廷不幸而

後亡。言子無我恐事至不幸奔亡未獲未至死滅○廷求枉反使華登如楚乞師。華
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于睢上。哭而送
之。乃復入。入南里十二年。春。楚薳越帥師逆華氏。使告于
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
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于父兄。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
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
亦惟命。人有言曰。惟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
不衷。以獎亂人。無爲高亢不協中正之事以獎助叛亂之人孤之望也。唯君
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義拒之諸侯之戍謀曰。時齊烏枝鳴以兵戍宋若

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
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言華氏雖出亦無能爲宋害救宋而
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二月。巳巳。宋華
定向寧華亥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向戌

向戌。桓公之後。公子向之孫也。以王父字爲氏。華元逐
魚石向帶向爲人皆奔楚。元乃以戌爲左師。以靖國人。
戌有賢行。諸侯皆聞之。平公十三年。晉會諸侯于柤。
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諸侯之師攻偪陽克
之。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鎭撫宋國。而以偪陽
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勤諸
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十八年。
向戌聘于魯。且尋盟也。三十年。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
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
孟。趙孟謀于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
也。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
楚將許之。以名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如楚。楚亦許之。
乃遍告諸國。爲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辰。

鄭良霄至。六月。戊申。魯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
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
黑肱先至。成言于晉。丁卯。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
戊戌。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向
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
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
不固請于齊。左師復言于子木。子木使驛謁諸王。王曰
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自陳。還庚
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邾之大夫皆

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及盟晉楚爭先卒先楚人
自盟之後晉楚息爭者數十年皆向戌之力也三十八
年楚靈王大會諸侯于申椒舉言于楚子曰宋叔向鄭
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使問禮于左師與
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
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
之禮六君子謂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初向戌
惡太子痤與寺人伊戾比而殺之世以為讒云戌卒子
向寧嗣元公九年郳人藉稻邾人襲郳郳人將閉門邾

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郳子曰余無歸矣
從帑于邾邾子反郳夫人而舍其女郳夫人向戌之女
也故向寧請師伐邾公伐邾圍蟲取之乃盡歸郳俘寧
之弟向宜向鄭又有向巢向魋司馬牛皆戌從子也

余讀左氏傳至宋之盟未嘗不嘆宋人之愚楚人之
狡而晉人之弱也向戌善于晉楚之執政欲弭兵以
為名意則善矣然而楚非無事之國也彼方竭張虐
視欲吞許洛而窺中原豈憚于用兵者向戌一言而
子木從之然則其意蓋可知矣子木之言曰請晉楚
之從交相見也是時諸侯之從楚者不過陳蔡許沈
頓近楚數小邦耳而諸侯之從晉者則上公之國周
公之胄康叔之裔太師之後叔鐸之封母弟之懿親
夫邾莒滕薛皆在焉自宋之盟成中國諸侯望風繼
踵交臂屈膝相率而朝于楚矣此所以為盟主者以

有此諸侯耳竭楚人之兵力戰必勝攻必克亦不至
得志如此之甚也晉人之兵力戰則北攻則卻亦不
至失勢如此之甚今楚也不絕一弦不折一矢安坐
而朝中國之諸侯晉人一鏃未亡一矢未遺舉中
國諸侯拱手而授之楚則何說也有甲乙兩家比鄰
而居者不相能也各有名于兩家者欲為好會以解
之酒既行謂甲曰請以予之尺帛為乙壽又謂乙曰
請以予純錦百端白璧十雙為甲壽則為乙者其許
之乎其不許之乎其不許也必矣楚之從尺帛也晉
之從錦璧也以彼易此為乙者知其不可而不許而
晉人不知是晉之君臣其識出常人下也然而晉人
亦明知其不可矣而許之何也曰韓宣子有言矣我
若不許楚必許之以名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由韓
子言之不許則失為盟主許之其仍得為盟主乎吾
以為不許猶不失為盟主許之則並失為盟主自宋
盟之後至虢之會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至申之會弑
君之賊大會諸侯而用六王三公之禮晉人不得過
而問焉又安在不失為盟主耶晉自文襄以迄于今

百餘年之霸業一折而入于楚則皆向戌為之也向
戌之罪不容誅矣盟既成向戌請賞宋公與之邑六
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子求去之
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甚焉縱無大討而又
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由是觀之當時之有識
者未嘗不罪其失計也然子罕之言但責其弭兵之
不可而不責其交見之為害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
也吾以為向戌之罪不在于弭兵而在于交見其言
雖發自子木而實自向戌導之既請弭兵勢不得不
許交見不然弭兵之請即執為稱兵之釁又何辭焉
在戌也貪名于弭兵而情昇于交見在楚人深利其
交見而喜借于弭兵在晉人難卻其弭兵而勉徇其
交見蓋向戌好名臨楚人衛中而晉亦氣息奄奄不
競于楚故曰宋人愚楚人狡晉人弱也聖人至是傷
之甚痛之甚直書曰晉趙武楚屈建某某某盟于宋
若曰諸侯之盟以讓外也彼楚國是何為者哉[illegible]
公大會諸侯凡幾盟矣無楚人也晉文公大會諸侯
凡幾盟矣無楚人也襄成景悼諸公大會諸侯凡幾

盟於宋。楚人也。宋襄公爲盂之盟，有楚子而宋公執于楚。皆趙武爲宋之盟，有楚屈建，而中國諸侯朝于楚。嗚呼。此天下之大防也。春秋列序諸國大夫，直書于策。蓋義係于楚屈建，而不係于趙武之爲楚也。余例後之說經者，不講于中外之大防，徒論序次之先後。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亦或矣。

向寧

向寧、向戌之子也。宋元公八年，鄖人藉稍。（鄖妘姓之國，其君自出藉稍蒐獵行之、）邾人襲鄖，鄖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斬得閉門者頭）遂入之。盡俘以歸。鄖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邾莊公反鄖夫人而舍其女。（舍止也）鄖夫人，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伐邾。二月，宋公伐邾，圍蟲，取之，盡歸鄖俘。向寧後與華亥華定作亂，入于南里以叛，事敗奔楚。語在華亥華定傳、

向魋

向魋、向戌之孫也。（按向戌有三子：曰寧，曰宜，曰鄭。不知魋出于誰。）爲宋司馬，有寵于宋景公。景公之弟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魋也）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辰，地之弟）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頗，偏也）子爲君禮，不

過出境，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迋欺也。迋古兄反）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佗彄皆宋卿，以國人之所望故言國人）十八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心故彼逐，今從辰叛）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二十三年，衛太叔疾奔宋，納美珠于向魋。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景公三十六年，向魋入于曹以叛。向魋之寵害于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驟數也）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鞌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爲公享宴而作亂）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所在）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僞喜于受賜）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私家甲兵之備盡往享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少長育之）今將禍余，請卽救。司馬子仲（皇野）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左師，魋兄向巢也）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使皇野以乘車往迎向巢）曰：迹人來告曰：（主迹禽獸者）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稱公命）君憚告子。（憚以游戲煩大臣）野曰：嘗私焉。（嘗試也，私請焉）君欲速，故以乘車

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僵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與要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難誅魋要不使禍難及子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瑞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氏桓氏向魋桓公之後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桓魋無怨者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子頎魋弟桓司馬魋也司馬欲入欲入攻君子車止之子車亦魋弟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弗與也秖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質國內大夫還入國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亦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以自固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子弟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奔魯宋公使止巢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桓魋弟向魋出于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復適魯卒于魯郭門之外其後向魋終于齊

樂豫

樂豫戴公之元孫也事昭公爲司馬昭公新立欲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根本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二族昭公所欲去者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宋乃復定

樂喜

樂喜字子罕爲司城樂豫之曾孫也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樂轡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時弱爲司馬遂逐之華弱奔魯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平公十三年宋災樂喜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樂遄庀刑器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使宗祝用

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二十年皇國父爲司馬
爲平公築臺妨于農功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
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
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
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
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
禍之本也鄭尉氏司氏之亂（盜役三鄭）其餘盜在宋鄭人以
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賄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
慧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三人鄭盜）師慧過宋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一　宋列傳　一七

朝將私焉（私小便）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
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而
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子罕取賂而歸三盜是重淫樂而輕國相）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平公三十年左師向戌
弭諸侯之兵晉趙武楚屈建及諸國大夫盟于宋既成
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
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
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
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

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
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
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甚焉
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
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
可攻乎君子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
卹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
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
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一　宋列傳　一八

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
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
後使復其所三十三年宋饑子罕請于平公出公粟以
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
無饑人陽門之介夫死（甲上）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
之覘宋者反告于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
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
凡民有喪扶服（與匍匐同）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
之

樂祁犂

樂祁犂、子罕之孫也。元公十四年、以樂祁爲司城。十五年春、魯使叔孫婼來聘、公與之宴、飲酒樂、公使昭子右坐。（昭子即叔孫婼、右坐坐近也）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魯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有女以妻魯季平子。叔孫昭子來聘、且逆之。公若從（從昭子）、謂宋元夫人（宋元夫人公若甥女也故謂之）勿與、女魯將逐之。夫人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

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鎭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是年冬、季孫意如逐魯君昭公出孫。元年、卒于曲棘。叔孫婼亦卒。景公十二年、樂祁言于景公曰、諸侯惟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歸、告其宰陳寅。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惟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惟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溷祁子、見于君、立以爲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于綿上、獻楊楯六十于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范獻子言于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祁被執三年、趙鞅言于晉侯曰、諸侯惟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乃許之歸。祁歸、卒于太行。士鞅又使止其尸以求成。明年、景公使樂大心（祁從弟、爲右師）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子明（溷字）謂桐門右師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

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于公曰、右師不肯適晉、將作亂、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樂筏

樂筏、樂溷之子也。爲宋司城。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于宮中、未有立焉。公嬖寵大尹、群臣皆因大尹以達、大尹不告而稱君命以令、司城惡之。四十三年冬十月、公遊于空澤、薨焉。大尹秘之、使以君命召六卿。六卿至、以甲劫之、盟于少寢之庭。大尹立啓、奉喪殯

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筏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遂與皇非我欒得靈不緩謀授甲攻大尹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是爲昭公司城爲上卿以聽政

華元向戌諸侯之良也二人皆合晉楚之成罷兵修好可不謂賢乎而宋之盟晉楚之從交相見遂率天下諸侯以朝楚而中國之霸權一旦奪于荆人之手則向戌之弭兵不如華元之講好矣二家子孫同以叛逆覆宗悲夫樂氏有人喜也稱最辭玉廉也貸粟仁也責向戌之請賞義也親執朴以逐箓忠也邑中之黔加于人一等矣晉叔向曰宋之罕其後亡者也斯言蓋信

春秋紀傳卷之三十二

東陽李鳳雛纂輯

晉列傳

欒成

欒共子成欒賓之子晉之公族也初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其子共叔事晉哀侯及曲沃武公伐翼（武公桓叔成師之孫哀侯昭侯之孫也翼哀侯所都也）殺哀侯止欒共子曰無死吾以爾見天子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若訓哀侯）未知其待于曲沃也從君而貳將焉用之遂鬬而死（欒賓事桓叔共子死哀侯文子各殉所奉之主）

欒枝

欒貞子枝共叔之子也晉文公蒐于被廬使趙衰爲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而先軫佐之城濮之役兩軍既遇晉侯退三

舍逆楚報施也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
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乃決得臣使人請戰晉侯使
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
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旣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
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及戰欒枝使輿曳柴
而僞遁楚師馳之晉師夾擊之遂敗楚師文公卒襄公
在喪而秦道滅滑襲鄭原軫請要擊秦師欒枝曰未報
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不聽遂發兵敗秦師于崤
其後二國兵連禍結暴骨原野自此始也晉文春秋晉文公時翟人

有封狐文豹之皮於文公喟然嘆曰封狐文豹何罪哉
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
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
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于是列地以分民散財
以賑貧

枝卒子盾嗣無傳

愚按秦楚皆有惠于亡公子者也城濮之役文公欲
避楚不戰而欒枝強之崤之役先軫議擊秦師而欒
枝沮之施同報異則何說也德有大小怨有淺深報
有輕重楚人將迎贈送之惠不如秦秦人侵暴中原
之罪不如楚城濮不戰則漢陽蠶食之患不釋而禍
且及于上國崤陵而戰則彭衙輕馬之報復無已
而害且貽于子孫文公用其言而定伯襄公不用其
言以貽禍然則欒枝非獨貞愼兼復有謀非先軫輩
所能及也

欒書

欒武子書欒盾之子邲之戰欒書佐下軍晉師旣濟河
在敖鄗之間鄭皇戍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
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
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
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
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
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
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
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

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邀怨于楚我曲楚直不
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
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
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
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
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彘子不從于是有邲之敗景
公十一年書將下軍從郤克伐齊戰于鞍有功而還公
勞之曰子之力也夫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
之有焉十三年代郤克爲政將中軍十五年楚伐鄭欒

晉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遇諸桑隧趙同趙括請戰武子將許之知莊子（中軍佐）范文子（上軍佐）韓獻子（新中軍將）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故遂至于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其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于是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商書曰三

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十七年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韓范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厲公六年鄭叛晉從楚晉侯將伐鄭范文子不欲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興師欒書將中軍敗楚師于鄢陵公反自鄢陵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左右于是胥童夷陽五長魚矯譖三郤而殺之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欲并殺之公不聽書偃懼殺胥童使程滑弑厲公于匠麗氏而逆立悼公未幾書亦卒

按春秋成公十八年正月書晉弑其君州蒲胡傳曰弑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于人心而定罪聖人順乎天理而定刑固不以大惡釋當誅之罪亦不以大刑加不弑之人然趙盾以不越竟而書弑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弑晉欒書身爲元帥親執厲公于匠麗氏使程滑弑公而以車一乘葬之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弑其君而不著欒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爲一矣罰于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嚴而于欒武子潤略如此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之誅亂臣討賊子之大略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愚按胡氏此傳有辨論而無斷制不言欒書弑君之故究竟未有着落又曰晉悼公明君也即位之日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不知七人爲誰以愚觀之不臣之罪孰有大于弑君者哉而不聞加斥于欒書中行偃與夫柄刃之程滑也者則其所逐不臣者不過蠹豸細物而網漏

于吞舟之魚竊爲悼公惜之晉里克弑奚齊卓子迎立惠公惠公即位而克以伏劍死豎牛殺孟丙仲壬而立叔孫昭子叔孫即位朝其家衆而誅豎牛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悼公上之不如惠公下之不如昭子晉于是乎失賊矣

欒黶

欒桓子黶書之子也晉厲公六年公將伐鄭使欒黶如魯乞師悼公即位以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春正月欒黶帥師會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討魚石也十四年荀偃將中軍會諸侯之師伐秦濟涇而次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余馬首

是聽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黶將下軍）左史謂魏莊子曰（莊子魏絳也下軍佐）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夫子謂荀偃）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偃不能制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時黶之弟鍼爲戎右怒曰此役也報櫟之役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于戎路（二位黶與鍼也）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十六年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梁揚之役與楚人戰于湛阪是歲欒黶卒

欒鍼

欒鍼黶之弟也鄢陵之役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君前故名其父）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

暇請攝飮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飮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備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飮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識記也）受而飮之免使者而復鼓濟潭之師無功欒鍼恥之馳入秦師而死

欒盈

欒懷子盈書之子也平公元年以欒盈爲公族大夫二年大會諸侯伐齊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初欒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州賓欒氏家臣）幾亡室矣（言亂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于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于主（大夫稱主）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盈出奔楚宣子盡殺其黨死者十餘家盈過于周周西鄙掠之辭于行人曰天子陪臣盈

得罪于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于郊甸無所竄伏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陪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于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惟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遂適楚晉會諸侯于商任錮欒氏也已又會諸侯于沙隨復錮欒氏也盈自楚適齊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藩車之有蔽者）及其士納諸曲沃（盈食邑）欒盈夜見

曲沃大夫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遂帥曲沃之甲襲絳不克還奔曲沃晉人圍之數月克之殺欒盈欒氏遂滅（尸子范獻子除滅欒氏數年猶恐其有遺孽一日遊于河大夫皆在獻子曰知欒氏之子乎大夫莫對舟人清涓捨楫對曰君奚問欒氏之子獻子曰自吾亡欒氏也其老者未死少者壯矣清涓曰吾修晉國之政內得大夫外不失百姓雖欒氏子其若君何若不修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子也獻子曰善）

愚按欒書弁為元帥手握重兵親弒其君于匠麗氏以車一乘葬之翼東門之外天下之惡莫加焉而晉人猶或比德于名公此人焉不明天下所以多亂賊也欒祁之禍覆宗滅祀雖謂欒書弒君之報可也何獨罪欒黶哉○比德名公語在士燮傳

毛奇齡曰晉會諸侯于商任錮欒氏也夫欒氏世逆則已矣錮不使大臣而錮氏又舉大夫去國之禮責晉不遺之出奔者于所往則愎乃咸逐者而為去國者甚謂國已絕矣且其後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大以弒君之逆取而題曰世勲也乎徐仲山曰欒氏世逆罪固當滅而欒盈則無罪猶之趙氏世逆罪固當滅而原屏則無罪此為名言

郤豹

郤豹字叔虎晉之公族也（晉卿十一族郤氏其一也未詳其系出何公）獻公田見翟柤之氛歸寢不寐郤叔虎朝公語之對曰床笫之不安耶抑驪姬之不在側耶公辭焉出語士蔿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柤也夫翟柤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退者距違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上而無忠下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蔿以告公說乃伐翟柤叔虎將乘城其徒曰棄政而役非

其任也郤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被羽先登遂克之。新序晉文公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叔虎，公召郤叔虎，以趙衰之言告之，將賞之，郤叔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郤叔虎乃受賞。按郤叔虎不與文公同時，伐鄴事亦無所據。

郤芮

郤芮字子公，郤豹之子也。芮少事公子夷吾。夷吾在屈，以驪姬之難出奔，曰盍從吾兄竄于狄乎。時重耳奔狄 冀芮曰芮食邑于冀亦稱冀芮不可，後出同走，不免于罪，且夫偕出偕入

難，聚居異情惡，不若走梁，梁近于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子往，驪姬懼，必援于秦，以吾存也，必且告悔，告悔是吾免也。乃之梁。及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使人名公子重耳于翟，呂甥、郤稱亦使人名公子夷吾于梁。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幸苟君之子，惟其索之，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誰能勿從，子曷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虛國藏以求入也 既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許諾。會秦穆公使

公子縶來弔，曰：寡君使縶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恒于喪，失國恒于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重賂配德，配己之德 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不亦可乎。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于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蔑天命矣。無復天命在秦而已 晉必遂矣。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

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遊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懷挾纓纕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縶反命，穆公以師納惠公。穆公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鬬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惠公既入而背內外之賂，使丕鄭如秦聘，且辭緩賂。秦伯使人名呂甥、郤稱及冀芮，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及七輿大夫。後文公入，郤芮自以惡懷舊臣，恐不容，謀

誅弒文公事泄見殺

郤穀

郤穀晉大夫郤芮族也文公蒐于被廬問元帥于趙衰對曰郤穀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人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穀公從之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未幾郤穀卒以先軫代之

郤缺

郤缺郤芮之子也父以罪誅缺廢爲庶人臼季（晉臣也）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于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襄公元年秋伐晉晉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反役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靈公元年趙盾爲政郤缺言于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從之八年晉會諸侯于新城蔡人不至九年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遂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成公六年代趙盾爲政將中軍七年楚伐鄭郤缺帥師救鄭鄭敗楚師于柳棼景公二年晉人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赤狄潞氏最強故服役衆狄）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晉侯往會之欑函狄地）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郤缺秉政四年卒與郤穀並稱良大夫云

郤克

郤獻子克欽之子也。郯之役郤克佐士會于上軍獨上軍不敢。景公七年公使郤克徵會于齊。郤克眇魯季孫行父禿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于齊。齊頃公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頃公母）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獻子及河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至請伐齊。公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郤子怒甚。范武子請老。于是

郤克將中軍矣。晉會魯衛曹邾同盟于斷道。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如會。及斂盂高固逃歸。晉人執晏弱蔡朝南郭偃。十一年衛孫良夫如晉乞師。魯臧孫許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公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韓厥為司馬。欒書將下軍。以伐齊。魯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

莘。六月壬申至于靡笄之下（山名）。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癸酉師陳于鞌。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馳晉師。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張侯解張）。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

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已推車）。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大敗齊師。逐之三周華不注（山名）。幾獲齊侯。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行成。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齊使者怒。揖而去之。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

難其榮多矣許之使魯衛之使追及國佐于爰婁而與之盟公羊卻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于爰婁而與之盟使齊人歸魯衛之侵地晉師歸公勞卻克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後二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人未之敢任國語卻獻子伐齊齊侯來獻之以得隕命之禮曰寡君使克也不腆敝邑之禮爲君之辱敢歸諸下執事以晏婦人之笑辱也晉侯曰卻子勇而不知禮矜其伐而恥國君其與幾何未幾卻克卒

愚按春秋時列國盟聘問信使往來必擇詞令之選晉國多才銜命出聘豈無他人而乃遣眇者承之以往若季漢時烏桓使者至魏魏武自以貌寢不足威服遠人使清河崔季珪代己見之然則遠人觀瞻所係不可不重而晉使眇者承之以往是自納侮也齊晏平仲形軀短小奉使至楚楚王聞之使行人迎客自狗竇入晏子辭曰吾聞使狗國者由狗竇行人慚謝入自中門既見楚王坐定楚王前使人縛一人過堂下王問何坐對曰坐盜問何人曰齊人王謂晏子曰齊人固爲盜乎晏子曰臣聞橘過淮則爲枳何者地氣使然也齊人在齊不爲盜至楚而爲盜得非楚之地氣使然乎楚王謝曰聖人安可與戲自是待齊使有加禮夫卻克之眇與晏子之短小同齊人之戲侮與楚之狗竇及縛問乃晏子能折服其君臣于立談之下而卻克何然使一眇耶當其跛眇出迎恐僕笑於宮克宜聲討行人數其侮慢之罪執禮騎辭軒車不進齊君一時戚謀耳未必不悔過謝罪萬一無意俾使臣叩陸而死以待晉國之問非可也始則隱忍受事至受其侮繼則懷忿蓄怨連兵深入暴骨原野以快其私夫晉爲盟主使者冠蓋四出幸不有如卻克之受侮者也設假有之而盡如克之必報則晉之甲兵將以守其社稷者亦將東馳西逐者俱諸臣遑恤之且耶從求使臣出境不恃鄰國之不我侮恃我之不受侮也卻克悻悻非專對才是以至此其臣非使才其君之遣使非其才是舉也晉之君臣胥失之

卻錡卻犨卻至

卻錡駒伯也卻犨苦成叔也卻至溫季也錡克之子犨克之從弟至其族子也卻氏一門三卿五大夫卻至與周爭鄇田簡王使劉康公單襄公訟于晉晉侯使卻至弗敢爭厲公元年秦晉爲成秦伯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侯使卻犨盟秦伯于河西二年卻至如楚聘且蒞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卻至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至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惟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至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詩曰赳赳武夫

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二年厲公將伐秦使郤錡如魯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不亡何爲夏五月晉以諸侯之師伐秦郤錡佐上軍郤至佐新軍與秦師戰于麻隧有功而還四年晉厲公使郤犨送孫林父歸衛衛侯饗苦成叔苦成叔傲甯惠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三郤害伯宗（伯宗晉賢大夫）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亦賢大夫）韓厥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絶之不亡何待六年鄭叛晉晉侯伐鄭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下軍佐）郤犨如衛遂如齊乞師晉師濟河與楚師遇于鄢陵甲午晦

楚晨壓晉軍而陳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時欒書以齊魯之師未至故欲待之）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一間也）王卒以舊（二間也）鄭陳而不整（三間也）蠻軍而不陳（四間也）陳不違晦（五間也）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六間也）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公從之大敗楚師楚共王傷目是戰也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韎赤色跗注戎服）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毋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乃止晉侯使郤至獻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人曰溫季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胥童父克爲下軍佐郤缺爲政而廢之）而嬖于厲公郤錡奪夷陽

五田五亦嬖于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于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固壘之謀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鄢陵之戰晉因楚公子茷告使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之師〕與軍帥之不具也〔荀罃佐下軍居守〕曰此必敗吾奉孫周以事君〔孫周悼公名時在周〕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謂使楚子問郤至以弓〕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國語既戰獲王子發鉤欒書謂王子發鉤曰子告君曰郤至使人勸王戰及齊魯之

未至也且夫戰也微郤至王必不免子如是以告君吾歸子發鉤告公公告欒書曰臣固聞之郤至欲爲難使郤錡援齊魯之師已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事不成故免楚王然戰而[illegible]舍國君而受其問不亦大罪乎且今君若使之于周必見孫周公曰諾欒書使謂孫周曰郤至將往必見之郤至聘于周公使覘之見孫周公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七年十二月胥童夷陽五長魚矯合謀誅三郤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知信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

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按三郤錡犨無足言至如郤至才實有用聘楚馳辭見事對之能決勝鄢陵有折衝之略獨其時諫曰君待之以人所以取禍耳至于臨死之言尤爲可念寧歸有說矣不與君較可謂守義而死者悲夫〕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能安其君位〕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陽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人亦嬖〕助之抽戈結衽〔衽裳際〕而偽訟〔矯二人偽若將訟曲直于郤氏〕三郤將謀于榭〔榭講武堂〕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

殺之皆尸諸朝郤氏遂滅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厲公以胥童爲卿俄爲欒書中行偃所殺初鄢陵之戰魯成公以叔孫僑如之難後至僑如告于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僑如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魯侯明年晉合

諸侯于柯陵單襄公在焉郤錡見單子其語犯（陵犯人）郤犨見其語迂（誣人）郤至見其語伐（自稱其功）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難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謂公視高步遠）而聽三郤之語矣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僨厚味實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吾聞之國德而鄰于不脩必受其福君何憂于晉既而三郤滅厲公弑其言皆驗

愚聞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節制謹度以保其家以享其令名卿大夫之孝也郤氏一門三卿五大夫貴盛富溢而不知止郤錡與戎陽五爭田郤犨與長魚矯爭田郤至與周天子爭田當時稍有識者皆知其必亡而三郤未之悟也故曰日中必昃月滿必虧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爲人臣者察于盈虛消息之理庶保其家而獲免于亂世之末流矣乎

春秋紀傳卷之三十二

春秋紀傳卷之三十三

東陽李鳳雛纂輯

晉列傳

趙夙

趙夙造父之後也趙氏之先與秦共祖唐虞時有大費者佐禹平水土有功舜賜姓嬴氏（卽伯翳）大費生大廉及若木廉之後有中衍爲帝大戊御中衍玄孫中潏生蜚廉蜚廉有二子長曰惡來事紂爲周所殺其後爲秦次曰季勝其後爲趙季勝生孟增孟增生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善御事周穆王從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爲趙氏自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曰共仲爲周宣王御戎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五世而生趙公明爲晉卿趙夙公明之子也獻公十六年公將上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公賜趙夙耿爲大夫

趙衰

趙成子衰字子餘夙之弟也（史記趙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則夙衰祖孫也國語

孫夙爲趙衰之兄、不應相懸如此、愚按左傳晉獻公十六年、公將上軍趙夙御戎、二十二年、殺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出亡、趙衰從、中間相距僅六年耳、其爲兄弟無疑也、正史記所紀世次、多有可疑、如周本紀以不窋爲后稷子、楊升庵駁之云、常是時棄所義后稷生在堯之季而生叔均、叔均下十世始至不窋、不窋失官在夏之季、世此其后稷之子明矣、其十后稷不窋則以身亞耳、孫允文于丁威蕤則以兄弟爲祖孫、此皆失考者也、初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遂事之、重耳以驪姬之亂出奔、趙衰從、重耳徧歷諸國、及秦、秦穆公納女五人、子圉之妻懷嬴與焉、公子欲辭、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于妻、惟秦所命從也、謂子餘曰、何如、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于人、必先有人焉、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猶未也、又何疑焉、公子從之、他日秦伯將享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乃使趙衰、秦伯享公子如享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明日燕、秦伯賦采菽、子餘以公子降拜、使公子賦黍苗、曰重耳之卬君也、若黍苗之卬陰雨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彊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嘆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小宛之首章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己念晉先君、洎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公子賦河水、詩云、河彼流水、朝宗于海、義取己返國、當朝事秦、秦伯賦六月、其詩云、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其二章曰、以佐天子、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義取重耳必霸諸侯、定王室、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趙衰從亾十九年、反晉國、文公得原、問原守于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餐從、徑餒而弗食、乃以衰爲原大夫、柳宗元曰、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伯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奉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于朝、而私議于宮、不擇謀于卿相、而獨謀于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于內豎、其可以爲法乎、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詩書而敦禮樂、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命趙衰爲卿、讓于欒枝先軫胥臣、又命之讓于狐偃、又命之讓于先且居、于是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

之衞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按晉軍制武公代翼滅之請命于天子王命以一軍爲晉侯小國之軍也及獻公十六年作二軍從次國之制文公四年蒐于被廬作三軍從大國之制城濮之戰而另作三行其曰三行者辟天子六軍之名也然皆其矣至是年罷三行更爲上下二新軍并舊三軍爲五軍五軍之將佐皆卿也其後二新軍罷而復廢廢而復置無定制焉使衰將新上軍襄公三年趙衰佐中軍與先且居敗秦師于彭衙秦伯猶用孟明增修德政重施于民趙衰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其明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晉人以趙衰之言守而不出襄公六年卒晉文春秋晉文公田于虢遇一老夫而問焉虢之爲虢久矣子處此故矣虢亾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諫則無益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亾文公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賓之于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伯按此與齊桓公之寳事同

愚按趙成子事文公急急以推賢進士爲務此君子之盛節大臣之雅量也晉之賢臣如郤縠先軫欒枝晉臣先且居陽處父之徒皆趙衰所進不傳稱陽處父欲臣文公因事舅犯三年而不達去事趙衰一日而見之夫子犯不知處父之賢是不知也知之而不言于公不忠也言之而不見聽不信也由是觀之狐趙之優劣見矣

趙盾

趙宣子盾衰之子也初衰從重耳奔狄狄人伐廧咎如赤狄之別種也隗姓廧在良反咎古刀反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其後文公反國以女妻趙衰生同括嬰齊趙姬文公女請逆盾與其母衰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晉襄公七年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太傅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以盾爲帥而射姑佐之陽子成季之屬也成季趙衰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是年八月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其母杜祁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紓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樂文公庶子其母懷嬴辰嬴嬖于二君即懷嬴二君懷公文公也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震威也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

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杜祁杜伯之後祁姓也偪姞姞姓之女生襄公爲世子故杜祁讓使居己上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以季隗是文公託狄時妻故復讓之然則杜祁本班在第二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杜祁能讓故愛義子雍有寵故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

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穆嬴襄公夫人靈公母也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之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欲使宣子敬訓之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背患偪嬴之言有理且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己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上軍將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先還晉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車右戎御猶在職堇陰晉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

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聲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厲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蓐食早食于寢蓐也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先蔑奔秦晉靈公六年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秦師夜遁八年趙盾帥師納捷菑于邾不克而還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八百

乘六萬人力有餘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定公名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春秋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左傳爲趙盾公羊爲郤缺穀梁爲郤克三傳互異公羊傳邾子卒捷菑不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捷菑于邾邾人言曰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捷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穀梁傳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敻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按二家斷例甚是但謂盾爲缺克則謬耳胡傳以晉人爲趙盾之改過大是曲說且胡氏既主左作盾而乃用公羊傳缺語爲盾語得非牛頭馬項耶又胡氏于莊公十一年師還傳以師不稱公爲重衆今盾以八百乘之衆而入人國聲罪諸侯理詘而反顧不見貶而見褒何乃與前傳重衆之說自

相矛盾。宋公子鮑弒昭公，趙宣子請師于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今宋人弒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大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侵襲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侵襲者，聲為暫事也。今宋人弒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乃使旁告于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討曰：何故弒君？然猶立文公而還。文公即公子鮑。盾之伐宋，其嚴毅正大，振動踴躍如是，乃忽然止息，反以伯主之威名為之立君，畏宋耶？愛宋耶？受宋賂耶？左氏策書總未嘗詳也。但曰立文公而還，盾之假公濟私，作事悖謬如此。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獒猛犬，想是以嗾犬為與甲之號。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靈輒，晉人。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宦，學也。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為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

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宣子乃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文公子。後數歲，盾卒。公羊傳：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何為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

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今使我殺子。我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以復見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于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踆之。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孰爲介。子之

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弒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

愚按春秋書曰。趙盾弒其君。而左氏傳又引夫子之言曰。趙宣子。良大夫也。爲法受惡。又曰。越境乃免。若痛其無辜蒙冤而賠害之者。然由經言之則盾爲罪人也。由傳言之。則盾爲無罪之人也。斷斯獄者將安所折衷。曰。信經而疑傳可也。傳所引必非夫子之言夫以大辟之罪。衆以加諸其人。旋加而旋[illegible]之。是以刑章爲兒戲也。有是理乎。且盾非與聞乎故。[illegible]誰謂其弒君者。苟與聞乎弒。雖走之海外。猶難免也越竟何爲。借使越境可免。則世有亂臣賊子。弒君已成。援意逆焉。潛身境外者。皆得以巧免也。其可謂[illegible]昔者襄公薨。趙盾欲立公子雍。共穆嬴之顯乃背先蔑而立靈公。靈公之立。非趙盾意也。君臣之間不能無少芥蒂。靈又不君。屢惡謀殺。卒臣入人。自危盾懼諫不聽。則使刺客殺之。殺之不果。又伏甲攻之。盾顧于死。能無戒心而穿其族子。倘爲心腹。未必不陰用之以防一旦之變。穿也介恃其寵。數干法紀。盾輒開庇之。罪門之呼。獨放胥甲而釋穿不問。正爲今日也盾之復也。[illegible]惟不討賊而已。反使之逆立成公。欲以定策之功。掩其大逆之罪。以誑世之事參觀之。而貫卿公被弒。司馬昭尚能斬成濟以謝天下。盾不罪穿而又寵秩之。司馬昭之不如矣。弒君之罪將安逭乎。吾是以信經而疑傳。

趙同趙括趙嬰

同括嬰皆趙衰之子。衰妻文公女趙姬所生也。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餘子。適子之母弟也。其庶子爲公行。妾子爲庶子。晉于亦使治餘子之政。掌公戎行。

是行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成公元年。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當爲公族。避屏季。故更掌旄車也。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盾以其故官屬與屏季。使爲衰之適。景公三年。晉楚遇于邲。先縠違命濟師。趙同趙括從之。知季曰原同屏括咎之徒也。咎指先縠。晉師大敗。趙嬰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景公七年。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趙嬰通于趙莊姬。莊姬。趙朔妻。晉景公姊。趙嬰以叔父下淫其姪婦。十四年。春。原

所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言己雖淫而能令莊姬護趙氏）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十七年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殺趙同趙括

趙朔

趙莊子朔盾之子也晉成公六年使趙朔將下軍邲之戰朔預知敗徵（語在荀林父傳）先縠濟師果敗後數年朔卒朔妻趙莊姬景公姊也與趙嬰淫亂而趙氏幾亡

趙武

趙文子武朔之子盾之孫也母趙莊姬莊姬為趙嬰之亡怨趙同趙括譖之于景公十七年夏六月晉殺同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居二年景公疾夢趙氏為祟覺而大懼韓厥言于公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十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史記朔娶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世將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于靈公及至于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走匿公宮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于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柰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予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孤兒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于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即武也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于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諸將遂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程嬰曰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遂自殺也史記所載與左傳大不同。由左傳

太史時至何
猶未出

言之則朔妻為淫惡之婦也由史記言之則朔妻為義
烈之婦也不應相反若是觀史記之謬有四史記以
朔妻為成公姊杜元凱註謂成公女景公姊按晉文公
以女妻趙衰是為趙姬生同括嬰齊此成公姊也成公
以女妻趙盾之子朔是為趙莊姬生武此則景公姊也
若如史記云朔妻是成公姊成公之子成公姊即
文公女矣文公既以女妻趙衰矣又以女妻趙衰之孫
趙朔是以祖孫為婚婿年代懸絕世次紊亂不經之甚
謬一也左傳趙氏滅族在晉景公之十七年史記在景公
之三年在秋晉成公八年晉門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晉成公之八年晉景公之十七年也太史公纔不信左
傳獨不考信聖經乎謬二也史記又云居十五年景公疾
卜崇而立趙孤不知景公在位止十九年十七年殺趙
同趙括後二年而景公病晉韓厥言于景公立趙孤武
在十九年非趙氏滅後十五年而後復立也謬三史記
晉景公時屠岸賈為司寇將治靈公之賊愬按司寇晉
卿也晉景公十五年作六軍是時欒書將中軍荀首佐
之荀庚上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下軍趙同佐之韓厥將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三　晉列傳　十四

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將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將新
下軍趙旃佐之六軍卿佐共十二人並無有所謂屠岸
賈者何物屠岸賈一夫作難擅殺大臣而舉朝卿大夫皆
比附之乎且晉國亂賊小人如優施驪姬五長魚矯夷陽
五之類左傳皆詳載之而屠岸賈姓名何不一見也國
語知伯國諫知襄子曰郤氏有車轅之禍趙有孟姬之
讒又韓厥曰昔孟姬之讒吾能違兵此二說可証知孟
姬為讒人則知孟姬非貞婦矣知孟姬說殺趙氏為冀
則知屠岸賈滅趙之說為虛矣不但左傳無此事考之
國語公羊穀梁及晉乘皆無之不知太史公何據定從
稗官野說中採來也謬四余故詳
辨之以俟後世君子之閎博者　悼公新立舉功臣之
後趙武與魏相士魴皆為卿平公十一年趙文子為政
將中軍今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燕享贈勞之禮 十三年宋向
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

名 欲獲息民之名 如晉告趙孟趙孟謀于諸大夫韓宣子曰兵
民之殘也財用之蠹也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
不可必將許之趙孟從之如楚楚子木許之乃徧告諸
國為盟于宋六月晉趙文子楚屈建會宋蔡衛陳鄭曹
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 以藩籬為軍不築營壘晉處北楚處南
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
入于宋若我何辛未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趙
孟患之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夫以信名人而以僭濟
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盟

春秋紀傳　卷三十三　晉列傳　十五

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
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
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非只歸其尸盟也子務德毋
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謂晉細不亦可
乎乃先楚人盟畢趙孟還過鄭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
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 二子石印段公孫段也 趙孟
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
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
足以當之 蕭君子 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

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伯有賦鶉賁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刺鄭伯也使人趙孟自謂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以比趙孟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于君子產賦隰桑義取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太叔賦野有蔓草義取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義取無以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

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後五年鄭人殺良霄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草蟲曰我心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于食有與疑年使之年將有所與疑其年使自言之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其末至于今自甲子甲戌至癸未凡二十日故爲三分六甲之一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筐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于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

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古亥字二畫在上三人在下故以二爲首以六爲身下亥字上二畫竪置身傍故身當爲修字此是老人始生至今之日數也蓋以二首爲二萬六身爲六千六百六十日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此說四百四十五甲子其季于今三之一也之日數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千七百日以其末三分六甲之一故少四十日實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用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主衣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

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平公十七年趙武楚公子圍諸侯之大夫會于虢尋宋盟也祈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楚先歃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于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于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

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
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
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
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
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
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許楚先歃故閱讀之）晉人許之三月
甲辰盟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首章言文王明明照于下故能赫赫盛于下令尹取以自光大）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二章取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以戒令尹）
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夏四月趙孟叔孫豹

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期）禮終趙
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
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
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
請于冢宰矣（謂子皮）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
賦鵲巢（義取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
采蘩（義取蘩菜薄物可以薦公侯享其信不求其厚）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
用之其何實非命（穆叔言小國猶蘩菜大國能省愛用之敢不從命穡愛也）子皮賦
野有死麕之卒章（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趙孟賦棠棣（義取欲親兄弟之國）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
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
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是歲
文子卒文子爲人退然如不勝衣其言訥訥然不出諸
其口所舉于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文子有二子長
曰成次曰獲初欒豹之邑曰州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
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州本屬溫溫趙氏邑）二宣子
曰自御稱以別三傳矣（御稱始受州與溫別至今三傳）晉之別縣不唯
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

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
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
用州文子亡後數年平公過九原而嘆曰嗟乎此地之
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可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
對曰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于子之師也對曰臣言趙
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于口然其身舉士
于白屋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
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以無私德也臣竊
以爲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人也相晉天下無兵革

晉九年可謂賢矣襄公諮粱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爲人何如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襄公曰疑未盡之對曰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孔子嘗稱趙文子曰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于親而恭于兄好從善而學往古盜趙文子之行也（晉國苦盜有郤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郤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郤雍也遂共盜殺之晉侯聞之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郤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之曰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教明于上化行于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有）

趙鞅

趙簡子鞅一名志父景叔之子（景叔名成）文子之孫也晉頃公十四年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一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亾乎失其度矣文公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法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亾矣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奸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亾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晉定公十二年趙鞅圍衛報夷儀也（韓非子趙簡子圍衛之郛犀楯犀櫓立于矢石之所不及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冑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來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受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取尊名于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于矢石之所及鼓之而乘士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十五年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置諸晉陽午許諾（午邯鄲大夫）歸告其

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故與邯鄲親）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徙則衛與邯鄲好不絕欲如是謀而歸衛貢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趙鞅不察其謀謂午不用命故囚之）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午與趙鞅同族故令邯鄲更立午宗親）遂殺之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稷午之子）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士吉射之姻也（荀寅子娶吉射女）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

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皐夷無寵于范吉
射而欲爲亂于范氏(皐夷范氏側室子)梁嬰父嬖于知文子(荀躒)
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韓簡子韓不信也中行文子荀寅)
魏襄子(魏曼多)亦與范昭子相惡(昭子即士吉射)故五子謀
(范皐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
吉射而以皐夷代之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首禍
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
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
中行氏弗克二子伐公國人助公從而伐之丁未荀寅

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以趙鞅非始禍請復之)十二月
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趙鞅伐朝歌敗范中行氏
之師于潞又敗之于百泉定公十九年秋八月齊人輸
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趙鞅禦之遇于戚簡子誓師
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
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
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
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士田十萬(十萬畝)庶
人工商遂(得遂進仕)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言己[illegible]

晉當圖其賞)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之
重數桐木爲棺易朽所以示罰)素車樸馬(以載柩)無入于兆(兆葬域也)下卿之
罰也(爲衆設賞格自設罰所以能克敵)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
子爲右(郵無恤王良也衛太子蒯聵也)戰于鐵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
車中獲其蠭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齊粟千車趙
孟喜傳傻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言知氏將爲難後竟有晉陽之患)
是戰也晉繁爲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縛之于
車中吏詰之對曰疴作而伏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
稅焉(尨范氏臣爲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租)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

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所稅)及鐵之戰以徒
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于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
德范中行奔邯鄲趙鞅伐邯鄲又奔柏人遂奔齊趙竟
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
奉邑侔于諸侯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于此
起兵事不再令龜不襲吉行也于是乎取犁及轅毀高
唐之郭侵及賴而還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
長于黃池趙簡子相卒長吳初范中行之奔朝歌也諸
侯多叛晉而助范中行衛靈公與齊景公連兵伐晉以

救朝歌及奔邯鄲衛兵圍晉五鹿以救邯鄲又與齊師
魯師及鮮虞人同時伐晉取棘蒲趙鞅怨衞未之報也
會衞靈公世子蒯聵得罪奔宋又奔晉趙鞅主之乃用
陽虎計以師納蒯聵于戚以攝衞其後衞輒出奔而蒯
聵復立為衞君則皆趙鞅之本謀也衞莊公所位之後
久未聘晉趙鞅使告于衞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
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衞
侯辭以難趙鞅圍衞齊師救之乃還簡子之臣有周舍
者立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何

以令我周舍曰願為諤諤之臣執筆操牘隨君之後伺
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
之與居處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三年之後與諸大夫
飲酒酣簡子流涕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
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千羊之
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周舍
死後吾未嘗聞吾過也吾國其幾乎亡矣是以流涕也簡
子嘗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必于無人之
所鐸之諫我必賓我于衆人之中必使丁我慚尹鐸對
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
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于師顏敗而土色者
忍醜不質君于人中恐君不變也簡子沉鸞徼于河曰
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
徼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徼求之今吾好士六
年矣而鸞徼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吾善也趙
簡子問于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愈壯馳茲拜曰敢
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國家之將興也君
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

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少室周為趙簡子車右聞
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簡子許之使少室周
為宰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簡子是以能附趙邑而懷
晉人。說苑楊因見趙簡子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子聞之絕食而嘆跽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多矣簡子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為相而國大治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于簡子簡子大說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月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如禁民勿捕捕而放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簡子嘗歎曰雀
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黿鼉魚鱉莫不能化唯人

不能哀夫寶卑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簡子曰善

史記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

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

公羊傳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荀寅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愚按晉之六卿并起其君亦分其國皆不臣之徒也而趙氏地尤大勢尤橫即以荀寅一事言之午非叛臣罪不至死鞅以私怨不請于晉君而擅殺之致其宗以叛故而黨午吉射以相故而遂至連兵相攻矣及君屈於情定畢荀寅鞅亦從范中行賴趙氏有韓魏之助終以歸國而范中行遂至滅亡耳公羊以成敗論人而不究鞅之深誅荀寅吉射彼荀寅吉射者同君側之惡人也趙鞅其罪得為君側之惡人乎獨春秋書曰秋晉趙鞅入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均之叛人也所以均之君側之惡人也若一一言而一一奪見稱退虎而進狐愛蛇而惡禮亦異于春秋之旨矣

趙毋卹

趙襄子毋卹簡子之庶子也相者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為太子簡子卒毋卹

立是為襄子晉荀瑤帥師圍鄭門焉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王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韓詩外傳趙簡子卒未葬而中牟叛之葬五日襄子興師而攻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之也何為而退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阨人于險使其人治城城治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降減祭饌楚隆襄子家臣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王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欲敵越救吳非力所及我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惟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毋卹大夫稱老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毋卹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使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

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趙襄子使新稺穆子伐翟勝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將食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穆子名狗而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也吾是以懼襄子立四年知伯與韓趙魏盡分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乃立懿公是時知伯強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不與知伯怒帥韓魏以攻趙襄子出奔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罷民力以完之又罷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知伯圍之引汾水以灌其城沈竈產蛙民無叛志襄子卒與韓魏合謀殺知伯而分其地韓非子王登為中牟令上言于襄子曰中牟有士曰仲章胥己者其行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以為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授

君其耳而未之目耶襄子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無終已也卒用之趙襄子學御于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皆在于臣尚何以調于馬襄子曰善謹受教○列子趙襄子率徒十萬狩于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烟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爾向之所出者石也爾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于物物無得傷閡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也文侯大說

趙穿

趙穿趙夙之庶孫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好勇沔曲之戰撓亂軍事與胥甲父當軍門而呼晉師無功而還其後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不及趙穿趙盾庇之也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秦知其謀故弗與成胡安國曰趙穿欲得兵權托于伐國以用其衆豈有欲求成于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於此見矣宜于當國其無遺策獨惜于此哉而從之盾之情亦于此見矣○趙穿侵崇公羊作侵柳其傳曰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可謂夢囈十四年秦師伐晉圍焦以報崇也是歲趙穿弒靈公于桃園趙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

趙旃

趙旃穿之子也邲之役趙旃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師者楚使樂伯致師晉人不出逐之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席坐示無所乙卯楚王乘左廣以逐趙旃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楚人懼王之入晉軍也遂皆出乘晉軍晉師大敗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目以他馬駕車而歸馬鬼車遊不能疾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逢大夫逢氏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旃顧曰趙叟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表所指木取其尸兄弟累尸而死故重獲之晉景公十年與于鞍之戰晉以趙旃佐新下軍賞鞍之功也

趙勝

趙勝旃之子也晉欒盈之亂齊莊公乘亂伐晉人孟門登太行封少水而還趙勝帥東陽之甲以追之獲齊大夫晏氂

趙午

趙午勝之子也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于寒氏（午爲邯鄲大夫）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午衆宵散）及是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于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後三年鞅欲徙五百家于晉陽邯鄲午恐絕衛好不即徙也鞅怒召午殺之午子趙稷以邯鄲叛于是晉師圍邯鄲而范中行之難作矣

愚按列國諸卿皆公族也趙氏在晉爲疎姓而獨長于諸卿而稱孟于與氏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其权勢亦薾矣哉趙成子良大夫也從亡十九年賦詩相禮有大雅之風進士推賢有相臣之度宜孟繼之遂柄晉國然猶君之名藏在諸侯之策者雖材不足稱也又況衆動乘張尊权納賄是以楚范山知其無能欲起而圖北方矣莊姬之讒覆宗滅祀賴而後續亡而後興至于文子而憾晉之功顯至于簡子而分晉之勢成綱考國語及他書所載簡子事庶稱道美多有諫詞君子讀之知其出自趙氏之私其而非史官之公論矣

春秋紀傳卷之三十四

東陽李鳳雛纂

晉列傳

韓萬

韓萬曲沃桓叔之庶子莊伯之弟也曲沃武公（莊伯之子）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封萬于韓自後萬之子孫盛于晉三晉惟韓氏爲公族云萬之子曰賕伯無傳

韓簡

韓簡萬之孫也事晉惠公惠公六年秦伯伐晉及韓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覘也）復曰師少于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所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君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定列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言必敗）壬戌戰于韓原晉師敗績獲晉侯以歸韓簡從至秦初獻公筮嫁伯姬

于秦遇歸妹䷵（兌下震上歸妹）之睽䷥（兌下離上睽歸妹上六爻變爲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滋滋生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滋而後有數占所以知吉凶不能變吉凶先君敗德當主喪敗非由筮數所生從史蘇不能損禍勿從不能益禍）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引詩以明惠公有以召此禍也）簡卒有子曰子輿

韓厥

韓獻子厥簡之孫也父子輿不顯于晉趙宣子知厥賢薦于靈公以爲軍司馬河曲之戰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干犯也行軍列也）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比比義也）夫周以舉義比也（忠信爲周）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女于君懼女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女女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于罪矣晉景公三年邲之戰先縠違命濟師獻子進分謗之策師遂濟而敗語在林父傳景公十一年郤克伐齊韓厥爲司馬（按靈公六年河曲之戰韓厥已爲司馬自靈公之六年至景公之十一年共計二十四年矣韓厥尚未遷官何淹滯也景公十二年厥自司馬升爲卿將新中軍至悼公元年厥始爲政將中軍仕晉凡四十餘年而後執政執政七年而告老共五十年晉大夫歷官之久未有如厥者）及齊師戰于鞌犇之下韓厥夢子輿（厥之父）謂己曰且辟左右（言且避車左右兩偏）故中御而從齊侯（中御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齊侯御戎邴夏曰射其御者（夏以韓厥爲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

其右斃于車中（厥之左右皆死）綦毋張（晉大夫）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寄也）從左右（毋張欲立左右處）皆肘之使立于後（以左右皆死不使立）韓厥俯定其右（右被射仆車中故俯而隱藏之）齊侯奔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晉師追及之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己不敏攝承空乏與君俱還）時逢丑父代齊侯使齊侯下如華泉取飲而逸韓厥獲丑父十二年晉作六軍以韓厥爲新中軍賞鞌之功也

齊頃公朝于晉晉侯享之齊侯視韓厥（鞌戰識之故熟視之）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戎朝異服）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十五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盬音古鹽也）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于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膇治僞反）不如新田（今平陽絳邑）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

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皆逐末而不務本富者侈可增税貧者易至流亡此公室所由以貧困也）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是歲從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而還晉厲公五年三郤害伯宗（伯宗晉賢大夫）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亦晉賢大夫）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絶之不亡何待韓厥將下軍從厲公伐鄭敗楚師于鄢陵韓厥從鄭伯（從逐也）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鞌戰已辱齊君）欒書中行偃弑厲公召韓獻

子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韓厥少爲趙盾所待養及莊姬之亂晉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焉言此者明己無所偏助）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欒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順無不行果無不徹犯順不祥伐果不克乃止悼公即位以韓厥將中軍元年韓厥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楚伐宋宋告急于晉獻子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楚師還悼公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揚獻子患之言于朝

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以殷比楚以叛國比諸侯將帥諸侯以事楚乎獻子于是乎失言矣）七年獻子請老又數年而卒

韓穿

韓穿韓厥族也邲之戰韓穿爲上軍大夫范武子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景公十一年郤克伐齊敗齊師于鞌穿有功焉十二年晉作六軍以鞏朔爲新上軍韓穿佐之賞鞌之功也初鞌之役晉使齊歸魯汶陽田十七年晉侯使韓穿至魯言汶陽之田

復歸之于齊君子譏之

韓無忌

韓穆子無忌獻子之子也悼公新立舉賢任能有司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禬文敏黶也果敢無忌鎮靜使茲四人者爲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鎮靜者脩之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靜者脩之則壹故使茲四人爲公族大夫悼公七年冬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

之代父爲卿辭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雅訊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已有廢疾不能躬親政事也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起無忌弟宣子也田蘇晉賢人言起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德正直三者備乃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使韓起爲卿而朝于君遂老韓厥致事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穆子已爲公族大夫今使主之爲師長也國語韓獻子請老使公族穆子受事于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臣聞之曰無功高者不敢居高位今無忌智不能匡君使至于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退也固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雖不能死君而能讓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

韓起

韓宣子起厥之次子以兄無忌讓立爲卿平公時佐上軍平公三年晉敗齊師于平陰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伐雍門之萩十四年使韓起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來聘對曰晉士起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庭自稱曰士禮也將歸時事于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于晉乎辭不失舊十七年代趙文子爲政春晉侯使宣子聘于魯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春秋此是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觀宣子之嘆則知魯之春秋與晉乘檮杌已自不同

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爲平公聘少姜見子雅子尾二子召其子子旗子良使見宣子宣子曰皆非保家之子也後欒施高彊果出奔宣子聘于鄭鄭六卿餞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

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六詩皆鄭風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須取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意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執政數年卒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其臞何也對曰使嬰齧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與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宣子曰善于是核名實圖無中飽者子貞子須嗣須卒子簡子不信嗣不信卒子莊子嗣莊子卒子康子虎嗣康子與趙魏分晉爲諸侯

畢萬

畢萬畢公高之後也仕晉爲獻公車右七戰皆獲獻公賜畢萬魏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筮仕于晉遇屯䷂之比䷇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而爲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屯險難所以爲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震爲土震變爲坤車從馬震爲車坤爲馬震變爲坤故車從馬足居之震爲足動而遇坤安靜之象故居之兄長之震爲長男兄也初爻最長故長之母覆之坤爲母衆歸之坤爲衆六體不易初一爻變有此六義不可易也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水地比有合之義水雷屯有固之義以比承屯之變故合而能固比之下卦有坤坤爲土安之象屯之下卦有震震爲雷殺之象以坤承震之變故安而能殺比合屯固坤安震殺故曰公侯之卦屯之初九曰利建侯比之大象曰建萬國親諸侯亦公侯之卦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畢萬畢公高之子孫故云畢萬爲晉將七戰皆獲死于牖下其子曰芒季無傳季有二子長犨次壽餘壽餘見隨會傳

魏犨

魏武子犨芒季之子畢萬孫也以王父封邑爲氏公子重耳之出亡也犨及趙衰狐偃顛頡司空季子皆從反國蒐于被廬以狐偃欒枝爲三軍帥佐而犨僅爲車右晉文公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于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踴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踴跳踴也百猶勵也百音陌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犨三子長錡次顆次絳

魏錡

廚武子魏錡、犨之子、食邑于呂、亦稱呂錡、晉成公十年、邲之戰魏錡求公族大夫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敢獻于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師者與魏錡偕命而往御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故邲之敗不獨先穀剛愎錡與有罪焉晉厲公八年鄢陵之戰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而死

呂相

呂宣子相、魏錡子、晉厲公三年、公會諸侯伐秦、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秦穆夫人、晉獻之女)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好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之秦則亦既報舊德矣(秦居西方、故以諸侯為東、言東方諸侯、皆四代之嗣諸侯朝秦事無所攷、想當是時、必有往朝于秦者、因文致之耳)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晉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今晉反以誣秦一篇皆文致之詞此言尤為昧心)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靖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不為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崤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伐保城殄之)殄滅我費滑(滑國都于費)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崤之師猶欲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公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康公晉甥)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謂秦納公子雍事、此亦文致之詞)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謂秦桓)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

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季隗赤狄之女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

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惟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我是求君若惠顧諸侯哀矜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既而晉師及秦師戰于麻隧大敗之晉悼公卽位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于上軍（知莊子荀首也時爲下軍大夫）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子羽荀罃字）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子孫無嗣位）其子不可不崇也故用呂相爲下軍佐

魏顆

魏顆犨之子晉景公六年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病甚）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顚故獲之夜夢之曰余爾所

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魏顗

令狐文子魏顗顆之子也（令狐食邑）晉悼公新立舉功臣之後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追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鍾至于今不廢其子不可不興也乃以魏顗佐新軍

魏絳

魏莊子絳犨少子也晉悼公新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司馬晉侯之弟楊干亂行于曲梁（行陳次）魏絳戮

其僕（僕御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爲此司馬之官）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時有雞澤之盟）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于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于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

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毋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華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爲設禮食）使佐新軍無終子嘉父（無終山戎國名）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穫戎失華毋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姑引其端以發公問）公曰后羿何如（怪其言不究故問之）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

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髠尨圉（四子皆羿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內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少康子）滅

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亾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于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

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和諸戎修民事田以時悼公自獵戲歸（獵戲事在知罃傳）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積聚以貸（輸盡也盡出其積聚以借貸于民）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民）亦無困人（不匱之）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禮讓行）祈以幣更（禱神以幣易牲）賓以特牲（務崇省）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朞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一駕牛首再駕北林三駕東門）悼公十一年會于蕭魚鄭服也鄭人賂晉侯以歌鐘二肆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

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之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于是乎有金石之樂絳有子魏嬴無傳

愚按晉悼公復霸一時諸臣如知罃荀偃士匄皆人傑也而魏絳之賢爲最其爽吾之流亞歟柳和戎一事後世籌邊多稱其策歲致金繒動費億萬口血未乾而干戈假擾矣毋乃作俑者絳歟殊不知晉悼公之時威行內外遠至邇安亦伏留吁陸渾之類次第剪滅故畏而請服求和在彼許和在我則足以制其命也後世求和在我許和在彼則久爲所制宜矣是未可以一概論也

魏舒

魏獻子舒魏嬴之子絳之孫也晉平公十七年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舒先自毀其屬車爲步陳）五乘爲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魏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

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此五陳也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敵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時二族以作亂滅）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戊舒之庶子）知徐吾（知盈孫）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盂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于王室（納周敬王）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

守業者也卿之庶子為餘子其四人者彌牟孟丙樂霄僚安皆受縣而後見于獻子以舉賢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邪行雖與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之往也按武王兄弟封國者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凡十六人此言十五人紀載不同不必强為之解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魏獻子為晉大夫以語于王明不過一陪臣耳何至舉文王以相比成鱄之言擬人不于其倫獻諛而已內舉不避親此晉先大夫故事也若曰主之舉也近郁實矣不此之稱而稱文王繆矣抑魏舒安然受之不問有愧辭之言其將曰吾其為文王乎哉蓋駸駸乎不臣也故其後卒王分晉賈辛將適其縣見于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鄭鬷蔑惡鬷蔑即然明惡貌醜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往

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貌醜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為妻御之皋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今夫子少不颺貌不揚顯夫不謂然明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于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謂舉魏戊遠不失舉以賢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于晉國乎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其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大宗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于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于庭饋入召之召二大夫共食也比置自始至置食畢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言飢甚他人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中置食自咎曰至字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言小人之

叟飽猶如厭足左右子之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除其興訟故辭其賂）。頃公十七年，周敬王請城成周。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從王命以紓諸侯，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于是焉在。明年，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南面代天子大夫爲政）。衛彪傒曰：將見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于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范獻子去其柏槨，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子曼多嗣。曼多生豹，豹生斯，遂與韓趙分晉而爲諸侯。

愚按：魏武子距躍曲踊，一勇夫耳。魏相馳詞飾說，開戰國縱橫之風。魏舒崇卒毀車，壞古人車戰之法，皆苟利一時，作俑後世者也。惟魏絳當悼公方明之時，悉心補益，外則和戎，內則息民，光輔令主，駕楚服鄭，其伯臣之傑出者歟。

春秋紀傳卷之三十五

東陽李鳳雛纂輯

晉列傳

士蔿

士蔿，晉獻公之謀臣也。初，周宣王殺其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奔晉。隰叔生士蔿，蔿字子輿，爲晉理官。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富子二族之富强者）。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士蔿告公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士蔿又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城聚而處之。七年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桓莊之族遂盡。八年，以士蔿爲大司空，賞功也。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是年晉始都絳）。九年，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十六年，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士蔿言于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外也）之也。吾將諫以觀

之乃言于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蔿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

以征大君其圖之不聽士蔿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以得衆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罪之雖克與否無所避罪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太子聞之曰子輿之為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為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以戰伐為勤從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太伯乎遂行克

霍而反讒言彌興公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蓋驪姬欲殺二公子謀已露故士蔿云然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未幾太子以讒死二公子出奔晉國大亂卒如其言

愚按晉獻公天性殘忍人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以除逼也為子孫計永久耳葛藟猶能庇其本根

乃一旦聚而殲旃驪姬之禍亂及再世子孫殆盡庸知非天之假手女戎以雪桓莊之恨乎抑贊畫者士蔿也蔿真晉之蟊賊哉

呂祖謙曰晉殺其世子申生孰殺之士蔿殺之也殺申生者實驪姬之謀士蔿何與焉士蔿開其端驪姬乘其隙也晉公子之出于桓莊者豈他人哉皆獻公之從父昆弟也士蔿逢獻公之惡反覆譖詐陷之于死地使獻公屠其宗族昆弟如刈草菅略無惻怛不忍之意其于宗族昆弟之間既如此何獨難于其子乎此所以來驪姬之謀也對伯夷者不敢論賄賂對比干者不敢論阿諛驪姬雖險苟非習見獻公之殘忍亦豈敢一旦遽戕其三子哉彼士蔿憂申生之不得立憂蒲屈之不可城終日焦然憂晉之禍抑不知造是禍者果誰乎驪姬之譖即襲吾前日譖富子之術也蒲屈之城即襲吾昔日城聚之術也是故開獻公殘忍之心者士蔿也教驪姬離間之術者亦士蔿也授賊以刃而禁其殺人世寧有是理耶

[illegible]

士會

隨武子士會蔿之孫也蔿生成伯缺（按釋文文公二年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傳曰晉士穀堪其事也杜註士縠士蔿子晉司空非卿以士縠堪卿事故書此則縠是士蔿子而世系圖不載疑士缺即是士縠士缺諡穆子見國語註）缺生會字季食邑于范故爲范氏又稱隨季（隨亦士會采邑）城濮之役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文公以士會代之僑爲車右晉襄公卒趙盾議立長君使士會與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比歸而盾變計立靈公先蔑奔秦士會從之靈公六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士會爲秦謀策數爲晉患）夏六卿相見于諸浮趙宣子

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殺陽處父）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迎公子雍非其罪）乃使魏壽餘（畢萬之孫魏邑大夫）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帑壽餘妻子）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許受其邑）履士會之足于朝秦伯師于河西（欲取魏）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

者有如河乃行繞朝（秦大夫）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已知其情）旣濟魏人譟而還（喜得士會）秦人歸其帑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即士茂）其人曰能亡人于國不能見于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靈公不君趙盾士季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

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于是宣子驟諫不入俄而桃園之亂作景公元年楚伐鄭士會帥諸侯之師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而還三年楚復伐鄭晉悉師救之時士會將上軍及河聞鄭旣及楚平荀林父（中軍帥）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徒勦民將焉用之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

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楚兵陳名農桑
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蒍敖爲宰擇楚
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
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
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
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
逆矣在車右者挾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慮無如今斥候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
茅爲旌識中權中軍制謀後勁精兵爲殿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
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

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
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
時晦耆昧也耆致也、音指、武曰無競維烈撫弱耆昧以務烈
所可也以務烈所絕句彘子先穀時佐中軍不可以中軍佐濟林父不
能制遂皆濟及楚師戰於邲晉師敗績先穀士會使鞏
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爲伏兵七處故獨上軍不敗七年士
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留吁鐸辰皆赤狄別種、晉侯請
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于是晉國之盜
逃奔于秦是年冬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殽烝

原襄公相禮范子私于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
今此何禮也王召士季曰季氏而弗聞乎禘郊之事則
有全烝凡禘郊皆用血腥、全其牲體而升之也、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房大俎也
謂半解其體而升之大俎也、親戚宴饗則有殽烝體解節折而升之、今汝非
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
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飫半體禘全體忠非親
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
冒沒貪饞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
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若今之通事、體委

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和協典禮
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
百籩修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巾
羃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于是乎有折俎加
豆酬幣宴好以示容合好胡有孑然其效戎狄也武子
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聚三代之典禮于是乎修執秩以
爲晉法後世用之八年范武子將老時郤克以齊人笑
客之誠必欲報齊武子召其子士燮曰燮乎吾聞之喜
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

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其冢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子爲政范武子在晉才德爲諸卿冠士大夫尤稱道之後趙文子與叔向遊于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于晉國不免其身（陽處父爲狐射姑所殺）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舅犯投璧于河以要君）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其爲後人稱慕如此

士燮

范文子士燮會之子也會請老立燮爲卿文子莫退于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于朝（隱語也）大夫莫之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自是文子謙退謹畏守武子之教晉景公十一年郤克伐齊文子佐上軍戰于鞌有功師還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士燮見公勞之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庚所命也（荀庚上軍帥）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十八年使士燮聘于魯言伐鄭也以其事吳故魯成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使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鄭趙文子冠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逆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于民于是乎使工誦諫于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兜惑也兜丁候切）風聽臚言于市辨妖祥于謠考百事于朝問謗譽于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趙文子以語張老張老曰善哉從范叔之教可以大厲公二年晉楚結成士燮會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厲公無道三郤驕侈鄭人叛晉從楚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救鄭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

將至范文子欲還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
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欒武
子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
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
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避楚又益
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
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
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郤
至不從文子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于外

是以外和而內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
謂刑加于小民不行于大臣　內猶有不行而況外乎夫戰刑也刑之
過也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怨無細
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
人而忍于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甲午晦楚
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
軍中而疏行首　范匄文子之子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　晉楚惟天所
授何患焉文子執戈而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
知焉　言晉若勝楚是天欲晉[illegible]亡晉若不勝是天畀晉以安危童子何知此意故怒其多言　既

戰楚師敗績晉人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
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吾聞之天道無親惟德是
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荊乎君其戒之夫德福
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
國語鄢陵之役晉伐鄭荊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
將下軍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先人曰夫
惟厚德者能多受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稱晉之
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
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不
有外患必有內憂盍釋荊與鄭以為外患乎諸臣之
內相與必將輯睦今我戰又勝荊與鄭吾君將伐智而
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
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戰
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其產將

害大盍姑無戰乎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邲
之役三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國固有大恥
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損晉恥又以違蠻夷以重之雖
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
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大恥與其君臣
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盍姑以違蠻夷為恥乎得鄭憂
滋長安用鄭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
也乎哉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
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子見無土而欲富者
樂乎哉且吾聞君人者刑其民而後振武于外欒武子
不聽遂與荊人戰于鄢陵大勝之于是乎
君驕侈重斂殺三郤尸諸朝有匠麗之禍　文子反自鄢
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
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
也夏文子卒

士魴

彘恭子士魴士燮之弟也（彘魴采邑）悼公卽位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于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于今是賴（士燮及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佐其宗悼公五年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于戎也（愚按王叔蓋有貳心然天子之使臣也晉不請于天子而擅執之非臣禮矣）十一年冬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官名）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不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同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十二年夏士魴如魯聘且拜師（前年伐鄭之師）十三年卒魴子裘仕晉不顯無傳

士匄

范宣子士匄文子之子也晉悼公三年將合諸侯使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從之八年范宣子聘于魯魯襄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諸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

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十年士匄佐中軍與荀偃滅偪陽悼公十三年荀罃士魴卒（罃中軍將魴下軍佐）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荀偃字伯游）昔臣習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七年知罃將中軍士匄佐之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己賢）于是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十四年士匄合諸侯之大夫會于向爲吳謀楚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吳伐楚喪故）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

語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苗裔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嘷我諸戎剪除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崤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事猶崤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于會亦無瞢焉（瞢悶也）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于會成愷悌也晉平公三年伐齊與于平陰之戰有功戚之會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是歲代荀偃將中軍（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子産以書諫之乃輕幣）六年范宣子畏欒盈之多士也因欒祁之譖逐之欒盈奔楚（事詳欒盈傳）復自楚適齊齊莊公以兵資之潛入于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晝入絳輕兵掩晉之不備）初欒盈佐魏莊子于下

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因之（獻子以事私請託于盈）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趙莊姬之譖欒郤爲徵）韓趙方睦（韓起以上軍帥讓趙武故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欒黶違荀偃令）而固與范氏和親（將范宣子佐荀偃于中軍）知悼子少而聽于中行氏（知氏中行氏同祖）程鄭嬖于公（鄭亦荀氏宗）惟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王鮒）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惟魏氏乎而可强取也夫克敵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時晉悼夫人有杞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欒氏有內應故爲婦人服而入）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魏獻子兵將出）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跳上獻子車）右撫劍左援帶（用王鮒之計劫之）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魏氏不與己同心故賂之）初斐豹隸也著于丹書（豹設爲官奴以丹書罪）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外）督戎從之

踰隱而待之（督戎見豹出門從之非戰豹乃逾短墻而待其至）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用短兵接敵欲致死）欒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戎車）遇欒樂（盈之族）曰樂免之（言不免汝）死將訟汝于天欒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則乘槐本而覆（欒車過槐而覆）或以戟鈎之斷肘而死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三月克之盡殺欒氏之族黨

士鞅

范獻子士鞅匄之子也晉悼公十四年荀偃會諸侯之

師伐秦欒黶之弟欒鍼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將殺鞅鞅奔秦秦伯問于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名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于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于晉而復之平公新立以士鞅為公族大夫八年欒盈襲絳士鞅力戰克之滅欒氏遂為卿平公二十一年莒牟夷以邑奔魯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魯昭公（時魯昭公朝晉）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犯此二者毋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魯侯晉頃公元年士鞅聘于魯魯人以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饋七牢喬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鞅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年為十一牢十一年會諸侯于扈謀納魯昭公也（魯季孫意如逐君）范獻子取貨于季孫其事遂寢晉定公元年晉欲以師納魯侯范獻子曰若名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

何晉人名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于是季孫如晉其事復寢魯昭公終于失國而不復者皆范鞅納賂之所致也是歲范獻子聘于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公諱具武公諱敖）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惟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按冊府元龜唐憲宗元和元年禮儀使奏言按禮記曰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此之謂已遷之廟則不諱也今順宗神主升祔禮畢高宗中宗神主上遷請依禮不諱制可由是言之雖天子之廟親

盡而亂猶不爲諱而况諸侯乎魯自昭公上數至康十五世至武十三世即魯之臣子亦不必諱而况于鄰國之臣乎周禮諸侯有邦交會盟聘問行人交錯于四鄰周切千入百國即至昭定之時猶不下數十國如使者入國而必盡避其十世以前之廟諱雖牛毛弗煩于此矣范獻子歸而自慚亦復不必論子厚曰魯有大夫公孫敖魯伐莫罪而更也又何他國之不云其敖

定公三年代魏舒爲政將中軍宋行人樂祁來聘鞅以其主于趙氏也怒請于公執之 囚在宋樂祁傳 由是與趙簡子相惡

士吉射

范昭子士吉射鞅之子也晉定公三年趙鞅殺邯鄲午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

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圍之韓魏助趙氏奉公以伐范中行弗克范中行反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奔朝歌晉人圍朝歌二子奔邯鄲時趙午之子稷據邯鄲故范中行同往據之范中行雖敗奔諸侯多助之齊景公衛靈公二國連兵伐晉以救邯鄲取晉棘蒲而魯鄭亦以師會焉既而邯鄲潰士吉射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諸侯之師納范中行于柏人晉圍柏人二子奔齊范中行由是遂亡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廢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 自柏人出奔 張柳朔謂其子曰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 已將止此 距戰以死 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 爲吕射距晉而死○呂氏春秋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况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己遽掩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矣

樹按鄢之役武子不欲戰而先欲避之鄢陵之役文子不欲戰而三郤使之卒也惻惜避寇中日胎禍二大夫憂事之智憂國之忠蓋可謂晉之社稷臣矣范宣子不德不及其祖文又繼之以范鞅之貪齊侯始貳假羽毛也行人見執獻楊楯也昭公弗納取齊貨也丙弱公室外構諸侯不再傳而子孫耕于齊宗廟之機爲畎畝之歎非不幸也宜也

士渥濁

士貞子渥濁士會之孫子也邲之戰晉師還荀林父請死晉侯將許之貞子固諫而止 語載林父傳 及林父滅潞晉侯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微子吾喪伯氏矣景公十五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 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 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六月鄭伯費卒晉悼公立使士渥濁爲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 范武子作執秩之法故使貞子修之

士弱

士莊子弱渥濁之子也悼公九年宋災公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宋人先自知將災公問何以知之對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內火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古之火正掌火有功封為上公祀為貴神心大火東方星也咮鶉火南方鄉星也或以火正配食于大火之心星或以配食于鶉火之鄉星季春建辰之月鶉火星日在南火則令民放火是謂出火季秋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不得見則禁民放火是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傳曰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辰大火也今為宋星則商丘主宋地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故商主大火商人歷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自知其有天道

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戲之盟載書之詞士莊子所作也柤之會齊高厚相太子光如會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其後高厚見殺太子光被弒皆如所料

士伯瑕

士文伯伯瑕士弱之子也鄭人鑄刑書之月周三月也火星見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藏爭罪之法也火如象之不火何為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六月丙戌鄭果災晉平公二十四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惡如字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于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大在魯小也周四月夏二月故日在降婁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在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於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干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是歲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魯季孫宿卒晉侯問伯瑕曰吾所

問日食從矣可常必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政教殊事序不類有變易官職不則居官非一法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多詳也辰而莫同何謂辰辰有北辰大辰之類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故以配日謂以子丑配甲乙晉趙文子聞絳縣老人甲子之數時無知者惟師曠與伯瑕知之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其朝多君子其可媮乎勉

事之而後可其爲齊國所重如此。

士彌牟

士景伯彌牟士伯瑕之子也。士氏世爲晉理官。晉人之執叔孫婼也。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仇。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亦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而使士伯聽其辭。晉頃公九年冬。會于黃父。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于周爲客。若之何使客。士景伯曰。宋自踐土以來。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毋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王室亂。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于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晉定公二年。天王請城成周。冬十月。晉使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宋仲幾不受功。晉人執仲幾歸于京師。城三旬而畢。

按舜之五臣。其德功及人。或于其身。或于其子孫。皆王天下。而皋陶獨否。傳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蓋言刑官之後。其世不昌也。晉之士氏。世爲晉理官。而良大夫奕世接踵。若士貞伯之救林父。士景伯之免叔孫。尤足多者。又按士氏出自隨會。夫范武子之名德。冠于諸卿。其爲太傅將中軍也。修執秩以爲晉法。而貞伯以降。能以明刑佐之。以忠厚傳家。其世德不衰也。宜哉。

春秋紀傳卷之三十五終

東陽李鳳雛纂輯

晉列傳

荀息

荀息晉之正卿也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不寐其意何也諸大夫莫對荀息進曰虞虢見歟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虢則虞救之攻虞則虢救之如之何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虢而明日取虞爾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

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必可得也公曰此吾寶也如受吾寶而不假吾道則若之何對曰彼不假吾道必不敢受吾寶如受吾寶而假吾道則璧出之內府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君何喪焉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于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于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乃使荀息假道于虞以伐虢虞公許諾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又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後四年復假道于虞滅虢師還館于虞遂取虞虞公抱璧牽馬而至荀息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加長矣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其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獻公卒荀息立奚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三公子之徒）秦晉輔之

子將如何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司馬光曰杜元凱以爲荀息有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論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于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

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于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于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既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柳宗元曰夫忠之爲言中也貞之爲言正也息之所爲者有是夫獨任之邪心排長嗣而廢其不正其子中正也遠矣或曰左氏稱君子皆以爲不食其言然則爲信可乎曰是不可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惡得爲信

荀林父 中行氏

中行桓子荀林父荀息之孫也晉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林父御戎明年文公自城濮歸作三行以禦狄使林父將中行故爲中行氏晉襄公之卒也趙盾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林父止先蔑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禍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三章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又弗聽遂如秦比歸而靈公立趙盾禦秦師送公子雍之師也敗之于令狐先蔑奔秦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于秦曰爲同寮故也靈公十三年宋人弑昭公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取賂而還君子譏之成公四年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五年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晉用桓子謀故縱狄晉成公九年諸侯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兼將諸侯之師以討之晉侯卒于扈乃還景公三年楚師圍鄭鄭及楚平夏六月晉侯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惟群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果遇必敗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此行也晉師必敗王

從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
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
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
曰敗楚服鄭在于此矣欒武子曰楚鄭親矣鄭不可從
趙同趙括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
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
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
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豈
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

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
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
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
迹于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
晉人許之盟有日矣魏錡求公族未得趙旃求卿未得
怒欲敗晉師請召盟許之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
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勿敢從也楚人求成弗
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
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

好者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
彘子不可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軘兵車名）
楚潘黨望其塵驟而告曰晉師至矣遂疾進師車馳卒
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
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
（廣兵車車重）故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扃車上兵闌惎教也）少進馬還又惎
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不帆風差輕）顧曰吾不
如大國之數奔也（晉師既出險乃顧楚人而慢之言我師不熟奔北不如大國之慣奔也）
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

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
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
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
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
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毋乃久不競乎林父之
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
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晉侯使復其位殺
先穀以狥于國後二年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于諸侯
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

人懼。又明年，林父帥師敗狄于曲梁，遂滅潞。公賞桓子狄臣千室。荀林父卒，子庚嗣，嘗將上軍。秦命聘魯，時衛孫良夫亦聘于魯，魯成公以小國之上卿不當大國之下卿，先盟荀庚而後盟林父焉。

愚按邲之役六師盡行，大夫司馬皆其官，傾國而出楚境內而屬將軍，晉自文襄以來未有出師如此之盛者。及其敗也，中軍一鼓，十餘萬衆戰鼓鳥散，揚滿舟，京觀築壯。晉自用師以來亦未有敗衂如此之甚者，則是先穀違命，林父失律，以致此也，罪之不亦宜乎。然愚之意竊與士會見先穀之見未為失計，而諸將畏楚不敢戰以取敗耳。不然方矣，嘗是時楚勢張甚，伐蕭而蕭潰，縣陳而陳滅，圍鄭而鄭服，楚氣得鄭則已扼諸夏之咽喉而得進兵以窺中原，問周鼎之輕重之勢，且駸駸及上國矣。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無疑矣。何大軍臨河，一聞楚敘，遽欲退走，桓子之欲回已不勝怯矣。元帥三軍之司命，元帥氣怯而諸將之氣亦餒矣。或曰楚直，或曰楚壯，或曰天方授楚，之如雷霆，避之如熊虎，而又何戰之敢望。是役也，知莊子見穫于楚，荀父荀首聞之，救以其屬反焉，斬楚一將，獲因一公子而還，賞余軍奔潰之餘，尚能以一旅之敗之，挫攜強楚之否鋒，而況于三軍未北之先乎。推諸臣不能戮力同心共禦大敵，報私仇則所臨公戰則怯，救家禍則奮不顧身，徇國難則人有退志，嗚呼，欲不敗焉可得也，而獨罪桓子，則復過矣。

荀偃

中行獻子荀偃，荀庚之子也，字伯游。晉厲公六年，佐上軍。厲公侈，多外嬖，自鄢陵之勝益驕，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左右。于是胥童、夷陽五、長魚矯共殺三郤，并欲殺欒書、中行偃。書、偃遂弒厲公，迎立悼公。悼公九年，伐鄭，荀偃、韓起以上軍門于師之梁。十年，荀偃與士匄攻偪陽，小國。親受矢石，滅之。十三年，代荀罃為政，將中軍。十四年，晉侯伐秦，使荀偃帥諸侯之師以進，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無功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平公三年，齊靈公數侵伐魯國，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跪而戴之，奉之而走，見梗陽之巫皋。皋，巫名。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決意伐齊。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十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曾臣彪，平公名。將率諸侯以討之，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齊侯禦諸平陰，晉人

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烏烏得空營故樂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班別也夜遁馬不相見故作別離聲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晉人逐歸者東侵及濰南及沂而還荀偃癉疽生瘍于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荀吳也遂卒而視不可含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爲其未卒事

于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

毛奇齡曰或謂荀偃忠死不忘國夫以弒君之賊天王不能誅列國不能討死君魂魄僅得于盲冥不可知之中報以天刑而亂臣賊子猶思有事東方以逞其志而無學之徒又從而忠之則春秋可廢矣

荀吳

中行穆子荀吳偃之子也晉平公十七年穆子帥師欒秋用魏舒計大敗之于太原晉昭公二年齊景公朝于晉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強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勞可以出矣以齊侯出昭公元年楚靈王誘蔡侯般殺之楚師圍蔡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無以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卹亡國將焉用之秋會諸侯于厥慭謀救蔡也是歲荀吳僞會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

三年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晉會諸侯于平丘而不警邊且不脩備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中人地名驅衝車與狄人競利大獲而歸平丘之盟晉執魯季孫意如冬十月魯昭公來朝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來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魯君于河五年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何獨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

民力則能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敎民怠將焉用邑邑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其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僚弗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從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名之曰鼓有君矣（更立他君）爾止事君吾定爾祿次對曰臣委質于翟之鼓未委質于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叛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若臣皆如是將有意外之患）穆子嘆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于公使鼓子田于河陰使夙沙釐相之頃公元年荀吳帥師滅陸渾韓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頃公五年初晉之取鼓也既

獻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

愚按荀吳用兵乘虛蹈瑕出人不意戰必勝攻必取蓋春秋名將也請叛不許請降不納克鼓而反不戮一人則三代仁義之師無以加此矣

荀寅

中行文子荀寅吳之子也性貪而伎蔡昭侯有怨于楚必欲報之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晉爲之請命于周明年春三月劉文公合十八国之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国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由是失諸侯晉定公十六年趙鞅殺其大夫邯鄲午午荀甥也范吉射荀寅姻也故中行氏與范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圍之韓魏助趙氏二子戰敗奔朝歌趙鞅圍朝歌范中行奔鮮虞又奔栢人遂奔齊中行寅之將亡也名其太祝欲加罪焉曰

子爲我祝犧牲不肥澤也且齊戒不敬也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吾先主中行穆子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惟患車之不足也夫舩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詛君苟以祝爲有益于國乎詛亦將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寅大慚（韓非子、寅出亡過其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也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于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趙氏矣）荀寅在齊二十餘年後晉荀瑤

伐鄭齊陳成子帥師救鄭荀寅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蓋疑其爲晉也荀寅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寅遂終于齊（新序、趙文子問于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者乎對曰其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對曰中行氏之爲政也以苛爲察以欺爲明以刻爲忠以計多爲善以聚斂爲良譬之猶韝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荀首 知氏

知莊子荀首荀林父之弟也别爲知氏邲之戰荀首爲下軍大夫先縠違林父命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師）之臨☱☷（兌下坤上臨師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辭律法否不也）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坎爲衆今變爲兌兌柔弱）川壅爲澤（坎爲川今變爲兌兌爲澤是川見壅）有律以如己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爲法象今爲衆則散爲川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爲臨（水變爲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

而歸必有大咎及戰果大敗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族家兵反還戰）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厨子之房（菆好箭房箭舍）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爲箭）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後數年荀首佐中軍晉人歸楚公子穀臣及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楚人歸知罃景公十五年從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桑隧趙同趙括請戰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與范文

子韓獻子諫曰不可武子曰三卿爲主從之不亦可乎遂還師

荀罃

知武子荀罃字子羽荀首之子也邲之役爲楚人所獲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報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厲公三年晉合諸侯之師伐秦知罃佐下軍戰于麻隧

有功而還七年欒書弑厲公使知罃迎悼公于周而立之悼公二年荀罃及諸侯之大夫會于戚謀鄭故也時鄭叛晉魯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孟獻子與崔杼次于鄫崔子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子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惟鄭罃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以城事白晉君而請齊會欲以觀齊志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冬復會于戚齊崔杼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至知武子之言故也崔杼聞武子之言而懼故有此會三年魯襄公朝晉盟于長樗知武子相魯侯稽首武子曰天子在上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君子以爲知禮七年代韓厥爲政將中軍九年悼公以諸侯伐鄭討其從楚也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晉一出而楚三來故不能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十年晉合諸侯會吳于柤荀

假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以其爲賢也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于偪陽匄偃請于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罃怒投之以機出于其間出匄偃之間曰女成二事二事伐偪陽封向戌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易其罪于我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四日而滅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

及制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鄭人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涉潁者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爲後伐之資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不如還也乃還楚人亦還十一年晉復以諸侯之師伐鄭會于蕭魚鄭服也悼公用武子做楚之謀楚人疲于奔命自盟戲之後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故鄭遂服于晉罃生二子曰朔曰盈知朔早卒無傳初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按左氏諸家知武子三分四軍之策謂更番迭出我逸彼勞以晉之一牽楚之三而十二國之諸侯則無一役之不會無一戰之不從晉一出而諸侯三出晉恐楚未敝而諸侯已先道敝矣或曰伍員肄楚非晉日伍員以吳肄楚非以諸侯疲楚也毛奇齡曰晉欲服鄭而不能庇欲與楚爭强而不能與戰徙役諸國之師以久勞于外而胡氏尚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于戰陣之法夫晉固不師然列國之爲師久矣晉固不陣不戰然晉之受人陣交人戰亦已多矣然且不敢與强楚戰而徙門鄭三門積一十五日而且陣且戰何其勤也夫暴骨以逞在己不可而在鄭則可是尚爲能明戰陣之法也乎

荀盈

知悼子盈字伯夙知罃之次子也晉平公十二年晉楚弭兵荀盈從趙文子盟于宋既又使荀盈如楚涖盟十四年荀盈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二十六年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

聞余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坊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也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使其子荀躒佐下軍

荀躒

知文子躒悼子之子也晉頃公五年王室亂十月荀躒師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十二月荀躒籍談軍于陰閏月及王師伐子朝于京軍其東南六年子朝衆潰晉師乃還九年王室再亂天王處于姑蕕荀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而還晉公元年魯昭公爲季孫意如所逐居于乾侯荀躒奉晉侯之命往訊意如而卒不能納魯君君子譏之晉定公十六年趙氏與范氏中行氏相攻知文子與韓魏二氏奉公以伐范中行范中行出奔自是晉八卿惟有知韓趙魏四

家躒卒子宣子甲嗣荀甲早卒其事不見于傳

荀瑤

知襄子瑤荀甲之子宣子將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宵庶子）宣子曰宵也很對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害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彊毅果敢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宣子卒瑤立知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晉定公四十年荀瑤伐齊齊高無丕帥師禦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于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戰于犂丘大敗齊師知伯親禽顏庚（齊大夫）出公十一

卒知伯伐鄭趙毋卹將兵會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由是怨知伯知伯還自衞三卿宴于藍臺知襄子戲韓子而侮段規知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于是夫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函冶之難（函冶范夷皐邑夷皐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爲亂于范氏卒滅之）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段規魏桓子之相也）又弗備曰不敢興難

毋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出公二十一年知伯與韓趙魏盡分范中行故地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爲懿公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奔保晉陽卒與韓魏合謀滅知伯共分其地

愚按獻公殺嫡立庶荀息阿惑里克之難春秋書及其大夫荀息雖與孔父仇牧同一書法然未可以一概論也桓子以名德著稱穆子以善兵立勲可謂社稷之衛矣知罃光輔晉惟論者皆稱其賢愚竊以三分四軍戎車屢傷十二國諸侯莫不擴境以從不勝罷敝此卒一變而身爲之動之喻也豈得稱善陣不戰乎慊也釀亂端也覆宗知氏以亡有國有家者鑒諸

春秋紀傳卷之三十六終

春秋紀傳卷之三十七

東陽李鳳雛纂輯

晉列傳

狐突

狐突字伯行公子重耳之外祖父也晉獻公娶驪姬生奚齊將廢太子申生而立奚齊十七年冬十二月命太子帥師伐東山皐落氏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害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衣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

師至稷桑狄人出逆太子將戰狐突諫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竝后外寵二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國語狐突諫曰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于父而遠于死惠于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危身于狄以起讒于內

申生不從敗狄于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後五年驪姬之禍作太子自經于新城將死使人辭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君老矣子幼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狐突於是復出事獻公惠公元年改葬共世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忽如夢而見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為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惠公為申生改葬加篤而曰無禮或謂指其烝于賈君之事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毋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太子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于韓懷公立命無從亡人突二子毛偃從公子重耳在秦弗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說苑太子申生既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于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

奚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
歸自殺據左傳懷公殺狐突並非突自殺

愚讀晉策音而悲太子申生之不得其死也諸臣則然士蔿達惡荀息阿意里克中立是皆速太子之死者惟狐突親則外父任則御戎誠以死諫不猶愈于生乎而乃杜門不出一臥五年惟圖自全坐視太子之履死會無一言諫爭其心不過畏死而已然卒不免于懷公之手夫不爲申生死而死于允圉其亦不知命之故哉

狐毛

狐毛狐突之長子也與弟偃從文公出亡反國蒐于被廬公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知賢于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城濮之

戰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遂敗績未幾狐毛卒使趙衰代之毛之子狐溱晉文公始啟南陽以狐溱爲溫大夫

狐偃

狐偃突之次子字子犯公子重耳之舅也重耳出亡子犯與趙衰魏犨顛頡胥臣從至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多悔困以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

可以竄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于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成乃遂之狄公子處翟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狄爲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今戾矣戾定也久矣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沒矣多讒在側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遂人入服不爲郵矣郵過也茲可以親衆皆然之乃行過衛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

事必象必先有象十二年必獲此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柳宗元曰此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爲之若五鹿之人獻塊十二年以有此土則消人時枕楚子以塊後十二年其復得楚乎遂適齊齊侯妻之有馬二十乘將死于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叛齊子犯憂齊之不可恃而知公子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乃與姜氏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虎爭食若克有成公子毋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歷

晉及宋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享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啟之心公子受之子犯從重耳徧歷諸國其後公子反國及河令捐棄籩豆茵席顏色黧黑手足胼胝者在後舅犯獎曰籩豆所以食也茵席所以卧也黧黑胼胝所以執勞苦有功者而君後之今至于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乃以璧授公子曰臣從君還軫巡于天下惡其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從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沈璧以質遂辭一說舅犯聞文公捐棄籩豆茵

席之令哭再拜辭去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攐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也辭左驂而盟于河初里克既弑奚齊及卓子使人名公子重耳于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爲子鈌鈌導也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惟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

假也聞之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剡也不可犯也剡銛也音談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乃辭之秦穆公亦使人弔公子重耳于翟曰寡人聞之得國恒于斯失國恒于斯孺子其圖之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誰能說之重耳出對使者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于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首而不拜起而不私使者復命於是穆公以重耳爲仁故卒納之文公之

所以終返晉國而能定其位者皆子犯之謀也天王出居于鄭時有子帶之亂使來告難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爲可矣晉侯從之遂定襄王楚成王使申叔成穀以逼齊使子玉帥師圍宋宋人告急文公欲救之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晉侯從之伐曹入之楚子玉救曹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

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師不止於是晉文公合諸侯之師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及戰假與其兄毛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遂大敗之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

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按重耳在狄獻公之喪里克召之秦穆勸之既有內主又有外援可以入矣而子犯固辭之非不欲得國也今譬有久饑之人能忍饑于烏喙而不食者爲其可以愈饑而終不免于殺身也當時國內鼎沸人情讐投惠公乘亂急入外則强鄰責賂內則大臣矜功不數年而身以敗死爲天下笑以其身當大亂之衝而能固其位者未之有也是以子犯寧負羈絏從于巡行奔走風塵十九年俟夷吾盈貫里平誅夷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然後因秦之九從容反國莫之與爭可謂慮事深遠而用心堅忍矣

狐射姑

狐射姑字季佗偃之子食邑于賈亦稱賈季晉襄公蒐于夷公將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狐偃趙衰）不可廢也乃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太傅陽處父客請于公以趙盾將中軍而使射姑佐之於是改蒐于董易中軍射姑知爲處父之言也會是歲八月襄公卒諸大夫議立長君賈季欲立公子樂趙盾欲立公子

雍相與爭于朝盾遣人殺賈季所迎公子樂于路由是與盾不平而怨陽子之易其班也冬十月賈季使其黨狐鞫居殺陽處父十一月晉人殺續鞫居賈季奔狄

按公羊傳晉君欲將射姑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使將公曰諾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處父謂寡人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處父于朝而走據此則行刺出奔一時之事射姑奔狄在晉襄未卒之前不應有與趙盾爭立君一事矣且晉襄何人其遲審有識歷見成事豈有直告所言如鄭漢五代諸愍主者穀梁襲其說頗知難通因作爲兩時之事謂晉襄與狄戰射姑爲將處父諫易將公洩其言而見殺夫晉襄六年之冬諸將佐卒至七年春復置三軍補盾與射姑而其年甫秋而晉侯即卒並無狄侵晉與晉伐狄之事穀梁徒以射姑出奔狄而遂曰晉與狄戰此是聽說乃胡八又謬之何也

狄相酆舒問于賈

季曰趙盾與趙衰孰賢賈季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驪姬終于狄晉狐氏由是遂亡

愚按鄭子產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獻不避宗而妃狐姬晉至于孫相繼爲君二百餘年不亦異乎文之霸也假爲功者傳頗載人務利民出定襄王數事皆出自于犯權謀之謀然以方諸管敬仲人材之高下相去遠矣

先軫

先軫晉之舊族也獻公時有先友先丹木食采于原亦稱原軫軫勇而有謀爲下軍佐郤縠卒於是以先軫將中軍上德也時楚人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借齊秦使爲宋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欲以激怒楚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

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合齊秦之師及楚師戰于城濮大敗之一戰而伯者先軫之謀也襄公元年秦孟明襲鄭聞有備滅滑而還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興姜戎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襄公嫡母請三帥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悔使人追之不及是年八月狄伐晉及箕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不討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

元面如生。

先且居

先且居、軫之子也、食采于霍、稱霍伯、箕之役、先軫死敵、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賞軫之忠也、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襄公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圍戚、取之、獲孫昭子、秦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先且居將中軍、敗之于彭衙、是年冬、且居復以諸侯之師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襄公六年卒、子先克爲賊所殺、先氏族有先蔑、先都、先穀、蔑奔秦不反、都作亂死、穀以喪師見誅、自後先氏無聞于晉、

呂祖謙曰、因人而有過者、君子不謂之過、因人而有善者、君子不謂之善、因人而過、如鑑遇嫫姆而醜、非鑑之醜也、因人而善、如木托泰華而高、非木之高也、晉襄公即位而朝王于溫、人皆善其尊周也、及考其故、蓋將討衛之不朝、故身先朝王以責之、然則朝王豈襄公之本心哉、使衛侯之蚤至于晉庭、則吾知晉襄之跡、未必入于周境矣、

毛奇齡曰、諸侯有相朝之禮、謂小朝大也、齊晉衛皆侯爵、彼我匹敵、雖齊桓與伯、晉衛亦未嘗一朝、而晉文無道、强諸侯朝晉、而晉衛不與、斯亦已矣、至晉襄踵父之志、徧告諸侯伐衛、討晉必使之朝晉而後

已何世濟其惡、一至于此、

按晉自崤之勝、秦人憤不反、後又敗之于彭衙、又連四國兵伐秦取汪、師鏡其矣、當是時、身爲元帥、執晉國之柄、暫何人乎、先且居也、且居不勸其君修好睦鄰、戒以力不可逞、敵不可怒、怨不可深、而念不思難、履勤干戈、乘勝蹀血、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吾嘗以崤陵之役、先軫主其謀、彭衙之師、且居任其事、自此兵連怨結、垂及百年、二國之民、暴骨原野、皆先氏父子之流禍也、書戒佗佗勇夫、軫與且居其當之乎、

胥臣

胥臣、司空季子也、官司空 食邑于臼、亦稱臼季、胥氏本晉之舊族、公子重耳之出亡也、胥臣與狐偃、趙衰、魏犨從、胥臣以博聞著、公子在秦、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故子圉之妻、公子欲辭、嫌于骨肉相取 司空季子曰、同姓爲兄弟、謂同父而生得姓同者乃爲兄弟、以言惠公重耳其禮不同、則子圉道路之人、可以取其女也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方雷西陵氏之姓、彤魚國名、帝系曰、黃帝取于西陵氏之子、曰累祖、實生青陽 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唐尚書云、繼別爲小宗、非也、繼別爲大宗、別子之庶孫、乃爲小宗耳 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得姓謂以德若官而賜之姓也 謂十四人而二人爲姬、二人爲己、故十二姓、 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爲姬姓、二十五宗、惟青

陽與倉林、德及黃帝同爲姬姓也、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取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少典、黃帝炎帝之父。有蟜、諸侯也。炎帝、神農也。韋昭云、神農三皇也、在黃帝前。黃帝滅炎帝、滅其子孫耳、明非神農可知也。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濟當作擠、擠滅也。傳曰、黃帝戰于阪泉是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重耳懷嬴之身故、又言此以勸之也。相及、相嫁取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取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

義。合姓、合二姓爲婚姻。合義、以道義相親。義以道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今子于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終以爲疑、以問狐偃、趙衰。二人意同。胥臣乃納之。公子脊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爲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震爲動、動遇坎、坎爲險、阻閉塞不通、無所爲也。司空季子曰、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易坤爲大車、震爲動、爲雷、今云車者、車亦動、其聲象雷、其爲小車乎。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內外、順以訓之。雷車也、班、徧也。徧內外者、謂屯之內有震、豫之外亦有震。坤、順也。豫內爲坤、屯二至四亦爲坤。泉原以資之。資、財也。屯三至五、豫二至四、皆有艮象、豫二至五有坎象。艮山、坎水、水在山下、爲泉源、流而不竭也。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內爲主也。而尚水與衆。坎象皆在上、故尚水與衆。車有震、武也。衆而順、文也。震、威也。車聲轔轔、象有威武。坤爲衆、爲順、爲文、象有文德、爲衆所歸。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屯、厚也。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內爲主。震爲長男、爲雷、雷爲諸

侯、故云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衆順服善、故亨。內有震雷、故利貞。震以動之、利也。侯以正國、貞也。車上水下、必伯。車、震也。水、坎也。車動而上、威也。水動而下、順也。有威而衆從、故必伯也。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小事、小人之事。壅、震動而遇坎、爲險阻、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一夫、一人也。易曰、震一索而得男、故曰一夫。又曰、震作足、故爲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震遵上事。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強、故曰豫。樂也。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居樂、母在內也。出威、震在外也。居樂故利建侯、出威故利行師。是二者、豫也、得國之卦也。及其後、恐如其占。城濮之戰、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

師濆因大敗之。文公問于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讙文公子襄公名、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蘧篨不可使俛。蘧篨偃人戚施不可使仰。戚施僂人僬僥不可使舉。僬僥長三尺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若有違質。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臣聞昔者太任娠文王不變。不變動也少溲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少小也、溲便也、豕牢廁也、言太任之生文王時、如小溲于廁、而得文王、言生之易也文王在母不憂。在母孕時、體不變故不憂也、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孝于王季。王季文王父也、敬友二號。文王弟而惠慈二蔡。武王弟管叔初亦為蔡刑于太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于是乎用四方之賢良。輔以自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號。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蔡公原公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名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戴也。戚施直鎛。使之擊鎛蘧篨蒙璆。蒙戴也、璆玉磬、侏儒扶盧。扶緣也、盧矛戟之柲、緣之以為戲、矇瞍

修聲。聾聵司火。僮昏嚚瘖僬僥官師之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視焉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卬迎也、言川有原、以其利迎之、以浦而後大也、文公學讀書于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臼季薦郤缺為大夫。事詳郤缺傳晉侯賞其知人云。

胥甲

胥甲、胥臣之子也。河曲之戰。胥甲與趙穿撓臾駢之謀。當軍門而呼。及後治罪。獨放胥甲于齊。而釋穿不問。君子以是惡趙盾之私也。經書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穀梁傳稱國以放、放無罪也、愚按胥甲何得無罪。胥甲有罪。放之是也。晉放胥甲。非也。罪同罰異。茹柔吐剛。何以服國人之心乎。所以有他日桃園之變。甲遂終于齊。晉人立甲之子胥克為下軍佐。

胥童

胥童、一名之昧、胥克之子也。克佐下軍、有蠱疾。郤缺將中軍而廢之。胥童怨郤氏。後嬖于厲公。與長魚矯夷陽五譖殺三郤。滅其族。厲公以胥童為卿。書偃弑厲公。遂殺胥童。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胥童。言胥童道君為亂。宜受國討也。晉胥氏由是遂亡。

愚按傳載孤偃之言自謂不如趙衰之文蓋從亡諸臣惟衰以文鳴及觀胥臣傳博雅淹通抑又文矣城濮之戰虎皮蒙馬楚師驟驚用奇取勝文事武功貫兼以濟讀書之功居多後嗣不振再傳而亡惜夫

籍偃

籍偃字游晉大夫籍季之子籍氏之祖孫伯黶掌司晉國之典籍故爲籍氏伯黶八傳而至籍偃悼公即位知籍偃之惇率舊職而共給也使爲輿司馬（上軍司馬也）范宣子欲攻龢大夫問于籍偃籍偃曰偃以斧鉞從于張孟（上軍帥）曰聽命爲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夫子謂張孟）釋夫子而舉是反吾子（釋舍也舉動）宣子乃止偃終于司馬

籍談

籍談偃之子也仕爲下軍司馬晉昭公四年使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魯所獻）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感魯壺而言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于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之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墟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周襄王賜晉文以大路戎路）鍼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加重賞）有績而載（書功于策）奉之以土田（有南陽）撫之以彝器（弓鉞之屬）旌之以車服（二路）明之以文章（旌旂）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晉頃公五年王室亂籍談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日知錄九州之戎非禹貢九州也州有二名舜典肇十有二州及禹貢九州大名也周禮大司徒五黨爲州注二千五百家爲州左傳僖十五年晉作州兵宣十年楚子入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哀四年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十七年衛侯登城以望見戎州國語謝西之九州何如（城小名也）陳詳道禮書二百一十國謂之州五黨亦謂之州）十二月籍談軍于陰及王師圍郊郊潰（郊子朝邑）王使告間晉師還籍談卒子秦嗣爲上軍司馬黨于范中行戰死于朝歌籍氏遂亡

愚按狐毛胥籍皆晉舊族子犯選晉先軫出風議股肱晉文克興霸業皆雖風雲之會亦無可不謂賢乎籍氏平平無奇具察而已

春秋列傳卷之三十七終

春秋紀傳卷之三十八

東陽李鳳雛纂輯

晉列傳

祁奚

祁奚晉大夫祁氏晉之舊族也悼公新立登民與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奚居位三年請老公問嗣焉稱解狐其仇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公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午奚之子赤職之子乃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

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平公即位以奚爲公族大夫范宣子與龢大夫爭田欲攻之問于祁奚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內事之邪大夫之貪是吾罪也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平公六年范宣子逐欒盈而盡殺其黨叔向之弟羊舌虎與焉幷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罪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于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公問叔向之罪于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也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

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君子交稱之

祁午

祁午奚之子也祁奚辭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鎭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交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于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

祁午爲中軍尉，沒平公軍無秕政。范宣子與龢大夫爭田，欲攻之。祁午見曰：晉爲諸侯盟主，子爲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朝命于晉，晉國其誰不爲子從，何必龢？盍容龢。（容，覲也。）和大以平小乎？就之命，相趙文子，會楚公子圍及諸侯之大夫，午有諫戒趙文子之言（語在趙文子傳），曰武受賜矣。

祁盈

祁盈，午之子也。盈家臣祁勝與鄔臧通室（易妻也），祁盈將執之，訪于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言亂世讒勝）。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多辟，邪也；立辟，立法度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與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于晉侯，晉侯執祁盈（以其專殺）。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憖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憖，發語之言。君謂祁盈）。乃殺之。夏，晉殺祁盈，滅其族。

（按祁勝鄔臧淫亂之法，世所未聞。祁盈身是家公，若知而不問，是爲不君；執而戮之，宜也。于國何與？郤云專戮家臣，不爲無罪，然豈至滅族乎？祁大夫之賢，世濟其美，社稷之衛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孫，晉國失刑，何至於是？伏而思之，未有以得其故也。乃今知之。是時六卿擅晉，分裂公家，幷兼私邑，專自封殖，人之將己之宄也。祁氏有衆禍而請職，相與私愬于朝矣，爲其可以因而襲之，而以爲己封

殖之計也。一族路而衆大衆一，鼠磔而幷服若其族然也。他日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不入于國而皆入于私家。盈貲無罪，則爲其罪，不獨荀躒受賂，而諸卿亦皆利之。不然，祁氏之禍，何無一人爲之平反者？其後知韓趙魏四家共逐范中行而分其地，韓趙魏三家又共滅知氏而分其地。嗚呼，世變至此爲已亟矣。）

羊舌大夫

羊舌大夫，傳失其名。羊舌氏，晉之舊族也。羊舌大夫在獻公時爲軍尉，從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公衣太子偏衣，佩之金玦，衆懼禍，欲奔。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從之。初，獻公烝于武宮，公稱疾不出，奚齊蒞事。或謂太子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太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爲敬，敬順所安爲孝。棄命不敬，作令不孝（作令，謂擅舉發以有爲也），又何圖焉？吾其止也。故太子卒死，孝蓋羊舌大夫之教也。（大戴禮記曰：平公問于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闇知之。祁奚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其爲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爲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公曰：向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按羊舌大夫在獻公時，與祁奚相去大遠，疑此是羊舌職也。）

羊舌職

羊舌職羊舌大夫之子也荀林父之滅赤狄也晉賞桓子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周書康誥庸用也祗敬也物事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率是道也其何事不濟悼公卽位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爲中軍尉之佐三年而卒職生四子長伯華次叔向次叔魚次叔虎伯華叔向皆賢叔魚叔虎皆以罪誅

羊舌赤

羊舌赤字伯華職之長子也食采于銅鞮亦稱銅鞮伯華晉悼公三年以羊舌赤代父爲中軍尉之佐悼公合諸侯于雞澤公子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公謂羊舌赤曰寡人屬諸侯魏絳戮寡人之弟爲我弗失赤對曰臣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而魏絳至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欲攻之問于伯華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不敢侵官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以徵訊也（出以軍旅出也徵有也訊問也）

宣子乃止孔子嘗稱之曰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又嘆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說苑子路問于孔子曰銅鞮伯華之爲人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勝也以貴下賤而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故也夫有道而能下于天下之士君子哉）

羊舌肹

羊舌肹字叔向羊舌職之次子也悼公卽位知叔向之賢使傅太子彪（名平公）平公七年范宣子爲政盡殺欒盈之黨叔虎與焉并囚叔向祁奚救之而免（語在祁奚傳）晉會諸侯于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衞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皆不免朝會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後齊侯光衞侯剽皆見弑平公射鷃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夕至君所）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鷃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公愧乃趣赦之十一年秦伯使其弟鍼來聘叔向

命名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平公十二年晉楚弭兵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曰若盡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文子聞之謂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可犯忠

自中而信自身其為德也深矣其置本也固矣故不可扤也扤動也扤魚厥反今我以忠謀諸侯而以信覆之荊之逆諸侯也亦云亦言欲弭兵是以在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信反必斃忠塞無用無以用諸侯安能害我且夫合諸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焉此行也荊敗我諸侯必叛之子何愛于死死而可以固晉之盟主何懼焉左傳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我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信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文子從

之以藩為軍摯韅節利而舍節利逐水草便利候遮扞衛不設楚不敢動及盟楚人固請先歃叔向謂趙文子曰夫霸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裨諸侯之闕歃雖後諸侯將戴之何爭于先若遂于德而以賄成事今雖先歃諸侯將棄之何欲于先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置立也茅蕝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祭山川立木以表其位也鮮牟東夷國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惟有德也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十四年吳季札來聘說叔向謂之曰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

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董叔將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他日董祁愬于范獻子曰祁董叔妻范獻子妹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于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十七年趙文子及楚公子圍尋盟于虢事畢文子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强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强以克弱而安之强不義也不義而强其斃必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

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後竟如言)秦后子來奔從車千乘
楚公子干來奔從車五乘叔向爲太傅實賦祿皆予以
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
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夫絳之富商韋藩
木楗以過其朝(韋藩蔽前後木楗木檐也)惟其功庸不稱而能金
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
績于民故也且秦楚匹也若之何其回于富也叔向見
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
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

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
則使越于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
疚以免于難及桓子驕汰奢侈貪欲無藝宜及于難而
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而
羅桓之罪以亡于楚夫郤昭子(御至)其富半公室其家半
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于朝其宗滅于絳不
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
惟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是
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憂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

之有宣子拜稽首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其自桓叔以
下嘉吾子之賜二十一年平公使韓宣子如楚送女叔
向爲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
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將能
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道之
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
若我何及楚楚子圖果欲挫辱之遠啓彊諫而止(語在啓彊傳)
王又欲傲叔向以所不知而不能厚其禮而歸之明
年楚使公子棄疾來報聘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棄

疾及晉境公亦將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
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
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公說乃逆之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于子今則
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
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
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
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
臨之以敬涖之以強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忠信之

長慈惠之師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于上（權移于法故民不畏上）竝有爭心以徵于書而徼倖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言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參用三代之法）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竝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

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子產不能用昭公元年楚靈王誘殺蔡侯般于申而使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弒父）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于陳曰將定爾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國小于夏殷位卑于桀紂）而亟暴于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

降之罰也靈王果遇弒夏五月單成公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朝有著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朝會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襘結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定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伯長也）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神氣不守其體）是年冬單子果卒楚觀從將作亂使以蔡公棄疾之命名公子干于晉而立之干歸韓宣子問于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

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賢人）一也有人而無主（內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涉五難以求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隱伏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羋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璧拜）有民二也（爲蔡公）令德三也貴寵四也

居常五也（楚常立季）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

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于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謂棄疾）無施于民無援于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子干竟無成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

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于好講禮于等示威于衆昭明于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濟奉承齊犧而布之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齊人懼聽命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

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邾人莒人愬魯于會曰魯朝夕伐我我之不共魯故之以叔向辭于魯侯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于豚上其畏不死（以齊牛仆于小豚之上不畏豚之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四國近魯數以小事相忿故并言之以恐魯）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不得魯人懼不敢與盟（按晉昭公嗣位之初政出多門諸侯攜貳叔向不輔其君增修德政而徒以示威示衆恐喝諸侯陋矣叔向人品在晉為第一流而猶為此言豈伯氣未除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乎）初叔

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其母欲娶其黨（母黨）欲使娶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一君（陳靈公）一子（夏徵舒）而亡一國（陳）兩卿矣（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是謂夏姬子貉鄭靈公夷）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爲黰）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

皆是物也（夏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共子申生以驪姬廢）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娶之生揚食我（揚采邑）字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伯華之子母即伯華之妻叔向之長姒聞伯石生喜而告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伯石黨于祁盈盈得罪晉殺祁盈及揚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叔向兄弟四人叔魚叔虎皆不以壽終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難（說苑）

晉平公使叔向聘于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〇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怨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君于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〇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爲之奈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于此者乎對曰大臣重祿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于小官而君不知此

誠患之大者也公于是令國中欲諫者無壅〇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求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鍾矣一說亥唐者晉人也高恪寡素平公敬之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勃然作色不悅公曰子欲貴乎吾爵子子欲富乎吾祿子夫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說乎此說正與前事相反恐技叔向博聞忠亮晉之楨幹平公之所敬禮豈以其曾受爵祿而輕慢之乎後說非是〇韓平子問于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于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爲平子曰柔毋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爲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

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佻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輔之則安在而不得其志乎叔向曰善○韓非子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小者受少

羊舌鮒

羊舌鮒字叔魚叔向之弟也為人奸佞嗜利晉昭公治兵邾南甲兵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次于衛地淫芻蕘者縱淫芻蕘之人使衛患之而致貨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于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是役也晉人執魯季孫意如既而釋之意如不欲以私免曰請從君惠于會韓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君蓋坐叔虎與欒氏黨並得罪故奔魯微武子平子父季孫宿也之賜不至于今雖獲歸骨于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于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逃歸昭公四年邢侯與雍子爭田久而無成士景伯晉理官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刑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言三罪皆當殺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于義未安直則有之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三罪惟答宣子問不可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初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弗視

晉卿之見于春秋者十有一族狐氏唐叔之裔也韓欒郤皆公族也趙魏胥先范知中行皆異姓也其盛興衰之故可得而言焉獻公之時有先友先丹木文之霸也軫將中軍襄之霸也且居為政其後先縠以罪誅而先氏亡胥氏之先未詳所出胥臣以博聞多識從文于出亡位在五臣之列及其子甲世佐下

軍。胥童作亂。晉人殺之。胥氏以亡。狐氏自狐突爲太子申生傅。毛也。偃也。實左右文公。勲在盟府。射姑專殺。賈身戎狄。狐氏以亡。郤缺起自罪隸。其子克繼執晉柄。犨也。至也。錡也。以驕侈府怨。厲公一朝而尸三卿。郤氏以亡。至于公族欒氏。始自欒共子。以忠節傳家。景公時。欒書爲政。專權譖趙氏之獲。郤氏之誅。書皆有力焉。鄢陵戰勝。驕而弑君。傳黶與盈。入絳爲賊。欒氏以亡。是時晉之卿族。翦滅過半。及乎悼平之世。而存者六家。知韓趙魏范中行是也。然分邑頗大矣。強者連城數十。小者不下數城。尾大之患。成公室之卑。日甚。未幾。范中行與趙鞅搆難。出奔于齊。六族之中。又亡其二。其地分入知韓趙魏四家。四家之中。知氏最爲强横。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予。遂帥韓魏以攻趙。趙襄子率。與韓魏合謀。殺知伯。分其地。知氏以亡。嗚呼。晉諸卿族。迭相驅除。彼弃此取。彼衰此盛。漸并漸消。盡擧而入韓趙魏之室而後已。是故。知氏滅。而三晉之勢成。三晉成。而七國之形立。諺曰。竊鈎者誅。竊國者侯。欒范知中行。竊鈎者也。韓趙魏。竊國者也。

春秋紀傳卷之三十九

東陽李鳳雛纂輯

晉列傳

杜原欵

杜原欵。太子申生之傅也。獻公信驪姬之讒。將殺太子申生。先命殺杜原欵。申生奔新城。杜原欵將死。使小臣圉告于申生曰。欵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不能令太子棄位奔他國而竄匿）小心狷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讒言也）而無所訟之。故陷于大難。乃逮于讒。然欵也不敢愛死。惟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去忠愛之情）不反讒。（謂覆校自申理也）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强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有遺言屬狐突是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杜原欵乃死。

里克丕鄭

里克。晉中大夫。丕鄭。晉嬖大夫也。獻公嬖驪姬。將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

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丕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三大夫乃別。獻公十七年、冬、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

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適嗣不可以帥師。且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于難。君子謂里克善處人父子之間。國語、冬、公使太子伐東山、里克諫曰、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釋申生也。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年。年同以愛。愛疑決之以卜、筮。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公不說。里克退

見太子。太子曰、君賜我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金玦。令不偷矣。孺子何懼。夫為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立。且吾聞之。敬賢于請。孺子勉之。公之優曰施。通于驪姬。為驪姬畫廢嫡之策。二十一年、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享。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過也 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大夫之妻稱主。孟、里克妻字。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暇、讀如魚。吾吾、不敢自親之貌。言里克欲為閒樂事君之道、反不敢自親。吾吾然。其智曾不如鳥烏。人皆集于菀。己獨集于枯。喻人皆與夷齊、己獨與申

生也。里克笑曰、何謂菀。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菀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飧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不信以疏之。不信者、距優施以不然也。距之以不然、則驪姬意阻、不敢必然也。亦固太子以攜之

（以□力□以離驪姬之寵與）多爲之故以變以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況（益也）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里克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作於是獻公殺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奔狄公子夷吾奔梁獻公卒荀息立夷齊里克將殺夷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荀息曰吾有死而已里克告丕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丕鄭曰荀息謂何對曰荀息曰死之丕鄭曰子勉之夫二國士（指荀息里克）之所圖無不遂也我爲子行之子帥七輿大夫（申生下軍大夫也）以

待我我使翟以動之援秦以搖之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國誰之國也里克曰不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廢義則利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于民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讒羣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殺無辜以爲諸侯笑使百姓莫不有藏惡于其心中恐其如火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彌爭于諸侯且爲援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而賴其富貪且反義

不可常也丕鄭許諾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立卓子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經書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毛氏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其稱君稱弑者以先君既葬也例未葬稱子既葬稱君此是春秋書法而胡氏謂里克殺其君之子以國人不子也里克弑其君以里克君之也夫猶是弑君猶是殺國君之子而一則曰不子責愛殺者一則曰君之責殺者里克己矣二子被殺有何賢惡而一受責一不受責乎）里克丕鄭使人名公子重耳于狄重耳辭之呂甥郤稱亦使人名公子夷吾于梁夷吾許之恐里丕不順皆許以重賂會秦伯亦以師納夷吾于晉是爲惠公惠公既入將殺里克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

子殺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惠公使丕鄭聘于秦且辭緩賂故不及丕鄭說秦伯使名呂甥郤稱冀芮而殺之臣出晉君而納重耳秦伯許之比歸而謀泄爲呂郤所殺鄭之子丕豹奔秦初丕鄭之自秦反也而聞里克死見共華（七輿大夫之一）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皆在而不及（二三子七輿大夫皆在罪不及也）子使于秦可哉（可入也）丕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曰子行乎其及也共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及賜曰孰知

原缺第六葉

也穆公許諾乃納惠公惠公六年晉師及秦師戰于韓惠公見獲于秦秦伯以歸許晉平惠公自秦使郤乞告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圉惠公子）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十月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

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國語穆公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公曰何故對曰其小人不念其君之罪而悼其父兄子弟之死喪者不憚征繕以立孺子曰必報吾仇寧事齊楚齊楚又交輔之其君子思其君且知其罪曰必事秦有死無他故不和比其和之而來故久公曰而無來吾固將歸君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曰不免君子則否公曰何故對曰小人忌而不思願從其君而與報秦是故云其君子則否曰吾君之入也君之惠也能納之則能執之能執之則能釋之德莫厚焉惠莫大焉納而不遂廢而不起以德爲怨君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惠公歸其後文公入國呂甥自以惠懷舊臣懼誅與郤稱謀弒文公不克爲秦穆公所誅

慶鄭

慶鄭晉大夫晉惠公五年秦饑求糴于晉公令河上輸之粟虢射曰弗予賂地而予之糴無損于怨而厚于寇不若勿予公曰然慶鄭曰不可已賴其地而又愛其實

（救也）忘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勿予必擊我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予六年秦歲定（救饑）帥師伐晉至于韓公謂慶鄭曰秦寇深矣奈何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公曰舅（謂慶鄭）所病也卜右慶鄭吉公曰鄭也不孫（惡其言不以爲車右）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此馬鄭人所獻）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意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

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戰于韓晉戎馬還濘而止濘淤泥也晉馬陷焉公號慶鄭曰載我呼鄭救己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吉卜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梁由靡御韓簡將止秦伯鄭以救公誤之慶鄭不知其將獲秦伯呼使救惠公遂誤其師遂失秦伯公止于秦及秦許晉平公未至蛾晳晉大夫謂慶鄭曰君之止子之罪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有大罪三將安適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不得君必死之此所待也臣得其志謂出奔而

使君瞢是犯也君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公至于絳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名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慶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降而聽諫不戰慶鄭諫公使與秦糴若公降心聽之可以不戰戰而用良不敗良善也卜右慶鄭吉不用又乘鄭小駟不用良馬故敗既敗而誅又失有罪若鄭出亡是失有罪不可以封國封守也臣是以待即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行道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弗刑必自殺也蛾晳諫曰臣聞之奔刑之臣奔趨也不若赦之以報讎君盍赦之以報于秦梁由靡曰不可我能行之秦豈不能且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知出戰不克謂韓時也入處不安謂今也欲復伐秦故不得安也成而反之不信與秦始平而又反之失刑亂政不威出不能用入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時子圉質秦若伐秦秦必殺之不若刑之君命家僕徒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其聞賢于刑之梁由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快意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君命司馬說刑之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

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將止不面夷死僞言誤衆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趨行事乎丁丑斬慶鄭乃入絳

舟之僑

舟之僑初爲虢大夫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襲入也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

之言則蓐收也（蓐收西方白虎金正之官也傳曰少皞氏有子曰該爲蓐收）天之刑神也（刑殺之神）天事官成（官成禍福各以官象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欲轉吉之故使賀也）舟之僑告其諸族曰衆謂虢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于已何瘳（不度不揆度神意也）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于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乃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宗國公族也）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也以其族奔晉六年虢果亡舟之僑

在晉初事獻公後事晉文公伐曹之役文公殺顛頡以其（蓺僑頁爲）立舟之僑以爲戎右與于城濮之戰師還濟河舟之僑棄其職而先歸文公殺之以狥（說苑晉文公出亡周遊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爲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耆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請待旦日之朝子欲祿耶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爲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興起莫之能禦今爲一人言施一人猶爲一塊土下雨也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按此傚介子推之事而僞爲之者）

介之推

介之推文公之臣也從公出亡及歸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懷惠無親內外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子推遂隱推之從

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于中野文公出見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圖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名之則亡聞其入綿上山於是表綿上山中而封之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且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孔子曰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上觀于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樂以不能學爲已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之行也（新序）

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觴三行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此寡人之過也吾為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為子祿與河東之田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仁者不為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為之避寢三日謂焚山宜出推竟焚死○按并州風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子推斷火冷食三日漢周舉為并州刺史作吊書置子推之廟宜示愚民使還溫食風俗頓革

鍾惺曰介推尤諳臣之貪功其言未必非也其心之所自發則非也夫狐趙之受賞者為過則己之不受賞者為當自安其當身何為而隱又何為而死推既咎文公之濫賞又咎文公之不賞于人情果當乎不過借正議以洩私忿耳

按介推不言祿亦僅有蘊蓄惜母子閑多此一番喋喋耳蓋其憤懣不平之氣鬱積于中發而為怨懟騷坐之言始欲自制繼乃懟人欲為長者而不能終宜乎滋後人之譏彈也漢丙吉有德于孝宣及帝即位而吉終不言使非掖庭老媼舉證則吉將終身目默矣茍介推之于晉文如丙吉之于孝宣不亦善乎又曰閑有割股以救將者矣求割割股以療飢者也左傳國語並無此事語出漸序不足為據

陽處父

陽處父晉大夫以才智顯于晉晉襄公元年使陽處父帥師侵蔡楚子上救蔡與晉軍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惟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子玉之子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晉師渡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楚子殺子上受晉賂而退也楚殺子上四年楚人圍江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與楚師遇而還六年陽處父聘于衛反過寗舍于逆旅寗嬴氏嬴謂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遂從之陽子道與之語及溫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言處父專于剛也天

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國語寗嬴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身為情成于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釁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若中不濟而外彊之其卒將復中外易矣若外內類而言反之瀆其信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胡可瀆也今陽子之情譓矣以濟蓋吾懼未獲其利而罹其害是以去之

明年陽處父為狐射姑所殺語在趙盾及狐射姑傳○經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公羊傳曰處父之死君漏言也按處父身為太傅用將非人賊富爭諫君以不寄失其臣此襄公之過也杜氏以處父侵官宜為國討何其悖謬

箕鄭

箕鄭父晉大夫箕氏晉之舊族也與■籍狐郤先羊舌董韓皆掌近官文公時晉國饑公問于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于君心不以愛憎誣人心善惡是為信于心信于名百官尊卑之名號信于令信于事公曰若何對曰信于君心則美惡不渝信于名則上下不干信于令則時無廢功信于事則民從事有業次于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出其所藏以相振救如入于家故不乏也使為箕大夫按箕鄭救饑之策迂腐可哂夫民之饑旦夕難保而欲待從容歲月之信以救之是猶家中失火而遠汲西江之水以滅之也殊不達事情矣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靈公三年箕鄭父與先都士縠作亂晉人殺之說苑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飡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寢臥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得原公曰夫忍饑餓之患而必全壺飡是必不以原叛者舉守原按此即趙衰事而附會在箕鄭耳

臾駢

臾駢趙氏之屬大夫也趙盾薦于公以為卿靈公五年秦為令狐之役故伐晉趙盾帥師禦秦師于河曲時臾駢佐上軍言于趙盾曰秦不能久請深溝固壘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上會曰將會弃秦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以老我師也趙有側

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言使輕兵挑戰以激怒趙穿可得一戰秦師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秦師退趙穿獨追之反怒曰裹糧坐甲惟敵是求敵至不擊又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交綏司馬法曰逐兵不遠從綏不及秦晉志未堅戰短兵未接而兩退故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傷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非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賈季之奔狄也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蒐夷時賈季為元帥以軍事誅辱臾駢臾駢之人欲盡誅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于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毋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衛扞之送致諸境而還

狼瞫

狼瞫晉大夫晉襄公二年晉師及秦師戰于彭衙狼瞫死之初崤之戰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秦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以代萊駒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爲難欲共殺先軫瞫曰周志有之勇而害上不登于明堂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宜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以其屬馳

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之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寺人披

寺人披一名勃鞮字伯楚晉獻公之閹豎也驪姬之讒獻公使寺人披殺公子重耳于蒲城重耳踰垣披斬其袪及入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知其謀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卽至其後余從翟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謂君以艱難入國必知爲君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翟人余何有焉今君卽位其無蒲翟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之難公懼乘驛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公宮火呂郤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公德勃鞮與圖國事晉啓南陽公問原守于勃鞮爲趙衰公從之國語勃鞮求見公辭焉曰驪姬之讒爾射余于屏內困余于蒲城斬余衣袪又爲惠

公從余于渭濱命曰三日若宿而至若干二命余于伯楚屢困何舊怨也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曰吾以爲君已知之矣故入猶未之知又將出矣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君君臣臣是謂明訓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翟人余何有焉除君之惡惟力所及何貳之有今君卽位其無蒲翟乎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爲明君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爲侯伯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鉤鉤近于袪而無怨言佐相以終克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惡其所好其能久矣君實不能明訓而棄民主余罪戾之人也又何患焉且君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時呂甥冀芮悔納文公謀作亂將以己丑焚公宮公出救火而遂弑之寺人披知之故求見公懼見之以免于難時又有里鳧須者一名頭須晉文公守藏小吏也文公之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

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仇匹夫懼者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愚按晉獻惠文之際亂成五世一君以出一君以入一君以亡一君以興諸臣向背各從其意而要其所集當罪關乎識之明闇哉居衛擁身與君俱敗然忠于所事未可厚非之也

春秋紀傳卷之三十九終

春秋紀傳卷之四十

東陽李鳳雛纂輯

晉列傳

解揚

解揚晉大夫晉靈公二年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虎牢之境（皆晉取于衛者今使解揚還衛也）景公六年楚莊王圍宋宋人告急于晉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遂以晉師悉起之言告宋）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爾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隕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于晉

伯宗

伯宗晉大夫晉景公六年春楚子圍宋宋使樂嬰齊告

急公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强，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有絶異之才三），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狄賢人）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

或者將敬奉德義以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而曰將待後人，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爲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文字反正則爲乏字災妖亂之理盡在狄矣）。公從之。使荀林父帥師敗狄于曲梁，遂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殺之。十六年，梁山崩，以傳（驛）召伯宗。遇大車當道而覆，立而辟之，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道）。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問曰：將若何？曰：山有朽壤而自崩，將若何（不言失政所致言晉遜也）。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擧，降服，乘縵（車無文），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其若之何？問其名，不告。請以見，弗許。伯宗及絳，以告，從之（以重人言告晉君，從之）。○穀梁傳：梁山崩，遏河三日不流。晉侯召伯宗。伯宗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宗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宗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宗，亦如之何？伯宗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宗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宗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乎，攘善也。按左傳伯宗請以見不許，則伯宗非攘善者。

十七年，伯宗、夏陽說（說，晉大夫）、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師于鍼。衛人不保（不守備）。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入衛國），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惟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厲公五年，三郤專政，害伯宗，譖而殺之。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于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多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

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戒伯宗）
子好直言必及于難盍亟索士憖庇州犁焉（州犁伯宗子憖願也）
得畢陽（晉人）及伯宗被害畢陽實送州犁于楚後仕爲太
宰

呂祖謙曰世未有事非而心是者譽其驩者必非信
朋距踰者必非廉人皆叟者必非正屠蒉劉者必非
忠見其事則其心所不問而可知也亦有事是而心
非者乎曰有亦欲伐晉謝蒙之際勢至強也晉侯欲
伐其強荀林父請待其衰[illegible]之[illegible]見[illegible]亦欲歸討
殺伯宗之際怨已基也[illegible]欲[illegible]其[illegible]林
其罪伯宗之策是也人觀其前尹不非晉侯[illegible]林
父人觀其後莫不非晉大夫而是伯宗孰知二[illegible]策
雖是而心則非乎林父則自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
可殪也伯宗則曰後之人將做本德義以事神人而
中囧其命若之何伐之嗚呼是誠何心哉聞君子處
人之美矣未聞成人之惡也聞君子懼人之亂矣未
聞懼人之治也今林父則養人之惡惟恐其不貫伯
宗則幸人之亂惟恐其或改處心積慮可謂忍矣此
吾所謂事是
而心非者也

張老

張老晉大夫字孟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
吾逮事莊主（趙朔文子父）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
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
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
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見郤駒伯（錡也）駒伯曰美哉然而
壯不如老者多矣（恃年自矜）見韓獻子獻子曰此爲成人成
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
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
之成宣之後而老爲大夫非耻乎（欲其早爲卿）成子之文宣
子之忠其可忘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
子之文事君必濟見郤成叔子（犨也）叔子曰抑年少而執
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郤至）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
求乎（言女不如誰可以求其次不欲其高遠也）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
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

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
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趙文子曰武受賜矣悼
公新立登民譽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爲元候（中軍候奄）
四年新軍佐令狐文子卒使張老代之辭曰臣不如魏
絳五命之固辭乃使爲司馬使之延君譽于四方且觀
道逆者（道順也）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礱密也）張老見
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
其速也（速去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
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斲其首而已）備其物義也從其

等禮也今子背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
文子歸令之勿雜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爲後世
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爲也
及室成晉大夫發焉（賀往）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
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文子曰武也得歌于斯哭于
斯聚國族于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九京也北面再
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范宣子與龢大夫爭田欲
攻之次問于張老對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
所知也（時爲上軍師）張老卒子君臣爲上軍司馬亦有名于
晉

屈巫

屈巫字子靈亦曰巫臣爲楚申縣公從楚莊王圍蕭言
于莊王曰師人多寒王自拊循之三軍皆如挾纊楚之
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巫臣曰不可君名諸侯以
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
曰明德愼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愼
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愼之也君其
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
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殺御叔（夏姬之夫早死）弑靈侯（陳靈公）戮夏南
（[illegible]）出孔儀（孔寧儀行父）喪陳國（陳楚滅）何不祥如是人生
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
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
焉（黑要襄老子）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夏姬使歸鄭）又使自鄭
召之曰尸可得也（巫臣又詐使人自鄭來召夏姬）必來逆之姬以告王
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
伯之季也（知罃父知首也邲之戰楚囚知罃中行伯荀林父）新佐中軍而善鄭
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
之（邲之戰荀首囚楚王子穀臣）鄭人懼于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晉其
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
巫臣聘于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楚伐
魯至陽橋）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及鄭使
介反幣（介副也幣聘物）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
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御至以臣于晉晉人使爲邢
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
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
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

何犳鋼焉初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以夏姬之故怨巫臣於是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

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爲吳行人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其後吳卒能破楚入郢者皆巫臣始之也巫臣卒于晉其子爲邢侯與雍子有隙被殺

苗賁皇

苗賁皇（苗晉采邑）楚鬬椒之子鬬椒作亂楚滅鬬氏賁皇奔晉晉以爲邢大夫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戰楚晨壓晉軍而陳晉人患之苗賁皇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楚子重將左子辛將右二穆王族也）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遂敗楚師（因請鄢陵之役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厲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楚師聞之宵遁）晉景公八年晉會諸侯于斷道（爲郤克怨討伐齊也）齊頃公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如會晉人執之苗賁皇使而見之歸言于晉侯曰齊大夫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晉人乃釋之

司馬侯

司馬侯姓女氏字叔齊晉大夫晉平公使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城杞齊子容與宋司徒華定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于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是年秋齊高止出奔燕後二十餘年宋華定奔陳晉平公杞出也使司馬侯如杞治杞田（使杞歸前所侵杞田）弗盡歸也晉夫人（平公母）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

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于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于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言先君將怫夫人之所爲毋用責我楚靈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公欲弗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

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于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言楚人亦將棄其君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吾何向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山名太行轘轅崤澠也陽城太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

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邢衛無難狄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又何能濟君若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魯昭公來朝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公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

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它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卹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是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初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之對曰羊舌肸習于春秋乃以叔向爲太傅使傅太子彪及叔齊卒叔向見其子撫而泣之曰此自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吾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籍

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

陽畢

陽畢晉人伯宗所厚士也晉殺伯宗滅其族陽畢陰送伯宗之子州犁于楚以存伯氏之後晉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皆欒盈之黨公遂逐羣賊知起州綽邢蒯之屬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于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本根亂本謂欒氏也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絶其本根可以少間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于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弗從若從則民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欒書實覆宗大宗也弑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瑕嘉原軫韓萬畢萬之後皆晉賢人有功位于國者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

安欲作亂者誰歟君曰欒書立吾先君悼公也欒盈不獲罪如何言盈不得罪于國爲此范祁所譖耳如何可滅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于權暱近也言當遠權爲長久計也行權不可以隱于私暱于權則民不道行權隱于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則其爲暱與隱也復産忠矣且勤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欒盈則明逐羣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倫理也厚戒箴國以待之彼若求逞志而報于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謂賂其所適之國厚寄托之而勸勉焉按陽畢區處欒氏極爲得中逐之以示法厚寄托之以報德恩義兩盡惜范宣子不能用而一錮再錮安得不激成襲絳之禍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欒盈出奔楚遂令于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于先君而子孫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後三年欒盈晝入爲賊于絳不克遂滅欒氏

張骼輔躒

張骼輔躒皆晉大夫平公十年楚子伐鄭諸侯救鄭平公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

一也子太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兵車）而行己皆乘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于櫜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杖收禽挾囚弗待而出（射犬又先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弗待而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性急）楚薳啓彊對靈王曰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良也晉未可輕其爲敵國所憚如此

辛俞

辛俞欒盈之家臣也欒懷子之出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爲大戮施（陳尸爲施）辛俞從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對曰臣聞之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于晉國世隸欒氏于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爲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君問而陳志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乃遣之

胥梁帶

胥梁帶晉大夫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魯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趙文子言于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齊魯衛宋也周密也使密來受地）使烏餘以其衆出（出受封也）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于晉

郵無卹

郵無卹字伯樂（一作郵無正）郵王良也以善御名天下晉定公二十年范中行據朝歌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趙簡子帥師禦之遇于戚郵無卹御簡子衛太子（蒯聵）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

抄太子緩而乘之曰婦人也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乘猶載也材橫木駕車而載橫木使簡子觀之兩靷同時皆絕以明止使不絕之功）其後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范中行圍趙氏所築壁壘）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佻也郵無正進曰昔吾先主文子少釁于難從姬氏于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

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于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于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于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鑒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

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若初焉

屠蒯

屠蒯晉之膳夫也晉平公二十五年下軍佐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師曠也）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紂以甲子亡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君撤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痛于

忌日）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類也如弁冕爲吉衰麻爲凶之類）物有其容（如弁冕執敬衰麻執哀之類）今君之容非其物也（卿有佐之喪而作樂歡宴故曰非其物）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工與嬖叔失官不聰明）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知氏即荀氏）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盈子使代父位）屠蒯以忠諫晉侯故而用之荀吳將伐陸渾之戎先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

與三塗語在萇弘傳

訾祏

訾祏范宣子之家臣也范宣子與龢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徧問諸大夫莫有應者叔向見宣子曰曷訪之訾祏訾祏實直而博直能端辨之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于典刑而訪咨于耇老而後行之宣子問于訾祏訾祏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于晉國（隰叔杜伯之子宣王殺杜伯隰叔避難奔晉）生子輿爲理（子輿士蔿字理士官也）以正于朝朝無姦官爲司空以正于國

國無敗績世及武子佐文襄爲諸侯諸侯無二心及爲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爲成師居太傅端刑法輯訓典國無姦民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及文子成晉荊之盟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間隙是以受郇櫟（晉二邑）今吾子嗣位于朝無姦行于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賴三子之功而享其祿位今既無事矣而非龢于是加寵將何治爲（晉加寵于子將何所爲治乎）宣子說乃益龢田而與之和及訾祏死宣子謂獻子曰歎乎昔者吾有訾祏也吾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爲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將若之何

董安于

董安于晉太史董狐之後趙簡子之臣也簡子以安于爲晉陽安于問政于蹇老蹇老曰忠曰信曰敢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安信乎曰信于令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安于曰此三者足矣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道而止引車吏請曰君何爲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子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子曰秦道之與

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子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子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說苑安于遷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墻深百仞因問其旁鄉人曰人嘗有入此者乎曰無有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羊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安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爲不治）荀寅范吉射將作亂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于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難

作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安于力戚有功事平趙簡子
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爲名命稱
于前世義于諸侯而王弗志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
從司馬（耆致也）苛慝弗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韠帶以隨宰
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爲狂疾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
賞也（言戰鬬爲吉事猶人有狂疾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肯蹀告予
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亂
謀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告趙孟
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乃縊而

死趙孟尸諸市而告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
辜矣敢以告知伯從趙氏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安于爲人性緩常佩絃以自急卒爲趙氏功臣而成其
分晉之基權門之良真公門之蠹也（王孫子簡子獵于晉山之陽撫轡而歎董安于曰敢問何歎簡子曰吾有食粟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鄰國之養賢以獵吾也安于曰主知之矣）

愚聞之玉不產于鄰可寶者多士不產于國願忠者
衆誠哉是言也晉之世臣也英賢皆從才智輻湊乖
離世郡分族多有其人他若庶姓之臣羈旅之士彩
多瑰奇英偉才器縱橫如稱楊以下十數人者或生
于本國或來自他邦譬之斯跑之群拔而駕馭之相
與馳騁于康莊超逸乎險阻無有難焉然以言乎啓
心以心論道經邦之任桃李未之有也此春秋人材
之大界也

春秋紀傳卷之四十終

春秋紀傳卷之四十一

東陽李鳳雛纂輯

晉列傳

史蘇

史蘇晉大夫占卜之史也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挾猶會也骨所以鯁刺人也猾弄也齒牙謂兆端左右釁拆有似齒牙中有從畫故銜骨在口中齒牙弄之以象讒口之爲害也）戎夏交捽（兆有一畫外象戎内象諸夏夏謂晉也兆端會齒牙交有似捽捽交對也）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言晉勝戎戎復勝晉）且懼有口（齒牙銜骨皆在口也）攜民國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辠焉何以事君（二辠蔽兆失官也）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爲瘳臣之不信

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亡夏之功同于伊尹）殷辛伐有蘇有蘇人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去聲）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名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遂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我卜伐驪戎龜往離散以應我（往令告龜辭往伐驪戎也）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宅安居也）離則有之不跨其國（跨據也）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誰云弗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及驪姬娣娣生奚齊卓子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成矣日君以驪姬爲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成也起百姓以爲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力以致死今君起百姓

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强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之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縱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縱其惡心必敗國矣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兌下震上歸妹之睽䷥兌下離上睽歸妹上六爻變而為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血也女承筐亦無貺也震為長男故稱士兌為羊刲羊者士之職

上六與六三正應而兩陰相值無復相應故士刲羊無血不足以供祭祀也離為中女故稱女離為大腹故稱筐承筐者女之職承奉筐筐也離中虛故稱虛筐上九居卦之極上無所承亦虛筐之象無貺賜也歸妹上六爻辭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兌西方也兌為口舌以兌從震是口舌雷動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歸妹女嫁之卦睽乖離之象故曰無相助也震之離亦離之震震為雷離為電故二卦變而氣相從為雷為火為嬴敗姬嬴秦姓姬晉姓震為雷離為火火動熾而敗其母女嫁反害其家之象故曰敗姬為嬴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輹車下縛也丘猶邑也震為車離為火上六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輹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害其母故敗不出國而近在宗邑也○說吐活反歸妹睽孤寇張之弧此睽上九爻辭處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孤絕故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皆為不吉之兆姪其從姑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生離為震妹于火為姑謂我為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圉質秦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家謂子圉婦懷嬴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懷公死于高梁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

郭偃

郭偃晉大夫掌卜之官獻公伐驪戎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史蘇曰妹喜亡夏妲己亡殷褒姒亡周今晉寡德而安俘女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王也縱惑不疚肆侈不違流志

而行無所不疚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鑑言不復追鏡前世善敗以為戒今晉國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小于三季王大國在側謂齊秦也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大家鄰國大家上卿也將師保之而驟立不其集亡驟數也集至也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口所以紀三辰宣五行故謂之門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少則三君多則五君其與幾何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嗛嗛小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吾聞以亂得聚者聚財衆也非

謀不卒時。三月爲一時非有善謀不能盡一時齊無知是也非人不免難。非得人衆不能自免于難衛州吁是也非禮不終年。非有禮法不能終十年齊商人是也非義不盡齒。非有義刑不能盡其年蔡楚靈王滅陳蔡用隱太子于岡山是也非德不及世。非有德惠不能及其世嗣晉惠公夷吾是也非天不離數。離歷也非有天命助祚不能歷數長久若齊桓晉文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子孫繼業祈命也今不擇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牙。不可謂得人廢國而向己。欲盡害羣公子是廢國也不可謂禮。不度而迂求。不可謂義。迂邪也不度利害之本而以邪求正不可謂得其義以寵賈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族類少而怨多不可謂得天助德義不行。禮義不則。棄人失謀。天亦不贊。吾觀君

夫人也。若爲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享。爲人而已。其後驪姬之敗。皆如其言。獻公十九年、晉滅下陽。秋。虢公敗戎于桑田。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五年也二十三年、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虢之國都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言丙日之朔旦也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戎事上下同服振振衆盛貌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

體也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交晦朔交會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于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外秦內里丕也輿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里丕不得賂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謂秦不得賂得國而狃。終逢其咎。謂敗于韓喪田不懲。禍亂其興。丕鄭不得田不懲艾復欲納重耳惠公殺之既里丕死。禍。公隕于韓。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是以君子省衆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日考而習。戒

備畢矣。惠公卽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于外。共世子申生也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惠公烝于獻公夫人賈君故申生臭達于外不欲爲無禮者所葬也傳曰獻公娶于賈無子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謂惠公以正禮改葬世子而不獲吉報也或云貞謂世子非是貞爲不聽。以正葬之而不見聽也信爲不誠。信心行之不見誠也國斯無刑。偷居倖生。刑法也言惠公偷竊居位徼幸而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威畏懷思也言國人畏惠公思重耳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猗嘆也違去也言民心欲去其上安土重遷故心哀之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二七十四歲也彼者亦亡謂子圉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謂重耳鎭撫國家。爲王

如今（謂晉伯諸侯爲王妃耦）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耦爲也）君改葬共君以爲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于中必播于外而越于民民實藏之（越揚也）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于民矣（謂二七）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于民矣（魄形也）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于民矣數言之紀也魄意之術也光明之耀也紀言以敘之述意以道之明耀以炤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先導謂重耳引導者謂行也）將至矣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我社稷之鎮郭偃聞之曰

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後及惠公卒懷公立而殺狐突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云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未幾有高梁之禍文公既入周襄王遣使來告難文公將以師勤王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今之周王古當帝不謂晉侯[illegible]天子之亡）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之睽☲☱（兌下離上睽大有九三變而爲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爲三公而得位變而爲兌兌爲說得位而說故能爲王所享燕）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爲天兌爲澤乾變爲兌而上當離離爲日日之在天垂耀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所也）文公問于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晉人從之

大敗秦師于崤俘其三將而還其言事奇中皆此類

史趙

史趙晉太卜也晉平公二十四年楚滅陳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陳祖舜舜出顓頊）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顓頊以水在鶉火而滅火盛而水滅陳將如顓頊之數）今在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今歲星在寅位陳將復[illegible]）猶將復興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物莫能兩大）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幕舜之先也）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舜後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于遂）遂世守之及胡

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胡公滿遂之後也周賜姓曰媯臣聞盛
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及陳氏之興晉如其言穆昭公之母齊歸卒公不慼晉
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言公必出在郊野
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胡姓也言昭公齊歸所生不思親祖不歸也。
言不爲祖考所歸祐其後昭公果亡晉定公二十五年鄭嬖人許
瑕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木火
之兆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以
興兵。兵陰類也故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齊姓子商謂宋姜火師之後

火弱故伐姜則利子商姓屬水故伐商不利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
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盈炎方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名位敵不
可干也。二水俱盛故不可干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
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既盈而得水位故爲如川
之滿不可馮游鄭方有罪不可救也。以寵嬖伐人故有罪救鄭則不吉不
知其他儞子乃止。

蔡墨

蔡墨一名𪏆晉太史也晉頃公十三年秋龍見于絳郊。
魏獻子問于蔡墨曰吾聞之蟲莫智于龍以其不生得
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昔者畜龍故
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
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者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
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
龍以服事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
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夏孔甲擾于有帝。言孔甲之
德能順于天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
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
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事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

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
使求之。求致龍也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趙簡曰四靈之物莫靈于
龍能幽能明能小能大變化莫測若可擾豢則與牛馬
犬羊無異必時或有異物肖龍狀者故得豢之若以
爲真龍晉不信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有其官官修
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
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
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
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
水正曰玄冥句芒祀重祝融祀犂蓐收祀該玄冥祀修及熙后土祀句龍土正曰后

上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言之（言若不爾周易無緣有龍）在乾☰☰（乾下乾上）之姤☰☰（巽下乾上姤乾初九變）曰潛龍勿用（乾初九爻辭）。其同人☰☰（離下乾上同人乾九二變）曰見龍在田（乾九二爻辭）。其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乾九五變）曰飛龍在天（乾九五爻辭）。其夬☰☰（乾下兌上夬乾上九變）曰亢龍有悔（乾上九爻辭）。其坤☷☷（坤下坤上坤乾六爻皆變）曰見羣龍無首吉（乾用九爻辭）。坤之剝☷☶（坤下艮上剝坤上六變）曰龍戰于野（坤上六爻辭）。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物謂上六卦所稱龍各不同也今說易者皆以龍爲陽氣如史墨之言則爲皆是眞龍）。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少皞金天氏）

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能治其官）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二子相代爲水正）世不失職遂濟窮桑（少皞之號）此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按蔡墨言是重黎本二人一出少昊一出顓頊而後人則誤合爲一人史記楚世家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太史公自序則曰重黎氏世序天地今人皆沿史記之誤）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傳言蔡墨之博物）晉定公二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婉轉也）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言夢與日食無涉）明年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年故曰不及四十年果三十八年而越滅吳）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魯昭公之卒也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

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于今爲庶（三后虞夏商）王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乾下震上大壯）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震娠也）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

殺適立庶孼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趙簡子田于螻（螻晉君囿名）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閭門也）簡子見之曰何爲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囿簡子曰何爲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螻而麓不聞（麓主君苑囿之官）臣敢煩當日（當以直日也言主將適君囿不煩麓以告君臣亦不敢煩主之直日以白也）簡子乃還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爲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

替否獻能而進賢擇才而進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襄其君使至于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爲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于外死而後止何曰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晉定公三十七年越圍吳初史黯言不及四十年吳當亡至是趙襄子使人唁吳王王感史黯之言問使者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自謂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爲而反笑）史黯何以得爲君子

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師曠

師曠晉樂師字子野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與一焉平公曰何爲也師曠曰羣臣行賂以求名譽百姓侵寃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材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疲上下不和而好財用

兵嗜慾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平公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師曠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之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

之君使可收之勿使失信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石言

于晉魏榆晉侯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于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平公問于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曠曰盲臣安敢戲君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旭壯而好學如日中之陽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陰之役齊侯畏晉師之衆乃脫歸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齊師果夜遁楚人伐鄭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楚師果還師涓從衛靈公聞鼓琴聲于濮水之上寫而習之靈公之晉見平公平公置酒于施夷之宮酒酣靈公曰今日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

師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于濮水之中今聞此聲必于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平公曰音固莫悲于清商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平公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君德義薄恐不足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乎郎門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喜起爲師曠壽反坐問曰音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曰不可昔者黃帝大合鬼神于太山之上駕象車而駱蛟龍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角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飛廊瓦左右皆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

春秋紀傳卷之四十二

東陽李鳳雛纂

衛列傳

石碏

石碏、衛正卿也、石氏衛之公族。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又娶陳女戴媯、生子完。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致仕。及州吁弑君而自立、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

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石祁子

石祁子、失其名。石駘仲之子、碏之孫也。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衛惠公十九年、宋南宮萬弑閔公而奔陳。其黨猛獲奔衛。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弗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懿公九年秋、狄伐衛。公將出戰、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玦以示決斷、矢以示禦難。與夫人繡衣、曰、聽于二子。及狄入衛、二子乃率遺民渡河、以廬于曹。而文公燬得因之以復興衛焉。石祁子之子石稷、附孫良夫傳。稷之子曰買、買之子曰惡

石惡

石悼子惡石共子之子也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蹙其本必不有其宗石惡黨于甯喜甯喜弒獻公殺之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其明年衛人討甯氏之黨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碏有大功于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石圃逐衛莊公而立般師及齊人伐衛執般師而立公子起石圃又逐其君起衛侯輙自齊復歸于衛逐石圃而立石魋魋圃之從弟也

甯速

甯莊子速衛正卿甯氏出自衛武公傳五世而至穆仲靜速穆仲靜之子也衛文公十八年晉文公出亡過衛衛文公有邢翟之難不能禮焉（是年邢人翟人伐衛圍菟圃公師于訾婁以退）甯莊子言于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善德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親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毋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

天胙將在武族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也（聚財聚也）武族惟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天胙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早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及晉文公復國衛果見討衛懿公九年狄人伐衛公出戰與甯莊子矢使與石祁子守國曰以此贊決擇利而為之衛師既敗華龍滑禮孔自狄師逃歸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石祁子甯莊子信其言不敢固守）立戴公渡河廬于漕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愚按春秋之時諸侯地醜德齊未有大相懸者也邢衛二國壤地相接互相侵伐此不過報復之恒事耳二國之在天地不啻如蝸角然二國之相爭曾不啻如蠻觸然天之旱也豈為惡邢天之雨也豈為喜衛旱久而雨適與師興會此偶然之事而遂以天之心喜衛之伐邢而雨也邢無殷紂之暴衛無周武之德以無道伐無道天何為喜之天心大抵好生而惡殺欲與滅國繼絕世而惡滅人之國斬人之祀者也衛伐邢之後越六年而復滅邢先遣禮至兄弟往仕邢及衛師至二禮從邢君巡城掖而殺之因滅之衛侯之殘賊不仁有殷紂所不為者而猶得謂有道伐無道乎如伐邢而天喜之則滅邢天更喜之矣乃邢滅

未歎旬，而衛侯燬卒矣。衛方滅邢，而天隨滅燬，若適相報者。吾故以知天之不然也。甚矣甯莊子之夸誕不經，而左氏之迂且悖也。

甯俞

甯武子俞，莊子之子。晉文公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既得國，將伐曹，假道于衛，衛成公弗許。成公三年，晉師自河南濟，侵曹，遂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于斂盂，成公請盟，晉人弗許。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于晉。公出居于襄牛，甯武子從元咺，奉公弟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于公曰：立叔武矣。咺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晉人復成公，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公先期入，甯武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孫遄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以叔武之死也，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公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公歸于京師，寘諸深室。甯武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僖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王乃釋成公。公使賂周歂冶廑，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五年，公歸衛。公再出而不失國，皆武子之功也。六年，狄圍衛，衛遷于帝丘。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祀。相，夏后啟之孫，居帝丘。公命祀相，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二國皆夏後。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十二年，公使甯武子聘于魯，魯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音盧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君子以為知禮。

甯殖　甯喜

甯惠子殖甯俞之子也衛獻公五年甯殖帥師會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討魚石也六年衛使甯殖從晉宋之師侵鄭鄭仰楚故也十八年孫林父甯殖出其君獻公而立殤公（語在孫林父傳）孫甯相之以聽命于諸侯既而甯殖自病逐君及疾召其子喜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喜謚悼子）惠子遂卒是時殤公居衛獻公居夷儀故衛一國二君殤公十二年獻公自夷儀使子鮮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以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于二君天下誰能畜之悼子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已止也）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于我何爲（子鮮欲殺言不爲出亡而已于我何益）悼子曰雖然不可以已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克之遂弑殤公及太子角春秋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獻公既入一年患甯喜專使公孫免餘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甯氏遂滅

孔達

孔達衛之正卿也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九年夏四月使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晉襄公嗣位使先且居伐衛圍戚取之衛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十年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十二年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成公卒子穆公立穆公三年晉原穀宋華椒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宋爲盟故伐陳（陳貳于楚）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來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四年冬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五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以女妻之）使復其位

孔烝鉏

孔成子烝鉏、孔達之孫也、爲衛正卿、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元孟縶弟靈公也夢時元未生 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烝鉏子苟史朝子按唐叔虞武王子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予命汝子名虞予與之唐及生子有文在其手曰虞遂命曰虞封于唐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人予之以蘭曰以是爲爾子及文公御之辭曰妾幸而有子如不信敢徵蘭乎公許之生穆公名之曰蘭靈公之夢類此然唐叔虞鄭穆公皆爲賢君而靈公無足言矣 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

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跛也 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屯初九變 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易曰元亨也 成子曰非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年長非謂名元 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非全人 將不列于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 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朝會。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

孔圉

孔文子圉、烝鉏之曾孫也、好學有文。能應對賓客。衛靈公四十一年、公使孔圉帥師。及齊師伐晉。取棘蒲救范氏也。出公輒之九年。太叔疾出奔宋。疾世叔齊也、 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出奔 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自以其女妻太叔疾、 疾使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衛邑 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

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孔子乃止。文子遂奪其妻。太叔疾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獻于君 恥是二者。故出奔宋。衛人立遺。文子以孔姞妻之。遺太叔疾之弟、孔姞、仲文子女、疾之妻。文子以妻遺、是使叔妻其嫂也、

孔悝

孔悝、圉之子也、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太子姊伯姬也 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內。通伯姬 太子在戚[illegible]之焉。使良夫詣太子所、 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

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外圃昏二人蒙婦人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入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猳從之迫孔悝于廁強盟之劫以登臺攻逐出公輒輒奔魯孔悝立莊公公賜悝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孔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成公奔楚時即宮於宗周成公見執歸京師時奔走無射佑啓獻公獻公乃命成叔孔烝鉏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慾興起

孔圉以忠君愛國為嗜慾作率卿士躬率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懈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烝祭也既而心欲去孔悝乃飲悝酒於平陽重酬之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孔悝被遣載母俱去及西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使其副車還取孔氏廟主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於公升為大夫請追之請追孔悝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子伯殺載祏者許公為反祏孔悝使取祏者久不來許公為而迎之遇之遇子伯于道始知載祏者為所殺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以驗天理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子伯死或以其車從從公為得祏于橐中孔悝出奔宋衛孔氏由是遂亡

孫良夫

孫桓子良夫衛正卿也孫氏亦公族衛穆公十年良夫聘于齊以蕭同叔子笑客之恥必欲報之十一年春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伐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遂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孫良夫敗

復戰故石稷欲使須救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眾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眾時新築人來救桓子故並告令軍中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懸四面諸侯縣闕南方繁纓以朝繁纓飾馬諸侯之服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御克帥師及魯衛之師大敗齊師于鞌及齊國佐盟于爰婁而還定公元年孫良夫會晉郤克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黨廧咎如潰三年孫

良夫帥師侵宋以其辟蟲牢之會也良夫柄衛挫衆賢師介盟王之力以取勝于齊德則不競屢用師徒國民罷焉君子譏之

孫林父

孫文子林父良夫之子也衛定公惡孫林父六年冬孫林父出奔晉十二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旣歸晉侯使郤犫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定公夫人）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

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冬十月定公卒太子衎即位是爲獻公孫文子懼禍及不敢舍其重器于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獻公十三年鄭皇耳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于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皇耳于太丘十八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卒章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太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獻公弟）公如鄄使子行于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衛人立公孫剽是爲殤公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經文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孫林父逐君晉不能討賊乎亂反因其所立新君爲會以定之使林父名儼然與諸國大夫並列于會將盟書所謂保姦與長亂並犯之矣）孫蒯田于曹隧（越境而田）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訽之曰親逐而君而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諸晉晉人執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殤公五年甯惠子有疾將死屬其子喜復獻公獻公使自夷儀使與甯喜言許之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子皆林父子）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襄字伯國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甯子出舍于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遂殺子叔及太子角（子叔即衛侯剽）

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也二月甲午衛侯入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殖綽齊人今來在衛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獲殖綽復愬于晉六月晉趙武會諸國之大夫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如澶淵晉人囚衛侯于士弱氏齊侯鄭伯爲之請乃釋之數歲衛侯惡甯喜專攻甯氏尸甯喜及右宰穀于朝而林父據戚自若也其後吳季子聘衛將宿于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

辨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時獻公卒未葬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鄭子產貽書與范宣子曰國之所以立禮爲大禮之所以立君臣爲大先王執則天下霸者糾虔四方率是物也衛侯在衛十有八年矣林父與殖執珪纍組而事之親則股肱之臣也君有違也當左右戮力而彌縫其闕不可則委曲諷諭自牖而納之約不可則致邑與祿而去之不忘其思曰庶幾君之或悟而反乎今徵寵樹私驕首以戮公臣身之不出而僞爲是出則是臣有國弒也追車及于境而射矢及于韓衛侯瀕死而僅免其去有幾僞之閒故也語之心曰晉方以禮合諸侯而吾子實先後之必將告于王室討二子而復其君旦夕且至矣不虞計之未有所夬也而又聽中行氏之言欲因其亂而成之是知火之爲災而又肯之也能無灼乎今諸侯之國多矣上下交替而紀法不張其爲殖與林父夫豈少也二子而莫之懲也孰將不爲二子哉從而誅之是有二命也釋之不問則是相戕賊無已也此而爲君不亦難乎僞也聞之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由來也防而棄之是自速之亂也大夫而出其君矣陪臣亦且出其大夫而又孰能禁之吾子縱不爲晉計衛不爲子之家計乎夫以大治小義也以順加逆正也宜盼令聞以不忘先烈吾子何弗爲哉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已願吾子之一怒以止衛亂也九年衛襄公卒晉大夫言于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庇其賊人而取其地不可乃歸戚田孫林父遂終于晉

北宮括

北宮懿子括衛成公之曾孫也居北宮因以爲氏衛獻

公三年鄭子駟侵晉北宮括帥師救晉侵鄭至于高氏而還十八年諸侯之大夫從晉師伐秦衛侯使北宮括在諸侯之師及涇不濟鄭子蟜衛北宮括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遂至于棫林故衛北宮括獲書名于伐秦是役也諸侯之大夫皆不名惟衛北宮括鄭公孫蠆名著其勸伐秦也

北宮佗

北宮文子佗北宮括之子也衛襄公元年爲宋災故北宮佗與諸侯之大夫會于澶淵二年北宮文子相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

勞辭(用郊勞之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于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于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詩曰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

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率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威儀也

北宮喜

北宮貞子喜北宮佗之子也衛靈公十三年齊豹作亂殺靈公之兄公孟靈公出居于死鳥初公孟惡北宮喜欲去之故北宮喜黨于齊豹齊氏之宰渠子名北宮子

(名之同叛)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賜北宮喜謚曰貞子喜之子北宮結衛靈公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伐我(欲以齊師懼諸大夫)齊侯從之乃盟于瑣靈公三十九年北宮結奔魯公叔戌之黨故也衛北宮氏由是遂亡

太叔儀

太叔儀衛之公族太叔文子也衛孫林父甯喜攻出其君獻公而立殤公剽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

寗喜許之許弒殤公復納獻公也、太叔文子聞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閱、皇恤我後者、寗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寗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若乎、九世之卿族、一朝而滅之、可哀也哉。

獻公既入、遂殺寗喜、滅其族、獻公使讓太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弗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謂衎、居謂剽、臣不能貳、通內外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初獻公之出亡也、魯襄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境、若之何不弔、太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衛獻公使免餘爲卿、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

太叔疾

太叔悼子疾、太叔儀之曾孫也、父曰太叔懿子、初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僕御田獵、太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懿子卒、悼子即位、衛出公九年、太叔疾出奔宋、疾娶宋子朝之女也、其娣嬖、子朝得罪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以己女、疾不愛孔氏女、而使人誘其初妻之娣、嬖之如初、孔文子怒、欲攻之、疾又淫于外邑、爲外邑人所奪、故出奔宋、疾臣向魋、魋與之城鉏、宋邑、及向魋出奔、城鉏人攻太叔疾。

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于鄖、葬于少禘。

太叔遺

太叔僖子遺、太叔疾之弟也、疾出奔、衛人立遺、衛莊公占夢、嬖人求酒于太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夢卜而言、乃逐太叔遺、遺奔晉、及莊公弒、出公入、乃名太叔遺歸于衛、

衛有純臣、賢懿有備、武子愚忠、亦其流亞、孫寗逐君、亂從禍延、孔氏北宮、無有人焉、儀出近關、衎衛伯出、求酒幽讒、禍起占卜、奔而不復、遺族其放、

春秋紀傳卷之四十二終

春秋紀傳卷之四十三

東陽李鳳雛纂輯

衛列傳

禮至

禮至、衛大夫、衛文公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明年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遂滅之。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公子鱄

公子鱄、字子鮮、衛獻公之母弟也。有賢行、國人敬之。獻公無禮于大臣、故孫林父甯殖出其君、獻公奔齊、子鮮從。會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所言皆暴虐之事、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子展亦獻公弟、與之言道。順道理、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獻公在齊十一年、晉人取衛之夷儀以居獻公、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甯喜曰、必子鮮在。必欲得子鮮之言爲信、公使子鮮、辭、敬姒强命之。敬姒獻公及子鮮之母也

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于是甯喜弑殤公而納獻公。獻公既入、遂殺甯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阻。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羊、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爲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孼之事也、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孼之所敢與也。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于木門、不向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獻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繐也、獻公痛悼子鮮、故特爲此服、未幾獻公薨、故言終身、

公孫免餘

公孫免餘、衛大夫、衛獻公之復國也、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親與約言

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弗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殺甯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尸諸朝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予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讓于太叔儀乃使文子爲卿

公孫丁

公孫丁衛之善射者也衛獻公之出奔也孫林父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初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射

于公孫丁二子追公（庾尹二子爲孫氏追公）公孫丁御公（爲公御車）子魚曰（庾公差字）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禮射不求中）射兩軥而還（軥車卷者）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獨還射丁）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公遂奔齊

右宰穀

右宰穀衛大夫從衛獻公出奔齊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歸也以郲糧歸（言獻公之貪）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穀言衛人以其從君故欲殺之余初非說之不獲已耳）余狐裘而羔袖（喻己一身盡美雖從君以出其惡不多）乃赦之甯喜欲復獻公右宰穀言其不可弗從獻公既入殺甯喜并殺右宰穀

宗魯

宗魯衛人事衛靈公之兄公孟縶初齊豹見宗魯于公孟（薦達也）爲驂乘焉齊豹有怨于公孟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周猶終竟也）而歸死于公孟其可乎正月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

齊子氏（即齊豹）帷于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于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暗藏兵器要其前後）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吊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公孟之賊女何吊焉（言齊豹所以爲盜公孟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之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也）不受亂（許豹行事是受亂也）不爲利疚于回（以利故不能去是病身于邪）不以回待人（知難不告是以邪待人）不盜不義（以周事豹是盜不義）不犯非禮（以二心事縶是犯非禮）

蘧伯玉

蘧伯玉名瑗衛大夫孫林父將逐獻公先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及甯喜將復獻公先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又從近關出吳季札適衛與瑗語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黙往視之黙還曰蘧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出說苑蘧公使伯玉之楚逢楚公子晳于濮上伯玉爲軾車子晳曰吾聞上士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伯玉曰謹受教況致使昭王因問士伯玉曰楚多士而不能用昭王曰何也伯玉

曰子胥生于楚逃之吳吳人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是吳善用之賁皇生于楚走之晉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善用之今瑗之來逢子晳于濮上又將行矣于是昭王追子晳而還之按楚有公子晳是共王之子康王之弟平王之兄乃昭王之伯父也子晳早已爲平王所殺安得昭王時尚有子晳乎此說謬剿襲左傳蔡歸生之說而約畧用之者也又呂氏春秋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黙往覩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返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黙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于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簡子按兵而不動

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蘧伯玉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孔子與之爲友適衛嘗主其家孔子嘗曰外寬而內直自設于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故爲人父者則願以爲子爲人子者則願以爲父爲人君者則願以爲臣爲人臣者則願以爲君若臨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彥兮此之謂也新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于此其德天殺天奪其蹩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

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于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恃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愼耶

公孫枝

公叔文子枝一名發衛公族也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

子枝爲公叔氏獻公後三年吳季札適衛見文子說之曰衛多君子文子爲大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駿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鏤者成帷幕合升斗者貫倉廩弁小流而成江海明王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公叔文子升于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先請先行以去惡其事不欲聞也靈公三十年魯定公伐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

胥靡也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公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寶龜定之鞶鑑帶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之爲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毋乃不可乎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日知錄謚法所由起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放之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后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自啟至發皆名也夏后氏之王而始有以十干爲號者桀之癸商之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皆號以代其名自天乙至辛皆號也商之著號不著名而名之見于經者二天乙之名履辛之名受是也曰湯曰紂則亦號也號則臣子所得而稱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湯頌曰武湯曰成湯曰湯孫也曰文祖曰藝祖曰神宗曰皇祖曰烈祖曰高祖曰高后曰中宗曰高宗而廟號起矣曰

元王曰武王而謚始立矣自夏以前純乎質故帝王有名而無號自商以下浸乎文故有名有號而德之盛者有謚以美之于是周公因而制謚推尊其君父曰武曰文然王季以上不追謚猶用商人之質焉蓋惟天子有謚而其後諸侯卿大夫皆有謚迨其後世而處士山人皆有私謚而謚法濫觴極矣始止一字已而加至二字三字以至于四五六字甚至十餘字而謚法之繁蕪不可勝紀矣謚以諱死至生而賜謚抑又無謂矣初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公臨其家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執臣禮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于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

有也戌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于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南子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于是戌奔魯

史鰌

史鰌字子魚衛大夫以直諫稱吳季札來聘見子魚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子魚數諫不聽及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于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足矣子魚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子具以父言對

靈公蹙然易容曰夫子生則欲進賢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召蘧伯玉進之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反衛國以治靈公嘗問左右曰朝之臣誰最愛寡人者左右曰其彌子瑕乎君寢亦寢君興亦興公子家曰左右之言非也夫彌子者君之賊也奚愛焉無已則史魚乎君所謂可而以為否焉君所謂否而以為可焉惟其義不惟其同蹇蹇諤諤以繩君之闕而納諸善君疏不怨是厚為其君而薄為其身者也是社稷之衛也夫史魚之愛君孰與瑕哉孔子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尸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史鰌嘗以道去衛靈公郊舍三日必待史魚之入而後敢入靈公雖無道而不失國者以其善任人也

公子荊

公子荊字南楚衛大夫年十五而攝荊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為政焉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

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焉況荊乎吳季札來聘見公子荊而悅之曰衛多君子靈公十三年齊豹作亂殺公兄公孟縶時公在平壽聞亂乘驅從閱門入公南楚驂乘齊豹射公中南楚之肩卒

祝鮀

祝鮀字子魚衛之大祝也靈公二十九年周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衛大夫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

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乃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于是乎出境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皋鼬將盟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鮀私問于萇弘曰弘周大夫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屏藩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

族條氏蕭氏索氏徐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祝宗卜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皥之墟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周司空陶叔授民周司徒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皆啓以商政疆

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甲名沽洗鐘名懷宗九姓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周公康叔成王叔文唐叔康王叔文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蔡叔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諸蔡其命書云王曰胡仲名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

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武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晉文公魯申魯僖公衛武叔武蔡甲午莊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茲丕公也齊序鄭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于蔡

王孫賈

王孫賈衛大夫靈公叛晉而從齊會齊伐魯晉士鞅趙

鞅帥師救之師還至衞晉師將盟衞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衞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衞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衞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衞侯之手及捥靈公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衞君其敢不惟禮是事而受此盟也公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故不入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衞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

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衞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國人使皆然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衞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晉人討衞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衞衞人弗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賈由是得寵于靈公

滑羅

滑羅衞大夫衞靈公三十七年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于列未出曹境不退在行列之後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國當如畏者以誘致之

彌子瑕

彌子瑕衞靈公之嬖大夫也靈公寵任之魯伐鄭師還過衞而不假道靈公怒使彌子瑕帥兵追之彌子瑕以色事靈公衞國法竊駕君車罪刖彌子之母病人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靈公聞而賢之曰孝哉爲

母之故犯刖罪異日與靈公遊于果園食桃而甘以其餘獻公公曰愛我哉忘其口啖寡人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于前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情異也靈公居問左右曰朝之臣誰最愛寡人者左右曰其彌子瑕乎君寢則寢君興則興君食則食君飲則飲君喜則喜君怒則怒不幸君有纖芥之憂則食不甘味坐不安席必豫而後已愛君者誠莫如瑕矣公子家曰左右之言非也夫彌子者君之賊也奚在其爲愛

藂宅木而居之死生不離焉遊其腹心而飽其脂骨久而空而覆矣夫瑕亦若是而已矣昔又有雝疽者與彌子瑕同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靈公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夢見竈君而見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于君者乎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于是廢雝疽彌子瑕

衛侯彪

侯彪衛大夫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爲之告晉魏獻子爲政悅萇弘而與之將合諸侯衛侯彪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爲飫立成立行禮不坐也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曲章曲也與類也言飫禮所以敎民敬戒昭明大體而已故其詩樂少章曲威儀少比類也是以爲之日陽其欲敎民戒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爲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卽慆淫以亾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孔甲亂夏四世而隕元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隕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王亂之十有四世自后稷至今敬王十四世也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言周之道德禮法所以長育賢材猶天之有山川大藪良材之所生也而幽王蕩以爲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小阜曰魁言幽王敗亂周之法度猶毀高山以爲魁陵糞土殘絕川藪以爲溝瀆無有悛止之時單子曰其咎孰多曰萇叔必速及夫將以道補者也謂欲以天道補人事夫天道道可而省不萇叔反是以誑劉子必有三殃違天一也反道二也以天道補人事誑人三也周若無咎萇叔必爲戮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用巧變以崇天災勤百姓以爲己名其殃大矣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難萇弘與之晉人以爲討二十八年殺萇弘及

貞王劉氏亾徯彪之明智類如此

愚按言有似是而非者君子不可以不察也夫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親父母有疾爲人子者豈以其勢在不起而不治哉必將盡心竭力百方以救之猶未也必將呼天愴地祈禱以代之猶未也必將刲肌膚剔毛髮以療之如是而不救則天也若以爲疾在不起而不之治并天下之賊子不忍爲也忠臣之謀國也亦然國運將危人心將散非忠竭智扶危定傾冀以一木支大廈此甚臣之苦節乾坤之正氣也是以炎運已盡而猶躬盡舜武鄉不敢悼其勞宋祚將終而嶺海間關信國不敢愛其死彼豈不知天之所壞不可支哉亦曰吾盡心焉付猶自獻于先王而已周赧王之時王室大亂幸而僅存而劉長二臣長慮遠圖請于盟王合諸侯之大夫以城周爲以繫守府之空名延如綫之墜緒而徯彪者從而訕之何其悖乎凡事可以聽之氣數而國運豈可委于天亾且其言曰萇劉其不沒身乎又曰魏子必有大咎以斯

役言之倡議者萇弘王議者劉子而當事者魏舒也是三子者以存周之故犯罪于天臨罹天罰近者及身遠者及其子孫毋乃人世間之忠臣孝子皆天之所深惡而痛懲之者哉且夫以忠孝爲違天則必將以逆亂爲順天然則飛廉惡來之輩皆奉天之功臣而微箕比干之儔皆逆天之頑子也豈不悖哉吾故曰徯彪之言與于亂臣賊子之甚者也難者曰是則然矣三子之禍皆如徯彪所料何也應之曰此左氏之誣也左氏國語所載料人生死禍福皆如操券卒皆事後之言附會而成以示奇中而其實不盡然余參考之內傳是行也魏獻子南面蒞政人臣而干大位禍莫大焉萇弘自以左祖范中行爲晉人所殺皆非以城成周之故也劉氏之亾在貞王之末相去逾甚周卿士故族其不城成周者亦亾未見天之獨佑之也蓋左氏之文其鋪張如此類者多矣博學而明辨之是在善讀左氏者

公孫彌牟

南文子彌牟公子郢之孫也郢字子南以王父字爲氏故爲南氏衛之執政卿也衛侯輒爲吳所執既免歸效夷言公孫彌牟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衛侯聞而惡之久之遂奪其封邑拳彌之亂出公奔越引越師還伐衛文子與公文懿子登埤固守使王孫齊私于越大夫皐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眾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亾矣請納之眾曰弗納曰彌牟亾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言若我出亾而有補于衛請自北門出奔設言以觀眾）眾曰弗出（眾睦于文子故弗使出）文子知眾之睦于己也乃僞請降開門以納公公不敢入越師退乃立悼公文子相衛犀首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衛君懼束組三百緄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必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監其備夫在中者惡監議其事冢大名成挾全功坐御以待中之議犀首雖愚必不爲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

走歸恐不免于罪矣彼安敢攻衞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衞（按南文子相衞悼公伊此原首非魏公孫衍、）彌牟之弟曰惠子、爲衞司寇惠子廢適子虎而立庶子君子非之及惠子之喪子游往弔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也牡麻絰以雄麻爲絰與齊衰絰同惠子廢適立庶故子游爲非禮之服以譏之）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

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文子覺其譏故復立適子虎以受弔、）文子卒、主人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君子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愚按傳曰、衞多君子其國未可量蓋爲蘧史荊發諸賢言之也此外蓋無足稱焉子鮮之信稱於諸侯乃黨逆臣而背君矣祝鮀以佞著而能馳詞說禮爭光會盟其信者未足嘉佞者未可非也若夫維持末造使衞國社稷危而不亡則府軍南氏之子其謂無功乎

春秋紀傳卷之四十三終

春秋紀傳卷之四十四

東陽李鳳雛纂輯

楚列傳

鬬伯比

鬬伯比楚若敖之子、楚武王三十六年、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

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季梁隨賢臣、）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諫之而止（語在季梁傳、）後二年、少師益有寵伯比曰可矣仇有釁不可失也于是武王伐隨戰于速杞大敗隨師少師見獲于楚秋隨及楚平王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莫敖卿屈瑕）擧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

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莫敖敗鄖于蒲騷）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莫敖縊于荒谷

鬬穀於菟（鬬椒附）

鬬穀於菟字子文伯比之子也初若敖娶於鄖生鬬伯

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鄖淫于鄖子之女生子文焉鄖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鄖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楚成王立子文代子元爲令尹子文因鬬班之殺子元也緇布之冠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勤于社稷嘗曰蔽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其爲政度人以惠人溥惠以撫下凡以自究厥心不遑他恤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貴族

也而釋之子文名廷理責之曰凡立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者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理之不端而駁于法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以義而死也廷理懼遂刑其族于是楚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人以違夫子之意乃黜廷理而尊子文成王聞子文之朝不謀夕也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子文辭而逃王止而後復人謂之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曰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

曠者而我取盈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子文卒子鬬般復爲令尹爲越椒所殺鬬椒字子越一字伯賁司馬子良之子子良子文之弟也初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鬬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揚即鬬般）子越爲令尹己爲司

馬賈爲椒瀦子揚而已得椒處子越又惡之椒既爲令尹惡賈偪也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于轑陽而殺之圄囚也伯嬴爲賈相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三王文成穆也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于丁寧輈車轅汰過也丁寧鉦也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于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其子賁皇奔晉子文之孫箴尹克黃克黃鬬般之子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誰

獨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言其更生克黃有子曰鬬棄疾棄疾從薳洩伐徐吳人敗之于房鍾爲吳所獲棄疾子曰鬬章龜

呂祖謙曰楚之滅若敖氏也箴尹克黃實其餘裔適出使于齊幸而漏網是宜委質諸侯以逃其死乃獨以君命爲重明知死地而直赴之非審知義命一視生死者豈能之乎謀利計功者猶曰死地乃生地也犯死以復君命若必以爲輕其死而重吾命若將救之以徼非君是陽以死結君而陰取生之利也嗚呼是說也乃謀利計功者之心初非箴尹之心也箴尹之言曰棄君之命誰獨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由其言以觀其心明粹端直固可對越在天而無愧使有一毫覬倖之心間之則心發所發必有不可掩者矣

鬬成然

蔓成然字子旗鬬章龜之子也楚平王之爲公子也鬬章龜以其有當璧之命屬成然焉知其將立故託其子靈王無道肆行殺戮奪鬬章龜中犨中犨章龜邑又奪蔓成然邑而使爲郊尹時平王爲蔡公蔓成然與羣喪職之族帥陳蔡不羹之衆奉蔡公以入楚靈王自縊平王即位使子旗爲令尹子旗有德于平王而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養氏養由基之後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勳辛成然之子

鬬辛

鬬辛蔓成然之子也按鬬氏譜鬬伯比生令尹子文子文生鬬般般生箴尹克黃克黃生棄疾棄疾生章龜章龜生蔓成然成然生二子鬬辛鬬懷王殺蔓成然以其子鬬辛爲鄖公及吳人入楚昭王奔鄖鄖公之弟懷將弒王鄖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吾殺其子不亦可乎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仇違强凌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國語懷將弒王鄖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仇也見仇不

殺非人也鄖公曰夫事君者不爲內外行不爲豐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仇非是不仇下虐上爲殺上虐下爲討而況君乎君而討臣何仇之爲若皆仇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于諸侯自鬬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不可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鬬辛在隨聞吳人之爭宮也曰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于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既而吳王之弟夫概王果作亂吳師退王復國賞鬬辛鬬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誅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非子旂之二子邪子旂成然字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愚按治天下有二大權刑賞是也刑施于罪賞加于善所以示懲勸也若其雜用而逆施何以服天下乎誅其所可旌玆謂濫失刑甚矣旌其所可誅玆謂僭黷禮甚矣失此二柄而能治天下者未之有也楚昭王復國行賞而及鬬懷以爲霸王大度不修售怨如漢高之封雍齒也者則可以爲禮於其父而賞之則非也蔓成然有德於平王而不知度故王殺之是以罪誅也父受誅子復仇施于敵以下且不可況于君乎今鬬懷乃欲弒君以報父天下之惡莫加焉聆不執而戮之以正典刑已爲失賊矣奈何又以爲禮於其父而賞之乎

鬬廉

鬬廉鬬伯比之弟也善用兵爲楚射師官名楚武王二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楚大夫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于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于巴師之中以戰而北分巴師爲二部鬬廉衡陳于其間與鄧師戰而僞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四年屈瑕將盟貳軫貳軫二國名將以師往盟鄖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蒲騷鄖邑故云軍其郊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四邑隨絞州蓼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于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楚公子元爲令尹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欲蠱文夫人楚文王之夫人息嬀也時寡居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鬬廉之子申公鬬班殺子元而子文爲令尹

鬬克

鬬克字子儀爲申縣公鬬廉之孫鬬班之子楚成王三

十六年秦晉伐鄀（鄀近楚小國）楚鬭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析楚邑隈隱蔽之處係縛輿人詐爲克析得其囚俘者昏而傳城下不欲使商密知因非析人）宵坎牲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子邊屈禦寇字時爲息公）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見縛囚故疑取析見盟處故疑二子已與衆反叛）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子儀因秦十一年會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無賞報也）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謀作亂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盧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鬭克及公子燮

鬭勃

鬭勃字子上（未詳于伯比鬭廉係何派）城濮之役子上將右軍爲晉臣所敗成王四十六年子上爲令尹帥師侵陳蔡陳蔡成遂侵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柣之門晉陽處父侵蔡子上救之與晉夾泜而軍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耻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初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舉立也）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卒立之商臣以是怨子上故譖而殺之

鬭宜申

鬭宜申字子西子上之弟城濮之戰子西將左軍晉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之左師遂潰初楚范巫矞似（范邑之巫）謂成王與子西子玉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懸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倉卒見王而懼故以詞謝王）臣免于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于司敗也（子西畏讒言不敢之商縣）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誅之

蔿賈

蔿賈字伯嬴孫叔敖之父楚成王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文欲委重子玉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于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

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于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及城濮之敗果如蔿賈所料楚莊王三年楚大飢戎與麇濮交伐之庸人率羣蠻以叛楚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飢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

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皆罷秦人巴人從楚師遂滅庸莊王六年晉人伐鄭楚蔿賈帥師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師乃還莊王九年爲鬬椒所殺

愚按伯比謀隨強而示之以弱蔿賈伐庸弱而示之以強孫臏減竈伯比之故知也虞詡增竈蔿賈之遺意也非知兵者何足以語此

孫叔敖

孫叔敖蔿賈子一名蔿獵艾蔿賈被害叔敖隱于民閒不仕 列女傳叔敖少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有憂色其母問之叔敖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兒今見之恐不得事親也母曰蛇今安在叔敖曰吾恐他人之復見之也殺而埋之矣母曰子之陰德及人矣保無害也令尹虞丘子見于王曰臣之尸祿久矣民不加治訟獄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止久踐高位妨賢害能臣知罪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以政則國可理民可使富也莊王迎之旣至使爲令尹楚國以霸 一說莊王聽朝罷晏樊姬曰得毋飢倦乎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王曰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曰妾得侍于王侍湯沐執巾櫛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鄭梁之閒求美人而進之王也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以私願蔽衆美令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沈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呂氏春秋初叔敖與沈尹莖爲友叔敖遊于郢三年聲名不出沈尹莖謂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于王下至于伯我不若子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若我子何不歸耕乎吾將爲子游叔敖于是遂隱于野沈尹莖游于郢五年王欲以爲令尹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臣不若也王從之使人迎叔敖以爲令尹初叔敖之爲令尹也賀客畢至有狐丘丈人者衣麁皮冠白冠最後來且弔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叔敖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夫是以弔也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于患乎丈人曰善哉言乎 新序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于國莊王見而問之曰臣非能相人能觀

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弟忠信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益此所謂吉士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分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于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乃成霸功按孫叔敖相楚之由或以為虞丘子或以為沈尹莖或以為樊姬或以為相士何薦者之多也孫叔敖本楚公族其父為賈為楚卿為鬭椒所殺故孫叔敖隱于民間鬭椒既誅敖自當顯諸家之說紛紛皆不足據

叔敖為楚相施教道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乘多水時而出材木各得其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霸郊之戰叔敖在軍晉師未陳叔敖曰進之寧

我薄人毋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車馳卒奔乘晉師遂大敗晉人于河上莊王十六年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畧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楚民俗好庳車王以為庳車不便于馬欲下令使高之叔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梱門限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莊王問于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眾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由富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由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叔敖為相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嘗乘棧車牝馬披羖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為

也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楚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盡付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于孫叔敖叔敖日夜不息勤于其職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叔敖病且死囑其子曰優孟許貸千金未取也及卒其子貧而負薪往見優孟莊王置酒召優孟優孟歌曰貪吏不可為而可為廉吏可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污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負薪貪吏常苦富

廉吏嘗苦貧。王悟，即召其子封于潘鄉。其子不受，而請寢丘焉。初叔敖遺令，即王有所賜，毋受他邑，有寢丘者，其爲地不利，前有妬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及子請寢丘，王許之。楚功臣封邑二世即奪，寢丘以地惡得久存。

諸家載孫叔敖事不一，今論錄于後。淮南子，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也。韓非子，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良大夫也，其儉逼下。說苑，孫叔敖相楚，二年不知軛在衡後，治大者固忘小也。莊子，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顛有塚三尺。莊子，肩吾問于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吾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亾乎我；其在我邪，亾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賊不得劫，伏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

有漢延熹三年，有爲孫叔敖碑者，綜其政績頗詳，附錄于此。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君受純靈之精，懷絕世之材，有大賢次聖之質。少見枝首蛇，對其母泣，吾將死。母問其故，曰，吾聞見枝首蛇者死，今日見之。母曰，爲之奈何。曰，吾恐他人復見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若無憂焉，其陰德之善，遂爲父母九族所異。及其爲相，布政以道，考天象之度，敬授民時，聚藏于山，殖物于藪，宣導川谷，波障源泉，灌溉沃壤，泥防湖浦，以爲池沼，鍾天地之美，收九澤之利，以殷潤國家，家富人喜，優贍樂業，式序在朝，野無螟蜮，豈

年番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四民美好，從容中節。商相改幣，一朝而化。其憂國忘私，乘馬三年，不別牝牡。綠商陽重黎伍界于文之執，其忠信廉勇，禮樂文章，執儀同制，其富國充民，明大時，盡地力，延賢爲國，不能踰也。專國權寵而不榮華，一旦可得百金，至于殁齒而無分銖之蓄，破玉寶，不以寶財遺子孫，終始若失，大不善如絕，續高思害于無形，彼節高義，敦良奇介，自曾臧孤竹叟札子貞之倫，不能勝也。生于末季，仕于莊王，立浦河而陵清處而睹而照明，在朝廷其意常恐罪落，過京南而北陵旋也。有其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吾故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千金貸不贊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慷慨高歌，曲曰，貪吏而不可爲而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汚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數行下，王心感動，問孟，孟其列對，因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亾臣社稷圖而欲有賞，必于潘國下濕墝埆人所不貪，遂封于潘鄉。

薳啓疆

薳啓疆，爲賈之後，爲楚太宰。楚康王十一年，齊莊公既伐晉而懼，固結于楚。夏，薳啓疆如齊聘，秋，齊使陳無宇來聘。啓疆帥師送無宇，還齊。靈王求昏于晉，晉平公使韓起、叔向如楚致女。靈王朝其大夫曰，晉，吾仇讎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以羊舌肸爲司宮，加宮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

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頫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

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婚而薦女君親送之（平公親送至邢丘）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賦百乘）羊舌四族皆強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七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

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之禮而歸之是歲靈王以諸侯伐吳次于夏汭聞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啓彊至魯召昭公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成二年魯使公衡爲質于楚）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

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于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魯侯懼乃適楚王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宴好之賄大屈弓名）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昭公公以所賜語之拜賀昭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

備禦三鄰愼守寶矣敢不賀乎昭公懼乃歸之其權譎皆此類也

蔿子馮

蔿子馮孫叔敖之族子也令尹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以疾辭乃使子南一年王殺子南復命爲子馮爲令尹楚康王十二年冬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是年夏楚爲舟師以伐吳）名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終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十三年令尹蔿子馮卒屈建爲令尹舒鳩人卒叛子木帥師伐之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楚子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

蔿掩

蔿掩子馮之子也楚康王十二年蔿子馮卒以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庀治也）數甲兵（閱數之）蔿掩書土田度山林（度量其材以共國用）鳩藪澤（使民不得焚燎）辨京陵（絕高曰京大阜曰陵辨之以爲冢墓之所）表淳鹵（淳鹵埆薄之地表異之輕其賦稅）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町原防（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故別爲小頃町）牧隰皐（隰皐水崖不濕爲芻牧之地）井衍沃（平美之地則制爲井田）量入收賦賦車籍馬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國之禮）蔿掩爲大司馬五年令尹王子圍殺之而取其室申無宇曰善人國之主也而殺之王子其不免乎

薳罷

薳罷字子蕩楚康王十四年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于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薳罷黨于王子圍郟敖之立也使薳罷聘于晉通嗣君也叔孫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時王子圍爲令尹）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于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及王子圍弒郟敖而自立以薳罷爲令尹靈王三年使令尹子蕩如晉逆女六年王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廐尹棄疾子蕩歸罪

子薳洩而殺之

薳越

薳越薳掩之族爲楚司馬平王十年六月吳人伐州來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戰于雞父楚師大敗太子建之母在郹召吳人而啟之冬十一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郹（是時吳王是僚諸樊是僚伯父何得僚太子仍號諸樊必有誤）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亾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于薳澨

沈尹戌

沈尹戌莊王曾孫爲沈尹（按封建考成八年晉滅沈沈子逞奔楚爲沈氏生嘉嘉生二子曰丙曰戌戌生諸梁及后臧今杜註以爲莊王曾孫不知何據）平王五年楚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旂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息民者節用于內而樹德于外今宮室無量人民日駭非撫之也九年吳伐州來薳越帥師救之大敗于雞父是年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亾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卑矣能無亾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亾何待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十年王爲舟師以畧吳疆戌曰此行也楚必亾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亾乎既而楚師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

離而還戌曰亾郢之始在於此矣王一動而亾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昭王新立以沈尹戌爲左司馬令尹囊瓦信費無極之讒而殺其賢大夫郤宛國人怨謗子常沈尹戌見子常極言無極與鄢師之罪勸使除之以息謗子常從之謗言乃止昭王七年吳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而軍司馬戌進計欲使子常與吳軍相持漢上而自以奇兵斷吳後前後夾擊之旣謀而行子常忌戌成功遂與吳戰大敗吳入郢左司馬戌及息而還（聞楚敗故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

闔閭故耻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何畢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司馬已死，剄取其首）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沈諸梁

沈諸梁字子高沈尹戌之子爲葉縣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吳入楚，母爲所獲。楚定，后臧棄其母而歸）葉公終不正視子西使人名故太子建之子勝於吳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名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

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爲人也展而不信（展誠也。誠謂復言，非忠信之道）愛而不仁（外愛人，內無仁心也）詐而不知（以詐行謀而非知道）毅而不勇也（毅，果也）直而不衷也（衷，中也）周而不淑也（周，密也）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外愛人，不計終身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爲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潔（狷者直己之志，不從人也）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悛德（悛，改也）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怨謂費無極之徒）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毅貪而無厭既而得入而唯一（只以）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忍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大寵令尹司馬也）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司馬子西之弟子期）也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

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爲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眚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爲之関籥藩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爲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

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晳之族而近之若敖氏莊王所滅鬭椒也子干子晳恭王庶子公子比公子黑肱也平王所殺而代之何獨不召而近也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騶馬繻齊大夫也胡公齊太公玄孫之子胡公靖也胡公虐騶馬繻殺胡公內之貝水邴歜閻職戕懿公於囿竹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榭魯圉人犖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議論好尚勝人也不從遂使爲白公子高以疾閑居于蔡國策昔者葉公子高身獲于表

薄而材于姧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掩方城之外關封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萬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其後白公與其徒石乞作亂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帥方城之外以入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執燧象以奔吳師者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帥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匿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

愚按楚之始封僻處南服地不大于邾滕爵不加于曹鄭數傳而後遽爾驕張跨帶江漢掩上南海中國諸侯畜炎炎焉豈獨其君材皆好武國王定霸帥亦其臣卓犖多奇凌駕上國也傳曰維楚有材不其然乎茲所輯鬭氏蔿氏沈氏諸人帥何英傑而伯比之明智子文之忠賢叔敖之篤誠其相業卓然可觀惜其不生于中華而產于蠻方在芈姓則爲良臣於姬姓則爲蟊賊矣

春秋紀傳卷之四十五

東陽李鳳雛纂

楚列傳

成得臣

成得臣字子玉楚之公族也爲司馬成王三十年使子玉帥師以伐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以令尹讓之叔伯曰其若國何子文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是年晉公子重耳亾及楚子玉忌其志大勸成王殺之以絕後患王弗聽

子玉曰敗楚師者必此人也三十五年成王將伐宋使子玉治兵于睽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人皆以爲能蔿賈曰子玉剛而無禮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遂帥師圍宋宋人告急于晉晉文公救宋成王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閒執猶塞也讒慝若爲賈之言也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時晉師侵曹而伐衛臣亦釋宋之圍晉用先軫計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子是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子西將左子上將右晉師先犯其左右左師右師皆潰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中軍獨完初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麋孟諸宋藪澤蓄神言以宋之地利送子玉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

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王無赦命故自殺晉侯聞之喜曰莫余毒也已

博議曰而不可滿者慾也銳而不可及者忿也治慾之法有窒而無開治忿之法有懲而無肆或者曰飢止于食渴止于飲欲者得求則止忿者得報則止嗚呼爲是說者是畏火之怒而投薪以滅之只益其熾也夫薪者火之資也權位者忿欲之資也假其資而望其止天下寧有是哉先王尊權位以示天下所以縱萬世之臣防也何人無忿欲忿欲之與寓於無權無位而不得展則自趨於善矣惜乎先王以是爲

忿欲之防，後世乃以是爲忿欲之資，何其反也。楚成得臣有功於陳，子文推令尹之位以塞其欲；晉郤克旣辱於齊，范武子授郤克以政，使逞其忿。噫，令尹豈賞功之物，而晉數百年之社稷，亦豈二三臣逞憾之具歟。楚非爵而令尹也，幸而一成得臣有功耳，如之數人者並立大功，吾不知子文復何以與之。晉之行人見存者多矣，解揚見執於宋，韓起辛苦胯見性於楚，如與郤克並發於時，則晉師亦將東馳西逐，盡報諸臣之怨而後已歟。甚矣，子文、武子之不忠也。將以飽其欲，適以滋其欲；將以散其忿，適以張其忿。使得臣之欲與位俱長，皆勝不止，遂至城濮之敗；使郤克之忿與位俱長，彼之勝忿不思難，至欲質齊侯之母。得臣之欲得子文之位而盛，郤克之忿得武子之位而伸。君子不能救人之忿欲則已矣，安得假其資而成其惡乎。雖然，武子猶未足責也，彼子文請國之語，抑何悖耶。凡人爵不足以酬功，僭之者寡矣，若遂作不靖，危其國家，自非盜賊小人，未必皆有是心也。子文之言，何慨以盜賊小人待天下耶。斯言一出，人

臣之立大功，人君或懼其不靖，反加屠戮，是功者身之賊也。以是位而答是功，不問能否，使播其惡於民，是功者民之賊也。旣立大功，自以居危疑不賞之地，而奸謀始出，是功者國之賊也。一有大功，則爲身之不幸、民之不幸、國之不幸，孰敢以功業自奮耶。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成大心

成大心，子玉之子，字孫伯。成王四十六年，晉師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晉師亦還。穆王六年，六人叛楚（六楚屬國），卽東夷。秋，成大心帥師滅六。十年，穆王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

成虎

成虎，子玉之曾孫，成嘉之子也。楚靈王無道，肆行誅戮。成氏與鬭氏同出於若敖，鬭椒作亂滅亾，靈王託言討若敖之餘，遂殺成虎。或譖成虎于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成氏由是遂亾。

潘崇

潘崇，楚大夫，太子商臣之傅也。初，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旣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

（江芊成王妹嫁于江，史記以爲成王妾）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呼發聲也，役夫賤者稱）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事職）。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弑王）。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冀久有救），弗聽。丁未，王縊。穆王立，以其爲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太師，且掌環列之尹。

潘尫

潘尫，字師叔，崇之子也。莊王圍鄭，鄭人行成，許之。潘尫入盟，子良出質。將晉師救鄭，欒武子聞鄭旣及楚平

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楚不可與戰也其爲鄰敵所憚如此莊王四年楚大饑庸人率群蠻以叛楚王使廬戢黎侵庸及方城爲庸人所敗戢黎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以伐庸遂滅之

潘黨

潘黨字叔黨尫之子也莊王十七年楚敗晉師于邲先戰晉魏錡至楚軍請戰潘黨逐之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疾進師乘晉軍晉中軍下軍皆敗惟上軍未動王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晉軍皆遁潘黨請收晉尸以爲京觀莊王不許潘黨善射能穿七札與養由基齊名皆楚之良也

申叔時

申叔時楚大夫楚莊王伐陳討夏氏之亂遂入陳殺徵舒因縣陳（滅陳爲楚縣）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

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予之也乃復封陳（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嘆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之言不能達其義非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共王名）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卒使傅之問于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也（謂治國之善語）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

訓典（訓典，五帝之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攝，固也）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敦篤以固之固而不徹（徹，道也）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施己所欲，舍過，謂之忠恕）明長久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昭利，明利人乃物）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盡精意斷之以情）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臨，臨下也）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恭王將北師于甕曰新與晉盟而背之毋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亾欲免得乎

申叔豫

申叔豫時之孫楚康王八年令尹子庚卒王使薳子馮爲令尹訪于申叔豫（子馮私訪之）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床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繭，綿衣；鮮，少也）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伊楚觀起有寵于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益觀起寵祿，斯將備所致[?]）楚人患之越一年王殺子南而轘觀起復使薳子馮爲令尹有寵于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于人中又從之遂歸（申叔避而歸家）退朝見之（子馮就申叔家見之）曰子三困我于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問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于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子馮聞申叔言懼，自御其車而歸）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骨肉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薳子馮叔敖之族子也

申無畏

申無畏即文之無畏也字子舟楚穆王九年冬帥諸侯之師次于厥貉宋公逆楚子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左孟鄭伯爲右孟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狥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莊王二十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

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昭明也聾暗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圍之九月不能克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見子反以求成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申叔展

申叔展申叔氏族也未詳其系叔展與蕭大夫還無社相善楚莊王伐蕭圍之還無社號申叔展號呼也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于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平中不敢正言故謬語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濕藥將病曰目于眢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枯井而拯己若爲茅絰哭井則己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爲信○己音紀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申無宇

申無宇申叔氏之族也爲芋尹楚公子圍爲令尹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靈王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五牲不相爲用如祭馬先不用馬之類況諸侯乎王必悔之弗聽討齊逆臣慶封靈王大會諸侯于申伐吳克朱方伐許許降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名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不校王心不違民

之不處誰其堪之初王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用王旌游至于軫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有罪亡入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于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

臺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搜也。有亡人，當大搜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名。僕，隱也。區，匿也。）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臣封汝至於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靈王戲自言。）靈王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棄疾，共王少子，靈王弟，即平王也。）王問于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若父，擇臣莫若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鄭丹，然丹，奔楚為右尹。）君其少戒。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及乾谿之難，棄疾帥陳、蔡、不羹之衆襲楚。然丹棄王逃歸，悉如無宇所料。（國語：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為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衙。叔段以京患莊公，鄭幾不克，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弒昭公；魯弁費實弱襄公；齊渠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徵衙實難桓、景；皆志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手拇毛脈。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辨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虻蝱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晳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侍，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王死，時無宇已卒矣。其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斷王旌、執王閽二事。）王弗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王縊于申亥氏，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申包胥

申包胥，楚大夫。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贏糧潛行，上峭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

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每頓三頓首）秦師乃出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三萬七千五百人）楚人聞秦師至皆爭起擊吳秦師敗吳于軍祥又敗之於公壻之谿吳子乃歸昭王復歸于郢王賞包胥辭曰臣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賞遂逃而不受申包胥使于越越王勾踐問曰吳爲不道將殘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而使血食吾欲與之邀天之衷惟是車馬甲兵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賞國也能博取于諸侯敢問

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矣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節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乃用其言越之滅吳申包胥與有力焉

屈瑕

屈瑕楚同姓爲莫敖（楚官名）楚武王使屈瑕盟貳軫（貳軫二國名）鄖人軍於蒲騷將伐楚師莫敖用鬬廉之策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楚伐絞軍其南門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請無以師衛采樵者誘絞人使出）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楚樵者）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後復使屈瑕伐羅不設備羅與盧戎兩軍之莫敖敗縊於荒谷

傳讚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之是聽鬬舭擊楫雲飛鳥逝一息千里于是小試於洲渚

之間不測淺瀬水波不興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不知適有天幸遂以爲盡操舟之術矣遂謝遣舟師傲然自得治視溟渤而杯視江湖推鼓徑進至犯大險吞天沃日之濤排山倒海之風轟豗澎湃奔鯨駭蛟乃徬徨四顧膽落神沮墜槳失柁身膏魚鱉之腹爲世大戒然則名今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幸乎使其自試之時已遇風濤之變則將知難而悔終身不敢言舟楫矣屈瑕之禍不幸類是當屈瑕與鄖師相距於蒲騷自知將寡非良委計鬬廉致以大鄖與四邑者鬬廉也教以銳師宵加於鄖者鬬廉也教以師不在衆不疑何卜者又鬬廉也無小無大惟鬬廉之是聽以成厥功豈不猶操舟者其始惟舟師之是從乎屈瑕徒見用奇之功而欲竊效焉伐絞之役是身試於洲渚之時也幸而絞人偶入其計志滿氣揚自謂算無遺策凡天下之言兵者無出我之右矣彼豈知之羅人政須折鋒者之耳剛規破矩任意直前變出不圖軍僨身殲其得禍蓋與操舟者無以異吁吳其禍端歸之蒲騷之役則所以成屈瑕之禍者在絞

不在蒲騷方伐絞之初屈瑕雖欲自用尚未敢自信也苟受性於敎人必思皆以用人言而勝今以自用而敗將益求其所未至不敢以矣爲賊矣彼既見其謀之驗志其幸而矜其能心口相語時昔蒲騷之勝借曰鬭廉之謀今猶憮誇敵之衆豈亦鬭廉敎我乎此所以堅其自用之意而趣其莊谷之禍也使堅之治泰一聽王孫之死下詔以新夫承相嚮觀以聽於其辭至敬就也權遲而張被西域之捷文至其心怡縱謂天下事止此耳迄自用而致泥水之敗出是言之自天子至庶人免于師佣之敵而驟欲獨行其志遇事之易者未足喜遇事之難者未足憂也世固有以一勝累一國以一能敗一身者豈不甚可畏耶

屈重

屈重屈瑕之族也爲楚武王莫敖楚武王五十一年伐隨王卒于師令尹鬭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秘喪故爲奇兵更開直道爲梁于溠水而進隨人出不意故懼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于漢汭而還請會示隨不疑濟漢而後發喪全軍而返莫敖之功也

屈完

屈完屈瑕之後楚成王十六年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何如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而還

屈建

屈建字子木令尹屈到之子楚共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兎走于衢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兎走使萬人擾既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恭王聞之立康王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蘇軾曰屈到嗜芰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于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

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于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
生之際聖人嚴之冕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
冠纓啓手見之末不敢不勉其于死生之變亦重矣父
子平日之言可以忽徇義至于死生嚴之際豈容以
私害公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
使其子學禮于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
之言或王社稷或勸于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
然皆篤于大義不私其親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
之賢聞于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
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
不知夫子之賢而惟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
必有大不忍者而奪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
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
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没而不能執母之杯棬皆人
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爲萎之事若出于
于斯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
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于易簀曾子曰君子之
愛人也以禮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郗子之言爲

春秋紀傳　卷四十五　楚列傳　七

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簀于病革之中
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盥而撫之
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
于齊者有如河乃瞑鳴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于主而
不知報齊以成夫子變凶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
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由
見觀之郗子之愛屈到是疢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爲藥石也哉　康王十三年令尹遠子
馮卒屈建爲令尹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
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
孟師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與吳師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
兩軍之間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
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堅後爲陳我克則進奔亦視之

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
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還逐五子至
其木軍簡師會之先所簡精兵堅後者夾擊吳師吳師大敗遂圍舒鳩八
月楚滅舒鳩王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
蔿掩往年蔿子馮請退師須其叛而伐之楚從之故有功子木辭賞以予其子十五年宋
向戌善于晉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
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許之如楚楚亦許之乃遍告諸國
爲會于宋夏五月趙孟及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宋子木
止于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向戌復于

春秋紀傳　卷四十五　楚列傳　八

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
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向戌復命于子木子木使驛謁
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子木至自陳
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固諫不聽出告
人曰令尹將死矣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
定之信亡何以及三不出三年必死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
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
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乃
先楚人盟畢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

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子木歸以語康王曰宜晉之霸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康王十六年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

說苑石乞侍坐于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于室無所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己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卜其臣必不難其君矣建是以知其將爲亂也處十月白公果作亂按屈建是康王時人與白公不相值說苑誤

屈生

屈生屈建之子也楚靈王三年殺令尹屈申以其貳于吳也以屈生爲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餘無事見于傳

成氏申叔氏屈氏皆楚公族潘氏未詳所出維楚有材諸臣或長于將帥之畧或優于專對之能或嫻于諷議或善于會盟皆國良也申叔時之言論風采尤可嘉尚子玉剛愎僨師無足言矣

春秋紀傳卷之四十六

東陽李鳳雛纂輯

楚列傳

鬻拳

鬻拳楚之大閽也楚文王十五年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于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弗納楚子激其志使別立功楚子感其忠故遂移兵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于經皇經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初鬻拳彊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若後世城門校尉官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忘納君于善鬻拳所爲人臣之法楚文王能曲諒其忠愛所以興也范甯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是君可得而脅也大不然之

呂祖謙曰人臣之憂在于諫之未善不在于君之未從諫之道難矣哉誠之不至未善也理之不明未善也辭之不達未善也氣之不下未善也行之不足以取重于君未善也言之不足以取信于君未善也夫不憂術之未精而徒憂病之難治天下之拙醫也不憂兵之不多而徒憂敵之難勝天下之庸將也臣之納諫也苟尤君而不尤己不能導君使自從而欲强君以必從其流弊終至于鬻拳脅君而止耳鬻拳豈欲脅君哉告而不從故出于强强而不從故出于脅幸楚子不以爲悖耳苟楚子之不從吾不知鬻拳將

何術以繼之乎。不幸爲楚子所誅。則陷于逆亂。其心迹終無以自見于世矣。鬻拳亦知其不可繼。故以刖足之心。明吾兵諫之迹。後世欲學吾之兵諫。盍學吾之刖足乎。刖足不可學。則兵諫亦不可學也。荀卿、備之閑者也。其論諫諍輔弼。乃曰自能率羣臣百吏相與彊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謂之輔弼之說。此仰鬻拳之說。皆欲以力强其君者也。匹夫所恃以動萬乘者。道存焉耳。苟欲與之較力。是黔婁與倚頓較富也。危矣哉。

樂伯

樂伯、楚大夫。晉楚邲之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疾驅而摩近也 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左車左也。菆矢之善者 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代御執轡使御下車飾馬正鞅以示閑暇 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矢盡僅存其一耳 麋興于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 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止追致師者 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遂免之

棄疾

棄疾、令尹子南之子也。子南之爲政也。專其嬖人觀起有寵于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招權納賄所致 楚人患之。王將討焉。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子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止事我否 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于朝。轘觀起于四境。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于朝。謂子南尸 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仇。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鍾儀

鍾儀、楚鄖邑大夫也。共王七年。子重伐鄭。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

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舍近事而遠稱太子以示性所自然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於是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二國通好息兵儀之力也

公子申

公子申楚大夫楚共王四年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

楚十一月辛丑公子申遷許于葉共王十七年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還二十年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偪奪其權勢楚人殺之

公子側

公子側字子反爲楚司馬楚莊王二十一年帥師圍宋久不下軍有七日之糧耳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拆骨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棄而歸耳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莊王曰諾引而去之共王四年晉人伐鄭楚使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子反不能决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

其未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兩國之成七年子反怨巫臣之阻娶夏姬也及巫臣奔晉子反子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教吳叛楚楚數有吳患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十六年晉厲公起師伐鄭鄭人告急于楚共王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與晉師戰于鄢陵晉呂錡射共王中目養由基射錡殺之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戰晉人患之乃用苗賁皇策而逸楚囚事詳苗賁皇傳王聞之名子反謀穀陽豎獻飲

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玉敗于城濮時王不在軍）子毋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公子嬰齊

公子嬰齊字子重莊王之弟也莊王十六年左尹子重

侵宋王待諸郔（爲子重聲援）十七年邲之戰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大敗晉師共王二年魯成公從晉伐齊令尹子重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閱戶口）已責（棄逋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强冠之冬師侵衛遂侵魯及陽橋魯人行成許之及魯公宋秦陳衛鄭之大夫盟于蜀共王四年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七年秋子重伐鄭師諸氾諸侯救鄭楚師還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申呂爲賞田許之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以是爲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以是怨巫臣及共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通吳道之伐楚吳師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晉奔命九年晉人伐鄭以其貳于楚也子重侵陳以救鄭冬十一月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

曰弗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是役也浹旬之間克其三都（自戊申至庚申凡十二日）莒無備故也十二年宋華元合晉楚之成子重許之夏五月晉士燮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曰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子辛將右子重與子反相惡及敗王使止子反無死子重使謂

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謂子玉自殺之事盍圖之對曰大夫命側側敢不義遂自殺也二十年子重伐吳爲簡之師簡選練也克鳩茲至于衡山衡山在吳興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子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公子壬夫

公子壬夫字子辛楚莊王之子也爲楚右尹鄢陵之戰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及敗王殺子反而子辛獲免楚共王十九年晉韓厥帥諸侯之師侵鄭秋子辛救鄭侵宋呂留二邑名 二十二年令尹子重卒以子辛爲令尹子辛侵欲于小國諸侯多叛楚二十四年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陳之叛楚罪在子辛楚共王既不能素明法教陳叛之日又不能服斯威刑以謝小國而攏其罪又興兵致討加禮于陳而陳俱彌甚乃怨而歸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致死然共王用刑爲失其節故言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人來定逸詩也挺挺正直也局局明察也言謀事不善當聚集賢人以定之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鄢陵殺子反公子申及壬夫八年之中戮殺三卿欲以威諸侯故君子以爲不可

公子午

公子午字子庚莊王之子爲司馬共王三十年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王娶秦嬴爲夫人子庚寧其父母三十一年吳侵楚子庚用養由基之謀大敗吳于庸浦是年共王卒子康王立二年令尹子囊將卒遺言子庚必城郢遂代爲令尹五年鄭子孔欲去諸大夫而起楚師以去之

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于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嘆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子孔謀洩鄭人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子庚伐鄭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再宿爲信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九年

楚以子南代子庚爲令尹。

囊瓦 錯簡宜在公子貞後

囊瓦、字子常、令尹子囊之孫也。平王十年、囊瓦爲令尹、城郢以備吳。沈尹戍知其將亡郢也。十三年、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爲王。子西固辭。乃立昭王。吳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司馬沈尹戍帥都君子及王馬之屬以濟師。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會吳國有內難。時公子光弒僚自立楚

師聞吳亂而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郤宛字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將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救潛之役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

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鄢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編菅苫也秉把也秆藁也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陳晉及其弟陳晉之族呼于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戍言于子常曰、

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陽令終爲中廐尹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光自立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民情不附

（恐生他變）知者蒢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七年蘘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饗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

侯自拘于司敗（竊馬者自拘）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隱因也）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言請助養馬者必得駿馬如肅爽者以償君）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不言裘蒙上文）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言有司禮遣之物不供備故）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沉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八年春三月晉人爲之大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既而不果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

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與楚夾漢而軍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

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概王晨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人五戰入郢初鬭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聚焉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illegible]

過也公貨足以獻賓家貨足以供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于民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闕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惟子文之後在至今處郢爲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

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于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同日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積不厭其速怨于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然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于成靈乎成不禮于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王不顧于民一國棄之如遺跡焉子常爲政而無禮不顧甚于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敗

公子魴

公子魴字子魚共王之子也楚平王六年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公子貞

公子貞字子囊莊王之子共王二十三年殺令尹子辛而使子囊爲令尹子囊爲政改子辛之行楚國以治諸侯畏之二十七年秦景公乞師于楚將以伐晉王將許

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于教其庶人力于農穡工商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于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下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君其圖之王不能用共王三十二年王有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

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于地惟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五命乃許秋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康王元年楚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不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穀臣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子庚當代爲令尹蓋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爲亂事未得訖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

養由基

養由基楚大夫養由基善射去楊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晉楚戰于鄢陵先戰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王怒曰大辱國（賤其恃勇不尙智謀）詰朝爾射死藝及戰晉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楚師敗而奔迫于險晉師追及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有君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晉師乃止康王新立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覆伏兵）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康王四年以公子午及薳子馮爲令尹司馬而以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從民望也

公子申公子結

公子申字子西公子結字子期皆平王之庶子昭王之兄也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嫡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秦）不可瀆也王有嫡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初吳王闔廬之弒王僚也公子掩餘出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昭王四年吳王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於是遂來奔王大封而定其徙使居養取于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

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仇以重怒之毋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億安也）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徐子失國奔楚吳謀伐楚楚于是乎始病十年吳

師伐楚戰于柏舉楚師大敗五戰及郢昭王奔隨吳師追王至隨王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己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僻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惟一人（一人楚王）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取血）明年申包胥以秦師至子西收聚散卒敗吳于軍祥子期與秦將于蒲滅唐（唐從吳伐楚故）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

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焚之又戰吳師再敗遂歸冬十月昭王入于郢昭王既反國以子西爲令尹子期爲司馬明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二帥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遷都于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二十二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

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困乏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知死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王將遊荊臺司馬子期諫（家語期作祺）王怒之令尹子西賀于殿下曰荊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吾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

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勸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期者忠臣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貴忠而誅諛焉王曰今我能聽司馬之諫亦能禁耳若後世遊之何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世之後起山陵于荊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于父母之墓以爲歡樂也王曰善乃還昭王聘孔子至楚將封以書社地七百里子西沮之二十七年秋七月吳伐陳昭王救陳卜戰不吉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仇亦不

如死死一也其死仇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子閭也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攻太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潛師閉途迎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爲惠王惠王九年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初太子建之出亡也自城父奔宋又避華氏之亂奔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晉人謀襲鄭建許爲內應鄭人覺之殺子木(建字)其子曰勝在吳子西名之還楚使處吳境爲

白公勝請伐鄭(報父仇)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未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仇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吳伐愼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與其徒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刦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

人而後死

公孫寧

公孫寧字子國子西之子也惠王十二年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子國卜爲右司馬卜得吉兆如其志觀瞻楚開卜大夫)故命之(命爲右司馬)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佐)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柏舉之役寢尹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固執燧象以奔吳師)三月公孫寧吳由于蒍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于析君子曰惠王知志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子良惠王弟)沈尹朱曰吉過

于其志。志望也。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將爲王也。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太宰子朱嘗侍飯于令尹子國、子國啜羹而熱、投殺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藍尹而笞之三百。其爲人僩傲無禮如此。

公孫朝

公孫朝、子西之子、爲武城尹。將伐陳、楚子問帥于太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

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言此二人皆嘗輔子西子期伐陳。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于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于陳。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馬、此以爲恨。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舍左史。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帥、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禦之、敗、遂圍陳。七月己卯、公孫朝帥師滅陳。惠王十一年事。

愚按、楚多奇士。鬻拳之自刖、葉疾之投袂、可爲忠孝權衡矣。伯樂之致師、由基之命中、子魚之赴敵、將帥之選也。鍾儀釋囚而結成、子囊臨死而城郢、社稷之衛也。子西子期因敗爲功、易亾爲存、有扶傾否之力也。至若子重子反子辛、囊益無足言矣。囊瓦不仁、覆師喪國、味讒如美珍、嗜利如饑豺、其覆亾也固宜。

春秋紀傳卷四十六終

春秋紀傳卷之四十七

東陽李鳳雛纂輯

楚列傳

伯州犂

伯州犂晉大夫伯宗之子也初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于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旣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盍亟索士慭庇州犂焉慭願也得畢陽及三郤殺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以州犂奔楚楚以爲太宰共王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王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楚人奔晉者侍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

厚不可當也康王十四年晉楚弭兵盟于宋楚人衷甲伯州犂見令尹子木請釋甲不聽出告人曰不出三年令尹必死明年子木果卒康王卒子郟敖立而公子圍爲令尹有異志伯州犂黨于令尹圍郟敖四年圍會晉趙文子于虢尋宋之盟也及盟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于前以自衛魯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言平王有當璧之命圍雖取國猶有後憂會畢而歸是年冬圍弒其君郟敖而自立遂弁殺州犂州犂孫郤奔吳

穿封戌

穿封戌楚大夫康王十三年楚師侵鄭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于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于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頡曰頡遇王子弱焉皇頡已解其意弱敗也戌怒抽戈

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及王子圍篡立爲王使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侍飲酒于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

愚按伯州犁之聽訟上下其手抑揚其詞曲媚權貴其術可謂工矣及子圍篡立封戌反以抽戈受賞州犁竟被戮辱向之所以自結者乃其所以自禍者也不忠之臣天下同棄楚靈暴横淫濁何嘗不分哉

伍參

伍參楚大夫參有知畧而嬖于莊王晉楚邲之戰兩軍遇于敖鄗之間王欲還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

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荀林父新將中軍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從之大敗晉師

伍舉

伍舉伍參之子也食邑于椒亦稱椒舉伍舉娶于王子牟王子牟有罪而亾伍舉懼而出奔其友聲子爲言于令尹子木而復之語在聲子傳伍舉黨于王子圍子圍弒逆舉與其謀靈王三年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歡于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于諸侯晉侯許之夏六月靈王會諸侯于申椒舉言于王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

君其何用王曰吾用齊桓秋七月王以諸侯之師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奔吳吳子處之朱方而富于其舊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唯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于戮乎播于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請一息我亦且一言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軍人粲然皆笑王使速殺之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

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于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

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啟疆請于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事詳啟疆傳）使富都那豎贊焉（富都貌都閑也那美也豎未冠）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國君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靈王無道舉數有諫諍王不聽故及于難（公子圍弑君而自立改名曰虔後平王立虔死于乾谿謚靈王）舉之子伍奢孫伍胥另有傳

然丹

然丹字子革鄭穆公之孫子然之子鄭殺公子嘉然丹以同罪來奔康王以爲右尹靈王十一年王狩于州來遣五大夫帥師圍徐以懼吳王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楚大夫）右尹子革夕（見王）王見之去皮冠舍鞭（敬大臣）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太公子）王孫牟（康叔子）燮父（唐叔子）禽父（周公子）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

惟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破圭玉以飾斧柄）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

山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
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
心周行天下將必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
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
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
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食數日不
能自克以及於難王之聞難也惶懼不知所爲子革曰
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

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亾於諸侯以聽大
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於楚
棄王而歸平王使復其位平王二年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
宗丘且撫其民分貧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舉淹滯
任良物官民大悅服四年平王使然丹誘殺戎蠻子遂
取其地李京曰穆滿雖有逆遊之過然卒能聽祈招之詩以自克而祗宮考終蓋亦善補過者矣是以雖不得爲周之賢王而亦不失爲世之英主而奈何楚子之不悛也

子張

子張楚大夫白公也靈王虐曰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
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
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禮曰其中退然執殤宮能使殤也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白公又諫王如
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聳敬也以
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患其不言
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
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
又使以象旁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
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

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
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
道猶不敢專制使以道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
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
今君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
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
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百里曰同
而至于有畿田千里曰畿以屬諸侯至于今爲令君桓

文皆然君不度憂于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慭寘之于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瑱塞耳也言四獸之牙角爲瑱不盡其又以規諫爲之乎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

奮揚

奮揚楚大夫平王使太子建居城父命奮揚爲城父司馬費無極譖于楚王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使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旋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爾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伎如子躬

枝如子躬楚大夫楚平王新得位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事畢弗致犨櫟本鄭邑楚人取之平王新立故還以賂鄭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降服如今解冠也謝違命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謂子躬毋自勤辱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平王新立慮諸侯不服故賂鄭子躬至鄭知鄭已悅服不復須賂故弗致也王善其有權將與謀事

王子勝

王子勝楚之左尹也初楚共王遷許于葉許恃楚而不事鄭故鄭人胥欲伐許楚平王六年左尹王子勝言于楚子曰許于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于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于楚許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鄭方有令政鄭有賢臣政事方美許曰余舊國也許先封鄭曰余俘邑也鄭莊公滅許而復存之故曰俘邑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易以豉反國不可小謂鄭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白羽改爲析

陽匄

陽匄字子瑕穆王之曾孫也楚平王元年王殺令尹𨶛成然以陽匄爲令尹六年令尹子瑕城郟（楚邑）曾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平王爲太子建娶于秦秦女至自取之使令尹子瑕聘于秦謝夫人也初靈王執吳行人蹶由至是子瑕言于平王而歸之十年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諸侯之師救州來（時令尹以疾從戎故薳越攝其事）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遂大敗于雞父陽匄子陽令終爲囊瓦所殺以其爲郤宛之黨也故及于禍

藍尹亹

藍尹亹（藍尹楚官亹其名也）楚大夫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于成臼（成臼水名）見藍尹亹載其孥王曰載余對曰自先王莫墜其國當君之身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詞夫有其故王使謂之曰成臼之役爾棄不穀今爾敢來何也對曰昔瓦惟長舊怨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臼以儆君也庶悛而更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儆前惡乎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于死死在司敗矣惟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王乃見之子西歎于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否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闔閭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脩無患吳矣夫闔閭口不貪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于色身不懷于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羸病也）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脩德以待吳吳將斃矣其後十數年而吳亡

王孫由于

王孫由于楚公族吳師之入楚也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由于徐蘇而從王復國行賞以由于與鬬辛爲首初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楚邑）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大小何知對

曰圉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泄之事余亦弗能也

王孫圉

王孫圉楚公族聘於晉定公享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對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序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恫於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供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道之訓詞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蔭庇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獻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其後昭王失國復歸功臣十八國與焉

左史倚相

左史倚相楚之良史也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以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惟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命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朝夕以交儆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官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子實不叡聖于倚相何害子亹懼曰老之過也（老子亹名）乃驟見左史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于鄢芊

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惟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芰薦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芰以干之（干犯也以芰為薦其猶以芰當祭也）其可乎子期乃止春秋時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晉董狐齊南史氏魯左丘明及楚左史倚相皆稱良史楚之檮杌倚相筆也楚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

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之從之大破吳軍左史不獨能通墳典又達于兵事如此

觀射父

觀射父楚大夫觀從之後也射父以博聞著于楚與左史倚相並稱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于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夫人人人也）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

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寵神其祖而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比近也）子期祀平王致牛俎于昭王王問于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咸俎肉兩問也）對加于舉（加增也舉人君朔望之盛饌）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大牢牛羊豕也會大牢舉四方之貢）諸侯舉以特牛

祀以大牢也特一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少牢羊豕大夫舉以
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
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
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
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一純
二精一純心純一而潔二精玉帛也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七事
天地民四時之務也八種八音也九祭九州助祭十日甲至癸也十二辰以致之
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百官受民姓也
一官之職其發爲達于王者有十品百官故有千品有
僚屬轉陪貳相佐助復有十等千品故萬官也醜類也

以十醜承萬故爲億醜天子之田九
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以食萬官明德以昭之昭孝敬也
和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色也血以
告殺明不因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齋敬也敬不可久民功
不堪故齋肅以承之肅敬也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
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
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不殖是用不從不從上令其生
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
侯舍日有月享也卿大夫舍月有時祭也士庶人舍時歲乃祭也天子
徧祀羣神品物品物謂若八蜡所祭貓虎昆蟲之類諸侯祀天地三辰及

其土之山川祀天地惟二王後得行之卿大夫祀其禮禮謂五祀及其祖先士
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龍豗豗丁候切豗龍尾也謂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日
月合辰于尾月令日孟冬日在尾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
頻行並行求食也因于是乎烝嘗傳曰閉蟄而烝家于是乎嘗祀百
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粢盛潔其糞除慎其
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
辭以昭記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于是乎合其州
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妎其讒
慝妎音戒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億安也以申固

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
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
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
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
繰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齋肅恭敬致力
于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
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
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
玉帛爲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王曰三事者

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爲暘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鍾建

鍾建楚大夫吳師之入楚也楚王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畀我季芊之字涉雎濟江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及昭王復

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

愚按楚在南服氣槩文明故其人多瑰奇閎博之才倜儻譎詭之輩人材較之諸夏爲特盛焉若所謂封戍伍參然丹奇楊之流或以抗直稱或以忠知著或以博聞顯或以詞令鳴彬彬乎國良也相與鼓動乎國事馳騁乎中華宜楚勢之日張矣然荊之張雖之弛也亦皆屬寀之罪人也

春秋紀傳卷之四十七終

春秋紀傳卷之四十八

東陽李鳳雛纂輯

秦列傳

百里奚

百里奚虞人也少時家甚貧流落不偶出遊以干諸國嘗之齊不用又之周周又不用又轉而之他久之不反其妻無以自給乃西入秦爲澣婦遂與相失後奚歸虞事虞公爲大夫晉獻公伐虢道出虞竟乃以璧馬賂虞假道意在併虞宮之奇語奚曰是不可不諫也奚曰貪

賂玩寇蓋不可以言者也子盡子心吾行吾志耳奇諫虞公果不聽晉滅虢師還遂滅虞執虞公及奚以歸晉太子申生姊穆姬適秦獻公將以奚爲媵奚恥之亡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人曰百里奚吾媵臣也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與之時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大悅之遂以爲相說苑百里爲賈人將車之秦飯牛于車下穆公見之問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肥何也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於是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枝論政公孫枝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

然吾說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枝遂歸取鳥以賀
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
之公孫枝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
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自知不賢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
不許公孫枝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
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
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枝將逃公乃聽之以
百里奚爲上卿而使公孫枝爲大卿以佐之也風俗通
百里奚爲秦相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搏
髀援琴撫絃而歌者三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
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其二曰百里奚初娶
我時五羊皮臨當別時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爲其三
曰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谿墳以瓦覆以柴舂黃
藜搤伏雞西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貴捐我爲問之乃其
故妻還爲夫婦韓詩外傳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納
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曰臣生無補于國不如死也穆
公感悟而用百里奚呂氏春秋百里奚之未遇也亡號
而虜晉飯牛于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

獻諸穆公三日請屬事焉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
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
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爲明君臣爲忠臣彼信賢
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穆公遂用之謀無不
當舉必有功

奚乃迎蹇叔于宋取由余于戎求丕豹公孫枝于晉三寘晉君惠公懷公文公一救荊禍巴人致貢西戎咸服穆公之霸皆奚之力也奚既相其妻在秦知之而未敢言一日奚坐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因援琴撫絃而作扊扅之歌奚聞之愕然問之乃其故妻也遂迎爲夫婦奚相秦勤勵自苦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于國中未嘗從車騎操干戈及其卒也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

按左氏晉人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原無百里奚名氏
而史記晉世家井伯下又有百里奚正義曰南雍州記
云百里奚宋井伯宛人也顧麟士說約亦云百里奚字
井伯似井伯即百里奚也但朱子或問云按左氏之言
則媵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則正義不可從矣
又商君傳載趙良之言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穆
公賢願見無資自鬻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舉之
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范太史謂史記所傳自相不
合如此史記秦本紀曰虜虞公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爲
秦穆公夫人媵于秦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
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人曰吾媵臣
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
時奚年已七十餘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曰虞君不用
子故亡非子罪也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然則奚雖
不諫亦未遽之秦也
相秦六七年東伐鄭三寘晉國之君索隱曰謂立晉惠
懷文公呂東萊曰秦穆納晉惠在僖九年納晉文在僖

二十四年相距十五年一救荊國之禍索隱曰十二諸
侯年表穆公二十八年會晉救楚朝周今按年表二本
于秦陳蔡俱云伐楚朝周于齊云敗楚朝周此城濮之
戰也似索隱救字有誤發教封內巴人致貢施德諸侯
入戎來服由余聞之叩關請見云云考左傳奚以僖五
年十二月虞亡被執于晉史記穆公四年迎婦于晉在
僖四年十二諸侯年表同故劉氏通鑑外紀年表即以
奚爲媵于秦穆公授政奚薦蹇叔皆系之是年蓋去年
迎婦今年十二月未有不送媵者而此時年已七十矣
至僖三十二年十二月晉文公卒秦始興殽之師又歷
二十七年奚至是蓋幾百年左傳止載穆公訪諸蹇叔
而不及奚意存亡已不可知蒙恬傳秦穆公罪百里奚
而非其罪也則秦之用奚蓋不終矣惟史記並載問叔
及奚且謂二人哭送其子按左傳三帥中惟稱百里孟
明視其西乞術白乙丙並無所系而史記百里奚子孟
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左傳正義曰世族譜以百里孟明
視爲百里奚子無可疑者諸云或以西乞術白乙丙爲
蹇叔子按傳稱蹇叔之子與師言其在師中而已若是

西乞白乙則爲將帥。不得云與也。或說必妄記異聞耳。是時推視爲奚子。觀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蓋父之執友。公私關切。不覺情至。盜于時長豈有奚在而反無一語者。穆公使謂蹇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正義曰。人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歲。下壽八十。淮南子則云。凡人中壽七十歲。是蹇叔之過中壽已久。蓋亦不下八九十矣。史記二老曰。臣老遲還恐不相見。而左史自崤師後。絕不見奚叔二人。左傳文三年。封崤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歸之子桑之舉善。又史記穆公要由余降秦。用其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賜以金鼓。則霸西戎者。子桑由余之功爲多。凡趙良所云。皆推而原之。以爲奚之功。豈可以封崤之尸。竟爲奚功乎。

百里視

百里視字孟明、一字子明、百里奚之子也、初繆公與晉文公圍鄭、聽燭之武之言、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而還。後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繆公信之、名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師襲鄭。蹇叔諫、不聽。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備一日之積、行則備一日之衛、且使遽告于鄭。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滅滑而還。晉人發命、與姜戎敗秦師于崤、百里視西乞術白乙丙皆見執。公羊傳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冢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也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穀梁傳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殽之巖唫之下我將尸女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爲哭吾師也二子對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匹馬倚輪無反者晉人者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愚按二傳之文不甚相遠然皆不如左氏序事之詳盡穀梁傳不載弦高一事脫一大關鍵公羊雖載弦高事而以爲相遇于殽則是秦師並未過周及滑師幾東抵函關而遂遇脅御也亦未免疏漏矣今並錄之以備參考

晉襄公之母夫人文嬴、繆公之女也、請三帥、公許之。既而悔之、使陽處父追之、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繆公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秦大夫及左右皆請殺孟明、公曰、孤之罪也、吾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使復爲政。三年

孟明師師伐晉報崤之役與晉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之拜賜之師繆公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德政重施于民一年復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崤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繆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繆有焉夙夜非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蹇叔

蹇叔宋人少與百里奚善繆公既得百里奚授以政辭曰臣不如臣之友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困于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因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頽好牛臣以食牛干之及頽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誠知虞公不用臣臣誠利爵祿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難是以知其賢于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繆公得杞子與鄭之言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計也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名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崤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及崤之敗繆公悔不用蹇叔之言乃作秦誓

由余

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戎王聞繆公賢故使

由余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引登三休之臺由余曰臣國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寡君猶謂作之者勞居之者逸此臺若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爲政然尚時亂今戎狄無此何以爲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督責于下下極罷則以仁義怨望于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于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狄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

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于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僻遠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遷于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

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秦用由余謀伐戎益國十二拓地千里遂霸西戎與百里奚蹇叔公孫枝並爲秦賢佐云。漢書雜家有由余三篇呂氏春秋秦穆遺戎王以女樂與良宰戎王大喜以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因扞弓而殺之秦寇果至戎王醉而臥于樽下擒而縛之。

公子縶

公子縶字子顯晉人殺卓子奚齊使梁由靡請君于秦公問大夫子明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當先立誰擇夫二公子而立之子明曰君使縶也縶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窺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微知可否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于翟曰寡君使縶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于喪失國常于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曰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于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縶退弔夷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于公子縶請入河外列城五以求入國并厚賄于使者公子縶反致命繆公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沒猶貪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

私不沒于利也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寘晉君而載之載成也寘仁不亦可乎君若求寘晉君以成名于天下成威名則不如寘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仁有寘武有寘仁寘德武寘服于是先寘公子夷吾是爲惠公其後惠公敗穆公卒納公子重耳皆公子縶本謀也。

公孫枝

公孫枝字子桑晉人奔秦穆公用爲大夫百里奚飯牛于秦公孫枝見而說之狀以告穆公三日請屬事焉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乃爲天下笑乎公孫枝曰信賢而任

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爲明君臣爲忠臣見內將服敵國且畏離服笑敢穆公遂用之

穆公以師納晉公子夷吾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不識不知則無好惡不僭不賊則不忌克)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惠公既入不予秦河東地及晉饑乞糴于秦公謂公孫枝曰予之乎公孫枝曰君施于晉君晉君無施于其衆今旱而聽于君其天道也君若弗予而天予之(予之年)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

有辭矣不如予之以說其衆衆說必咎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泛舟于河歸糴于晉韓之役穆公將戰公孫枝進諫曰昔君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君之不寘德而寘服也寘而不遂擊而不勝其若爲諸侯笑何君盍待之乎穆公曰然昔吾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不寘德而寘服也然公子重耳實不肯吾又奚言哉殺其內主(謂里丕)背其外施(謂秦彼)塞我施若無天乎云若有天定必勝之既戰獲晉君穆公至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摯曰殺之利公孫枝曰不可恥大國之士于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子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仇雖微秦國天下孰不患公子摯曰吾豈徒殺之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以立有道仁也勝無後患知也公孫枝曰恥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女毋乃不可乎若不可必爲諸侯笑戰而笑諸侯不可謂武殺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不忘是再施而不遂也不可謂知君曰然則若何公孫

枝曰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代更也)國可以無害穆公曰善于是歸惠公而質子圉秦始知河東之政

后鍼

秦后子鍼字伯車桓公之子景公之母弟也景公二十七年秦晉爲成伯車如晉蒞盟成而不結二十九年春鍼如晉修成二國遂和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弗去懼選(恐景公數其罪責之)三十六年七月鍼適晉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造舟爲梁)十里舍車(一舍八乘爲八返之)

傳自雍及絳（雍秦都絳晉都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歸取酬幣（備九獻之儀始禮自賛其一故續送其八酬幣）終事八反（以八百乘車載幣其二百乘以自隨極言鍼之奢富以成蓋欲盡敬于所赴）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于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賛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于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于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賛之也鮮不五稔（少倘當歷五年多則不啻）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未幾趙文子卒是歲十一月楚子干奔晉（子干王子比也）晉人使后子與子干齒（以年齒爲次）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不自安）是以皆來亦惟命且臣與羈齒毋乃不可乎（后子先來仕欲自同于晉臣以子干新來爲羈旅之客）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忌敬也鍼蓋以自別）四十年秦景公卒后子復歸于秦（終五稔之言）

醫緩醫和

醫緩秦之良醫也晉景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爲治之）未至公夢疾化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肓鬲也心下爲膏）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攻灸也達針也）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秦自緩以醫名于世其後四十餘年而有醫和焉和亦秦良醫也晉平公有疾求醫于秦秦景公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非鬼神非飲食）惑以喪志（惑女色而失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能匡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爲天所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而罷退五降而息不容彈作）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志乃忘和平君子弗聽也（五降不息則有此樂）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淫過也）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災陰淫寒疾

[illegible]疾風淫末疾末四支也雨淫腹疾晦淫惑疾[illegible]節則心惑亂明淫心疾明晝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在夜故言晦時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文子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于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祿位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于文皿虫為蠱穀之飛亦為蠱

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下艮上為蠱巽長女艮少男少男而說長女非匹蠱惑之象巽為風艮為山山木為風所落蠱壞之象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按秦之建國僻處西陲雖得豐鎬之地然戎翟自逞未嘗與中國會盟自任好奮起屬晉國內亂而秦人操其廢置之柄威令行于關東明會征伐交于中國而霸業成矣雖[illegible]之賢知人善任寧百里奚于市取由余于戎迎蹇叔于宋求丕豹丁等赦孟明于三敗之餘而卒收其功擧策輻湊衆智廣集取威定霸良有由也穆公歿後成淵謝雖繞朝贈策自謂有人然策書所載不之見也康公以後秦益出其卓犖奇偉之士寔不可得而傳得名醫二方技中之傑出者歲惜其但知醫而不知醫[illegible]

春秋紀傳卷四十八　終

春秋紀傳卷之四十九

東陽李鳳雛纂輯

吳越列傳

季札 吳

季札吳子壽夢之少子也壽夢生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眛次札札字季子封于延陵故號延陵季子季子弱而才父兄皆愛之壽夢欲立之季子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諸樊既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

子曰能守節矣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于子臧之義吳人固立之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于是兄弟約以次傳必致國乎季子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于余身諸樊死餘祭立餘祭死夷眛立餘祭之四年吳子使札聘于魯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

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
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
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
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
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
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
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
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
思而不懼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

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
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
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
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
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見舞象箾南籥者文王樂曰美哉猶有憾恨不及已致太平見舞
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湯樂曰
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禹樂
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

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
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也已其出
聘也通嗣君也至齊悅晏平仲至鄭見子產如舊相識
適衛悅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
君子自衛如晉將宿于戚時孫林父逐君而居戚聞鐘聲焉曰異
哉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
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至晉說趙文子
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悅叔向謂之曰
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勉

于難延陵季子游于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之入晉境未久何其名之不疑也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是以知國之暴也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是以知民力之屈也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臣善伐而不上諫是以知國之亂也初季
子有寶劍過徐徐君欲之而未敢言季子知之以方聘
上國未獻也及反過徐徐君已死季子解劍掛墓上之
木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矣夫子將誰予季子曰吾向
者已心許之矣豈以其死而負吾心乎夷昧立四年卒
將授國季札札逃去不受于是夷昧之子僚立為王王
僚五年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伐楚使季子聘于

丁國以觀諸侯吳師爲楚所困公子光者諸樊之子也
嘗以吾父兄弟四人遞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當
立王僚何爲者乃使專諸刺殺王僚公子光代立是爲
吳王闔閭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
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
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
而待季子卒于延陵孔子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
子之墓

太史公曰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
濁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

獨孤及曰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
前聞于舊史氏竊謂廢先王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
非公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出能觀變入不討
亂非智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竊惑焉彼諸樊
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泰伯之讓
是狥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于六替禍機作于
內室遂錯命于子光覆師于夫差陵夷不及二代而
吳滅國之殺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誰生之
哉

王世貞曰余每讀宋人語謂季札之才近伯夷未嘗
不爲之失笑也季札而似伯夷誰不知者季札蓋智
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夫以諸樊之爲長焉而讓
餘祭夷眛之爲仲爲叔焉而讓所中人亦勉能之夷
眛沒而猶讓則非中人所能爲也彼見夫吳之祚僅
庆而好戰日尋楚之干戈而僚以貪愎驕勇之性光
以狡悍忍詬之姿左右焉其人日睨而齒嚙非未嘗
一日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之而不能以義割恩
而不忍其身之不躬而何有于國故熟計而舍之非
得已也彼二人者感札之讓位而不爭安札之無欲
而不疑以其屬尊而不之逼而札始得爲札矣彼吳
之亟亂而亟定數鬭而數勝若無札焉至百歲而猶
將師以救陳尚猶以老氏之道待楚雖以夫差之好
勝而弗之責也夫差之將亡吳天下之人皆知之札
聽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默無以
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鴟夷也伯夷則不然其爲夫
差之叔父也必爲比干吾故曰札智人也得老氏之
精而用之者也

按左傳哀公十年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
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
退以爲子名乃還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至哀
公十年共七十七年壽夢卒時季子已能讓國年當
在二十內外至是蓋近百歲矣而猶能將兵以救陳
與哉禮六十不服戎季子高年軍旅非所宜也豈其
能讓國于諸樊餘祭之時而不能謝事于夫差昏淫
之日乎公羊高曰吳光殺僚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
入吳國此說得之

伍員 吳

伍員楚大夫伍奢之子字子胥又稱申胥初楚平王使
伍奢爲太子建傅費無極爲少傅無極無寵于太子言
于王曰建可室矣王使無極爲太子取婦于秦馳歸報
平王曰秦女美王可自取之而更爲太子取婦王遂自
取秦女愛幸之生子軫無極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不
王一旦卒而太子立殺己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
無寵于平王平王益疏建使建居城父備邊兵之無極
言于平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

備也太子居城父將兵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將交輔之其事集矣王信之名問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于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遣之太子建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名之王使名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伍尚奢長子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我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尚遂往楚人皆殺之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使者捕伍員員貫弓執矢鄉使者使者不敢進伍員遂亡聞太子建在宋欲往之道遇其友申包胥曰楚王殺吾父兄爲之柰何申包胥曰吾教子報楚則爲不忠教子不報則無親友也子行矣子能亡之我能復之遂奔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奔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奔晉晉人欲襲鄭使建爲內應許之復自晉反于鄭鄭人殺太子建建有子曰勝伍胥懼乃與勝奔吳到昭關欲執之追者在後吳越春秋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已亡矣我將曰子取吞之吏釋之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上有一漁父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既渡解其

劍曰此劍直百金以予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吳越春秋漁父既渡子胥見有饑色爲取餉胥疑之潛身于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盎漿求之不得因呼曰蘆中人蘆中人胥乃出應之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食畢因請姓氏漁父曰子爲蘆中人吾爲漁父富貴莫相忘也胥去戒漁父曰覆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諾胥行數步顧視漁父則已自沉于江矣胥至吳中道乞食會女子擊絮于瀨水之上女子知非恒人遂發其簞筥長跪而進之子胥餐畢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盎漿勿令其露女子嘆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何宜饋飯與丈夫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于瀨水矣越絕書子胥至吳徒跣被髮乞于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言其狀于闔閭闔閭曰吾聞楚殺其臣伍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兄之仇者仰使名子胥子胥入吳王下階迎而唁之曰吾知子非恒人也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無罪而楚王殺之臣員遯逃出走惟大王哀之吳王與語三日夜王乃號令國中無貴賤少長悉聽子胥之教此與今傳不同且是時闔閭未爲王也當以左氏爲正至于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彼父兄爲戮于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仇耳伐楚未可破也伍員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亡楚如吳時遇之于途專諸方與人鬬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母一呼即還子胥因相其貌碓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知其勇士陰結之遭公子光之有謀而進之公子光曰此天以夫子輔孤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曰好魚炙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坐待公子之命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于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

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竟代立爲王是爲楚昭王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絶吳兵後不得歸吳國內空公子光乃令專諸襲殺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閭闔閭既立乃名伍員爲行人與謀楚楚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以爲太宰共謀楚闔閭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彼必道敝亟肄以疲之多

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于是乎始病闔閭四年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于南崗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九年闔閭敗楚于柏舉吳師五戰至郢昭王奔隨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左足踐其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仇不已甚乎子

胥謝曰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于是包胥走秦求救秦遣車五百乘救楚吳與戰屢敗而闔閭之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爲王闔閭乃引兵歸當是時吳以伍子胥之謀西破强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吳越春秋胥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大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公遣之子胥軍將至當道叩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者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爲誰何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下令于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于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嘆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于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于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及闔閭卒子夫差立敗越于夫椒以報檇李之怨句

踐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王將許之伍員諫曰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女艾少康臣季杼少康子豷澆弟]遂滅過戈[戈豷國]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

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于是乎克而弗取又將存之違天而長寇仇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霸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十年吳將伐齊越王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腹心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

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殄刖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

越絕書昭王臣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相與謀子胥不死又不入荊邦未得安爲之奈何莫若求而與之同邦乎昭王乃使使者報子胥于吳曰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尚少未有識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寡人亦不敢怨子今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墳墓丘冢爲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爲名名聞章以此爲利利即厚矣前爲父報仇後求其利賢者不爲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者遂還報昭王曰子胥不入荊明矣○子胥之入郢也胥與楚工之賊楚王之母即秦女太子建所聘而平王奪之者也伍奢以諫納秦女被殺故子胥入郢妻昭之以復讎夫子胥報怨至于鞭王之死父妻王之生母昭王雖恪之不可以

復入荊矣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是歲吳伐齊大敗齊師于艾陵獲七將軍之兵

國語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國聖明達于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于荊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于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實式靈之敢告于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于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于齊而以覺悟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

辟易以見王之親爲越之禽也員請先死將死曰縣吾目于東門以見越之入吳之亡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取申胥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江○鴟夷革囊也

其後三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皋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于黃池與晉爭長越王句踐引兵渡江襲吳殺吳太子友入其郛焚其姑蘇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夫差將死使人告于子胥曰使死者而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自子胥死後十二年而滅距吳許越平之歲凡二十年

人皆以夫差不聽伍胥之言爲越所滅愚以爲此非知本之論也吳雖滅越吳亦必亡何以言之立國之本在于自治苟能罷兵息民輕徭薄賦用賢遠佞講信修睦結好四鄰內治既修外敵不作國勢固于苞桑四境安于磐石雖有仇讐之國何隙而動可保無虞而夫差挾富強之資荒淫暴虐內罷其民于姑蘇而外稔禍于諸侯戰勝艾陵獲七將帥之兵而不歸大起丁夫鑿刊溝八百餘里以通道于商魯而爭盟于黃池師兢已甚民不堪命當是時越不治吳亦必有治吳者故吳之亡不亡不係乎越之滅不滅也伍員但慮越之治吳而不慮及吳之自治何也且夫越之事吳其王爲臣妻爲妾春秋貢獻不絕于王府以小事大之禮亦至矣必欲毀其宗廟遷其社稷殄滅之無遺育而後快伍員之言蓋亦甚矣昔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遂舍之伐宋宋人析骸易子以情相告遂許之平晉悼公伐鄭鄭人歌鐘女樂納款軍中遂盟而去之二君之于鄭宋服之而已不聞必殄滅而後已也而吳何急于滅越也吳苟能修其內治則甬東仇國方將爲不侵不叛之臣越若無釁而動適自速其亡耳故吳之亡不在越其後越之亡亦然越之困吳于姑蘇也吳王使王孫雄行成于越詞甚哀禮甚卑越王將許之范蠡不從援桴鳴鼓麾使者一舉而滅之蠡之必欲滅吳猶員之必欲滅越也然越既滅吳無死灰復燃之患越兵橫行于江淮至于天子致胙諸侯四朝不旋踵而滅于楚何者內治不修而虐用其民也故吾以爲治吳者吳也非越也治越者越也非楚也

蹶由　吳

蹶由吳王壽夢之庶子也王夷眜之七年楚靈王以東夷及諸侯之師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吳王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勿殺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蹶由在楚凡十五年楚令尹子瑕言于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韓非子荊王伐吳吳使沮衛蹶融犒荊師荊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女來卜乎對曰卜卜吉乎曰吉荊人曰今將以女釁鼓何吉也答曰此乃所以吉也蓋使臣來也固視將軍將軍怒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爲一人夫殺一臣而存一國何如之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使鼓不鳴荊人乃舍之此即蹶由事而訛其名釁鼓不鳴之說更覺滑稽

屈狐庸　吳

屈狐庸巫臣之子也巫臣自晉適吳以其子爲吳行人

吳王夷昧二年。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通吳晉之路 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郎餘祭天 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此二王之命也。言二王天命當 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王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王孫雄 吳

王孫雄、吳大夫。從吳王夫差會諸侯于黃池。吳晉爭長。未決。而越入吳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王懼。乃合大夫

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夫危事不齒。不以年齒對 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廢我。夾擊曰廢○廢昌爾切 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不能待見天子 去之不忍。若越聞愈章。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先之、先吳也 王乃步就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欲決一計求先晉也 王孫雄進顧揖諸

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智矣。民之惡死而欲富貴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遷、退也 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于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朋、羣也 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屬者。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穫也。無有誅焉。不責其貢賦 而先罷之。諸侯必說。遣諸侯先歸、衆必悅也 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挺、寬也。惕、疾也。留、徐也 以安步王志。步、行也 必設以此民也。封于

江淮之間。乃能至于吳。吳王許諾。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帶甲三萬。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以振旅。譁釦讙呼也 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乃許吳長。吳先歃。晉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己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為過賓于宋。以焚其北郛焉而過之。吳王夫差二十二年。越王句踐圖吳。吳王使王孫雄行成于越。其辭愈卑。越王將從之。范蠡不可。遂滅吳。

范蠡 越 文種附

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戶人也。爲人佯狂倜儻負俗、文種爲宛令。遣吏謁奉。吏還曰、范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見之。蠡避之。後知種之必來謁。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人觀者、聳聽之矣。按吳越春秋、文種字子會、荊平王時爲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犬竇蹲而吠之。從吏恐種慚、令人引衣而障之。文種曰、無障也。吾聞犬之所吠者人。今吾到此、有聖人之氣。行而求之、來至于此。且人身而犬吠者、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范蠡不爲禮、由是種蠡情好相結。後與種俱入越事越王允常。時圖緯言霸王之氣、見于地戶。伍子胥以是挾弓矢干吳王。于是要大夫種入吳。范蠡曰、吳越二邦、同風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文種乃與蠡俱入越。允常之時、與吳王闔閭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越王元年、吳王興師伐越。句踐襲擊吳師。敗之于檇李、射傷闔閭。闔閭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無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兵凶器也。戰危事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臣聞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作、起也。攻者爲客、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吳未有災而欲伐也。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王必悔之。越王曰、吾已決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于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卑辭厚禮以遣之。不許而身與之市。越王曰、諾。大夫種亦獻謀曰、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于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于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必將寬然有霸諸侯之心焉。旣罷疲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乃命諸稽郢行成于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于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于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赦宥之。君王之于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

王之大賜乎今句踐中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陲之小怨以重得罪于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于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于王宮一介嫡男奉盤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于王府大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君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于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諸侯

之間之也則何實以事君敢使下臣盡辭惟君王秉利度義焉吳王將許之子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中心好吳也又非畏懾吾甲兵之强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于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縱逸王志使淫樂于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其燼吳王乃弗許使者還報句踐將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大夫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于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

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于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吳卒許越平罷兵而歸句踐之困于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于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此觀之何遽不爲福乎句踐欲使范蠡治國政對曰甲兵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于是使大夫種守國而身與范蠡入宦于吳三年而吳人反之句踐歸臥薪嘗膽撫循其士

民居三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未可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早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今吳王淫于樂而忘百姓忠臣解體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句踐十一年吳子胥以讒死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吳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對曰未可逆節萌生殺忠良爲逆節天災未形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王姑待之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

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謂饑恐窮苦之事未盡極也。）王怒曰。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弗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尙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使越王爲此者。示不以吳爲念也。）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言吳必縱私好以盡民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極。十四年。吳

王方北會諸侯于黃池。與晉爭長。王問范蠡曰。可矣。問大夫種。種亦對如蠡。種乃倡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于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赤米。米之惡者。今尙無有。）而困鹿空虛。（員曰囷。方曰鹿。）其民必移就蒲蠃于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悛。改也。）夫吳之邊鄙遠者皆未至。吳王將耻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中國。國中也。）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吳王若慍而又

戰。幸遂可出。（出。奔也。）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伐吳。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殺吳太子友。大敗吳師。吳告急于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引師歸。使人厚幣以請成越。越亦自度未能滅吳。乃許吳平。居三年。復帥師圍吳。吳王夫差使王孫雄行成于越。肉袒膝行。頓首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

臣之罪乎。越王將許之。范蠡進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耻邪。王曰。諾。不許。使者去復來。詞愈卑。禮愈厚。王又欲許之。范蠡曰。孰使我早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十載謀之。一朝棄之。其可乎。王曰。吾欲弗許而難對其使者。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于越。委制于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爲

虐不忘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于東海之陂黿鼉魚鱉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君王已委制于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重得罪于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于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于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

事也今事已濟矣臣請從會稽之誅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于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范蠡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終極初范蠡得美人西子貢于越王以獻于吳西子姓施名夷光居苧蘿若耶之溪鬻薪浣紗爲世絕色越王得之飾以羅縠教以容步使蠡獻于吳王吳王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西子常軒而坐理鏡靚妝于珠幌之內窺視者莫不驚以爲神人吳王

妖惑怠于國政及越滅吳范蠡復取西子載扁舟而去范蠡既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種見書稱疾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越絕書云九術一曰尊天事鬼二曰種財幣以遺其君三曰遺敢粟槀以空其國四曰遺之美好以熒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以起宮室高臺以盡其財以疲其力六曰貴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强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利九曰堅甲利兵以乘其弊）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索隱曰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范

蠡自以有罪故以爲號愚意范蠡自以設謀殺子胥使忠臣不得其死故自豪此不祥之號用以自廢亦所以謝伍公也歟）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取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閒行以去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道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謂陶朱公復父子耕畜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富陶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于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

吾聞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寘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往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男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即莊周或曰考其時代非漆園莊子）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聽其所爲愼無與爭事長男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所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愼無留即弟出弗

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于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閒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于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爲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先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來告朱公長男曰王毋且赦常封

三錢之府昨暮王封之（錢幣至重恐人逆知有赦而盜竊故使人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弟事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持金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宿某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肖奈何以朱公子

故而施惠乎令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惟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策良逐狡兎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吝惜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以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其後卒于陶

欒祐遠曰范少伯既滅吳身辭高爵跡窟江湖與員
薪而齊鶩援赤松以擬高完寸指于沸羹求全生于
虎口古人評之曰鱗鳳遊郊不可得而豢擾也以是
賛少伯善矣而未知少伯之心也試觀其浮海出齊
變名姓蓋亦自托芳名遥引徽躅亡意則亦創舉遯
聲以齊逸軌而胡乃以不祿之名自號而曰鴟夷子
皮哉或曰明有罪也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身蒙宥赦
聊刑其名名從不令以埒罪人伯之情也顧鴟夷之
子以强諫而來屬鏤之賜彼員無罪諫爲其罪蠡以
罪自擬不强諫而山棲事正殊科也若謂鳥喙之難
難與共安樂今不去將犬烹故江濱亡命亦馬革未
浮之尸也如是取名難乎上矣然則云何曰深惜伍
員之所爲托也伍員之死越人實刃焉夷光之女戎
處乎內宰嚭之男戎職乎外而東門之眼遂弃于越
人之股掌少伯至是惻之甚傷之甚引身長逝不敢
復戀會稽之封不敢復貪分國之寵而自附爲伍胥
未死之身因取其名而當之且也蠡之惜員有以也
兩鴟夷之心術甚同也員不幸而遇吳蠡實幸而遇

越耳員必欲滅越而後可保吳蠡必欲滅吳而後可
保越皆于大義未有闕也桀恨不殺湯于夏臺紂恨
不殺文王于羑里鄧侯恨不殺楚文而致滅楚子恨
不殺晉文而速敗皆愚人之見也致亡之道惟不由
是也員之欲滅越正如墨子所云兼稱禳竊短禍非
有裨于吳也魚腸盤郢之鋒反借資于他人而自斃
故盡尹臺之勸于西曰子忠德政之不修無患吳矣
此本論也員盍以進焉且吳苟當甲兵鈍弊民人離
落誰不得而安受其爐是天下盡沼吳之越也安在
胥之素見成事焉而後屨之兄屈同列而早朝晏罷
恐遽剪之乎于人不祥于德愆義莫此爲甚蠡之籌
越也亦如之越時方强吳日委命使復江湖三五之
利行春秋貢獻之常以此云報是亦足矣曾不乘此
時輔而君以取威定霸視吳如寇令焉而遽取太伯
祀而斬之又不由德矣豈真天節不遠五年復反耶
故句踐之不恐也是也孰謂長頸鳥喙之嫌不仁于
扁舟五湖之客也哉員蠡之情同其見亦同蠡而爲
吳臣則必以滅越之謀見戮無疑彼若曰易二人之

地而居之勢亦必有所遷于是齊名而相爭于湖中
曰胥乎胥乎同病相憐
愚按吳越二國壤地相接世爲仇讎吳臣必欲亡越
越臣必欲亡吳各忠于所事而不爲國之大道則概
乎未之聞焉夫吳爲太伯之後越乃神禹之裔[illegible]
之祀百世雖有疆埸小釁何至[illegible]
國之臣不然吳先亡越越復亡吳[illegible]
復亡楚彼此相傾相[illegible]
舉而委之虎狼秦之口[illegible]
矣余輯吳越列傳[illegible]

春秋紀傳卷之四十九終

春秋紀傳卷之五十

陳蔡曹隨虞邾莒列傳

東陽李鳳雛纂輯

逢滑 陳

逢滑陳大夫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逢滑當公而進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

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既闔閭果不能定楚而歸

洩冶 陳

洩冶陳大夫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夏姬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匹內挾技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志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衷懷也衵近身衣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穀梁傳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焉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于朝洩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于洩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左傳載洩冶諫詞甚簡止穀梁國人仁人之言殊謬必非洩冶原詞又一說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洩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表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而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

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終恣焉不亡必弒靈公聞之以洩冶爲妖言而殺之此段諫詞甚詳不似三傳之畧矣

芋尹蓋 陳

芋尹蓋陳大夫之爲芋尹者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芋尹蓋爲介貞子及良而卒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以尸造于朝介將命吳使太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毋乃㲋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薦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臣逢

天之感大命隕隧絶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
命逆使人曰毋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
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于是乎有朝聘而終
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
是遭喪而還也毋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
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
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
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
內之

轅頗　陳

轅頗轅濤塗之後也世爲陳卿陳閔公十八年夏陳轅
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內之田）有餘
以爲己大器（鐘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喧進稻
醴梁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所鑄大器成即具此物）
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先見逐）

公孫歸生　蔡

蔡聲子公孫歸生蔡太師子朝之子子朝與伍參友故
聲子與伍舉相善也伍舉娶于王子牟子牟爲申公而

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
晉遇之于鄭郊班荊相與食聲子曰子尚良食二先子
其皆相子（二先子謂伍參子朝）尚能事晉君以爲諸侯主辭曰非
所願也若得歸骨于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
歸子伍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受之以安其心）聲子通
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
夫孰與楚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
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
獨無姻族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

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
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
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
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
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
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
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
桑隧獲申麗而還鄭于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

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雍子
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
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于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
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示必死）明日將
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
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
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
主扞禦北狄通吳于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
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于是乎伐巢取駕克棘入

州來楚罷于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
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
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
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
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于
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
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國語椒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有辠而亡康王以椒舉爲遣之椒舉奔鄭將遂奔晉蔡聲子將如晉遇之于鄭郊享之以璧侑曰子尚良食二先子其皆相子尚能事晉君以爲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于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

食吾歸子椒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還見令尹子木子木與之語曰子雖兄弟于晉然蔡吾甥也二國孰賢對曰晉卿不若楚其大夫則賢其大夫皆卿才也若杞梓皮革焉楚實遺之雖楚有材不能用也子木曰彼有公族甥舅若之何其遺之材也對曰昔令尹子元之難或譖王孫啓于成王王弗是王孫啓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遁矣王孫啓與于軍事謂先軫曰是師也唯子玉欲之與王心違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諸侯之從者畔者半矣若敖者離矣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孫啓之爲也昔莊王方弱申公子儀父爲師王子燮爲傅使師崇子孔帥師以伐舒燮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師還至則以王如廬廬戢黎殺二子而復王或譖析公臣于王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實讒敗楚使不規東夏析公之爲也昔雍子之父兄譖雍子于恭王王弗是雍子奔晉晉人用之及鄢之役晉將遁矣雍子與于軍事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若合而函吾中吾上下必敗其左右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

之欒書從之大敗楚師王親面傷則雍子之爲也昔陳公子夏爲御叔娶于鄭穆公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使子南戮于諸侯莊王既以夏氏之室賜申公巫臣則又畀之子反卒子襄老襄老獲于邲二子爭之未有成恭王使巫臣聘于齊以夏姬行遂奔晉晉人用之實通吳晉使其子狐庸爲行人于吳而教之射御道之伐楚至于今爲患則申公巫臣之爲也今椒舉娶于王子牟王子牟得辠而亡執政弗是謂椒舉曰女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南望曰庶幾赦我罪又弗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之矣彼若謀楚其亦必有豊敗也哉子木愀然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爲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夫子不居矣春秋相㑹以還軫于諸侯若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其可乎不然不來矣子木曰不可我爲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于晉非義也子爲我召之吾倍其室乃使椒鳴召其父而復之按左國大同小異國語有王孫啓而無苗賁皇左傳有苗賁皇而無王孫啓今備錄之以參考）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

又有甚于此者椒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送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楚其亦必有豐敢也哉豐大也子木愀然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夫子不居矣不居言當奉使春秋相事以還軫于諸侯若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其可乎不然不來矣子木曰不可我爲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于晉非義也子爲我召之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聲子使其子椒鳴迎之以歸

朝吳 蔡

朝吳蔡大師聲子之子楚靈王滅蔡以公子棄疾爲蔡公朝吳事蔡公而志欲復蔡時靈王在乾谿朝吳因與蔡人觀從謀奉蔡公棄疾爲王於是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蔡朝吳帥陳蔡不羹之師以入楚殺太子祿及羣公子靈王自縊于乾谿公子棄疾爲楚平王卽位乃復陳蔡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是爲蔡平侯朝吳從蔡侯廬以歸久之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有功于平王故無極害其寵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于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請求上位又謂其上之人曰蔡人在上位者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于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言其多權謀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剪其翼也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能使蔡速强而背楚王竟不罪無極

僖負羈 曹

僖負羈曹大夫晉公子重耳之出亡也及曹曹共公不禮焉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負羈言于曹伯曰夫晉公子之在此君之匹也盍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公子亦多矣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榦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國君無親國以

為親先君振鐸出自文王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文王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于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毋乃不可乎公卒弗聽其後文公伐曹入之執曹伯分其侵地于諸侯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

宮而免其族報施也 韓非子晉侯伐曹令人告僖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為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僖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 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爇僖負羈氏公怒殺顛頡以徇于師

侯獳 曹

侯獳曹共公之小臣也晉文公誅諸侯之無禮者執曹伯分曹衛之田是年冬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 獳行賂于晉之掌卜筮者 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 先君謂唐叔 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 私許復曹衛 而不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 曹衛皆有不禮公子之罪而衛復曹否故曰非刑 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按戰國時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鄭人有謂周君者曰君弗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人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趙王疾使卜之太卜曰周之祭地之神為祟趙乃還焉事正類此

公子欣時 曹

公子欣時字子臧曹宣公之庶子也宣公從諸侯伐秦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

負芻亦宣公庶子 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 不義負芻 成公乃懼 成公負芻 告罪且請焉 請留子臧以繫國人之心 乃反而致其邑 示不食其祿 後二年晉會諸侯于戚討曹伯負芻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公孫彊

公孫彊曹人為司城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

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 [振鐸曹始祖] 旦而求之
曹無之 [無所謂公孫彊者] 戒其子曰 [夢者告戒其子] 我死爾聞公孫彊
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
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有寵使
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于曹伯曹伯
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遂滅曹執曹
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季梁 [隨]

季梁隨之賢臣也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于瑕

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王毀軍而納少師 [用鬭伯比之謀也]
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
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吾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
大淫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
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
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
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以
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
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
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
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
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
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
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
弟之國庶免于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後數年少
師益有寵楚復伐隨大敗之取成而還

虞叔 [虞]

虞叔虞公之弟也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

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
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
遂伐虞公虞公出奔共池

呂祖謙曰虞公以貪失國虞叔以吝逐君貪吝非二法也名雖不一而同出于嗜貨焉使虞公思吾求劍之心即虞叔守劍之心必不至于貪矣使虞叔思吾守劍之心即虞公求劍之心亦必不至于吝矣惟其不能交相恕而反相責此其所以釀莫大之釁也然則加之何曰不過以貪治貪以吝治吝而已

宮之奇 [虞]

宮之奇虞之賢大夫也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屈產之
乘假道于虞以伐虢獻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

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强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後三年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

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惟偪乎親以寵偪尙猶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匪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國謂宮之奇諫不聽也謂其子曰虞將亡矣惟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于人闇不除矣以賄滅親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旣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抜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以歸

愚按鬭伯比請羸師以誘隨楚武王曰季梁在何益荀息請屈馬以假道晉獻公曰宮之奇存焉夫猛虎在山則藜藿爲之不採賢臣在國則鄰敵散其陰謀此所謂介城千里有恃無恐者也惜哉有臣無君終爲敵國之所擒而已矣是以鬭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荀息曰雖諫必不聽伯比季梁其智相當荀息宮之奇其智亦相當但遇君有幸不幸耳

茅夷鴻 邾

茅成子夷鴻邾大夫也邾隱公十九年魯哀公之七年也魯季

康子伐邾邾不爲備魯師及范門猶聞鐘聲邾子猶未撤樂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邾子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國內豈不足言足距成子以茅叛知邾必亡故先據邑以叛魯師入邾以邾子益歸囚諸負瑕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欺晉爲弱鄙吳爲遠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辟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鄫衍是年夏哀公會吳于鄫秋而背之求成而不違言魯成其所求無違之者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

賦八百乘君之貳也。貳敵也魯以八百乘之賦貢于吳言其國大、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為私以私奉貳言魯益唯君圖之吳子從之興師伐魯魯人行成于吳。邾子益于邾。春秋列國大夫有謚賢人

惟魯齊晉齊餘則否諸大夫無謚向哀七年傳有鄭桓子思林註子思子産之子國參也桓謚也則鄭人夫亦有謚也陳大夫無謚而哀十五年有公孫貞子則陳大夫亦有謚也邾大夫無謚而哀七年傳有茅成子則邾大夫亦有謚也然此三國僅此三人有謚餘不經見何也誌之以俟識者。

愚按茅夷鴻當亡國之餘抗申胥之志。束帛乘韋。求救強吳卒雪讐恥。失君得君。無國有國。可謂忠臣之壯節再造之殊勳而世不與哭秦之士並傳。得非以國小而畧之歟。

苑羊牧之莒

苑羊牧之、莒大夫莒共公八年、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北郭啓非卿故云帥賤、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蒞盟莒子如齊蒞盟盟于稷門之外。莒子是乎大惡其君烏存帥國人以逐之莒子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于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日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奔魯。

按春秋人材之盛多出于齊楚魯衛鄭晉諸國。而其餘蓋寥寥焉堙埃無稱揆理固然也然亦有之。如所輯陳蔡曹虞諸賢其忠智賢良卓犖奇偉。蓋亦人傑也哉。國于天地。必有與立。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芝草醴泉不擇地而生。觀于斯而益信

春秋紀傳卷五十終

春秋紀傳卷之五十一

東陽李鳳雛纂輯

孔子弟子列傳

仲由

仲由、字子路、魯之卞人、爲人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冠。佩猳豚、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一云、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發于岷山、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歟、今汝衣服甚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猶如也、孔子曰、以子之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且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更深乎。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夫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

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不感于心、暴厲不動于體、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乃所以爲亂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焉。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匹夫之徒、曾無意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音、豈能保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于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子路將行、辭于孔子、請以言贈。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言無復、不恭失禮。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孔子與門人習射于矍相之圃、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曰、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二人姓名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老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在此位。于是去者又半。射既闋、子路曰、由與二三子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子路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

夫少正卯子路曰夫子之喜也由烏足以知之小邾射
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
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
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不敢問其征伐之故死其城下可也雖死我戰死于小邾城下可也彼不臣小邾射叛也地叛君而
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昏
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也
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
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
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
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門人者天地
之以生物爲心也非圖報也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耳
夫子之爲司寇攝相事也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郈
費已墮而成不下齊人患魯用孔子選文馬女樂以遺
魯君季桓子受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三日孔子行
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
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
以報上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

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
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
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
其境田疇甚易艸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
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
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
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
美乎孔子困于陳蔡之間慷慨講誦絃歌不衰子路入
見曰夫子之歌禮乎爲善者天必福之爲不善者天必
禍之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其有遺行乎奚
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居吾語女汝以仁者爲必
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
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
見刑夫賢不肖者才也遇不遇者時也豈獨丘哉君子
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子路悅援戚而舞
三終而出明日免于厄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
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
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

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子路見孔子曰負重致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衆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哀者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

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也初衛太子蒯聵得罪于妾母南子而出奔及靈公卒衛人立蒯聵之子輒爲君是爲出公立十餘年蒯聵居外不得入子路仕于衛爲衛正卿孔悝之邑宰蒯聵因孔悝之母伯姬潛入孔氏家刼孔悝攻逐出公輒輒出奔子路聞難馳往遇子羔將出子羔時爲衛大夫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姑至焉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問焉曰無爲入也言輒已出無用復入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因門開而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嘗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于耳于是哭子路于中庭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旣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蔣悳旂曰吾讀魯論觀子路之在聖門來材欲從三軍欲與執轡問津從游陳蔡其樂夫子之道而推尊信服之也可謂至矣然于夫子見南子則不說行佛肸則致詰正名則以爲迂從僊則有慍色女樂則促之去凡其心有所致疑而可以匡助于夫子者不問其所見之是與非皆以直告而不隱于夫子其直諒

而不爲容悅之態可想見也惜乎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疹而不積以自貽其禍也悲夫

端木賜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如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

曰子得毋太譽乎子貢曰賜何敢譽尚慮不及耳賜譽
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不譽
仲尼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哉豈其然
乎定公十五年春邾子益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
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將有死亡
夫禮生死存亡之體也將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
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
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
君爲主其先亡乎是年公薨哀公七年秋魯伐邾以邾

子益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
使賜多言者也哀公十二年吳徵會于衛衛辭吳盟初衛役吳行人而懼謀于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毋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大夫子木曰吳無道必棄疾于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衛侯乃行秋衛侯
會吳于鄖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
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
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束錦
以行語及衛故本若不爲衛請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
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

于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
其不欲來者子之仇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仇也夫
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
崇仇而懼諸侯或者難以伯乎太宰嚭乃舍衛侯鄫之
會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
長國君于道路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
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
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
雍嗣之斷髮文身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

鄫以吳爲無能爲也齊田常欲作亂憚高國鮑晏故移
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
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
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
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
薄以卑其地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
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
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
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

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于齊危于累卵矣故曰不如伐吳且夫吳明猛以毅而行其令百姓習于戰鬬將明于法齊之愚為禽必矣今君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

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立制齊者惟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請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

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待王伐越而還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乃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伯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齊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

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于會稽痛入于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于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

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悅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脩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

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

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與兵臨晉與晉人相遇於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彊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子貢嘗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愚按左傳哀公八年齊鮑牧帥師伐我初齊悼公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季魴侯通焉故怒而來伐是

年秋魯及齊平齊初約吳共伐魯及既平齊遣使辭吳師吳王怒十年吳反與魯伐齊師于鄎齊人弒悼公以說于吳吳師還十一年齊爲鄎故伐魯吳復及魯伐齊大敗齊師于艾陵故蘇子瞻曰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由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由子貢然則太史公所記特戰國策士假設之辭而非其實也哀公十三年吳晉爭長于黃池時於越入吳尚未能滅吳也哀公二十年越圍吳二十二年越滅吳時孔子已卒七年矣安得有吳亡越霸之語耶如史記言齊師已出伐魯矣子貢使之按兵無攻自齊之吳自吳之越自越還吳又自吳之晉自晉反魯然後吳齊兵交晉越乘敝計其行程往年不能周也而史記言之若旬日閒事者子貢非有長房縮地之術烏能飄忽如此哉自哀公之八年至二十二年前後共十四年史記以爲一時之事其妄亦甚矣吾故曰此特戰國策士假設之辭而非其實也子貢在聖門著言語之科而後世好事者遂以縱橫之談傾危之說附之此不足異也獨怪太史公作

史記凡採摭諸人言行多旁引麗述唯于仲尼弟子列傳畧備論語中問答數言雖別有傳記可據亦不一及豈非尊信聖賢特加慎重之意歟覆于子貢而附益之若此其亦好奇之過也夫

冉求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及淸季孫謂求曰齊師在淸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季孫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曰不能度不能使二子求曰居封疆之間又欲使二子居境內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季孫自將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都邑居家衆

于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供者也言非己材力所及故不言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卻冉求非己不欲戰故不對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南城門也師及齊師戰于郊師入齊師獲甲首八十冉有所得齊人不能軍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不公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葉石林曰賦不以田用田而賦舉丘之賦而加之田非正也陳止齋曰以丘賦一乘爲未足又以田賦之

也故曰斂從其薄以丘亦足矣許氏曰先王之法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井邑未有賦也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今以丘賦爲不足于是更用田賦籍井而取之不待及丘此非禮也蓋古者田有稅丘有賦田以足食賦以足兵愚按經書田賦而三傳不言其詳諸家之說甚多惟前三說與左氏所載仲尼以丘亦足以田將又不足之說合故錄之蓋稅與賦異稅以田爲差賦以人爲等用田賦也者計田之多寡而斂民財以充軍賦之用也商買所當出之賦而令農民出之里區所當賦之役而今田畝出之哀公改法而重賦更甚于稅畝丘甲之爲此季孫之罪也孔子在衞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猶卻步而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衞衞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旣至舍哀公館焉問儒行其

詳具戴記宋元公夫人卒夫人景旹也季康子之外祖母季康子使冉
有弔且送葬曰牧邑有社稷之事是以不得助執紼使
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有
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
乎韓詩外傳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于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哀公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子攝
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于伯高冉子

見孔子使人未至先代以束帛乘馬而行禮以冉氏之物而將孔氏之誠故孔子謂徒使我不誠于伯高○附考伯高不知何人必與孔子厚者記云伯高死于衛赴于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哭諸廟父之友哭諸廟門之外師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哭諸野于野則已疏于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子貢曰恭老慈幼不忘
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已是冉子之行也

有若

有若字子有魯人爲人强識好古明習禮樂有子嘗問
于曾子曰問喪于夫子乎失位曰喪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
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于子游
問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之言也曾子以斯言告
于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
于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
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
也南宮敬叔反又載寶而朝蓋欲行貨以求復位夫子曰若是其
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
曾子以子游之言告于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
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四
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

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
貧也孔子之欲仕非爲富也爲行道也致美于棺槨非爲不朽也爲廣孝也檀弓之言蓋聞之家語而傳之謬者也孔子既沒弟子思慕之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
立爲師以師之如孔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
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
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者月不離
畢乎以此知其有雨他日宿畢竟不雨弟子問前日月宿于畢既有雨他日月宿于畢又無雨此何故也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
母請之慮其遠行或無子請使勿往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

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

遂避師位愚按聖師既沒諸弟子追慕無已以有若似夫子而尊事之情雖有餘而義實未安也日月之明非爝火所能擬也泰嶽之高非培塿所能齊也有子雖賢比于孔子亦猶爝火之于日月培塿之于泰嶽耳是以曾子有江漢秋陽之喻不其然乎諸弟子尊有若爲夫子誣也有子不固辭而竟自以爲夫子妄也誣與妄皆得罪于聖人也烏在其爲尊聖人哉至如宿畢不雨商瞿多子此二事特委巷之談耳縱令有子知之豈遂可以爲夫子哉

愚按哀公八年吳王夫差伐魯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得三百人有若與焉由是觀之有若蓋一驍勇少年也而其後道德問望至疑于夫子子路雄冠舞劍而爲聖門高賢段干木魏之伍儈而爲文侯師後世如晉之周處戴淵初皆無賴惡少既而折節讀書蔚爲名臣然則人固不可以不學也學所以自樹立也自古聖賢豪傑何一不從學問中來

高柴

高柴字子羔齊人敬仲後十代孫高柴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衰服聞子羔將至遂爲衰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匡蟹背殼似匡也絲之績者必由匡之所盛然蟹之有匡非爲乎蠶之績也爲背而已范則冠而蟬有緌范蜂也首之冠者必資乎緌之所飾然蟬之有緌非爲范之冠爲喙而已兄則死而子羔爲之衰兄死者必爲衰服然成人之服衰非爲兄之死爲子羔而已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羔

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請償人之禾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于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爲衛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于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文選通幽賦注云衛蒯聵亂子羔濊疑髮衣婦人之衣逃得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爲乎其間乎此殆非是旣而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以法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衛之亂也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政不在己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而死之孔子聞衛亂曰由也其死矣柴也其來乎

樊須

樊須字遲魯人樊皮之後皮周大夫樊遲少仕于季氏齊伐

魯及清丹求師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言魯師非不能踰溝不信子之號令也請與衆三刻約信）如之衆從之遂勝齊師

琴牢

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衛齊豹之殺公孟縶也宗魯死之琴張聞之將弔焉夫子止之事見宗魯傳中琴張與孟之反子桑戶三人相與爲友曰孰能相與于無相與相爲于無相爲孰能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兮嗟來桑戶兮而已反其眞（而汝也）而我猶爲人猗（猗歎詞）子貢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彼方且與造物者遊乎天地之一氣以生爲附贅懸疣以死爲决疣潰癰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哉又烏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恩按琴張曠達之士也彼旣以生爲附贅懸疣以死爲决疣潰癰然聞宗魯之死寧欲往弔毋乃忘其方

外而遊于方之內乎又況宗魯者齊豹之盜而公孟之賊也蓋琴張徒慕忠義之名而惧於所見是以有此失曠達之士不應如此然則所謂三人莫逆放蕩形骸相忘以生無所終窮者特出于莊生之寓言而非其實矣

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滅明貌陋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才薄旣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於諸侯孔子聞之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按家語云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詞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今云滅明貌陋是與家語相反也然子羽之行實有可觀當以史記之言爲是）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蛟皆死旣渡投璧于河而去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廉于行己是澹臺滅明之行也（今吳地東南有澹臺湖其南遊遺跡云）

恩按孔門弟子七十餘人其見于左國者爲之作傳得人人焉若乃冉有用矛子貢辭盟子路墮都厥功尤彰彰云惜也諸賢皆鄉材而不獲與脩脩斷斷之流得位從政大器而小用國士而家臣可慨也夫

春秋紀傳卷之五十一 終

春秋紀傳五十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鳳雛撰鳳雛字梧岡東陽人康熙中由拔貢生官曲江縣知縣是書變編年之體從史遷之例以周爲本紀列國及孔子爲世家卿大夫爲列傳又爲周魯列國世系圖其徵引以左傳國語爲主輔之以公穀檀弓國策家語等書蒐羅考核頗爲詳備惟采摭繁富而皆不著其出典是其所短其列國世系圖全取馬驌繹史亦嫌諱所自來也

讀史津逮四卷

〔清〕潘永圖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史津逮四卷》提要

讀史津逮序

學者亦惟聖人之經、不敢擬爾若史則相繼之以起者代有之矣經亦有擬之者考亭之綱目是也、彼其于聖人之經竟何如吾、不得知之、史則不然。國史之外有稗官野

本序 一

史矣、從來有其名矣、有其書矣、國史非學者之所得僭也稗官野史可爲也故夫史之可爲也。金壇潘大生氏、有讀史津逮一書是又非稗官野史等也。葢總從來之國史、經緯之、條貫之治埶就理治緐就

簡俾讀之者如海之桴河之筏繇是而之焉莫不畢到也然又非徒然理其勢簡其緐是有發明於其中者也吾常讀之矣其論統也以漢唐宋明爲正從來皆然乃漢高祖光武世祖洪武太祖之即位書

曰即皇帝位唐高祖則曰稱皇帝宋太祖則曰自立爲皇帝其于正統之帝又分別如此也至魏晉前後五代之建國或稱簒或稱自立暨人立各具權衡嚴於衮鉞統有正統有閏統辨論者多矣乃又有

分統雜統又無統分統則三國南北朝與化李氏曰綱目曾春秋也春秋所以明義故當尊蜀三國志晉之乘楚之檮杌也乘檮杌所以紀事故當存其實列三國正與大生之見合若南北朝在南人自帝

南在北人自帝北後之人必欲抑北而尊南吾嘗疑焉其與三國俱謂之分統定論哉朱梁石晉與吳越南唐諸國本難差等正不必區區以五代相承繼唐之後斥其餘爲僭國則謂之雜統寒浞簒夏共

和奸周夏亾矣周無興于亾西周獻地没于秦秦尚未帝王莽盗國天下十四年草昧則謂為無統是皆有發明于其中者皆定論若南唐李昪本冐稱唐裔有尊之為正統者大生日昪之本末甚明矣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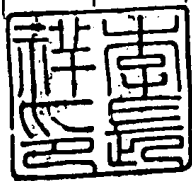
統為何等何可混加俱卓識也余嘗謂今世之能讀史者江北則與化映碧李氏江南則大生潘氏黃石齋先生叙李氏史論有云蜀先主恥關羽之没東伐吳映碧于恥字易一痛字蓋謂昭烈以一將之

故恥昭烈小矣痛則是讀之使千古英雄肝膈如生也其門人共亦有云魏齊王芳高貴鄉公髦一為司馬師廢一為司馬昭㦲弑廢考亭作綱目竟遵司馬氏之廢書之為王為公與化以芳非師所得廢

髦非昭所得廢也書法芳宜稱廢帝髦宜稱少帝則弑逆者之罪著矣若此類多矣可謂善讀史者也潘氏亦多然惜乎李氏之事佛其史論強取昔人前後事之相近者附會比擬為報應之說識者鄙焉

則潘氏爲長潘氏博綜藝苑著述頗多其大有裨于史學者則讀史津逮綱鑑定本二書也津逮即今之體要也體要舉其要今已膾炙海内矣定本舉其詳猶未付梓人二書出而讀史之法無遺憾矣

康熙八年歲次己酉中元之吉前

史官古夔李長祥撰

序

士人欲經國輔世致治於唐虞三代幾效於上理則必知古今之得失明措施之是非然後取諸其懷而見之實事無所疑阻其能不讀史乎不寧惟是即今經生家作爲

策論以應一時之功令不知史則同於面墻無以通其智識而發爲經濟之文章讀史之係乎人大矣雖然史不可不讀夫人而知之乃讀史有三難古史浩繁寓目其間若涉大海渺無津涯而欲得其要

會則難前後紛拏雜然並陳而欲得其統緒則難代遠事賾而欲得其廢興成敗之故了如指掌則難苟不得其要會統緒與廢興成敗之所以然雖終日讀史如涉大海渺無津涯而已金沙潘子大生好

古篤學鍵戶著書爲後學之津梁者不一而足是集之作也其叙帝王之系次其世其叙受命次其本末得失其叙諸侯王次其人次其地其叙外戚次其子孫其叙疆藩與偏安僭僞之國次其世其地次

其得失至於天道人事正閏貞淫之辨次其指歸史之繁而難於覩記者皆燎然於篇即史之所未詳亦無不燎然於篇如擧綱然必挈其綱如振衣然必揭其領豈非得其要而不虞乎煩理其緒而不至

於紛知其故而不患夫遠且賾者取綱領擧則可以縱觀恣獵於其中而不厭涉於目而得於心其於讀史亦思過半矣士君子有志當世欲爲通今識古之儒沉酣於史籍其能不家置一冊晨夕流覽於

斯編乎大生之有功於千古甚大有裨於後學甚多行世而傳久又何疑焉奚俟余言之贅也

旹

康熙歲次丁未清和既望錫山顧

宸修遠題於辟疆園

序四

序

昔劉叙七子使各治一業六經之外有一僅出七業僕述務為異義是以古人為學經史並進互為次第可循且三代以後經史致為諦而攻法可象者秋仿之所載圖不具備者為學者務以後世可変之詞推原聖人立言之旨是非者取實於羣經而後權衡出焉故經之垂史者所以信之于經也而以上參情通常故大程子謂之玩物喪志朱紫陽亦以為東萊好讀史嘗為之譯之竊意先儒所云蓋謂耽于情識者或誅于經范特采其美而不非謂史書遂可廢也故而史學雖之之要自獲蹤以後二

序一

書為史學梯航庶幾無阻故名之曰津逮也是書特以年入學之子所以不為功即老生夙儒考究完全應不實之處云得蒙以說出迹華進讀恐未能揮而去之也茲乃世運之甚集國祚之治化方隆之際隱焉不符疑至予迹而發其瞭然易文覽古今天子所為詳論而三學者序也

年

康熙己酉春王正月杜陵蔣平階大鴻氏撰

讀史津逮自叙

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一代興自有一代之史大約事備於當代文成於後棵作者恭攷異同細羅散佚必其明足以周事理道足以兼體用意足以通常變文足以發隱微然後成一家言雖工拙殊致而懲勸同情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莫可廢也然而立乎定哀以指隱桓所見所聞所傳聞異辭即子輿氏於尚書武成尚以為取二三策而經生胸無主見據紙上陳言斷古人之功罪愛憎惟意予奪回心即自謂步趨筆削優孟傳訴亦安必盡悉當日之情勢以信今而傳後耶史之不易讀也如是而學者欲尚論往昔以盾諸施行又不能廢史不讀譬如醫之有按既不可執方以療病又不可師心而自用以此讀史思過半矣史有編年有紀傳編年始自盲史而涑水考亭皆取以為法紀傳創自龍門而孟堅以下諸史悉遵其例以及餘分閏位之主傑俫兜離之俗各有乘誌以識往蹟而操觚家又廣為屬事為尚論迨夫稗乘野記汗牛充棟不可記數致學古之士若涉大海茫無津涯及觀諸家私所纂述或資塲屋或備記問各有所取然非博而寡要即簡而未該致使終年泛涉閱歷徒勞問津無自思得一徑要法不必自營名山二酉之藏而千百年之廢興因革瞭

如指掌㝱㝱乎其難之髫年見新安程季宣有帝王曆祚攷雖大端可稽而疏漏實多爰搜逸牒為廣其義務使文簡而事該義博而體要名曰讀史津逮不敢謂事理之於體用常變之及隱微一無乖舛而上下數千年即隻義微言間有竊取淵源根據固敢臆陳要使讀者徑路了然康莊五父惟意所之而無迷謬焉而已箴弃篋衍歷有歲年值

興朝改制人務稽古家思力學窮理故牘再加叅訂取以為讀史機要夫適燕趙者資車馬遊吳越者待舟航善讀史者神而明之二十一史皆筌蹄也既不病於執方又非師心而自用庶乎其知津矣夫

康熙五年歲在丙午夏五之吉華陽潘永圖大生氏題於

愛靜軒

凡例

一茲編詳帝王之源流、辨正閏之支派、下及僭僞方鎮、附分理析、條貫井然、雖篇帙無多、不特原本二十一史春秋左傳通鑑綱目諸書、雖野史別紀、亦過加叅訂、務期至當、

一歷叙朝代世次秩然、更本邵子皇極經世、及薛方山甲子會紀體、述甲子編年以冠篇首、俾綱舉目張、先後之次不煩瞻中摸索、

一古人左圖右史不可偏廢、至後世而圖遂不傳、茲於一代之前、必冠以圖繼之以敘、雖偏方竊據、亦不厭詳列、使初學展卷瞭然

一作史者義嚴袞鉞、字挾風霜、茲雖不敢同夫作者、然於字句之間、亦微具予奪之旨、令是非了然、但酌夫情理之當、予非過情奪非作惡、以滋葛藤、

一溫公通鑑未成、先進歷年圖於一代之終、必推論其興亡之故、乃進御之書、是非頗正、茲盡採入、以綴於後、亦史家尚論體也、

一史家正統之辨、古今聚訟、愚以為統有正有變有分有雜、更有無統之時、各因其宜、正不得曲為回護、亦不得有意苛求、三代以下、漢唐宋明為統之至正、秦晉隋元

犬戎其外除干陽位冠履倒置如內外不辨男女無分之類則統之變也若漢末三國兵爭涑水尊魏新安尊蜀晉後南北分據在南人自帝南在北人自帝北俱非定論別以分統可省爭端至如朱梁石晉之盜賊篡竊與吳越南唐諸國相提而論祖雖左右謂之雜統止不必以五代相承繼唐之後其餘俱斥為僭國也至於寒浞篡位夏統中絕共和秉政周室無主西周獻地秦未一統王莽竊國漢未中興竟目為無統不必別生枝節

一子長作史記創為帝紀之例後世因之茲於正統之主俱冠以紀如夏紀商紀之類其不列正統者止書國名

一人惡操丕故帝蜀以抑之然昭烈實出長沙定王之後溫公尚疑其支派未明王朱梁石晉之可惡更甚於曹氏後世遂本紫陽之義尊南唐以為正統不知李昪自稱唐裔本末甚明豈可比擬若夫進拓跋氏以繼晉而黜南朝尊遼金以為元所自繼而卑宋為列國此則本朝臣子一偏之說非定論也

一開創之君必悉其始生受命之符以及五德遞王建都改元追王分封一應典章制度至繼體之主則生年崩葬諡號陵寢后妃子嗣俱詳載無遺可補通鑑綱目所未備

一堯舜禹後得天下者雖湯武至聖尚不免放伐之嫌其得國之正惟漢高光武明太祖吾無間然故於其登極大書即皇帝位其外即唐高祖宋太祖俱承沿習之陋但書曰稱皇帝或曰自立為皇帝不無微貶云

一茲編惟載朝廷大綱其他繁瑣節目不能盡記惟事關萬世名義以及一代興亡與夫大善極惡越常理之外并殘忍殺戮上干天和報應不爽可以為世警戒者亦採而錄之以備勸懲

一故君崩新君即位至明年方改元此一定之例惟無故而未逾年改元者必詳書以志其失若夏商周之時時

日難於盡稽故舉其登極之元年為即位之大凡省文也

一古今地理沿革不同非服習淹貫者辨析頗難茲於古地必分注今名間有疑誤為詳加考訂俾讀者瞭然更有論史陽秋方域異同官制因革人物掌錄卷帙尚多剞劂不易先出正集其二集即出以成合璧

一通鑑綱目史學大成經生目力有限將誦徒勞其餘刪節諸本非煩簡失宜即頭顱各缺雖玉堂少微難免茲病是纂酌綱鑑二書兼採二十一史字櫛句比訂為通鑑定本以便舉業致功匪易告成之後當出問世

讀史津逮目錄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讀史津逮卷一

華陽潘永圖大生氏編次　瀬水史儒維維四氏同叅
姪　天柱一琴氏訂定

歷代甲子會紀

邵子皇極經世書以一元統十二會一會一萬八百年一元成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數自天開子會至黃帝八年甲子歷六萬四千三百六十年至唐堯甲辰元載又歷三百四十年已歷六萬四千七百年至巳運之終僅一百年耳總計一元之數詎堯正值其中數也自黃帝八年甲子又乙百二年而崩少昊八十四年顓頊七十八年高辛合

帝摯七十九年堯與舜合一百五十年夏禹十七王四百四十一歲商湯二十八王六百四十四祀周文武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秦始皇三世四十七年西漢高祖十二帝二百三十年東漢光武十二帝一百九十六年共四百二十六年季漢昭烈二主四十三年東西晉司馬氏十五主共一百五十六年南宋劉裕八主六十年南齊蕭道成七主二十四年南梁蕭衍四主五十六年南陳陳霸先五主三十二年隋楊堅三帝三十七年前五代共十三[illegible]年唐高祖二十帝二百[illegible]十年後梁朱溫二主十六年後唐李存勗四主十四年後晉石敬瑭二主十一年後漢劉暠

二主四年後周郭威三主九年後五代共五十四年北宋
太祖九帝一百六十七年南宋高宗九帝一百五十三年
共三百二十年元世祖十帝九十二年明太祖十六帝二
百七十六年自天開甲子至明天啓甲子共得六萬八千
七百零一年起黄帝八年甲子至明崇禎甲申共得七十
至甲申計四千三百四十一年今會已將終云

一 黄帝八年
二 黄帝六十八年
三 少昊十八年
四 少昊七十八年
五 顓頊五十四年
六 高辛三十六年
七 唐堯二十一載
八 堯八十一載

九 虞舜四十一載
十 仲康三歲
十一 寒浞二十三歲
十二 帝槐四歲
十三 帝不降四歲
十四 帝扃五歲
十五 孔甲二十三歲
十六 帝桀二十二歲
十七 商太甲十七祀
十八 太庚十五祀
十九 太戊二十一祀
二十 仲丁六祀
二十一 祖辛十祀
二十二 祖丁二十九祀
二十三 盤庚二十五祀
二十四 武丁八祀
二十五 祖甲二祀
二十六 武乙二祀
二十七 紂十八祀
二十八 周康王二年

二十九 昭王三十六年
三十 穆王四十五年
三十一 孝王十三年
三十二 周召共和五年
三十三 幽王五年
三十四 桓王三年
三十五 惠王二十年
三十六 定王十年
三十七 景王八年
三十八 敬王四十三年
三十九 威烈王九年
四十 顯王十二年
四十一 赧王十八年
四十二 秦始皇十年
四十三 漢文帝三年
四十四 武帝元狩六年
四十五 宣帝五鳳元年
四十六 平帝元始四年
四十七 明帝永平七年
四十八 安帝延光三年

四十九 靈帝中平元年
五十 季漢後主延熙七年
五十一 晉惠帝永興元年
五十二 哀帝興寧二年
五十三 南宋文帝元嘉元年
五十四 南齊武帝永明二年
五十五 南梁武帝大同十年
五十六 隋文帝仁壽四年
五十七 唐高宗麟德元年
五十八 明皇開元十二年
五十九 德宗興元元年
六十 武宗會昌四年
六十一 昭宗天祐元年
六十二 宋太祖乾德二年
六十三 仁宗天聖二年
六十四 神宗元豐七年
六十五 高宗紹興十四年
六十六 寧宗嘉泰四年
六十七 理宗景定五年
六十八 元泰定帝泰定元年

六九 明太祖洪武十七年
七一 孝宗弘治十七年
七十 英宗正統九年
七三 熹宗天啓四年
七二 世宗嘉靖四十三年

歷代建元編年

太古杳渺傳信實難昔者孔子謂子貢曰渾沌之治若余與汝奚足以知之是故司馬子長作史記蘇子由述古史自黃羲而上不道門仲尼不道也茲甲子起黃帝大撓始作也編年始漢文始改元也正閏南北並見必如是而年不差一君立即位改元必書正統大書僭閏分書正統國號止一見割據者一君立必書國號恐其混也凡遇甲子必提頭雖非即位改元亦書條例粲然可見漢文即位三年乃四十三甲子

甲子漢文帝即位三年
戊寅後元元年
乙酉景帝元年
壬辰中元元年
戊戌後元元年
辛丑武帝建元元年始有年號
丁未元光元年
癸丑元朔元年
己未元狩元年
甲子元狩六年
乙丑元鼎元年
辛未元封元年
丁丑太初元年
辛巳天漢元年
乙酉太始元年
己丑征和元年
癸巳後元元年

乙未昭帝始元元年
辛丑元鳳元年
丁未元平元年
戊申宣帝本始元年
壬子地節元年
丙辰元康元年
庚申神爵元年
甲子五鳳元年
戊辰甘露元年
壬申黃龍元年
癸酉元帝初元元年
戊寅永光元年
癸未建昭元年
戊子竟寧元年
己丑成帝建始元年
癸巳河平元年
丁酉陽朔元年
辛丑鴻嘉元年
乙巳永始元年

己酉元延元年
癸丑綏和元年
乙卯哀帝建平元年
己未元壽元年
辛酉平帝元始元年
甲子元始四年
丙寅孺子嬰居攝元年
戊辰初始元年
己巳新莽始建國元年
甲戌天鳳元年
庚辰地皇元年
癸未淮陽王更始元年
乙酉東漢光武建武元年
丙辰中元元年
戊午明帝永平元年
甲子永平七年
丙子章帝建初元年
甲申元和元年
丁亥章和元年

新莽 光武中興

己丑和帝永元元年
乙巳元興元年
丙午殤帝延平元年
丁未安帝永初元年
甲寅元初元年
庚申永寧元年
辛酉建光元年
壬戌延光元年
甲子延光三年
乙丑帝懿即延光四年不改元
丙寅順帝永建元年
壬申陽嘉元年
丙子永和元年
壬午漢安元年
甲申建康元年
乙酉沖帝永嘉元年
丙戌質帝本初元年
丁亥桓帝建和元年
庚寅和平元年
辛卯元嘉元年
癸巳永興元年
乙未永壽元年
戊戌延熹元年
丁未永康元年
戊申靈帝建寧元年
壬子熹平元年
戊午光和元年
甲子中平元年
己巳帝辨即中平六年帝辨光熹又改昭寧獻帝又改永漢
庚午獻帝初平元年
甲戌興平元年
丙子建安元年
庚子魏文帝黃初元年即建安二十五年

曹丕篡漢 三國鼎立

辛丑季漢昭烈章武元年
壬寅吳大帝黃武元年
癸卯後主建興元年
丁未魏明帝泰和元年
壬子吳嘉禾元年
癸丑魏青龍元年

丁巳魏景初元年
戊午延熙元年吳赤烏元年
庚申魏齊王芳正始元年
己巳魏嘉平元年
甲子延熙七年
辛未吳大元元年
壬申吳主亮建興元年
甲戌魏主髦正元元年吳五鳳元年
丙子魏甘露元年吳太平元年
戊寅景耀元年吳主休永安元年
庚辰魏主奐景元元年
癸未炎興元年漢亡
甲申魏咸熙元年吳主皓元興元年

司馬炎篡魏

乙酉晉武帝太始元年魏亡吳甘露元年
丙戌吳寶鼎元年
己丑吳建衡元年
壬辰吳鳳凰元年
乙未吳天冊元年
丙申吳天璽元年

晉祚一統

丁酉吳天紀元年
庚子晉武帝太康元年吳亡
庚戌惠帝永熙元年武帝先改太熙
辛亥元康元年先改永平

五胡亂華

庚申永康元年
辛酉永寧元年
壬戌太安元年
甲子永興元年
丙寅光熙元年
丁卯懷帝永嘉元年
癸酉愍帝建興元年

江左中興

丁丑元帝建武元年
戊寅太興元年
壬午永昌元年
癸未明帝太寧元年
丙戌成帝咸和元年
乙未咸康元年
癸卯康帝建元元年
乙巳穆帝永和元年

丁巳升平元年

壬戌哀帝隆和元年

癸亥興寧元年

甲子興寧二年

丙寅帝奕太和元年

辛未簡文帝咸安元年

癸酉孝武帝寧康元年

丙子太元元年

丙戌北魏道武登國元年

丙申魏皇始元年

丁酉安帝隆安元年

戊戌魏天興元年

壬寅元興元年

甲辰魏天賜元年

乙巳義熙元年

己酉魏明元永興元年

甲寅魏神瑞元年

丙辰魏泰常元年

己未恭帝元熙元年

庚申宋武帝永初元年晉亡

癸亥宋少帝景平元年

甲子宋文帝元嘉元年 魏太武始光元年

戊辰魏神䴥元年

壬申魏延和元年

乙亥魏太延元年

己卯魏太平真君元年

庚寅魏延平元年

壬辰魏文成興安元年

甲午宋孝武孝建元年 魏興光元年

乙未魏太安元年

丁酉宋大明元年

庚子魏和平元年

乙巳宋廢帝景和改永光 明帝又改太始

丙午魏獻文天安元年

丁未魏皇興元年

辛亥魏孝文延興元年

壬子宋泰豫元年

癸丑宋帝昱元徽元年

丙辰魏承明元年

丁巳宋順帝昇明元年 魏太和元年

己未齊高帝建元元年宋亡

癸亥齊武帝永明元年

甲子齊永明二年 魏太和八年

甲戌齊昭業隆昌元年 昭文改延興 明帝又改建武

己卯齊東昏永元元年

庚辰魏宣武景明元年

辛巳齊和帝中興元年

壬午梁武帝天監元年齊亡

甲申魏正始元年

戊子魏永平元年

壬辰魏延昌元年

丙申魏孝明熙平元年

戊戌魏神龜元年

庚子梁普通元年 魏正光元年

乙巳魏孝昌元年

丁未梁大通元年

戊申魏孝莊建義改永安

己酉梁中大通元年

庚戌魏帝曄建明元年 永安三年 節

辛亥魏節閔帝普泰元年 元朗又改中興

壬子魏孝武太昌又改永熙

甲寅東魏孝靜帝天平元年

乙卯梁大同元年 西魏文帝大統元年

戊午東魏元象元年

己未東魏興和元年

癸亥東魏武定元年

甲子梁大同十年 東西魏武定二年大統十年

丙寅梁中大同元年

丁卯梁太清元年侯景內附

庚午梁簡文大寶元年 北齊文宣天保元年東魏亡

壬申梁元帝承聖元年 西魏帝欽不改元仍稱大統

甲戌西魏恭帝不改元仍稱大統

乙亥梁敬帝紹泰元年

丙子梁太平元年

丁丑陳武帝永定元年梁亡 周閔帝元年西魏亡

己卯周明帝建元武成

庚辰陳文帝天嘉元年 齊帝殷改乾明孝昭又改皇建

辛巳周武帝保定元年 齊武成太寧元年

齊併於周 周併於隋　混一南北　李唐代隋

壬午 齊河清元年
乙酉 齊後主天統元年
丙戌 陳天康元年 周天和元年
丁亥 陳廢帝光大元年
己丑 陳宣帝太建元年
庚寅 齊武平元年
壬辰 周建德元年
丙申 齊隆化元年
丁酉 齊幼主承光元年齊亡
戊戌 周宣政元年
己亥 周宣帝天成元年 靜帝改大象
辛丑 周靜帝大定元年周亡 隋文帝開皇元年
癸卯 陳後主至德元年
丁未 陳禎明元年
己酉 隋開皇九年 陳亡
辛酉 仁壽元年
甲子 仁壽四年
乙丑 煬帝大業元年
丁丑 恭帝侑義寧元年 即大業十三年
戊寅 唐高祖武德元年 恭帝侗皇泰元年隋亡

妖后亂唐

丁亥 太宗貞觀元年
庚戌 高宗永徽元年
丙辰 顯慶元年
辛酉 龍朔元年
甲子 麟德元年
丙寅 乾封元年
戊辰 總章元年
庚午 咸亨元年
甲戌 上元元年
丙子 儀鳳元年
己卯 調露元年
庚辰 永隆元年
辛巳 開耀元年
壬午 永淳元年
癸未 弘道元年
甲申 中宗嗣聖元年 睿宗改文明 武后又改光宅
乙酉 周武氏垂拱元年
己丑 永昌元年
庚寅 天授元年又改載初
壬辰 如意元年又改長壽

五王反正

甲午 延載元年
乙未 天冊萬歲元年又改證聖
丙申 萬歲通天元年 又改萬歲登封
丁酉 神功元年
戊戌 聖曆元年
庚子 久視元年
辛丑 大足元年又改長安
乙巳 中宗神龍元年
丁未 景龍元年
庚戌 睿宗景雲元年 即景龍四年
壬子 太極元年又改延和 明皇即位又改先天
癸丑 明皇開元元年
甲子 開元十二年
壬午 天寶元年
丙申 肅宗至德元載 即天寶十五載
戊戌 乾元元年
庚子 上元元年
壬寅 寶應元年
癸卯 代宗廣德元年
乙巳 永泰元年

丙午 大曆元年
庚申 德宗建中元年
甲子 興元元年
乙丑 貞元元年
乙酉 順宗永貞元年 即貞元二十一年
丙戌 憲宗元和元年
辛丑 穆宗長慶元年
乙巳 敬宗寶曆元年
丁未 文宗太和元年
丙辰 開成元年
辛酉 武宗會昌元年
甲子 會昌四年
丁卯 宣宗大中元年
庚辰 懿宗咸通元年
甲午 僖宗乾符元年
庚子 廣明元年
辛丑 中和元年
乙巳 光啓元年
戊申 文德元年

朱梁篡唐 五代紛爭

己酉昭宗龍紀元年　庚戌大順元年
壬子景福元年　甲寅乾寧元年
戊午光化元年　辛酉天復元年
甲子哀帝不改元仍昭宗天祐元年　丁卯梁朱温開平元年唐亡
辛未乾化元年　癸酉梁朱友珪鳳曆元年友貞仍稱乾化三年

後唐滅梁

乙亥梁貞明元年　丙子契丹太祖神冊元年止載建元改元省
辛巳梁龍德元年　癸未唐莊宗同光元年梁亡
丙戌唐明宗天成元年　庚寅唐長興元年

石晉代唐

甲午唐閔帝應順元年潞王改清泰　丙申晉高祖天福元年唐亡
戊戌遼太宗會同元年　癸卯晉重貴仍稱天福八年

劉漢代晉 郭周篡漢 趙宋篡周

甲辰晉開運元年　丁未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晉亡 遼世宗天祿元年
戊申漢乾祐元年隱帝不改元　辛亥周太祖廣順元年漢亡 遼穆宗應曆元年
甲寅周世宗顯德元年　庚申宋太祖建隆元年郭榮顯德七年周亡
癸亥乾德元年
甲子乾德二年　戊辰開寶元年
己巳遼景宗保寧元年　丙子太宗太平興國元年[illegible]年
癸未契丹聖宗統和元年　甲申雍熙元年
戊子端拱元年　庚寅淳化元年
乙未至道元年　戊戌真宗咸平元年
甲辰景德元年　戊申大中祥符元年

丁巳天禧元年　壬戌乾興元年
癸亥仁宗天聖元年
甲子天聖二年　辛未契丹興宗景福元年
壬申明道元年　甲戌景祐元年
戊寅寶元元年　庚辰康定元年
辛巳慶曆元年　己丑皇祐元年
甲午至和元年　乙未契丹道宗清寧元年
丙申嘉祐元年　甲辰英宗治平元年
戊申神宗熙寧元年　戊午元豐元年
甲子元豐七年　丙寅哲宗元祐元年

甲戌紹聖元年　戊寅元符元年
辛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遼天祚乾統元年　壬午崇寧元年
丁亥大觀元年　辛卯政和元年
乙未金太祖收國元年　戊戌重和元年
己亥宣和元年　癸卯金太宗天會元年越二年遼亡

高宗南渡

丙午欽宗靖康元年　丁未高宗建炎元年
辛亥紹興元年　乙卯金熙宗天會十三年止午始改天眷
甲子紹興十四年　己巳金海陵天德元年
辛巳金世宗大定元年　癸未孝宗隆興元年
乙酉乾道元年　甲午淳熙元年

元王中夏

有明代元

庚戌光宗紹熙元年 金章宗明昌元年　乙卯寧宗慶元元年

辛酉嘉泰元年 西遼亡

甲子嘉泰四年　乙丑開禧元年 明年蒙古太祖元年

戊辰嘉定元年 明年金衛王允濟大安元年　癸酉 金宣宗貞祐元年

甲申 金哀宗正大元年　乙酉理宗寶慶元年

戊子紹定元年 蒙古拖雷監國元年　己丑 蒙古太宗元年

甲午端平元年 金亡　丁酉嘉熙元年

辛丑淳祐元年　丙午 蒙古定宗元年

辛亥 蒙古憲宗元年　癸丑寶祐元年

己未開慶元年　庚申景定元年 元世祖中統元年

甲子景定五年 元至元元年　乙丑度宗咸淳元年

乙亥恭宗德祐元年　丙子端宗景炎元年

己卯帝昺祥興元年宋亡　庚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

乙未成宗元貞元年　丁酉大德元年

戊申武宗至大元年　壬子仁宗皇慶元年

甲寅延祐元年　辛酉英宗至治元年

甲子泰定帝泰定元年　戊辰致和元年文宗改天曆

己巳天曆二年明宗即位　庚午文宗至順元年 三年十月寧宗即位

癸酉順帝元統元年　乙亥至元元年

辛巳至正元年　戊申明太祖洪武元年

甲子洪武十七年　己卯建文元年

癸未成祖永樂元年　乙巳仁宗洪熙元年

丙午宣宗宣德元年　丙辰英宗正統元年

甲子正統九年　庚午景帝景泰元年

丁丑英宗天順元年　乙酉憲宗成化元年

戊申孝宗弘治元年

甲子弘治十七年　丙寅武宗正德元年

壬午世宗嘉靖元年

甲子嘉靖四十三年　丁卯穆宗隆慶元年

癸酉神宗萬曆元年　庚申光宗泰昌元年 即萬曆四十八年

辛酉熹宗天啓元年

甲子天啓四年　戊辰懷宗崇禎元年

天地之道陰陽盡之矣陰陽之義支干盡之矣自甲子肇自大撓支干止二十二字不特曆家莫之違帝王用以紀年而史氏亦用以編年故一歲之間君雖屢易元號屢改南北朝分興滅代變甲子曆數無差焉不然或兩君者有之或兩姓者有之後先相續未有不差忒者茲本邵子皇極經世書用之以編帝王之曆元會運世俱以甲子爲準上溯往古下推將來毫髮不爽自太古以迄今因按圖加指掌而天地陰陽之義推測匪難矣

歷代年號考同

上元有二　唐高宗二年　唐肅宗二年

大同有二　南梁武帝十一年　遼太宗十二年

大寶有二　南梁太宗二年　五代南漢劉鋹十五年

大慶有二　夏景宗二年　夏仁宗四年

大德有二　夏崇宗五年　元成宗十一年

大定有三　後梁宣帝七年　北周靜帝元年　金世宗二十九年

大安有三　夏惠宗十一年　遼道宗十年　金衛紹王三年

太始有三　漢武帝四年　晉武帝十年　南梁侯景六月

太初有五　漢武帝四年　晉前秦符登九年　晉西秦乞伏乾歸二十年　晉南梁禿髮烏孤二年　南宋元凶劭二月

太和有七　魏明帝六年　晉帝奕六年　晉後趙石勒二年　後蜀李勢二年　北魏高祖二十三年　唐文宗九年　後五代吳楊溥六年

太平有五　吳會稽王二年　晉北燕馮跋二十二年　南梁敬帝二年　隋林士弘五年　遼聖宗十一年

太安有四　晉惠帝二年　前秦符丕二年　晉後涼呂光三年　北魏高宗五年

太寧有三　東晉明帝三年　後趙石虎一年　北齊世祖一年

太興有二　東晉元帝四年　北燕馮弘五年

天漢有二　漢武帝四年　後五代蜀王建二年

天冊有二　吳烏程侯一年　唐武后一年

天璽有二　吳烏程侯一年　晉北涼段業四年

天正有二　南梁豫章王三月　南梁武陵王紀一年

天保有二　前五代後梁明帝二十四年　北齊顯祖十年

天成有五　南梁貞陽侯蕭淵明五月　北周宣帝一年　撫[illegible]乞僭稱　唐安慶緒一年　後唐明宗四年

天興有三　北魏太祖六年　隋劉武周四年　金哀宗三年

天統有二　北齊後主五年　元明玉珍五年

天和有二　北周高祖六年　唐安慶緒僭稱

天授有二　唐武后一年　夏景宗十一年

天祐有二　唐昭宗一年　元張士誠十二年

天會有二　後五代北漢劉承鈞十一年　金太宗十二年

天德有二　後五代閩王延政四年　金海陵王四年

天禧有二　宋真宗五年　西遼耶律直魯古三十四年

天慶有二　夏桓宗八年　遼天祚十年

天順有三　元泰定帝子阿剌吉八僭立上都　明英宗八年　宋樹安兒僭稱

天啓有二　南梁永嘉王莊一年　明熹宗七年

元康有二　漢宣帝四年　晉惠帝九年

元和有二　東漢章帝三年　唐憲宗十五年

元興有四　東漢和帝一年　東晉安帝三年　吳烏程侯一年　前趙劉聰一年

元嘉有二　東漢桓帝二年　南宋文帝三十年

元熙有二　東晉恭帝二年　前趙劉淵四年

五鳳有三　漢宣帝四年　隋竇建德三年　吳會稽王二年

甘露有五　漢宣帝四年　魏高貴鄉公四年　吳烏程侯一年　晉前秦符堅六年　遼義宗四年

正始有三　魏齊王九年　晉大燕高雲二年　北魏世宗四年

中興有四　晉後燕慕容永稱於上黨　南齊和帝二年　北魏廢帝元朗　後五代南唐李景二年

至德有二　陳後主四年　唐肅宗二年

至元有二　元世祖三十一年　元順帝六年

光天有二　五代蜀王衍一年　五代南漢劉玢一年

永光有二　漢元帝五年　南宋廢帝一年

永始有二　漢成帝四年　晉桓元二年

永元有二　東漢和帝十六年　南齊東昏侯二年

永平有五　東漢明帝十八年　北魏南安王余十月　北魏宣武帝四年　隋李密二年　後五代蜀王建五年

永和有五　東漢順帝六年　東晉穆帝十二年　晉後秦姚泓二年　晉北涼沮渠牧犍六年　後五代閩王鏻七年

永興有五　東漢桓帝二年　晉惠帝二年　晉後趙冉閔三年　前秦苻堅二年　北魏明元帝五年

永康有四　東漢桓帝一年　晉惠帝一年　晉後燕慕容寶三年　晉西秦乞伏熾盤八年

永安有四　吳景帝六年　晉北涼沮渠蒙遜十二年　北魏敬宗三年　夏崇宗三年

永初有二　東漢安帝七年　南宋武帝三年

永寧有三　東漢安帝一年　晉惠帝一年　晉後趙石祗一年

永建有二　東漢順帝六年　晉西涼李恂二年

永熙有二　晉惠帝一年　北魏孝武帝三年

永昌有三　東晉元帝一年　唐武后一年　明末李自成亦竊此號

永泰有二　南齊高宗一年　唐代宗一年

永隆有三　隋梁師都十二年　唐高宗一年　後五代閩王延羲六年

更始有三　漢淮陽王二年　晉後燕慕容冲稱於阿房　西秦乞伏乾歸三年

武成有三　北周世宗三年　唐李希烈四年　後五代蜀王建三年

延平有二　東漢殤帝八月　北魏太武帝二年

延熙有二　季漢後主二十年　晉後趙石弘一年

延康有二　魏文帝未建黃初前所稱　隋沈法興[illegible]年

延興有二　南齊海陵王三月　北魏高祖[illegible]

延和有二　北魏世祖[illegible]　唐睿宗一年

貞觀有二　唐太宗二十三年　夏崇宗十三年

貞元有二　唐德宗二十一年　金海陵王三年

建元有五　漢武帝六年　晉康帝二年　南齊太祖四年　前秦苻堅二十一年　前趙劉聰一年

建平有五　漢哀帝四年　晉後趙石勒四年　晉後燕慕容盛一年　晉南燕慕容德五年　北魏京兆王愉僭稱

建武有五　東漢光武三十一年　晉成都王僭稱　東晉元帝一年　後趙石虎十四年　南齊明帝四年

建興有五　季漢後主十五年　吳會稽王二年　晉愍帝四年　晉後燕慕容垂十年　晉成李雄三年

建初有四　東漢章帝八年　晉後秦姚萇八年　晉西涼李暠八年　晉成李特一年

建始有二　漢成帝四年　晉趙王倫僭稱

建和有二　東漢桓帝三年　晉南涼禿髮利鹿孤三年

建義有二　晉西秦乞伏國仁三年　北魏敬宗一年

建隆有二　宋太祖三年　遼渤海高永昌四月

和平有三　東漢桓帝一年　晉前涼張祚一年　北魏文成帝六年

咸寧有二　晉武帝五年　晉後涼呂纂二年

咸康有二 東晉成帝八年 後五代蜀王衍一年
皇始有二 晉前秦苻健四年 北魏太祖二年
皇建有二 北齊昭帝一年 夏襄宗
保大有二 後五代南唐李景十五年 遼天祚帝五年
青龍有二 魏明帝四年 晉後趙石鑒四月
治平有二 宋英宗四年 元徐壽輝十年
承光有二 晉赫連昌[illegible]年 北齊幼主[illegible]一日
黃龍有二 漢宣帝一年 吳大帝三年
乾祐有二 後漢高祖隱帝共三年 夏仁宗二十四年
乾德有三 宋太祖五年 隋輔公祏僭稱於淮南 後五代[illegible]共六年

乾亨有二 後五代南漢劉龑八年 遼景宗四年
乾道有二 宋孝宗九年 夏惠宗二年
應天有四 唐史思明三年 唐劉守光二年 唐朱泚三旬有六日 夏襄宗四年
開運有二 後晉出帝四年 夏景宗十年
載初有二 唐武后二年 唐安慶緒二年
景福有二 唐昭宗二年 遼興宗一年
廣運有三 前五代後梁莒國公二年 後五代北漢何繼元十一年 夏景宗二年
嘉平有三 魏齊王五年 晉南涼禿髮傉檀七年 晉前趙劉聰四年
麟嘉有二 晉前趙劉聰二年 晉後涼呂光五年
永樂有四 晉前涼張重華僭稱 後五代南漢妖人張遇賢僭稱 宋方臘僭稱 明成祖二十二年

歷代帝王曆祚

夫古今在天地間猶旦暮也而論者以爲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霸冬也七國冬之餘冽也漢王而不足晉霸而有餘三國霸之雄者也十六國霸之叢者也南五代霸之借乘者也北五代霸之傳舍者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霸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郡之霸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霸日未出之星也自古迄今書傳可明紀者四海之內九州之間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强或羸或倡或隨盜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矣

歌

伏羲神農黃帝氏名曰三皇居上世少昊顓頊及帝嚳唐虞紹之爲五帝夏商周秦東西漢後漢魏吳三國判漢亾於魏魏禪晉晉遂平吳天下定擾西晉者爲五胡天下瓜分南北隅南爲東晉居江左宋齊梁陳踵其都北則五胡而後魏東魏西魏分爲二東傳北齊西禪周周又滅齊禪隋隋能平陳海宇周曾幾何時禪唐室唐祚終兮爲五季梁唐晉漢周相繼宋代周兮天下平中南渡兮迫於金誅金滅宋是胡元丙主中原九十年自堯逮元幾春秋三千七百二十四帝王神器已有歸海甸澄清明帝嗣明祚告終十六世

大清一統萬萬世

三皇五帝紀

首出盤古分天地有巢燧人羲農繼黃帝少昊與顓頊高辛堯舜中天際三皇五帝在其間上古相傳無定據

三皇

太昊伏羲氏其母居於華胥（今陝西藍田縣）之渚（史記稱母曰華胥）履巨人跡意有所動虹且繞之因娠而生帝於成紀（今鞏昌府成州）以木德繼天而王故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養犧牲以充庖廚故曰庖犧氏作罟網以教佃漁又曰虙羲氏始作八卦造書契制嫁娶都於宛丘（今歸德府陳州）在位一百一十五年其後裔春秋時有任宿須句顓臾

皆風姓之亂也。

女媧氏伏羲之後已經數世金木輪環亦風姓以木德王有神聖之德號女希氏當時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與祝融戰而怒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氏乃煉五色石以補天斷鰲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一云女媧與太昊同母佐天帝而奠地後人頌爲補天滴言旋乾轉地補天浴日史家遂傳疑爲不經之論云爾）

炎帝神農氏少典之君娶於有蟜氏之女曰安登感神龍而生炎帝於姜水故以姜爲姓以火德王故曰炎帝始教民耕故曰神農氏本起烈山故曰烈山氏又作易名連山因號連山氏又曰厲山氏初國伊繼國者合而稱之又號曰伊耆氏都於陳（今開封府陳州）遷曲阜（今兗州府縣）在位一百四十年帝臨魁帝承帝明帝宜帝來帝襄帝榆罔七世襲神農之號三百六年至榆罔失政諸侯相伐天下咸歸黃帝春秋時有州甫甘許戲露紀怡向申呂皆姜姓之胤也（史記作黃帝爲少典之子則是與炎帝同父豈有兄弟之間兩入帝而相代爲天子之理）

黃帝有熊氏姓公孫長於姬水又改姬姓以土德王故曰黃帝居於軒轅之丘（今開封府新鄭縣境）名曰軒轅有熊國（今新鄭縣）君之子故爲有熊氏修德振兵治五氣度四方戰勝炎帝榆罔於阪泉（在上谷）擒殺蚩尤於涿鹿（今涿州）遂代炎帝爲天子都涿鹿獲寶鼎迎日推筴得四相而天下治在位一百一十年崩葬橋山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有四別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嬛依是也惟元囂昌意二子傳位（世傳黃帝鑄鼎既成有龍垂鬍下迎帝騎龍上天群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鬍鬍拔墮弓仰望莫及抱弓而號因名其地曰鼎湖弓曰烏號云）

五帝

少昊金天氏姓己名玄囂黃帝之子母曰嫘祖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祥而生值黃帝之世降居江水邑於窮桑（在兗州府魯城北）故號窮桑氏國於青陽（古江國今屬池州府）因號青陽氏以金德王天下遂號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都曲阜在位八十四年子蟜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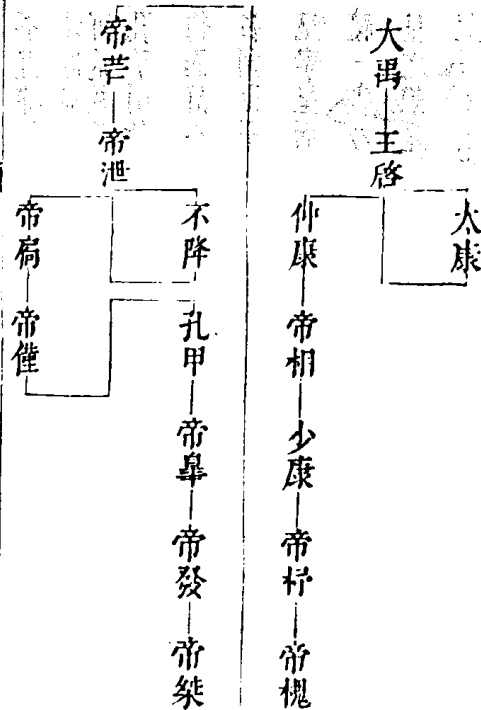
顓頊高陽氏姬姓名顓頊黃帝孫昌意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曰昌僕是爲女樞感瑶光貫月之祥生帝於若水（出旄牛徼外東南在四川瀘州）年十歲佐少昊年二十以水德繼金天氏爲天子初國高陽（今保定府高陽縣）故號高陽氏都帝丘（今大名府滑縣而東昌府濮州亦有帝丘然又稱顓頊都在大名府開州、作都開封府杞縣）在位七十八年子窮蟬

帝嚳高辛氏姬姓名夋少昊蟜極子生而神靈自言其名以木德代高陽氏爲天子肇基於高辛故號高辛氏

都亳（今河南府偃師縣） 在位七十年子摯立

帝堯陶唐氏帝嚳子摯之弟母陳鋒氏女名曰慶都孕十有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後徙耆（左傳作祁）以祁爲姓故曰伊耆氏年十二受封於陶（今兗州府定陶縣）年十五改封唐（今保定府唐縣）故又號陶唐氏摯立九年以荒淫而廢諸侯尊堯爲天子年十六甲辰即位以火德王都平陽（今府山西）在位一百載子丹朱不肖禪於虞

帝舜有虞氏瞽瞍子顓頊六代孫生於姚墟（今漢中府興安州）故以姚爲姓以堯女嬪於虞（今河東太陽縣）故稱有虞氏甲申受堯禪即位以土德王都蒲坂（今蒲州）在位五十載子商均不肖禪於禹（史記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名馬融輩以堯舜禹爲諡此時尚未有諡法尚書注以堯舜禹爲名俱不可信故並缺之）

孔子刪詩書斷自唐虞以爲自是而上世遠莫稽不可得而詳也周禮載外史所掌有三皇五帝之文而無其名稱世系至秦博士議上始皇尊號始謂古有天皇地皇泰皇而泰皇爲最貴後世三皇之說蓋本諸此夫周禮一書乃漢儒附會之說秦博士所議亦一時諛佞始皇之說是以司馬子長作史記特斷自五帝而略三皇蓋五帝之名見於孔子家語及大戴禮其說有二其一孔子答季康子以伏羲配木神農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此言數聖人革命改號取法於五行之帝非五帝之定名也其一則孔子所答宰予五帝德曰黃帝曰顓頊曰帝嚳曰堯曰舜太史公遂本之作五帝紀首黃帝遺羲農而黜少昊以爲帝王皆出於黃帝又以黃帝高陽高辛子孫代有天下而少昊之後不傳周禮六樂無少昊之樂易敘古帝王亦不道也遷由是黜而不紀後世頗有議其非者秦漢以下儒者爭訟言人人殊言三皇者繁矣其以伏羲女媧神農言者則始於春秋運斗樞以天皇地皇人皇言者則始秦博士以燧人伏羲神農言者則爲譙周氏以伏羲神農黃帝言者則爲孔安國氏以祝融伏羲神農言者則爲宋均氏言五帝者亦繁矣在家語則以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爲是在大戴禮則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是在皇甫謐鄭玄蘇子由則以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爲是在胡五峯胡雙湖則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是惟孔安國定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今本之略存其概以冠篇首至於春秋元命苞尚有九頭五龍攝提合雒連通敘命循蜚因提禪通疏仡十紀禪通終於炎帝疏仡則始黃帝以迄於麟皆杳茫不經未可盡信要之唐虞以前存而不論可也

夏紀

始大禹甲戌終桀甲午十四世十七王并羿浞共四百四十一歲商湯代之

啟
禹啓太康仲康相遭后羿夏中絶少康杼槐及芒泄不降扃僅孔甲立皐發履癸十七王四百四十一年滅

大禹本黃帝四世孫顓頊生鯀鯀娶有莘氏之女曰修巳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孕歲有二月生禹於僰道石紐鄉今四川龍安府石泉縣佐舜治水有功賜姓姒氏承舜禪甲戌即位國號夏以金德王都安邑今平陽府縣平水土制貢賦鑄九鼎以象九州定建寅月爲歲首改年曰歲色尚黑作樂曰大夏有典有則以貽子孫在位十歲巡狩江南崩於會稽因塟焉壽一百歲

王啓禹之子甲申即位能敬承繼禹之道在位九歲

太康啓之子癸巳即位逸豫滅德十九歲畋於洛水之表后羿因民心之怨距於河弗許歸國遂都陽夏今開封府太康縣又十歲而崩在位二十九歲

仲康太康之弟羿立之壬戌即位在位十三歲

王相仲康子羿立之乙亥即位羿復逐之居商丘今亳州依同姓諸侯斟灌今青州府壽光縣斟尋氏今登州府在位二十七歲寒浞使子澆弑之

后羿有窮國君學射於楚弧父蘖羿之爲人肩名曰羿恃其善射距太康逐王相簒夏自立不修德政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困熊髡龍圉四賢臣名信用伯明氏之讒子寒浞又以逢蒙爲受教之臣浞乃烝取羿室純狐內媚外賂娛羿於畋王相八年遂殺羿因其室生子澆一作奡及豷使之用師滅斟灌斟尋氏弑王相處澆於過豷於戈起壬寅終辛巳羿浞共竊位四十歲少康滅之此開闢簒弑淫媾之始

少康王相之子相弑相后有仍氏之女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而生少康長爲仍牧正奔虞爲庖正虞君思妻

以二姚而邑諸綸，今平陽府朱河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夏舊臣靡，舉兵滅浞，迎少康歸故都，壬午即位，復禹之績，四海來貢，夏道中興，在位二十二歲。封少子無余於越。

王予一名季杼，少康子，甲辰即位，在位十七歲。

王槐，予之子，辛酉即位，在位二十六歲。

王芒，槐之子，丁亥即位，在位十八歲。

王泄，芒之子，乙巳即位，海內服從，始加爵命之制，在位十六歲。

王不降，泄之子，辛酉即位，在位五十九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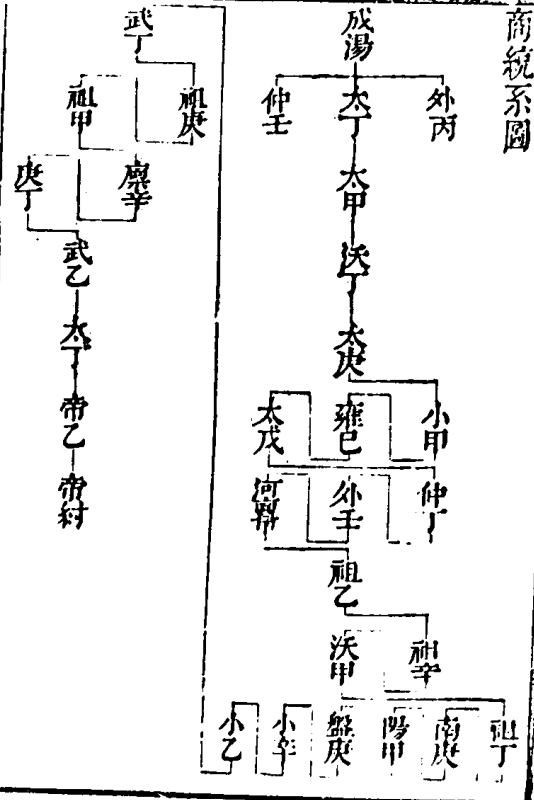
王扃，不降弟，庚申即位，在位二十一歲。

王廑，扃之子，辛巳即位，在位二十一歲。

王孔甲，不降子，好鬼神，使劉累豢龍，時天降二龍，殺而藏其漦，壬寅即位，諸侯多叛，在位三十一歲。

王皐，孔甲子，癸酉即位，在位十一歲。

王發，皐之子，甲申即位，在位十九歲。

王履癸，發之子，是爲桀，癸卯即位，自孔甲以來，諸侯多叛，桀尤爲無道，寵妹喜，爲瓊宮瑤臺，肉山酒池，暴虐荒淫，天下胥怨，在位五十二歲，成湯放之於南巢，今廬州府巢縣。又三年丁酉，死，夏亡。

商紀

始成湯乙未，終紂戊寅，十七世二十八王，共六百四十四祀，周武王代之。

歌

湯傳太甲及沃丁，太庚小甲雍己承，太戊仲丁與外壬，河亶甲後祖乙輪，祖辛沃甲祖丁絲，南庚陽甲迄盤庚，小辛小乙武丁振，祖庚祖甲越廩辛，庚丁即位傳武乙，太丁帝乙覽受辛，歷年六百四十四，起於乙未終戊寅。

成湯名履，其先帝嚳次妃有娀氏之女簡狄，因浴見元鳥墮卵，吞之有娠，生商契，佐禹有功，封於商，今西安府商州。賜姓子氏，十三世至主癸，娶扶都氏，見白虹貫月，意感而生

天乙是爲成湯初爲諸侯居亳此南亳桀囚之夏臺獄名夏臺在
璧賂既而釋之桀無道遂率諸侯伐夏救民乙未即天子
位建國號曰商以水德王都亳北西亳今河南府偃師縣帝嚳舊都有北亳今
歸德府考城縣南亳今夏邑縣湯自南亳遷西亳以從先王盤庚復遷西亳以建丑月爲歲
首改歲曰祀色尚白作樂曰大濩在位十三祀壽一百
歲商家生子以日爲名太子太丁未立死次子外丙二
歲仲壬四歲立太丁之子太甲
太甲太丁子戊申即位顛覆典刑伊尹放之於桐宮今平陽府
聞喜縣一稱偃師縣西南五里尸鄉是湯塟地有離宮方放太甲處自攝政當國以朝諸
侯三年悔過遷歸於亳增修厥德諸侯咸歸在位三十

三祀號太宗
沃丁太甲子辛巳即位在位二十九祀
太庚沃丁子庚戌即位在位二十五祀
小甲太庚子乙亥即位在位十七祀
雍已小甲弟壬辰即位商道寖衰諸侯或不至在位十二
祀
太戊雍已弟甲辰即位以伊尹之子伊陟及臣扈巫咸爲
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增修厥德三日而
祥桑枯死商道復興在位七十五祀號中宗
仲丁太戊子巳未即位亳有河患遷都於囂今河南陳留縣在位

十三祀
外壬仲丁弟壬申即位在位十五祀
河亶甲外壬弟丁亥即位囂復決於河遷都於相今大名府內黃
縣一作河南彰德府在位九祀
祖乙河亶甲子丙申即位以巫咸之子巫賢爲相商道復
興相復決於河元祀遷都於耿今蒲州河津縣六古耿國祖乙所都山西平陽府吉州亦稱耿九祀耿爲水所圮徙都於邢今順德府在位十九
祀
祖辛祖乙子乙卯即位在位十六祀
沃甲祖辛弟辛未即位在位二十五祀

祖丁祖辛子丙申即位在位三十二祀
南庚沃甲子戊辰即位在位二十五祀
陽甲南庚弟癸巳即位在位七祀自仲丁以來舍適立弟
爭相代立比九世亂諸侯莫朝
盤庚陽甲弟庚子即位時商道寖衰屢有河患議將遷
都臣民安土重遷作書三篇以告諭之仍遷於亳從湯
所都改國號曰殷行湯之政商道復興諸侯來朝在位
二十八祀
小辛盤庚弟戊辰即位在位二十一祀
小乙小辛弟巳丑即位先慮民間備知民事艱難在位二

十八祀

武丁。小乙子。丁巳即位。舉傅說爲相。修德行政。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在位五十九祀。號高宗。

祖庚。武丁子。丙辰即位。在位七祀。

祖甲。祖庚弟。癸亥即位。在位三十三祀。尙書以爲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而史家又以爲爲人淫亂而殷衰。

廩辛。祖甲子。丙申即位。在位六祀。

庚丁。廩辛弟。壬寅即位。在位二十一祀。

武乙。庚丁子。癸亥即位。復去亳。遷都於河北。中國微弱。外夷寖盛。王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謂之射天。在位四祀。獵於河渭之閒。爲暴雷震死。史稱殷復去亳徙居河北而不名其地至紂以都朝歌而此豈即所云河北之地。今大名府濬縣衛輝府淇縣俱古朝歌地。

太丁。武乙子。丁卯即位。在位三祀。

帝乙。太丁子。庚午即位。在位三十七祀。

受辛。帝乙第三子。是爲紂。紂母生微子啓與中衍。尙爲妾。已立爲后而生紂。故太史據法爭立紂。丁未即位。淫虐無道。寵妲己。爲長夜之飲。制炮烙之刑。誅戮賢臣。寵任奸回。諸侯叛之。民不堪命。在位三十二祀。周武王伐之。衣寶玉自焚死。殷亾。

周統系圖

周紀

始武王己卯終赧王乙巳三十二世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東周君又延七年終丙午共八百七十四年秦莊襄王滅之

歌

武王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厲宣幽終東遷平桓莊僖惠襄頃匡定簡靈從景悼敬元貞定繼哀思考後威烈替安烈及顯慎靚立赧依西周入秦地東西王合三十七八百六十年過曆東周君復延七載享國長久爲第一

武王姬姓名發其先帝嚳元妃有邰氏姜嫄出野履巨人跡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因名棄長好種植堯時爲農師號后稷封於邰今西安府武功縣十三傳至古公亶父遷岐在扶風美陽西北因號周生三子泰伯仲雍季歷季歷生子昌有聖德是爲文王文王子伯邑考武王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武霍叔處康叔封冉季載文王薨武王嗣位己卯伐紂弔民即天子位以木德王都鎬京今西安府長安縣以建子月爲歲首色尚赤分土建封訪洪範定謚法作樂曰大武改祀爲年在位七年壽九十三子十人謚法克定禍亂曰武

成王名誦武王元子丙戌即位周公相之制禮作樂頒度量營洛邑今河南府洛陽縣成明堂爲行周令王在位三十七

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康王名釗成王元子癸亥即位克遵洪業敬共神人四夷賓服囹圄空虛在位二十六年成康之世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謚法溫柔好樂曰康

昭王名瑕康王子己丑即位南巡濟漢漢濱人載以膠舟中流溺死在位五十一年二十二年庚戌釋迦佛生謚法儀容恭美曰昭

穆王名滿昭王子庚辰即位乘八駿周遊因征犬戎自是荒服不至作呂刑在位五十五年謚法布德執義曰穆

共王名繄扈穆王子乙亥即位在位十二年謚法既過能改曰共

懿王名囏共王子丁亥即位徙都槐里王室遂衰在位二十五年謚法溫柔賢善曰懿

孝王名辟方懿王弟壬子即位廱秦始封大駱江漢冰牛馬死周道凌遲在位十五年謚法慈惠愛親曰孝

夷王名燮懿王子諸侯立之丁卯即位始下堂見諸侯德其立己也楚僭稱王荒服不至在位十六年謚法安心好靜曰夷

厲王名胡夷王子癸未即位暴虐侈傲淮夷入寇國人叛王王出奔彘今平陽府霍州在位三十七年謚法殺戮無辜

曰厲王出奔時太子靜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之得脫周公召公二相共理國事號曰共和起庚申終甲戌攝位十四年

宣王名靜厲王太子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立之周室中興在位四十六年諡法聖善周聞曰宣

幽王名宮湦宣王太子庚申卽位二年涇渭洛竭岐山崩嬖褒姒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申侯召犬戎殺王於驪山下盡取周寶賂而去在位十一年諡法動靜失常曰幽

平王名宜臼幽王太子辛未鄭武公從諸侯卽申國立之

以豐鎬逼近犬戎東遷於洛邑之東周王室微弱始命秦列爲諸侯取岐豐之地齊晉楚漸大在位五十一年春秋始於四十九年諡法執事有制曰平

桓王名林平王孫父太子洩蚤死故立之壬戌卽位在位二十三年諡法克敬勤民曰桓

莊王名佗桓王太子乙酉卽位在位十五年諡法武而不遂曰莊

釐王名胡齊綱目作僖莊王太子庚子卽位在位五年元年齊桓公會於北杏而霸諸侯諡法有罰而還曰釐

惠王名閬釐王太子乙巳卽位二年莊王嬖姬所生子頹與大夫邊伯等作亂自立王出奔溫今懷慶府溫縣已而居鄭之櫟今開封府禹州鄭伯虢公共伐子頹殺之奉王歸國共在位二十五年諡法柔質慈民曰惠

襄王名鄭惠王太子庚午卽位母蚤卒後母惠后生叔帶叔帶與戎翟謀攻王畏誅奔齊十二年復歸於周王納翟后復絀之翟人來問罪王出奔鄭居於氾今開封府氾水縣狄人立叔帶爲王取王所絀翟后與居溫王告急於晉晉文公乃納王誅叔帶共在位三十三年元年齊桓公盟於葵丘今考城縣二十年晉文公盟於踐土今孟縣諡法闢地有德曰襄

頃王名壬臣襄王子癸卯卽位在位六年諡法甄心動懼曰頃

匡王名班頃王子己酉卽位在位六年諡法貞心大度曰匡

定王名瑜匡王弟乙卯卽位在位二十一年三年老聃生諡法安民法古曰定

簡王名夷定王子丙子卽位在位十四年諡法平易不訾曰簡

靈王名泄心簡王太子始生有髭而神人稱髭王庚寅卽位在位二十七年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孔子生諡法亂

而不損曰靈
景王名貴靈王次子太子晉蚤卒以次立丁巳即位在位
二十四年太子聖蚤卒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子丐之
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諡法由義而濟曰景
悼王名猛景王庶長子辛巳即位在位一年子朝之徒攻
而殺之晉人攻子朝而立丐諡法恐懼從處曰悼
敬王名丐悼王同母弟壬午即位十五年殺子朝於郢十
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多在王城王出居姑蕕地使晉
率諸侯城成周居之成周在王城東故謂東周而王城
在成周西故謂西周非以鎬京洛陽為東西也在位四

十四年四十一年四月孔子卒諡法令善典法曰敬
元王名仁敬王太子丙寅即位在位六年諡法行義說民
曰元
貞定王名介元王太子壬申即位在位二十八年諡法清
白守節曰貞純行不爽曰定
哀王名去疾貞定王太子[illegible]即位三月弟叔襲弒之諡
法蚤孤短折曰哀
思王名叔哀王弟庚子弒兄自立五月弟嵬攻而殺之諡
法追悔前過曰思
考王名嵬思王弟[illegible]弒兄自立在位十五年封其弟揭

於河南王城是為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為東周之始
威烈王名午考王太子丙辰即位二十三年九鼎震初命
三晉趙魏韓為諸侯壞法亂紀實始王朝通鑑綱目俱
始此在位二十四年諡法彊義執正曰威秉德尊業曰
烈
安王名驕威烈王子庚辰即位十六年命田和為諸侯在
位二十六年諡法好和不爭曰安
烈王名喜安王子丙午即位在位七年諡法秉德尊業曰
烈
顯王名扁烈王弟癸丑即位九年秦孝公始霸其後諸侯

皆僭稱王在位四十八年諡法施勤無私曰顯
慎靚王名定顯王子辛丑即位在位六年
赧王名延慎靚王子丁未即位稱西周始此在位五十九
年乙巳秦昭襄王滅之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惡狐之
聚在洛陽南西周亡諡法[illegible]國心恤曰赧周亡後七國爭雄
正統不絕者凡三十四年
東周君東周自考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為桓公桓公卒
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惠公立長子曰西周武公
又封少子班於鞏今河南府鞏縣以奉王仍襲父號曰東周惠
公於是又稱東西二周惠公卒子傑嗣西周亡後七年

壬午秦莊襄王滅東周遷其君於陽人聚東周亡

周歷年圖曰周自平王東遷日以衰微至於戰國又分而爲二其土地人民不足比强國之大夫然天下猶尊而事之以爲共主其故何哉植本固而發源深也昔周之興也仁以爲源民習於耳目浹於骨髓雖後世衰弱其民將有陵慢之心則畏先王之禮而不敢爲將有離散之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其所以享國長久之道也不然以區區數邑處於七雄國之間一旦不可存况於數百年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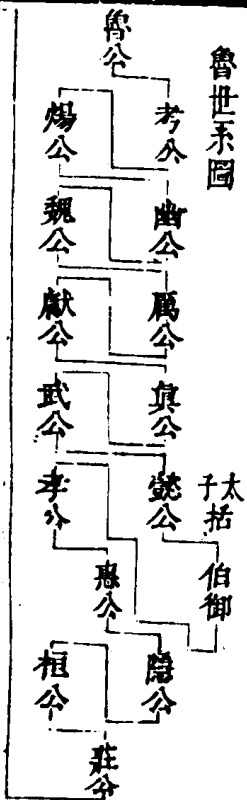
蓀符考夫三代之道大本相因其所損益變更不過制度文爲名號細故而已自今觀之夏商周之王有天下者一千六百六十有九年其間賢聖之君不待接踵而生夏有禹啓少康商有成湯太甲太戊盤庚武丁周有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此外無聞焉然後之言至治者必以三代爲稱首巍巍皇皇夐冠千古而莫與京者禹湯文武以聖人之道立綱陳紀創法定制其尤卓然者如井田封建學校兵師之要靡不備具而又固結之以仁維持之以禮端本澄源自足與天無極故其後世子孫非有剛戾如桀紂柔弱如共赧者皆足以世守而勿失也豈偶然哉

周分封侯國

歌

周自東遷五霸興齊桓晉文秦穆併楚莊宋襄亦五霸當時列國仰聲稱或曰霸是天下伯致胙命錫始爲貢齊桓晉文與秦穆闔閭勾踐乃其人魯衛曹燕陳與蔡與吳姬姓同宗器齊由呂尚宋商裔禹後杞越顓頊荊秦同楚嬴陳舜裔姑太皞各有生及交戰國七雄起晉分三國趙魏韓魏與韓姬周同姓趙與秦嬴祖同齊呂改田仰陳後楚黃易熊燕世姬宋亡於齊魯歸楚衛秦二世衛角休嬴秦滅周呂竊秦并吞六國廢封侯

周同姓諸侯

魯世系圖

魯公—考公
煬公—幽公
魏公—厲公
獻公—眞公
武公—懿公
孝公—伯御（太子括）
惠公—隱公
桓公—莊公
子般
子惡
閔公
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
子野（太子）
子視
定公—哀公—悼公
元公—穆公—共公—康公—景公—平公—緡公—頃公

魯都曲阜侯爵姬姓武王弟周公旦封於魯公留相王室世子伯禽就封次子相王室代爲周公餘封小國六凡蔣邢茅胙祭皆周公之後始伯禽巳卯終頃公壬子二十五世三十四君共八百七十四年楚滅之

魯公伯禽周公元子武王元年巳卯就國立六十年子考公酋巳卯立在位四年弟煬公熙癸未立徙魯築闕門在位四十六年子幽公宰一名圉在位十四年弟濆弒之昭王不能討周綱紀陵夷自此始魏公濆癸未弒兄自立在位五十四年子厲公擢丁丑立在位三十七年弟獻公具甲寅立在位五十二年子真公濞厲王二十

四年丙午立在位三十年十五年庚申是共和元年弟武公敖宣王三年丙子立在位十年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周周宣王愛戲立爲魯世子公歸而薨戲立是爲懿公宣王十三年丙戌立在位九年爲兄括子伯御所弒伯御宣王二十二年乙未弒懿公自立在位十一年宣王伐魯討而誅之立懿公弟稱孝公稱宣王三十三年丙午立在位二十七年子惠公弗湟平王三年癸酉立在位四十六年長庶子隱公息姑平王四十九年巳未惠公薨太子允少隱公攝政在位十一年公子翬爲允弒隱公於蔿氏孔子作春秋始此桓公允桓王九年庚午弒兄自立生子同慶父叔牙季友在位十八年與夫人姜氏如齊齊襄公與夫人通因使公子彭生弒公於車子莊公同莊王四年戊子立在位三十二年夫人哀姜無子娣叔姜生子開慶父通哀姜欲立開公愛党氏孟女生子般欲立之叔牙欲立慶父公酖叔牙立其子爲叔孫氏爲季友立般公薨慶父使圉人犖弒子般於党氏而立開季友奔陳閔公開惠王十六年庚申立在位二年慶父通哀姜益甚謀自立弒公於武闈季友自陳奉閔公同母弟申入立之慶父奔莒僖公申惠王十八年壬戌立在位三十三年誅慶父以汶陽費封季友

號曰成季是爲季孫氏慶父後爲孟孫氏僖公子文公興襄王二十六年乙未立在位十八年長妃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生子俀俀私事襄仲即公子遂襄仲殺惡及視而立俀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宣公俀匡王五年癸丑立在位十八年子成公黑肱定王十七年辛未立在位十八年子襄公午簡王十四年巳丑立在位三十一年太子野立三月卒乃立庶子裯昭公裯景王四年庚申立在位三十二年欲去三家不克出奔卒於乾侯今成安縣弟定公宋敬王十一年壬辰立在位十五年子哀公蔣敬王二十六年丁未立在位二十八年欲以越伐

三桓三桓攻公公奔衛如邾遂如越國人迎歸卒於有山氏子悼公寧貞定王四年乙亥立在位三十八年子元公嘉考王十三年癸丑立在位二十一年子穆公衍威烈王十九年甲戌立在位三十一年子共公奮安王二十六年乙巳立在位二十四年子康公屯顯王十七年己巳立在位九年子景公偃顯王二十六年戊寅立在位二十九年子平公旅赧王元年丁未立在位十九年子緡公賈赧王二十年丙寅立在位二十三年子頃公讎赧王四十三年己丑立在位二十四年終壬子楚考烈王十四年攻魯滅之公卒於柯今東阿縣魯亡

晉世系圖 晉始封唐今定州唐縣稱唐侯晉侯燮始改爲晉以有晉水出焉其地正名翼亦名絳乃今之絳州而平陽是其總名至景公乃遷於新田乃今之絳縣

唐侯—晉侯—武侯—成侯—厲侯—靖侯—釐侯—獻侯

穆侯—文侯—昭侯—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
　　　　　　　　　　　　　　　　　—晉侯

殤叔

桓叔—莊伯—武公—獻公—惠公—懷公
　　　　　　　　　　　—文公—襄公

靈公—

成公—景公—厲公

少子捷—惠伯—悼公—平公—昭公—少子[illegible]—忌
　　　　　　　　　　　　　　　—頃公—定公

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靖公

晉都翼今山西平陽府侯爵姬姓武王幼子成王同母弟叔虞封於唐國號晉始叔虞終靖公乙巳四十君共七百三十五年三晉分而滅之

唐侯名叔虞武王幼子初武王與虞母會時夢天謂曰余命汝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有文在手曰虞武王崩

成王削桐葉爲珪以封虞爲戲史佚諫天子無戲言成王六年辛卯遂封之於唐故曰唐侯子燮徙居晉水是爲晉侯晉侯生武侯寧族武侯生成侯服人成侯生厲侯福厲侯生靖侯宜臼厲王二十一年癸卯立在位十八年子釐侯司徒共和二年辛酉立在位十八年子獻侯籍宣王六年己卯立在位十一年子穆侯弗生宣王十七年庚寅立在位二十七年子二長仇次成師不得立穆侯弟殤叔宣王四十四年丁巳自立在位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衆襲而弒之文侯仇幽王二年辛酉弒殤叔自立在位三十五年子昭侯伯平王二十六年丙

申立封文侯弟成師於曲沃今聞喜縣號爲桓叔桓叔年五
十八好德曲沃大於翼晉國之衆皆附焉昭侯在位六
年潘父弑之迎桓叔晉人攻桓叔誅潘父立昭侯子平
孝侯平平王三十二年壬寅立在位十六年桓叔子莊
伯鱓攻而弑之孝侯子郄侯郄平王四十八年戊午立
在位六年子哀侯光桓王三年甲子立在位八年曲沃
莊伯子武公稱攻而執之桓王十一年壬申晉人立哀
侯子號小子侯在位三年武公誘召弑之桓王使虢仲
討曲沃立哀侯弟緡號晉侯桓王十四年乙亥立在位
二十八年武公伐而滅之武公稱即位曲沃三十七年

攻晉侯緡滅其國盡以其寶器賂周請命爲諸侯釐王
四年癸卯始都晉更號曰晉又在位二年子獻公詭諸
惠王元年乙巳立盡殺桓莊之群公子遷都絳在位二
十六年生九子嬖驪姬殺太子申生重耳奔翟夷吾奔
梁獻公卒荀息立奚齊卓子里克俱弑之惠公夷吾襄
王二年辛未秦繆公發兵送入立之在位十三年子懷
公圉質秦逃歸襄王十五年甲申立在位一年文公入
殺之文公重耳襄王十六年乙酉秦繆公發兵送入立
之時年六十二晉始霸在位九年子襄公歡襄王二十
五年甲午立在位七年子靈公夷皋襄王三十二年辛

丑立在位十四年暴虐無道趙穿弑之文公少子成公
黑臀定王元年乙卯立在位七年子景公據定王八年
壬戌立在位十九年立趙孤武爲趙後復與之邑子厲
公壽曼簡王六年辛巳立在位八年爲欒書中行偃所
弑悼公周襄公之後襄公生少子捷捷生惠伯談談生
周簡王十四年己丑立在位十五年子平公彪靈王十
五年甲辰立在位二十六年子昭公夷景王十四年庚
午立在位六年子頃公去疾景王二十年丙子立在位
十四年六卿誅公族分其邑晉益弱子定公午敬王九
年庚寅立在位三十七年逐范吉射中行寅於齊子出

公鑿元王二年丁卯立在位十八年智伯趙魏韓攻公
公出奔道死哀公驕昭公之後昭公少子雍號戴子戴
子生忌忌生驕忌善智伯蚤死故智伯立驕貞定王十
四年乙酉立在位十九年政由智氏智伯益橫三家共
殺智伯分其地而三家愈强子幽公柳考王四年甲辰
立在位十八年夜私出淫婦人盜殺之子烈公止威烈
王七年壬戌立在位二十七年三家初請命爲諸侯子
孝公頎安王十年己丑立在位十五年子靖公俱酒安
王二十五年甲辰立在位二年終乙巳趙魏韓遷爲家
人而三分其地晉亾

衞都朝歌侯爵姬姓成王封武王弟康叔於衞始康叔戊子終衞君角壬辰四十一君共九百零五年秦滅之

康叔封武王同母少弟成王三年戊子就封康叔生康伯康伯生考伯考伯生嗣伯嗣伯生庢伯庢伯生靖伯靖伯生貞伯貞伯生頃侯頃侯乃從本爵稱侯子釐侯厲王二十五年丁未立在位四十二年十四年庚申是共和元年子武公和宣王十六年己丑立犬戎弑幽王將兵勤王有功平王命爲公在位五十五年修康叔之政澄稱睿聖子莊公揚平王十四年甲申立在位二十三年子桓公完平王三十七年丁未立在位十五年弟州吁弑之州吁莊公嬖妾之子桓王元年壬戌弑兄自立石碏與陳侯謀誅之止在位一年宣公晉桓公弟桓王二年癸亥立在位十九年殺子壽及太子伋立朔爲太子惠公朔桓王二十一年壬子立三年左右公子攻之出奔齊衞君黔牟太子伋弟莊王元年乙酉立在位八年癸巳齊襄公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復立二十年共在位二十三年懿公赤惠公子惠王九年癸丑立好鶴無道在位八年狄寇衞殺之戴公申黔牟弟昭伯完之子惠王十七年辛酉立在位一年弟文公燬惠王十八年壬戌齊桓公率諸侯伐狄築楚丘立之在位二十五年

子成公鄭襄王十八年丁亥立三年出奔二年復入誅元咺在位三十五年子穆公遬定王八年壬戌立在位十一年子定公臧定王十九年癸酉立在位十二年子獻公衎簡王十年乙酉立十八年孫林父甯殖攻公出奔齊乙卯復入立三年共在位二十一年殤公秋定公弟靈王十四年癸卯立在位十二年晉誘與盟而執之復入獻公襄公惡獻公子景王二年戊午立在位九年夫人無子嬖妾有身夢人謂日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日元已而生子靈公元景王十一年丁卯立在位四十二年太子蒯聵耻夫人南子淫亂謀殺之不克出

奔宋蒯聵子出公輒敬王二十八年已酉以祖命立十二年父入出奔齊乙丑復入立七年共在位十九年莊公蒯聵敬王四十年辛酉自宋入立三年戎州告晉來伐出奔死於巳氏衛人立襄公孫班師齊伐而執之衛君起靈公子敬王四十三年甲子立一年石曼專逐之奔齊而出公復入立七年又出奔宋衛人立悼公悼公黔靈公子貞定王元年壬申逐出公子而立在位十九年子敬公弗貞定王二十年辛卯立在位十九年子昭公糾考王十年庚戌立在位六年公子亹弑之懷公亹威烈王元年丙辰弑昭公自立在位十一年公子頹弑

之慎公頹敬公孫公子適子威烈王十二年丁卯立在位四十二年子聲公訓烈王四年已酉立在位十一年是時三晉强衛如小侯屬之子成侯遬顯王八年庚申立在位二十九年更貶號日侯子平侯顯王三十七年巳丑立在位八年子嗣君顯王四十五年丁酉立更自貶號日君獨有濮陽之地在位四十二年子懷君赧王三十三年巳卯立二十七年周亡在位三十年朝魏魏囚殺之弟元君魏之壻巳酉魏立之十四年秦拔衛置東郡徙之野王縣在位二十三年子衛君角壬申立在位二十一年終壬辰秦二世廢爲庶人衛亡

蔡世系圖 蔡仲改封汝南即今汝寧府上蔡縣漢稱汝南後遷州來以汝南爲上蔡州來爲下蔡亦稱新蔡今縣

叔度—蔡仲—蔡伯—宮侯—厲侯—武侯—夷侯

釐侯—共侯—戴侯—宣侯—桓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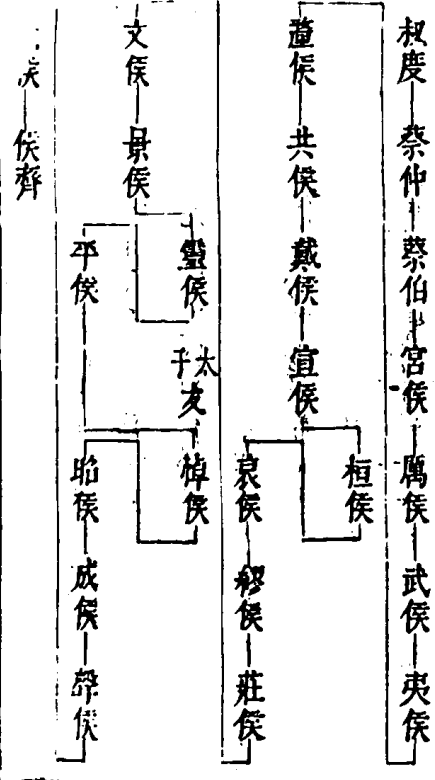
宣侯—哀侯—繆侯—莊侯

文侯—景侯—靈侯

景侯—平侯

靈侯—太子友—悼侯

平侯—昭侯—成侯—聲侯

元侯—侯齊

蔡都上蔡侯爵姬姓武王封弟叔度於蔡以監殷後與管叔流言作亂放遷之而死其子胡率德改行周公舉爲卿士復封於蔡是爲蔡仲始叔度巳卯終侯齊甲午二十五君凡六百七十六年楚滅之

蔡叔度文王子武王元年巳卯就國在位八年成王元年丙戌作亂放之而死國絶二年子蔡仲胡克蓋前愆成王四年巳丑復封於蔡蔡仲生蔡伯荒蔡伯生宮侯宮侯生厲侯厲侯生武侯厲王十四年丙申立在位二十八年子夷侯共和五年甲子立在位二十八年子釐侯所事宣王十九年壬辰立在位四十八年子共侯與平

王十年庚辰立在位二年子戴侯平王十二年壬午立在位十年子宣侯措父平王二十二年壬辰立在位三十五年子桓侯封人桓王六年丁卯立在位二十年弟哀侯獻舞莊王三年丁亥立十一年楚文王執以歸留楚九年子穆侯肹惠王三年丁未立在位二十九年齊桓公侵蔡執而復歸之子莊侯甲午襄王七年丙子立在位三十四年子文侯申匡王五年庚戌立在位二十年子景侯同定王十六年庚午立在位四十九年爲太子般娶婦於楚而與婦通爲般所弑靈侯般景王二年巳未弑父自立在位十二年楚靈王誘之飲而殺之滅

蔡使公子棄疾居之辛未壬申二年棄疾弑靈王自立欲和諸侯復封景侯子廬平侯廬景王十七年癸酉立在位七年殺靈侯孫隱太子友友子悼侯東國景王二十四年庚辰攻平侯子而代立在位三年弟昭侯申敬王二年癸未立在位二十八年與吳破楚楚昭王復國伐蔡昭侯恐遷於州來諸大夫懼遷使賊利弑之子成侯朔敬王三十年辛亥立在位十九年子聲侯產元王五年庚午立在位十五年子元侯貞定王十四年乙酉立在位六年子侯齊貞定王二十年辛卯立在位四年終甲午楚惠王滅之蔡亾

曹世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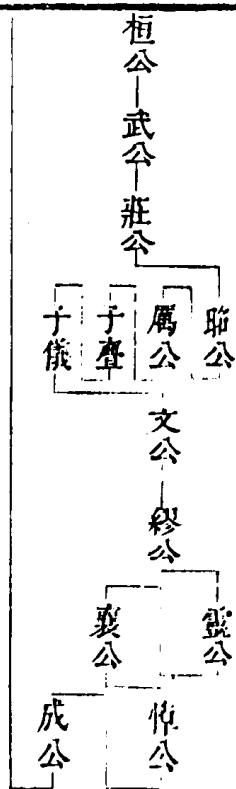
曹叔—太伯—仲君—宮伯—孝伯—夷伯
幽伯
戴伯—惠伯
穆公
桓公—莊公—釐公—昭公—共公—文公—宣公
成公
武公—平公—悼公—聲公
隱公
靖公—曹公

曹（今曹州）伯爵姬姓武王弟振鐸受封於曹始振鐸巳卯

終伯陽甲寅二十五君凡六百三十六年宋滅之

叔振鐸武王元年己卯就封生子太伯脾脾生仲君平平生宮伯侯侯生孝伯雲雲生夷伯喜厲王十五年丁酉立在位三十年弟幽伯彊共和八年丁卯立在位九年弟蘇弑之戴伯蘇宣王三年丙子弑兄自立在位三十年子惠伯兕宣王三十三年丙午立在位三十六年弟繆公武平王十二年壬午殺惠伯子自立在位三年子桓公終生平王十五年乙酉立在位五十五年子莊公射姑桓王十九年庚辰立在位三十一年子釐公夷惠王七年辛亥立在位九年子昭公班惠王十六年庚申立在位九年子共公襄惠王二十五年己巳立在位三十五年子文公壽頃王二年甲辰立在位二十三年子宣公廬定王十三年丁卯立在位十七年弟成公負芻簡王九年甲申立在位二十三年子武公勝靈王十八年丁未立在位二十七年子平公須景王十八年甲戌立在位四年子悼公午景王二十二年戊寅立在位九年子聲公野敬王六年丁亥立在位五年弟通弑之隱公通敬王十一年壬辰弑兄自立在位四年弟露弑之靖公露敬王十五年丙申弑兄自立在位四年子曹公伯陽敬王十九年庚子立在位十五年宋景公滅曹

鄭世系圖 鄭初封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武公因幽王犬戎之變遂遷於濟洛河潁之間謂之新鄭仍今新鄭縣移鄭州爲故鄭

桓公—武公—莊公
- 莊公：昭公、厲公、子亹、子儀
- 厲公—文公—繆公
- 繆公：靈公、襄公
- 襄公：悼公、成公

釐公—簡公—定公—獻公
- 獻公：聲公、共公
- 聲公—哀公
- 共公：幽公、繻公、康公

鄭都新鄭 伯爵姬姓宣王庶弟友封於鄭始桓公乙未終康公丙午二十三君凡四百三十二年韓滅之

桓公友厲王庶子宣王二十二年乙未受封在位三十六年犬戎攻幽王將兵救周爲犬戎所殺子武公掘突平王元年辛未立在位二十七年子莊公寤生平王二十八年戊戌立在位四十三年桓王二十年辛巳祭仲立太子忽是爲昭公未幾宋誘執祭仲使立厲公厲公突昭公弟立四年祭仲復入昭公出居櫟今禹州釐王三年壬寅復入立七年共在位十一年昭公忽先立宋入厲公出奔衛莊王元年乙酉入立二年因出獵高渠彌弒

之弟子亹莊王三年丁亥立一年會首止爲齊襄公所殺弟子儀莊王四年戊子立在位十四年傅瑕弒之及共二子而入厲公文公踕厲公子惠王五年巳酉立在位四十五年有賤妾燕姞夢天與之蘭曰余爲伯儵余祖也以是爲爾子蘭有國香果生子名蘭繆公蘭襄王二十五年甲午立在位二十二年子靈公夷定王二年丙辰立一年爲子公子家所弒弟襄公堅定王三年丁巳立在位十八年子悼公濆定王二十一年乙亥立在位二年弟成公睔簡王二年丁丑立三年晉執公國人立公庶兄繻晉復歸之殺繻在位十四年子釐公惲靈

王二年辛卯立在位五年子駟朝公公不禮爲所弒子簡公嘉靈王七年丙申立在位三十六年子產執政子定公寧景王十六年壬申立在位十六年子獻公蠆敬王七年戊子立在位十三年子聲公勝敬王二十年辛丑立在位三十七年子哀公易貞定王七年戊寅立在位八年鄭人弒之共公丑聲公弟貞定王十五年丙戌立在位三十二年子幽公巳威烈王三年戊午立在位一年韓武子伐鄭殺之弟繻公駘威烈王四年巳未立在位二十七年殺相子陽爲其黨所弒弟康公乙安王七年丙戌立在位二十一年韓哀侯滅之鄭亡

燕世系圖

召公奭—惠侯—釐侯—頃侯—哀侯—鄭侯—繆侯
宣侯—桓侯—莊公—襄公—桓公—宣公—昭公
武公—文公—懿公—惠公—悼公—共公—平公
簡公—獻公—孝公—成公—湣公—釐公—桓公
文公—易王—王噲—昭王—惠王—武成王—孝王
王喜—太子丹

燕都北燕（今保定府）侯爵姬姓武王克殷封召公奭於燕至惠侯十世乃可紀始召公巳卯終王喜巳卯四十四君共九百一年秦滅之（今順天府西南有舊燕城而保定府易州又稱古燕國黄金臺在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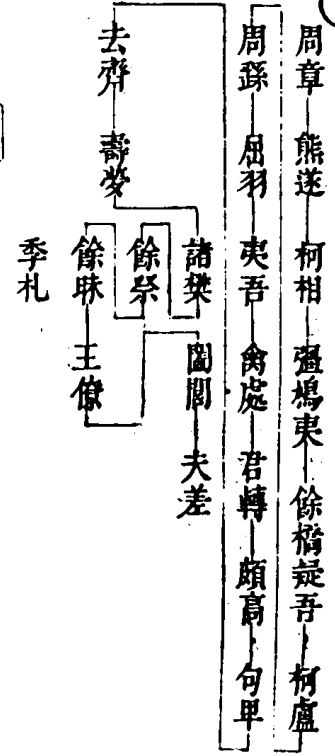
召公奭與周同姓食采於召佐武王定天下武王元年巳卯就封於燕太子留相王室其始傳代無攷九世至惠侯厲王十五年丁酉立在位三十八年二十四年庚申是共和元年子釐侯莊宣王二年乙亥立在位三十六年子頃侯宣王二十八年辛亥立在位二十四年子哀侯平王五年乙亥立在位二年子鄭侯平王七年丁丑立在位三十六年子繆侯平王四十三年癸丑立在位

十八年子宣侯桓王十年辛未立在位十三年子桓侯
桓王二十三年甲申立在位七年子莊公莊王七年辛
卯立在位三十三年子襄公惠王二十年甲子立在位
四十年子桓公頃王二年甲辰立在位十六年子宣公
定王六年庚申立在位十五年子昭公定王二十一年
乙亥立在位十三年子武公簡王十三年戊子立在位
十九年子文公靈王十八年丁未立在位六年子懿公
靈王二十四年癸丑立在位四年子惠公景王元年丁
巳立在位九年子悼公景王十年丙寅立在位七年子
共公景王十七年癸酉立在位五年子平公景王二十

二年戊寅立在位十九年子簡公敬王十六年丁酉立
在位十二年子獻公敬王二十八年己酉立在位二十
八年子孝公貞定王六年丁丑立在位十五年子成公
貞定王二十一年壬辰立在位十六年子湣公考王八
年戊申立在位三十一年子釐公威烈王二十四年己
卯立在位三十年子桓公烈王四年己酉立在位十一
年子文公顯王八年庚申立在位二十九年子易王顯
王三十七年己丑立在位十二年自召公至文公三十
七君至易王始僭稱王是爲戰國之始子王噲慎靚王
元年辛丑立在位七年讓國於相子之子之南面行王

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猶反爲臣燕大亂齊伐而殺之戊
申己酉二年燕國無君後國人立太子平爲王昭王平
赧王四年庚戌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弔死問孤與百
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伐齊復仇在位三十三
年子惠王赧王三十七年癸未立在位七年爲成安君
公孫操所弒子武成王赧王四十四年庚寅立在位十
四年子孝王赧王五十八年甲辰立乙巳周亡七國分
王在位三年子王喜丁未立在位三十三年太子丹遣
荊軻刺秦始皇不克始皇二十五年己卯伐燕執王喜
斬太子丹燕亡

吳世系圖

周章—熊遂—柯相—彊鳩夷—餘橋疑吾—柯盧
周繇—屈羽—夷吾—禽處—君轉—頗高—句卑
去齊—壽夢—諸樊—闔閭—夫差
餘祭
餘昧—王僚
季札

吳都姑蘇子爵姬姓太王長子泰伯與弟仲雍讓國逃
之荊蠻號曰句吳泰伯無子仲雍嗣立生季簡季簡生
叔達叔達生周章武王克殷求其後得周章已君吳因

封之始周章已卯終夫差戊辰二十一君共六百五十年而越滅之

周章仲雍曾孫武王元年已卯就封傳子熊遂熊遂傳子柯相柯相傳子彊鳩夷彊鳩夷傳子餘橋疑吾餘橋疑吾傳子柯盧柯盧傳子周繇周繇傳子屈羽屈羽傳子夷吾夷吾傳子禽處禽處傳子君轉君轉傳子頗高頗高傳子句卑句卑傳子去齊去齊傳子壽夢自周章至壽夢俱父子相繼其歲月不可攷壽夢以簡王元年丙子立而吳始大稱王在位三十五年有四子季札居第四最賢壽夢欲越次立之季札不可遺命兄弟相繼必欲致位季札長子諸樊靈王十二年辛丑立在位十三年次子餘祭靈王二十五年甲寅立在位十七年三子餘昧景王十五年辛未立在位四年自諸樊之後兄弟俱祈速死餘昧卒季札終堅退讓餘昧子王僚景王十九年乙亥立在位十二年諸樊子闔閭名光以爲季札卽不立國其國也僚不當立敬王六年丁亥令專諸弑王僚而自立在位十九年伐楚入郢(今荊州府)後與越戰於檇李(今嘉興府)傷將指而卒子夫差敬王二十五年丙午立敗越復仇在位二十三年終戊辰越王勾踐伐之兵敗自剄

虞世次

虞公爵姬姓仲雍曾孫周章弟虞仲之後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居於吳乃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今平陸縣)是爲虞仲以續仲雍後傳十二世至虞公爲晉獻公所滅世系無攷

虢世次(虢國今河南府陝州周召分治東西以陝爲界卽此地靈寶縣亦有虢州城以虢仲得名)

虢公爵姬姓王季之子文王弟虢仲之後武王元年已卯封虢仲於陝之虢城周室東遷虢公忌父虢公林父猶爲天子之相以輔翼王室至虢公爲晉獻公所滅世系無攷

滕世系圖

叔繡(十七世至)宣公—考侯—脫公—文公

成公—悼公—頃公—隱公—定公

文公

滕侯爵姬姓文王子叔繡之後武王封叔繡於滕(今滕縣)傳十七世至宣公嬰齊始見春秋宣公傳孝侯轂孝侯傳昭公元昭公傳文公壽文公傳成公原成公傳悼公寧悼公傳頃公結頃公傳隱公虞母隱公傳定公定公傳文公文公問喪禮井田於孟子後爲宋所滅

齊都營丘 今青州府臨淄縣 侯爵姜姓四嶽之後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封於呂或封申其苗裔有呂尚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爲周文王師伐殷有功受封於齊始太公望巳卯終康公壬寅三十一君共七百四十四年田和篡而滅之

太公望名尚文王號曰太公望武王元年巳卯就封傳子丁公伋丁公傳子乙公得乙公傳子癸公慈母癸公傳子哀公不辰紀侯譖之於周周烹之哀公異母弟胡公靜立徙都薄姑 今青州府博興縣 爲哀公同母弟獻公山所弑而自立徙都臨淄子武公壽厲王二十九年辛亥立在位二十六年十年庚申是共和元年子厲公無忌宣王四年丁丑立在位九年暴虐無道胡公子復入攻殺之子文公赤宣王十三年丙戌立在位十二年子成公說宣王二十五年戊戌立在位九年子莊公購宣王三十四年丁未立在位六十四年子釐公祿甫平王四十一年辛亥立在位三十三年子襄公諸兒桓王二十三年甲申立在位十二年淫虐無道爲公孫無知所弑無知

釐公弟夷仲年之子自立二月雍廩弑之桓公小白襄公弟莊王十二年丙申高傒立之齊始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在位四十三年十四年巳酉陳公子完來奔是爲田氏子無詭豎刁立之三月齊人殺之孝公昭桓公子襄王十年巳卯立在位十年弟昭公潘襄王二十年巳丑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自立在位二十年懿公商人桓公子匡王元年巳酉弑昭公太子舍而自立在位四年爲丙歜閻職所弑惠公元桓公子匡王五年癸丑立在位十年子頃公無野定王九年癸亥立在位十七年子靈公環簡王五年庚辰立在位二十八年子

莊公光靈王十九年戊申立在位六年淫於崔杼弑之與母弟景公杵臼靈王二十五年甲寅立晏嬰爲相在位五十八年愛寵妾芮姬生子荼立爲太子是爲晏孺子公卒高國立荼一年田乞召公子陽生入而殺之悼公陽生景公子敬王三十二年癸丑田乞立之在位四年爲鮑牧所弑子簡公壬敬王三十六年丁巳立在位四年陳恒弑之弟平公驁敬王四十年辛酉立在位二十五年子宣公積貞定王十五年丙戌立在位五十一年子康公貸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立在位二十六年田和遷之於海濱卒齊亡

宋世系圖

宋都梁國睢陽今歸德府商丘縣高辛氏子閼伯所居而商興記又載宋都彭城乃今之徐州以春秋有圍宋彭城故也

微子—微仲—宋公—丁公—湣公—厲公—僖公
　　　　　　　　　　　└煬公

惠公—哀公—戴公—武公—宣公—殤公
　　　　　　　　　　└穆公—莊公—湣公
　　　　　　　　　　　　　　　├新君游
　　　　　　　　　　　　　　　└桓公

襄公—成公—昭公
　　　　└文公—共公—太子肥
　　　　　　　　　└平公—元公—景公
　　　　　　　　　　　　　　└稿泰

公孫糾—昭公—悼公—休公—辟公—宋公
　　　　　　　　　　　　　　└王偃

宋都彭城公爵子姓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此地武庚叛成王討滅之乃封微子以奉殷祀始微子戊午終王偃乙亥三十二君共八百二十八年齊楚魏共滅之

微子啓帝乙長子成王三年戊子就封傳弟微仲衍微仲傳子宋公稽宋公傳子丁公申丁公傳子湣公共湣公傳弟煬公熙湣公子鮒祀弑之而自立是爲厲公子僖公舉厲王二十一年癸卯立在位二十八年十八年庚申是共和元年子惠公覸共和十二年辛未立在位三十年子哀公宣王二十八年辛丑立在位一年子戴公宣王二十九年壬寅立在位三十四年子武公司空平

王六年丙子立在位十八年子宣公力平王二十四年甲午立在位十九年舍太子與夷而立其弟和穆公和平王四十三年癸丑立在位九年舍其子馮而立宣公子與夷殤公與夷桓王元年壬戌立在位九年戴公之孫華督殺孔父取其妻公怒欲誅之督遂弑公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莊公馮桓王十年辛未立在位十九年子湣公捷莊王六年庚寅立在位十年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萬有力以局弑公於蒙澤宋澤名而立公子游宋人殺游立湣公弟桓公桓公禦說釐王元年庚子立在位三十一年子襄公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爲嗣桓公

義之不許襄王二年辛未立在位十四年與楚戰於泓敗傷而卒人目為宋襄之仁子成公王臣襄王十六年乙酉立在位十七年卒弟禦攻殺其太子而自立宋人殺之立成公少子杵臼昭公杵臼襄王三十三年壬寅立無道國人不附在位九年襄公夫人使衛伯攻殺之而立其弟鮑革文公鮑革匡王三年辛亥立在位二十二年子共公瑕定王十九年癸酉立在位十三年卒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宋人誅山立共公少子成平公成簡王十一年丙戌立在位四十四年子元公佐景王十四年庚午立在位十五年為魯昭求入國行卒於道子

景公頭曼敬王四年乙酉立三十年甲寅滅曹在位六十六年卒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昭公特元公之後元公生少子褍秦褍秦生公孫糾糾生特貞定王二十年辛卯立在位四十七年子悼公購由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立在位八年子休公田安王七年丙戌立在位二十三年子辟公辟兵烈王四年己酉立在位三年子宋公剔成烈王七年壬子立在位四十一年為弟偃所襲出奔齊宋王偃顯王四十一年癸巳逐兄自立十一年僭號稱王暴虐無道諸侯謂之桀宋在位四十三年終乙亥齊湣王與楚魏伐之殺王偃而三分其地宋亡

杞世系圖

東樓公—西樓公—題公—謀娶公—武公—靖公
共公—惠公
成公—孝公
桓公—文公
平公—悼公
隱公
釐公—湣公
哀公
出公—簡公

杞都雍丘（今開封府杞縣）公爵姒姓武王克殷求夏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祀五世至武公始見春秋至簡公十六君共二百四十七年楚惠王滅之

東樓公傳子西樓公西樓公傳子題公題公傳子謀娶公謀娶公傳子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傳子靖公靖公立二十三年傳子共公共公立八年傳子德公即惠公立十八年傳子成公成公立十八年傳弟桓公姑容立十七年傳子孝公匄立十七年弟文公益姑嗣立十年弟平公郁釐嗣立十八年傳子悼公成立十二年傳子隱公乞立七月為弟遂所弒釐公過弒兄自立十九年傳子湣公維立十六年為弟閼路所弒哀公閼路弒兄自立十年傳子出公敕立十二年傳子簡公春立一年楚惠王滅之杞亡

陳世系圖

胡公—申公
胡公—相公—孝公—慎公—幽公—釐公—武公—夷公
武公—平公—文公
文公—桓公—太子免
文公—利公
文公—莊公
文公—宣公—太子禦寇
宣公—穆公—共公—靈公—成公—哀公—太子悼—惠公
哀公—司徒招
文公—厲公—公子完
懷公—湣公

陳都宛丘今陳州 侯爵嬀姓舜後虞舜之裔居於嬀汭今蒲州因以爲姓武王克殷求舜後得滿以元女大姬配之封之於陳以備三恪始胡公己卯終閔公壬戌一十四君共六百四十四年楚滅之黄帝堯舜後爲三恪夏商爲二王後左傳杜註誤

胡公滿閼父之子武王元年己卯就封傳子申公犀申公傳弟相公皐羊相公傳子孝公突孝公傳子慎公圉戎慎公傳子幽公寧厲王二十五年丁未立在位二十三年子釐公孝共和十一年庚午立在位三十六年子武公靈宣王三十三年丙午立在位十五年子夷公說幽王三年辛酉立在位三年弟平公燮幽王五年甲子立在位二十三年子文公圉平王十七年丁亥立在位十年子桓公鮑平王二十七年丁酉立在位三十八年四子太子免次躍次林少杵臼厲公佗文公少子母蔡女桓王十四年乙亥蔡爲殺太子免而立之二年生子完在位七年太子免弟躍與蔡人誘殺之而自立是爲利公立五月卒弟莊公林桓王二十一年壬午立在位七年弟宣公杵臼莊王五年己丑立在位四十五年嬖妾生子款殺太子禦寇而立之太子素愛公子完完懼奔齊穆公款襄王二年甲戌立在位十六年子共公朔襄王二十一年庚寅立在位十八年子靈公平國頃王六年戊申立在位十五年淫於夏姬其子徵舒弑之子成公午定王九年癸亥楚莊王伐陳誅徵舒而立之在位三十年子哀公弱靈王四年癸巳立在位三十五年鄭姬生悼太子師嬖妾生留留有寵公屬於弟司徒招公病招殺太子立留公怒招遂圍公公自殺楚聞亂伐陳滅之惠公吾悼太子之子陳滅五年楚平王立欲和諸侯求吾立之景王十七年癸酉即位續哀公卒時戊辰年爲元共二十八年子懷公柳敬王十五年丙申立四年朝吳吳留之卒於吳子湣公越敬王十九年庚子立在位二十三年終壬戌楚惠王滅之陳亡

越世系圖

允常—句踐—鼫與—不壽—翁—翳—之侯—無[illegible]

越都會稽（今紹興府境）子爵姒姓其先禹之苗裔少康庶子無餘封於越世守禹祀歷殷至周傳二十餘世至允常拓土始大子句踐滅吳霸中國傳子鼫與鼫與傳不壽不壽傳翁翁傳翳翳傳之侯之侯傳無彊凡七世父子相繼至無彊伐楚兵敗被殺越以宗族分散其後朝服於楚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祖封為越王奉越祀後東越閩越諸君皆其裔也世稱禹平水土其功烈最大故其後嗣食報不替云

薛世系圖

薛侯—獻侯穀—襄侯定（獻侯子）—薛伯比（襄侯子國人弒之）

惠伯夷

薛侯爵任姓黃帝苗裔仲虺居薛為湯佐相武王克殷復封其後奚仲於薛（今滕縣南）為薛侯至獻侯始來朝魯齊桓公黜之為伯春秋後六世齊滅之

紀世次（今壽光縣）

紀侯爵姜姓出自東莞劇縣春秋時嘗娶魯女又女為王后魯莊公三年齊侵之紀季以酅入於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許世系圖

文叔—德男—伯封—孝男—靖男—康男—武公

文公—莊公—桓公—僖公—穆公—昭公—靈公

悼公—許公—元公—公結

許都潁川（今開封府許州）男爵姜姓四岳伯夷之後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以續太岳之後八世至莊公始見春秋國小近鄭鄭滅之以為邪邑後附於楚楚遷之於城父（今亳州東南）又遷之於白羽（今南陽淅川縣）又遷之於葉（今葉縣亦屬南陽府）許自文叔德男伯封孝男靖男康男武公相繼至文公名興父莊公名弗桓公名鄭僖公名業穆公名新臣其世次歲月無可攷穆公傳僖公子昭公錫我昭公傳子靈公甯靈公傳子悼公買為太子止所弒子許公斯傳子元公成元公傳子公結為鄭所滅許亡

莒世系圖

茲丕公—紀公庶其—厲公季佗—渠丘公侏

黎比公密州（子展輿弒）—著丘公展輿—郊公狂

共公庚輿（展輿弟國人逐之）

莒子爵己姓少昊之後武王克殷封茲輿期於莒（今莒州）十一世至茲丕公始見春秋自共公以下微弱不復見後四世而楚滅之

郳世系圖

郳儀父克—郳子瑣—文公蘧蒢—定公貜且
宣公牼—悼公華—莊公穿—隱公益姑
桓公革

郳附庸國子爵曹姓顓頊之後陸終第五子安苗裔武王克殷封曹挾於郳（今郳縣）十二世至郳子克始見春秋傳九世至桓公革爲楚所并郳亡

小郳子爵曹姓出自郳挾之後夷父顏有功於周封其子郳爲附庸春秋時郳黎始來朝魯其地在東海昌慮縣東北郳城（今沂州）是也莊桓公爵郳君附從始列諸侯

楚世系圖

成王封熊繹以子男之田居丹陽（今荊州府枝江縣）文王遷郢（今江陵縣）至昭王爲吳所敗懼而去郢遷鄀（今襄陽府宜城縣）東至頃襄王敗於白起東北保陳城（今開封府陳州）至考烈王爲秦所逼復去陳徙壽春（今鳳陽府壽州）

熊繹—熊艾—熊黮—熊勝
熊煬—熊渠—摯紅
熊延—熊勇
熊嚴—熊霜
熊徇
熊咢—熊儀—熊坎—熊眴
武王—文王—熊艱
成王—穆王—莊王
康王—熊員

共王—靈王
平王—昭王—惠王—簡王—聲王—悼王—肅王
宣王
威王—懷王—頃襄王—考烈王—幽王
哀王
負芻

楚都郢子爵芈姓顓頊四世孫重黎弟吳回之後吳回娶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一生六子坼剖而產長曰昆吾名樊爲己姓衛是也次曰惠連是爲參胡韓是也三曰彭祖名翦一名籛鏗爲彭姓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往流沙之西四曰會人求言是爲鄶人鄭是也五曰曹姓安郳是也六曰季連芈姓季連之後鬻熊爲周文武師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荊蠻因號楚始熊繹丙戌終王負芻戊寅四十一君共八百九十三年秦滅之

熊繹鬻熊曾孫鬻熊生麗麗生狂狂生繹成王元年丙戌就封居丹陽繹傳子艾艾傳子黮黮傳子勝勝傳弟揚揚傳子渠甚得江漢閒民和以蠻夷不與中國號謚立長子毋康爲句亶王次子摯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後畏厲王暴虐自去其王號毋康蚤死摯紅嗣位

後爲其弟延所弒熊延弒兄自立生子勇厲王三十
年甲寅立在位十年勇弟嚴共和五年甲子立在位十
年子霜宣王元年甲戌立在位六年弟徇宣王七年庚
辰立在位二十二年子咢宣王二十九年壬寅立在位
九年子若敖儀宣王三十八年辛亥立在位二十七年
子霄敖坎平王八年戊寅立在位六年子蚡冒眴平王
十四年甲申立在位十七年弟武王通平王三十一年
辛丑弒蚡冒子代立請尊號於周不許遂自稱武王在
位五十一年伐隨卒於軍中子文王貲莊王八年
壬辰立始都郢在位十三年子杜敖囏惠王元年乙巳

立在位五年欲殺弟惲惲奔隨與隨襲弒之代立成王
惲惠王六年庚戌弒兄自立在位四十六年爲太子商
臣所弒穆王商臣襄王二十七年丙申弒父自立在位
十二年子莊王侶頃王六年戊申立初淫樂不親政三
年忽行誅賞遂覇諸侯觀兵問鼎在位二十三年子共
王審定王十七年辛未立鄢陵之戰爲晉所敗矢集於
王目在位三十一年有五子太子招子圍子比子晳棄
疾康王招靈王十三年壬寅立在位十五年子郟敖員
景王元年丁巳立在位四年公子圍問疾絞而弒之及
其子莫與平靈王圍景王五年辛酉弒兄子自立在位

十二年盤樂乾谿公子棄疾殺太子祿而立兄子比爲
王子晳爲令尹靈王餓死於乾谿今亳州南子比雖立迫於
棄疾自殺平王棄疾詐弒兩王而自立景王十七年癸
酉即位改名熊居十三年寵費無極納太子建婦生子
珍殺伍奢及其子尙伍員奔吳太子建奔宋昭王珍敬
王五年丙戌立十年吳伐楚入郢出奔次年復國去郢
遷都鄀在位二十七年子惠王章敬王三十二年癸丑
立在位五十七年子簡王中考王十年庚戌立在位二
十四年子聲王當威烈王十九年甲戌立在位六年爲
盜所殺子悼王類安王元年庚辰立在位二十一年子

肅王臧安王二十二年辛丑立在位十一年弟宣王良
夫烈王七年壬子立在位三十年是時列國皆稱王爲
戰國之始子威王商顯王三十年壬午立在位十一年
子懷王槐顯王四十一年癸巳立在位三十年疏屈平
聽張儀秦昭王誘入武關拘留之卒於秦子頃襄王橫
赧王十七年癸亥立在位三十六年子考烈王完赧王
五十三年己亥立七年乙巳周亡丙午列國分王又十
八年共在位二十五年子幽王悍甲子立在位十年同
母弟哀王猶立二月庶兄負芻弒之王負芻甲戌弒兄
自立在位五年終戊寅秦始皇遣王翦伐而執之楚亡

秦世系圖　非子封秦今鞏昌府秦州秦亭平王予之岐豐之地列爲諸侯居犬丘今西安府興平縣文公居汧渭在隴州以東寧公徙居平陽今鳳翔府岐山縣西德公遷於雍今鳳翔縣獻公遷櫟陽今西安府臨潼縣孝公乃遷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

非子—秦侯—公伯—秦仲—莊公—襄公—文公

出子

太子竫公—寧公—武公—宣公

德公—成公

穆公—康公—共公—桓公

景公—哀公—太子夷公—惠公—悼公—厲共公—躁公

懷公

太子昭子—靈公—獻公—孝公—惠文王—武王

昭襄王—孝文王

簡公—惠公—出公

莊襄王—始皇—二世—子嬰

嬴秦都咸陽伯翳嬴姓顓頊裔孫曰女脩生子大業大業生大費是爲伯翳即伯益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嬴十四世孫蜚廉生惡來惡來四世孫非子爲周孝王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乃分封爲附庸而邑之秦號曰秦嬴

至襄公伐犬戎有功平王始封爲諸侯始非子丙子終莊襄王甲寅二十五君共六百三十九年至始皇二十五年始并六國天下一統稱帝世稱呂男嬴姓六國尙存秦先亾云

非子大駱子孝王十年丙子就封在位二十八年子秦侯厲王二十二年甲辰立在位十年子公伯厲王三十二年甲寅立在位三年子秦仲厲王三十五年丁巳立在位二十三年西戎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命秦仲誅之爲戎所殺長子莊公兄弟五人宣王七年庚辰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復立爲秦仲後及予之大駱地在位四

十四年子襄公幽王五年甲子立在位十二年犬戎寇幽王將兵救周又以兵送平王東遷平王始封爲諸侯賜以岐西之地子文公平王六年丙子立在位五十年始爲鄜畤得陳寶太子竫公蚤死其子寧公年十歲桓王五年丙寅立在位十二年少子出子方五歲桓王十七年戊寅大庶長三父等廢太子立之立六年後令人賊殺之寧公太子武公桓王二十三年甲申立在位二十年太子白不立立弟初以人從死有六十六人德公出子同母兄釐王五年甲辰立卜居雍在位二年長子宣公惠王二年丙午立在位十二年子九人不立立弟

弟成公惠王十四年戊午立在位四年子七人不立立弟弟繆公任好惠王十八年壬戌立尊賢使能廣地益國東服彊晉西霸諸戎在位三十九年子四十四人死以人殉從死者百七十七人三良與焉子康公罃襄王三十二年辛丑立在位十二年子共公稻匡王五年癸丑立在位五年子桓公定王四年戊午立在位二十七年子景公后簡王十年乙酉立在位四十年子哀公景王九年乙丑立在位三十六年太子夷公蚤死其子惠公敬王二十年辛丑立在位十年子悼公敬王三十年辛亥立在位十四年子厲共公敬王四十四年乙丑立

在位三十四年子躁公貞定王二十八年巳亥立在位十四年弟懷公考王十三年癸丑立四年大臣圍之公自殺太子昭子蚤死其子靈公威烈王二年丁巳立在位十年子獻公不得立立季父悼子簡公悼子懷公子威烈王十二年丁卯立在位十五年子惠公安王三年壬午立在位十三年子出公安王十六年乙未立在位二年庶長改迎靈公子獻公於河西而立之殺出公及其母沉之於淵獻公安王十八年丁酉立在位二十三年子孝公顯王八年庚申立在位二十四年初用商鞅變法秦益彊子惠文王顯王三十二年甲申入十三年

始僭稱王更元又十四年爲戰國之始共在位二十七年子武王蕩赧王五年辛亥立在位四年王有力好戲舉鼎絕臏而死異母弟昭襄王稷赧王九年乙卯立五十一年乙巳滅周西周君入秦獻邑周以列國分王又五年共在位五十六年子孝文王柱即位三日卒子莊襄王楚藉呂不韋力得爲嗣辛亥立滅東周君在位四年終甲寅子政嗣別有紀人以爲呂不韋之子云

赧王五十九年史記明載西周君入秦獻地將王寄食西周即獻地非王所得專而通鑑綱目俱誤以西周君爲赧王

田齊世系圖 附前世次趙魏韓同

太公田和—桓公—威王—宣王—湣王—襄王—王建

公子完—穉孟夷—湣孟莊—文子須無—桓子無宇

- 武子開
  - 陳豹
  - 陳璀
  - 陳逆
- 僖子乞
  - 昭子莊
  - 成子恒—襄子盤—莊子白—太公和
- 陳書

田齊仍齊故都都臨淄其始嬀姓舜之後陳厲公佗子完奔齊不欲擧故國號就陳字改爲田氏世稱田敬仲五世生無宇始大七世至成子恒 漢人避文帝諱故爲常 弑簡公遂執齊權政由田氏成子曾孫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魏文侯爲請於周以爲諸侯始太公和乙未終王建庚辰七君共一百六十六年內除八年在康公年數內實一百五十八年秦滅之

太公田和莊子白之子安王十六年乙未乃齊康公十九年始列於諸侯在位二年子桓公午安王十八年丁酉立在位六年是歲康公卒祀絕子威王安王二十四年

癸卯立始僭稱王在位三十六年子宣王辟彊顯王二十七年巳卯立孟軻至齊王不能用在位十九年乘燕之噲之亂伐而取之子湣王地顯王四十六年戊戌立在位四十年燕復仇來伐王出奔爲淖齒所弑子襄王法章赧王三十二年戊寅田單大破燕師求而立之在位十九年子王建赧王五十一年丁酉立九年乙巳周亡丙午以後列國分王又三十五年共在位四十四年秦爲與爲好其國四十年不被兵終庚辰秦代而降之遷於共 今衛輝府輝縣 處之松栢之間餓而死國人哀之歌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田齊亡

趙世系圖

烈侯—敬侯—成侯—肅侯—武靈王—惠文王—孝成王—悼襄王—幽繆王
武侯
代王

趙夙—共孟—成子衰—宣子盾—莊子朔—文子武—景子成—簡子鞅—襄子無恤
原同
屏括
趙穿—旃—齊
伯魯
獻子浣—烈侯
桓子嘉

無恤兄伯魯生代成君周周生獻子浣襄子以伯魯不得立故舍其子而立浣

趙都邯鄲 今廣平府縣 其先與秦同祖蜚廉二子長惡來爲秦祖次季勝生孟增孟增生衡父衡父生造父穆王封於趙城七世生叔帶事晉始建趙氏於晉又五世生夙又七世生簡子鞅鞅生無恤世爲晉卿無恤卒立兄子代成君子獻子浣襄子弟桓子嘉逐浣自立卒復立獻子生烈侯籍與韓魏三分晉受王命爲諸侯始烈侯癸酉終代王嘉巳卯十一君共一百八十七年秦滅之

烈侯籍獻侯浣子威烈王十八年癸酉受命在位九年弟武侯安王三年壬午立在位十三年敬侯章烈侯子安王十六年乙未立在位十二年始分晉滅之入戰國

成侯種烈王二年丁未立在位二十五年子肅侯語顯王二十年壬申立在位二十四年子武靈王顯王四十四年丙申立將列國稱王武靈王謂已不願稱而國人稱之在位二十七年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兌圍之於沙丘（今順德府平鄉東北）餓死子惠文王何赧王十七年癸亥立在位三十三年子孝成王丹赧王五十年丙申立十年乙巳周亡丙午列國分王又十一年共在位二十一年子悼襄王偃丁巳立在位九年子幽繆王遷丙寅立在位八年秦伐之執王遷放於房山代王嘉悼襄王長子甲戌趙大夫立之在位六年終己卯爲秦所滅趙亡

魏世系圖

文侯—武侯—惠王—襄王—昭王—安釐王—景閔王—王假

史記襄王在位十六年子哀王在位二十三年哀王生昭王世本無哀王故不敢增入

武子魏犨—魏顆—魏顗
武子魏犨—厨武子呂錡—呂相
武子魏犨—莊子魏絳—獻子魏舒

史記武子生悼子悼子生昭子絳絳生魏嬴嬴生獻子

魏後—襄子魏曼多—桓子駒—擕子奭—文侯斯

魏都大梁（今開封府）與周同姓畢公高之後畢萬事晉獻公滅魏以封萬其後桓子三分晉孫斯受王命爲諸侯始文侯丁巳終王假丙子八君共二百年秦滅之

文侯斯桓子之孫威烈王二年丁巳立在位十八年受命爲諸侯共在位三十八年子武侯擊安王十六年乙未立烈王元年丙午始分晉滅之入戰國在位十六年子惠王罃烈王六年辛亥立始僭稱王立三十六年孟軻至梁又後元十七年共在位五十三年子襄王赫慎靚王四年甲辰立在位二十三年子昭王赧王二十一年丁卯立在位十八年子安釐王赧王三十九年乙酉立二十一年乙巳周亡丙午列國分王又十三年共在位三十四年子景閔王增己未立在位十五年子假甲戌立在位三年終丙子秦侵魏灌大梁執之魏亡

韓世系圖

景侯—烈侯—文侯—哀侯—懿侯—昭侯—宣惠王—襄王—釐王—桓惠王—王安

韓武子萬—求伯簡—子輿—獻子厥—穆子無忌—韓襄
韓武子萬—求伯簡—子輿—獻子厥—宣子起—貞子須

簡子不信—莊子庚—康子虎—武子啓章—景侯虔

韓都宜陽今河南府宜陽縣與周同姓晉曲沃莊伯之弟曰韓萬其孫簡爲求伯生子輿封於韓原曰韓武子三世生厥爲晉卿八世生康子分晉國十世生虔安王命爲諸侯始景侯虔癸酉終王安辛未十一君共一百七十九年秦滅之

景侯虔武子啓章之子威烈王十八年癸酉與趙魏同受王命爲諸侯在位九年子烈侯取安王三年壬午立在位十三年子文侯安王十六年乙未立在位十年子哀侯安王二十六年乙巳立始分晉滅之入戰國在位六年韓嚴弑之子懿侯烈王六年辛亥立在位十二年子

昭侯顯王十一年癸亥立在位二十六年子宣惠王顯王三十七年己丑立始僭稱王在位二十一年子襄王倉赧王四年庚戌立在位十六年子釐王咎赧王二十年丙寅立在位二十三年子桓惠王赧王四十三年己丑立十七年乙巳周亡丙午列國分王又十七年共在位三十四年子王安癸亥即位在位九年終辛未秦侵韓洗之韓亡

韓魏宜入同姓諸侯因與趙同分晉且在戰國故不便分析戰國七雄燕在其內因入在同姓亦不復分

讀史津逮卷一終

讀史津逮卷二

秦紀

始始皇乙卯終子嬰甲午三主四十年自始皇庚辰即皇帝位得統凡十五年爲漢高祖所滅

始皇帝名政莊襄王子人以爲實呂不韋所生乙卯即王位二十五年并滅六國天下一統從本號稱秦二十六年庚辰自謂德兼三皇功過五帝始稱皇帝以周火德王秦代之從所不勝爲水德以十月朔爲歲首色尚黑都咸陽除謚法自稱始皇帝祈傳二世三世至萬世滅封建而置郡縣焚詩書以愚黔首殺豪傑戮儒生造阿

房築長城封泰山游東海在帝位十二年崩於沙丘今萊州府掖縣遺詔立長子扶蘇趙高私與李斯謀立少子胡亥矯詔賜扶蘇及將軍蒙恬死

二世皇帝胡亥始皇少子始皇二十餘子亥最愛從游幸故始皇崩得立趙高用事指鹿爲馬掩蔽聰明群盜起天下亂在位二年趙高使齋望夷宮弑之

秦王子嬰二世兄子一云即扶蘇子趙高弑二世迎立之遂族誅高即位降皇帝號稱王立六十四日沛公兵入關迎降軹道傍後爲項羽所殺秦亡

論曰使扶蘇嗣位則秦祚尚可延使子嬰繼世則諸侯未

必西然呂政反道天所不祈殺人之子多矣人亦殺其子宜也子嬰居無可奈何之世乃能不動聲色屠戮趙高雖不救亡亦舒志憤豈不可憐也哉漢祖遂王關中必有以處項氏殺之不仁甚矣

秦之易呂晉之爲牛余頗疑後世惡暴秦纂晉而甚其識使與人得邯鄲姬未十月而生子或疑爲呂出今乃期年而生始皇較常期已逾兩月何以必指定爲不韋之子至晉武既以酒酖其將牛金又何以稱恭王妃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皆閨房曖昧之事不當布於策也

秦末諸國

歌 始皇二世終子嬰楚爲陳勝趙武臣齊起田儋至横止

魏咎及豹韓韓成燕王韓廣臧荼代西楚爲政封三秦

楚隱王陳勝字涉陽城人與陽夏人吳廣俱爲屯長將九百人戍漁陽失期當斬二世元年壬辰七月起兵詐稱公子扶蘇入據陳今開封府陳州稱陳王國號張楚十二月其御莊賈殺以降秦凡立六月勝雖死其所置遣王侯將相竟亡秦

楚王景駒陳人與秦嘉同起兵於郯今郯城縣二世二年癸巳正月陳王敗死駒乃據留今沛縣東南自立爲楚王凡四月項梁擊殺之

義帝名心故楚懷王孫在民間爲人牧羊二世二年六月項梁從民望求而立之都盱眙今盱眙縣漢王元年乙未正月秦既滅項籍陽尊爲義帝徙之於長沙都郴今湖廣郴州秦屬長沙府二年十月陰使九江王英布要於江中弒之凡立二年二月

西楚霸王項籍字羽其季父項梁故楚將項燕之子與籍避仇吳中二世元年九月聞陳涉兵起遂殺會稽守殷通自號武信君以八千人渡江而西二年九月戰於定

陶今縣爲秦將章邯所殺凡立一年一月籍勇力絶世力能扛鼎目重瞳子同梁起兵渡江梁死楚王封籍於魯副宋義爲次將北救趙漢王元年十二月入關燒秦宮室殺降王子嬰正月自爲盟主分立十八王陽尊楚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自稱西楚霸王都彭城今徐州四年戊戌十二月漢兵圍之垓下今虹縣西戰敗至烏江今和州城北自刎凡立四年楚亡漢仍秦以十月爲歲首故十二月在正月前

衡山王吳芮故秦番禺令號曰番君以女妻黥布率百越佐諸侯入關漢王元年正月項籍分封芮爲衡山王都邾今黃州府後五年己亥正月漢已定天下徙之長沙七月

而卒凡立五年諡文王子成王臣六年庚子嗣立在位
八年子哀王明惠帝二年戊申嗣立在位七年子恭王
若呂后二年乙卯嗣立在位九年子靖王著孝文帝三
年甲子嗣立在位二十一年後元七年甲申來朝卒無
後國除通共五十年（哀王明漢書作回共王若作右靖王著作羌）

臨

江王共敖始故楚柱國漢王元年正月項籍分封敖爲
臨江王都江陵（今荊州）爲臨江（漢）三年丁酉七月卒子驩嗣立
四年十二月漢破滅之父子共立四年

九

江王英布始故楚將漢王元年正月項籍分封布爲九
江王都六（今六安州）二年丙申十二月歸漢四年

七月漢復立爲淮南王都壽春（今壽州）十一年乙巳見韓
彭誅夷心恐發兵反高祖自將擊滅之國除凡立七年
共九年

趙

趙王武臣陳人陳勝已立爲王使之將兵徇趙地二世元
年八月自立爲趙王二年十一月其將李良襲而殺之
凡立一年四月

代王趙歇二世二年正月張耳陳餘擊殺李良立之居信
都（今順德府又名襄國亦稱常山）漢王元年十一月項籍分封歇爲代
王二年十月爲漢將韓信所滅凡立四年

常山王張耳始故趙相漢王元年正月項籍更封耳爲常
山王都襄國（今順德府）十月歸漢三年漢復立耳爲趙王五年
己亥九月卒凡立二年六年庚子子敖嗣立在位四年
廢父子共立六年

齊

齊王田儋狄人故齊王田氏族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傑
宗彊得人心二世元年九月陳涉使周市略地至狄儋
詐縛奴謁令遂殺令起兵自立爲王二年六月爲秦將
章邯所殺凡立十月齊人聞儋死立故王建弟假爲王
凡一月儋弟榮引兵逐假假亡走楚乃立儋子市爲王

漢元年正月秦既滅項籍徙封市爲膠東王都即墨（即墨膠東今縣以臨墨水而名古即墨故城在平度州）榮以巳不得王留市毋至膠東
市懼楚走就國榮怒追擊殺市於即墨而自立爲王遂
田都攻殺田安幷三齊地凡八月楚怒伐之敗走平原
平原（今濟南府縣）民殺榮二年二月榮弟橫立榮子廣爲王
而相之三年十一月爲韓信所執橫聞廣死自立爲王
凡一年信盡平齊地漢王立爲帝橫懼誅與五百人入
海島高祖召之與二客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自剄
五百人聞之皆自殺齊共立四年

臨淄王田都始故齊將從救趙入關漢元年正月項籍更

封都爲臨淄王都臨淄五月田横擊之亾走楚凡立四月亾地屬齊

濟北王田安故齊王假孫項籍方救趙安下濟北數城降籍漢元年正月籍分封安爲濟北王都博陽今濟南府長清縣七月田榮擊殺之凡立六月亾地屬齊

燕

遼東王韓廣故趙王將二世元年九月趙王使狗燕地乃自立爲燕王漢元年正月項籍更封廣爲遼東王都無終今玉田縣八月燕王臧荼擊殺之凡立四年

燕王臧荼始故燕將漢元年正月項籍分封荼爲燕王都

薊五年巳亥九月反漢滅之凡立五年

魏

魏王魏咎故魏公子封寗陵君秦遷咎爲家人陳勝起使周市狗魏地二世元年九月立咎爲王二年六月秦將章邯圍之於臨濟兵敗自殺凡立十月弟豹走楚二世二年九月復狗魏地自立爲王漢元年正月項籍分封豹爲西魏王都平陽二年八月漢遣韓信伐魏執之凡立三年二月魏亾

殷

殷王司馬卬始故趙將定河内有功漢元年正月項籍分封卬爲殷王都朝歌十二月陳餘擊滅之凡立一年

韓

韓王韓成故韓公子封横陽君二世二年二月張良說項梁立以爲王都陽翟今禹州及梁敗死成奔楚項籍分封爲韓王然以其不從入關無功不遣就國殺之

河南

河南王申陽始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漢元年正月項籍分封爲河南王都洛陽十一月敗降屬漢爲河南郡凡立十一月

關中四王

漢王始爲泗上亭長二世元年壬辰九月陳涉兵起沛父老率子弟殺令迎爲沛公乙未正月項籍分關中封爲漢王都南鄭今漢中府縣凡四年滅楚即帝位

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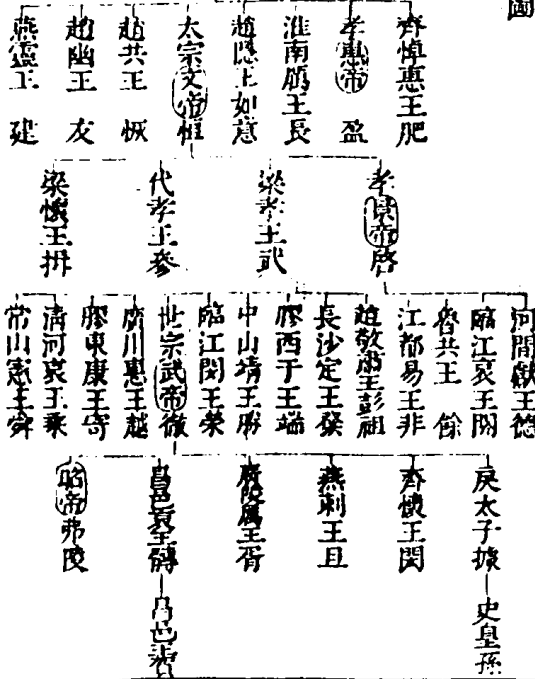
雍王章邯始爲秦將漢元年正月項籍巳立沛公爲漢王乃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封邯爲雍王都廢丘今西安府興平縣二年六月漢伐殺之凡立一年五月

塞

塞王司馬欣始爲秦長史漢元年正月項籍分關中封爲塞王都櫟陽今臨潼縣北八月漢伐降之凡立七月

翟

翟王董翳始爲秦都尉漢元年正月項籍分關中封爲翟王都高奴今鄜州東延安府塞縣八月漢伐降之凡立七月

西漢繼統圖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高帝 惠帝
呂后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戾太子 史皇孫 宣帝
元帝 成帝
定陶王 中山王
哀帝 平帝
孺子嬰
讀史津逮 卷二 西漢 八
西漢世系圖
太祖高帝邦
齊悼惠王肥
孝惠帝盈
淮南厲王長
趙隱王如意
太宗文帝恒
趙共王恢
趙幽王友
燕靈王建
孝景帝啓
梁孝王武
代孝王參
梁懷王揖
河間獻王德
臨江哀王閼
魯共王餘
江都易王非
趙敬肅王彭祖
長沙定王發
膠西于王端
中山靖王勝
臨江閔王榮
世宗武帝徹
廣川惠王越
膠東康王寄
清河哀王乘
常山憲王舜
戾太子據
史皇孫
齊懷王閎
燕刺王旦
廣陵厲王胥
昌邑哀王髆
昌邑王賀
昭帝弗陵

中宗宣帝詢
孝元帝奭
淮陽憲王欽
東平思王宇
中山哀王竟
楚孝王囂
孝成帝驁
定陶共王康
中山孝王興
孝哀帝欣
孝平帝衎
廣戚侯勳
廣戚侯顯
孺子嬰
讀史津逮 卷二 西漢 九
高祖同產合七國之叛圖
太公
伯
仲
季
交
羹頡侯信
吳王濞 反敗死
高祖
楚元王
郢客
戊 反敗自殺
道
辟非 早卒
高祖
齊悼惠王肥
孝惠帝盈
趙隱王如意
太宗文帝恒
淮南厲王長
趙共王恢
趙幽王友
燕靈王建

漢紀

西漢十二帝二百三十年東漢中興亦十二帝一百九十六年合四百二十六年蜀漢二帝又延四十三年

歆

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孺子嬰光武明章和殤安順沖質帝桓靈獻前後漢帝各十二蜀漢昭烈及帝禪加莽十四淮陽二四百六

西漢

始高祖乙未入關滅秦爲漢王己亥滅楚即帝位終淮陽王甲申十二帝并呂后莽元共二百三十年

太祖高皇帝姓劉名邦字季沛豐人帝堯之裔始爲泗上亭長乙未入關滅秦即漢王位凡四年己亥二月滅楚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漢以火德王都長安今西安府長安縣尊父太公爲太上皇封兄喜爲燕王喜子濞爲吳王弟交爲楚王從弟賈爲荊王澤爲燕王在帝位八年共十二年壽五十三葬長陵禮諡法無高以爲功最高而爲漢之太祖故特起名焉后呂雉戚夫人最幸子八長齊悼惠王肥微時外婦所生次惠帝淮南厲王長趙隱王如意文帝趙共王恢趙幽王友燕靈王建女魯元公主以後凡公主有事蹟則載

孝惠皇帝名盈高帝太子呂后所生丙午夏五月即位帝

思敬寬仁遭呂后虧損至德在位七年壽二十四塟安陵諡法柔質慈民曰惠張皇后敖女無子呂后取他人子養之宮中癸丑八月帝崩立為少帝及恒山王弘淮南王濟北王皆非惠帝子漢取孝子善繼志述事之義故孝惠以下皆稱孝

高皇后呂氏名雉惠帝崩臨朝稱制丁巳廢少帝幽殺之立恒山王義更名弘后內行不正分王諸呂幾危劉氏在位八年壽六十婦人居尊位自后始

太宗孝文皇帝名恒高帝第五子生母薄太后初封代王呂后崩大臣誅諸呂迎入長安辛酉九月即皇帝位改

明年為元年在位十六年用新垣平言再改元又七年共二十三年遺詔短喪薄葬壽四十六葬霸陵諡法慈惠愛人曰文竇皇后慎夫人最幸子四景帝梁孝王武代孝王參梁懷王揖史記作勝女館陶長公主嫖

孝景皇帝名啟文帝太子生母竇皇后甲申夏六月即位明年改元七年改中元六年又改後元三年共在位十六年三年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七國反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討平之壽四十八葬陽陵諡法布義行剛曰景薄皇后無罪被廢立王皇后子十四河間獻王德臨江哀王閼齊共王餘江都易王非趙敬肅王彭祖長沙定王發膠西于王端中山靖王勝臨江閔王榮初立為太子後見廢自殺武帝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女平陽公主南宮公主隆慮公主

世宗孝武皇帝名徹景帝第十子生母王皇后初封膠東王七歲立為太子庚子冬十月即位明年改元始有年號共改元十一建元六元光六元朔六元狩六元鼎六元封六太初四天漢四太始四征和四後元二在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葬茂陵諡法威彊睿德曰武陳皇后廢立衛皇后子夫子六戾太子據齊懷王閎燕剌王旦

反誅廣陵厲王胥昌邑哀王髆昭帝女鄂邑蓋長公主

孝昭皇帝名弗陵武帝第六子生母趙婕妤武帝巡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召之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號拳夫人得幸居鉤弋宮娠身十四月乃生命其門為堯母門戾太子斃帝方八歲立為太子甲午三月即位改元三始元六元鳳六元平一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一葬平陵諡法聖聞周達曰昭上官皇后桀子安女無子

昌邑王賀昌邑哀王髆子昭帝崩無嗣霍光迎立之在位二十七日淫戲無度霍光告太后廢之仍為昌邑王

中宗孝宣皇帝名詢初名病已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祖

母史良娣父史皇孫生母王夫人以巫蠱事與太子皆
遇害帝生數月亦收繫獄丙吉為廷尉監憐而乳養之
後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使人盡殺獄中
人吉以帝故閉門拒之得免昭帝崩後昌邑王賀淫亂
無道霍光廢之定策立帝丁未秋七月即位改元本
始四 地節四 元康四 神爵四 五鳳四 甘露四 黃龍一 在
位二十五年壽四十三葬杜陵諡法聖善周聞曰宣共
哀許皇后以酖薨立霍皇后成君光女以霍氏謀反廢又
立王皇后子五元帝淮陽憲王欽楚孝王囂東平思王
宇中山哀王竟

孝元皇帝名奭宣帝太子許后微時所生初宣帝以帝仁
柔好儒必亂其家有意用淮陽王欽易太子以少依許
氏俱從微起不忍背壬申冬十二月即位改元四 初元
五 永光五 建昭五 竟寧一 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三葬渭
陵諡法行義悅民曰元王皇后政君子三成帝定陶共
王康中山孝王興

孝成皇帝名驁元帝太子生母王皇后戊子六月即位改
元七 建始四 河平四 陽朔四 鴻嘉四 永始四 元延四 綏
和二 在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葬延陵諡法安民立政
曰成許皇后嘉女廢立趙皇后飛燕昭儀合德最寵班倢
伃能文溺愛趙后姊妹殺子以從其欲卒以荒淫絕嗣

孝哀皇帝名欣元帝庶孫定陶共王之子生母丁姬成帝
無嗣帝祖母傅太后私賂趙昭儀及曲陽侯根得立為
太子甲寅四月即位追尊父定陶王為恭皇嫡祖母王
太后為太皇太后居長信宮祖母傅太后為恭皇太后
居永信宮母丁姬為恭皇后居中安宮改元二 建平四
元壽二 在位六年壽二十五葬義陵諡法恭仁短折曰
哀傅皇后晏女太后從弟晏傅昵幸董賢痿痺無嗣

孝平皇帝名衎元帝庶孫中山孝王之子生母衛姬哀帝
無嗣迎立之庚申九月即位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

司馬莽秉政改元元始在位五年尊祖母馮昭儀為太
后母衛姬為中山王后莽以呂寬事誅滅衛氏支屬立
其女為帝后自封安漢公加九錫帝寖壯莽恐因臘日
上椒酒弒之時年十四葬康陵諡法布綱治紀曰平莽
篡位莽女稱為安定太后又稱黃皇室主

孺子嬰宣帝四世孫楚王囂生廣戚侯勛勛生顯顯生嬰方
二歲莽利幼弱立之丙寅三月即位莽負扆以朝稱假
皇帝改本年為居攝二 又改初始二 共四年莽遂篡位
廢嬰為安定公置四壁中及長不識牛馬後莽誅平陵
方望等立嬰更始遣李松擊殺之

新王莽字巨君元帝后王政君之弟曼子初封新都侯弑平帝廢孺子嬰漢竊位改國號曰新己巳冬十二月自稱皇帝改本年爲始建國五天鳳六地皇三共僭位十四年改正朔行周官井田尊符命信讖語漢兵四起癸未九月攻入長安東海人公賓就斬莽首於漸臺衆共分而臠之

西漢歷年圖曰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劍五年而成帝業其收功之速亦是何哉惟知人善任使而已呂氏之亂漢祀不絶如綫然而卒不能爲患者外有宗藩之强內有絳灌之忠也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幾致刑措後世

皆知稱慕莫能及之夫民情何嘗不欲安樂而富壽哉文景能勿擾之而已矣孝武喜浮侈慕神仙宮室無度巡幸不息窮兵四夷嚴刑重賦跡其行事視秦皇何遠哉止以崇儒重道求賢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童稚之年辨霍光之忠確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耶孝宣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使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方之孝武功烈優焉孝元優游不斷漢業始衰孝成耽於酒色委政外家孝哀狠愎不明嬖倖盈朝陵夷至於孝平以幼冲嗣位王莽因之遂移漢祚莽恃其詐愿煩民玩兵罪怨盈積而天下叛之矣

東漢

始光武建武元年乙酉終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庚子二帝凡一百九十六年爲魏所篡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高祖九世孫出自景帝第六子長沙定王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次子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娶樊夫人生齊武王縯及光武有嘉禾一莖九穗之瑞故名之曰秀先是有望氣者蘇伯阿見舂陵城在今襄陽府棗陽縣歎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王莽改貨曰泉貨人以其字爲白水真人帝竟從白水起新地皇三年宛人李通以圖讖說光武起兵於宛今南陽縣與新市今新樂縣平林在隨州東北兵合攻入長安誅王莽癸未更始立以讒忌殺兄縯乃拜光武爲蕭王經畧河北削平諸盜乙酉夏六月卽皇帝位於鄗今真定府高邑縣漢室中興以火德王都洛陽今河南府洛陽縣建元建武三十改中元二　追封兄縯爲齊武王封兄子興爲北海王女弟爲湖陽寧平公主在位三十三年壽六十二　葬原陵諡法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郭皇后廢立光烈陰皇后子十一　東海恭王彊初爲太子後廢沛獻王輔楚王英明帝濟南安王康東平獻王蒼阜陵質王延廣陵思王荊臨淮懷公衡中山簡王焉瑯琊孝王京

顯宗孝明皇帝名莊光武第四子陰皇后所生初封東海王郭后及太子彊廢立爲太子十歲能通春秋丁巳二月即位改元永平八年佛法始入中國在位十八年壽四十八葬顯節陵諡法照臨四方曰明德馬皇后援女子九千乘哀王建陳敬王羨彭城靖王恭樂城靖王黨章帝下邳惠王衍梁節王暢淮陽頃王昞濟陰悼王長

肅宗孝章皇帝名炟明帝第五子賈貴人所生馬后養爲己子乙亥八月即位改元三建初八元和三章和二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一葬敬陵諡法溫克令儀曰章章德竇皇后[illegible]子八千乘貞王伉平春悼王全清河孝王慶初爲太子後廢和帝濟北惠王壽河閒孝王開城陽懷王淑廣宗殤王萬歲

孝和皇帝名肇章帝第四子梁貴人所生竇后養爲己子而譖殺貴人廢太子慶立之戊子正月即位年十歲竇太后臨朝改元二永元十六元興一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七葬順陵諡法不剛不柔曰和陰皇后妒忌廢死立和熹鄧皇后訓女子二長平原懷王勝素被痼疾次殤帝

孝殤皇帝名隆和帝少子乙巳十二月即位生纔百餘日鄧太后臨朝改元延平在位八月崩葬康陵諡法短折不成曰殤

孝安皇帝名祜章帝孫清河王慶之子母孝德左皇后鄧太后迎立之丙午八月即位年十三太后猶臨朝追尊父爲孝德皇改元五永初七元初六永寧一建光一延光四在位十九年車駕幸宛崩於乘輿壽三十一葬恭陵諡法寬容和平曰安安思閻皇后最妒子一順帝

北鄉侯名懿章帝孫濟北惠王壽之子閻后臨朝貪立幼年與兄閻顯立之乙丑三月即位二百七十二日崩

孝順皇帝名保安帝太子生母李氏爲閻后所害追諡恭愍皇后延光三年安帝納江京樊豐之譖廢爲濟陰王安帝崩不得上殿臨梓宮悲號不食群僚哀之及閻后所立北鄉侯薨秘不發喪更欲徵諸王子乃閉宮門屯兵自守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夜斬江京劉安等迎帝立之誅閻顯遷太后乙丑十一月即位改元五永建六陽嘉四永和六漢安二建康一在位十九年封孫程等十九人爲侯聽養子爲後世襲漢中常侍之禍自此始壽三十二葬憲陵諡法慈和徧服曰順順烈梁皇后子一冲帝

孝冲皇帝名炳順帝太子生母虞貴人建康元年甲申八月即位年二歲梁太后臨朝乙酉改元永嘉正月崩在位六月葬懷陵諡法幼小在位曰冲

孝質皇帝名纘章帝四世孫千乘貞王伉之後伉生樂安夷王寵寵生渤海孝王鴻鴻生帝母陳夫人永嘉元年乙酉正月冲帝崩徵清河王蒜及帝李固勸立蒜梁太后與兄冀利帝幼立之八歲即位太后臨朝明年丙戌改元本初在位二年帝聰慧因朝會目冀爲跋扈將軍冀懼進毒於煑餅以進帝苦煩索水不得而崩葬靜陵諡法名實不爽曰質

孝桓皇帝名志章帝曾孫祖河間孝王開父蠡吾侯翼母匽氏本初元年丙戌六月質帝崩太后與冀迎立之十五歲即位太后猶臨朝追尊祖爲孝穆皇父爲孝崇皇

改元七 建和三 和平一 元嘉二 永興二 永壽三 延熹九 永康一 在位二十一年延熹二年太后崩誅梁冀梁皇后冀女弟冀誅追廢爲貴人立鄧皇后驕忌廢死復立桓思竇皇后武女無子壽三十六葬宣陵諡法克敵服遠曰桓

孝靈皇帝名宏章帝四世孫曾祖河間孝王開祖解犢亭侯淑父萇世襲母孝仁董皇后桓帝無嗣太后與父竇武迎立之年十二歲丁未十二月即位追尊祖爲孝元皇父爲孝仁皇改元四 建寧四 熹平六 光和六 中平六 在位二十二年壽三十四葬文陵諡法亂而不損曰靈宋

皇后王甫譖廢幽死立靈思何皇后進兄 子二 少帝 獻帝

少帝名辯靈帝太子何皇后所生中平六年己巳四月靈帝崩即位年十七改元光熹中常侍張讓等殺大將軍何進袁紹袁術燒宮闕誅讓等讓劫帝及陳留王走小平津讓等投河死車駕還宮復改元昭寧在位六月董卓廢爲弘農王明年正月弑之關東州郡因而起兵

孝獻皇帝名協靈帝次子生母王美人爲何后所害追諡靈懷皇后初封陳留王董卓廢少帝立之年九歲己巳九月即位改本年爲永漢尋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還復中平六年明年庚午爲改元之始改元三 初平四

興平二 建安二十五 在位三十一年初平元年董卓劫帝遷長安燒洛陽宮室發掘諸陵三年卓誅李傕郭汜之亂帝復播遷建安元年七月帝還洛陽曹操遷都於許今開封府許州二十五年庚子九月曹丕篡位封帝爲山陽公在懷慶府修武縣伏皇后弑崩立曹皇后操女入魏王青龍二年方薨自遜位至薨又十四年壽五十四葬禪陵諡法聰明叡智曰獻蜀漢諡曰愍太子早沒孫康嗣爲公五十一年傳子瑾立四年傳子秋立二十年西晉永嘉中爲胡賊所滅國除爲公共八十九年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漢亡

東漢歷年圖曰，新室之末，民心思漢，是以諸劉奮臂一呼，
而遠近響應。光武以仁厚之德，濟英雄之志，昆陽今南陽府葉縣驅烏合之衆，掃滔天之敵，使海內怵然變而爲漢，宜陽今河南府宜陽縣之師不戰而赤眉束手，百萬之衆一朝而
散，皆希世之奇功也。至於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首
取良吏卓茂以爲太傅，戒馮異安集關中，不務以戰功
取勝，雖當草創之際，可謂有帝王之遠略矣。及天下已
定，不失舊物，乃偃武修文，崇德報功，勤政治，養黎元，興
禮樂，宣教化，表行誼，厲風俗，繼以明、章，守而弗失，於是
東漢之風，忠信廉恥，幾於三代矣。及孝、和以降，政令寖

弛，外戚專權，近習放恣，然猶有骨鯁忠烈之臣，忘身而
徇國，故雖衰而不亡，豈非建武永平之遺烈歟。至於桓、
靈，而紀綱大壞，廢錮英俊，賊虐忠正，嬖倖之黨，中外盤
結，何進見殺，袁紹不勝其憤，遂燔燒宮闕，肆行誅殺，外
召董卓以脅朝廷，於是虺蜴雖除而虎狼入室矣。嗚呼
哀哉。
司馬溫公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
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
知其爲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敦尚經術，修明禮
樂，繼以明、章，教立俗成，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

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可謂亂矣，然上則有袁安、
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
其衰，下則有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
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顇，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
而振之，則漢祚未可量也。不幸承以桓、靈之昏虐，保養
奸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仇，積多士之憤，蓄四
海之怒，於是宗廟丘墟，生民塗炭，大命殞絕，不可復救。
然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魏
武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
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

慢，風俗安可忽哉。
漢初僭僞郡國
歌
赤眉樊崇起自莒中，年更奉劉盆子。劉永帝梁，幾七年。
邯鄲王郎，五月耳。朔寧隗囂，終子純。帝成名述，氏公孫。
秦豐楚黎九年。斬李憲淮南六載。尊西平盧芳，單于立。
張步齊王，劉永給。麗萌東平。燕彭寵，暫爾稱王，尋誅滅。
淮
南王名元，字聖公，高祖九世孫，出自景帝第六子長沙
定王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長子戴侯熊渠，熊渠生利，
利生張，張生元。平林諸將起兵，利其暗懦，立之。癸
未入長安，誅莽，即位，改元更始，在位二年，終甲申，爲赤

肴賊所殺。
劉盆子，太山式人，陽城景王章之後，祖父憲爲式侯，父萌
嗣位，莽時國除。長兄恭、次兄茂并盆子俱掠在赤眉賊
軍中，齊巫祠景王，狂言怒人爲賊，笑者輒病。莽天鳳三
年，乃立盆子爲帝，十五歲即位，改元建世，攻入長安，殺
更始，焚掠而東，僭位一年，至宜陽降光武，以爲趙王郎
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地稅食終身。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工星卜，常云河北有天子氣，詐
稱巳乃成帝子子輿。更始元年，趙國大豪李育、劉林
等信之，聚衆入邯鄲，立爲天子，移檄遠近，莫不響應，僭

位五月，光武入邯鄲，郎戰敗，夜奔，追斬之。
李憲，潁川許昌人，莽時爲廬江屬令，莽敗，據郡自守。更始
元年，自稱淮南王；建武三年，自立爲天子，置公卿百官。
僭位六年，光武遣馬成擊斬之。
劉永，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父立與平帝母通，爲莽所誅。
更始即位，永急走長安，紿封梁王，都睢陽，據國起兵，自
稱天子，專據東方。建武二年，光武使蓋延攻之，永敗走。
三年，其將慶吾斬永首降，子紆復自立爲王。四年，紆復
戰敗，奔董憲，憲敗，紆爲軍士高扈斬首降。
張步，字文公，琅琊不其人，更始元年聚衆數千，攻下數城，

遂據本郡。劉永拜爲輔漢大將軍。建武三年，光武遣伏
隆拜步爲東萊太守，劉永聞隆至，先立步爲齊王，步遂
不受命。永死，子紆立，步乃立其將費邑爲濟南王。光武
遣耿弇伐之，斬邑，步急，遂斬蘇茂首降，封安丘侯，居洛
陽。後復叛逃，陳俊追擊斬之。
董憲，東海人，更始元年起兵據郡，劉永拜爲翼漢大將軍。
三年，[illegible]又立爲海西王。永死，光武伐之，憲戰敗，與龐萌走
保朐，夜奔，與漢校尉追斬之於方與。
龐萌，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立爲冀州牧，後降
光武，爲平狄將軍，與蓋延擊董憲，詔書獨下延而不及

萌，萌疑延譖己，遂與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光武使與漢討
之，方與人黔陵斬萌首，傳洛陽。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少爲郡吏，光武拜爲漁陽太守。建
武三年，負功失望，與朱浮不相能，遂據薊州反，自稱燕
王，僭位三年，其奴子密斬寵首來降，封爲不義侯。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居左谷中。王莽時，詐自稱爲武
帝曾孫劉文伯，與羌胡起兵。更始徵爲騎都尉，使鎮撫
安定以西。更始敗，自立爲西平王，與匈奴和親。單
于立爲漢帝，僭位十二年，其將閔昱脅芳降，芳遂奔入
匈奴，十六年始降，封爲代王，歲餘，有詔止其入朝，復叛

入匈奴中十餘年死

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更始時起兵立漢宗廟祀盟移檄改元漢復自號白虎將軍進兵徇下安定隴西（今鞏昌府）諸郡更始二年徵爲御史大夫赤眉入關說更始歸命朝廷不從欲殺之亡歸天水（今秦州）建武二年以功拜爲西州大將軍上書請關遣子恂入侍據關隴六年節書徵使討蜀囂持疑兩端光武遣將討之遂降於公孫述述封爲朔寧王光武親征之凡三年囂忿恚而死諸將王元等立少子純爲王明年來歙等擊攻降之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王莽時爲導江卒正（即蜀郡太守也）更始立詐稱漢假已輔漢將軍攻據成都二年自立爲蜀王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建元龍興盡有益州（今四川）之地僭位十二年光武遣吳漢攻滅之

秦豐黎丘人更始時據黎丘（今宜城縣東）自號楚黎王僭位三年光武遣岑彭攻破之奔蜀四年降斬之

延岑字叔牙南陽人始據漢中又擁兵關西所在破散走至南陽略有數縣與秦豐合豐以女妻之豐敗降於公孫述述以爲大司馬封汝寧王述敗岑降於吳漢漢族滅之

田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今荊州）寇郡縣衆數萬人秦豐亦以女妻之豐敗降於公孫述述封爲翼江王後述使將兵攻下江關戰敗走保江州（今九江府）降於漢

漢末僭亂郡國

歌

冀州袁紹傳袁尚　劇州劉虞代者瓚　袁術仲家帝壽春
劉焉據蜀子璋丧　荊州劉表滅於琮　公孫名度侯遼東
京州韓遂馬超繼　皆殺張修據漢中

袁紹字本初汝南南陽人高祖父安爲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紹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靈帝末拜司隸董卓謀廢立紹力爭不合亡奔冀州遂以渤海起兵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討卓又用譎詐奪冀州牧韓馥而奪其位領州郡圖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能從曹操先迎之紹後悔遣擊破公孫瓚并其衆簡精卒將攻許建安五年操挾天子討之相持官渡（在開封府中牟縣）紹屢敗城邑多叛遂發病七年憂死愛少子尚審配逢紀緣紹素意立爲後時長子譚爲青州中子熙爲幽州各治兵相攻譚求救於操操救譚攻尚尚敗奔中山譚復貳於操操擊斬之尚熙奔遼西烏桓十二年操擊烏桓尚熙敗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以俠氣聞爲虎賁中郎

將卓廢少帝術奔南陽（今南陽府）據其郡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與兄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曹操與紹合擊大破其軍以餘衆奔九江（今鳳陽府壽州）殺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興平二年見漢室衰微自以袁姓出陳陳舜之後以土承火得應運之次讖文云代漢者當塗高自以名字當之又攘奪孫堅妻傳國璽遂據壽春僭號稱仲家僭位二年禍盡衆散歸帝號於紹敗奔青州發病道死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從盧植授經舉孝廉為郎光和中討漁陽張純等有功屢遷中郎將封都亭侯朝用

宗正劉虞為幽州牧瓚害虞功與有隙會董卓劫帝播遷袁紹等以少帝制於姦臣天下無所歸心群議推虞為帝虞雖不受而與紹等連和紹弟術貳於紹瓚遂自結於術乘虞來攻獲而害之盡有幽州之地紹攻之瓚軍數敗走還易京築高樓積穀固守紹與相持連年不能拔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於黑山賊救至瓚與子書期內外夾擊舉火為應紹候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瓚出戰大敗盡殺其妻子自殺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魯恭王之裔舉賢良方正歷官宗正太常焉覩王室多故欲避世難以益州分野有天

子氣請出領益州牧（漢世稱州牧任始此）時涼州黃巾馬相等攻陷城邑相自稱天子焉撫納離叛務行寬惠陰懷異計遣張魯住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焉作乘輿車且朝廷誅其子之留京師者時綿竹火災車具蕩盡徙治成都既感災異又痛其子興平元年疽發背死子璋字季玉襲位以張魯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母及弟遂為讐敵時曹操定荊州璋遣別駕張松詣操操未及存錄松松以此怨勸璋絕操結好先主遣法正迎之令討張魯建安十九年先主進圍成都璋迎降遷於南郡公安孫權取荊州以璋為益州牧駐秭歸尋卒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少知名名列八俊董卓廢立山東兵起表合兵軍襄陽李傕郭汜亂長安欲連表為援以為鎮南將軍荊州牧天子在許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攻取長沙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曹袁相持官渡紹遣使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操欲保江漢間觀天下變先主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建安十三年操征表未至表病死初表愛少子琮出長子琦為江夏太守衆遂奉琮為嗣操軍到襄陽琮舉州降以為青州刺史封列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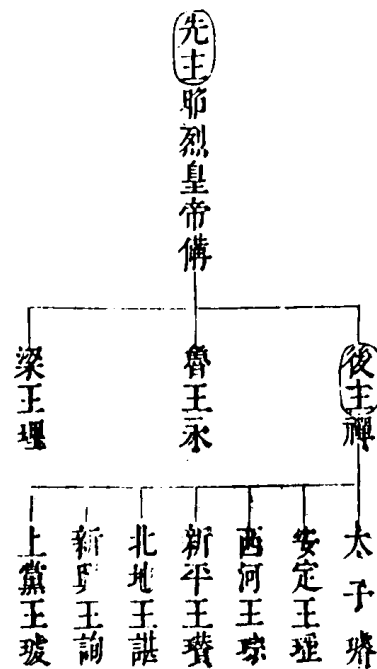
公孫度字升濟遼東襄平人父延避吏居元菟（今遼東都）任度

為郡吏董卓時用薦為遼東太守東伐高句驪西擊烏
桓威行海外潜蓄異志初平元年郡平延里社生大石
下有三小石為之足度以為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
名與其父同謂當有土地而三公為輔遂自立為遼東
侯平州牧度死子康嗣立袁尚奔遼東康斬送尚首封
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皆小衆立康弟恭魏文
帝纂位拜恭車騎將軍封平郭侯太和二年淵脅奪恭
位明帝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南通孫權權
遣使立淵為燕王淵又恐權遠不足恃且貪貨財誘斬
送其使臣首明帝拜大司馬樂浪公復貳於魏景初元

年自立為燕王誘呼鮮卑侵擾北方二年春遣太尉司
馬懿討之八月斬淵父子送首洛陽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
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子衡
衡子魯世行其道益州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illegible]子璋
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
雄據巴漢垂三十年漢不能討拜魯鎮民中郎將領漢
寧太守建安二十年曹操征之魯欲降弟衛拒關堅守
操攻破之奔南山入巴中操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
魯盡將家出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五子皆為列侯

三國季漢統系圖 三國志稱蜀漢亦稱後漢

先主昭烈皇帝備
- 後主禪
  - 太子璿
  - 安定王瑤
  - 西河王琮
  - 新平王瓚
  - 北地王諶
  - 新興王恂
  - 上黨王璩
- 魯王永
- 梁王理

季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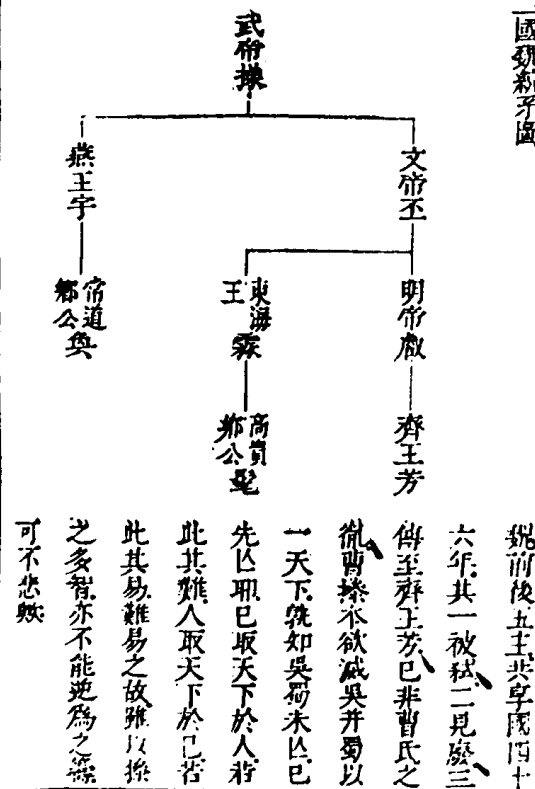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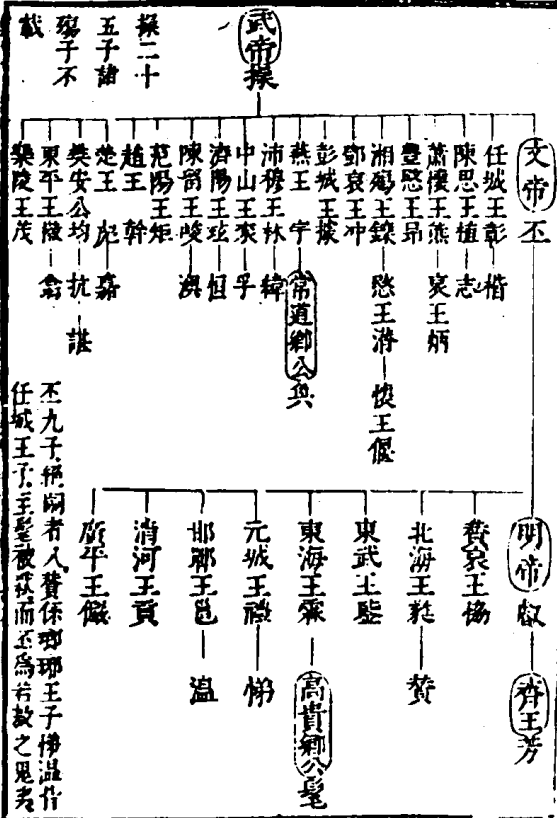
始昭烈帝章武元年辛丑終後主炎興元年癸未二主
四十三年魏司馬昭滅之

昭烈皇帝姓劉名備字元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
勝之後勝子貞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舉孝廉授東
郡范令父弘蚤死獨與母販履織席為業不喜讀書好
交結豪俠黃巾賊起應募破賊有功除安喜尉後為徐
豫二州牧建安十九年由荊州進克成都自領益州牧
二十四年自即漢中王位庚子十月曹丕篡漢明年四
月乃正位於蜀號曰後漢承漢火德以土德王都成都

建元章武在位三年癸卯夏四月因伐吳敗衂殂於永
安宮壽六十三葬惠陵諡法明德有勞曰昭有功安民
曰烈元配吳皇后繼娶孫夫人權妹更有甘糜二夫人子
三後主甘陵王永安平王理

後主名禪字公嗣昭烈長子甘夫人所生章武三年癸卯
夏五月即位改本年爲建興元年未踰年改元自後主
始改元四建興十五延熙二十景耀五炎興一在位四十一
年兩張皇后俱飛女子七太子璿安定王瑤西河王琮
新平王瓚北地王諶新興王詢上黨王璩炎興元年癸
未冬十月魏鄧艾冦蜀自陰平直抵成都後主使譙周

奉表出降北地王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
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
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魏封後主
爲安樂公西晉太始七年卒於洛陽壽六十五諡曰思
子詢嗣爲安樂公相傳八十一年季漢亡

季漢歷年圖曰昭烈以敗亡之餘羈旅漢南而能屈服英
雄要結同志推沮勍敵因敗爲功顛沛之際不忘德義
美矣劉璋昧弱侮而兼之遂奄有巴蜀君臨一隅安樂
材雖下中然委任賢相抗衡中國及姜黄用事而面縛
迎降宜矣

魏吳
歌魏武文明暨齊王高貴鄉公元帝以吳大帝傳會稽亮
景迄歸命失建康

魏

始文帝黃初元年庚子簒漢即帝位終元帝咸熙二年
乙酉五主凡四十六年晉司馬炎滅之然咸熙二年即
晉太始元年

文皇帝姓曹名丕字子桓武帝操太子沛國譙今亳州人自
謂漢相曹參之後桓帝世曹騰為中常侍封費亭侯養
子嵩莫知生出本末或曰夏侯氏之子嵩生操字孟德

小字阿瞞機警任俠才武絕人靈帝末為典軍校尉董
卓之亂破家起兵討卓後迎天子都許昌今開封府許州挾之
以令諸侯自為大將軍進位丞相封魏公加九錫後又
進爵為王建安二十五年庚子正月殂於洛陽葬高陵
壽六十六丕初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為
魏太子操殂嗣位為丞相魏王本年三月改元延康冬
十月簒漢稱皇帝再改本年為黃初元年承漢火德以
土德王國號魏徙都洛陽追尊父操為太祖武皇帝生
母卞夫人為皇太后兄弟二十四人俱封王公任城威
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豐愍王昂相殤王鑠鄧哀王

沖彭城王據燕王宇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袞濟陽哀王
玹陳留恭王峻范陽愍王矩趙王幹臨邑殤公子上楚
王彪剛殤公子勤穀城殤公子乘郿戴公子整靈殤公
子京樊安公均廣宗殤公子棘東平靈王徽樂陵王茂
在位七年黃初七年丙午夏五月殂壽四十葬首陽陵
諡曰文文帝甄皇后本袁熙妻稱尊後失意有怨言賜
死立文德郭皇后子九明帝贊哀王協北海悼王蕤東
武陽懷王鑒東海定王霖元城哀王禮邯鄲懷王邕清
河悼王貢廣平哀王儼

明皇帝名叡字元仲文帝子甄皇后所生幼有岐嶷之姿

祖操異而愛之初封平原王以其母誅死故未建為嗣
丕病篤始立為太子黃初七年丙午五月即位改元三
太和六青龍四景初三在位十三年壽三十六葬高平
陵諡曰明明悼毛皇后賜死立明元郭皇后皇子殷蚤
夭封安平哀王養子二人齊王芳八歲秦王詢九歲後
立芳為太子

齊王名芳字蘭卿明帝養之宮中及疾篤乃立為太子宮
省事秘莫知所由或曰任城王楷子景初三年己未二
月即位司馬懿曹爽受遺輔政改元二正始九嘉平五
在位十四年時年二十三司馬師廢之復為齊王肯其

淫戲無道也至晉咸寧元年始卒壽四十五

高貴鄉公名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之子初封郯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王廢司馬師稱奉太后令迎而立之甲戌即位改元二正元二甘露四在位六年髦年二十忿司馬昭專擅甘露五年庚辰夏五月自率殿中左右討之賈充使成濟抽戈刺髦刃出於背隕車死南闕下

元皇帝名奐字景明初名璜武帝孫燕王宇子封常道鄉公司馬昭迎而立之庚辰即位改元二景元四咸熙二在位六年景元四年滅蜀漢咸熙二年乙酉十二月司馬炎篡位廢爲陳留王時年十八卽宮於鄴至晉惠帝太安元年卒壽五十八後追謚曰元魏亡

魏歷年圖曰漢室不綱群雄糜擾乘輿播蕩莫之收省太祖獨奉迎而相之披荊棘以立朝廷其名義固足以結民心矣加之英威明略過絕於人驅策賢豪殄除奸宄於是中原肅清伏莽靖服惜狹中多詐猜忌賢能此海內之所以不盡服也及文帝受禪明帝繼業內殺外禦不廢前功而明帝於彌留之際奸臣牽率嗣子幼弱寄託非人曹爽驕愎黨與輕佻禍自內興遂衰微不振至於易姓悲夫

三國吳統系圖

吳

始大帝壬寅建元巳酉稱帝終爲程侯天紀四年庚子

四主凡五十九年在帝位五十二年晉武帝滅之

大帝姓孫名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人孫武之後父堅少爲縣吏以討黃巾賊爲吳司馬封烏程侯後討董卓爲破敵將軍初平三年討劉表表將黃祖射殺之年三十七五子策權翊匡朗策方十餘歲從袁術借兵遂復江東封討逆將軍吳侯建安五年出游爲許貢客擊傷卒年二十六權時年十六爲討敵將軍領會稽太守削平寇盜據有江東二十五年庚子曹丕篡漢辛丑昭烈稱尊

壬寅即吳王位徙治武昌建元黃武七年巳酉稱皇帝與魏蜀三分鼎王遷都建業改元黃龍改元四黃龍三嘉禾六赤烏十三大元一合居王位七年共在位三十年壽七十一追尊父堅爲武烈皇帝母吳夫人爲皇太后兄策爲長沙桓王姊爲全公主謝徐二夫人先死步夫人有寵立爲后繼立潘夫人子七太子登母庶賤育於徐夫人蚤卒建昌侯慮南陽王和初爲太子亦王夫人所生與休不同母魯王霸齊王奮景帝休會稽王亮

會稽王亮字子明權少子生母潘夫人壬申即位改元三建興二五鳳二太平二在位六年孫綝廢之永安三年黜爲侯官侯復爲休所殺時年十八后全夫人全公主女父尚

景帝名休字子烈權第六子王夫人所生初封瑯琊王孫綝廢亮迎立之戊寅即位改元永安在位六年壽三十后朱氏據女子四太子霣後封豫章王汝南王霣梁王霣陳王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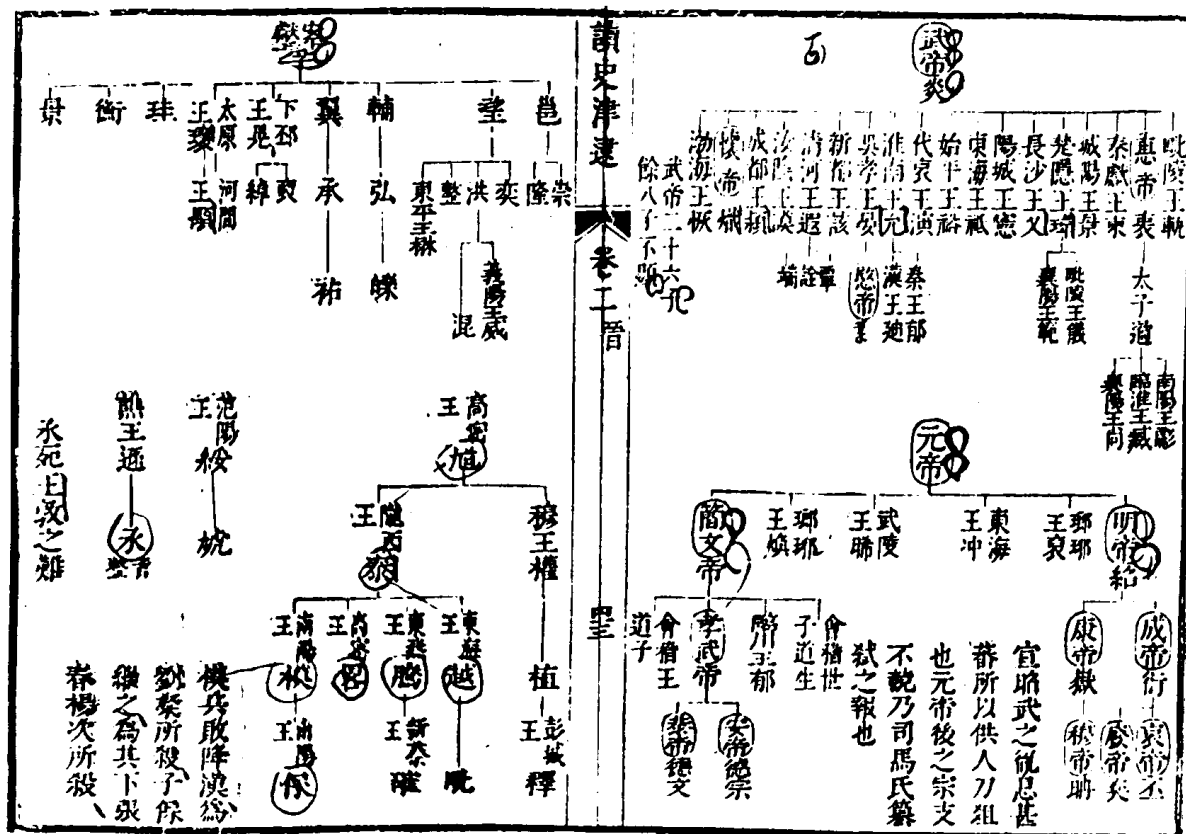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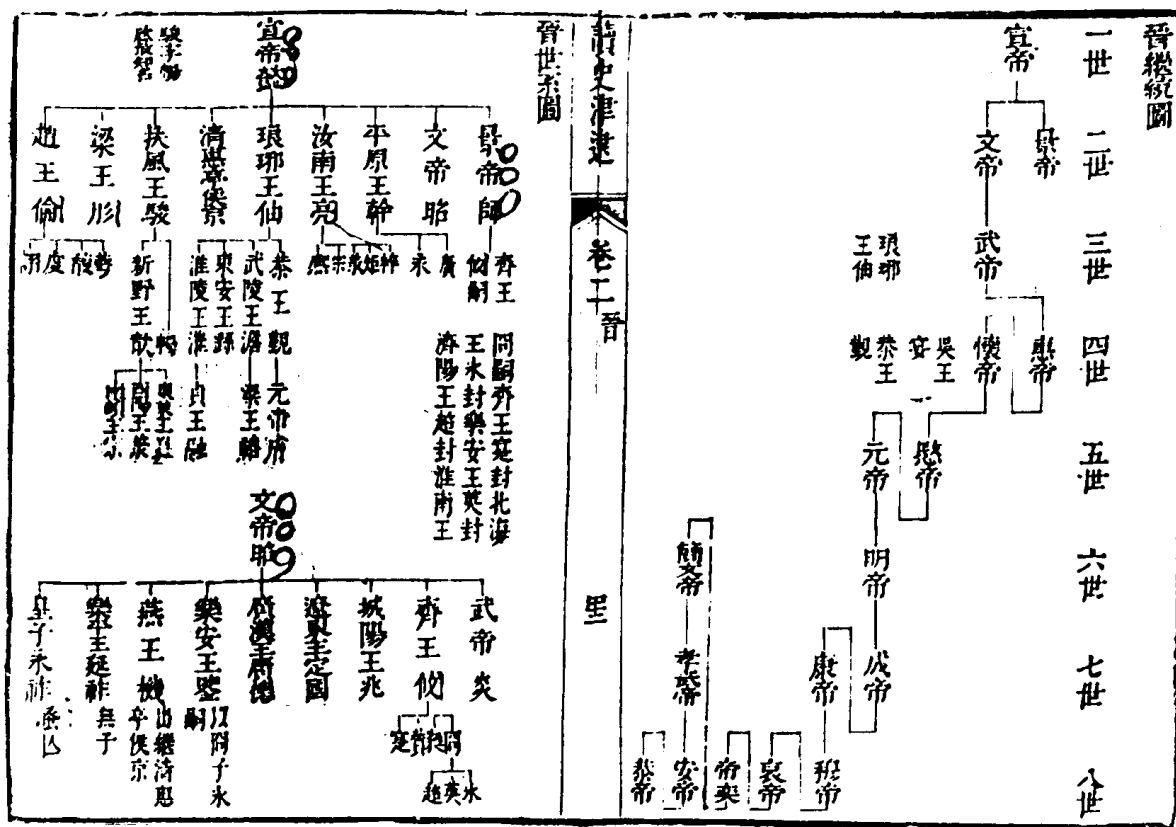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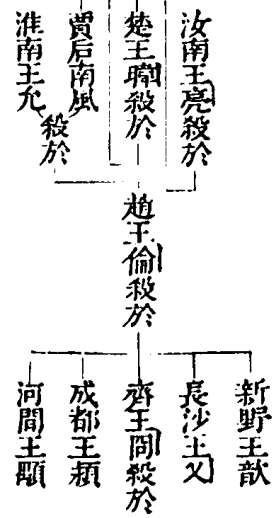
烏程侯名晧字元宗權孫南陽王和子生母何氏初字彭祖封烏程侯景帝卒蜀亡吳人欲立長君迎晧立之甲申八月即位改元元興一甘露一寶鼎三建衡三鳳凰三天冊一天璽一天紀四在位十七年徙都武昌仍還建業荒淫暴虐太康元年庚子五月晉伐之出降封

晧爲歸命侯四年癸卯死於洛陽壽四十二后滕夫人子無初晧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益入洛陽後降晉正其年也

吳歷年圖曰武烈以孤遠之兵決忠憤之志首犯賊鋒深蹂洛川汎掃陵寢有足多者討逆以童子提一旅之衆揮馬箠以下江東耆儒宿將狼狽失據闢地千里眞英才也大帝承父兄之烈師友忠賢以成前志赤壁之役決策定慮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如是乎雖有荆揚薄於南海傳祚累世宜矣侯官景帝皆明惠敢決有先世之風歸命驕傲殘虐甚於桀紂雖欲不亡得乎

晉繼統圖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宣帝
景帝
文帝
武帝
琅琊王伷
惠帝
懷帝
元帝
愍帝
明帝
成帝
康帝
穆帝
哀帝
帝奕
簡文帝
孝武帝
安帝
恭帝
讀史津逮
卷二十晉
晉世系圖

武帝炎
惠帝衷
元帝
明帝紹
成帝衍
康帝岳
簡文帝
孝武帝
安帝
恭帝
讀史津逮
卷二十晉

亂逆次第圖

汝南王亮殺於
楚王瑋殺於
賈后南風殺於
淮南王允殺於
趙王倫殺於
齊王冏殺於
新野王歆
長沙王乂
成都王穎
河間王顒
長沙王乂殺於
成都王穎殺於
范陽王虓
東海王越
河間王顒
河間王殺於
南陽王模
張方殺於
河間王顒

晉紀 蜀魏吳之前，俱冠以三國，不以正統予魏，并不以正統予蜀也。晉雖篡而天下一統，不得不以正統歸之矣。上而秦，下而隋，皆然。

西晉 始武帝太始元年乙酉，終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十五帝，共一百五十六年。元熙二年，即南宋永初元年。

歌 中朝武惠止懷愍，江左元明迄成康，穆哀相繼傳帝奕，簡文孝武安恭終。兩晉年百五十六，一十五帝東西分。

西晉

始武帝乙酉，終愍帝丙子，四帝，凡五十二年，爲僞漢劉聰所滅，元帝中興。

世祖武皇帝，姓司馬，名炎，字安世，河內溫縣人。楚漢間司馬卬之後，十三世而生祖懿，字仲達，爲漢丞相文學掾，尋轉主簿，魏篡位，以爲尚書，封安國鄉侯，後遷太尉丞相，加九錫。伯師，字子元，沉毅有大畧，嗣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廢齊王，立高貴鄉公。父昭，字子上，嗣位，弒高貴鄉公，立陳留王，封晉公，進爵爲王。魏咸熙二年乙酉八月，昭薨，帝嗣晉王位，十二月，篡魏稱皇帝，改本年爲太始元年，追尊祖懿爲高祖宣皇帝，祖母張氏爲宣穆皇后，伯師爲景皇帝，伯母夏侯氏爲景懷皇后，二帝生景文。父昭爲太祖文皇帝，母王氏爲文明皇太后，叔祖孚爲安平獻王。承魏土德，以金德王，都洛陽。太康元年，平吳，混一。改元四：太始十，咸寧五，太康十，太熙一。在位二十六年，太熙元年庚戌四月崩，壽五十五，葬峻陽陵，諡法剛强直理曰武。宣帝九子：景帝，文帝，平原王幹，汝南文成王亮，琅琊武王伷，清惠亭侯京，扶風武王駿，梁孝王肜，趙王倫。文帝九子：武帝，齊獻王攸，景帝無後，以攸爲嗣，文帝特加愛異，自謂攝居相位，身後當以大業歸攸，後以武帝有異相而止。樂安平王鑒，樂平王延祚，燕王機，城陽哀王兆，遼東悼惠王定國，廣漢殤王廣德，皇子永祚。武帝楊皇后崩，立其妹芷，二十六子：毗陵悼王軌，惠帝，楚隱王瑋，長沙厲王乂，成都王穎，秦獻王柬，

城陽懷王景東海沖王祗始平哀王裕淮南忠壯王允代哀王演新都懷王該清河康王遐汝陰王謨吳孝王晏渤海殤王恢陽城殤王憲汝陰王詡濟陽王遐餘七子蚤夭

孝惠皇帝名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武元楊皇后所生庚戌五月即位不逾年改元改元八永熙一永平改元康九永康一永寧一太安二永興二光熙一在位十七年壽四十八葬太陽陵謚法柔質慈民曰惠永寧元年趙王倫篡位遷帝金墉城在洛陽城西北尊為太上皇孝反正立太子遹子尚為皇太孫明年尚卒立清河王覃為太子

帝為人戇騃不慧妒后肆虐八王相戕終身受制於人皇后太子四廢五復後因食餅中毒而崩或云東海王越所酖賈后南風以淫虐廢立羊皇后子一愍懷太子遹賈后廢為廬陵王尋害之遹子三南陽王彪臨淮王臧襄陽王尚

孝懷皇帝名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母王太后初封豫章郡王屬孝惠之世宗室搆禍帝沖素自守不交世事專以史籍為娛得立為皇太弟光熙元年丙寅十一月惠帝崩即位改元永嘉在位六年五年辛未六月偽漢劉聰入寇城陷出奔長安追及執送平陽今山西平陽府封平陽公後改會稽公七年正月使帝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珉被殺帝亦遇害壽三十謚法慈仁短折曰懷

梁皇后

孝愍皇帝名鄴字彥旗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初繼秦孝王柬襲封秦王及洛陽傾覆避難滎陽今開封府豫州刺史閻鼎同雍州刺史賈疋護衛達於長安其舅荀藩荀組與衆奉為皇太子永嘉七年癸酉懷帝遇害四月遂即位於長安改元建興以琅琊王睿為左丞相都督陝東南陽王保為右丞相都督陝西在位四年丙子十月偽漢劉聰復入寇帝率群臣出降送如平陽聰以帝為懷

安侯明年聰出獵使帝戎服執戟前導及大會又使洗爵行酒又使執蓋晉臣多悲傷而泣尚書郎辛賓抱帝慟哭遂并帝為聰所害壽四十八謚法在國遭憂曰愍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少清警有才用武帝踐祚封扶風王徙汝南帝臨終徵之輔政為楊駿所排駿誅以為太宰錄尚書事賈后使楚王瑋矯詔殺之瑋尋被誅乃復亮爵位子五粹矩羕宗熙

楚隱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初封始平郡王徙封楚武帝崩誅楊駿有功好立威與汝南王亮衛瓘不協賈

后誘使夜攻殺亮瓘因聽張華計以誅二王爲瑋罪殺之

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初封琅邪郡王改封趙刑賞失中氐羌叛徵還京師深交賈郭諂事中宮得爲右衛將軍永康元年賈后害太子遹倫矯詔廢后誅賈謐裴頠等自爲相國加九錫倫素庸下政事一聽於孫秀永寧元年正月遂廢惠帝而篡位改元建始殺太孫臧立其子荂爲太子以秀爲相國同謀者皆越次封爵貂蟬盈坐四月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起兵誅倫兵未至王輿攻殺秀逐倫還第惠帝復位賜倫以金屑苦酒飲而死其黨皆伏誅

齊武閔王冏字景治獻王攸之子少稱仁惠好振施元康中領左軍將軍與倫廢賈后孫秀出爲平東將軍鎮許昌倫篡起兵合成都河間移檄天下及王輿廢倫誅秀惠帝反正乃率衆詣洛拜大司馬加九錫輔政專權自恣淫虐無道成都河間二王將起兵誅冏以長沙王乂爲內主冏襲乂乂即馳入宮發兵奉天子誅之

長沙厲王乂字士度武帝第六子武帝崩乂時年十五孺慕過禮初拜步兵校尉楚王瑋誅以同母貶爲常山王爲人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開三王舉義率國兵赴之拜左軍將軍齊王冏專權乂誅之河間成都來伐詔以乂爲大都督拒之斬獲無數戰久糧乏未嘗虧奉上之禮東海王越慮事不濟與張方收乂害之

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初爲平北將軍鎮鄴倫篡位齊王冏起兵穎與之合倫誅見冏專恣即奉身還鄴詔進位大將軍兼太尉冏敗遙執朝權憚長沙王乂在內遂與河間舉兵攻京都殺之自立爲皇太弟丞相如故乘輿服御皆遷於鄴左衛將軍陳眕奉天子率衆討之敗於蕩陰今彰德府湯陰縣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之穎遂挾帝幸鄴改元建武生殺自已河間王率兵廢穎歸藩詔收捕之頓丘太守馮嵩執送鄴范陽王虓幽之後爲其長史劉輿所殺

河間王顒字文載安平獻王孚孫太原烈王瓌之子少有清名輕財愛士初襲父爵改封河間趙王倫篡位二王起兵顒初與倫合聞二王兵盛乃背倫應之倫誅進位侍中太尉後又與成都王穎檄長沙王乂討齊王冏冏敗又攻乂乂死顒爲太宰天子伐穎顒遣張方救穎方刼天子歸洛陽掠府庫焚宗廟又逼幸長安東海王越唱義奉迎車駕顒斬方首以徇復變計戰敗逃回東軍入長安大駕旋詔徵顒爲司徒南陽王模遣將梁臣

逃於新安（今河南府新安縣）以牛車載之扼殺之

東海孝獻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次子初爲騎都尉討楊駿有功遷輔國將軍封東海王成都攻長沙殿中諸將逼越啓惠帝收乂事定越遜位不許帝北征越爲大都督軍敗奔還東海及顒叔帝西幸越唱義破顒入關迎帝返洛陽詔以爲太傅錄尚書事惠帝中毒崩懷帝即位委政於越及親萬機越不悅求出遂出鎭許昌專擅威權大失衆望請討石勒州郡擕貳遂憂懼成疾永嘉五年卒於項（今[illegible]府項縣）還葬東海石勒追及之剖柩焚其骨盡殺其衆殺宗室三十六王王衍與焉

西晉歷年圖曰宣帝始以重望高才策名魏室若以忠順終之足爲良臣矣遭爽忌疾乘間而發專制朝柄誅鋤異己及景文相繼遂遷魏祚武帝席卷全吳恃其治安荒於酒色不爲遠圖崇尚浮華毁棄禮法惠帝昏愚禍生於閨闥成於宗室骨肉相殘而胡羯氐羌鮮卑爭承其弊剖裂中原薙醢生民幾三百年豈不哀哉

東晉

始元帝建武元年丁丑終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十一帝凡一百零四年宋劉裕滅之

中宗元皇帝名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瑯琊恭王覲之子生母夏侯太妃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藉藁如始刈及長白毫生於日角之左隆準龍顏目有精曜顧眄煒如也年十五嗣位瑯琊王永嘉元年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渡江父兄裝撥而歸之遂據有建康（即建業避愍帝諱改）丁丑即晉王位承詔改元建武一年愍帝遇害崩問至戊寅三月即皇帝位承西晉以金德王定都於建康後改元太興（四）永昌（一）在位六年壽四十六葬建平陵謚法始建國都曰元元敬虞皇后子六明帝瑯琊孝王裒東海哀王冲武陵威王晞瑯琊悼王煥簡文帝（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郡谷口水湧石出負圖有石馬七及擒牛之象人以爲自後封於晉至愍帝適七

代共驗也晉時又有牛繼馬後之謡史氏遂書傳疑之事造雉譜不根於瑯琊日牛氏之子再考當時謡言又有五馬渡江一馬化龍之說而元帝之東實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同渡則元帝之爲馬而非牛明矣世遂以北魏宿成帝什翼犍當之蓋拓跋王業始於什翼犍從者牛也恢愍北行翼犍已亡宿元誅逃魏帝中原焉後牛繼北爲證矣）

肅宗明皇帝名紹字道畿元帝長子生母建安君荀氏幼聰哲辨日長安遠近元帝甚愛之壬午閏十一月即位改元太寧帝之初立值王敦搆逆能以弱制強誅翦逆臣克復大業在位三年壽二十七葬武平陵謚法講恕不行曰明明穆庾皇后子二成帝瑯琊王岳

顯宗成皇帝名衍字世根明帝長子庾后所生乙酉閏七

月卽位年五歲改元二咸和九咸康八時帝舅庾亮專政致蘇峻構逆遏遜乘輿賴溫嶠陶侃等協力共討得反於正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二薨興平陵諡法安民立政曰成成恭杜皇后子二瑯琊王丕東海王奕以尚在襁褓故立同母弟瑯琊王嶽

康皇帝名嶽字世同成帝同母弟初封瑯琊王成帝不豫庾氷請以爲嗣壬寅六月卽位改元建元在位二年壽二十二薨崇平陵諡法溫柔好樂曰康康獻褚皇后子一穆帝

孝宗穆皇帝名聃字彭祖康帝子甲辰九月卽位生母褚太后裒女臨朝改元二永和十二升平五在位十七年壽十九薨永平陵諡法布德執義曰穆穆章何皇后無子

哀皇帝名丕字千齡成帝長子生母周太妃初封瑯琊王穆帝崩皇太后立之辛酉五月卽位改元二隆和一興寧三在位四年餌方士藥中毒崩壽二十五薨安平陵諡法蚤孤短折曰哀哀靖王皇后無子

廢帝名奕字延齡哀帝同母弟初封東海王乙丑三月卽位改元太和在位六年庾皇后子三桓溫欲爲伊霍之舉誣帝夙有痿疾三子皆非所出潰倫敗度廢爲海西縣公害其三子及其母遷帝於吳帝深慮禍酣酒耽色有子不育以保天年朝廷以帝安於屈辱不以爲虞太元十一年殂於吳壽四十五

太宗簡文皇帝名昱字道萬元帝少子鄭太后所生幼而岐嶷爲元帝所愛郭璞知其必興晉祚初封瑯琊王徙會稽桓溫廢帝奕而立之辛未十一月卽位改元年爲咸安元年在位二年壽五十三薨高平陵諡法平易不訾曰簡慈惠愛民曰文王皇后子七會稽思世子道生臨川獻王郁孝武帝會稽文孝王道子皇子俞生朱生天流蚤夭

烈宗孝武皇帝名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李太后所生壬申七月卽位年十一歲太后臨朝改元二寧康三太元二十一在位二十四年王皇后濛孫女時張貴妃有寵年幾三十帝戲謂曰汝以年當廢矣貴妃怒乘帝醉以被蒙而弑之壽三十五薨隆平陵諡法剛強直理曰武子二安帝恭帝

安皇帝名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長子陳太后所生丙申九月卽位改元三隆安五元興三義熙十四共在位二十二年安僖王皇后元興二年冬十月桓元廢帝爲平固王遷於潯陽今九江府入建康宮簒位改元永始國號曰楚義熙元年劉裕誅之帝復位初簡文帝見讖云晉祚盡昌

明。及孝武帝在孕，李太后夢神人謂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因字焉。簡文帝後悟，為之流涕。及劉裕謀禪代，見讖云：昌明之後有二帝。遂密使王韶之縊弑帝，而立恭帝以應之。帝不慧，自少至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不能辨。壽三十七，塟休平陵。諡法：好和不爭曰安。

恭皇帝，名德文，孝武帝次子，安帝同母弟。初封瑯琊王。義熙十四年戊午十二月即位，改元元熙。在位二年。恭思褚皇后。元熙二年庚申六月，劉裕篡位，逼帝下禪，欣然從之，封為零陵王。永初二年，復使人弑之，壽三十六，塟沖平陵。諡曰恭皇帝。晉亡。元帝以丁丑歲稱帝，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後至禪宋年在庚申，為一百四歲。議者以為丁丑尚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實一百二歲，璞以其期促，故倒言之也。

東晉歷年圖曰：晉室既衰，中原雲擾，於時腥羶之氣，瀰漫河洛，薰蒸岱華，宮闕蕪沒，陵廟燬焚。元帝以宗室疏屬，避居江表，士民有思晉者，皆襁糧而歸之，國於荊揚之間，子孫相承，不絕如綫。獨明帝英武，克清大憝，不幸享國不永。自餘孱弱孤危，外陵內叛，寄命於虎狼之口，幾遇吞食者數矣。然卒能保其祿號，宗廟血食，百有餘年者，有王導、卞壺、溫嶠、陶侃、謝安、謝幼度為之臣也。群賢既盡，而道子、元顯之徒相繼執國柄，敗亡不亦宜乎。

兩晉僭偽改元十六國

晉之衰，大率中原半為戎地。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是以元海一倡，所雜夷狄乘時四起。中原之地，瓜剖豆裂，以次分為十六。曰趙、後趙、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燕、西燕、後燕、南燕、北燕、秦、後秦、西秦、夏。宋初猶有五國，赫連、沮渠最後亡，其地盡并於魏，而魏與宋始有南北朝之稱。五胡之名，據瓊山丘氏所稱，厥後學者沿習，執為定論。及讀十六國春秋，至苻堅斥姚萇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乃知姚氏不在五胡之列，其拓跋氏乎。拓跋創國，與五胡並，而據有華夏，歷晉宋齊梁，故五胡之盛，未有如拓跋者也。彼姚氏者，當與段氏、宇文氏、赫連、禿髮、沮渠等同類而並觀，而丘氏止據時代之先後為叙次，奚足遵為定論哉。

歌

劉豹本是匈奴裔，淵稱漢帝，聰、粲繼，靳準之亂，族曜興，改國曰趙，為勒弑。後趙石勒本羯種，廢弘自立族子虎，遵殺世，分鑒殺遵，養孫冉閔滅其祖。前燕鮮卑慕容廆，廆傳皝，儁盡於暐。後燕垂傳寶，盛、熙三君皆弑，高雲起，馮跋代，雲號北燕，弟弘合共廿八年。南燕備德號少子，姪超二世十年間。慕容沖起稱西燕，段隨弑之忠永延。

前秦氐種是苻洪，洪生堅，後丕、登、崇。後秦羌姚弋仲，
子襄弟萇傳興泓。西秦鮮卑乞伏氏，國仁、乾歸、熾磐、
暮末殺於赫連定，四十七年主凡四。前凉張軌、寔、茂、駿、
重華、曜靈、祚、元靚、天錫秋姪降，凡七十六年九主盡。
後凉呂光乃氐戎，子紹兄纂俱不終，再延一主十八
降於後秦是呂隆。南凉烏孤據廣武，鹿孤傉檀兩弟立，
北凉段業蒙遜篡，傳子牧犍降魏。紹西凉李暠歆恂守，
子歆弟恂北凉滅。夏王赫連名勃勃，義熙三年始開國，
子昌弟定亡於魏。南匈奴後君須識，益州賨特巴西人，
及雄僭帝稱大成，班期至壽改號漢，子勢永和降桓溫。

五胡十六國相滅興次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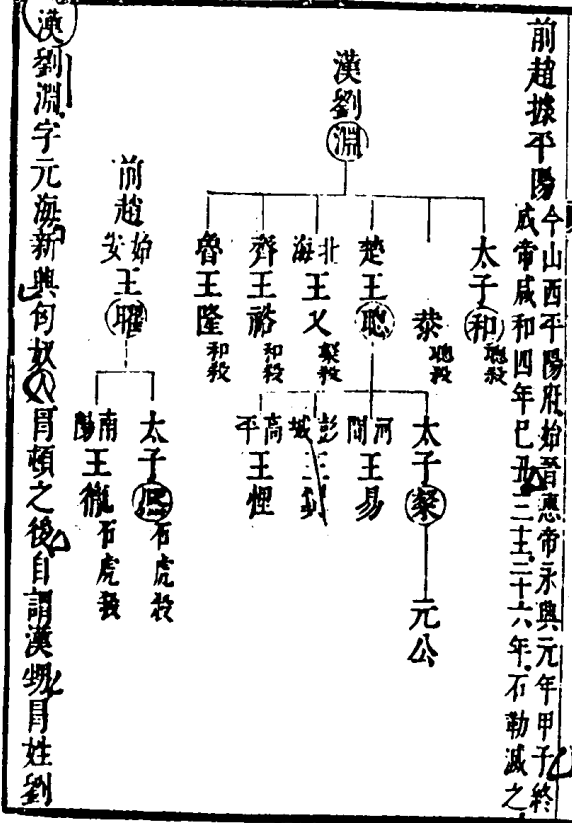
漢改前趙劉淵　和　聰　粲　曜滅於
後趙石勒　虎　世　遵　鑒　祗　冉閔滅於
燕慕容廆　皝　儁　暐滅於
前秦苻洪　健　生　堅（地滅於西燕，身死於後秦）　丕　登（死於後秦）　崇（殺於西秦）
後秦姚弋仲　襄　萇　興　泓滅於劉裕
西燕慕容沖　忠　永滅於
後燕慕容垂　寶　地滅於魏　盛　熙弑於
大燕高雲　北燕馮跋　弘滅於拓跋珪
南燕慕容德　超滅於劉裕

前凉張軌　寔　茂　駿　重華　曜靈　祚　元靚
天錫降於前秦苻堅，堅敗後歸晉
西凉李暠　歆　恂滅於
北凉段業　沮渠蒙遜　牧犍滅於魏太武
南凉禿髮烏孤　利鹿孤　傉檀滅於西秦
後凉呂光　紹　纂　隆降於後秦姚興
西秦乞伏國仁　乾歸　熾磐　暮末滅於
夏赫連勃勃　昌　定滅於魏太武
蜀漢李雄（初號成）　班　期　壽　勢滅於晉桓溫
仇池氐附　楊駒至楊文德滅於魏將皮豹子

前趙據平陽（今山西平陽府），始晉惠帝永興元年甲子，終成帝咸和四年己丑，二主二十六年，石勒滅之。

漢劉淵
- 太子和（聰殺）
- 恭（聰殺）
- 楚王聰
  - 太子粲 — 元公
  - 河間王易
  - 彭城王翊
  - 高平王悝
- 北海王乂（粲殺）
- 齊王裕（和殺）
- 魯王隆（和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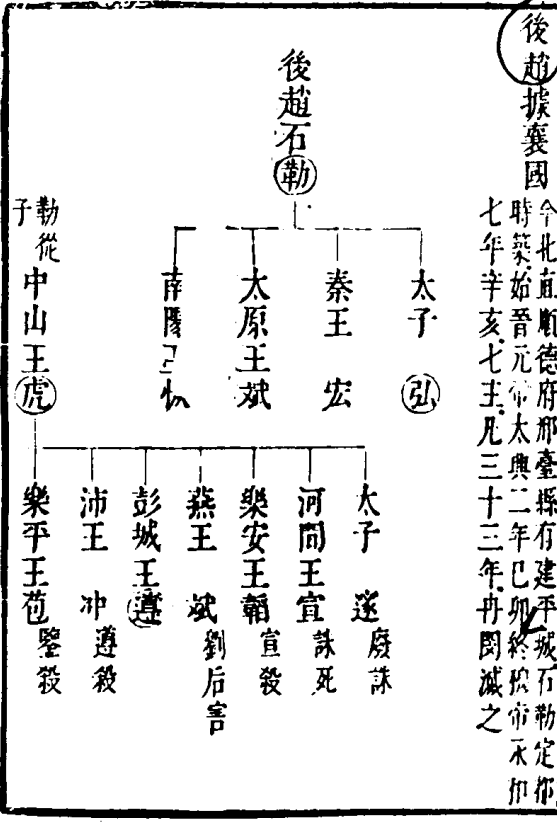
前趙始安王曜
- 太子熙（石虎殺）
- 南陽王胤（石虎殺）

漢劉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自謂漢甥，冒姓劉

氏生而左手有文曰淵海遂取爲名字晉武帝咸寧五年父豹卒以淵爲左部帥惠帝永興元年淵從祖宣相與上大單于號尋稱漢王國號漢據離石左國城改元元熙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五年僭稱帝都平陽改元永鳳明年改河瑞僭位六年僞諡光文皇帝太子和嗣立一月猜忌無恩欲誅四王弟聰弒之以讓其弟北海王乂辭乂不受聰字元明僭帝永嘉四年自立明年冠晉后洛陽執懷帝發掘諸陵焚燒宮廟建興四年復陷長安執愍帝聰淫虐不道立后六人儀服如后者八人末年殿中失火聰子會稽王康以下二

十一人俱焚死改元四元興一嘉平四建元一麟嘉一僭位八年僞諡烈宗昭武皇帝子粲字士光立一月改元漢昌聰后年未二十者四人粲俱烝之誅戮大臣爲靳準所弒僞諡隱帝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掘淵聰冢斬尸焚其廟自稱大將軍漢天王遣使通於晉

前趙劉曜字永明淵族子粲立拜相國鎮長安靳準之亂自長安至赤壁元帝太興元年僭爲位改元光初遣石勒拔平陽誅準以勒爲趙公加九錫徙都長安改國號曰趙勒遣使獻捷曜斬其使勒怒與曜絕僭位十一年自將伐勒圍金墉陣於洛西因醉出戰爲勒所擒執歸殺之明年石虎殺曜子熙盡滅其族前趙亡

溫公前趙論曰劉淵以匈奴遺種乘晉室之衰奄有河汾天下蠭起之衆輻輳而歸之石勒王彌皆北面爲臣聰承其故業遂陷兩都執辱二帝矜誇淫縱殘暴無親卒以病終冢嗣未生家爲屠肆矣曜以疏宗屢建大功專閫關中遭靳氏之亂興師討賊遂承漢業及揚戈隴阪則陳安授首耀兵西河則張茂稱藩亦一時之雄俊也然始與靳準約降則非義終滅其家則非信使石勒因而自絕則非智及乘高堠之捷以圍金墉一戰而跌生爲俘馘雖耗卒以取禍亦不幸而天亡耳

後趙據襄國 今北直順德府邢臺縣有建平城石勒定都時築始晉元帝太興二年己卯終穆帝永和七年辛亥七主凡三十三年冉閔滅之

汝陰王琨斬於建康
義陽王鑒
太子世
新興王祇
樂安王炳
小子
混并晉斬建康市虎子盡矣

養子魏武興公閔

後趙石勒字世龍初名匐上黨羯人匈奴別部羌渠之胄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晉惠帝太安中與汲桑爲群盜懷帝永嘉元年降劉淵

封平晉王劉聰以爲大將軍自誅靳準之後貳於曜據襄國稱王國號後趙立十年滅前趙都臨漳今彰德府縣成帝咸和四年僭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尋僭稱帝以從子虎字季龍爲太尉封中山王改元二太和二建平四僭位共十六年僞諡明皇帝太子弘字大雅咸和九年嗣立改元延熙虎自爲丞相大單于尋弒弘自稱居攝天王遷都鄴今彰德府改元建武二三年殺太子邃更立宣十四年宣殺其弟韜誅以酷刑妻子無子遺更立少子世以世母劉昭儀曜女爲后明年僭稱帝改元太寧夏四月死僭位十五年僞諡武皇帝虎有子十三冉閔殺其五人自滅八人太子世字大業穆帝永和六年嗣立劉后稱制立二月庶兄遵廢爲燕王尋弒之及劉后而自立以虎養子閔冉姓字永曾小字棘奴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冬十一月閔弒遵立其弟鑒字大朗改元青龍立四月復幽鑒殺胡羯二十餘萬人於是高鼻多鬚濫死者半尋弒鑒并殺虎三十八孫盡滅石氏僭稱帝復姓冉改國號曰魏建元永興鑒弟新興王祇以永和七年稱帝於襄國改元永寧明年其將劉顯弒而代之永興三年閔破襄國誅顯其年慕容儁擊閔獲之斬於龍城之遏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加以蝗旱自五月不雨至

十二月疑閔爲祟遣使祀之諡曰武悼天王魏亡

溫公後趙論曰石勒以胡羯餓隸崛起皂櫪之間連百萬之衆橫行天下斷喪晉室東禽苟晞北取王浚西逐劉琨南舉兗豫皆如俯拾地芥劉曜席戰勝之威長驅伊洛有并吞山東之志勒舉鞭一麾曜俯然就縛遂兼有其國奄有中區氐羌咸服彼其才不有過人者能如是乎虎以悍戾之資濟貪狡之志賊虐其孤而剽奪其位恃其詐力以陵人暴物窮奢極欲不可盈饜自以爲非天崩地陷則抱子弄孫無復憂矣及夫父子相殘兄弟相攻尸浮漳濱家無噍類積惡不已滅亡何適哉

前燕據鄴今彰德府臨漳縣始西晉武帝太康六年乙巳終東晉廢帝太和五年庚午四主八十六年前秦苻堅滅之

慕容廆小字奕洛瓌昌黎鮮卑人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遼左號曰東胡後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爲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今遼東廣寧衛地秦分遼東西郡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其孫涉歸爲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廆幼而魁岸美姿容以晉武帝太康六年嗣立自稱鮮卑大單于元帝封爲遼東公在位四十九年長子翰次子仁三子皝字元眞成帝咸和八年嗣立咸康三年僭稱燕王遷龍城今永平府昌黎縣地僭位十五年皝次子儁字宣英穆帝永和五年嗣立三年破冉閔并其地僭稱帝僞諡祖廆爲武宣皇帝父皝爲文明皇帝改元二元璽五光壽四元璽四年遷於薊城今薊州光壽元年遷於鄴僭位十一年僞諡景昭皇帝第三子暐字景茂儁死國人欲立慕容恪字元恭恪不可暐以升平四年立性庸弱國事皆委於恪改元建熙僭位十一年苻堅使王猛來伐兵敗被執降於堅封吳王慕容垂亦先奔在秦堅俱善待之堅敗於晉垂與慕容沖等兵起

崩見殺前燕亡

溫公前燕論曰慕容氏世爲君長保據海隅及廆始大屆晉室板蕩諸夏之民皆襁負而歸之廆撫循勞徠收其髦俊以贊國政邀奉王命以示大順務農積穀秣馬厲兵以窺鄰國之釁故能斬將刈旗大啟土宇既承其遺烈恢大前功於是吞段遼并宇文俘高麗翦夫餘蠶食幽并而與強趙爲敵及石氏內亂儁乘時而動驅厲精銳之兵以掃離散土崩之衆莫不順風而靡遂走王午服張平戮段龕擒冉閔左縈右拂而幽并青兗悉定及暐之立也太宰恪佐之內修政事養士愛民外開封疆威行鄰敵及評爲政如宗室勳貴之人逐之以資鄰敵君闇臣亂以當苻堅王猛之威安得不亡乎

後燕據中山 今真定府定州始東晉孝武帝太元八年癸未終安帝義熙二年丙午四世凡二十四年馮跋與高雲篡而弒之是爲大燕與北燕

慕容垂字道明皝第五子少岐嶷有器度手垂過膝皝甚寵之恩遇踰於世子儁儁好畋遊因獵墜馬折齒儁嗣立改名𢅟外以慕郤缺爲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爲名儁僭號封吳王慕容恪死慕容評忌之出奔秦仕苻堅堅寇晉敗復歸故土晉孝武帝太元九年慕容沖慕容永俱僭號乃自稱燕王都中山

建元燕元三年僭稱帝改元建興共僭位十三年[illegible]

[illegible]偽謚武成皇帝第四子寶字道祐太元二十一年嗣立改元永康僭位三年爲偽書蘭汗所弒偽謚惠愍皇帝熙長子盛字道運誅汗安帝隆安三年嗣立改元建平一長樂一僭位二年誅戮任情禁中夜發爲賊所刺偽謚昭武皇帝垂少子熙字道文初與丁太后通故得立隆安五年改元光始僭位六年殘虐不道溺愛苻后因自送葬中衞將軍馮跋推夕陽公高雲爲主據城叛熙攻之敗隱林中爲其所得被弒偽謚文皇帝後燕亡

大燕高雲字子雨寶養子祖父高和句驪之支庶或云自謂高陽氏之苗裔故以爲氏安帝義熙二年弒熙自立復姓高國號大燕改元正始僭位二年爲侍臣離班桃所弒偽謚惠懿皇帝大燕亡

溫公後燕論曰慕容垂以美才茂功不容於昏亂之朝歸於秦秦以國士遇之淮南之役不乘人之約亦足以小償其德矣垂之去燕燕人如失其父兄及其還也人嚮之如趨市故數年之間掉馬箠從容而收故業自然之勢也寶以不克負荷開門延敵坐而待攻又不能固守中山無故遁逃朞年之間舉國殆盡子孫親戚蕩爲仇讎進退失據卒隕其身何其愚也盛以孺子孤窮自

投於讐人之懷終據其喉而刺其腹以成其志而復其位自非智勇過人能如是乎不幸遇盜而死熙以一婦人之故遂亡其國彼何人哉德以燕室至親居方伯之任總南夏之師敵至不能禦民散不能安君窮不能救盡奪其田奪人之之田以居之其智仁勇皆無足稱者然禮賢納諫以保全青土可謂善敗不亡迨以聲伎之故輕犯強敵又不能善謀自取滅亡惜哉

北燕據昌黎 今永平府昌黎縣始東晉安帝義熙四年戊申終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乙亥二主二十八年魏太武滅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其先畢萬之後祖父和避地上黨 今潞安府長子縣 父安為慕容永將跋拜中衛將軍建始二年與高雲弒慕容熙推雲為主雲遇弒衆推跋即天王位據昌黎建元太平僭位二十三年跋寢疾命太子翼勒兵聽政宋夫人規立其子受隔絕內外跋弟弘率兵入跋驚死翼被殺弘以宋文帝元嘉八年自立改元太興僭位五年為魏太武所滅弘奔高麗後見殺北燕亡

南燕據廣固 今青州府益都縣西有大澗甚廣因之為固故名始東晉安帝隆安四年庚子終義熙六年庚戌二主十一年劉裕滅之

慕容德字元明皝少子初皝封范陽王後儁以為丞相冀州牧隆安四年入青齊據廣固自稱燕王建元建平僭位五年殂謚獻武皇帝德即位後詔臣下曰漢宣帝更民犯諱故改名今朕增一備字以為復名庶開臣子避諱之路德無子死之年令兄北海王納之子超 字祖明 自來奔立為嗣義熙元年嗣立改元太上僭位六年劉裕來伐執送建康斬之殺王公以下三千人南燕亡

西燕據阿房 在長安縣西始晉孝武太元十年乙酉終十八年癸巳凡九年後燕慕容垂滅之

慕容沖儁少子封中山王前秦滅燕沖與姊清河公主俱妙齡有殊色堅俱幸之長安歌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又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本於阿房以待鳳凰之至而沖小字鳳皇太元八年堅敗於晉沖時為平陽守據河東以叛有衆二萬敗於秦將竇衝奔慕容泓泓有衆十萬進向長安泓謀臣高蓋殺泓立沖為皇太弟太元十年據阿房稱帝改元更始進逼長安秦王堅走死沖入長安僭位二年其將韓延因衆心怨沖弒之立段隨為燕王改元昌平廆弟運孫永 字叔明 誅隨率衆去長安立泓子忠為帝改元建武長安為姚萇所取時沖子瑤亦即僭位永執瑤殺之忠尋為衆所弒永遂進據長子 今潞安府縣 僭稱帝改元中興一歲凡四易主僭位七年燕王垂拔長子執而殺之西燕亡

前秦苻氏據長安（今陝西西安府。始東晉穆帝永和七年，終孝武太元十九年甲午，四十四年，後秦姚興滅之。）

略陽公三秦王苻洪

健兄子菁（封平昌公，後為苻生所殺）
從兄子朗

秦王健
- 太子萇（早卒）
- 平原公靚（與父同時被殺，後為）
- 淮南公生（為越王）
- 長樂公覲
- 高陽公方
- 北平公碩
- 淮陽公騰
- 晉公柳

越王坦
太子宏　太子宏
長樂公丕　長樂王壽
鉅鹿公叡　平原王鏘
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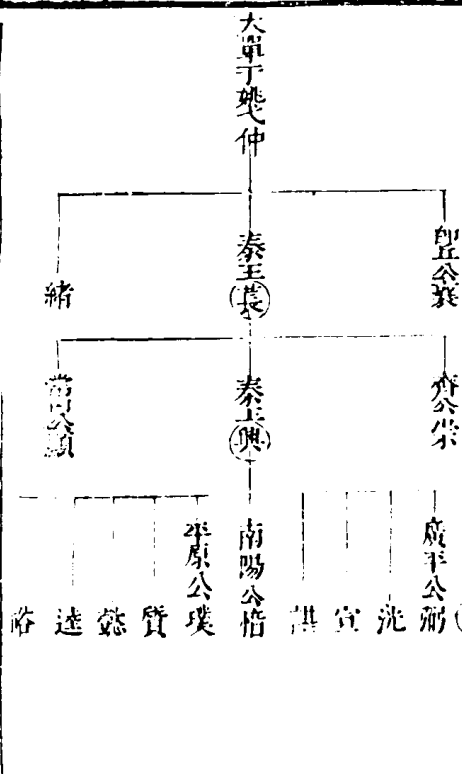
東海王雄
- 汝南公桐　平原公暉　渤海王懿
- 魏公廋　廣平公熙　濟北王昺
- 燕公武　魏昌公纂
- 趙公幼　渤海公珍　太尉敞
- 秦王堅　中山公詵　秦王登（堅族孫）
- 陽平公融　河間公琳　太子崇（登子）
- 河南公雙
- 清河王法　東海公陽　清河公敷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氏人。其先有扈氏苗裔，世為西戎酋長。家池中生蒲五丈，因以為氏，（今陝西鳳翔府清水縣西南）永嘉中，據枋頭。降石虎，得都督關中，以讖文草付應王，改姓苻。穆帝永和六年，自稱三秦王，僭位一年，為其將麻秋所酖。偽諡惠武皇帝。第三子健，字建業，誅秋嗣立。永和七年，入關都長安，僭稱帝，建元皇始，僭位四年。偽諡明皇帝。第三子生，字長生，永和十一年嗣立，改元壽光。自幼無賴，眇一目，及即位，酷虐暴戾，僭位二年。洪少子東海王雄之子堅弑之。偽諡厲王。堅字永固，姿貌瓌偉，質性過人，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草付臣又王咸陽。升平元年，自立，去帝號，稱大秦天王，尊任王猛，削平諸國。孝武太元八年，大舉寇晉，敗於淝水，歸長安，為慕容沖所攻，奔五將山（在鳳翔府岐山縣），姚萇獲而縊於新平佛寺（今西安府邠州）。改元三：永興（二）、甘露（六）、建元（二十），僭位二十九年。偽諡宣昭皇帝。庶長子丕，字永叔，太元十年，稱帝於晉陽（今太原府），改元太安，僭位一年，為晉將馮該所殺。堅族孫登，字文高，太元十一年，稱帝於隴東（今鳳翔府隴州），改元太初，僭位八年，與姚興戰敗，被殺。子崇，太元十九年，稱帝於湟中（今陝西西寧衛），改元延初，僭位一年，為西秦乞伏乾歸所殺，前秦亡。

溫公符秦論曰：苻氏之強也，氐羌之屬，無不內徙而為臣。一朝失馭，而前立為患，理固然也。苻洪徘徊枋頭，有虎踞中原之志，以健為不才，然猶西取關中，并姚萇、郝（？）

溫遜犯其關堅以英才雄略加之慈惠忠信舉王猛於
布衣任之以政勲舊不能離親戚不能間故能吞燕
舉河西兼巴蜀包漢沔俘索頭居龜茲奄有天下十分
之九五胡之盛未有如堅者也觀其舉百萬之衆以攻
晉先爲之除宮築第以待其君臣意以爲羅中之禽往
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遂顛沛不振昔之叛臣降將皆
起而爲敵數月之間遂與偏於四方戎馬寒於郊甸以
至身死人手子孫殄滅何哉論者皆咎堅寵信羌與鮮
卑輕於危符彼皆觀其跡而言之未達其本也要之堅
恃其強大易而無備此其所以敗亡也歟

後秦姚氏據長安 始東晉孝武帝太元九年甲申終安帝義熙十三年丁巳凡三十四年劉裕滅之

- 大單于姚弋仲
  - 皇公襄
    - 齊公崇
  - 秦王萇
    - 秦王興
      - 太子泓
        - 佛念
      - 廣平公弼
      - 洸
      - 宣
      - 諶
      - 南陽公愔
      - 平原公璞
      - 質
      - 懿
      - 逵
      - 裕
  - 緒
    - 常山公顯

姚萇字景茂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
爲羌酋父弋仲少而聰猛英果雄毅永嘉之亂戎夏繈
負隨之者數萬家遂自稱雍州刺史護羌校尉扶風公
劉曜以爲平西將軍石虎之廢石弘而自立也弋仲稱
疾不賀正色責以負託慷慨讜言無所迴避虎雖然甚
嚴重之石祗與冉閔相攻弋仲遣子襄救祗祗僭位以
爲右丞相祗被殺與燕連和有子四十二人常誡之曰
我死之後汝等歸晉家盡臣節乃遣使納誠於晉穆
帝永和七年拜六夷大都督封高陵郡公八年死第五
子襄字景國襲職拜平北將軍即丘縣公後爲苻堅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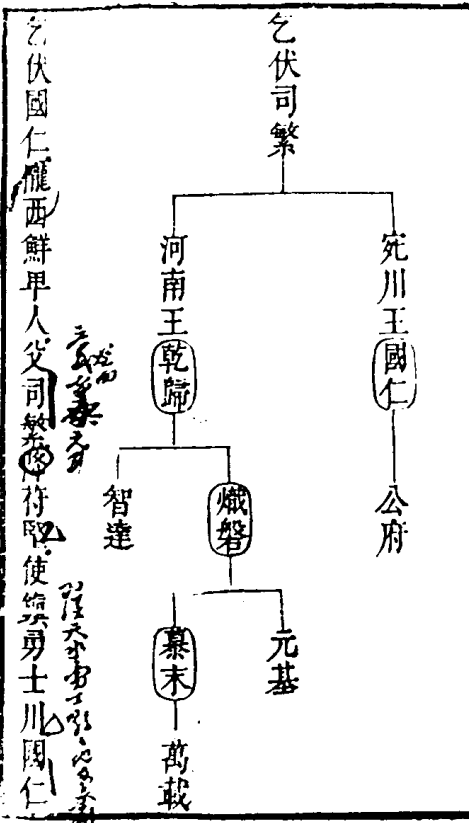
殺萇其二十四子初仕堅爲龍驤將軍堅敗於晉爲慕
容沖所逼出奔五將山萇遣將執而弑之據長安自稱
大單于萬年秦王建元白雀二年僭稱帝改元建初國
號大秦追諡父弋仲爲景元皇帝兄襄爲魏武王共僭
位十年夢堅引鬼入宮爲崇宮人刺鬼誤中萇陰遂患
陰腫發狂言自稱殺陛下者臣兄襄非臣之罪未幾死
僞諡武昭皇帝少子興字子略孝武太元十九年嗣立
改元二皇初五弘始十七僭位二十二年僞諡文桓皇帝
長子泓字元子安帝義熙十二年嗣立改元永和僭位
二年劉裕來伐克長安泓子佛念年十一勸泓引決泓

不應佛念投宮牆死泓出降乾送建康斬之後秦亡

溫公姚泰論曰姚弋仲以西羌酋帥立於二石之朝以雄直勇敢著名而保其首艾豈非忠信之福耶襄才氣豪邁兼資文武有孫策之風然適晉不容攻秦見殺亦其命也萇爲父兄之烈值苻氏之衰鳴鼓中原醜類雲集不能報償君之德乘其窮約而弒之甚不仁甚矣興承父之志從有關中京夏諸侯莫不奉服然虐攻戰之世不能收羅英俊以治國訓兵而專率臣民譯經拜佛及泓繼世骨肉內離寇敵外侵遂亡其族雖泓器業之不肯亦興節謀之不遠也

西秦乞伏氏據金城 今臨洮府蘭州始東晉孝武帝太元十年乙酉終宋文帝元嘉八年辛未四主四十七年夏赫連定滅之

乞伏司繁
- 宛川王國仁
  - 公府
- 河南王乾歸
  - 熾磐
    - 暮末
      - 萬載
    - 元基
  - 智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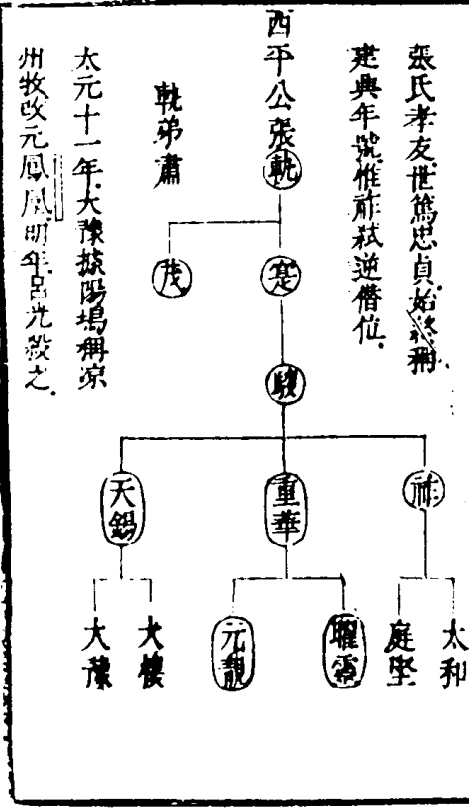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父司繁降苻堅使統勇士川國仁

嗣立太元十年堅敗據金城自稱宛川王建元建義僭位三年僞謚宣烈王子公府幼國人以太元十三年立國仁弟乾歸稱河南王改元太初二十年爲後秦所敗降於姚興義熙三年興遣歸國僭稱西秦王改元更始僭位共二十三年爲兄子公府所弒僞謚武元王長子熾磐初爲姚興所敗質於利鹿孤逃歸降興與父同歸國義熙七年嗣立使弟廣武將軍智達誅公府改元二永康入建弘九僭位十七年滅南涼僞謚文昭王第二子暮末字安石宋元嘉五年嗣立改元永弘僭位四年赫連定來攻出降并宗族五百餘人悉爲所害西秦亡

前涼張氏據涼州 又稱武威郡今陝西永昌衛始西晉惠帝永寧元年辛酉終東晉孝武帝太元元年丙子九主七十六年秦苻堅滅之

張氏孝友世篤忠貞始終稱建興年號惟祚弒逆僭位

西平公張軌
- 茂
- 寔
  - 駿
    - 祚
      - 太和
      - 庭堅
    - 重華
      - 曜靈
      - 元靚
    - 天錫
      - 大懷
      - 大豫

軌弟肅

太元十一年大豫據陽塢稱涼州牧改元鳳凰明年呂光殺之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張耳十七世孫惠帝永寧元年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求爲涼州刺史懷帝拜爲涼州牧西平公在位十三年諡武公長子寔字安遜愍帝建興二年嗣位涼州牧立六年因誅妖賊劉弘爲帳下人所殺諡元公寔叔父肅乃心王室以京師危逼請爲先鋒以討曜寔以其年老弗許既而京師陷沒悲憤而卒寔子駿幼弟茂字成遜元帝太興三年攝事嗣立猶稱建興年號以駿爲世子臨終執駿手流涕曰吾家世世忠順汝其勉之在位五年諡成公駿字公庭明帝太寧三年立自稱涼王在位二十二年諡文公子重華

字泰林穆帝永和二年嗣立在位九年諡昭公子曜靈字元舒年十歲嗣立伯父祚性傾巧與倖臣趙長矯令輔政先烝重華母馬氏廢曜靈立二月廢爲涼寧侯尋弒之祚字太伯永和十一年自立始僭稱帝不稱建興年號改元和平淫虐不道復與重華妻裴氏通僭位一年宗人瓘弼卒兵誅殺之立重華少子元靚字元安永和十二年立年方七歲廢和平年號仍稱建興在位八年叔少子天錫弒之而自立諡沖公天錫字純嘏哀帝興寧三年立在位十二年苻堅使姚萇來攻戰敗降堅堅敗淝水於陣歸晉拜西平公終爲前涼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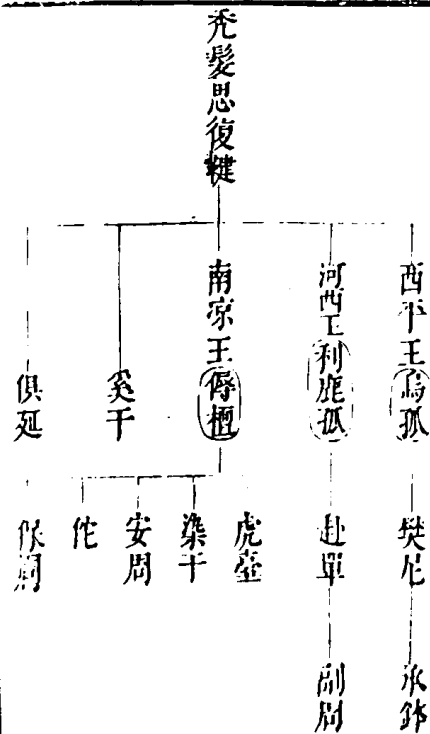
後涼呂光據姑臧今陝西涼州衛始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丙戌終安帝元興二年癸卯四主十八年後秦姚興滅之

- 呂婆樓
  - 光
    - 太子紹
    - 太原公纂
    - 常山公弘
  - 延
    - 隴西公緯
  - 寶
    - 後涼王隆
    - 安定公超
    - 邈

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父婆樓爲苻堅佐命拜太尉光生而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以滅燕功封都亭侯後爲堅平定西域還涼州聞堅死遂留據姑臧太元十一年自稱涼州牧酒泉公改元太安三年僭稱三河王改元麟嘉六年僭即天王位四年共僭位十三年僞諡懿武皇帝嫡子紹安帝隆安三年嗣立僭位十年庶長兄纂攻之自殺僞諡隱王纂字永緒初爲太原公隆安四年弒弟自立改元咸寧僭位二年光弟寶之子超弒之而立其兄隆僞諡纂靈皇帝隆字永基安帝元興元年與弟超弒纂而代之改元神鼎僭位二年以二京之逼請降於姚興後涼亾

南凉秃髮氏據廣武

今臨洮府蘭州始東晉安帝隆安元年丁酉終義熙十年甲寅三主十八年西秦乞伏熾磐滅之

- 秃髮思復鞬
  - 西平王烏孤 — 樊尼 — 承鉢
  - 河西王利鹿孤 — 赴單 — 副周
  - 南凉王傉檀
    - 虎臺
    - 染干
    - 安周
    - 佗
  - 奚干
  - 俱延 — 伏周

秃髮烏孤河西鮮卑人與後魏同祖祖父樹斤係鮮卑務完孫樹機能從弟也父思復鞬始據有凉土部衆稍盛烏孤少雄勇有大志及嗣位以根本未固下志事呂光封廣武郡公益州牧左賢王安帝隆安元年據廣武自稱西平王建元太初二年改稱武威王徙於樂都僭位三年僞謚武王遺命方難未靖宜立長君弟利鹿孤隆安四年代立徙居西平改元建和更稱河西王僭位二年僞謚康王弟傉檀安帝元興元年代立遷於樂都自稱凉王改元二弘昌六嘉平七僭位十三年窮兵不息與太子虎臺俱爲乞伏熾磐所殺南凉亾

北凉沮渠氏據張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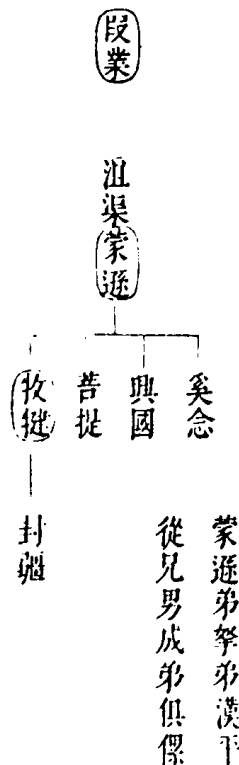
今甘州衛始東晉安帝隆安元年丁酉終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己卯三主四十三年後魏滅之

段業

- 沮渠蒙遜
  - 奚念
  - 興國
  - 菩提
  - 牧犍 — 封壇

蒙遜弟挐弟漢平

從兄男成弟俱傑

段業初爲呂光建康太守隆安元年臨松盧水胡人沮渠蒙遜伯父羅仇麴粥從光征河南前軍敗爲光所殺蒙遜痛憤起兵據張掖推業爲凉州牧凉王建元神璽二年改天璽僭位共四年

沮渠蒙遜其先爲匈奴左渠以官爲氏見晉室喪亂陰有據立之志恐衆不從以段業人望所歸與從兄男成起兵推業爲凉王業既立蒙遜自以素爲業所憚請爲安西太守爲自全計隆安五年用計使業殺男成因起兵弒業而自立遷於姑臧自稱西河王改元三永安十一元始十義和二僭位三十三年滅西凉僞謚武宣王第三子牧犍字茂虔宋元嘉十一年嗣立改元永和僭位六年魏太武來攻面縛出降拜征西大將軍西河王加蔭八年賜死謚哀王北凉亾

西涼李氏據燉煌 今肅州西始東晉安帝隆安四年庚子終宋少帝景平七年癸亥二十四年北京沮渠蒙遜滅之

涼王李暠
- 歆——重耳 重耳奔晉仕魏顯於隋隋爲唐之始祖
- 恂
- 譲

李暠字元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漢李廣十六世孫父昶蚤卒遺腹生暠少而好學性沉敏寬和通涉經史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燉煌護軍郭謙以暠溫毅有惠政推爲燉煌太守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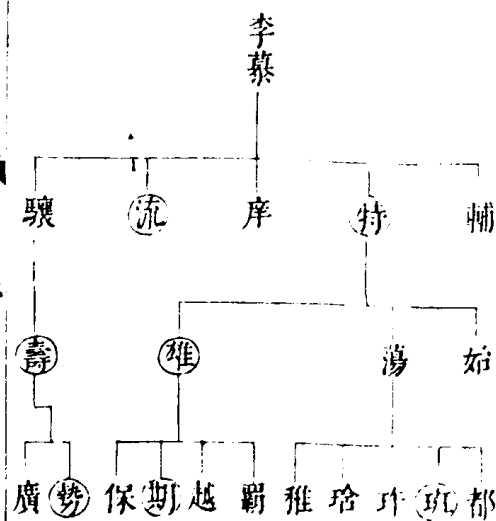
藩於業及業僭稱涼王其將索嗣構暠於業業以嗣代暠暠乃罪狀嗣業爲誅嗣遣使謝暠東晉安帝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暠爲涼公領秦涼二州牧建元庚子義熙元年自稱涼王據燉煌酒泉稱藩於晉改元建初僭位共十二年僞諡武昭王暠歎僻陋遐方立功非所著述志賦及槐樹賦以見志第二子歆字士業以義熙八年嗣立改元嘉興僭位九年用刑頗嚴又繕築不止違衆議與沮渠蒙遜相攻兵敗爲其所殺弟恂以宋武帝永初二年衆復推爲涼州牧僭位三月蒙遜從來攻恂自殺西涼亡

夏據朔方 今寧夏衛始晉安帝義熙三年丁未終宋文帝元嘉八年辛未二十五年後魏滅之

西單于劉衛辰
- 右地代
- 力俟提
- 赫連勃勃
  - 太子璝
  - 陽平公延
  - 太原公昌
  - 酒泉公倫
  - 平原公定
  - 河南公滿
  - 中山公安

赫連勃勃改名佛丐匈奴左賢王去卑之後劉淵族也祖務桓一名豹子後趙拜平北將軍左賢王父衛辰苻堅以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部因秦末兵亂遂有朔方之地姚萇拜爲大將軍河西王大單于與魏戰敗被殺勃勃

爲人執送後秦姚興以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義熙三年遂據朔方自稱天王大單于北人謂父爲鮮卑母爲鐵弗勃勃耻以母姓爲號以爲帝王係天之子徽赫與天連改姓赫連氏其支庶爲鐵伐氏言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定國號曰夏建元龍昇六年改鳳翔五年入長安僭稱帝改元昌武二眞興六共僭位二十年僞諡武烈皇帝子昌一名折宋元嘉二年嗣立改元承光僭位三年爲後魏所擒後見殺弟定以元嘉五年嗣立改元勝光僭位四年滅西秦因擊北涼爲其將吐谷渾執送後魏太武帝而滅其國夏亡

成李據蜀 今成都府始西晉惠帝太安二年癸亥終東晉穆帝永和三年丁未五主四十五年桓溫滅之

李特字元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曹操尅漢中特祖父虎將五百家歸操操嘉之拜爲將軍徙其族居內地父慕爲東羌獵將特其第二子雄武善騎射沉毅有大度晉武帝太康中關西亂特隨流人寄食蜀漢至劍閣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耶惠帝太安二年遂據成都自稱益州牧建元建初僭位一年益州刺史羅尚襲特特被殺弟流字元通自稱大將軍益州牧尋卒特第三子雄字仲儁永興元年自稱成都王改元三建興二晏平五玉衡二十四晏平元年僭稱帝國號成僞追謚特景皇帝流秦文王

僭位共三十二年僞謚武皇帝以兄子班誠孝令其子而立之班守世文夜哭於殯宮雄子越弃喪以班非所當立弑之立其弟期期字世運成帝咸康二年立改元玉恒三年多所誅戮人不堪命特弟驤少子壽廢爲邛都縣公期自縊死謚幽公壽字武考咸康五年自立僭稱帝更國號漢改元漢興僭位五年淫刑以逞勤慕漢武魏明之所爲恥聞父兄時事令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已勝之僞謚文皇帝子勢字子仁康帝建元二年嗣立改元二太和二嘉寧二僭位四年桓溫率衆來伐兵敗迎降遂送建康封歸命侯蜀亡

附氐據仇池 始西晉惠帝元康六年丙辰終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戊子共一百五十三年傳系甚雜魏滅之

楊騰畧陽清水氐也騰始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其旁平地
二十里四面斗絶而高爲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上至
其孫千萬附魏封爲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强徙居
畧陽以其甥令狐茂搜爲子西晉惠帝元康六年茂搜
避齊萬年之亂自畧陽率部落四千家還保仇池自號
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東晉元帝
建武元年茂搜死長子難敵與少子堅頭分領部曲難
敵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永昌元年
前趙劉曜自將攻難敵難敵逆戰不勝退保仇池曜復
攻之兵有疾疫成帝咸和九年難敵死子毅自稱龍驤
將軍左賢王下辨公以堅頭之子盤爲冠軍將軍右賢
王河池公稱藩於晉咸康三年毅族兄初襲殺毅幷其
衆自立爲仇池公稱臣於後趙穆帝永和三年初遣使
稱藩詔以爲雍州刺史仇池公永和十一年毅弟宋奴
刺殺初初子國殺宋奴自立爲仇池公永和十二年國
從父俊殺國自立國子安奔秦升平四年俊死子世嗣
立廢帝太和三年以世爲秦州刺史世弟統爲武都太
守世亦稱臣於秦太和五年世死子纂嗣立始與秦絶
而統與爭國相攻簡文帝咸安元年秦攻仇池纂與戰
大敗統率武都之衆降秦纂懼亦面縛出降而仇池爲

秦所有遣其將王統鎮之孝武帝太元十年楊佛奴之
孫定復收集舊衆自稱仇池公遣使稱藩未幾自稱秦
州刺史隴西王太元十九年定爲西秦乞伏乾歸所殺
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復附魏魏以爲仇池王安
帝義熙三年盛又降於後秦八年復叛之宋武帝永初
三年封盛爲武都王文帝元嘉二年盛死子元嗣立四
年魏拜元梁州刺史南秦王六年元死弟難當立其子
保宗幼輔之未幾廢之而自立爲武都王自是叛服不
常叛則相攻服則謝罪十三年難當自稱大秦王改元
建義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貢奉宋魏不絶十六年
楊保宗與兄保顯奔魏魏以爲秦州牧武都王妻以公
主鎮上邽十八年難當傾國入寇詔裴方明帥師討之
難當敗走獲其兄子保熾擒其子虎送建康斬之立保
熾爲元後使守仇池二十年魏攻取仇池保熾敗走保
宗謀叛魏魏執而殺之其弟文德自稱仇池公二十五
年魏仇池鎮將皮豹子帥衆擊文德文德棄城奔漢中
仇池亡

讀史津逮卷二終

讀史津逮卷三

南北朝

晉室喪亂入南北朝。南朝自宋以傳齊，齊傳梁，梁傳陳。北朝自魏幷諸國，後分爲東西，東魏傳北齊，西魏傳北周，周幷齊而傳隋，隋滅陳，區宇混一。當時竟有以元魏繼東晉，擬諸涑水之帝曹魏，卽李延壽亦南北分峙，不加軒輊，至逆鑒綱目，始嚴內外，進南而退北。若論疆域之廣狹，國勢之強弱，政治之純駁，恐難分魯衛也。

南歌

劉宋武帝傳少帝、文帝、孝武、子業弒、孝明、蒼梧、順帝亾，八主相承六十祀。蕭齊高武傳鬱林、新安甫弒明帝承，東昏復弒和帝禪，七主二十四年。存梁武，歷簡文，促元帝，敬帝五十六載。晉附魏帝江陵後梁三十三載。統陳武[illegible]臨者艾臨海見廢，宣帝承，後主叔寶爲隋滅。三十三年共五君。楊隋文煬合恭帝，三主二十八年真。

北歌

拓跋猗盧始王代，六傳道武、明元、太武、文成、獻文、孝文、宣武，傳孝明，爾朱報怨孝莊[illegible]，東海三月更節閔，復更安定，高歡廢。歡立善見孝靜，東西對西魏武文廢與恭。東魏靜帝禪世。東爲北齊，宣、襄、廢、昭、武成、後主替。西爲周，閔傳明、武，歷宣及靜，歸隋世。

始武帝永初元年庚申，終順帝昇明三年己未，八主共六十年，齊蕭道成滅之。然昇明三年即齊建元元年。

高祖武皇帝，姓劉，名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彭城人，漢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父翹，爲郡功曹，母趙氏。裕生而風骨奇偉，及壯，勇健有大志，僅識字，不事廉隅小節，行止時見二小龍附翼，及貴，龍形更大。嘗游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以白裕，裕獨心喜曰：上人無妄言。後伐荻新洲，遇大蛇，射傷之。明日復至洲裏，見有群兒搗藥，問其故，答曰：吾王爲劉寄奴所傷，合散傅之。裕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寄奴王者不死。裕叱之，皆散，收藥而反，以傅金瘡有驗。初爲劉牢之參府軍事，討滅孫恩，加彭城内史，後誅桓元，滅後秦、南燕，封宋公，進爵爲王。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六月，篡晉，冊皇帝，國號宋，建元永初，承晉金德，以水德王，都建康。追尊父爲孝穆皇帝，封弟道憐爲長沙景王，道規爲臨川武烈王。在位三年，壽六十三，葬初寧陵。武敬臧皇后。子七：少帝，廬陵孝獻王義眞，文帝，彭城王義康，江夏文獻王義恭，南郡王義宣反誅，衡陽王義季。女會稽長公主。

少帝名義符，小字車兵，武帝太子，母張夫人。永初三年五

月即位明年癸亥改元景平后司馬氏在位二年徐羨之等廢爲營陽王尋弑之壽十九并殺廬陵王義眞

太祖文皇帝名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母胡太后初封宜都王少帝廢迎立之甲子秋八月即位改本年爲元嘉元年在位三十年壽四十七袁皇后生元凶劭潘淑妃故寵于十九太子劭始興王濬孝武帝南平穆王鑠武帝殺廬陵 王紹竟陵王誕反誅建平簡王宏廬陵王偉明帝殺晉熙王昶武昌王渾戲稱楚王改元元光免爲庶人自殺明帝始安王休仁明帝殺及休佑休若晉平刺王休佑海陵王休茂鄱陽哀王休業臨慶沖

王休倩新野懷王夷甫桂陽王休範巴陵哀王休若三十年癸巳二月劭與濬構逆弑於合德殿劭自立改元太初二月武陵王駿起兵誅劭濬葬長寧陵

世祖孝武皇帝名駿字休龍小字道人文帝第三子母路皇后少機穎爽發讀書七行俱下初封武陵王元凶弑逆與沈慶之起兵討劭并濬誅之癸巳即位改元二孝建三大明八在位十一年壽三十五葬景寧陵王皇后殷淑儀最寵實南郡王義宣女假託殷氏子二十八廟帝豫章王子尚晉安王子勛反誅安陸王子綏明帝殺及其弟十三人松滋侯子房臨海王子頊始平孝敬王子鸞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眞邵陵王子元齊敬王子羽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産晉陵王子雲廬陵王子輿南海王子師淮陽思王子霄東平王子嗣皇子子深子鳳子子原子衡子況子文子雍蚤卒未封子趨子期子悅爲明帝所殺女山陰公主

廢帝子業小字法師孝武帝太子母王皇后大明八年五月即位明年乙巳改元景和又改永光后何氏在位一年殘虐無道湘東王使壽寂之等弑之年十七

太宗明皇帝名彧字休炳小字榮期文帝十一子母沈太后初封湘東王廢帝疑畏諸父將加害乙巳十一月弑

廢帝自立本年即改元泰始七又改泰豫一在位八年壽三十四葬高寧陵晉安王子勛即位於潯陽今九江府德化縣改元義嘉凡八月或親討平之明恭王皇后最賢子十二蒼梧王昱順帝晉熙王燮邵陵殤王友江夏王躋武陵王贊隨郡王翽新興王嵩始建王禧皇子法良智井未封一未名夭

蒼梧王名昱字德融明帝長子初明帝以妾陳妙登賜嬖倖李道兒有孕迎歸生昱故人呼爲李氏子昱亦自稱李將軍泰豫元年夏四月即位明年癸丑改元元徽后江氏在位四年暴虐好殺無道日甚蕭道成與王敬則

誅弑之追廢為蒼梧王

順皇帝名準字仲謀小字知觀明帝第三子母陳昭華初封安成王姿貌端華眉目如畫見者以為神人元徽五年丁巳七月廢帝弑蕭道成迎立之改本年為昇明元年在位三年終己未夏四月道成篡位封為汝陰王徙居丹陽尋弑之宋宗室無少長皆死宋祚遂絕諡曰順

宋

南宋歷年圖曰晉室渡江以來君弱臣強禍亂相繼至於元興而桓氏篡位高祖首唱大義糾合同志起於草萊之間奮臂一呼兇黨瓦解奉迎乘輿再造晉室厥功已不細矣既而治兵誓衆經營四方揚旗東征廣固[illegible]潰宼甲而趨虛循殄滅偏師西上譙縱授首銳卒北驅姚泓面縛遂汎掃伊洛修奉園陵[illegible]骨華夏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時者也然區宇未一亟躋天位委棄秦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惜哉文帝勤於為治子惠庶民足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津及其末路狐疑不決卒成子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耶以孝武之驕淫明帝之猜忌得保首領以歿於牖下幸矣其何後之有

南齊紀系圖

高帝諸子惟豫章王有子十六人入梁子恪子質子範子顯子雲子暉最知名

高帝 蕭道成

- 武皇帝 賾
  - 文惠太子 長懋
    - 前廢帝 昭業
    - 後廢帝 昭文
    - 巴陵王 昭秀
    - 桂陽王 昭粲
  - 竟陵王子良
  - 廬陵王子卿
  - 魚復侯子響
  - 安陸王子敬
  - 晉安王子懋
  - 隨郡王子隆
  - 建安王子真
  - 西陽王子明
  - 南海王子罕
  - 巴陵王子倫
  - 邵陵王子貞
  - 臨賀王子岳
  - 西陽王子文
  - 衡陽王子峻
  - 南康王子琳
  - 永陽王子珉
  - 湘東王子建
  - 南郡王子夏
  - 餘四子蚤夭
- 豫章王 嶷
- 臨川王 映
- 長沙王 晃
- 武陵王 曄
- 安成王 暠
- 鄱陽王 鏘
- 桂陽王 鑠
- 始興王 鑑
- 衡陽王 鈞
- 江夏王 鋒
- 南平王 銳
- 宜都王 鏗
- 晉熙王 銶
- 河東王 鉉
- 餘四子夭

高帝十九子自鄱陽王以下除始興王俱見殺於明帝武帝二十三子夭者四餘十六文惠太子四子俱明帝害

衡陽元王道度 高帝兄無子以高帝十一子鈞繼為明帝所害以武帝二十子永陽王子珉繼元王為孫復見害以武陵王子子坦繼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

- 始安王靖鳳
  - 始安王遙光
  - 曲江公遙欣
- 明皇帝鸞
  - 巴陵王寶義
  - 東昏侯寶卷
  - 江夏王寶元
  - 鄱陽王寶夤
  - 廬陵王寶源
  - 邵陵王寶攸
  - 晉熙王寶嵩
  - 和帝寶融
  - 桂陽王寶貞
- 安陸王緬
  - 寶晊
  - 寶覽
  - 寶宏

南齊

始高帝建元元年己未終和帝中興二年壬午七主共二十四年梁蕭衍滅之然中興二年即梁天監元年

太祖高皇帝姓蕭名道成字紹伯小字鬪將漢蕭何二十四世孫其先南蘭陵郡人淮陰令整移居武進縣父承之爲宋右軍將軍道成生而姿表英異龍顙鍾聲鱗文遍體肩有赤誌如日月狀仕宋數征討有功後爲相國封齊公進爵爲王昇明三年己未四月簒宋稱皇帝改本年爲建元元年承宋水德以木德王國號齊都建康追尊父爲宣皇帝母陳氏爲孝皇后封兄道度爲衡陽元王道生爲始安貞王在位四年壽五十四葬泰安陵

高昭劉皇后子十九武帝豫章文獻王嶷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武陵昭王曄安成恭王暠鄱陽王鏘桂陽王鑠始興簡王鑑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南平王銳宜都王鏗晉熙王銶河東王鉉餘四子夭

世祖武皇帝名賾字宣遠小字龍兒高帝長子母劉皇后建元四年三月即位明年癸亥改元永明在位十一年壽五十四葬景安陵武穆裴皇后子二十三文惠太子長懋竟陵文宣王子良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安陸王子敬晉安王子懋隨郡王子隆建安王子真西陽王

子明南海王子罕巴陵王子倫邵陵王子貞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永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餘四子夭

鬱林王名昭業小字法身文惠太子長子母王太后永明十一年七月即位明年改元隆昌追尊父爲世宗文皇帝封弟昭文爲新安王昭秀巴陵王昭粲桂陽王在位一年西昌侯鸞弒之廢爲鬱林王年二十二妃何氏

海陵恭王名昭文文惠太子第二子初封臨汝公鬱林王立改封新安王鸞弒鬱林奉立之改本年甲戌爲延興元年立三月復稱太后令廢爲海陵王尋弑之妃王氏

高宗明皇帝名鸞字景棲小字元度高帝兄始安王子少孤高帝撫育過諸子初封西昌侯後爲侍中尚書令宣城郡公進爵爲王弑二帝入纂高帝爲第三子延興元年十月纂位再改本年爲建武四又改永泰一在位五年壽四十薨與安陸明敬劉皇后子十一巴陵隱王寶義東昏侯江夏王寶玄廬陵王寶源鄱陽王寶寅邵陵王寶修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餘二子夭

東昏侯名寶卷字智藏本名明賢明帝第二子母明敬劉皇后永泰元年七月即位明年己卯改元永元在位二年荒淫殘忍蕭衍與南康王寶融起兵入建康斬之年十九追廢爲東昏侯妃潘氏

和帝名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封南康王蕭穎冑奉以起兵與蕭衍合入建康辛巳三月即位改元中興在位二年終壬午三月衍纂位廢爲巴陵王宮於姑孰今太平府尋弑之年十五追諡爲和帝葬恭安陵

南齊歷年圖曰高帝以功名之盛不容於昏暴之朝逆取而順守之亦一時之良主也明帝自以得於不義猜忌高武子孫誅戮殆盡戒東昏以先事制人而大臣疑懼亂變相尋卒亡其國夫不務令德而殺人以自安自古以來未有能濟者也

南梁統系圖

南梁

始武帝天監元年壬午終敬帝太平二年丁丑四主共五十六年陳霸先滅之然太平二年即陳永定元年

高祖武皇帝姓蕭名衍字叔達小字練兒與齊同出淮陰令整四世生父順之於齊高帝爲始族弟有功歷位侍中衛尉贈鎮北將軍謚曰懿娶張氏見菖蒲生花旁人皆不見呑之已而生衍有異光日角龍顏重嶽虎顧舌文八字身映日無影有文在手曰武兒時能蹈空而行所居室中嘗有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然長與進有文學與王融等爲八友明帝時爲都督雍州刺史永元二年起兵入建康立和帝封梁公進爵爲王中興二年壬午四月篡齊稱皇帝建元天監承齊木德以火德王國號梁都建康追尊父爲太祖文皇帝封兄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弟衡陽宣王暢桂陽簡王融臨川靜惠王宏安成康王秀南平元襄王偉鄱陽忠烈王恢始興忠武王憺德皇后郗氏性酷妒死後化爲蟒入後宮見夢見形常以五味飼之於露井中故衍不復置后子八昭明太子統簡文帝綱豫章王綜南康簡王績廬陵威王續邵陵攜王綸元帝武陵王紀女溧陽公主改元七天監十八 普通七 大通二 中大通六 大同十一 中大同一 泰清

三在位四十八年侯景叛臨賀王正德引之圍臺城今金陵城正德稱帝改元正平城陷景尊制行假日若索蜜不得荷荷而殂壽八十六葬修陵時梁境內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一千二十二是後州名浸多廢置離合不可勝紀魏朝亦然

太宗簡文皇帝名綱字世讚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母丁貴嬪六歲能屬文讀書一目十行俱下初封晉安王太清三年己巳三月臺城陷五月武帝殂侯景立之改元大寶在位二年景廢爲晉安王使禪位於豫章王棟尋爲所弒壽四十九葬莊陵王皇后子二十哀太子大器潯陽王大心臨川王大款南海王大臨南郡王大連安陸王大春桂陽王大成汝南王大封瀏陽公大雅新興王大莊西陽王大鈞武寧王大威皇子大訓建平王大球義安王大昕綏建王大摯樂良王大圜餘三子夭

豫章王名棟昭明太子之孫昭明有五子長豫章郡王歡次河東郡王譽岳陽郡王詧武昌郡王警義陽郡王鑒歡生棟嗣父爵大寶二年辛未八月侯景矯詔以簡文越升非次宜歸正嫡廢簡文而迎棟立之改元天正未幾爲景所簒封淮陰王及二弟橋樛並鎖於密室十一月景僭稱皇帝建元太始國號漢明年壬申四月景敗斬於松江傳首江陵棟兄弟相扶出元帝使朱買臣

按至船共飲沉之於水死

世祖孝元皇帝名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母阮太后少眇一目極聰穎博覽群書初封湘東王爲鎮西將軍都督荊州刺史太清三年侯景陷建康起兵討景四方勸進不許時武陵王紀亦稱尊於成都改元天正立一年見殺繹以壬申冬十一月即位於江陵改太清六年爲承聖元年在位三年岳陽王詧怨繹之殺豫章河東諸王引魏兵圍江陵城陷被執遇害壽四十七妃徐氏子忠烈世子方等貞惠世子方諸敬帝愍懷太子方矩改名元良始安王方略餘諸子未封失名

敬皇帝名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眞元帝第九子母夏太后初封晉安郡王承聖三年魏克江陵王僧辯與陳霸先奉爲梁王承制迎至建康乙亥夏四月僧辯又納貞陽侯明入建康卽帝位改元天成霸先襲殺僧辯出明而奉之九月卽位改元紹泰　太平二　在位三年丁丑冬十月霸先篡位封爲江陰王尋弒之年十六諡敬皇帝夏皇后陳永定三年王琳奉忠烈世子方等子永嘉王莊稱帝改元天啓一年復爲陳文帝所滅梁亡

後梁附

始宣帝大定元年乙亥終莒國公廣運二年丁未三主

共三十三年，隋文帝滅之。

宣皇帝，名詧，昭明太子第三子。初封岳陽王，引西魏攻江陵，殺元帝，魏立爲梁王，鎭江陵。敬帝紹泰元年乙亥，遂竊尊號，改元大定，在位七年。

明皇帝，名巋，宣帝子。壬午即位，改元天保，在位二十四年。

莒國公，名琮，明帝子。丙午即位，改元廣運，在位二年。隋文帝徵入朝，廢梁國，封爲莒國公，尋卒，後梁亡。

南梁歷年圖曰：武帝當齊之季，任居方面，危不自安，乘時奮起，以除昏主而成大業。及享國日久，普通、大通之際，遣魏氏衰微，王公牧守，襁屬而歸之，戎車北征，至於洛

汭。觀其勤身約己，好尚文雅，措術士大夫，亦可謂恭儉寬惠之君矣。然以萬乘之主，屈桑門之衣，屈身傾國以奉浮圖，恩勝於威，紀綱不立，信佞臣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輿國，寵叛人，遂使臺城覆沒，老而餓死，江淮以南，鞠爲荊棘，其智未足稱也。夫德澤不能及而享其大利，聖人禍之，譬如悅盜賊之財而延之入室，財不可得，喪其所有必矣。其子孫各擁強兵，列居重鎭，不救君父之危，而窺間乘便，更相屠滅。元帝於兄弟之中，殘忍尤甚。是以雖藉凶渠而克復故業，旋踵之間，身爲俘馘，豈特人心之不與哉，亦天地之所誅也。

南陳

始武帝永定元年丁丑終後主禎明三年己酉五主共三十三年隋文帝滅之

高祖武皇帝姓陳名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人漢太丘長寔之後寔六世生長城令達遂家焉又十五世生皇考文讚霸先少俶儻有大志長於謀畧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通緯候孤虛遁甲之術明達果敢為時推服嘗游義興館於許氏夢天開數丈有四朱衣捧日而至納之覺腹內猶熱心獨自喜初為廣州參軍討李賁有功授直閤將軍後為交州刺史討侯

景進爵長城公魏陷江陵立敬帝自為相國封陳公進爵為王太平二年丁丑冬十月代梁稱皇帝改元永定承梁火德以土德王國號陳都建康追尊父為太祖景皇帝母董氏為安皇后封兄道談為始興昭烈王弟休先為南康忠壯王在位三年壽五十九葬萬安陵章皇后子二孝懷太子克先沒衡陽獻王昌文帝害之

世祖文皇帝名蒨字子華始興王長子初封臨川郡王武帝甚愛之遺詔徵入纂大統己卯即位明年改元天嘉六天康一在位七年壽四十一葬永寧陵沈皇后子十三廢帝始興王伯茂鄱陽王伯山新安王伯固晉安王伯恭廬陵王伯仁江夏王伯義武陵王伯禮永陽王伯智衡陽王伯信桂陽王伯謀餘二子夭

廢帝名伯宗字奉業小字藥王文帝嫡長子母沈皇后丙戌即位明年改元光大立皇子至澤為太子在位二年叔安成王頊廢為臨海王而自立尋卒年十九

高宗孝宣皇帝名頊字紹世小字師利始興王次子初入侍江陵遷於長安還封始興郡王改封安成王天嘉三年自周還歷位司空尚書令光大二年十一月廢其主伯宗明年己丑正月稱奉慈訓太后令纂位改元太建在位十四年壽五十二葬顯寧陵柳皇后子四十二後

主始興王叔陵豫章王叔英長沙王叔堅建安王叔卿宜都王叔明河東王叔獻新蔡王叔齊晉熙王叔文淮南王叔彪始興王叔重尋陽王叔儼岳陽王叔慎義陽王叔達巴山王叔雄武昌王叔虞湘東王叔平臨賀王叔敖陽山王叔宣西陽王叔穆南安王叔儉南郡王叔澄沅陵王叔興岳山王叔韶新興王叔純巴東王叔謨臨海王叔顯新會王叔坦新寧王叔隆新昌王叔榮太原王叔匡餘叔叡叔忠叔弘叔毅叔訓叔武叔處叔封未封三未名女樂昌公主（始興王叔陵為逆誅後再以叔重繼故有兩始興）

後主名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宣帝嫡長子母柳皇后宣

帝殂次子始興王叔陵構逆伏誅遂即位明年癸卯改
元至德（四）禎明（三）在位七年荒於酒色寵張麗華等不
恤政事沈皇后子（二十二）吳興王胤南平王嶷永嘉王
彥太子深南海王虔信義王祗邵陵王兢會稽王莊東
海王恮吳郡王蕃錢唐王恬餘總觀明綱統沖治縮紘
威緘十一人未封禎明三年己酉二月隋伐陳克之斬
孔貴嬪麗華詠施文慶等五人以謝三吳執後主封長城縣
公至仁壽四年卒壽五十二謚曰煬陳亡
南陳歷年圖曰武帝仕梁誅戮侯景卒成大功斯亦難矣
文帝躬勤政事足爲良主孝宣值齊衰而啓土從周與

而喪師豈非不恃內而恃外耶夫陳國不能居天下五
分之一慄慄危懼猶不能保況後主荒淫無度以趨之
納身眢井不亦宜乎
前五代之際李溫陵種毒毒發之說言甚正而理甚確
其說曰劉裕以讖故弒昌明立恭帝又遣傅亮諷帝禪
位帝欣然書詔曰晉氏久已失之重爲劉公所延今日
之事本所甘心遂遜於琅琊第夫裕之功德巍巍四海
嚮心久矣晉氏衰弱已極即以琅琊一區處之如漢獻
故事亦自無患何必更使人踰垣而弒之耶雖司馬懿
之毒必發虐必報然在裕亦可以省此毒手矣追弒二

無罪之君以自種毒故裕子義符即位未幾即遭廢弒
子孫繼立自相屠戮無子遺者而蕭道成遂勒兵而入
毒亦隨發矣道成之來也猶謂功在社稷志切救主反
爲蒼梧所害出不得已於是廢蒼梧而立順帝復弒蒼
梧而即帝位封順帝爲汝陰王足矣人心歸齊而怨宋
亦自無足虞者乃復弒順帝俾宋室子孫無少長皆死
何耶是又無故自種此毒也故蕭衍代齊遂廢寶融爲
巴陵王仿遣鄭伯禽以生金進而加摺之此亦蕭道成
自種之毒不得不發於其子孫與蕭衍之手者又可逃
乎設使道成子孫不自相屠至蕭衍亦決不肯留孫矣

最可笑者蕭衍斷死刑則泣宗廟以麪爲犧牲而以昭
明太子故蠱殺道士略無憐愍卒致太子死而身爲侯
景所困其子簡文求死不得竟仆絕於土囊之口矣又
并其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盡數皆死其毒不更
慘耶夫我以生金進彼彼亦以土囊進我一施一報自
是常理也獨陳霸先不忍殺一口以代梁故其後主雖
荒淫不度遭遇楊堅刻毒異甚反哀而禮之爲不奏吳
樂以安其心夫堅豈不嗜殺人者陳霸先之不殺先之
也余是以知毒之發百倍於種福之加爲倍於施夫道
不爽如此可畏又如此奈之何甘自種毒而不悔也

北魏統系圖
聖武帝—神元帝
文帝
章帝
平帝
桓帝
穆帝
思帝
平文帝
烈帝
昭成帝—獻明帝—道武帝
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
孝莊帝
東海王—節閔帝—廢帝
孝武帝—文帝—廢帝—恭帝
靜帝
道武帝珪
明元帝嗣
清河王紹
陽平王熙
河南王曜
河間王脩
長樂王處文
廣平王連
京兆王黎
二子渾
蚤夭聰
太武帝燾
樂平王丕
安定王彌
樂安王範
永昌王健
建寧王崇
新興王俊
景穆帝晃
晉王伏羅
東平王翰
臨淮王譚
廣陽王建
南安王余
文成帝濬
陽平王新成
京兆王子推
濟陰王小新成
汝陰王天賜
樂良王萬壽
廣平王洛侯
任城王雲
南安王楨
城陽王長壽
章武王太洛
樂陵王胡兒
安定王休
趙王深

讀史津逮 卷二 北魏

文成帝濬
獻文帝弘
安樂王長樂
廣川王略
齊郡王簡
河間王若
安豐王猛
韓王安平
孝文帝宏
咸陽王禧
趙郡王幹
高陽王雍
廣陵王羽
彭城王勰
北海王詳
廢太子恂
宣武帝恪
廣平王懷
京兆王愉
清河王懌
汝南王悅
皇子恌夭
皇子昌夭
孝明帝詡
孝明帝無子立臨洮王寶之子釗是爲幼主以後統接而嗣不接矣
孝明帝詡
幼主釗
孝莊帝子攸
長樂王曄
節閔帝恭
廢帝朗
孝武帝脩
西魏
文皇帝寶炬
廢帝欽
趙王穿
燕王儒
恭帝廓
吳王公
東魏
孝靜帝善見
太子長仁

北魏

始道武登國元年丙戌終孝武永熙三年甲寅棄國奔長安凡十三主凡一百四十九年分爲東西魏

太祖道武皇帝姓拓跋名珪昭成帝嫡孫獻明帝之子其先黃帝之後昌意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其裔有始均六七十代至毛立始大追封爲成皇帝十三世生聖武皇帝名詰汾田過天女與之相偶朞年送所生男授之是爲神元皇帝力微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神元皇帝無舅家神元饗國五十八年子文帝沙漠汗以國太子留洛陽歸諸大人忌而害之章帝立九年平皇帝綽立七年皆神元子也文帝少子思帝立一年而神元子昭帝祿官分國爲三部自統其一使文帝長子桓帝猗㐌穆帝猗盧各統其一桓昭二帝相繼死穆帝遂總攝三部爲一統昭帝立十年桓帝立十一年穆帝立九年思帝子平文帝鬱律立五年爲桓帝后所害桓帝中子惠帝賀傉立五年太后臨朝惠帝弟煬帝紇那立五年出居於宇文部諸部共立烈帝翳槐平文帝長子也立七年煬帝還入烈帝出居於鄴煬帝復立三年石虎復納烈帝一年而死弟昭成帝什翼犍立平文帝次子也立三十九年爲庶長子寔君所弒

太子寔格之傷脇死妻遺腹生子珪尚幼國內大亂苻堅訐寔君分其國爲二部河以東屬劉庫仁河以西屬劉衛辰珪依庫仁晉孝武太元十一年珪復自立爲代王遷居定襄之盛樂（今大同府西北）即魏王位國號魏建元登國祖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拓后爲跋故以爲氏安帝隆安二年戊戌遷都平城稱帝改元天興制禮作樂定律考象命朝野束髮加冠追尊祖什翼犍爲昭成帝父寔爲獻明皇帝穆劉皇后子十明元帝清河王紹陽平王熙河南王曜河間王脩長樂王處廣平王連京兆王黎皇子渾及聰蚤夭改元四（登國十 皇始二 天興六 天賜五）在位二十三年爲次子紹所弒壽三十九葬盛樂金陵珪暴虐好殺先是有神巫戒珪當有暴禍惟誅清河殺萬人乃可免珪乃滅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珪寢處人莫得知唯愛妾名萬人知之妾與珪子清河王紹通王欲行弒令妾爲內應珪臨死曰清河萬人之言乃汝等也

太宗明元皇帝名嗣道武庶長子母宣穆劉皇后初封齊王己酉十月誅紹即位改元三（永興五 神瑞二 泰常八）在位十五年壽三十二葬雲中金陵杜皇后子七太武帝樂平戾王丕安定殤王彌樂安宣王範永昌莊王健

建寧王崇新興王俊

世祖太武皇帝名燾明元太子母密皇后杜氏初封太平王癸亥十月即位改元六始光四神䴥四延和三太延四太平眞君十一正平二在位二十八年壬辰二月內侍宗愛弑之壽四十五葬雲中金陵敬哀賀皇后先卒繼赫連皇后子十一太子晃晉王伏羅東平王翰臨淮王譚廣陽王建南安王余餘子蚤夭未名宗愛旣弑逆矯詔立南安王余改元永平十月復弑余郎中劉尼尚書源賀誅宗愛立太武孫濬

高宗文成皇帝名濬太武嫡孫太子晃長子母恭皇后郁

久閭氏壬辰即位改元四興安二興光一太安五和平六追尊父晃為景穆皇帝封其弟陽平幽王新成京兆康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汝陰靈王天賜樂良厲王萬壽廣平殤王洛侯任城康王雲南安惠王楨陽城康王長壽章武敬王太洛樂陵康王胡兒安定靖王休趙王深在位十四年壽二十六葬雲中金陵馮皇后後稱文明太后子七獻文帝安樂厲王長樂廣川莊王畧齊郡順王簡河間孝王若安豐匡王猛韓哀王安平

顯祖獻文皇帝名弘文成長子生母李貴人賜死乙巳即位改元二天安一皇興五在位六年禪位太子自稱太上皇有憾於馮太后為其所弑壽二十三葬雲中金陵思皇后李氏子七孝文帝咸陽王禧趙郡靈王幹高陽文穆王雍廣陵惠王羽彭城武宣王勰北海王詳

高祖孝文皇帝名宏獻文長子母李夫人皇興五年辛亥受內禪即位改元三延興五承明一太和二十三在位二十九年遷都洛陽改姓元氏定為水德王上繼西晉金德制禮作樂魏室文明之主稱首出焉太和二十三年卒壽三十三葬長陵兩馮后皆太師熙女長以廢卒次為幽后多醜行賜自盡子七廢太子恂宣武帝廣平文穆王懷京兆王愉清河文獻王懌汝南王悅皇子恌夭

世宗宣武皇帝名恪孝文第二子母高夫人己卯即位改元四景明四正始四永平四延昌四在位十六年京兆王愉反改元建平尋討平之魏始衰延昌四年卒壽三十三葬定陵胡靈后司徒國珍女子二皇子昌夭孝明帝

肅宗孝明皇帝名詡宣武第二子乙未正月即位年六歲生母胡太后臨朝廢其嫡母高太后為尼尋弑之改元四熙平二神龜二正光五孝昌三在位十二年為胡太后所酖壽十七葬定陵胡皇后無子太后立臨洮王寶之子釗年方三歲改元武泰即位二月爾朱榮舉兵入洛沉幼主并太后於河陰殺王公以下二千人魏故事

太子立母必賜死至胡后始廢不行而魏之亂亦由之
敬宗孝莊皇帝名子攸彭城王勰第三子李妃所生武泰元年戊申四月爾朱榮奉之即位改元建義尋改永安在位三年壽二十四葬定陵后爾朱氏榮女先爲孝明帝嬪永安二年己酉北海王顥稱帝改元建武子攸出奔顥入洛陽爾朱榮逐顥走死迎子攸復位榮尋政子攸不堪其横庚戌十月用計誅榮十二月爾朱世隆爾朱兆舉兵向京師遷子攸於晉陽而弑之并殺其子立長樂王曄改元建明明年辛亥二月復廢之後追封爲東海王
節閔皇帝名恭廣陵王羽之子先襲父封以元乂擅權託稱瘖疾絕言語一紀建明二年辛亥二月爾朱世隆以元曄疎遠將圖廢立令所親申意恭曰天何言哉世隆遂廢曄奉之即位改建明二年爲普泰元年封皇子恕爲渤海王在位一年冬十月高歡推渤海太守元朗即位信都明年五月歡入洛恭遂遇害壽三十五
廢帝朗太子晃之後章武王融第三子母程氏普泰元年辛亥十月高歡立之改本年爲中興元年明年壬子四月復廢之而立孝武後封爲安定郡王十一月卒壽二十
孝武皇帝名修廣平王懷第三子初封平陽王中興二年

壬子四月廢帝以疏遠遜位高歡迎立之改本年爲太昌元年又改永熙在位三年秋七月畏歡之逼奔長安依宇文泰修從妹不嫁者明月平原蒺藜三公主修以明月入關蒺藜自縊宇文泰使元氏諸王殺明月修不悅十二月遇弑壽二十五十餘年乃葬金陵后高氏西奔後降爲彭城王韶妃魏自是分爲東西

西魏

始孝武帝永熙二年甲寅西奔都長安文帝大統元年乙卯即位終恭帝三年丁丑三主凡二十三年周滅之
文皇帝名寶炬孝文帝孫京兆王愉之子初封南陽王永熙二年甲寅孝武卒明年乙卯梁武帝大同元年宇文泰迎立之改元大統在位十七年春三月卒葬永陵后乙弗氏子五廢帝趙王寬燕王儒恭帝吳王公
廢帝名欽文帝長子母乙皇后壬申即位不改元仍稱大統在位二年宇文泰廢而弑之后宇文氏周文帝女
恭皇帝名廓文帝第四子初封齊王宇文泰立之甲戌即位不改元仍稱大統復姓拓跋氏在位四年梁敬帝太平二年丁丑遜位於周封宋公被弑西魏亡

東魏

始甲寅孝武帝西奔長安高歡迎立孝靜帝終庚午一

去凡十七年齊滅之。

孝靜皇帝名善見清河文宣王亶之世子母胡妃於梁武帝中大通六年甲寅孝武西奔長安高歡迎立之年十一始據洛城後遷鄴改元四天平四元象一興和四武定八在位十七年武帝太清四年庚午五月遜位於齊封中山王尋被弑后高氏後適楊愔太子長仁東魏亡

北魏歷年圖曰後魏道武乘燕氏之亂悉舉引弓之民以憑陵中夏南取并州東舉幽冀兵不留行而數千里之地定繼以明元太武兼青兗包荊豫摧赫連開關中梟蒲洪吞遼碣係沮渠并河右高車入臣蠕蠕遠遁自淮

以北逾於大漠悉為其有子孫稱帝者百有餘年左衽之盛未之有也及孝文嗣位乃變戎狄之俗修帝王之政禮樂文采蔚然可觀宣武懦弱不克負荷寵信讒佞胝虐親賢元氏之業於茲始衰重以孝明幼沖胡氏淫恣綱紀大壞民怨盜起於是爾朱榮乘之興晉陽之甲后主沉於回淵公卿百官血濡馬足雖孝莊勇決手刄賊臣而枝黨四集禍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逼遁入關遭宇文泰之禍不能自脫東西分裂相繼皆亡嗚呼人主當國家全盛之時宴安怠惰以失其威柄及民心已去禍亂已成雖有明斷之才猶不能救況庸主乎

北齊統系圖

北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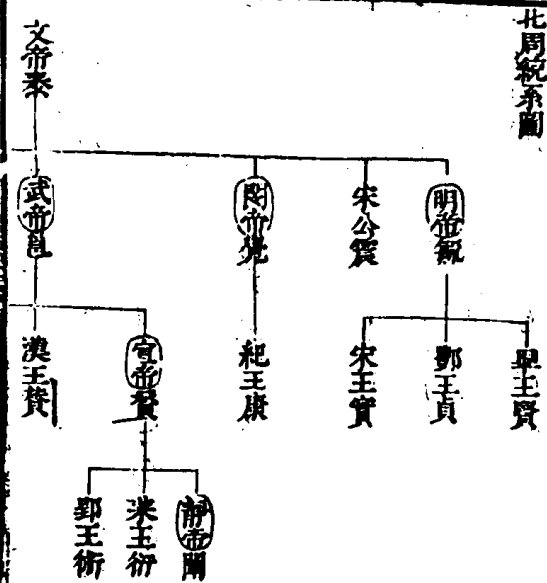
始文宣帝天保元年庚午，終幼主承光元年丁酉，六主凡二十八年，周武帝滅之。

顯祖文宣皇帝，姓高，名洋，字子進，渤海蓨人，七世祖隱爲晉元菟太守，從居懷朔，父歡，字賀六渾，初以能翦惡馬見奇於爾朱榮，後誅爾朱兆，廢立三帝，遂執魏柄，兄澄字子惠，爲盜所殺，洋以梁簡文大寶元年庚午五月篡東魏，稱皇帝，國號齊，建元天保，承魏水德，以木德王，都鄴，追尊父歡爲高祖神武皇帝，母婁氏爲文明太后，兄澄爲文襄皇帝，封弟常山王演，襄城景王淯，長廣王湛，博陵文簡王濟，永安簡平王浚，平陽靖翼王淹，彭城景思王浟，華山王凝，上黨剛肅王渙，任城王湝，高陽康穆王湜，馮翊王潤，漢陽敬懷王洽，封兄子河間王孝琬，河南王孝瑜，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安德王延宗，漁陽王紹信，在位十年，己卯秋，盡滅元氏之族，十月暴卒，壽三十一，葬武寧陵，后李氏，子五，廢帝，太原王紹德，范陽王紹義，西河王紹仁，隴西王紹廉。

廢帝名殷，字正道，小字道人，文宣長子，李后所生，己卯十月即位，明年改元乾明，常山王演矯太皇太后令，廢爲濟南王，篡位，弑之，壽十七，後諡爲閔悼王。

原缺第三十四葉

元承光，在位二十一日，周師迫鄴，東走濟州，幷緯爲周所獲，封緯爲溫國公，尋賜死，誅其族，北齊亡。

北齊歷年圖曰，神武以高世之略，平爾朱之亂，功大勢盛，爲魏孝武所疑，雖有逐君之愾，而能悒悒盡恭以事靜帝，沒身不忘，此其可稱者也，文襄有儁才而無亞德，悖慢無禮，終殞身於奴隸，文宣淫湎殘暴，甚於桀紂，能信用賢臣，委之以政，威加隣敵，終其天年，益亦有以得之矣，孝昭明達愷悌，實有齊之令主，享國不永，惜哉，武成驕淫奢縱，齊業始衰，後主繼之，昏狂尤甚，誅戮忠良，信用讒慝，十有三年而亡，已爲幸矣。

北周統系圖

- 文帝泰
  - 武帝邕
    - 漢王贊
    - 宣帝贇
      - 靜帝闡
      - 來王衎
      - 郢王術
  - 閔帝覺
    - 紀王康
  - 宋公震
  - 明帝毓
    - 畢王賢
    - 酆王貞
    - 宋王實

衛王直　齊王憲　趙王招　譙王儉　陳王純　越王盛　代王達　冀公通　滕王逌

秦王贄　曹王允　道王充　蔡王兌　荊王元

宇文肱
- 文帝泰
- 邵惠公顥
  - 什肥
  - 導
  - 晉公護

北周

始閔帝元年丁丑終靜帝大象二年庚子五主凡二十四年隋楊堅滅之

孝閔皇帝名覺字陁羅尼宇文泰第三子代郡武川人其先炎帝之後爲黄帝所滅遁居朔野始祖葛烏兎有竒孫普回得黄帝玉璽北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因以爲氏十三世而生父泰小字黑獺仕魏征討有功據有長安迎孝武帝立文帝進封周王覺以居嫡梁太平元年丙子繼爲周公明年丁丑纂西魏稱天王國號周承魏水德以木德王都長安追尊父泰爲太祖文皇帝母元氏魏孝武妹平原公主即爲皇后文帝泰十三子明帝宋獻公震閔帝武帝衛剌王直齊煬王憲趙僭王招譙孝王儉陳惑王純越野王盛代奰王達冀康公通滕聞王逌覺即位一年未改元晋公宇文護幽之貶爲畧陽公尋弑之壽十六葬靜陵獨孤皇后子一紀厲王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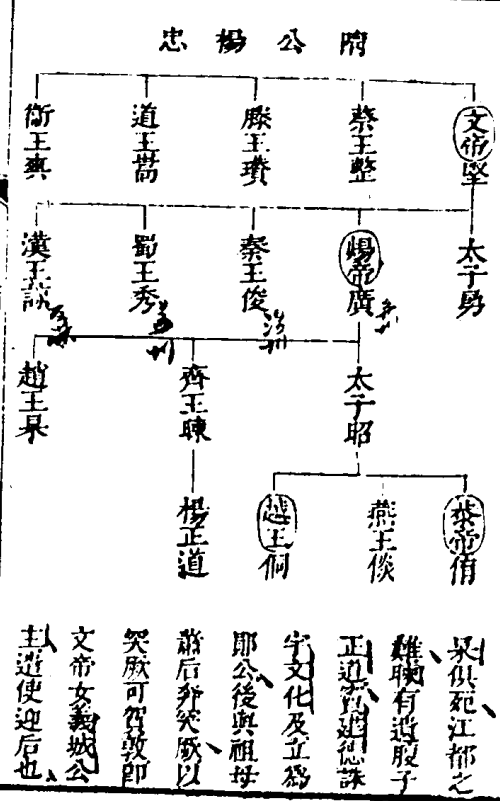
世宗明皇帝名毓小字統萬突泰長子丁丑九月護廢閔帝迎立之卽位止稱元年二年始稱皇帝建元武成在位三年護置毒糖䭔中進弑之壽二十七葬昭陵獨孤皇后子三畢剌王賢酆王貞宋王實

高祖武皇帝名邕字祢羅突泰第四子母叱奴初封魯公武成二年庚辰四月明帝卒遺詔立邕明年辛巳改爲保定元年改元四保定五天和六建德六宣政一在位十八年誅護滅齊志滅陳爲一統未遂而卒壽三十六葬孝陵阿史那皇后子七宣帝漢王贊秦王贄曹王允道王充蔡王兌荊王元後俱爲楊堅所殺

宣皇帝名贇武帝長子母李皇后宣政元年戊戌六月卽位在位一年明年改元天成尋禪位太子自稱天元皇帝驕奢耽酗立五后其長天元皇后楊麗華堅女大象二年五月卒葬定陵子三靜帝萊王衎郢王術後俱爲楊堅所害

靜皇帝名闡宣帝長子生母朱氏天成元年己亥二月受
內禪七歲卽位改元大象在位二年又改大定元年辛
丑二月楊堅簒位封介國公尋弒之年九歲盡滅宇文
氏之族周初有童謠曰柳樹頭金雞鳴祇有阿舅無
外甥堅以太后父滅周其驗也北周亡

北周歷年圖曰文帝以關中之衆東迎孝武收疲散之兵
撫貧困之民任賢使能列官布職明部分務農桑以輔
魏室雖以高氏之强不能陵也其所謂典法施於後世
可不謂賢乎武帝以英傑之姿受制强臣恭默端拱十
有餘年需其罪盈惡積爲衆所棄一旦除之若拉振
槁可謂剛柔知剛智勇兼備者矣然後親統六師以征
東夏齊之險阻不守士卒不戰數日之間縛其君臣致
於鼓下使有周之境東漸於海南薄於江雖魏室全盛
之時不能及也惜乎宣帝恣其淫侈逞其奇譎自絕於
天結怨於民三年而爲異姓所有悲夫

李秀翁南朝種毒毒發之說北朝亦然魏氏得國世以
斬伐殺戮爲事及其亡也遭高氏宇文氏兩覆其宗而
元氏幾無噍類至周之滅齊隋之代周俱罹滅族之慘
然楊堅子孫無一得善終者天道如此人亦何苦竭其
詐力貪十數年之南面富貴未幾而湛族隨之悲夫

隋紀 雖非短主暴然南北混一不得不以正統歸之

始文帝開皇元年辛丑終恭帝義寧元年丁丑三帝凡
三十七年唐高祖滅之自戊戌接陳統止二十九年

高祖文皇帝姓楊名堅小字那羅延本弘農華陰人漢太
尉楊震十四世孫父忠仕魏有功賜姓普六茹氏後仕
周封隋公皇妣呂氏生帝有文在手曰王字龍頷額上
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皇妣一日抱帝忽見頭上出角
徧體起鱗驚墜帝於地有尼自外見曰已驚我兒致令
晚得天下周人王軌嘗告帝有反相帝深自晦匿襲封
隋公女爲周宣帝后靜帝立帝以太后父受遺輔政遂

移周祚大定元年辛丑二月稱皇帝國號隋建元開皇
承周木德以火德王都長安九年平陳一統追尊皇考
為太祖武元皇帝封弟蔡景王整滕穆王瓚道宣王嵩
衛昭王爽后獨孤氏宣華陳夫人陳宣帝女容華蔡夫人子
五房陵王勇初為太子煬帝秦孝王俊蜀王秀漢王諒
俱嫡出改元二開皇十二仁壽四在位二十四年仁壽四
年甲子七月為太子廣所弒壽六十四葬太陵
煬帝名廣一名英小字阿麼文帝次子初封晉王詐飾搆
廢太子勇代之是日天下地震仁壽四年七月因侍疾
過烝陳夫人文帝怒欲廢之遂行弒逆即位殺故太子

勇後并殺其子儼等六人明年改元大業在位十三年
荒淫無度窮兵高麗民怨盜起幸江都為宇文化及所
弒壽三十九葬江都雷塘蕭皇后後梁明帝女子三元德太
子昭蚤卒齊王暕趙王杲昭三子恭帝燕王倓越王侗
恭皇帝名侑煬帝孫太子昭子初封代王大業十三年
留守唐公李淵入長安奉之即位改元義寧立一年明
年戊寅禪位於唐封酅國公武德二年殂時年十五謚
日恭王世充亦以戊寅年奉越王侗即位東都今河南府改
元皇泰在位二年世充篡位弒之亦謚曰恭宇文化及
亦立秦王浩於江都尋弒之隋亡

隋歷年圖曰文帝之於周室非有積累厚德素洽於人直
以天元乘世嗣君幼弱僥倖得之然明敏儉約勤於政
治隨材任官信賞必罰故能取江南易如反掌使天下
復為一統百姓繁庶衣食豐衍突厥至華靺鞨林邑高
昌女眞之屬莫不稽顙稱臣雖兩漢全盛之
時不能過也使後嗣僅得中材以守之亦世未
易亡也煬帝以悖逆詐謀坐承富強之業志驕氣溢恍
然慕秦皇漢武之為窮奢極欲兵連賦重盜賊蜂起而
巡游不息惡聞直言自趣滅亡是道也雖禹湯文武
之子孫未或不亡況隋無積善之基乎

隋僭位改元十八國
許據黎陽
宇文化及代郡武川人述長子性兇險弟士及智及士及
尚南陽公主智及素狂悖大業十四年戊寅三月勸兄
化及弒煬帝於江都立秦孝王子浩兵敗於李密西歸
至魏縣秋八月毒弒浩僭稱皇帝國號許建元天壽明
年己卯四月竇建德擊敗於聊城梟首暴尸并其黨與
誅滅之
魏據洛口 在河南府鞏縣
李密字元邃一字法主遼東襄平人父寬仕周封蒲山郡

公宙少有遠略散家資結客居長安始與楊元感反敗以計得脫大業十二年投東郡賊翟讓明年據洛口稱横行山東稱魏公建元永平越王侗授爲太尉尚書令義寧二年敗於王世充降唐封邢國公未幾復叛盛彦師擊斬之時年三十七

鄭據東都

王世充字行滿祖西域胡號支頹耨徙新豐死妻少寡與霸城人王粲野合納爲小妻其父收隨母冒姓王生世充豺聲卷髮沈猜多詭詐善以口舌緣飾人不能屈煬帝時以世充有將略使爲將軍屯洛口拒李密會江

都弑逆遂奉越王侗爲主改元皇泰自封鄭國公唐武德二年己卯矯侗禪位國號鄭建元開明廢侗而弑之僭位三年唐秦王攻圍之計窮出降至長安爲讐家所殺

夏據樂壽 今河間府獻縣

竇建德貝州漳南人世爲農漢景帝太后父竇充之裔初亡入高雞泊 今大名府境 爲盜大業十三年丁丑據河間之樂壽自立爲長樂王國號夏建元丁丑二年改五鳳僭位四年將兵救王世充爲唐秦王所擒送長安斬東市其妻子與裴矩奉傳國八璽降

秦據隴西

薛舉蘭州金城人大業十三年隴西盜起舉與子仁杲劫縣令起兵發粟濟貧自號西秦霸王據隴西建元秦興尋僭稱皇帝明年舉卒仁杲嗣立性殘忍其年秦王伐之計窮出降送長安斬於市父子相繼二年而亡

涼據河西 今甘涼

李軌字處則涼州姑臧人義寧二年戊寅薛舉據有隴西亦集衆自稱河西大涼王僭稱皇帝建元安樂凡三年爲唐所滅

定楊據馬邑 山西大同府

劉武周瀛州景城人父匡徙馬邑大業十三年斬太守王仁恭開倉賑饑得兵萬餘賂突厥立爲定楊可汗僭稱皇帝建元天興凡四年唐秦王滅之

燕據漁陽 今薊州

高開道滄州信陽人世煑鹽爲生初依河間賊武德元年據有北平漁陽自號燕王先是懷戎浮圖高曇晟因縣令具供殺之僞號大乘皇帝建元法輪納開道爲兄弟從之殺曇晟并其衆武德五年壬午遂建元始安僭位六月其愛將張金樹格斬之

漢東據洺州

劉黑闥貝州漳南人少嗜酒喜蒲博初亡命爲盜後爲竇建德將建德滅後其故將范願等推黑闥爲主集衆爲建德報仇未及朞年盡復建德故地武德五年壬午自稱漢東王建元天造僭位一年唐秦王擊走之後復引突厥入寇唐車騎將軍諸葛德威執送太子建成斬之山東悉平

梁 據江陵

蕭銑梁宣帝曾孫初爲羅川令岳陽兵起推銑爲主大業十三年遂僭稱皇帝國號梁建元鳳鳴東自九江西抵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僭位四年唐遣趙郡王孝恭同李靖伐之銑恐勞民出降送長安斬於都市

宋 據江南

輔公祏齊州臨濟人隋季與鄉人杜伏威同爲盜擊敗李子通後伏威降唐封公祏爲淮南行臺僕射武德五年壬午伏威入朝公祏居守遂舉兵反僭稱皇帝即陳故宮爲都國號宋建元乾德以張善安爲西南道大行臺善安降唐公祏勢遂不振唐趙郡王孝恭帥師擊斬之傳首京師江南悉平

魯 據山東

徐圓朗兗州人隋末爲盜據本郡有勝兵二萬先附李密密敗歸竇建德建德被擒會劉黑闥兵起執葛國公盛彥師以應之武德五年壬午自號魯王僭位一年唐淮安王神通與李世勣合兵攻之圓朗棄城夜走爲野人所殺

梁 據毘陵

沈法興湖州武康人初爲吳興郡守大業十四年戊寅江都亂遂起兵至毘陵據其城唐武德二年己卯自稱梁王建元延康僭位二年將兵救陳稜以擊李子通反爲所敗自沉於江死

吳 據江都

李子通沂州丞人少貧賤以漁獵爲生初依長白山賊帥左才相獨以寬仁得衆心大業十一年乙亥僭號楚王攻陳稜於江都沈法興杜伏威不能救稜敗奔遂據其城武德元年戊寅僭稱皇帝國號吳建元明政僭位三年敗奔餘杭降於伏威執送京師釋而弗誅後復叛伏誅

楚 據南陽

朱粲亳州城父人初亡命爲盜自稱迦樓羅王義寧二年僭稱楚帝建元昌達僭位二年劫掠殘殺專以婦人嬰

兄爲楚兵敗降唐，以爲楚王。因段確叛復叛，奔王世充東都。世充執斬於洛水上。士庶競擲瓦礫以擊其尸，須臾成塚。

楚 據虔州

林士弘，饒州鄱陽人。初與鄉人操師乞爲盜，師乞自稱元興王，建元天成。大業十二年，據豫章，爲隋將劉子翊射死。士弘收其衆復戰，殺子翊，逆大振，進據虔州，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爲所有。自稱楚皇帝，建元太平。僭位五年，敗於蕭銑。銑亡，唐趙郡王孝恭攻之，敗死。

梁 據朔方

梁師都，夏州朔方人，爲郡豪姓。大業十三年，結徒爲盜，殺郡丞唐世宗，據郡稱大丞相，聯兵突厥，僭稱皇帝，國號梁，建元永隆。數引突厥入寇。貞觀二年，唐伐破之。其弟洛仁斬其首以降。自起至滅，凡十二年。

長樂 據榆林

李子和，同州蒲城人。本姓郭，以罪徙榆林。大業十三年，丁丑，郡饑，子和與死士十八人殺丞，開倉賑濟，自號永樂王，建元丑平。南連梁師都，北事突厥，始畢可汗冊子和爲平陽天子。不敢當，乃更署爲屋利設。唐武德元年，獻款，授靈州總管，從轉黔州都督，死。

唐紀

始高祖武德元年戊寅終哀帝天祐四年丁卯二十帝并武后二十一年合二百九十年梁朱溫滅之然天祐四年即梁開平元年

歌

高祖太宗高中睿明皇肅代德順繼憲穆敬文武宣懿僖昭昭宣二十帝合[illegible]二百[illegible]中間武后廿一歲

高祖皇帝姓李名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其先顓頊苗裔始祖涼武昭王李暠暠生歆歆生重耳重耳生熙熙生皇祖虎事西魏封隴西郡公皇考昞事後周封唐國公生帝長安體有三乳日角龍庭姓協圖讖襲封唐公煬帝南巡天下盜起以帝爲太原留守世子世民有定天下之志與晉陽令劉文靜謀起兵恐帝不從因宮監裴寂以晉陽宮人侍帝因以脅之大業十三年丁丑舉兵入長安立恭帝進爵爲王明年戊寅代隋稱皇帝承隋火德以土德王就本封定有天下之號曰唐都長安建元武德追尊皇祖爲太祖景皇帝皇考爲世祖元皇帝妣獨孤氏爲元貞皇后追封兄淵爲梁王弟湛爲蜀王在位九年禪位太子貞觀九年崩壽七十一葬獻陵諡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廟號高祖太穆竇皇后毅女母周襄陽公主子二隱太子建成太宗衛懷王元霸巢剌王元

吉楚哀王智雲荆王元景漢王元昌酆悼王元亨周王
元方徐康王元禮韓王元嘉彭思王元則鄭惠王元懿
霍王元軌虢莊王元鳳道孝王元慶鄧康王元裕舒王元
名魯王靈夔江安王元祥密貞王元曉滕王元嬰

太宗皇帝名世民高祖次子竇皇后所生建成元霸元吉
皆后所出帝生而不驚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
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乃採其語以為
名為人英武有大志年十八舉義兵高祖有天下皆其
功也初封秦王兄太子建成弟齊王元吉忌其功欲加
謀害武德九年丙戌六月四日殺建成元吉并其十子
俱殺之因立為皇太子八月受內禪即位改元貞觀在
位二十三年壽五十二葬昭陵謚文武大聖大廣孝皇
帝廟號太宗長孫文德皇后無忌妹子十四太子承乾廢
死楚王寬鬱林王恪濮恭王泰庶人祐蜀悼王愔蔣王
惲越王貞討武氏不克死高宗紀王慎江殤王囂代王
簡趙王福曹王明母巢剌王妃楊氏後並為后

高宗皇帝名治字為善太宗第九子長孫皇后所生初封
晉王太子承乾廢無忌力勸立之貞觀二十三年己酉
五月即位改元十四永徽六顯慶五龍朔三麟德二乾
封二總章二咸亨四上元二儀鳳三調露一永隆一開
耀一永淳一弘道一在位三十四年壽五十六葬乾陵
謚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廟號高宗王皇后廢死立太
宗才人武氏為后子八燕王忠先為太子原悼王孝澤
王上金許王素節太子弘謚孝敬皇帝章懷太子賢中
宗睿宗女太平公主

周　則天皇后武氏名曌武士彠之女并州文水人初為
太宗才人高宗為太子入侍私之太宗崩削髮居孝感
寺為尼高宗入寺行香見之而泣王皇后欲間蕭淑妃
寵召之入宮未幾立為昭儀尋立為后弘道元年癸未
高宗崩明年甲申臨朝稱制廢子中宗為廬陵王僭竊
大位改國號周建子為正自稱天冊金輪聖神則天皇
帝改元十九中宗嗣聖一月睿宗文明七月光宅共一年垂拱
四永昌一天授改載初二如意改長壽二延載一天冊
萬歲改證聖萬歲通天改萬歲登封神功一聖曆
二久視一大足改長安四共竊位二十一年賴狄仁傑
忠諫復立廬陵王後五王誅亂反正徙於上陽宮殂壽
八十一合葬乾陵

中宗皇帝名哲更名顯高宗第七子初即位母武后廢為
廬陵王居之房州凡十四年聖曆二年復為皇太子改
姓武長安五年乙巳正月張柬之等以羽林軍討亂奉

之卽位改元二神龍二景龍三在位五年爲后韋氏女
安樂公主所酖壽五十五葬定陵諡大和大聖大昭孝
皇帝廟號中宗韋后矯制立溫王重茂自爲皇太后攝
政改元唐隆一月臨淄王隆基討亂反正子四懿德太
子重潤卽重照譙王重福舉兵誅韋氏改元中元敗死
節愍太子重俊誅武三思不克死溫王重茂
睿宗皇帝名旦高宗第八子初封相王母武后廢中宗立
爲帝革命後廢爲皇嗣改姓武中宗復位進號安國相
王景龍四年庚戌六月韋后搆逆子隆基定難討亂奉
以卽位本年改元景雲二太極五月又改延和三月在位三

年傳位太子開元四年崩壽五十五葬橋陵諡元眞大
聖大興孝皇帝廟號睿宗肅明劉皇后子六長寧王憲
本名成器初封宋王贈讓皇帝惠莊太子撝本名成義
初封申王二宗惠文太子範初封岐王惠宣太子業初
封薛王隋王隆悌
元宗皇帝名隆基睿宗第三子生母昭成竇太后初封臨
淄王定內難有功立爲太子延和元年壬子八月受內
禪卽位不踰年改元改元三先天一開元二十九天寶十四
在位四十四年天寶三年改年爲載相李林甫寵楊太
眞竊脊極欲養成漁陽之變狼狽幸蜀肅宗卽位尊爲

上皇寶應元年崩於西內壽七十八葬泰陵諡至道大
聖大明孝皇帝廟號元宗王皇后廢武惠妃楊貴妃最
寵納太眞時年已六十三又十年而禪位子三十八靖
德太子琮諡奉天皇帝太子瑛被殺肅宗棣王琰鄂王
瑤被殺靖恭太子琬光王琚被殺夏悼王一儀王璲
潁王璬懷思王敏永王璘反誅壽王瑁延王玢盛宜王
琦濟王環信王瑝義王玼陳王珪豐王珙恒王瑱凉王
璿汴哀王璥餘七子夭無傳
肅宗皇帝名璵改名亨初名嗣昇更名浚又名紹明皇第
三子生母元獻楊太后初封忠王立爲太子天寶十五

載丙申秋七月安祿山反明皇避賊至馬嵬父老遮留
太子討賊明皇許之群下勸進遂自卽位於靈武改本
年爲至德元載明皇達蜀八月卽馳使禪位改元四至
德二乾元二上元二寶應一在位七年壽
五十二葬建陵諡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廟號肅
宗后張良娣子十四代宗越王係建寧王倓追諡承天
皇帝衛王佖彭王僅兗王僴涇王侹鄆王榮襄王僙杞
王倕召王偲恭懿太子佋定王侗皇子僖女部國公主
代宗皇帝名豫一名俶肅宗長子生母章敬吳太后初封
楚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寶應元年壬寅四月卽位改

元三 廣德二 永泰一 大曆十四 在位十七年壽五十三葬
元陵謚睿文孝武皇帝廟號代宗貞懿獨孤皇后子二
十德宗昭靖太子邈均王遐睦王述丹王逾恩王連韓
王迥簡王遘益王迺隋王迅荊王選蜀王遡忻王造韶
王暹嘉王運端王遇循王遹恭王逼原王逵雅王逸
德宗皇帝名适代宗太子睿真沈太后所生初封魯王爲
天下兵馬大元帥大曆十四年巳未五月即位改元三
建中四 興元一 貞元二十 在位二十六年壽六十四葬
崇陵奉天之難今西安府乾州專事姑息藩鎭之禍始於此矣
謚神武聖文皇帝廟號德宗昭德王皇后是後天子不

生立后尉主故上皇太后尊號子十一順宗舒王誼
本昭靖太子之子取爲第二子通王諶虔王諒肅王詳
邕王謜資王謙代王諲昭王誠欽王諤珍王誠
順宗皇帝名誦德宗太子母昭德王太后貞元二十一年
乙酉正月即位改本年爲永貞元年在位八月以痼疾
傳位太子明年崩壽四十六葬豐陵謚至德弘道大聖
大安孝皇帝廟號順宗王良娣傳位後稱太后子二十
七憲宗純郯王經均王緯溆王縱莒王紓密王綢郇王總
邵王約宋王結集王緗冀王綺和王綺衡王絢會王纁
福王綰珍王繕撫王紘岳王緄袁王紳桂王綸翼王綽

蘄王緝欽王續飾四子丞天
憲宗皇帝名純順宗長子莊憲王太后所生永貞元年乙
酉八月受內禪即位改元元和在位十五年庚子正月
服金丹多躁怒暴崩人以爲內侍陳弘志所弑壽四十
三葬景陵謚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廟號憲宗子
二十穆宗宣宗惠昭太子寧澧王惲深王悰洋王忻絳
王悟建王恪鄜王憬瓊王悅沔王恂婺王懌茂王愔淄
王協衡王憺澶王忱棣王惴彭王惕信王憻榮王懫
穆宗皇帝名恒憲宗第三子生母懿安郭太后殿女汾陽女孫初
封遂王立爲太子元和十五年庚子閏正月梁守謙等

稱遺詔立之改元長慶在位四年服金丹崩壽三十六
葬光陵謚睿聖文惠孝皇帝廟號穆宗子五敬宗文宗
武宗懷懿太子湊安王溶
敬宗皇帝名湛穆宗太子生母恭僖王太后長慶四年甲
辰正月即位改元寶曆在位二年爲中官劉克明所弑
壽十八葬莊陵謚睿武昭愍孝皇帝廟號敬宗子五悼
懷太子普梁王休復襄王執中紀王言揚陳王成美
文宗皇帝名昂穆宗次子貞獻蕭太后所生初封江王敬
宗崩劉克明立絳王悟中尉王守澄等誅克明殺悟奉
而立之寶曆二年丙午十二月即位改元二太和九開

成五在位十四年壽三十二葬章陵謚元聖昭獻孝皇
帝廟號文宗子二莊恪太子永蔣王宗儉
武宗皇帝名瀍改名炎穆宗第五子生母宣懿韋太后初
封頴王文宗崩中尉魚弘志仇士良立為皇太弟廢太
子成美復為陳王殺之開成五年庚申正月即位改元
會昌在位六年壽三十三葬端陵謚至道昭肅孝皇帝
廟號武宗子五杞王峻益王峴兗王岐德王嶧昌王嵯
宣宗皇帝名忱憲宗第十三子生母孝明鄭太后初封光
王名怡中尉馬元贄立為皇太叔會昌六年丙寅三月
即位改元大中大中之政訖於唐亾人思詠之謂之小

太宗在位十三年壽五十葬貞陵謚元聖至明成武獻
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廟號宣宗子十二懿
宗靖懷太子漢雅王涇通王滋慶王沂濮王澤鄂王潤
懷王洽昭王汭康王汶廣王澭衛王灌女同昌公主
懿宗皇帝名漼宣宗長子生母元昭鼂太后始封鄆王名
溫宣宗愛通王滋欲立之以帝年長未決宣宗崩中尉
王宗實等矯詔定策立帝大中十三年己卯八月即位
改元咸通在位十四年壽三十一葬簡陵謚昭聖恭惠
孝皇帝廟號懿宗子八僖宗昭宗魏王佾涼王侹蜀王
佶威王侃吉王保恭哀太子倚

僖宗皇帝名儇懿宗第五子生母惠安王太后初封普王
名儼懿宗疾大漸中尉劉行深立為皇太子咸通十四
年癸巳七月即位改元五乾符六廣明一中和四光啓
三文德一在位十五年廣明元年黃巢作亂入長安帝
幸成都五年滅之光啓元年朱玫反奉襄王熅即偽位
改元建貞立三月即誅滅之由是干戈日尋權歸藩鎮
唐室不復振矣壽二十七葬靖陵謚惠聖恭定孝皇帝
廟號僖宗子二建王震益王陞
昭宗皇帝名敏更名曄懿宗第七子生母恭獻王太后初
封壽王名傑文德元年戊申三月僖宗崩群臣議以吉

王長欲立之觀軍容使楊復恭迎帝即位改元七龍紀
一大順二景福二乾寧四光化三天復三遷都洛陽文
改天祐一在位十六年光化三年宦官劉季述等廢帝
幽於少陽院矯制立太子裕明年神策使孫德昭等討
亂迎帝復位黜太子為德王天祐元年八月為朱全忠
所弒壽三十八葬和陵謚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
何皇后唐中葉天子不生立后至后乃得立亦見弒於
全忠子十七德王裕棣王祤虔王禊沂王禋遂王
禕景王祕祁王祺雅王禛瓊王祥端王禎豐王祁和王
福登王禧嘉王祜頴王禔蔡王祐

哀帝名祝昭宗第九子生母何太后初封輝王朱全忠代昭宗矯詔立爲皇太子天祐元年甲子八月卽位仍天祐年號不改元在位四年終丁卯三月全忠篡位封爲濟陰王明年弑之壽十七葬温陵諡哀帝後唐明宗追諡昭宣光烈孝皇帝唐亡

唐歷年圖曰高祖舉晉陽精兵承亡隋之弊席捲長驅遂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略六年之中海內咸服蓋以太宗爲之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拯民於水火之中[illegible]帝之上惜其好尙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慚德多矣高宗沉

溺晏安仁而不武使天后斲喪唐室屠害宗支毒流搢紳跡其本源有自來矣中宗久罹變辱備嘗艱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睿宗鑒於前轍立嗣以功可與權矣明皇能謀有斷再清內難開元之初憂勤庶政及天寶以降志欲旣滿侈心乃生忠直寖疏諂諛並進遂疽結於心腹而不寤豺狼伏於藩籬而不知一旦兵起邊隅腥羶汙伊洛流血染河隍乘輿播蕩生民塗炭使數百年之間干戈擾攘而不息肅宗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代宗分命群帥翦除兇醜使大河以北復爲唐臣其功皆不細矣然此兩君者武不足以決疑明不足以燭理歸無郭子儀之忠李光弼之智則僕固懷恩以困回紇之兵則天下已非唐有矣夫以肅宗之孝慈而制於李輔國不得養其父惑於張良娣不得庇其子以代宗之寬仁而聽讒臣之言使光弼不敢入朝懟憤而死懷恩招引外寇幾再亡國而又不思經遠之謀專爲姑息之政盜賊據州郡者因用爲牧守士卒殺主帥者因授之旄鉞唐之紀綱大壞不可復振則肅代之爲也德宗南面之初赫然有撥亂之志而闇淺猜愎親信多非其人舉措不由其道賦歛煩重果於誅殺故外寇未平而內盜先起於是困辱奉天播遷山南公

卿拜於賊庭鋒鏑集於黃屋尙賴陸贄盡心於內李晟渾瑊輸力於外故能誅殄元兇奉還宗祀逮其晚節偷惰之政甚於祖考矣順宗不幸嬰疾姦邪肆志而能委政冢嗣憲宗聰明果決得於天性選任忠良延納善謀卒能取蜀夏清劍南誅浙西俘澤潞平淮右復齊魯於是天下深根固蔕之盜皆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廓然而怠於防微變生肘腋悲夫穆宗蒙已成之業承既平之緒授任非才爲謀不臧使柙中之虎復縱暴於原野網中之魚得自脫於深淵元和之功於茲墜矣寶曆輕易荒縱自貽傾覆文宗優游不斷受制家臣雖有好

賢之心文雅之美皆不足稱也武宗英銳特達委任能臣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功業不究惜哉宣宗少歷艱難長年踐位盡心民事精勤治道賞簡而當罰嚴而必故方內樂業殊方順軌懿宗驕奢無度賊虐不忌輔弼之任委於嬖寵四海之財竭於淫樂民怨不知神怒不恤李氏之亡於此決矣僖昭嗣位天祿已去民心已離盜賊徧於寰區蓬蒿塞於城闕漂泊憂辱寄命諸侯當是之時雖欲救之其將能乎溫公又曰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未有叔遷天子廢置在手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唐世宦官之

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憲極於僖昭而唐因以亡夫寺人之官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強之直諫曹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行威福耳乃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溫纂唐雖快一時之憤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惡木之蠹而伐之其爲害豈不益甚哉

唐僭偽改元諸國

安史相繼以燕亂李希烈楚朱泚漢秦是黃巢齊宗權

董昌據越守光燕

燕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人本姓康其母阿史德爲覡居突厥中禱子於軋犖山既而娠生祿山因字之隨母嫁蕃將安延偃冒姓安更名祿山忮忍多智善測億人情通六蕃語天寶元年爲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明皇極尊寵之使爲楊貴妃養子肆行無忌久蓄異志天寶十三載十一月遂反於漁陽（今薊州）明年乙未僭稱

雄武皇帝國號燕建元聖武入據長安僭位二年目盲疽發愛少子慶恩欲立之長子慶緒使李豬兒弒之而自立改聖武二年爲載初元年又改天成天和縱樂飲酒賊敗棄長安奔鄴唐兵圍急奉璽綬讓於其將史思明思明救之卻王師遂縊殺慶緒并其四弟祿山父子僭位凡三年而滅

史思明寧夷州突厥種初名窣干明皇賜其名爲人姿癯露鳶肩傴背嶔目側鼻寡鬚髮躁健猾狡與祿山共鄉里先祿山一日生初黨祿山後降唐封歸義郡王乾元二載己亥復反僭稱大聖周王建元應天救相州（今彰德）

德佳殺慶緒并其衆襲其國號燕自稱應天皇帝改元順
天鑄順天得一錢僭位三年爲少子朝清欲殺長孽子
朝義立之朝義遂弑思明即僞位於東京（今河南府陝西西安府爲西京）改元顯聖敗於莫州（今任丘縣）其下多叛之逃奔范陽回
止幽州（今順天府）縊死思明父子僭位凡四年而滅

楚

李希烈燕州遼西人少籍平盧軍有功拜節度使建中四
年反自稱建興王天下都元帥遂據汴僭稱皇帝國號
楚建元武成貞元二年希烈勢日蹙遂成病親將陳僊
奇陰令醫毒死之斬其首并妻子七首函獻於朝尸之

於市僭位凡四年而滅

秦

朱泚幽州昌平人父懷珪事安史二賊大曆七年泚與弟
滔爲朱希彩部將希彩爲下所殺拜泚盧龍節度使泚
入朝京師遂失權滔得爲節度留後建中四年十月詔
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救襄城（今河南汝州）過闕
犒賞薄軍士激變擁逼入宮剽掠天子出幸奉天（今西安府乾州）令言推泚權知六軍事因乘機僭稱皇帝國號大秦
建元應天以姚令言李忠臣爲侍中源休同平章事張
光晟將鎮等俱爲僞官殺唐宗室七十七人圍逼奉天

三旬有六日敗於李懷光而退更國號漢改元天皇僭
位一年興元元年五月其將韓旻射墜塹中斬之傳首
以獻

齊

黃巢曹州冤句人世鬻鹽富於貲財善擊劍騎射喜養亡
命乾符二年王仙芝作亂於河南所在剽掠巢與其黨
入人募衆數千以應之北掠齊魯號衝天大將軍廣明
元年庚子十一月陷東京遂入長安大掠殺官吏及唐
子孫僭稱皇帝國號大齊建元金統殺人血流可流謂
之洗城中和三年李克用收復長安明年巢敗奔其甥

林言斬巢及兄弟妻子首以降凡僭位五年而滅

蔡

秦宗權蔡州上蔡人爲許牙將黃巢涉淮節度使薛能遣
宗權蒐兵淮西許軍亂殺能宗權外示赴難因逐刺史
據蔡以叛巢走出關宗權與連和援亂梁宋間巢敗死
宗權勢張甚嘯會逋殘有吞噬四海意所至屠老幼焚
室廬未嘗轉糧以啖人爲事自關中薄青齊南統荊郢
北亘衛滑千里無人煙光啓元年僭稱皇帝置百官悉
力攻汴州朱全忠不能敵朱瑾朱宣救之大破宗權宗
權盡驅其民入淮西全忠圍之爲愛將申叢所執折一

足檻車送京師斬獨柳樹下以中和三年叛至光啓四年而誅

越

董昌杭州臨安人初爲都將破曹師雄（王仙之餘黨）中和元年以爲杭州刺史劉漢宏作亂越州昌命其兵馬使錢鏐往攻破之昌遂移鎭越州以杭州讓鏐光啓二年丁未以昌爲浙東觀察使乾寧二年乙卯據越州託神詭衆僭稱皇帝國號大越羅平建元天冊自稱聖人鑄銀印方四寸文曰順天治國之印明年詔命浙東道招討使錢鏐攻之懼而乞降不許鏐將顧全武紿而執之自投於水斬首送京師僭位凡二年而滅

燕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道以攻城軍中號劉掘頭乾寧元年李克用請用以爲盧龍節度使未幾反覆背德反攻克用長子守文爲橫海節度使凡十四年仁恭有愛妾守光烝之開平元年守光遂執仁恭幽之殺兄守文自稱盧龍節度使梁以爲燕王凡四年乾化元年僭稱皇帝國號燕建元應天凡二年共僭位六年明年晉遣周德威攻之執守光及仁恭并家族械仁恭祭克用墓斬之守光亦伏誅

唐藩鎭

有唐全盛之時聲教四訖威行數萬里初置總管府後置都護府遂名曰經略節度大使睿宗景雲元年冬十月始以薛訥（子仁貴）爲幽州經略節度大使節度之名始此其後郭知運王君㚟分任隴右河西而節度始有常號開元十年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夏鹽六州以王晙領之晙貶命宰相張說兼之而節度使始用宰相兼領夫相權無不總統而令兼領節度此豈徒亂國制乃他日節鎭求內兼宰相之濫觴乎開元十五年以蕭嵩爲河西節度副大使嵩辟裴寬牛仙客爲判官張守珪爲刺史嵩本鶉

觚（今平凉府靈臺縣）小吏以才幹爲王君㚟腹心至是代君㚟節制無何張守珪牛仙客俱爲節度使而開元二十四年遂欲加仙客尚書張九齡曰尚書古之納言仙客乃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欲加實封九齡又不可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材也何有於尚書上悅乃賜仙客爵隴西縣公其後仙客蕭嵩俱拜平章事而裴冕亦竟入爲宰相肅宗寶應初安史賊帥張忠志以成德軍降即用爲節度使代宗廣德元年賊將田承嗣李懷仙薛嵩降上用僕固懷恩言亦各以爲節度使於是建節秉鉞者往往盜賊凶人動爲遨寇而侍中尚書平章僕射者得稱之迄於唐亡

莫能改矣自唐興以來邊將皆用忠厚名臣如突厥諸公出靖邊陲入相王室皆方叔召虎之倫其蕃將雖才勇如契苾何力阿史那社爾等猶在偏裨及開元以來重貴仙客寵任忠嗣天子意在開邊李林甫竊其志極力贊成且欲杜邊將入相之路始用蕃將爲節鎭而哥舒翰高仙芝安思順安祿山皆以執獲訊醜遷秩數鎭控制萬里恒文之强不足方之此皆明皇好大喜功林甫阿諛固寵載伐而下至於武宣諸節鎭各懷辛螫乘機遘會旋定而旋亂至僖昭之代汴(朱溫)晉(李克用)岐(李茂貞)蜀(王建)狠據虎吞裂三百年全盛之祚而覆之者蓋尾大之漸自天寶元年始也嗚呼後之謀國者其尚鑒於茲哉

歡江淮劉展稱强横李氏靈曜據汴宋僕固懷恩是大寧(懷恩封大寧郡王)成德節使李寶臣惟岳殺於王武俊士眞承宗世爲鎭田弘正代身即危王庭湊傳子元逵六傳鎔稱趙王起殺於養子張文禮盧龍逆竊李懷仙朱希彩後泚滔連叛王反後亂不止(朱滔稱冀王)納節儉張允伸耳李全忠至李匡籌晉王克用平幽州天雄反將田承嗣悅緒季安弘正次繼田布者非一姓何韓樂羅弘信紹威進爵爲鄴王楊師厚代歸於梁平盧懷玉李正己三傳師道以逆死彰義少誠代偲前少陽元濟因反誅

劉悟以功帥昭義從諫再傳稹始戮程日華主横海第三傳子權歸朝廷汴宋軍名改宣武始終臣節劉元佐士寧擅立亂亟更元和入朝有韓弘李懷光以朔方反淮南少游送賊款據襄陽者梁崇義西川劉闢死於悖夏綏拒命楊惠琳朱玫過駕爲邠寧同惡昌符鳳翔李同華韓建六逆俱建殺西川陳敬瑄楊師立反在東川岐李茂貞傳繼曮王重榮據河中險鎭海李錡淮南駢王緒刺光因宗權許州留後鹿晏弘江陵懷逆劉漢宏

盧龍鎭(幽今順天府莫今河間府任丘縣嬀今延慶州檀今密雲縣平今永平府薊今薊州)

盧龍鎭治幽州共地則幽莫嬀檀平薊凡六州初爲制奚

契丹而設薛訥首爲之天寶三載以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領亦名范陽代宗廣德元年賊將李懷僊逐史朝義舉州降仍故地以爲節度使凡五載大曆三年兵馬使朱希彩及經畧副使朱泚朱滔共殺懷僊自稱留後朝廷不能討以宰相王縉領節度使縉至鎭不能制勞軍而還後希彩驕虐孔目官李懷瑗因衆怒殺之朱泚請衆權知留後詔授節鉞居二年泚入朝留闕下以弟滔知留後德宗建中二年滔助田悅拒朝命反涿州刺史劉怦以書諫不聽與李納等皆稱王四年十月涇原兵變擁泚爲主上幸奉天李晟等收京泚將韓旻斬泚

以降貞元元年滔死以劉怦爲節度使鎮幽州怦死子濟代立元和五年濟立長子緄爲留後次子總弑父與兄而自知軍府事詔亦授以節元和十五年總數見父兄爲祟奏乞棄官爲僧擇麾下宿將有功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羨慕朝廷祿位之志克融滔之孫也總行至定州死朝廷見幽州屢叛以宰相張弘靖領節度使克融等羈旅京師日久上方酬宴時相又無遠略不加錄用至假匄衣食各懷怨憤有詔勒歸本軍驅使而弘靖由平章出鎮養高自尊罕理軍務委任幕僚韋雍會雍杖繫軍校士卒因呼噪作亂幽

弘靖殺韋雍等迎朱克融爲留後朱氏再既幽州朝廷不能討即授以節敬宗寶曆二年本鎮復殺克融而立其子鎮將李載義殺之亦授節文宗太和五年又爲牙將楊志誠所逐志誠得節加右僕射轉驕僭不法居二載而史元忠逐之獻其所造袞龍御物詔流志誠嶺南殺之授元忠節鉞武宗會昌元年牙將陳行泰弑元忠已而軍中殺行泰立張絳雄武軍使張仲武討平之二年以仲武爲節度使宣宗大中三年死子直方嗣喜游獵性忍暴軍中欲爲亂直方舉族逃歸京師衆推牙將周綝請命授節四年八月死衆推張允伸留後亦授節

在鎮二十三年甚得衆心死子簡會嗣平州刺史張公素夙有威望爲幽鎮所服帥州兵來奔喪簡會懼奔京師詔授公素節李茂勳逐而代之僖宗乾符元年致仕子可舉嗣廣明元年可舉大破李克用克用亡走沙陀光啓元年牙將李全忠殺可舉奪其位二年八月死子匡威嗣昭宗景福二年爲弟匡籌所逐奔鎮州乾寧元年李克用攻匡籌殺之表劉仁恭爲節度使仁恭背德克用自將擊之反爲所敗仁恭取滄景德州哀帝天祐四年爲其子守光所幽守光僭稱帝後唐莊宗自將入幽州執守光并其父仁恭歸誅之幽州自祿山至仁恭

二百四十餘年凡十七易主至石晉遂淪於左衽矣

薛訥—安祿山—史朝義—李懷僊—朱希彩—朱泚
　　　　　　　　　　　　　　　　　└朱滔

劉怦—子劉濟—子劉緄
　　　　　　　劉總—張弘靖—朱克融—克融子

李載義—楊志誠—史元忠—張絳—張仲武—子直方

周綝—張允伸—子簡會
　　　　　　　公素—李茂勳—李可舉—李全忠

子匡威
　匡籌—劉仁恭—子守光

成德鎮（恒今眞定府趙深定俱今眞定府屬州易今保定府易州）

成德鎮治恒州其地則恒趙深易定凡五州安氏以其將張忠志爲節度使肅宗寶應元載降於辛雲京僕固懷恩引爲黨援以自固仍故地奏爲節度使號成德軍賜姓名李寶臣時諸鎮盡收安史餘黨擁勁卒結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務姑息不能制代宗大曆十年魏博田承嗣反李寶臣奉先討之朝廷嘉其功遣中使馬承倩往勞寶臣遺以百縑承倩詬而擲諸道兵馬使王武俊激怒之寶臣遂玩寇不戰承嗣得不敗在鎮二十年欲以軍府傳其子惟岳以其年少闇弱豫殺諸將難制者數十人惟易州刺史張孝忠及王武俊得全寶臣於建中二年死惟岳自稱留後朝命不許遂與李納同叛田悅以拒朝命張孝忠遣使奉表詣闕通誠上悅即以孝忠爲成德節度使三年惟岳爲孝忠所敗其判官邵眞力勸惟岳歸命田悅使人讓之遂殺邵眞王武俊方與張孝忠等戰自知爲惟岳所忌引兵還襲殺之傳首京師朝命改張孝忠爲易定滄節度使止以武俊爲恒冀團練使且令以糧三千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大失望遂同滔反興元元年赦其罪以爲成德節度使十七年死子士眞嗣憲宗元和四年士眞死子承宗自爲

留後是後數叛數致討數赦罪復官爵元和十五年死弟承元不敢稱留後表請除吏詔以田弘正爲成德節移承元鎮滑州（今大名府滑縣）弘正自魏博徙成德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殺之自知留後詔以田布鎮魏博與成德將牛翼元同討庭湊魏博將史獻誠殺田布朝廷所不能討各授以節文宗太和八年庭湊死子元逵自知留後朝授以節宣宗大中九年乙亥死立其子紹鼎十一年死立其弟紹懿在鎮十年爲政寬簡軍民便之疾病以軍政歸紹鼎子景崇王僖宗中和二年癸卯死子鎔嗣後與李克用連和承制進爵趙王梁末帝龍德間養子張文禮弑之

李寶臣—李惟岳—張孝忠—王武俊—王士眞

王承宗
王承元—田弘正—王庭湊—王元逵—王紹鼎
王紹懿

王景崇　王鎔

魏博鎮（魏今大名府博今東昌府東北德今濟南府德州滄今河間府滄州瀛今河間府）

魏博鎮亦名天雄軍治魏州其地則魏博德滄瀛凡五州史朝義兵敗其將田承嗣舉五州降僕固懷恩亦奏爲節度使與張忠志等同授節代宗廣德元年甲辰詔爲

天雄軍從之承嗣籍境內戶口壯者皆爲兵數年間有衆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衞謂之牙兵爲安史父子立祠稱爲四聖且求入相上加平章事以安樂公主妻其子華而承嗣愈驕大曆十年反陷相今彰德府洺今廣平府衞今衞輝府夏四月削其官爵發諸道兵討之而李正已按兵不進李寶臣憤中使索賂亦逗留無功十一年二月赦其罪聽與家屬入朝竟不至十四年死以其姪悅爲留後上命馬燧討之德宗建中二年朱滔王武俊發兵救悅四年悅滔武俊李納四鎮俱稱王興元元年上表謝罪詔復其官爵兵馬使刑緒殺悅遣使以聞詔授緒

以節貞元十一年加同平章事夏四月死緒乃承嗣子尚嘉誠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幼弱公主子之遂得立憲宗元和七年死兵馬使田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數規諫季安忌之會病死立其子懷諫朝廷欲討之宰相李絳策魏博必內亂不煩用兵已而魏鎮果推田興絳勸上撫納遂降白麻又遣裴度宣慰其軍賜賚給復加厚魏人感悅賜興名弘正十四年入朝加侍中弘正恐一旦物故魏人以故事繼襲命兄弟子姪俱仕於朝十五年成德帥王承宗死詔以弘正代之遂爲兵馬使王庭湊所害起復其子布爲魏帥使討之

復爲魏將史憲誠所害朝廷不能詰竟加憲誠節文宗太和二年牙將亓志紹作亂殺憲誠推何進滔爲留後八月授以節開成五年死詔以其子重順嗣賜名弘敬懿宗咸通六年死子全皞嗣十一年將士逐之推韓君雄爲留後賜名允中與節鉞僖宗乾符元年死子簡嗣簡反其將樂行達殺之賜名彥禎用以代簡文德元年軍中苦其子從訓之虐逐之而推牙將羅弘信知留後事弘信殺彥禎父子遂領節鎮昭宗光化元年死子紹威嗣天祐元年進爵鄴王三年苦魏鎮牙兵父子相繼親黨膠固自史憲誠以來往往易置屠戮鎮帥迎朱全忠

殺八千家嬰孺無遺用此削弱紹威死子周翰嗣竟爲梁移領他鎮而以楊師厚代之梁亡其地入於晉

田承嗣—子田緒—子季安—子懷諫—出弘正

姪田悅

子田布—史憲誠—何進滔—子弘敬—子全皞

韓允中—子韓簡—樂彥禎—子從訓—羅弘信

子紹威—子周翰—楊師厚

澤潞鎮 澤今澤州潞今潞安府懷今懷慶府衞今衞輝府河陽今河南府孟津縣

澤潞鎮亦號昭義軍治潞州其地則澤潞衞懷河陽凡五

州初李光弼裨將安抱玉屢有戰功恥與賊同姓賜姓
李氏方爲鄭陳（今開封府鄭州陳州）潁亳（今鳳陽府潁州亳州）節度使代宗
廣德元年僕固懷恩怨望欲反時抱玉從弟邠州別駕
李抱眞在其麾下脫身歸京師上納其策平懷恩永泰
元年用爲澤潞節度使先是磁山將薛嵩以相（今彰德府）貝（今廣平府清河縣）
洺（今廣平府）磁（今磁州）降於僕固懷恩懷恩欲樹黨
郎奏以爲節度使與澤潞接壤俱號上黨抱眞至鎭籍
民丁得精兵二萬人遂雄視山東於是昭義步兵爲諸
道最後田承嗣反時薛嵩已死弟崿代立承嗣誘其將
裴至清逐崿而四州皆陷於承嗣德宗興元元年朱滔

攻貝州抱眞以義動王武俊約爲兄弟與同破朱滔貞
元十年死上遣中使召其子緘赴東都以都虞侯王延
貴義勇聞軍中特授節度使賜名虔休死李長榮代之
長榮死上遣中使諭軍中爲將士所附者即與節米希
晧爲衆所服中使以手詔付之希晧辭兵馬使盧從史
與監軍相結越次擬節即以授之憲宗元和二年與王
士眞等通擅出兵不奉詔命四年遭父喪賂吐突承璀
起復爲金吾大將軍以本軍討王承宗又陰與通謀上
用裴垍策命承璀誘執之貶驩州司馬當從史被執士
卒皆甲以出烏重胤當軍門叱衆散之上嘉其功即欲

授以昭義李絳不可改授孟元陽而以重胤鎭河陽元
和十四年平盧將劉悟執李師道詔授以義成節十五
年王承元歸命授以義成改劉悟昭義將監軍多驕縱
悟憤殺其監軍劉承偕及磁州刺史張汶朝廷不問寶
曆三年死子從諫匿喪求知留後李逢吉等沮李絳議
竟授以節武宗會昌二年死子稹自爲留後李德裕請
討之遂調畫機宜以盧鈞建昭義節招懷五州四年八
月稹謀主郭誼見勢窮斬稹以降詔斬誼以謝潞人盧
鈞素寬衆皆歸悅後李鈞代之爲沙陀所殺而孟方義
領昭義節李克用遂以孟方義鎭邢李克修鎭潞昭義

分爲二後俱入於晉

薛嵩—弟崿—李抱眞—王虔休—李長榮—盧從史
孟元陽—劉悟—子從諫—子稹—盧鈞—李鈞
孟方義—李克修

平盧鎭（鄆今兗州府鄆城縣曹今曹州濮今東昌府濮州登今登州府淄今濟南府淄川縣青今青州府齊今濟南府兗今兗州府沂今沂州密今高密縣海今淮安府海州萊今萊州府）
平盧鎭治淄青其地則鄆曹濮登淄青齊兗海沂密萊凡
十二州安祿山以呂知誨守之軍將王元志董泰與劉

客奴謀殺知誠遣使與顏真卿相聞自歸朝廷賜客奴
名正臣以爲平盧節度使正臣謀襲范陽不克肅宗至
德二載爲王元志所酖詔授元志節乾元元年死上遣
使往諭就察軍中所欲立者裨將高麗人李懷玉乃殺
元志之子而推侯希逸即授以節節度使由軍士廢立
自此始上元二年兵馬使田神功平劉展詔割兗鄆以
爲節度使代宗永泰元年侯希逸亦爲李懷玉所逐懷
玉竟得節賜名正己大歷十年奉敕討田承嗣承嗣畢
辭下之遂按兵不動又得曹濮徐鄆兗五州乃徙治鄆
使子納守青州帶甲十萬雄據山東德宗建中二年死

納自領使與李惟岳連兵救田悅三年四鎮俱僭稱王
後去王號上表謝罪以貞元八年死子師古嗣亦跋扈
不臣與淮泗私通死弟師道不率訓誨師古命諸將勿
妄推戴竟立之時天子與宰相方銳意討蔡而師道陰
庇吳元濟遣刺客殺武元衡傷裴度置留後院於東都
潛納亡命謀焚宮闕又盜斷建陵門戟而朝廷乃旋王
承宗憲宗元和十二年元濟伏誅師道懼始奉表納質
獻沂海密三州十三年下詔討之田弘正屢敗其兵有
都將劉悟得衆心師道忌欲殺之悟乃反兵夜攻師道
并其二子斬之又誅同逆二十餘家十二州皆平上命

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其衆分其地爲三道以鄆濮曹
爲一道號天平軍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密沂爲一
道從劉悟爲義成軍節淄青既分地隘兵少三帥相持
莫敢爲亂而王仙芝起濮黃巢起曹攻剽州縣官軍不
能討迄於唐亡是三道分而藩鎮弱藩鎮弱而府兵不
足以制盜杜一蛇而一蛇旋生倚伏之理然也

呂知誨—劉正臣—王元志—侯希逸—李正己

子李納—李師古
　　　　李師道—劉悟

朔方鎮 靈今寧夏衛亦名靈武

朔方軍治靈州初爲捍禦突厥而設明皇開元間以王晙
爲節度使蘭州胡康待賓反晙與天平節度使張說討
平之餘黨復叛貶晙用說兼領朔方軍賊平召還以河
西判官牛仙客代之仙客能勤職業上欲加以尚書張
九齡不可李林甫迎上意贊成之卒罷九齡相而以仙
客同三品初安豐軍使王海賓同薛訥擊吐蕃戰死上
哀之育其幼子忠嗣宮中及長勇敢善戰竟授朔方節
忠嗣有賢將風以持重安邊爲務常曰太平之將但
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徼邊功然性不

出則天寶十一載忠嗣得罪以安西節度使安思順領朔方十四載安祿山反擢郭子儀鎭朔方徵其兵赴行營卒平安史收復兩京肅宗至德二載九節度潰於相州召子儀還京師用李光弼代之光弼與僕固懷恩俱出自子儀偏裨懷恩以功大負潰中悵怨挈引吐蕃回紇入寇雖賴子儀力回紇受盟吐蕃夜遁而靈武用是凋斃代宗廣德二年子儀薦路嗣恭鎭朔方副恭披荊棘立軍府威令大行大曆中楊炎忌崔寧出寧領朔方寧入朝以李懷光兼之懷光叛死授節於楊朝晟朝晟有疾欲使寧州刺史劉南金領軍政而朝命神策將李朝寀衆不從遂推高固詔授節憲宗元和二年上欲華邊將留後弊特用范希朝爲朔方節度使希朝選用沙陀朱邪爲前鋒賊不敢犯後朔方分夏（今寧夏衛）銀（今葭州）綏（今綏德州）爲一鎭振武（今大同府蔚州）爲一鎭朱邪赤心賜姓名李昌國用爲振武節度使僖宗時李克用平黃巢封晉王朔方河東皆爲所有

王晙—張說—牛仙客—王忠嗣—安思順—郭子儀

李光弼—路嗣恭—崔寧—李懷光—楊朝晟—高固

范希朝—李昌國

河東鎭

河東鎭治太原與朔方相爲犄角亦爲捍禦突厥而設天寶四載以王忠嗣爲朔方節度使兼領河東自朔方至雲中數千里要害地悉置城堡敵遠遁不敢犯邊人以爲自張仁愿後將帥皆不及忠嗣既以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兼領河東祿山反郭子儀命李光弼敗之遂薦光弼領河東鎭收復兩京後子儀被讒用光弼代領朔方而改王思禮於河東思禮入爲司空管崇嗣代崇嗣失政以命鄧景山寶應元年景山爲其下所殺詔以辛雲京爲節度使在鎭數年卒上命宰相王縉出領河東縉還路嗣恭繼之嗣恭入爲兵部尚書詔授節於馬燧燧見鎭兵單弱加意選練居三年得精兵三萬辟張建封爲判官李自良爲代州刺史李懷光反燧與渾瑊破滅之上即拔自良代燧而建封亦爲徐濠泗節度使貞元十一年自良卒以李說爲留後授節十六年用鄭儋代李說而預擇可以代儋者以嚴綬自幕僚進奏記其名用爲留後後竟卽眞在鎭九年軍政一出監軍裴均元和四年請以李鄘自代上雖從之而實欲革邊將自請留後之弊數月以朔方帥范希朝易之五年用王鍔代鍔吏事精敏軍實充羨元和十年鍔卒用宰相張弘靖

代之十四年裴度爲皇甫鏄所忌亦由平章事出鎮河東而從弘靖於宣武穆宗即位召度爲司空河東節帥上自爲太子時李聽不肯私獻馬器之至是中旨用聽自羽林將軍出鎮河東敬宗寶曆二年用李程代文宗太和四年改命柳公綽公綽以沙陀朱邪執宜爲九姓六州所附奏以爲陰山都督厚禮結納執宜感恩爲之盡力自是敵畏服不敢犯塞七年李載义代之武宗會昌元年上以回鶻犯塞遣兵部侍郎李拭巡邊拭薦劉沔可任大事遂用爲河東帥二年大破回鶻迎歸太和公主與張仲武有隙徙義成而宰相李石出鎮時方討

昭義劉稹石命楊弁將橫水戍卒千五百人往助戰因府庫空竭止人給一縑猶石家出也楊弁遂激變作亂石奔汾州朝議欲罷兵李德裕力勸兼討之遂勒諸道進兵而榆社戍卒皆太原人恐官軍討弁戮及妻孥自請取太原遂協力擒弁并其黨誅之劉沔復鎮河陽會昌五年用王宰代宣宗大中元年吐蕃論恐熱入寇宰以朱邪赤心爲前鋒擊破之赤心賜姓名李昌國時已節度振武河東自王宰後李業盧鈞屢更代而昌國叔欲以其子克用領大同朝廷不即從父子逆命乾符中河東帥竇澣曹翔皆爲所敗以崔季康代季康爲其下

所殺乃用康傳珪將士又殺之特命宰相鄭從讜出鎮河東後克用平黃巢而河東地悉爲所有

王忠嗣—安祿山—李光弼—王思禮—管崇嗣
鄧景山—辛雲京—王　縉—路嗣恭—馬　燧
李自良—李　說—鄭　儋—嚴　綬—李　鄘
范希朝—王　鍔—張弘靖—裴　度—李　聽
李　程—柳公綽—李載义—劉　沔—李　石
王　宰—李　業—盧　鈞—竇　澣—曹　翔
崔季康—康傳珪—鄭從讜

隴右河西鎮

鄯州今西寧衛涼州今涼州衛鎮西北庭俱在要荒外去長安萬里

隴右治鄯州河西治涼州亦設於唐初皆以備禦吐蕃開元十年冬十月以郭知運爲隴右節度大使九年卒王君㚟自其部曲代之十五年吐蕃致書不恭上怒君㚟事邊功大破吐蕃竟爲回紇降將護輸所刺詔用其麾下蕭嵩爲節度使嵩承君㚟新喪河隴震駭之時而能用裴寬牛仙客張守珪群策効力綢繆布置人心寖安十七年加嵩尚書令遥領河西而崔希逸爲節度使希逸與吐蕃邊將乞力徐定盟各去守備罷兵耕牧朝廷遣內侍趙惠琮往察事宜見敵境無備矯詔強希逸襲破乞力徐於西海吐蕃復絕朝貢希逸愧恨失信而卒

時北庭節度使蓋嘉運擒突騎施可汗改領河西隴右天寶五載又以朔方河東節度使王忠嗣兼領二鎮控制萬里勁兵重鎮俱在掌握與吐蕃連戰拓地數千里又討吐谷渾獲其全部李林甫見其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忠嗣又數稱安祿山必反遂解河東朔方鎮上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慮得不償失堅執以爲非策上已不悅林甫搆其罪激上怒徵之禍且不測麾下哥舒翰力陳其冤得免死貶漢陽太守即用翰爲隴西節度使八載拔石堡城兼領河西安祿山反取翰守潼關以梁宰代而李嗣業爲副上幸蜀段秀實勸宰嗣

業勤王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至德二載嗣業與郭子儀收復兩京授以鎮西北庭節度乾元二年攻鄴城中流矢卒荔非元禮代將其衆竟授以節寶應元年行營兵殺之詔以馬璘代吐蕃陷長安上幸陝賊圍之璘引兵奮擊破賊解圍大曆元年由鎮西北庭兼領邠寧初李嗣業調行營兵討安史以李元忠郭昕爲兩鎮留後因授以節鉞值中國多事而河隴鎮北四鎮俱沒於賊隔絕十餘年元忠等閉境拒守建中二年遣使從回紇取道上表言狀帝嘉之各賜爵郡王昕子儀弟也宣宗大中三年邠涇諸鎮克復河湟沙州將張義潮亦降於是

河今河州衛湟今莊浪衛瓜今肅州衛西五百里伊今肅州北哈密衛西今吐蕃境甘今甘州衛肅今肅州衛蘭今蘭州鄯河岷今岷州衛廓今西寧衛西十二州復入於唐即四鎮地盡歸義潮即以義潮爲節度使久之召入朝而龐勛亂起王仙芝黃巢繼之唐已不復振矣

- 郭知運—王君㚟—蕭嵩—崔希逸
- 蓋嘉運—王忠嗣—哥舒翰—梁宰、李嗣業
- 荔非元禮—馬璘—李元忠、郭昕—張義潮

邠寧鎮

邠寧鎮治邠州天寶末安祿山反上幸梁州諸道帥皆率所部勤王河隴遂沒於吐蕃於是置鎮於邠州時馬璘勇冠三軍代宗大曆元年代荔非元禮將鎮西之兵敗吐蕃詔兼邠寧節度使以段秀實爲都虞侯事皆咨議軍府肅然上以吐蕃屢寇邊命郭子儀建節鎮邠州改璘於涇原今平涼府涇州原州璘往鎮涇州以段秀實知留後兵馬使王童之乘四鎮羈旅之師散怨誹欲謀作亂秀實防患未然克定禍亂後以韓游瓌鎮邠寧德宗貞元四年游瓌以病求歸詔以張獻甫代憲宗元和二年高

崇文平蜀，即命鎮西川。崇文自陝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願効死邊陲。在蜀一年，改爲邠寧節度使。宣宗天中三年，克復河湟。六年，党項擾邊，上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畢諴議邊事，諴援古據今，具陳方畧，上悅曰：不意頗牧近在禁中。乃用諴鎮邠寧，果招諭党項降之。僖宗以王行瑜鎮邠寧，行瑜與李茂貞數犯京師，叛逆乘輿，賜鐵券，加尚父。李克用討而誅之，唐亦亡。

馬璘—郭子儀—韓游瓌—張獻甫—高崇文

畢諴—王行瑜

涇原鎮

涇原鎮治涇州，與邠寧同設於天寶末。大曆初，徙邠寧節度使馬璘鎮涇原。十一年，璘卒，上雅聞段秀實名，用以代璘。秀實奉身清儉，軍令簡約，甚有威惠，爲楊炎所忌，徵爲司農卿，而以李懷光代之。涇原士卒不奉詔，復求秀實。詔改朱泚。泚入朝，又改姚令言。李希烈反，攻襄城，（今河南府汝州）敕令言往救，過闕因賞薄而譟，上出幸奉天。令言乃推舊帥朱泚爲主，據長安。涇原判官馬河清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輸行在。詔授以涇原節度。興元元年，爲大將田希鑒所殺，降於泚。李晟收京，泚同令言亡走，投希鑒，希鑒閉城拒之。泚誅，詔以希鑒鎮涇原，廣安其心。李晟進爵西平王，鎮鳳翔，託巡邊，以計執爲亂石奇等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并縊殺希鑒，衆股栗，莫敢動。貞元四年，用劉昌爲節度使。自昌以後，屢更帥而僞昭之代，遂爲岐蜀分割矣。

唐有河西隴右，不必復置邠寧涇原；自京都不守，則邠涇遂爲敵衝；自中原喪亂，則邠涇乃其腹背。若此重鎮，倘皆以郭子儀、段秀實、李晟輩爲之，鞏𢤱安於磐石，奈何使朱泚、姚令言、田希鑒出入於其間，安得不荼毒忠良，而草菅民命耶？及黃巢以後，乃爲王行瑜、李茂貞所[illegible]，天子[illegible]中興勳戚，群擁日磨牙礪爪其間，惟有俛首吞聲而待其亡[illegible]，嗚呼惜哉。

馬璘—段秀實—朱泚—姚令言—馬河清

田希鑒—劉昌

鳳翔鎮

鳳翔鎮治扶風。（今鳳翔府，唐爲扶風郡，屬關內道，於京師爲三輔地。）安祿山反時，內備征討，外禦吐蕃，與邠涇相爲犄角。初以崔光遠爲節度使。後朱泚自幽州入朝，上以朱滔鎮幽州，而改泚於鳳翔，從泚北來將士，皆在鳳翔。泚復入朝，上思得重臣代之。時盧杞忌張鎰忠直

譎帝排鎰出之德宗建中二年爲泚將李楚琳所害時泚已叛上在奉天方欲幸鳳翔蕭復箕泚部曲必有與同逆者乃尼其行爲遲留一日次軝得張鎰報楚琳遂降於泚泚伏誅楚琳又遣使入貢上雖勉授節而心惡之興元二年入朝用李晟代之晟至鎮治殺張鎰之罪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軍府大安憲宗元和中改用李惟簡練兵勸農吐蕃不敢過文宗太和九年李訓鄭注謀誅宦官以注鎮鳳翔意在內外協勢而注敗死質明初黃巢陷兩都上出奔用宰相鄭畋鎮鳳翔中和元年行軍司馬李昌言將兵屯興平還襲鳳翔爲亂畋

委留後於昌言西赴行在有宋文通者平昌言之亂上賜姓名李茂貞即用爲節度使屢犯宮闕脅天子進爵岐王秦王後唐同光二年死子從曮嗣爲節度使

崔光遠—朱泚—張鎰—李楚琳—李晟—李惟簡
鄭注—鄭畋—李茂貞—李從曮

荊南鎮 今荊州府唐爲江陵郡屬山南道

荊南鎮治江陵天寶十四載以永王璘遙領安祿山反上欲命諸王分總節制高適力言不可上竟以璘領四道節度鎮江陵璘恃財賦重地謀不軌如東晉故事分遣將襲吳郡廣陵江淮大震肅宗至德二載敗死其後帥荊南者多忠順朝廷不詳載惟高季昌以天祐四年授節唐亡據其地稱王至宋國乃除

山南東道

山南東道治襄陽安祿山反以魯炅爲節度使賊將武令珣田承嗣圍之周歲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炅扼其衝要南夏得全後來瑱破賊有功軍中號來嚼鐵用以代炅在鎮數年程元振譖而流之賜死播州以梁崇義代崇義有勇力能捲鐵箭鉤沉數寡言得衆心懲來瑱之見枉與河北諸鎮結盟拒命然兵勢孱弱禮數最恭德宗

建中二年賜鐵券以爲平章事徵之終不至命李希烈督諸道兵討之殺崇義傳首京師以李承代希烈大掠襄陽自承後鎮襄者亦多忠順不具載

河中鎮 今平陽府蒲州亦名河中府

河中鎮治蒲州代宗用李懷光爲帥德宗建中二年朱泚反上幸奉天懷光率兵赴奉天之圍自以千里赴難爲盧杞所擯咫尺不得見天子遂反帝奔梁州李晟克復泚伏誅懷光遣子璀詣行在謝罪上遣孔巢父宣慰其軍懷光素服聽詔巢父不爲止懷光慚於其下殺巢父復反上遣渾瑊馬燧等討之貞元元年懷光敗自縊河

中和僖宗以後王重榮兄弟朱玫朱昌符交亂河中卒
并於李克用

河南鎮

河南鎮治汴州亦名宣武軍設於天寶末安祿山反郡縣
多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起兵拒之上以為
河南都知兵馬使天寶十五載以號王巨代之加節度
使屢破賊有功肅宗自蜀召還命宰相張鎬兼領寶應
元年命來瑱為河南節度使瑱敗屈用衛光遠代改瑱
於襄陽大曆十四年以兵馬使孟鑒為留後旋投節都
虞候李靈曜殺而代之北結田承嗣欲效河北諸鎮部

馬燧等討之擒送京師伏誅建中二年詔改河南為宣
武軍以李勉為節度使四年李希烈反攻汴州勉城守
月餘外救不至將其衆歸宋州希烈陷汴州據之興元
二年劉洽克汴州希烈伏誅即以洽為節度使賜名元
佐其母每誡元佐報國故始終不失臣節貞元八年卒
將終命將吏請帥將吏竟擁其子士寧朝廷不得已從
之九年十二月兵馬使李萬榮以士寧淫亂殘忍逐之
即以萬榮代鎮十二年萬榮病軍亂詔以董晉代之前
虞候鄧惟恭復謀作亂晉誅其黨而械惟恭送京師
又以陸長源為行軍司馬佐之長源性剛率刻急軍中

惡之貞元十四年晉卒宣武軍亂殺長源以宋州刺
史劉逸準為節度使逸準卒軍中思劉元佐之恩推其
甥兵馬使韓弘為留後詔授以節弘持重寬簡沉毅多
斷將兵識其才鄙勇怯指顧必稱其事先是吳少誠遣
使約逸準共攻陳許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
選兵三千進擊少誠由是少誠失勢宣武軍自元佐卒
後凡五亂弘召首倡者及黨三百人悉斬之在鎮二十
年卒無一人敢譁者元和十四年弘入朝進獻頗厚而汴
庫尚充仞蓄積無算以弘為司徒中書令收鎮河東而
以宰相張弘靖帥宣武弘靖宰相子少有令聞在朝簡

默及帥河東承王鍔聚斂之餘帥宣武繼韓弘嚴猛之
後廉謹寬大上下安之穆宗長慶二年以李愿代愿性
奢侈薄賞賜而峻刑威軍中作亂愿奔鄭州衆推李岕
為留後群臣請如河北故事李逢吉不可遂除韓弘弟
韓充鎮宣武岕腹心將李質斬岕首以降充未至權知
軍務充至籍軍中為亂者千餘人一朝逐之曰敢少留
境內者斬於是軍政大治太和七年李程自河東改鎮
宣武程亦宰相也大中九年平章事裴休亦以作相離
疾出鎮宣武軍僖宗中和二年朱溫降賜名全忠三年
以為宣武節度使未幾兼領三鎮又兼四鎮而河南汴

朱，諸州皆拱手授之矣。溫又破朱宣、朱瑾，兼食山東諸鎮，卒移唐祚。朱宣，諸書俱誤作瑄，惟五代史改正作宣。

吳王祗—虢王巨—張　鎬—來　瑱—崔光遠

孟　鑒—李靈曜—李　勉—劉元佐—于士寧

李萬榮—董　晉—劉逸準—韓　弘—張弘靖

李　愿—韓　充—李　程—裴　休—朱全忠

淮南鎮

淮南鎮治揚州。天寶十四載，永王璘叛於江陵，上以諫議大夫高適有先見之明，以適爲淮南節度使，與來瑱討之。自適之後，節使多朝班清望，不敢恃逆。憲宗元和中，王鍔領節。文宗時，宰相牛僧孺以維州失策，出爲淮南節度使。宣宗時，宰相杜悰代。悰好游宴，以崔鉉代。僖宗時，黃巢反，高駢屢破之，以爲淮南節度兼鹽鐵轉運使。中和二年，加侍中，罷其所兼二使，由此跋扈不臣，貢賦遂絕。末年信用呂用之等，軍政大壞。光啓三年，駢將畢師鐸結宣州觀察使秦彥共攻揚州，入其城，殺駢，并其子弟甥姪同坎瘞之。廬州刺史楊行密起兵討鐸，箴攻拔其城，師鐸與彥等敗走，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饑羸無

復入。然上以淮南久亂，命朱全忠兼領淮南節，而以行密爲副使。後孫儒攻破揚州，行密走歸廬州，屢敗孫儒，復取揚州，詔以爲淮南節度使，後稱吳王。於是群雄分割，錢鏐王兩浙，馬殷、劉隱始各霸一方矣。

高　適—王　鍔—牛僧孺—杜　悰

崔　鉉—高　駢—朱全忠—楊行密

淮西鎮

淮西鎮治蔡州，蔡今汝寧府，申今信陽州，光今光州，俱屬汝寧府。亦號彰義，其地則申、光、蔡三州。初設節，以李忠臣爲節度使。忠臣貪殘好殺，多通將吏妻女。大曆十四年，族子李希烈逐之，自稱留後，詔授以節。建中三年，希烈反，興元元年僭號，其將陳仙奇斬之以降，詔以爲節度使。是年，吳少誠殺仙奇，詔又授以節。少誠據淮西十六年，驕橫，討之不能克，乃復其官爵。至憲宗元和四年死，其大將吳少陽自爲留後，時方用兵河朔，不暇討。元和九年，其子吳元濟自領軍務，將士有勸歸朝廷者皆殺以殉，而以董重質爲謀主。十年，下詔討之。淄青李師道陰庇元濟，分遣刺客劫東都，焚陵寢，殺宰相，以恐喝朝廷，求罷兵。時在庭縉紳言休兵者甚衆，上力排群議，獨用裴度策，討賊益急，以韓弘爲都統，李光顏、烏重胤、李愬等皆受節制，又用裴度爲宣慰招討等使。

十二年李愬雪夜入蔡州擒元濟檻送京師斬元濟而
赦重質淮西平

李忠臣——李希烈——陳仙奇——吳少誠

吳少陽——子元濟

劍南鎭後分西川東川西川漢之益州唐至德初於州治置劍南西川節度今爲成都府東川漢之梓州唐乾元中於州治置東川節度今爲潼川府

劍南鎭治益州天寶元年設初章仇兼瓊治蜀楊釗依之楊釗者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爲宗黨所鄙客游梁益與富民鮮于仲通善常貸以財而仲通又爲兼瓊

所厚兩人共議資道入京以貴妃故得寵於上改名國忠轉引仲通竟授劍南節度使嘗伐南詔死者六萬人復益兵以往又敗沒俱爲國忠所庇朝廷不問肅宗時改劍南爲二道曰東川西川以李奐鎭東川崔光遠鎭西川而嚴武三建節領西川任漢川刺史崔旰擊吐蕃攘地數百里武卒軍中推王崇俊朝廷投郭英乂崔旰殺英乂詔以宰相杜鴻漸充山南西道副元帥鎭東西川崔旰方與新節使張獻誠戰大敗之奪其旌節鴻漸懼爲之請於朝以節制讓之大曆三年授旰西川節旰以弟寬知留後入朝楊子琳帥精騎入城寬不能禦奔

漢州旰妾任氏出家財募兵破走之詔加旰工部尚書賜名寧還鎭卒張延賞代韋皐者延賞婿也嘗請西川延賞不爲禮去爲隴州留後朱泚反遣中使蘇玉賫僞詔授皐中丞皐陽受命陰伏甲以討誅其中使及戍將之同逆者牛雲光築壇盟將共討泚詔以隴州爲奉義軍今鳳翔府隴州加皐節度使泚平即用以代延賞在鎭二十一年加司徒中書令賜爵南康王服南詔摧吐蕃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貞元二十一年卒諡曰忠武蜀人立祀祀之副使劉闢自爲留後時憲宗初嗣位力未能討不得已授以節復以韋丹鎭東川闢益驕求

兼領東川上不許遂反上用杜黃裳策專任高崇文討之元和元年克成都擒闢即投崇文西川節兩川皆領焉在蜀期年自請不敢即安善地願効死邊陲改投邠寧以宰相武元衡代之元和八年召元衡入知政事而杜元穎亦由宰相出鎭西川元穎不曉軍事詔以李德裕代之德裕至鎭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自南詔西達吐蕃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皆若身歷練士卒葺堡障蜀人粗安五年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內附牛僧孺阻之執送歸命以快遠人時人惜之德裕內召宣宗大中二年周墀罷相出鎭東川平章事魏謩亦[illegible]

狐綯所忌出鎮西川後改節於李福而劉潼以懿宗咸
通六年繼之僖宗乾符元年南詔寇西川二年以高駢
爲節度使駢在鎮蠻不敢入寇廣明元年用崔安潛代
駢改駢鎮淮南中尉田令孜見群盜日熾天下大亂陰
爲入蜀之計謀改安潛他鎮而奏其黨陳敬瑄楊師立
分鎮劍南上令擊毬賭之陳敬瑄得第一籌即以爲西
川節度使楊師立鎮東川中和四年師立以東川反高
仁厚討斬之詔以仁厚爲東川節度使光啓二年爲陳
敬瑄所殺是年田令孜自知不爲天下所容求出監西
川軍依陳敬瑄而王建叛與敬瑄俱爲令孜養子特方

據閬州（今保寧府南部縣）遣使召之已而中悔復止之建已率
衆兼程而進及至與敬瑄相攻表請討之詔除韋昭度
西川與建同討敬瑄敬瑄大敗有詔罷兵建不從逐昭
度進攻成都殺令孜敬瑄自稱留後昭宗大順二
年授西川節度天復三年進爵蜀王時李茂貞王行瑜韓
建劫奪乘輿建遣兵奉迎盡有梁州之地唐亡稱帝

鮮于仲通
- 東 李奐
- 中 兼兩川
- 西 崔光遠─嚴武─郭英乂─杜鴻漸─崔寧

西 張延賞─韋皋─劉闢
- 東 韋丹
- 中 高崇文─武元衡─杜元穎

西 李德裕─魏謩─李福─劉潼─高駢─崔安潛
- 東 馬舉

東 楊師立─高仁厚

西 陳敬瑄─韋昭度─王建

興元鎮（今陝西漢中府唐爲梁州德宗陞爲興元府其地崖谷峻絶千里百折爲成都咽喉巴蜀屏蔽）

興元鎮治漢中即山南西道亦梁州地與東西兩川共爲
蜀中三鎮素不振文宗太和四年南詔寇成都詔山南
西道發兵援之節度使乃宰相李絳募兵千人赴之蠻
退而還詔悉罷之絳召新軍告諭監軍楊叔元素怨絳
不奉己激怒其衆遂大譟絳遇害上明知叔元激變之
罪而不問以溫造爲節度使造至與都將衛志忠謀密
以牙兵圍新軍八百人盡誅之械叔元流康州太和八
年李德裕亦領此鎮李固言代之皆宰相也僖宗以擊
毬賭之王鐸得第三籌遂鎮興元王建據蜀皆爲所有

李絳─溫造─李德裕─李固言─王鐸─王建

唐自開元天寶間置十節度使以備邊曰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東范陽平盧隴右劍南嶺南又有五經略使自祿山反而冠滿中原隨處有行營制梃節度使無慮數十鎮矣十節度外又有鳳翔宣武朔方鄜坊涇原河北同華興元興平河中天平彰義淄濮山南東道西道其在河北者除盧龍即范陽平盧即淄青又有成德滄瀛義武徐濠其在江淮者曰荊南淮南鎮海江東江西宣潤其在嶺表者曰嶺南其在劍南者曰東川西川或一道分為二又分為三皆隨義立名廢置不常河北如范陽平盧成德魏博澤潞原為賊據故叛服不常肅代間河隴鎮北四鎮沒於吐

蕃宣宗克復河湟羈縻而已朔方河東素號忠義備有諱録旋即稱亂河中彰義乃為懷光希烈所據及元濟成擒遂戢而不肆宣武鳳翔近在肘腋又多委之忠賢勳舊與西川財賦天險終唐世最得其用者惟此數鎮耳

讀史津逮卷四

後五代

五代五十餘年間更八姓十三主皆起匹夫而為天子極其詐力以事纂竊然不旋踵但家族屠滅而亂臣賊子曾莫知懲歐陽公於五代之亡所書不同隨事為文而衮鉞具焉梁亡見唐之速漢亡見周之遲而言乎唐之速而周之遲也唐欺天下以討賊迺梁賊未滅而遽即尊稱周欺天下以立賢迺湘陰雖迎而志終自取故書梁亡見唐之立速則知其志不在討賊也漢亡見周之立遲則知其立賢者偽也唐亡無嗣莊宗之弒唐已亡矣而明宗又稱唐

閔帝之奔唐又亡矣而廢帝又稱唐其亡也不可以屢書故不書也晉亡曰契丹滅晉其始也既為其所立則自為其所滅明言以深戒而其義見矣周曰遜於位遜順也能順乎天命以授真主也

始梁太祖開平丁卯終周恭帝顯德己未共八姓十三主五十三年

歌

梁主朱溫均王瑱總來二主十七春後唐十四莊宗起傳明及閔潞王焚石晉敬瑭傳重貴十二年間共二主漢劉知遠隱帝亡父子四年何太易周主郭氏世宗柴三主合來無十歲

朱梁世系圖

太祖朱温

- 愽王友文
- 彬王友裕
- 郢王友珪
- 福王友璋
- 末帝友貞
- 賀王友雍
- 建王友徽
- 康王友孜（通鑑作友敬）

温兄廣王全昱

- 衡王友諒
- 惠王友能
- 邵王友誨

朗王存

- 安王友寧
- 密王友倫

唐兵將至末帝疑諸兄弟乘危謀亂幷其從兄弟友諒友能友誨幷皇弟友雍友徽盡殺之

梁之友文唐之嗣源從珂俱養子也養子亦附本支下以治亂傳位所關

後梁

始太祖開平元年丁卯終末帝龍德三年癸未二主十七年後唐莊宗滅之然龍德三年即唐同光元年

梁太祖姓朱名温宋州碭山午溝里人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生三子長全昱次存三爲温兇悍有勇力初從黃巢爲盜力屈降唐賜名全忠拜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後封梁王弒昭哀二帝天祐四年丁卯夏四月篡唐稱皇帝更名晃國號梁升汴州爲開封府建爲東都以唐東都爲西都初都汴開平三年遷洛陽承唐土德以金德王改元二開平四乾化二追尊父誠爲烈祖文穆皇帝母王氏爲文惠皇后封兄全昱爲廣王其三子友諒衡王友能惠王友誨邵王追封兄存爲朗王其二子友寧安王友倫密王在位六年謚神武元聖孝皇帝后張氏多智晃畏之子八彬王友裕郢王友珪福王友璋末帝賀王友雍建王友徽康王友孜目重瞳子後以反誅又養子愽王友文乾化二年六月晃病命友文妻王氏召友文友珪妻張氏以告友珪友珪命僕夫馮廷諤夜入刺晃刃出於背而死壽六十一友珪乃晃與逆旅婦人野合所生嬌晃命殺友文而即位明年癸酉改元鳳曆二月均王友貞起兵誅之

末帝名友貞更名瑱温第四子元貞張皇后所生初封均王鳳曆元年癸酉二月起兵入洛陽誅友珪即位大梁仍稱乾化三年至乙亥始改貞明元年改元二貞明六龍德三在位十一年唐莊宗來伐戰敗自殺壽三十六

後梁論

梁歷年圖曰太祖以黃巢降將秉旄宣武逞其詐力蠶食諸夏地廣兵强威權日熾志欲無厭遂遷唐祚淫虐不悛禍自内興不得其死宜矣均王資梁之子材不過人棄敬翔王彥章而用趙巖張歸覇以與唐莊宗爲敵能無亡乎

後唐世系圖

克用諸子無一令終者

晉王李克用

從審忠孝莊宗賜名繼璟為元行欽所害

莊宗存勗　邕王存美　永王存霸　薛王存禮　申王存渥　睦王存乂　通王存確　雅王存紀　明宗嗣源

莊宗：魏王繼岌　繼嵩　繼潼　繼蟾　繼嶢

明宗：廢帝從珂　初名從審從璟　秦王從榮　閔帝從厚　許王從益

廢帝從珂：重吉　雍王重美

後唐

始莊宗同光元年癸未終潞王清泰三年丙申四主三姓十四年晉石敬瑭滅之然清泰三年即晉天福元年

唐莊宗皇帝姓李名存勗小字亞子晉王李克用長子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祖赤心討龐勛有功拜振武節度使賜姓名李昌國父克用破黃巢復京師功第一拜河東節度使封隴西郡王進封晉王天祐四年丁卯梁篡唐明年克用卒存勗嗣王位於太原遂破梁兵於夾寨今潞安府城西天祐二十年癸未四月正位於魏州今大名府滅梁毀其宗廟追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國號唐從為土德王以魏州為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以鎮州為真定府建北京後遷洛復唐兩都之舊稱魏州為鄴都建元同光在位三年追尊父克用為太祖武皇帝生母曹氏為皇太后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封弟存美邕王存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渥申王存乂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同光四年丙戌四月李嗣源討鄴為亂兵所劫伶人郭從謙作亂存勗中流矢而殂壽四十二葬雍陵謚光聖神愍孝皇帝后劉氏最惡存勗亡國殺身皆由之後誅死子五長魏王繼岌次繼嵩繼潼繼蟾繼嶢皆幼未受封嗣源之見劫於趙在禮五代史以反書而綱目多恕辭細察當日情事嗣源迫於亂兵進退無以自明且為元行欽所間實非本意故改從綱目

明宗皇帝世本胡人無姓氏父霓為鴈門部將生子邈佶烈以騎射事克用賜姓名李嗣源養為子同光四年丙戌三月趙在禮反於魏大臣請遣之討賊莊宗初不許不得已遣之至鄴為魏兵所劫與合入汴莊宗殂於洛魏王繼岌在道自殺殺劉后及諸王遂襲尊位改本年為天成四長興四更名亶在位八年壽六十八葬徽陵謚聖德和武欽孝皇帝曹皇后子四長繼璟初名從審嗣源兵變為元行欽所害秦王從榮反誅閔帝許王從

並後爲漢高祖所殺養子潞王從珂最長女晉國公主
下降石敬瑭齊國公主下降趙延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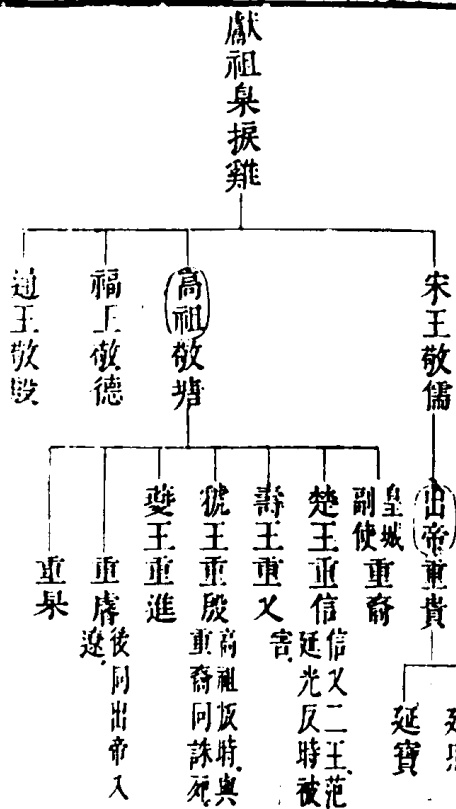
閔帝名從厚嗣源第三子初封宋王長興四年癸巳十一月秦王從榮反伏誅召王於鄴嗣源殂遂即位明年甲午改元應順四月鳳翔節度使從珂反從厚遂出居衛州（今衛輝府）從珂入京師降爲鄂王尋弒之并殺其四子

廢帝鎮州平山人本姓王氏世微賤母魏氏少寡有子阿三十餘歲嗣源過平山掠得之養爲子名曰從珂嗣源即位封潞王後爲鳳翔節度使應順元年據城反遂入洛陽弒閔帝自立改本年爲清泰唐自嗣源得國賂其

將士由是賣國之禍習熟而不可改至從珂竭左藏與諸道貢獻至后妃器服簪珥皆出之軍士猶或怨望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從厚仁弱從珂剛嚴有悔心也在位三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以契丹兵犯京師從珂與曹太后劉皇后子雍王重美擕傳國璽登元武樓自焚死壽四十五尚有子重吉從珂反時誅死後唐亾

後唐歷年圖曰武皇以沙陀微種奄有河東[illegible][illegible]有大功於唐室上源之釁訟於朝廷而不能自直遂與朱氏治兵相攻終不解至其晚節銳氣益衰窮居一隅僅能自保莊宗自弱齡襲位麾下諸將皆其白首行陣與武皇齊驅之人乃能以恩信結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力致命順指如意遂服奚定從中山取漁陽兼魏博鎮焉渡河而梁氏失國當是之時天下莫不震動諸侯陸梁倨肆者皆惕息相顧莫敢保其土地王衍恃其險遠辭禮倨慢偏師東指而劍閣不守觀其行兵可謂能矣惜其器小志近驕心易生矜功自喜御衆無法使僕是悅婦言是用纔及三年隕身亾族悲夫明宗無取國之心而爲衆所附資性寬厚克終天祿清泰於危難之中坐受神器得之非難失之孔易負扆未安家爲煨燼十數年之中易姓者三禍福相尋何其速哉

石晉世系圖

- 獻祖臬捩雞
  - 宋王敬儒（出帝二子俱高祖孫養爲子）
    - 出帝重貴
      - 延煦
      - 延寶
  - 高祖敬瑭
    - 皇城副使重裔
    - 楚王重信（信乂二王范延光反時被害）
    - 壽王重乂
    - 虢王重殷（高祖叛時與重裔同誅死）
    - 夔王重進
    - 重睿（後同出帝入遼）
    - 重杲
  - 福王敬德
  - 通王敬殷

後晉

始高祖天福元年丙申，終出帝開運四年丁未，二主十二年，契丹耶律德光滅之。

晉高祖皇帝，其父臬捩雞，本出於西夷，自朱邪歸唐，從李克用征伐有功，爲洺州刺史，生敬瑭，其姓石氏，不知得姓之始。初事明宗，爲太原節度使，尚永寧公主。與廢帝雖同爲明宗所親，然心競素不相悅。清泰三年，廢帝疑其有異志，移鎮天平，遂反，求援於契丹，約爲父子，稱臣。遂滅後唐，內中契丹主冊爲皇帝，國號晉，承唐土德，以金德王，都汴，改興唐府爲廣晉府，以幽今順天府涿今涿州薊今薊州檀今密雲縣順今順義縣瀛今河間府莫今任丘縣蔚今大同府蔚州朔今大同府朔州雲今大同府應今大同府應州新今北直保安州嬀今北直延慶州儒今延慶州南寰今太原府代州武今萬全都指揮使十六州入於契丹，建元天福，追尊父爲獻祖孝元皇帝，母劉氏爲皇太后，封兄敬儒爲宋王，弟敬德爲福王，敬殷爲通王，養從弟重胤爲子，封鄭王。在位八年，壽五十一，葬顯陵，諡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后李氏。子七：皇城副使重裔，楚王重信，壽王重乂，虢王重殷，夔王重進，重睿未封，重杲最幼。

出帝名重貴，敬瑭兄宋王敬儒子，母安氏，初封齊王，爲鄴都留守。天福八年癸卯，敬瑭殂，五子皆亡，遺命立幼子重睿，馮道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故立之。即位柩前，仍稱天福，至甲辰始改元開運，在位四年，納其叔母鄭王重胤妻馮氏爲后，與契丹絶盟，契丹舉兵入汴，闔族出降，封負義侯，幷太后李氏與二子延煦、延寶遷之北行黃龍府，不知所終，後晉亡。

晉歷年圖曰：高祖以地尊勢重，迫於猜嫌，親執臣子之禮以事戎狄，賂之土田，藉其兵力以取天下，夫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國家未治，不可以應敵，齊王舍桑維翰之深謀，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修，而外挑强胡，使黎民塗草野，胡騎汙宮闕，生爲降主，死爲羇鬼，非不幸也。

劉漢世系圖

高祖知遠	魏王承訓（五代史載漢主有弟三子，而不明其同産與否，一云信與崇俱從弟，一云崇係母弟） 隱帝承祐 陳王承勛
蔡王信	
太原尹崇	湘陰公贇

後漢

始高祖天福十二年丁未，終隱帝乾祐三年庚戌，二主四年，郭威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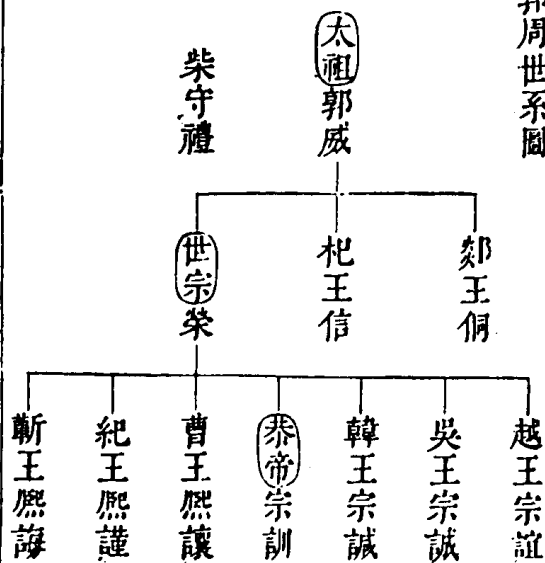
漢高祖皇帝，姓劉，名暠，初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後世居

於太原事石敬瑭領忠武軍節度使封北平王開運四年丁未契丹滅晉中原無主遂稱尊於晉陽仍稱天福十二年國號漢承晉金德以水德王都汴明年戊申改元乾祐追尊父琠為顯祖章聖皇帝封弟崇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後為北漢皇帝信為蔡王乾祐元年二月殂在位二年壽五十四葬睿陵謚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后李氏子三魏王承訓蚤卒隱帝陳王承勳

隱帝名承祐暠第二子乾祐元年二月即位仍稱乾祐年號在位三年惡臣下專政殺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史弘肇三司使王章又遣使殺鎮寧軍節度使郭威

威拒命舉兵入汴承祐自出禦之為亂兵所殺年二十

帝贇暠弟崇之子為武寧節度使郭威請李太后立之既徵在道廢為湘陰公尋自立遣兵拒而殺之稱帝三十六日未改元後漢亡

後漢歷年圖曰高祖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旋中原乏主故雍容南下而天下歸之豈其才德之首出哉乃會其時之可為也夫根蹶者不固基薄者易危隱帝雖有南面之名而政非己出民不知君輕信群小之謀欲除跋扈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自古享國之短未有若茲者也

後周

始太祖廣順元年辛亥終恭帝顯德七年庚申三主二姓十年禪於宋然顯德七年即宋建隆元年

周太祖皇帝姓郭名威邢州堯山人父簡事晉拜順州刺史為劉仁恭所殺威少賤黥其項上為飛雀世稱郭雀兒初仕漢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及知遠稱尊拜樞密使承祐立誅戮大臣將及威威以鄴都留守舉兵入汴以誅君側承祐自出禦之為亂兵所殺知遠弟崇將起兵聲罪乃立崇子贇紹崇曰世間寧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為疑崇信之罷兵會遼入寇太后命威率師擊之

至澶州（令開州）將士大譟，威時閉門，皆踰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或裂黃旗被威體，呼萬歲，聲震地。因擁還汴。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母事太后。遂廢贇，自稱皇帝。謂郭所自出乃虢叔之後，得姓本於周，故建國號周。承漢水德，以木德王。都汴。明年辛亥，建元廣順。追尊父簡為慶祖章肅皇帝。在位三年，壽五十一。諡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葬嵩陵。后柴氏。初威舉兵於魏，漢以兵圍其第，誅張貴妃并子青哥、意哥。及威即位，追賜青哥名侗，封郯王；意哥名信，封杞王。後卒無子，立后兄柴守禮之子為嗣。

世宗皇帝名榮，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姑適周郭威，為聖穆皇后。無子，榮幼從姑長威家，威愛之，以為子，封晉王。甲寅，威已改元顯德，正月即殂，榮即位，不復改元，仍顯德之號。在位六年。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制度禮樂可施後世，為五代人主首稱。壽三十九。葬慶陵。諡睿武孝文皇帝。子：長宗誼，次宗誠，宗諴，皆為漢所誅，追封誼越王，誠吳王，諴韓王。又次恭帝，曹王熙讓，紀王熙謹，蘄王熙誨。

恭皇帝名宗訓，榮第四子，初封梁王。顯德六年己未即位，年七歲，未改元，在位一年。七年庚申正月禪位於宋，封為鄭王。至開寶六年卒，壽二十一。諡曰恭。後周亡。

後周歷年圖曰：太祖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措身無所，乘危而發，雖履天之籍，而室家先覆矣。世宗以異姓之親，入乘大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以振軍法，遂能變弱為強，因敗為功，乘勝逐北，至於太原，歸而簡師習戰，幷心進取。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南，攻無堅城，戰無強陣。又以桴鼓之隙，治律曆，明典禮，衡法令，修政事，收賢才，養百姓，可謂知治安之本矣。大功未成，中道而夭。蓋天將啓聖人而授之，非人謀之所及也。

後五代僭偽改元諸國

歐陽公曰：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袞冕峩巍。吳暨南唐，姦豪竊據；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強，富者先亡。閩陋荊蹙，楚開蠻服，剝剽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蠻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群陰伏；日月出，爝火息。故真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

吳 楊行密，淮南道，渥，演，至溥始僭號，禪位齊王國，改唐。

南唐 李昪，即是徐知誥，建國金陵，傳子璟，後主李煜歸宋朝。

前蜀 王建，田閭之養子，封公，僭號。王宗衍無道，為唐滅。

孟知祥秉西川節並璋救戮幷東川是爲後蜀始建元傳子仁贊更名昶乾德三年入宋閩王審知潮之弟傳子延翰皆王位璘弑兄兮昶弑父叔曦弑侄三世帝弑曦自立朱文進閩人討賊迎延政延政斯時已帝殷李仁達奉雪峯僧復殺巖明稱留後吳越兵來與族從延政四載便降唐末謀歸閩國先亡吳越錢鏐謚武肅元瓘弘佐子孫續弘倧弘俶凡五主八十四年爲宋屆荊南節使高季興受封於唐號南平從誨保融傳保勗繼冲五主爲宋臣楚王馬殷梁所封希聲希範希廣從朗州希萼弑弟立徐威幽萼立希崇唐破潭州舉族徙湖南遂屬南唐中希萼據時武平叛劉言王逵相繼亂嗣爲節使周行逢請命於周得長笙嶺南劉隱王南海弟巖稱帝國號改先越後漢傳子玢弟晟弑立終劉鋹北漢劉崇知遠弟子贇遇弑稱漢帝子鈞養子名繼恩何氏繼元降曹彬

吳國據淮南 統二十八州始唐昭宗景福元年壬子終晉高祖天福三年丁酉四主四十六年南唐滅之

吳王楊行密
- 弘農王楊渥
- 弘農王楊隆演 溥弟臨川王濛徐溫廢爲歷陽公而殺之
- 僭稱皇帝楊溥 — 太子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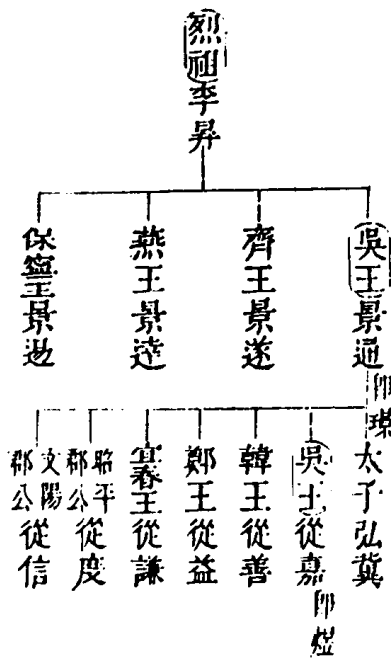
楊行密字化源原名行愍高駢更爲行密廬州合肥人初爲盜後應募爲州兵因亂據廬州勇敢有聲[illegible]年畢師鐸秦彥破揚州殺節度使高駢行密初爲駢押牙駢甚重之故起兵討鐸等爲駢報仇詔以爲淮南留後孫儒破揚州走歸廬州後取潤州進攻孫儒斬之復得揚州及幷楚州景福元年詔授淮南節乾寧二年取豪州蘇州進弘農王取昇州自稱吳王凡爲節度使十年居王位五年天祐三年卒長子渥字承天嗣立爲弘農王驕虐信任群小立四年張顥徐溫使盜弑之欲廢楊氏頼幕僚嚴可求以正義折之立其次子隆演字鴻源初名瀛嗣立爲弘農王可求說徐溫誅張顥暴其弑

君之罪楊氏得不廢立十一年盡取江西之地稱吳王建元武義凡二年共十三年卒第四子溥嗣吳王位改元順義凡六年僭稱帝追尊父行密爲太祖武皇帝墓曰興陵兄渥爲烈宗景皇帝墓曰紹陵隆演爲高祖宣皇帝墓曰肅陵改元三乾貞二太和六天祚二共在位十六年溥雖僭位而政歸徐氏溫卒其子知訓及養子知誥相繼輔政晉天福二年丁酉知誥篡位奉溥爲讓皇徙之潤州天福四年卒追謚睿皇帝天福八年昇遷楊氏子孫於海陵嚴兵守之絕不通人久而男女自爲匹偶吳人多哀憐之周顯德三年盡滅其族吳亡

南唐據江南 統三十五州始晉高祖天福二年丁酉終宋太祖開寶八年乙亥三主三十九年宋滅之

烈祖李昪

吳王景通 即璟
齊王景遂
燕王景達
保寧王景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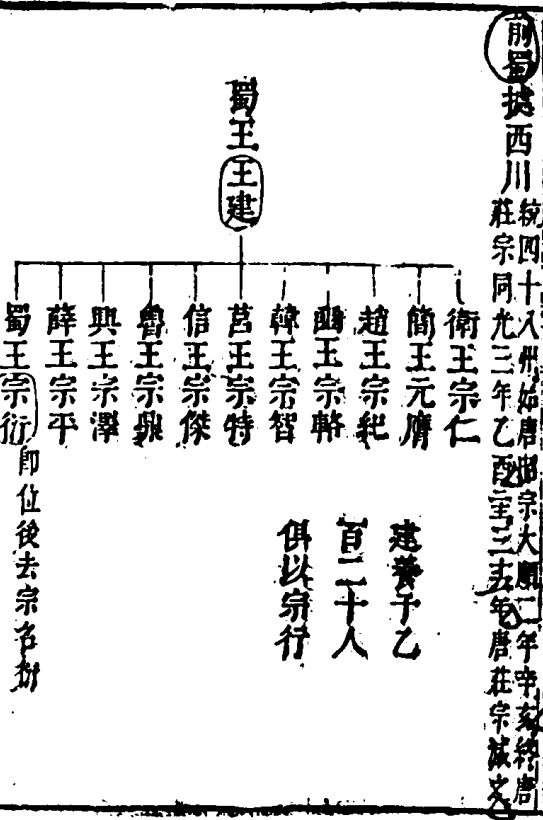
太子弘冀
吳王從嘉 即煜
韓王從善
鄭王從益
宜春王從謙
昭平郡公從度
文陽郡公從信

李昪守正倫徐州人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亂亡不知所終昪少孤流寓濠泗楊行密得濠州見而奇之時方八歲養以爲子楊氏諸子不能容以賜其將徐溫曰此兒質狀性識頗殊善視之溫亦養以爲子更其姓名曰徐知誥初拜昇州刺史時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斂爲戰守昪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爲勤儉以寬仁爲政徐知訓爲朱瑾所殺即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得政事溫素謹過其本生楊溥僭號進太尉出鎮金陵留其子景通輔政已而封齊王更名誥吳天祚三年丁酉晉天福二年篡吳稱皇帝國號齊建元昇元追尊父溫爲忠武皇

帝三年復姓李更名昪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四世孫改國號唐在位七年僞謚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墓曰永陵長子璟初名景通晉天福八年癸卯嗣位改元保大十五年周世宗伐之盡失江北地避周諱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改元交泰一中興二遷都洪州今南昌府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在位十八年僞謚明道崇德文宣皇帝廟號元宗墓曰順陵第六子煜初名從嘉封吳王豐額駢齒目重瞳子善屬文工書畫景諸子皆夭宋建隆二年嗣立是爲後主在位十四年宋命曹彬伐之俘煜至京師封違命侯南唐亡

前蜀據西川 統四十八州始唐昭宗大順二年辛亥終唐莊宗同光三年乙酉二主三十五年唐莊宗滅之

蜀王王建

衛王宗仁
簡王元膺
趙王宗紀
豳王宗輅
韓王宗智
莒王宗特
信王宗傑
魯王宗鼎
興王宗澤
薛王宗平
蜀王宗衍 即位後去宗名衍

建養子乙百二十人俱以宗行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少無賴里人謂之賊王八僖宗光啓元年爲楊光復討黄巢與鹿晏弘等爲八都頭驍勇得士心田令孜誘之遂亦行在令孜養以爲子二年朱玫李昌符追逼車駕上走入大散關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時閣道焚燬建負傳國璽扶上從煙焰中躍過竟達興元（今漢中府）以建爲利州（今廣元縣）刺史逍兄居祚將終閬州險富襲而據之以覩時變時田令孜監軍西川勸陳敬瑄招之建大喜敬瑄後悔止之建已選精兵破關而進遂據漢州（今漢州）取邛州（今邛州）旋克成都殺令孜敬瑄自稱西川留後詔授以節時李茂貞王行瑜韓建三鎭

犯闕建遣兵入援乾寧四年克梓州（今梓潼縣）取興元劍南三鎭皆爲所據光化五年癸亥進爵蜀王遣兵奉迎車駕爲茂貞所遏不得進始立行臺承制封拜軍中有才勇者皆養爲子爲節度使十三年居王位四年朱溫篡唐開平元年丁卯僭稱帝建元武成三改永平五通政一天漢一改國號漢尋復舊共在位二十八年僞諡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墓曰永陵子十一人幼子衍初封鄭王梁貞明四年戊寅嗣位改元光天明年改乾德六咸康一在位八年荒淫無度唐魏王繼岌伐之迎降莊宗使人於道殺之蜀亡

後蜀據西川統四十六州始唐莊宗同光三年乙酉終宋太祖乾德三年乙丑二主四十一年宋滅之

孟知祥 — 子昶 — 秦王元喆 / 褒王元珏

昶弟夔王仁毅 雅王仁贄 嘉王仁裕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父道仕晉不顯至知祥爲太原尹唐莊宗同光三年滅蜀使知祥守之凡七年遂反攻殺董璋并有東川明宗封爲蜀王二年僭稱帝建元明德一年共十年僞諡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和陵第三子昶初名仁贊嗣位三年仍稱明德至四年始改元廣政二十八共在位三十一年宋命王全斌伐之迎降俘入京師封秦王七日而卒後蜀亡

閩據福州統五州始唐昭宗景福元年壬子終晉出帝開運二年丙午六主五十五年南唐滅之

福州觀察使王潮

閩王王審知 — 延翰 被弑卒 / 延鈞 改名鏻 — 繼鵬 改名昶 / 延羲 改名曦 — 曦子亞澄 / 延政 改稱殷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父恁世爲農兄潮與審知初爲盜依屠者王緒轉掠江淮尋執緒代之攻據泉州光啓二年拜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取福州即以爲福州觀察使加武威節潮卒審知代之審知爲人狀貌雄偉隆

半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曰白馬三郎封瑯琊王凡十五年朱温封爲閩王又十九年共三十四年同光三年卒諡忠懿長子延翰嗣立一年取史記示將吏謂閩自古王地建國稱王猶禀唐正朔審知養子延禀弑之而立其弟延鈞延鈞審知次子弑兄自立改名鏻立五年長興三年僭稱帝國號閩建元龍啓三年改永和追尊審知爲太祖昭武孝皇帝立父婢陳金鳳爲后共在位十年長子繼鵬與皇城使李倣弑之僞諡惠皇帝廟號太宗繼鵬立更名昶改元通文亦立父婢李春燕爲后連重遇朱文進縱火南宮昶出宿野次重遇迎審知幼

子延羲立之延羲令其子繼業執昶弑之殺其妻子無遺類僞諡康宗延羲更名曦自稱大閩王淫虐沉湎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六年連重遇等乘其出游醉歸遣壯士於馬上拉弑之僞諡景宗初曦封弟延政爲富沙王鎮建州曦無道延政馳書諫之曦怒攻之延政遂以建州建國稱殷改永隆五年爲天德元年明年曦弑朱文進盡滅王氏之族而自立稱藩於晉晉以爲閩國王連重遇見國人不附討誅文進傳首建州歸於延政閩大亂開運三年南唐發兵攻破建州遷延政之族於金陵以延政爲羽林大將軍延政凡立四年閩亡

吳越據兩浙 統十三州始唐昭宗乾寧二年乙卯終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戊寅五主八十四年納土於宋國除

武肅王錢鏐 — 文穆王元瓘 — 忠獻王弘佐 / 吳越王弘倧 / 忠懿王弘俶

元璙 元珦 元球 元瑛

元璹 元璟 元先俱行傳後改 元球一作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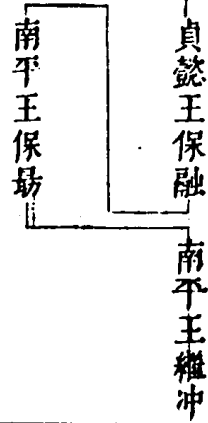
俶弟信 儀 俶子惟濬

惟治 惟演 惟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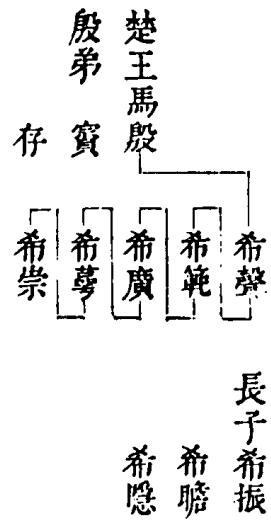
錢鏐字具美臨安人居杭州石鏡山幼嘗照石鏡中被服皆衮冕少無賴販鹽爲盜後以討黄巢功拜杭州刺史乾寧二年平董昌改授鎮海軍節度使還治錢塘天復

二年封越王天祐元年封吳王梁朱温封吳越王賜所居城爲安國衣錦軍羅隱勸之絕於梁不從唐莊宗賜玉册金印在位三十二年臨終謂其子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壽八十一諡武肅子元瓘字明寶嗣立十年天福六年杭城失火燒宮室殆盡元瓘大懼因病狂卒諡文穆夫人馬氏最賢故子弘佐字佑嗣立六年開運四年卒諡忠獻弟弘倧以次嗣立一年爲其大將胡思進所廢弟弘俶字文德嗣立凡三十五年宋太平興國三年來朝納土舉族歸於京師其後子孫仕宋多爲顯官俶卒追封秦國王諡忠懿吳越亡

南平據荊南 統三州始梁開平元年丁卯終宋太祖乾德元年癸亥五主五十七年宋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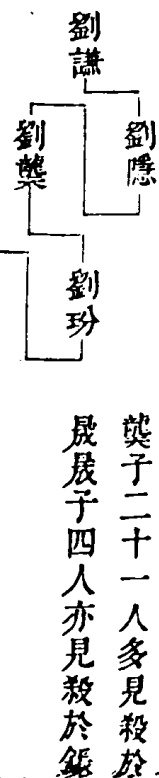
秦王季興—文獻王從誨—貞懿王保融—南平王繼冲
　　　　　　　　　　南平王保勗

高季昌字貽孫後避唐諱改名季興陝州硤石人少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讓以入貲於朱溫得幸賜名朱友讓為養子見季昌奇之因命養為子冒姓朱氏以破岐州功拜宋州刺史復姓高開平元年加荊南節度使末帝封渤海王唐莊宗封南平王又以荊州今荊州府歸州今歸州硤州今夷陵州三州臣於吳吳冊為秦王共立二十二年存尤予天成三年卒諡武信長子從誨字遵聖長興元年唐拜為節度使封渤海王進南平王凡立二十年時晉南漢閩蜀皆稱帝從誨俱臣事之利其賜予故人稱高賴子猶言無賴也乾祐元年卒諡文獻子十五人第三子保融字德長嗣立十二年建隆元年卒諡貞懿從誨第十子保勗字省躬嗣立二年卒保融之子繼冲字成和嗣立一年宋乾德元年慕容延釗討荊南襲降之納土國除

楚據湖南 統二十三州始唐昭宗乾寧三年丙辰終周太祖廣順元年辛亥六主五十六年南唐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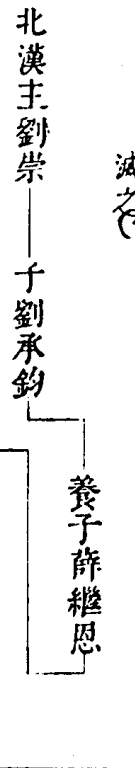
楚王馬殷—希聲
　　　　　希範
　　　　　希廣
　　　　　希萼
　　　　　希崇
　　　　　長子希振
　　　　　希瞻
　　　　　希隱
殷弟　賨
　　　存

馬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初從秦宗權為盜後為劉建鋒裨將建鋒鎮武安軍嗜酒恣淫私長直兵陳贍妻為贍所殺將吏迎司馬張佶佶將入馬忽蹶遂讓於殷殷入據潭州今長沙府武安軍昭宗乾寧三年拜潭州刺史授武安軍節度使五代梁唐進封楚王在位三十三年長興元年卒諡武穆長子希振棄官為道士居於家次子希聲以母寵得立居喪無戚容日食雞胹數盤在位二年卒追封衡陽王殷第四子希範字寶規嗣立窮極土木作九龍殿在位十五年開運四年卒諡文昭範同母弟希廣字德丕嗣位四年其兄朗州節度使希萼攻弑之乾祐三年自立遂臣於南唐李璟封為楚王一年弟希崇作亂幽之而自立一年亦臣於南唐周廣順元年李璟遣邊鎬入據楚遷馬氏之族於金陵楚亡

南漢據廣州統四十七州始唐哀帝天祐二年乙丑終宋太祖開寶四年辛未五主六十七年宋滅之

劉謙—劉隱
　　—劉龑—劉玢
　　　　—劉晟—劉鋹

龑子二十一人多見殺於晟
晟子四人亦見殺於鋹

劉隱其祖安仁上蔡人後徙閩中商於南海因家焉父謙僖宗時爲廣州刺史生三子隱台巖謙卒隱嗣位天祐二年拜節度使後封南平王進南海王十年卒追諡襄皇帝庶弟巖嗣立七年僭稱帝改名龑國號越後改漢建元乾亨入白龍三大有十四在位二十五年性殘酷奢侈又好夸大僞諡天皇大帝廟號高祖墓曰康陵子二十八人第三子玢初名弘度封秦王龑卒嗣立改元光天荒淫不能任事妖人張遇賢自稱中天大國王改元永樂攻陷城邑玢無如之何弟晟使人拉而弒之諡曰殤晟初名弘熙封晉王弒兄自立改元應乾又改乾和在位十五年盡殺其諸弟納其女充後宮僞諡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墓曰昭陵子十五人長子鋹初名繼興封衛王年十六即位改元大寶立十五年殘虐無道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宋太祖命潘美伐之擒赴京師封恩赦侯南漢亡弘字行五代史俱作洪

北漢據晉陽統十二州始周太祖廣順元年辛亥終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己卯四主三姓三十年宋滅之

北漢主劉崇—子劉承鈞—養子薛繼恩
　　　　　　　　　　—養子何繼元

劉崇漢高祖知遠之弟美鬚髯目重瞳子少無賴嘗黥爲卒高祖稱尊爲太原尹北京留守隱帝遇害謀舉兵聞立其子贇乃喜罷兵周篡位遂於廣順元年稱帝於太原改名旻國號漢仍稱乾祐年號在位四年兵敗於周憂憤而卒有子十鏞鏞錫最有賢行次子承鈞稱男奉事契丹述律答節呼爲兒許其嗣位甲寅立四年丁巳始改乾祐十年爲天會元年旻之立不改元不立宗廟四時之祭用家人禮至是始改元立七廟在位十四年劉繼恩本姓薛氏父釗爲卒旻以女妻之生繼恩女常居中罕得見釗不平因醉挾佩刀刺之不死遂自裁女再適何氏生繼元何氏及女皆卒承鈞無子旻命養二人爲子承鈞卒繼恩告哀契丹得立在位二月爲供奉官侯霸榮所殺郭無爲誅霸榮立繼元戊辰嗣位改元廣運立十二年殘忍不道盡殺旻諸子宋太宗親征之兵敗迎降封彭城公北漢亡旻有子十人不令承鈞立殺養非種以覆其宗[illegible]

宋傳統圖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太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哲宗 徽宗 欽宗
商王元份 濮王允讓
高宗 孝宗 光宗 寧宗 理宗 度宗 恭宗 端宗 帝昺
讀史津逮 卷四 宋

太祖本支圖
讀史津逮 卷四 宋
太祖
燕王德昭 惟吉 守度 世括 令話 子奭 伯伸 師意
秦王德芳 惟憲 從郁 世將 令譮 子偁 孝宗 光宗
理宗 度宗 端宗 恭宗 帝昺
高宗
孝宗 魏王愷
光宗 寧宗 理宗 度宗
帝昺 端宗昰 恭宗㬎

太宗本支圖

宋紀

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至欽宗靖康元年丙午都汴京爲北宋九帝一百六十七年高宗南渡自建炎元年丁未迄少帝德祐元年乙亥都臨安爲南宋七帝一百四十九年并端宗帝昺共三百二十年元滅之

歌太祖太宗眞仁英神哲徽欽都汴京南渡高孝傳光寧理度恭端終帝昺南北二宋各九主合年三百二十存

太祖皇帝姓趙名匡胤涿郡人其先周穆王封造父於趙城因氏焉至漢京兆尹趙廣漢居涿郡世爲郡人四世祖朓唐幽都令生珽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事後唐漢周三朝累官檢校司徒贈太尉弘殷娶杜氏生五子長曰王光濟蚤薨次太祖太宗魏悼王廷美岐王光贊帝生於洛陽夾馬營（今河南府城東）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時稱香孩兒營體有金色三日不變後唐明宗登極之年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蚤生聖人爲生民主明年帝應期而生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仕周屢立戰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簡長三尺餘題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乃命帝代之顯德七年庚申春鎭定上言北漢結契丹入寇命帝率師以禦次陳

橋驛兵變遍擁還汴受恭帝禪自立爲皇帝改顯德七年爲建隆元年以所領歸德軍在宋州（今歸德府歷爲應天府稱南京）定有天下之號曰宋承周木德以火德王都汴（開封府東京）追尊皇考爲宣祖武昭皇帝尊母杜氏爲皇太后奉周主宗訓爲鄭王改元三建隆三乾德五開寶九在位十七年壽五十葬永昌陵謚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廟號太祖元配孝惠賀皇后生燕王德昭蚤薨孝明王皇后乾德中崩開寶元年立孝章宋皇后子四滕王德秀燕懿王德昭舒王德林秦康惠王德芳杭州刺史蚤夭

太宗皇帝初名匡義後賜改光義宣祖次子初封晉王爲
開封尹開寶九年丙子十月太祖崩遵昭憲遺命卽皇
帝位改是年十二月爲太平興國元年明年更名炅改
元五太平興國八 雍熙四 端拱二 淳化五 至道三 在位
二十二年壽五十九葬永熙陵諡神功聖德文武皇帝
廟號太宗元配淑德尹皇后繼懿德符皇后俱未卽位
前薨立明德李皇后子九楚王元佐昭成太子
元僖眞宗商恭靖王元份越文惠王元傑鎭恭懿王元
偓楚恭惠王元偁周恭肅王元儼崇王元億
眞宗皇帝名恆初名德昌太宗第三子生母李賢妃帝姿

表特異左足指有文成天字比就學受經一覽成誦始
封韓王改名元休從封襄王改名元侃進封壽王立爲
皇太子至道三年丁酉三月卽位改元五咸平六 景德
四 大中祥符九 天禧五 乾興一 在位二十五年壽五十
五葬永定陵諡應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
孝皇帝廟號眞宗元配章懷潘皇后繼章穆郭皇后
崩立章獻明肅劉皇后子六溫王禔悼獻太子祐昌
王祇信王祉欽王祈仁宗禵祇祈皆蚤夭
仁宗皇帝名禎初名受益眞宗第六子生母章懿李太后
劉后撫爲已子莊惠楊太后有阿保功初封壽春郡王

立爲皇太子乾興元年壬戌二月卽位明肅太后垂簾
聽政改元九天聖九 明道二 景祐四 寶元二 康定一 慶
曆八 皇祐五 至和二 嘉祐八 在位四十一年壽五十四
葬永昭陵諡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濬哲明孝
皇帝廟號仁宗郭后廢立慈聖光孝曹皇后張貴
妃諡溫成皇后子三楊王昉荊王曦雍王昕皆蚤夭
英宗皇帝名曙太宗曾孫商王元份子濮王允讓第十三
子年方四歲仁宗育於宮中賜名宗實立爲皇太子嘉
祐八年癸卯三月卽位有疾曹太后臨朝改元治平在
位四年壽三十六葬永厚陵諡體乾應曆隆功盛德憲

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廟號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
子四神宗吳榮王顥潤王顏蚤夭益端獻王頵皆高
后出
神宗皇帝名頊英宗長子高后生帝於濮邸祥光滿室群
鼠吐五色氣成雲賜名仲鍼初封潁王立爲皇太子治
平四年丁未正月卽位改元二熙寧十 元豐八 在位十
八年壽三十八葬永裕陵諡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
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廟號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后
子十四成王佾惠王僅唐哀獻王俊褒王伸冀王僩哲
宗豫悼惠王价徐冲惠王倜儀王偉八王皆蚤薨吳榮

穆王佖。徽宗。燕王俁。楚榮憲王似。越王偲。
哲宗皇帝。名煦。初名傭。神宗第六子。生母朱德妃。追謚欽
成皇后。元豐八年乙丑。立為皇太子。宮中常有赤光。其
年即位。光焰熾如火。改元元祐。宣仁高太后同聽政。凡
八年。時稱女中堯舜。太后崩。改元紹聖四。元符三。在位
十五年。壽二十五。葬永泰陵。謚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
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廟號哲宗。元祐昭慈獻烈孟皇
后廢。立元符昭懷劉皇后。子獻愍太子茂。三月而夭。
徽宗皇帝。名佶。神宗第十一子。生母陳太妃。追冊欽慈皇太
后。初封端王。哲宗崩無子。元符三年庚辰正月。皇太后

稱遺制立之。改元六。建中靖國一。崇寧五。大觀四。政和
七。重和一。宣和七。在位二十五年。金兵犯闕。禪位太子。
自稱道君太上皇帝。靖康二年四月。金人脅以北行。紹
興五年。殂於五國城。壽五十四。謚體神合道駿烈遜功
聖文神武憲慈顯孝皇帝。廟號徽宗。顯恭王皇后崩。立
顯肅鄭皇后。子三十一。欽宗。兗王檉。鄆王楷。荊王楫。肅
王樞。荊王杞。濟王栩。益王棫。高宗。邠王材。祁王模。莘王
植。儀王樸。徐王棣。沂王㮙。鄆王棋。和王栻。信王榛。漢王
椿。安康郡王楃。廣平郡王楗。陳國公機。相國公梴。瀛國
公樾。建安郡王楧。嘉國公椅。溫國公棟。英國公橒。儀國

公桐。昌國公柄。潤國公樅。楃。柵。杓。栱。榆。機。棨。女柔福
帝姬。女三十四。不載。
欽宗皇帝。名桓。徽宗長子。顯恭王皇后所生。宣和七年十
二月受內禪。明年丙午。改元靖康。春二月。金兵圍汴。議
和退師。八月復來。遂陷京師。脅帝與太上皇及后妃太
子諸王公主北行。府庫圖籍寶器一空。更立異姓。次年
丁未五月。康王即位於南京。遙尊為孝慈淵聖皇帝。紹
興二十六年殂。壽六十一。問至。謚恭文順德仁孝皇帝。
廟號欽宗。朱皇后。子二。長太子諶。在五國城又生子訓。

南宋紀

高宗皇帝。名構。字德基。徽宗第九子。顯仁韋太后所生。帝
少朗悟。讀書日千餘言。力能挽強。初封康王。靖康之亂。
奉使質金營。時金責中朝違誓。張邦昌恐懼涕泣。帝獨
不為動。金人嘗與較射。而連發中的。疑其非親王。遣還。
更易他王。未幾復奉節如金師。至磁州今彰德府州。守臣宗
澤等擁行。居相州今彰德府。受節為天下兵馬大元帥。靖康
二年丁未四月。二帝北行。帝乃趨應天府。尊元祐孟太
后為隆祐皇太后。稱制。五月。即皇帝位。改元建炎。播遷
航海。危而復安。三年三月。苗傅劉正彥作亂。立皇太子。
改元明受。尊帝為睿聖仁孝皇帝。夏五月。討平反正。曆

杭州為臨安府定都。又一年改元紹興。三十共在位三十六年。禪位太子。退居德壽宮二十五年。至淳熙十四年崩。壽八十一。葬會稽之永思陵。謚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廟號高宗。夫人邢氏北行。遥尊為懿節皇后。立憲聖慈烈吳皇后。元懿太子旉蚤薨。養子信王璩。孝宗。

孝宗皇帝名眘。字元永。初名伯琮。太祖少子秦王德芳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生慶國公令譮。令譮生秀王子偁。娶張夫人。生帝兄伯圭及帝於秀州。有嘉禾之瑞。元懿太子薨。高宗選

育太祖後於宮中。封建王。賜名瑋。立為太子。更名眘。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六月受內禪。改元三。隆興二。乾道九。淳熙十六。在位二十七年。節傳位太子。退處重華宮。號至尊壽皇聖帝。紹熙五年崩。壽六十八。葬永阜陵。謚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誠孝皇帝。廟號孝宗。元配成穆郭皇后。未即位前薨。繼安恭夏皇后。立五年崩。復立成肅謝皇后。子三。莊文太子愭蚤薨。魏惠憲王愷。光宗。俱郭后出。

光宗皇帝名惇。孝宗第三子。初封恭王。莊文太子薨。立為皇太子。淳熙十六年己酉二月受內禪。改元紹熙。在位

五年。以疾。趙汝愚奉嘉王即位。尊為太上皇。慶元六年崩。壽四十四。葬永崇陵。謚循道憲仁明功懋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廟號光宗。慈懿李皇后。子二。兗王峻蚤薨。次寧宗。

寧宗皇帝名擴。光宗次子。李后所生。初封嘉王。紹熙五年甲寅。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趙汝愚等承御批內禪。請太皇太后奉帝即位。改元四。慶元六。嘉泰四。開禧三。嘉定十七。在位三十年。壽五十七。葬永茂陵。謚法天備道純德懋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廟號寧宗。恭淑韓皇后(琦六世孫)崩。立恭聖仁烈楊皇后。以次山為兄。養子三。景

獻太子詢蚤薨。鎮王竑。理宗。

理宗皇帝名昀。初名與莒。賜名貴誠。太祖十世孫。父希瓐。燕王德昭之後。母全夫人。生帝於紹興府山陰縣。時寧宗從弟沂靖惠王無嗣。以宗室希瓐子賜名貴和嗣。及景獻太子薨。乃立貴和為太子。賜名竑。而以帝嗣沂王。竑與丞相史彌遠有違言。嘉定十七年甲申閏八月。寧宗疾篤。彌遠矯詔封竑為濟王。以帝為太子。賜名昀。即位。改元八。寶慶三。紹定六。端平三。嘉熙四。淳祐十二。寶祐六。開慶一。景定五。在位四十年。壽六十二。葬永穆陵。謚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神武聖明安孝皇帝。廟號理宗。

謝皇后女 深甫 賈貴妃涉女似 最寵無子。

度宗皇帝名禥。賜字長源。太祖十一世孫。父嗣榮王與芮。理宗同母弟也。母黃夫人。帝生而資識內慧。七歲始言。言必合度。初封忠王。理宗屬意焉。賜名孟啓。更名孜。寶祐元年。立爲皇太子。景定五年甲子卽位。改元咸淳。在位十年。壽三十五。葬永紹陵。諡端文明武景孝皇帝。廟號度宗。全皇后子。三吉王昰。少帝。信王昺

恭宗皇帝名㬎。度宗嫡次子。全皇后所生。咸淳十年卽位。年方四歲。謝太皇太后臨朝。明年乙亥。改元德祐。在位一年。元兵逼臨安。率百官奉表出降。二年三月。元軍次

錢塘江沙上。潮水三日不至。遂脅帝。及全太后福王與芮等北去。降封爲瀛國公。殂於沙漠。廟號恭宗。亦稱少帝。

端宗皇帝。名昰。度宗長子。初元兵未至臨安。文天祥建議二王出鎭。乃徙封昰爲益王。判福州。昺爲廣王。判全州。及伯顏入臨安。少帝降。楊淑妃與其弟楊亮節負帝與廣王如溫州。航海至福州。陳宜中張世傑等奉帝卽位。改德祐二年丙子爲景炎元年。升福州爲福安府。尊楊淑妃爲皇太妃同聽政。在位三年。爲元兵所追。崩於嶺南之硐州。今高州府南 時年十一。廟號端宗。葬崖山永福陵。

帝昺。度宗末子。端宗崩。戊寅五月卽位於硐州。改景炎三年爲祥興元年。升廣州爲祥興府。徙居新會崖山。今新會縣南 二年己卯二月。元將張弘範攻之。急。陸秀夫抱帝赴海崩。後宮及諸臣從死者。尸出於海。至十餘萬人。楊太妃撫膺大慟曰。我所以忍死間關至此者。止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亦自溺。先是陳摶有一汴二杭三閩四廣之說。果至閩廣而亡。

宋歷年圖曰。宋祖因得國去五代無幾。然致尚儒術。罷諸將就第。以文臣知州。作爲誓約。藏諸太廟。不殺柴氏及言事官。忠厚仁義之風。高出漢唐之上。規模可謂遠矣。

太宗崇建館閣。購求圖書。文物之盛。蔚然可觀。但傳授曖昧。骨肉恩薄。後世不能無議。真宗委信賢臣。擄却強敵。其功偉矣。而禱祀封禪。次第舉行。君臣之間。共爲欺誕。足爲盛世之累。仁宗恭儉慈仁。得之天性。刑以不殺爲威。財以不蓄爲富。兵以不用爲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爲賢。方之漢室。其孝文之流亞歟。英宗入繼大統。雖以疾弗克終。而能推誠輔佐。可謂不負所託。神宗憤國勢之不振。銳意更新。而王安石學術偏僻。用非其方。宋始多事。哲宗以沖幼嗣位。上有皇太后。下有司馬呂范之賢。罷廢新法。舉用舊人。元祐之治。庶幾仁宗。太后棄世

而小人復用假託紹述以快其私觖宗得其小智窮極
奢慾諸凡可以亾國者皆兼有焉而又斥逐忠良保護
奸回招納叛亾横挑强敵於是宗祧失守蒼皇內禪欽
宗當危迫之勢無撥亂之才父子爲虜不亦悲哉高宗
南渡圖存於亾前則惑於汪黃而黜李綱後則制於秦
檜而殺岳飛忘親事讐稱臣割地偷安一隅無足道者
孝宗銳意恢復遭値敵國平治無釁可乘然力行三年
之喪使先王之典墜而復舉足稱爲孝光宗受制宮闈
驚憂得疾上不能致孝於父下不能顯傳其子寧宗禁
錮善類委政權臣輕啓兵端國體益削理宗德史彌遠

之立已終身信任其滅殘金雖足以雪祖宗之恥而新
敵方張自治無策連歲交兵境土日蹙宋至是無可爲
矣然能尊崇義理之學君子亦有取焉度宗荒於酒色
拱手權姦亾國不於其身幸亦甚矣少帝北行家國爲
墟忠臣義士猶奉二王崎嶇播越於嶺海之間以冀萬
一事雖無成其志亦可悲矣及運移物改視死如歸雖
以學校窮約之士行伍麤悍之材閨門孱弱之質亦多
自盡其心有死無貳則漢唐之所無者非其祖宗德澤
之厚教化之明亦何以致是哉嗚呼後之有天下者其
可謂養士爲無用德教爲不急之務也哉

宋僭僞叛亂諸人

李順蜀青神人初蜀亾凡事草創任事者額外横征小民
貧困青神民王小波聚衆爲亂淳化四年癸巳掠彭山
以縣令齊元振征求無厭殺而剖其腹實之以錢旁邑
響應是年冬小波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爲帥寇掠
州縣明年正月衆至數十萬陷成都據之僭號大蜀王
遣其黨攻叔劍梓綿閬巴蓬等州郡兩川大震詔命官
者王繼恩爲兩川招安使討之五月復成都獲李順詔
磔順等於鳳翔市降成都府爲益州咸平三年庚子益
州戍卒復作亂擁都虞候王均爲主均遂僭號大蜀改

元化順署置官屬三月率衆攻陷漢州進寇綿劍二州
不利還保益州朝命雷有終爲川峽招安使率衆入千
討之初戰爲所敗冬十月復益州均敗走縊死知蜀州
楊懷忠取均首擒其黨六千餘人
儂智高廣源州蠻也儂氏自唐初世爲廣源州首領初知
儻猶州儂全福爲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冒
姓儂既長壯與其母據儻猶州建國曰大曆交人攻而
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趾乃乘間襲據安
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因招納亡命貢獻中國屢
求內附不報智高怒皇祐元年己丑遂反率衆寇邕州

陷之。邕州建大南國，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啓曆，置官屬。
時承平既久，廣南州郡無備，四年，遂陷橫、貴、藤、梧、康、端、
龔、封八州。事聞，命陝西余靖、孫沔等相繼討之，久無功。
智高冦掠日甚，嶺外騷動。智高復進陷昭州、賓州。朝以
爲憂，會狄靑上表請行，遂以爲荆湖宣撫使，督諸軍進
討。五年正月，靑夜度崑崙關，大敗智高於邕州。智高夜
縱火燒城，由合江口遁入大理。廣南悉平。詔召靑沔還。
朝命余靖經制廣西，追捕智高。後二年，生獲智高母及
其弟智光、子繼封、繼宗，募死士使大理求智高，會智高
已死，函首至京師，乃誅其母及其弟子。

方臘，睦州青溪人，世居縣堨村，託左道以惑衆。家有漆園，
造作局有司酷取之。時吳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臘因
民怨，宣和二年，聚衆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
將帥，用巾飾爲別，以鬼神詭秘事煽誘良民爲兵，攻陷
睦、歙、杭、婺、衢、處六州五十二縣。詔以童貫爲江淮荆浙
宣撫使，發兵十五萬討之。水陸並進，臘焚官舍府庫民
居，遁還青溪幫源洞。三年四月，貫等合兵擊臘於幫源
洞，臘衆尚二十萬，據險自守。王淵裨將韓世忠挺身直
擣其穴，擒臘以出，并取臘妻子及僞相方肥等五十二
人於洞石穴中，殺賊七萬餘人，其黨皆潰。臘伏誅。

張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舉進士，歷官大司成。欽宗
拜爲太宰。金人犯京師，以爲割地使，質金。靖康元年，二
帝北狩，金議建立異姓，乃冊立邦昌爲帝，國號楚，擬都
金陵。即僞位凡四十餘日。金師退，納呂好問言，請元祐
皇后垂簾聽政，遣御史馬伸迎康王，勸進。自去帝號，詣
闕伏罪。進太保，封同安郡王。建炎元年，用李綱言，貶潭
州（今長沙府），賜死，并誅同逆王時雍、吳幵、莫儔等。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世農業，少無行。舉進士。建炎二
年，除知濟南府。豫不願行，强而後去。及金人攻濟南，即
縋城納款。四年九月，金冊豫爲帝，國號齊，始都大名，建

元阜昌，後遷於汴，僭位八年。屢稱兵犯順，爲金人前驅。
朝廷不能討。凡仕僞齊者，其家屬在南，反厚遇之。紹興
七年，金責其屢敗於宋，執而廢爲蜀王，并其子麟徙於
臨潢，賜田以居之。至紹興十六年死。

吳曦，信王璘之孫，節度使挺之中子。慶元六年，韓侂胄謀
開邊，以曦知興州（今漢中府略陽縣）。後朝廷議出師，以爲四川
宣撫副使。曦乃獻關外階（今鞏昌府階州）、成（今鞏昌府成縣）、和（今西和縣）、鳳（今漢中府鳳縣）
於金，以求封。金人封爲蜀王。開禧三年，遂僭位
於興州，乘黃屋左纛，稱是月爲元年，治宮殿於成都。凡
九月，隨軍轉運使安丙誅之，函首獻京師。

夏譜系圖

拓跋思恭—彝昌
李思諫
李仁福—彝超
彝興—克叡—繼筠
繼捧

太祖繼遷—太宗德明—景宗元昊—毅宗諒祚—惠宗秉常
崇宗乾順—仁宗仁孝—桓宗純祐
越王仁友—襄宗安全
忠武王彥宗—神宗遵頊—獻宗德旺
清平郡王—南平王睍

夏

始拓跋思恭據夏州今陝西寧夏衛賀蘭山之東有元昊宮稱王起唐中和元年辛丑至宋雍熙元年甲申九主凡一百零四年自雍熙二年乙酉迄寶慶三年丁亥紀僭號稱帝十二主凡一百八十三年共二百八十七年而元滅之

敘

夏祖黃帝昌意後元魏拓跋思恭因討巢賜姓李入宋繼遷子德明兩世封王開夏國元昊繼興都銀靈宋當仁宗戊寅際稱制廟號景宗傳毅宗惠宗傳崇宗仁宗桓宗襄宗嗣神宗遵頊獻宗德旺末主睍自從稱帝十二主附遼附宋又附金

夏之先拓跋思恭夏州人唐僖宗中和元年辛丑鎮夏州統銀今延安府葭州夏綏今綏德州宥今河套地靜今屬西安府五州以討黃巢有功賜姓李氏立十五年其弟思諫乾寧三年丙辰自為留後立十二年思恭子彝昌梁開平二年戊辰立二年其將高宗益作亂被殺彝昌族父仁福先為蕃部指揮開平四年庚午眾推立之後封朔方王在位二十四年子彝超後唐清泰元年甲午立二年弟彝興本名彝殷清泰三年丙申立封西平王宋初加太尉在位三十二年子克叡本名光叡宋開寶元年戊辰立十一年子繼筠太平興國四年己卯立二年弟繼捧六年辛巳立四年率族人入朝太宗甚嘉寵之因願留京師後以弟繼遷屢為邊患委以邊事賜姓名趙保忠反為繼遷所敗未幾叛降契丹封西平王淳化五年河西都部署李繼隆執送京師封為宥罪侯景德元年死

太祖皇帝名繼遷繼捧族弟始祖思忠從思恭討黃巢嘗射鐵鶴沒羽恃勇陣亡未受封四世生繼遷於銀州無定河生而有齒年二十值繼捧入朝召李氏悉赴闕乃詐遁招聚豪傑漸以強大雍熙二年乙酉遂攻夏州拔之遼冊為夏國王復歸款於宋賜姓名趙保吉在位十八年屢寇宋邊叛服不常後以攻麟州今延安府吳堡縣中流

矢卒追諡神武皇帝墓號裕陵

太宗皇帝名德明小字阿移太祖之子咸平六年癸卯立
景德三年丙午奉表歸宋封西平王遼冊爲大夏國王
在位二十九年追諡光聖皇帝墓號嘉陵

景宗皇帝名元昊小字嵬理太宗之子明道元年壬申立
明號令倣中國置文武班自制番書以紀國事建元開
運一廣運二大慶二寶元元年戊寅叛宋僭稱皇帝改
元天授禮法延祚十在位十六年屢寇宋邊慶曆三年
上書歸款更名曩霄彼此休息然猶崛強不肯削尊號
帝其國中自若諡武烈皇帝墓號泰陵

毅宗皇帝名諒祚景宗少子太子甯令哥元昊爲娶婦美
而自取之甯令哥憤殺元昊不死劓其鼻而去匿訛龐
家被殺元昊因病創死諒祚慶曆八年戊子立年方期
歲改元延嗣寧國一天祐垂聖三福聖二承道二奲都
六拱化五在位十九年去番禮從漢儀服中國衣冠以
漢官命其臣末年以嵬名山之故遂擧復開諡昭英皇
帝墓號安陵

惠宗皇帝名秉常毅宗長子治平四年丁未立年七歲梁
太后攝政復叛宋入寇改元乾道二天賜禮盛國慶五
大安二十在位十九年諡康靖皇帝墓號獻陵

崇宗皇帝名乾順惠宗長子元祐元年丙寅立年方三歲
改元天儀治平四天祐民安八永安三貞觀十三雍寧五
元德八正德八大德五在位五十四年諡聖文皇帝墓
號顯陵

仁宗皇帝名仁孝崇宗長子紹興九年己未立改元大慶
四人慶五天盛二十一乾祐二十四在位五十四年諡聖德
皇帝墓號壽陵

桓宗皇帝名純祐仁宗長子紹熙四年癸丑立改元天慶
在位十三年弟安全廢之尋卒諡昭簡皇帝墓號莊陵

襄宗皇帝名安全崇宗孫越王仁友之子開禧二年丙寅

廢兄自立明年改元應天四皇建二在位六年四年蒙
古入靈州安全降夏由是益衰諡敬穆皇帝墓號康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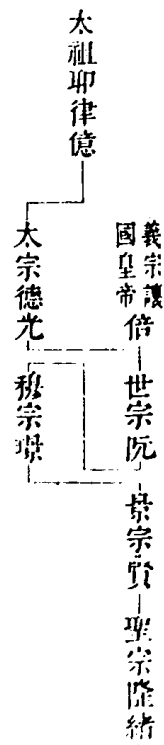
神宗皇帝名遵頊初名承禎齊國忠武王彥宗之子嘉定
四年辛未立明年改元光定在位十二年蒙古攻之傳
位太子自號上皇寶慶二年卒諡英文皇帝

獻宗皇帝名德旺神宗子嘉定十六年癸未立明年改元
乾定在位三年蒙古入夏城邑多陷德旺以憂卒

南平王名睍獻宗弟清平郡王之子寶慶二年丙戌立二
年丁亥蒙古鐵木真攻之睍力屈出降繫之以歸而滅
其國夏亡

遼世系圖

太祖耶律億 — 義宗讓國皇帝倍 — 世宗阮 — 景宗賢 — 聖宗隆緒

太祖耶律億 — 太宗德光 — 穆宗璟

興宗宗眞 — 道宗洪基 — 昭懷太子濬 — 天祚延禧

北遼

耶律淳 — 耶律雅里

西遼

德宗耶律大石 — 仁宗耶律夷列 — 耶律直魯古

咸天皇后

承天太后普速完

遼

始唐哀帝天祐四年丁卯（即梁開平元年）太祖阿保機稱帝終天祚保大五年乙巳九主凡二百十九年[illegible]遼西遼五主又延七十七年共二百九十六年而遼祀絕

歆

太祖耶律阿保機後梁貞明始建元太宗世宗穆宗徽景宗聖宗興宗道宗天祚皆前遼九主二百十九年

西遼德宗大石起咸天蕭后仁宗前承天后與直魯古五主七十七歲延遁前一十四遼主二百九十有六年

太祖皇帝姓耶律氏名阿保機小字啜里只後改名億契丹迭剌部霞瀨益石烈鄉耶律彌里人生即能匍匐三月能行晬而能言知未然事唐昭宗天復元年辛酉契丹痕德堇可汗以爲本部夷離堇使（猶中國）又以爲于越（王貴之職）其種有八部以威併滅八部漸强大梁將篡唐晉王李克用與連和約爲兄弟共擊梁已而背之反附梁天祐三年丙寅痕德堇可汗死明年丁卯爲梁開平元年僭稱皇帝其下上尊號曰天皇王后述律氏曰地皇后追尊其父撒剌的爲德祖皇帝立九年明年丙子始建元神冊晉王存勗欲結爲援以叔父事之六年改天贊四年又改天顯滅渤海以扶餘城（今遼東三萬衞）爲黃龍府改爲東丹國以其子爲人皇王其年卒於扶餘城共在

位二十年謚大聖大明神烈皇帝葬木葉山祖陵子四長義宗讓皇帝倍本名突欲初立爲東丹國人皇王述充甘露以不得立長興元年浮海歸唐明宗賜姓名李贊華後見殺於太宗子三章肅皇帝李胡四牙里果蚤卒倍五子世宗宋王婁國平王隆先吳王稍晉王道隱

太宗皇帝名堯骨太祖次子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述律后以私愛越次立爲天皇王改名德光號嗣聖皇帝述律太后同决國事仍天顯年號不改元立九年助石敬瑭滅唐冊敬瑭爲帝十二年戊戌始改元會同以臨潢府爲上京定都升幽州爲南京析津府更南京遼陽

府爲東京十年丁未伐晉執出帝滅其國改國號爲大遼復改元大同北歸卒於殺胡林（在眞定府欒城縣北胡本作狐村民於林中殺一狐故名令名死狐嶺）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共在位二十一年諡孝武惠文皇帝葬懷陵子五長穆宗次齊欽靖王罨撒葛三天德叛誅四冀王敵烈五越王必攝

世宗皇帝名兀欲讓皇帝長子初突欲奔唐兀欲留不從號永康王太宗愛之如子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丁未從伐晉太宗卒自立於鎮州（稱中京）更名阮改大同元年爲天祿元年自稱天授皇帝述律太后以非所當立同少子李胡發兵拒之反爲所敗兀欲幽其祖母及叔於木葉山祖陵在位四年荒於酒色輕慢諸酋長泰寧王察割（五代史作燕王述軋）殺之而自立諡孝和莊獻皇帝葬顯陵子三長莊聖太子吼阿不次景宗三寧王只沒

穆宗皇帝名述律太宗長子初封齊王後周廣順元年辛亥世宗遇害諸部奉之攻察割誅之九月即位改元應曆更名璟是爲天順皇帝年少好游戲有疾不能近婦人每夜酣飲晝則嘗睡國人謂之睡王在位十八年就酒好畋獵嗜殺不已畋於懷州爲近侍庖人所弑諡孝安敬正皇帝祔葬懷陵

景宗皇帝名賢小字明扆世宗次子宋開寶二年己巳二月穆宗遇害帥甲騎馳赴懷州即位改元保寧（十）乾亨（四）在位十四年諡孝成康靖皇帝葬乾陵子四長聖宗次秦晉國王隆慶三齊孝靖王隆祐四藥師奴未封

聖宗皇帝名隆緒小字文殊奴景宗長子十歲能詩好書翰繪畫精騎射曉音律初封梁王太平興國七年即位復國號曰契丹明年癸未改元統和（二十九）開泰（九）太平（十）在位四十九年諡文武大孝宣皇帝葬慶陵子六長興宗次秦國王重元三柳城郡王別古特四燕王兇哥五狗兒爲南府宰相六混同郡王侯古

興宗皇帝名宗眞小字只骨聖宗長子初封梁王天聖九年六月即位改元景福明年壬申又改重熙在位二十四年諡神聖孝章皇帝葬慶陵子三長道宗次宋魏王和魯斡三秦魏國欽正王阿璉

道宗皇帝名洪基小字查剌興宗長子初封梁王至和二年乙未八月即位改元清寧（十）咸雍（十）大康（十）大安（十）壽隆（六）在位四十六年治平三年復國號曰遼諡仁孝大聖文皇帝子一昭懷太子濬以耶律乙辛誣廢遇害其母蕭后先誣以趙惟一事賜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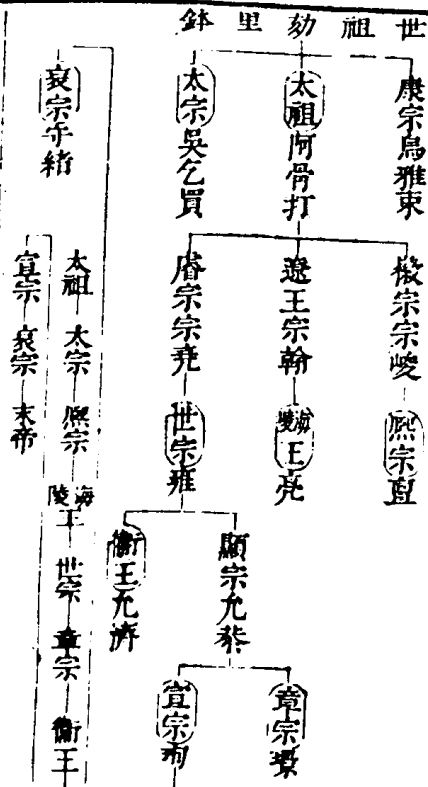
天祚皇帝名延禧小字阿果道宗孫昭懷太子之子初封

梁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受遺詔
即位追尊父爲順宗大孝順聖皇帝改元乾統十天慶
十保大五在位二十五年游畋暴虐中外離心子六長
晉王敖魯斡次梁王雅里三燕國王撻魯四趙王習泥
烈五秦王定六許王寧初女直兵起渤海高永昌僭號
稱建隆元年立四月討平之保大五年乙巳宋宣和七
年也金兵長驅伐遼天祚不能支遂走夾山取天德軍
謀奔西夏爲金人所擒降封海濱王遼亡
天錫皇帝名淳小字涅里興宗孫宋魏王和魯斡之子
初封魏王後嗣父位守南京宣和四年天祚敗於金入

夾山衆將大石等引唐靈武故事奉之即位稱天錫皇
帝改元建福請之北遼淳卒謚宣宗孝章皇帝遺詔立
秦王定其妻蕭德妃稱太后稱制改元德興凡三年敗
於金德妃奔天德軍天祚殺之降淳爲庶人
耶律雅里天祚次子初封梁王宣和五年金師圍青塚寨
太保特立挾之走陰山天祚失利奔夏乃竊而北逃
奉以即位改元神曆後諸部多來附日漸荒怠因出射
獵致疾而卒特立復立聖宗孫述烈等[illegible]年
數未詳
德宗天祐皇帝名大石太祖八代孫通遼漢字登進士

擢翰林承旨歷泰祥二州刺史遼興軍節度使宣和四
年金兵日逼天祚播越乃立宣宗淳爲帝淳卒輔德妃
稱制德妃敗死宣和七年遂自立爲王率鐵騎二百北
行過黑水西至大食國得精兵萬餘威振西域遂即位
於起兒漫自稱天祐皇帝謂之西遼改元延慶凡三年
班師東歸得善地曰虎思遂建都城改元康國出師東
征行萬餘里無所得馬牛多死乃班師還在位十二年
紹興六年卒廟號德宗
感天皇后姓蕭氏名塔不煙德宗后太子夷列年幼遺
命權國稱制改元咸清在位七年

仁宗皇帝名夷列德宗之子紹興十二年壬戌即位改元
紹興在位十三年廟號仁宗
承天太后名普速完仁宗之妹仁宗子幼遺詔令妹權
國稱制改元崇福在位十四年與其夫蕭朶魯不弟朴
古只沙里通出其夫爲東平王而殺之其舅斡里刺討
誅之而迎立仁宗子
耶律直魯古仁宗次子乾道四年戊子即位改元天禧在
位三十四年時秋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伏兵八千擒之
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爲太上皇朝夕問起居直魯
古壽[illegible]始德宗迄直魯古又延七十七年而遼祀絕

金世系圖

世祖劾里鉢
- 康宗烏雅束
- 太祖阿骨打
  - 徽宗宗峻 — 熙宗亶
  - 遼王宗幹 — 海陵王亮
  - 睿宗宗堯 — 世宗雍
    - 衛王允濟
    - 顯宗允恭
      - 章宗璟
      - 宣宗珣 — 哀宗守緒
- 太宗吳乞買

太祖 太宗 熙宗 海陵王 世宗 章宗 衛王 宣宗 哀宗 末帝

金

始徽宗政和五年乙未阿骨打稱帝建元終哀宗天興三年甲午十主凡一百二十年宋元共滅之

歌

太祖完顏阿骨打本是女眞肅愼氏太宗熙宗海陵續世宗章宗衛紹繼宣宗哀宗承麟十主一百二十禩

太祖皇帝姓完顏氏名阿骨打其先居肅愼地元魏時號勿吉至隋改號靺鞨唐初有黑水粟末兩部後粟末彊盛號渤海滅黑水部附高麗五代時在南者臣屬契丹號熟女眞其在北有白山黑水號生女眞無所繫屬宋建隆二年始入貢通中國後避遼興宗名乃改號女直

始祖名函普居完顏部六世而生景祖烏古廼爲遼討叛有功授節度使世襲其職世祖十一子長康宗烏雅束二太祖三魏王斡帶四太宗五遼王杲本名斜也六鄭王斡賽七魯王斡者八漢王烏故乃九魯王闍母十沂王查剌十一鄆王昂本名烏特世祖卒傳母弟肅宗頗刺淑及弟穆宗盈哥而世祖長子康宗烏雅束襲位世臣服於遼政和三年太祖繼立因索叛人阿疏起兵伐遼自將攻黃龍府政和五年乙未僭號稱帝謂遼以鑌鐵爲號取其堅也然有時變壞惟金堅剛不變壞完顏部尚白而金色白況所居按出虎水之上國語稱金爲按出虎故國號金改名旻建元收國二又改天輔六追尊父爲世祖仁武聖肅皇帝在位八年諡應乾興運昭德定功仁明莊孝大聖武元皇帝葬和陵改睿陵子十六長遼王宗幹本名斡本二徽宗宗峻本名繩果三宋王宗望本名斡離不四梁王宗弼本名兀术五睿宗宗堯初名宗輔本名訛里朶六曹王烏烈七趙王宗傑本名沒里野八陳王宗雋本名訛魯觀九潞王訛魯十豳王訛魯朶十一衛王宗強本名阿魯十二曹王宗敏本名阿魯補十三紀王習泥烈十四息王寧吉十五莒王燕孫十六鄴王斡忽

太宗皇帝名吳乞買世祖第四子初爲諳班勃極烈
宣和五年癸卯九月太祖卒即位本年改元天會更名
晟先滅遼後入汴執辱二帝在位十二年諡體元應運
世德昭功哲惠仁聖武烈皇帝葬恭陵子十四長宋王
宗磐本名蒲盧虎二幽王宗固本名胡魯三代王宗雅
四虞王阿魯補五滕王斛沙虎六薛王宗懿七陳王宗
本本名阿魯八翼王鶻懶九豐王宗美十鄆王神土門
十一霍王斛孛束十二蔡王斡烈十三畢王宗哲十四
徐王宗順
熈宗皇帝名合剌改名亶太祖孫徽宗宗峻長子次弟胙

王元本名常勝三查剌初亶以嫡孫爲諳班勃極烈紹
興五年乙卯即位仍稱天會十三年追尊皇考爲徽宗
景宣皇帝立三年始改天眷三皇統八在位十四年因
后裴滿氏干政爲其所制心不能平縱酒殺戮任情爲
完顏亮所弒諡弘基纘武莊靖孝成皇帝葬思陵子二
長太子濟安次魏王道濟
海陵王名迪古乃改名亮太祖孫遼王宗幹次子爲人僄
急多猜忌殘忍任數紹興十九年己巳弒亶自立本年
改元天德四貞元三正隆六在位十三年[illegible]虐無道屠
戮親屬一百五十人太宗粘沒喝之後[illegible]殺其妻
女於宮遷都於燕歷爲中都大興府削上京之名止稱
會寧府以汴京爲南京改大定府爲北京而東京遼陽
府西京大同府仍舊正隆六年復遷於汴盡殺宋遼宗
室之在其國者弒其母徒單氏大舉寇宋至揚州將士
聞世宗立皆叛亂亮爲耶律元宜所弒追廢爲海陵煬
王子四太子光英崇王元壽宿王矧思阿補滕王廣陽
世宗皇帝名烏祿太祖孫睿宗宗堯長子生而胸前有七
黑子如北斗封葛王爲東京留守紹興三十一年辛巳
十一月海陵南侵衆奉之即位東京更名雍本年改元
大定仍都燕京追尊皇考爲睿宗簡肅皇帝在位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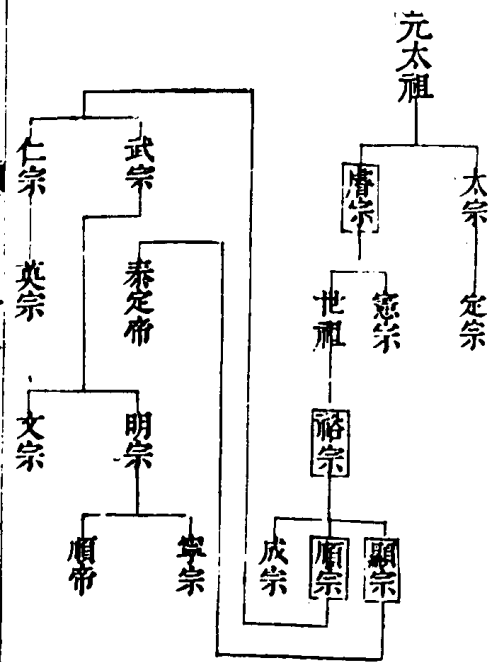
九年和議既成南北休息諡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
仁孝皇帝葬興陵弟齊王吾里補子十長鎬王允中次
顯宗允恭三趙王孰輦四越王斜魯五越王允功六豫
王允成七衞紹王允濟八夔王允升九鄆王允蹈十曹
王允德世宗在金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
死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寬慈仁愛國人號稱小堯舜
章宗皇帝名璟本名達麻葛世宗孫太子允恭之嫡子世
宗立爲皇太孫淳熙十六年己酉即位追尊皇考爲顯
宗皇帝封兄珣爲豐王即宣宗弟琮爲鄆王本名承慶
瓌爲瀛王本名歡睹瓚爲霍王本名阿鄰琦爲瀛王本

名吾里補珦爲溫王本名謀良虎明年庚戌改元明昌
六承安五泰和八在位十九年諡憲天光運仁文義武
神聖英孝皇帝葬道陵子六長絳王洪裕次荆王洪靖
本名阿虎懶三榮王洪熙本名斡魯不四英王洪衍本
名撒改五壽王洪輝本名訛論六葛王忒鄰綱目載章宗無子
衛王允濟欲傳位豈諸子俱不祿耶
衛紹王名允濟小字興勝世宗第七子初封衛王出判平
陽府嘉定元年入朝奉遺詔即位明年己巳改元大安
三崇慶一至寧一在位五年蒙古兵日逼其元帥胡沙
虎以兵入宮自稱監國遇允濟出於故邸而弑之降封
爲東海郡侯貞祐四年追復衛王諡曰紹子六長太子
從恪次任王玄本名猛安三犨王琮本名按出四鄭王
按陝餘二子失名允濟綱目作永

宣宗皇帝名珣本名吾覩補世宗孫顯宗允恭長子初封
昇王嘉定六年癸酉衛王被弑徒單鎰等迎珣於相州
今彰德府入即位本年改元貞祐四興定五天光二在位十
一年蒙古兵日逼遷都於南京汴梁以避之諡繼天興
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葬德陵子三長莊獻太子
守忠蚤卒次荆王守純三哀宗四霍王元爵
哀宗皇帝名守緒初名守禮小字寧甲速宣宗第三子初
封遂王嘉定十六年癸未即位明年改元正大七開興
一天興二在位十一年自即位後連歲被兵疆土日蹙
去汴梁奔歸德尋走蔡州今汝寧府已而蒙古圍汴其西面
元帥崔立作亂以城迎降蒙古執其梁王從恪荆王守
純太后王氏后徒單氏及諸妃嬪凡三十七輛宗室男
女五百餘人赴青城蒙古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
於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宋徽欽之時蹙天興三
年宋元夾攻蔡城圍急傳位於東面元帥承麟是爲末
帝未幾城陷守緒自縊於幽蘭軒諸禁近舉火焚之諡
曰哀宗承麟亦爲亂兵所殺時理宗端平元年也宋將

獻金俘於太廟割守緒首骨埋於大理寺庫獄以報祖
宗之仇金亡
金歷年圖曰金之初興天下莫彊焉太祖太宗威制中國
大概欲効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去之宋人不競遂
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虐政中原觖望金事幾去世宗
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故金祚百有餘年由大定之政有
以固結人心章宗志存潤色詠求無蓺至於衛紹紀
綱大壞宣宗南徙棄厥本根連兵宋夏內致困憊哀宗
之世無足爲者區區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
夫雖然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

元紀世祖以前向以偏霸僭僞目之至世祖混一始從帝

紀從稱帝不名卒則書崩

始太祖丙寅稱帝沙漠四主凡五十四年至世祖庚申

建元癸亥遷都燕京又十六年至元十三年丙子混一

撥亂歷順帝至正二十七年丁未主中原十帝凡九十

二年共一百六十二年明滅之

耿

太祖四傳至世祖始一天下傳成武仁英泰定明文寧

順帝丁未歸眞主

太祖皇帝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眞蒙古部人始祖孛端乂

兒九世生烈祖神元皇帝也速該征塔塔兒部獲其首

長鐵木眞太祖適生因以名之烈祖生五子太祖其長

也太祖既立威德日盛諸部讋服遂於宋寧宗開禧二

年丙寅乃金太和六年也稱皇帝於斡難河國號蒙古

以土德王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在位二十二年卒於六

盤山壽六十六謚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廟號太祖國中

號曰成吉思可汗子六長朮赤太子性卞急善戰蚤卒

次察合歹太子性愼密爲衆所畏三太宗四睿宗拖雷

五兀魯赤太子六果里干太子

太宗皇帝名窩濶台太祖第三子寶慶三年丁亥太祖卒

皇弟拖雷監國一年紹定二年己丑奉遺詔卽位改本

年爲元年六年滅金在位十三年遵命以第四子曲出

子失烈門爲嗣辛丑年六皇后乃馬眞氏稱制四年共

十七年壽五十六謚英文皇帝廟號太宗子七長定宗

次濶端太子三濶出太子四哈剌察兒

王五昔列大王六合丹大王七滅里大王

定宗皇帝名貴由太宗長子淳祐六年丙午七月卽位爲

元年在位三年壽四十三謚簡平皇帝廟號定宗時衆

議立君未決凡二年無君后斡兀海迷失抱失烈門册

制諸王公大臣俱不服共五年而憲宗立子三長忽察

大王次腦忽太子三禾忽大王

憲宗皇帝名蒙哥太祖孫睿宗拖雷之子拖雷六子長憲

宗次子見哥三忽都都大王四世祖五旭烈兀大王六阿里不哥大王初太宗在潜邸養憲宗爲子定宗卒議立君未定拔都首建議推戴奉之即位殺潞逃失以辛亥年爲元年在位九年攻合州卒於城下壽五十二謚桓肅皇帝廟號憲宗子五長班秃大王次阿速歹大王三玉龍答失大王四河平王昔里吉五辯都王

世祖皇帝名忽必烈睿宗第四子憲宗同母弟開慶元年己未憲宗卒於合州次年庚申帝即位於上都前此尚無年號始建元中統定官制四年遷都燕京改元至元七年改國號曰元十六年己卯滅宋混一區宇用夏

變夷共在位三十五年崩壽八十謚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國中號曰薛禪皇帝后弘吉剌氏性明達左右匡正有力焉繼后亦弘吉剌氏帝春秋高后頗與朝政初弘吉剌之族佐太祖起兵有功與約生女世爲后生男世尚主故元諸后多出其族子七長朶兒只大王次裕宗真金太子三安西王忙哥剌四北平王那木罕五雲南王忽哥赤六愛牙赤大王七西平王奧魯赤

成宗皇帝名鐵穆耳世祖孫裕宗真金之子裕宗三子長顯宗晉王甘麻剌次順宗答剌麻八剌三成宗至元三十一年世祖崩帝自北邊至上都即位明年乙未改元元貞二大德十在位十三年壽四十二謚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國中號曰完澤篤皇帝后伯岳吾氏子德壽太子蚤卒

武宗皇帝名海山裕宗孫順宗答剌麻八剌之子母興聖太后弘吉剌氏順宗三子長魏王阿木哥次帝三仁宗帝初封懷寧王總兵北邊大德十一年成宗崩無子遂即皇帝位於上都明年戊申改元至大在位四年壽三十六謚仁忠宣孝皇帝廟號武宗國中稱曰曲律皇帝后弘吉剌氏子二明宗文宗

仁宗皇帝名愛育黎拔力八達順宗第三子武宗同母弟

初成宗崩宮壼搆亂帝率兵誅之以迎武宗武宗立以爲皇太弟至大四年武宗崩乃即位明年壬子改元皇慶二延祐七在位九年壽三十六謚聖文欽孝皇帝廟號仁宗國中稱曰普顔篤皇帝后弘吉剌氏子二長英宗次安王兀都思不花蚤卒

英宗皇帝名碩德八剌仁宗長子延祐七年庚申即位改明年爲至治元年在位三年鐵失赤斤鐵木兒殺丞相拜住遂弑帝於行幄壽二十一謚睿聖文武皇帝廟號英宗國中稱曰格堅皇帝后亦啓烈氏無子

泰定皇帝名也孫鐵木兒裕宗嫡孫顯宗晉王甘麻剌之

長子。顯宗三子。長泰定帝。次梁王松山。三湘寧王迭里哥兒不花。初世祖以第四子那木罕為北平王。鎮北邊。北平王卒。顯宗以長孫封晉王代之。帝為嗣晉王。成宗武宗仁宗之立。咸有翼戴功。至治三年。英宗遇害。群臣奉璽綬迎之。即位於龍居河。明年甲子。改元泰定。四致和一。在位五年。崩於上都。或以為帝非所宜立。故不為立廟諡。止稱泰定帝。后弘吉剌氏。子四。長阿剌吉八。太子。致和元年八月立於上都。次晉王八的麻亦兒間卜。三小薛太子。四允丹藏卜太子。

明宗皇帝名和世㻋。武宗長子。生母亦乞烈氏。初封周王。出鎮沙漠。泰定帝崩。太臣燕帖木兒懷武宗舊恩。妄生異議。迎帝弟懷王攝位。即文宗也。文宗既立。以帝居長與大臣遣使迎之。天曆二年正月。即位於和寧之北。立文宗為皇太子。八月。次於旺忽察都之地。皇太子入見賜宴。帝暴崩於行幄。或以為文宗臣也里牙等誅不軌所致。諡翼獻孝景皇帝。廟號明宗。國中稱護都篤皇帝子二。順帝。寧宗。

文宗皇帝名圖帖睦爾。武宗次子。生母唐兀氏。初封懷王。出居建康。致和元年戊辰四月。泰定帝崩於上都。燕帖木兒舉義。以兵脅衆。迎帝至京師。九月。即皇帝位。改元

年為天曆元年。時三閱月無君。倒剌沙等已立泰定子於上都。改元天順。帝尋遣人擊降之。奉表讓位於兄明宗。明年正月。明宗即位於行在。八月北迎。謁於旺忽察都之地。明宗暴崩。帝復即位。庚午改元至順。凡三年。共在位五年。諡聖明元孝皇帝。廟號文宗。國中稱日札牙篤皇帝。后弘吉剌氏。子三。長阿剌忒納答剌太子。次燕帖古思太子。三太平訥太子。

寧宗皇帝名懿璘質班。明宗次子。初封鄜王。至順三年壬申八月。文宗崩。皇后導揚末命。申固讓初志。傳位於明宗之子。時長子順帝遠在靖江。乃立帝繼大統。十月即位。年七歲。立二月而崩。諡沖聖嗣孝皇帝。廟號寧宗。

順帝名妥懽貼睦爾。明宗長子。母罕祿魯氏。至順元年。明宗后八不沙被讒遇害。遂徙帝於高麗。使居大青島中一歲。詔天下言明宗在朔漠時。素謂非其己子。移於廣西之靖江。文宗崩。文宗后立寧宗。寧宗崩。乃迎立帝。癸酉六月。即位於上都。改元元統二。至元六。至正二十七。在位三十五年。荒淫不道。奸臣擅權。盜賊蠭起。天下大亂。歲在丁未。明兵至通州。帝集三宮后妃皇太子百官同議避兵。夜半開建德門。北奔沙漠。駐於應昌。在上都東北二百里一年。疾殂。后伯牙吾氏。被弒。立弘吉剌氏。子二。長愛

猷識理達臘餘二子未封明太祖以其知順天命退避
而去諡之曰順元云

元歷年圖曰元太祖深沉大畧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
遂平西夏定西域太宗有寛弘之量信任賢臣量時度
宜庶民樂業時稱治平約宋滅金國勢愈昌定宗以母
后稱制加之連年大旱人不聊生憲宗雄毅寡言不好
宴佚屢立大功至於世祖仁明英武故能混一區宇坐
致太平求賢納諫知人善任文臣如許衡姚樞劉秉忠
史天澤竇黙李道復等讃謀廟堂武將如伯顔阿里海
牙張弘範董文炳等攻城掠地大闡嘉猷制禮作樂民

物阜康左袵之盛古未有也成宗垂拱而治善於守成
武宗封爵太盛至元大德之政稍有變更仁宗聰明恭
儉通達儒術愛養民力孜孜爲治一遵世祖成憲爲元
盛德守文之主英宗用法無私果於誅戮奸黨畏罪遂
搆大變泰定以支庶入繼災異數見君臣之間未見其
引咎責躬之實然能加祖宗之法以行天下相安於無
事明宗迎立朔漠文宗攝位改元行幄暴崩文宗雖逃
弑逆詔除廟主豈不宜哉寧宗幼冲月餘而薨至於順
帝性柔少斷姦臣伯顔哈麻相繼弄權朝政日荒至元
二年廣州賊朱光卿自稱大金國是後群盜蠭起稱彌
勒佛治世迭興迭滅至正十年妖人劉福通倚韓林兒等
又以白蓮會燒香聚衆紅巾爲號天下大亂時韓林兒
據中原陳友諒據湖廣方谷珍據浙東張士誠據浙西
明玉珍據四川陳友定據福建何眞據廣東劉益據遼
陽毛貴田豊據山東朝廷命將如擴帖木耳孛羅帖木
耳李思齊張良弼等自爲讐敵連年攻擊帝復不悟迎
西番僧行運氣之術教宮女作天魔之舞不恤政事荒
於淫樂致群雄割據稱帝稱王者二十年天命眞人肅
將威武征伐不道不數載而天下遂歸一統者曆數有
在也

元末諸僞國

朱光卿廣州增城人至元二年與其黨石昆山鍾大名聚
衆反僭稱皇帝國號金建元赤符惠州民聶秀卿亦稱
兵與光卿合凡七月江西左丞沙伯擒送京師斬之

韓林兒欒城人先是其父山童祖父以白蓮教燒香惑
衆至山童因襄陽有男過歲暴長四尺嘴腹如世所塑
布袋和尚者遂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江淮
間翕然信之至正十年穎州妖人劉福通造言山童實

宋徽宗八世孫當王天下殺白牛黑馬祭告天地約期起舉兵以紅巾為號事覺府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妻楊氏與林兒逃之武安山中福通遂反陷潁州攻破羅山確山眞陽等縣等犯武陽葉縣陷汝寧府及光息二州福通自碭山夾河迎林兒至立為帝號小明王國號宋建元龍鳳都亳州自亳徙安豐自安豐徙汴梁兵敗復走安豐安豐沒於張士誠徙建康歸明太祖至正二十六年至瓜步風浪掀舟而沒（一云廖永忠沉之）

天完

徐壽輝本名眞一蘄州羅田人至正十一年與麻城鄒普

勝等以妖術燒香聚衆為亂亦以紅巾為號陷黃州據蘄水為都僭稱皇帝國號天完建元治平陷漢陽興國武昌及荊岳衢江吉袁饒瑞徽信杭池等州至十二年敗於元自蘄水徙漢陽又徙江州僭位凡十年二十年其將陳友諒弒之於采石舟中而自立

漢

陳友諒本沔陽漁家子嘗為縣吏不樂其職會徐壽輝倪文俊等稱亂慨然往從之初為文俊簿書掾未幾領兵為元帥至正十七年襲殺文俊併其衆壽輝不能制十八年陷安慶饒興吉安建昌撫贛汀衢以江州為都迎壽輝居之自稱漢王二十年弒壽輝於太平路於采石五通廟為行殿僭稱皇帝國號漢建元大義回駐江州退都武昌僭位四年二十三年明兵與戰於鄱陽湖友諒中流矢死其子理退保武昌仍僭稱帝改元德壽立明年二十四年理降封為歸德侯未幾遷徙高麗

吳

張士誠本名九四泰州白駒場人為鹽場牙儈至正十三年與弟士德士信舉兵陷泰州據高郵自稱誠王國號周建元天祐渡江攻陷平江遂掠松江湖州常州諸郡據有浙西北逼兩淮為苗帥楊完者所破乃遣使請降

於元以為太尉名雖降實不聽命仍稱王改國號曰吳即姑蘇治宮殿置官屬二十七年明兵下姑蘇城破被執士誠不屈閉目不食自縊死僭位凡十五年

夏

明玉珍隨州人為徐壽輝將至正十四年倪文俊陷四川令玉珍守之既而陳友諒殺文俊弒壽輝玉珍遂自據成都稱隴蜀王二十二年僭稱皇帝國號夏建元天統二十四年卒子昇仍據有其地洪武四年命將討之昇與其母彭氏詣軍門降送建京師封歸義侯後遷徙高麗

元政不綱，佾頹變亂偕竝。至元一年丙子，廣東朱光卿、河南棒胡首難。棒胡，陳州人，以燒香惑衆作亂於信陽州。時四川合州人韓師亦擁衆作亂，稱南朝趙王，尋皆討平。四年戊寅，漳州李志甫、袁州周子旺作亂，周稱周王，建年號，旋即敗滅。五年己卯，杞縣范孟殺河南平章，謀拒黃河作亂，官軍討平之。又明年改元至正，其冬湖廣、燕南、山東兵皆起。道州人蔣丙、何仁稱順天王，而兵起者至三百餘處。及六年丙戌，汀州人羅天麟、陳積萬起靖州，徭人吳天保起，殺湖廣右丞，兵至六萬。明年丁亥冬，則沿江之兵皆起。八年戊子，台州方國珍始據

有土地。元至以官啖之。徐壽輝、蘄山童相繼稱帝，芝蔴李三又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據徐州。壬辰，定遠郭子興、孫德崖攻據濠州。至十一月，均用稱王，而子興、德崖屈己事之。後子興亦稱滁陽王。癸巳，張士誠據高郵。丙午，明玉珍據成都。其他若福建陳友定、懷慶周全、隋川鄧忠、安陸俞君正、陝西金花娘子、江西歐道人、襄陽莽張、岳州潑張、安慶雙刀趙，枝起，而長淮以北，則山東王信、陝西李思齊、隴西張師道、太原王保保、汴梁元太子，多元之將臣，各據地互相殺戮。天厭元德，明祖應運而起，以次蕩平，乃知向者群雄皆爲眞主驅除耳。

明世系圖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太祖
懿文太子
秦王
晉王
成祖
周王
楚王
齊王
潭王
趙王
魯王
蜀王
湘王
代王
肅王
遼王
慶王
虞王
建文
吳王
衡王
徐王
仁宗
漢王
趙王
文奎
文圭
宣宗
鄭王
越王
襄王
荊王
淮王
滕王
梁王
衛王
英宗
景帝
憲宗
榮王
許王
德王
秀王
吉王
忻王
徽王
悼恭太子
孝宗
興獻帝
岐王
益王
衡王
雍王
壽王
汝王
涇王
榮王
申王
讀史津逮
卷四
明

七世
孝宗
興獻帝
八世
武宗
蔚悼王
世宗
九世
哀沖太子
潁王
莊敬太子
戚王
均王
薊王
穆宗
景王
十世
神宗
潞王
十一世
光宗
福王
瑞王
惠王
桂王
十二世
熹宗
懷宗
讀史津逮
卷四
明
皇子楠
郢王
唐王
安王
瀋王
韓王
岷王

明紀

太祖洪武元年戊申，終崇禎十七年甲申，十六帝，二百七十八年，李闖入犯，國亡。

太祖、建文及成祖、仁、宣、英宗、景泰、憲、孝、武、世、穆宗、神、光、熹、懷，十六帝。

太祖高皇帝，姓朱氏，諱元璋，字國瑞，句容朱家巷人。皇祖熙祖始渡淮，家泗州。皇考仁祖淳皇帝，諱世珍，與太后陳氏徙濠之西鄉，後遷太平鄉，生四子，長南昌王，次盱眙王，次臨淮王，上季子也。元天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降誕，異香紅氣，凝結不散，兼有紅羅幃火光諸異。至正四年甲申，時值旱蝗，父母三兄相繼疫沒，上孤立無依，托身皇覺寺，處身異徵。時元政不綱，四方兵起，上以至正十二年四月投滁陽王郭子興起兵，丙申取金陵，稱吳國公，八年爲吳王，四年驅逐胡元，廓清中夏，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明，改集慶路爲應天府，定都。以戊申歲爲洪武元年，追尊四代祖考妣皆爲帝后，在位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初十崩，壽七十一，葬孝陵，諡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孝慈馬皇后，皇子二十六人：懿文太子標，秦愍王樉，晉恭王棡，成祖，周定王橚，高皇后所生；楚昭王楨，齊王榑，潭王梓，趙王杞，魯荒王檀，蜀獻王椿，湘獻王柏，代簡王桂，肅莊王楧，遼簡王植，慶靖王㮵，伊厲王㰘，寧獻王權，岷莊王楩，谷王橞，韓憲王松，瀋簡王模，安惠王楹，唐定王桱，郢靖王棟，皇子楠，生彌月卒，未封。

建文皇帝，諱允炆，懿文太子次子，生六年而其兄虞懷王雄英薨。洪武二十五年，懿文太子薨，是年九月庚寅立爲皇太孫，以洪武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改明年爲建文元年，追尊父懿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妣常氏爲孝康皇后，生母呂氏爲皇太后，封弟允熥爲吳王，允熞爲衡王，允熙爲徐王。永樂改元，吳王降封廣澤王，衡王降封懷恩王，又俱廢爲庶人；徐王降封敷惠王，又降封甌寧王，奉太子祀，年十六卒，諡哀簡。帝在位四年，靖難兵起，至金川門開，宮自焚，或云遜位而出，時年二十六。馬皇后子二：太子文奎，靖難兵入，不知所終，或云成祖令仁宗子之；靳王聯坄，不知其母，人以爲寃。一云建文君出亡時攜一子藏民間。少子文圭，年二歲，幽中都，稱建庶人，天順間釋出。永樂初革除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五年，萬曆中復故，明末廷議追尊爲惠宗讓皇帝。

成祖文皇帝，諱棣，太祖第四子，高皇后所生。（南京太常志云碽妃所生）

不知何據初封燕王以建文元年己卯憤齊黃之亂典章削奪藩封行將及燕興師靖難四年壬午六月入繼大統改明年為永樂元年昇北平為順天府徙都之在位二十二年七月庚寅北征崩於榆木川壽六十五葬長陵諡體天宏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嘉靖中改號成祖仁孝徐皇后達女子四仁宗漢王高煦反誅趙簡王高燧少子天未封

仁宗昭皇帝諱高熾成祖長子徐皇后所生永樂二十二年八月丁巳即位改明年乙巳為洪熙元年在位一年元年五月崩壽四十八葬獻陵諡敬天體道純誠至德

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孝成張皇后子十宣宗鄭靖王瞻埈越靖王瞻墉蘄獻王瞻垠襄獻王瞻墡荊憲王瞻堈淮靖王瞻墺滕懷王瞻塏梁莊王瞻垍衛恭王瞻埏

宣宗章皇帝諱瞻基仁宗長子張皇后所生洪熙元年六月庚戌即位改明年丙午為宣德元年在位十年乙卯正月初三日崩壽三十七葬景陵諡憲天體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孝恭孫皇后子二英宗景帝初文皇屢有易儲之意見帝英敏解籍復賀曰好皇孫漢王所以未能遂奪嫡之謀者因帝故也

英宗睿皇帝諱祁鎮宣宗長子孫皇后所生宣宗崩年九歲時倡國有長君之議賴三楊英國而定宣德十年乙卯正月初十日即位改明年為正統元年十四年己巳八月北狩明年庚午八月回鑾尊為太上皇居南宮景泰八年丁丑正月復辟改元天順八年甲申正月十七崩在位共二十二年壽三十八葬裕陵諡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孝莊錢皇后子九憲宗榮王見潾許悼王見淳德莊王見潾秀懷王見澍忻穆王見治吉簡王見浚徽莊王見沛第三子天未封

景皇帝諱祁鈺宣宗第二子吳賢妃所生初封郕王英宗北狩皇太子幼未能踐祚孫太后以帝年長權命監國既而群臣勸進遂正大位改明年庚午為景泰元年在位八年英宗復辟廢為郕王歸西內時帝已病越數日崩或傳太監蔣安用帛勒死諡曰戾汪皇后無子廢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立其母杭氏為皇后廢上皇太子封次子見清為榮王見淳為許王復辟後俱復故號成化十年節復廟號諡恭仁康定景皇帝明末廷議追尊為代宗景皇帝

憲宗純皇帝諱見深英宗長子生母孝肅太皇后初立爲皇太子英宗北狩帝方二歲郕王監國輔政未幾郕王廢封爲沂王英宗復辟復立爲皇太子天順八年正月十二日即位改明年乙酉爲成化元年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葬茂陵諡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孝貞王皇后無子孝惠邵皇后子十四悼恭太子佑極孝宗興獻王佑杬岐惠王佑棆益王佑檳衡恭王佑楎雍靖王佑橒壽王佑榰汝王佑梈涇簡王佑橓榮王佑樞申懿王佑楷又未名二皇子

孝宗敬皇帝諱佑樘憲宗第二子生母孝穆紀太后生帝於西宮后少乳太監張敏以粉餌餔之護視唯謹悼恭太子薨內宮漸傳西宮有皇子六歲萬貴妃驚而召入昭德宮立爲太子成化二十三年丁未九月初六即位改明年爲弘治元年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六葬泰陵諡達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孝康張皇后子二武宗蔚悼王厚煒

武宗毅皇帝諱厚照孝宗長子張太后所生弘治十八年乙丑正月十八日即位改明年爲正德元年在位十六年壽三十一葬康陵諡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孝靜夏皇后無子

世宗肅皇帝諱厚熜憲宗孫興獻王子生母蔣妃武宗無嗣由興邸入繼大統正德十六年辛巳四月即位改明年爲嘉靖元年追尊皇考爲睿宗獻皇帝母蔣妃爲慈孝獻皇后葬顯陵在位四十五年壽六十葬永陵諡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孝潔陳皇后子八哀冲太子載基穎殤王載塈莊敬太子載壡戚懷王載坓均思王載鳳薊哀王載墀俱夭

穆宗景恭王載圳

穆宗莊皇帝諱載坖世宗第七子生母孝恪杜太后初封

裕王太子薨上無嫡嗣立爲皇太子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十二月即位改明年爲隆慶元年在位六年壽三十六葬昭陵諡契天明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純孝莊皇帝廟號穆宗仁聖陳皇后雖立而不見禮孝慈李皇后子二神宗潞王翊鏐

神宗顯皇帝諱翊鈞穆宗長子生母慈聖李皇后隆慶六年六月即位年十歲改明年癸酉爲萬曆元年在位四十八年壽五十七葬定陵諡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孝端王皇后子五光宗福王常洵瑞王常浩惠王常潤桂王常瀛

光宗貞皇帝諱常洛神宗長子生母孝靖王皇后萬曆四
十八年庚申八月朔即位本年改元泰昌在位一月八
月以前稱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稱泰昌元年壽三
十九葬慶陵諡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
孝貞皇帝廟號光宗孝章王皇后子二熹宗懷宗
熹宗哲皇帝諱由校光宗長子生母孝和王太后泰昌元
年九月初六日即位改明年辛酉爲天啓元年在位七
年壽二十二葬德陵諡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
端靖穆莊哲皇帝廟號熹宗懿安張皇后無子
懷宗端皇帝諱由檢光宗次子生母孝純劉太后初封信

王熹宗崩無嗣天啓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即位改明年
戊辰爲崇禎元年在位十七年闖賊李自成入犯甲申
三月十八日崩於煤山壽三十五周皇后同死社稷明
末廷議諡思宗烈皇帝復改毅宗
清鼎革改諡懷宗端皇帝子三太子慈烺定王慈炯永王
慈炤俱陷闖賊所害
福世子諱由崧神宗孫福王常洵子甲申之變馬士英
以私意擁立於南都改元弘光在位二年
明歷年圖曰高皇帝以淮右布衣提三尺劍應運崛興慨
然有救安天下之志收攬英才共圖大業先奠鼎於龍

蟠虎踞之都然後命將出師汛掃群寇十數年間混一
區宇得國之正功高萬古三十餘年間創制垂統治隆
化洽眞足爲後世法程是以遐邇宅心幽明仰烈功德
文章巍乎煥乎夏哉莫與京巳懿文不祿建文以太孫
嗣立承先世峻核之後濟以寬大諸王恐猜尊親驕恣
不法齊黃進晁錯之謀遂使敵愾有名師稱靖難燕飛
帝纔途歌遂驗諸臣之罪不在挑釁在於救敗無策耳
獨其一時致身殉國甘死如飴實今古罕覩巳太宗踐
位不無慚德至於用兵料敵機變如神加以知人善任
寬嚴並濟論其武功則三犁漠北文治則六經纂集英

明仁恕以守兼創創以授受一家雖同敵國乃榜列奸
黨抄名瓜蔓夫且殘骸加焚擬妻孥發教坊論者以爲
有明立國德過於漢而祚促於唐崇弘之末勢復不振
者能無追咎於文皇哉仁宗至性孝友讒譖之來未嘗
與辨而久自孚洽處儲位二十年清心寡慾志切民依
登極後尊意愛養始終無間雖嗣服未久而弘施沛澤
廟號曰仁不亦宜乎宣宗嗣膺漢緒思襲成轍決策親
征風馳電擊曾不崇朝克擒大憝嗣是求賢圖治延遴
閣武三楊輔之實以君臣一體推心置腹勸勉臣下當
是時群賢效用百姓康乂雖間有寇盜水旱之發不害

其爲治平也英宗幼冲巨姦在側太后既崩三楊謝世而國柄盡移於閹振也先犯邊振欲上擬宣廟親河之捷挾帝親征遂致土木蒙塵幸而郕王即眞南遷議息再造之功端賴于謙而帝之不沒沒於夲迎者正所以深於迎也至於錮南宮易儲嗣克恭之謂何相傳帝之終也不以正命殆其自取歟上皇復辟之始聽石假奪門功攬作威福既而委任李賢乾綱總攬股憂啓聖敬天勤民天順之政與正統迥庭至於止殉一節尤爲出百辟云憲宗初年群賢輻輳美政足紀其大者宗尚理學褒封儒賢若夫崇禮孝莊追尊景帝保護汪后優恤

于謙其於愛憎恩怨絕無芥帶粹然於天理人彝者也未幾彭時殁商輅去委聽汪直群小依附宦官之氣益熖士類從風而靡大爲盛德之累惜哉孝宗勤學勵政任賢遠姦殿開如劉健謝遷李東陽皆稱賢輔晚年尤倚任劉大夏君臣一德其時朝多老臣野無鋼彥士修端靖之節人懷競躁之恥吏鮮苛㱯之風民懷樂利之澤洋洋乎蔚蔚乎有豐芑樸棫之化焉説者以爲泰陵晝接再三慮僕靡臣勵精訪治將大有爲而諸君子志在包荒意存裕蠱多思少斷坐失良期然十八年間財以足民爲富兵以薄伐爲威刑以緩死爲恩禮以合宜

爲大可爲與時消息培植元氣者矣武宗之世八黨迭起而劉瑾之剛狠特甚韓文死爭不克於是变弊大臣桎梏卿貳流毒四海幾危宗社而帝方巡游北邊遍觀中土群盜前猜宸濠復叛雖祖宗功德在人亦由紀綱不紊委任賢才無急酷之政以傷民心故卒保洪業危而復安世宗自興藩入纂大統追隆所生而楊廷和輩執持太激致成稱廟稱宗之過果遺譏後世然帝英明神武同符太祖而心學淵源直接危微精一之傳研精墳典宸斷天開凡郊社宗廟之儀先師帝王之祀冠服禮樂之式皆足以通神明而垂萬世他如安民立政從

諫受言足稱中興令辟晚雖雅尚濟修而張弛操縱威福不移時宰換大臣或有干竊但揣摩窺測秉問從臾云爾升遐一詔痛艾尤深眞不世出之主與穆宗遵行遺詔贈蔭褒恤足慰人心至於錄用遺臣竄逐諂佞恪守成法無紛更約束之煩豫先儲訓爲久安長治之計皆獨斷於宸衷雖歷年不永而規模宏遠矣高張親受顧命輔立神宗主幼時艱奈何不能和衷共濟互生疑釁未幾勒拱歸田而居正之威福日重其材略英斷詎非治世能臣李文饒之流亞歟胡乃攬權固寵卒受惡名暨親攬萬幾而中行[illegible]更欽恣爲和平常列祇生

養之後正値國家豐亨豫大之會天下昇平夜戶不閉行萬里不齎宿糧民生其間如登春臺而游化國端拱垂裳爲四十八年太平天子中年倦勤郊廟弗躬朝講稀御章疏留中僚寀空署習成痼癈不靈之朝局且礦使四出大爲民擾以致東事日非尚論者謂其養安積癱爲後世患不能無三歎云光宗嗣位未幾善政纍纍史不絕書朝野以帝之一月與獻陵一載兩相比擬歷服更促爲同致慨焉熹宗繼之遼陽廣寧先後陷沒重臣經畧相繼敗衂帝也淳古性成昧於履霜堅氷致逆奄妖媼交亂邦國貞臣正士獄起同文尸塡牢戶元氣盡矣夫以神宗之積弛加以帝之斲削明祚不延帝能辭其咎哉端皇帝首剪元兇宵旰勵精發勤庶政誠果於有爲恥爲凡主惜其求治太速性喜紛更且闇於知人猜疑臣下致流寇猖獗蔓不可除內外交訌民窮財匱大小臣工蒙蔽偷惰有同堂燕莫徙突薪竟致兎耳煤山一名兎耳雉經國隨身殞夫以帝之聰察彌綸而躬爲亾國之君理誠有不可解者然不辱其身與社稷同存亾亦曠古一人焉金陵草創大勢已去風雲造次毛羽飄搖非有周宣漢光之才之德無能爲也況臨之以荒縱之資而佐理者又貪饕頑鄙之徒誠悲夫

歷代傳國璽考

傳國璽色混青綠而黑光采射人其方可黍尺四寸厚及方之三不足背紐盤螭四厭方際紐盡璽堺之上取中通一橫竅可徑二分貫以韋條而有象文八刻畫捷徑位置匀適皆若蟲鳥魚龍之狀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楚得卞和玉剖而成璧後求昏於趙以納聘焉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不獲始皇併六國得之琢爲傳國璽李斯篆文玉工孫壽刻之太平御覽又以爲藍田玉所刻二世子嬰奉璽降沛公於軹道旁今西安府城東漢有天下世傳之西京之末孺子未立藏於長樂宮及莽篡位使安陽侯王舜迫太后求之太后怒初不肯與後乃出璽投之地螭角微玷璽因歸莽及更始滅莽校尉公賓就得璽詣宛獻更始赤眉殺更始立盆子璽爲盆子所有後盆子面縛奉璽於光武至獻帝董卓作亂掌璽者投於井中孫堅討卓於城南甄宮井中得之袁術奪於堅妻僭稱帝術死荊州刺史徐璆悶帝爲曹操迎在許昌以璽送之曹丕篡位隸刻璽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司馬炎篡魏璽歸於晉懷帝遇劉聰之害璽歸於聰聰死歸曜曜爲石勒所滅璽入於勒勒滅入於冉閔閔敗晉征西將軍謝尚購得自閔將軍蔣幹送建康時穆帝永和八年也自璽寄於劉石共五十三

年。晉復得之。方其未還也。劉石二寇以璽不在晉。謂晉帝爲白板天子。晉以爲恥。人遂疑謝尚之所得爲僞。紿人以解此恥。云璽尚留鄴。鄴爲慕容燕所取。疑其在燕。燕爲苻堅所幷。而堅見執於姚萇。萇從堅求璽。堅罵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而堅實未嘗送晉。一云晉實得之於鄴。以傳宋齊梁。而侯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思賢棄之井間。郭元建取送高齊。齊亡歸宇文周。周傳隋。煬帝宇文化及之變。蕭后與太子正道攜璽入突厥。唐太宗卽位。因實璽未獲。乃自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蕭后與正道自突厥奉璽歸唐。唐始得爲。朱溫篡

唐。璽入於溫。莊宗定亂。璽入於後唐。然後唐之未滅梁也。洎云得璽於魏州僧。僧得於黃巢亂唐之時。而莊宗用之以建大號。則所取於朱梁之璽。與所得於魏州僧之璽。未知其孰爲秦之故物。莊宗遇害。明宗嗣立。再傳養子從珂。是爲廢帝。石氏之亂。從珂攜璽自焚。繼之者石晉。晉出帝重貴。獻遼太宗德光曰。昔璽已焚。今璽先帝所爲也。至宋哲宗咸陽民段義於劉銀村得玉印獻之。蔡京以爲秦璽。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改元元符。以侈張其事。及徽欽北狩。凡有寶璽。金皆取之。內璽十有四。青玉傳國璽一。其色與卞和秦璽相同。則知宋南遷二百年。無此寶璽也。明矣。

元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太師國王之孫曰拾得者。嘗官同知通政院事。生產散失。家計窘極。妻病子幼。出一玉見貿以供朝夕之給。有識者辨其爲傳國璽也。卽以進御。一時收藏及辨識者。恩恤有加。而當時又傳以爲其文乃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別是一璽。非秦璽也。及庚申君北逝。此璽亦歸沙漠。至明太祖御宇。以爲璽係亡秦之物。不足尚。別範金爲之。弘治十三年。陝西鄠縣民毛志學等。於趙倫村泥河水濱得玉璽。玉色純白。微青。背有螭紐。周廣一尺四寸。厚二寸。其文曰。受命於天。旣壽永昌。巡撫都御史熊翀以爲此秦璽復出。獻於朝。事下禮部。尚書傅瀚等以爲

玉色刻文。皆與秦璽不類。與昔宋元所得。皆後世摹倣秦璽刻之者。不足尚。薄賞志學等白金五兩而遣之。天啓四年。河南彰德府臨漳縣漳河西畔。忽大風震電。河岸奔塌。祥光旋繞。青衿王思直等往視。得玉璽。黃白交映。光彩陸離。龍紐斗形。方四寸。厚三寸餘。重一百一十餘兩。其篆文曰。受命於天。旣壽永昌。撫臣程紹迫於下所請。璽具疏上之。而語多規諫。時厰臣魏忠賢心懷非望。方侈符命以自爲功。大怒。鐫紹官。挾天子御門受賀。群臣皆賀。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毀眞僞之故。難盡究詰。故本輟耕錄所記。參酌他書。以存其概云。

讀史津逮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潘永圜撰永圜字大生金壇人是書成於康熙丙午自三皇五帝迄於有明屬正統者標曰世紀屬偏霸者標曰世次僭僞叛亂及藩鎮標曰本末皆詳其世系畧標事實冠以甲子編年及年號考同末附傳國璽考古今都會考